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六九册目次

撫遼疏稿六卷（存卷一至卷三）

〔明〕李化龍撰

明萬曆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以上原缺

閬見如高嶺驛空城無人鞠爲茂草如高平驛
止餘二人遞運所止餘一婦人以是乎借營馬
爲驛馬借將領爲驛官始猶曰借之云爾其後
也猙獰員役狼虎吏承索常例於營軍不遂則
凌虐而斃其馬求餽遺於將領不遂則罵詈而
唾其面以故營馬亦死營軍亦逃而將領亦且
垂首喪氣計無復之嗟乎死等景象尚可責以
折衝禦侮耶臣等以爲不使驛遞營伍判而爲
二終不能使遼左有可戰之兵將也及據各道

開報出山海關以東至遼陽極衝凡十七驛遼
陽以北次衝凡六驛原額馬驢各驛有十五匹
頭者有三四十匹頭者共計九百九十六匹頭
爲數原少又節年倒死三百八十二匹頭止見
在六百四十匹頭其公差員役朝
貢夷人每日用馬驢有多至百匹者少亦三五十
匹從來驛馬不足即以營馬接濟自昔已然特
今爲甚耳今若止照額數補足將來仍舊不敷
不免又動營馬終非長便爲今之計欲使營伍

騎操馬匹原爲防護而設乃因驛馬倒死兼[illegible]
走遞委非長便相應移咨遼東督撫衙門再加
查議該驛馬匹節年倒死若干即今買補或將
年例馬價量動若干或將彼中原設苑馬寺各
監畜養馬匹有無堪充驛站之用逐一查明從
長具
奏以憑酌議施行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前來准此該臣會同總督薊
遼保定等

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孫鑛議照遼東驛
遞之設其官不以驛丞大使而以指揮千百户
其人不以馬驢牛頭而以軍其費不以征解錢
糧而以田此其初制聊且粗略固已難爲經久
矣夫天下何軍不逃而況於遼之驛軍何邊地
不荒而況於遼之驛田蓋遼東驛遞之壞非一
朝夕也然而存什一於千百猶有餘者至東征
之役興而官役如雲牌票如雨櫓楚奔馳如雷
如電馬不支而盡死人不支而盡逃以[illegible]化龍

以下原缺

以上原缺

請發寺馬疏

題為狡虜窺邊日甚官軍缺馬至極懇乞
天恩多發寺馬以濟急用以保危鎮事臣惟今九邊
之最重者無如遼其最危者亦無如遼臣始至
於境所覩士馬衰殘閭閻凋敝城多孤壘地盡
荒蕪諸破壞支離之狀有目不忍見口不忍言
者方為之輟食忘寢圖所以救焚拯溺之策顧
咨訪未周調停方始遷以上
閫不敢也惟是缺馬一節則急在然眉患且剝膚有
不容時刻緩者故敢先以為
請夫軍之長技惟馬遼又獨用馬戰乃今日則死亡
幾盡矣自東征西討挑其精健驃壯者奔馳絕
域三年不解半盡於鋒鏑半盡於疾疫隻騎不
返而馬之亡者十二三大兵東出官使人員動
以千計日夜經行驛馬以奔馳死盡以軍馬代
之久之軍馬亦驛馬也而馬之亡者十四五猾
虜乘之大舉零竊歲無虛日我兵不能當也大
帥避敵而奔裨將棄軍而逃而馬之亡者十八

九嗟乎遼之馬盡於是矣即有存者露骨如柴
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初臣在途聞廣寧報警冒
夜東馳求一壯馬不得也竟乘駑馬行耳則謂
之無馬亦宜胡虜知其如此故狂逞跳梁無復
顧忌杪花諸部以盛暑攻圍鎮城今猶結聚邊
外也聞土蠻男大孛罕部落亦已罕馬矣秋氣
漸高胡風益勁大舉之期止在目前遼人即忠
勇不貳其能徒步而犯強胡乎考之舊牘遼東
馬原額七萬後乃縮而為四萬自倭事起而一
歲之中倒失至一萬三千有零失馬至萬匹以
上非一方之產也又非一日之集也舊或取之
商販而今則山海以東半為戰場商販裹足不
前矣亦或取之夷市而今則夷人知我急馬故
匿其壯馬而市其駑馬且時報箭時撤箭不以
時至矣若是則即有張萬歲王毛仲其人者能
鑿空而致萬馬乎故今歲自春及夏廣寧所買
不及數百即兌寺馬三千撒之各路落落如辰
星耳嗟乎臣之計於是無所出矣故不得不再

請寺馬臣亦知太僕之馬非多也然臣爲少卿時曾
代兩路巡歷所點過馬近萬匹堪兑者七千以
上比署寺印又派過馬三千以上今即兑出所
餘固不乏也且種馬地方今歳頗稔稍派本色
自足加多臣請
勅下兵部議覆將太僕寺寄養馬内再調發三千匹
俵給本鎮仍令該州縣務挑膘壯堪戰之馬急
催馬戶於八月十五以前觧至山海關容臣與
總兵官委官赴彼兑領前來俵給軍士庶[illegible]騎
稍增士氣自倍敵愾或有賴乎至於馬價者[illegible]
多於明年年例銀内扣除臣以爲東征事之非
常者也有非常之舉動始有非常之耗損有非
常之耗損則宜有非常之增補且遼東馬價原
不爲東征設也自東征以來境外境内所倒死
者視往年不啻三倍向雖發銀五萬尚不足抵
三分之一今若再扣明年馬價則明年不倒失
乎不買補乎臣以爲連前所領三千匹俱宜免
扣或曰寺馬居重馭輕所從來矣柰何其請之
數數也臣謂不然夫事各有時今時所最急遼
耳無馬則無遼無遼則薊鎮隨其後矣即
京師未得安枕臥也譬之强寇在門臣其壯僕精
械不與格鬭曰我且備之以備萬一也豈不謬
哉緣係狡虜窺邊日甚官軍缺馬至極懇乞
天恩多發寺馬以濟急用以保危鎮事理未敢擅便
爲此具本專差舍人張九思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是

催京運疏

題爲京運過期不發貧軍待哺可虞懇乞
聖明急賜鮮運以甦窮邊以彌隱患事臣惟當今九邊皆和獨遼東用戰九邊之餉皆厚獨遼東餉薄遼軍之苦固已十倍他方矣然使烽燧乍寒弢弓隱刃即餓而守塞亦所甘心又不然即餽餉不絕士飽馬騰即驅之向敵猶堪措手乃若羽檄交馳征發四起醜虜鳴鏑以長驅士卒擐甲而待戟當是時也即推食猶恐弗周即投醪且虞未遍乃令之樵蘇不繼宿飽無時豈惟外患將有內憂是尚可泄泄焉不爲之所乎先是臣初至遼以兵馬錢糧所宜急問故行總兵查造兵馬行餉司查造錢糧隨該管糧郎中劉三才開冊到臣內稱當年客餉不敷猶可支持惟主餉放至八月終以後月分無銀支放合無請將二十三年上半年年例銀兩早賜
題發以便接濟庶臨期不誤臣復問以往年解發之期復回稱萬曆二十年發在八月二十一年發在閏十一月緣上年左庫所貯頗稱稍給故不急
請今見貯者月盡即盡矣且備倭銀借過年例七萬兩併見欠劉綎兵歷過薊萊銀九萬兩共計一十六萬兩亦不可不急爲之
請者該臣檢閱故牘查得本鎮錢糧自隆慶六年至萬曆十一年以來相沿有不敷主客餉銀共三十三萬餘兩故萬曆二年郎中張崇功呈請預支萬曆十四年御史任國禎題
請預發下半年者准於二月初旬上半年者准於八月初旬節年相沿以爲定例然在戶部雖稱預發在邊鎮實爲正支歷年以來有如期者有不如期者如期則枵腹之衆僅可全生不如期則待哺之兵無從寄命乃今秋已中矣期已過矣餉司之呈詞經時該部之解發無日縱使及今
題發間關千里計算銀到時已入冬全鎮官軍能束腹而度此秋月乎且預發之餉方始踰期猶可言也乃備倭之借遼者以七萬計劉綎兵之

歷過者以九萬計經今一歲尚未補發窮邊兵
餉豈宜久假不歸絕域孤軍安能忍死終事臣
恐東方之憂且不在海外而在行間矣目者節
據諜報胡地早霜糜子盡萎土蠻之子卜彥台
周業已糾合群胡旦夕入犯且欲東斷遼河西
距山海困廣寧搶錦義其鋒甚銳其氣甚惡不
以此時轉餉積粟秣馬饗士直至長戟犯塞動
努臨城外有攘臂跳梁之虜內有脫巾呼道之
衆當是時遼之為遼寧復可知夫

內帑空虛臣非不知計臣若心臣非不諒顧時有
常變勢有緩急在和款之處或積貯稍充縱有
稽遲自可通融乃遼地何地今時何時時勢則
難之又難兵食則損之又損誠恐標本兩虛皮
毛俱盡三韓千里坐見陸沉夫然後掉羽徵兵
飛輓轉餉竭天下之力以圖之亦已晚矣此臣
所以不待已而急以為
請也伏乞
勅下戶部急行查議將二十三年上半年應預發年

例銀兩查照原
題事例速行運發以後俱依期發解無至後時併
將備倭借過年例銀七萬兩及劉綎兵歷過鹽
菜銀九萬兩一併補解仍於九月初十以前發
到無至為大衆之虜所陷致有他虞則地方幸
甚臣愚幸甚緣係京運過期不發貧軍待哺可
虞懇乞
聖明急賜解運以甦窮邊以彌隱患事理未敢擅便
為此具本專差承差楊名觀賫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二年八月十六日
奉
聖旨戶部知道

一乞　驛遞疏

題為衛鎮驛遞疲困累及營伍勢已不支懇乞
聖明亟賜破格恤處以蘇軍民以資安攘事案照先
該臣化龍出關以來親見各驛遞人力馬匹車
牛錢糧俱各不敷供應疲累至極且各衙門公
差人員騎坐馬匹皆係營馬以致兵疲馬羸遇
虜入犯不堪應敵隨行各道查議去後今據分
巡遼海東寧道兼理廣寧等處兵備右參議王
邦俊等呈稱云云等因回報到臣會
題聞本年九月初三日續准兵部咨為達虜乘虛
圍攻鎮城急宜恤軍秣馬實我營伍以固疆圉
事該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宋興祖題前事該本
部覆議看得巡按御史宋興祖題稱遼鎮為
京師肩背而諸衛所實脉絡所關今驛站馬匹因
往年東征騷擾倒死殆盡迎送公使率多取足
衛所操馬致不得休養訓練有妨防護議將本
鎮馬價十二萬兩之內每年以萬兩或八千兩
分給各驛聽買馬羸專備迎送一節為照衛所

轉弱為強必須將驛遞改絃易轍合將極衛前
七驛每驛見在馬驢及擺堡馬匹并今添補共
足一百匹頭次衝六驛每驛見在馬驢并今添
補共足六十匹頭總計各驛見在并擺堡馬驢
七百五十匹頭添補一千三百一十匹馬騾相
兼易買馬價十二兩騾價十兩在兵前道所屬
極衝高嶺沙河東關曹莊連山五驛添補馬騾
三百五十匹頭共該價銀三千八百四十六兩
內馬一百七十三匹該銀二千七十六兩騾一
百七十七頭該銀一千七百七十兩在分巡道
所屬極衝杏山小凌河十三山閭陽廣寧盤山
高平沙嶺八驛添補馬騾五百二十二匹頭共
該價銀五千七百三十八兩內馬二百五十九
匹該銀三千一百八兩騾二百六十三頭該銀
二千六百三十兩海蓋道所屬極衝牛莊海州
二驛添補馬騾一百三十二匹頭共該價銀一
千四百五十二兩內馬六十六匹該銀七百九
十二兩騾六十六頭該銀六百六十兩以上三

道共該馬騾價銀一萬一千三十六兩俱於年例馬價銀內動支易買分守道所屬極衝鞍山遼陽二驛次衝虎皮瀋陽二驛添補馬騾九十匹頭共該價銀九百八十八兩內馬四十四匹該銀五百二十八兩騾四十六頭該銀四百六十兩於撫順關

貢夷馬銀動支買補如夷馬有堪騎者量行搭給開原道所屬次衝懿路嚚州中固開原四驛添補馬騾二百一十六匹於開原

貢夷馬內選給其買完馬騾俱發各道驗印陸續分發各驛給軍領養走差如驛軍缺少就於附近該管將領備禦營內撥派步軍領養在驛走差至於馬騾料銀行令管糧郎中照例於軍餉銀內支給餧養如有倒損照依營馬事例查處買補又查得各驛遞安揷原無額設官錢雖中有南衛驛遞納銀協濟者近年亦多徵解不完又有衛所屯民排車協濟者近年動調浩繁尤屬苦累其管廚飯食廩糧租顧車牛人夫裝運

杠臺之類多係各軍自備以減額之軍應加額之差往往蕩產傾家鬻妻賣子不死則逃節經前撫臣議允准支故軍全賞給發官銀協助非不多方設處終亦無救淪亡蓋燎原之勢自非涓滴之水所能息耳今議除僻驛不給外衝驛自高嶺至遼陽十七驛每年給銀三百兩共銀五千一百兩亦於馬價銀內動支給發各驛道安揷應用其南衛協濟銀兩照舊酌量徵解屯民協濟車牛盡行裁革是亦蘇息之一端也臣等仍通行各道諭令各衙門公費員役俱赴經過撫按兩院及該道掛號方許應付口糧一分給銀三分飯食一分給銀二分廩給一分給銀五分車兩人夫照依勘合牌票數目雇覓應付再不許擺設飯食及分外多索其馬匹俱於驛分倒換再不許赴將領處肆行騷擾如有故違或索討騎馬或多索驛馬折乾取要銀布馱運私買貨物事發除情輕者照常問罪究革外其有情重贓多者問明即發被害驛遞欄站照限

滿放營所驛官聽從者每一次罰馬一匹亦發
該驛騎操走差各驛遞安插仍將應付過公差
人員馬匹車兩人夫廪糧飯食用過銀兩各數
目逐日開報循環每季終送各道稽查仍聽巡
按查盤如有侵冒依律究罪及查本鎮年例馬
價一十一萬七千八百七十五兩止足供一年
買馬支用本無多餘該道議欲添發六千誠恐
分少正項其議誠足但以臣等計之買驛馬以
代營伍之差省營馬以備征操之用是補驛馬
即所以補營馬也且營馬既不走差將來倒死
必少而以後驛遞買補馬騾與夫供應銀兩一
歲總計不及萬金即取足於年例馬價十一萬
七千之中通融支給亦自足用如有不敷或量
於子銀內添補亦無不可故臣等於驛遞一事
毫不敢議增馬價以為
內帑之累又查得苑馬寺永寧監孳牧馬匹種駒
不足五千往時亦曾撥給各驛但其馬多矮瘦
不便奔馳即今營馬盡革走差若再將監馬給

驛恐屬不堪復成擾累況海蓋道所屬海州遼
南耀州蓋州熊岳五十寨復州欒古石河金州
八驛分守道所屬遼陽遼東甜水站鎮夷鎮東
鳳凰湯站江沿六堡原無驛遞雖俱偏僻該道
未議但各路近通江海即今倭警未息公差絡
繹分巡道所屬廣寧西北寧馬嶺義州二驛亦
係僻路即今虜警正殷傳報不絕應行各道查
耀州等八驛牽馬嶺等貳驛各馬贏務補足三
十匹走差不足之數并甜水站等六堡海運添
設馬貳拾匹俱於監馬補給以備公差騎坐候
倭警寧謐其耀州等八驛酌量存留多餘之數
並甜水站等六堡馬俱分俵營伍騎操再照本
鎮驛遞原無官錢與腹裏不同故委軍官管理
其剋削冒濫諸弊誠如該道所言今既增添銀
兩馬匹事務繁重所有衝驛十七處必須銓選
驛丞前來掌管其驛丞應支俸糧廪糸等項就
於各驛銀兩動給不必分外增添將守驛百户
盡行裁革各驛遞安插百户印信繳部驛丞印

信另行
請給知此則驛傳得以疏通營伍得以振飭而地方
可保無虞矣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覆
請行臣等遵奉施行緣係衛邊驛遞疲困累及營伍
勢已不支懇乞
聖明亟賜破格優處以蘇軍民以資安攘事理未敢
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張朝宗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二年九月十一日
奉
聖旨該部知道該兵部覆奉
聖旨是

地震號
題為地震事據整飭開原兵備右參政梁雲龍呈
據三萬衛掌印指揮紀行遼海衛掌印指揮趙
雲龍會呈據陰陽學申稱本年九月十三日巳
時分地震從西北方起聲響若雷望東南方落
止閤城居民房屋搖動事屬異常緣由申衛呈
道轉報到臣該臣看得地陰屬也以順為德以
靜為常至震動而有聲則失其常矣夫虜與倭
皆陰之類也今彈丸遼左西北之胡騎方張東
南之海波未靖意者犬羊之群鯨鯢之寇或當
有揚塵鼓浪以起難邊陲者兆已見矣若是則
遼左之憂且未艾也臣奉職無狀致茲災異罪
將何逃惟有早見預防冀消彌於萬一而已除
臣痛自刻責及通行文武各官一體脩省外緣
係地震事理為此具本專差承差董尚義親齎
謹具題
知
萬曆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以上原缺

之識遠遣兵驅去或待再來出兵征之或不許貢
但許往市這三策係部裏可斟酌覆奏夫謀必先
定方可應急須是速探夷情的確庶便行事若選
將練兵積糧治器此又督撫之責還當行文與他
每作速料理勿致誤事故諭欽此臣等備員樞筦
疆埸之事當以身任之乃致
宵旰覩瀧籌畫臣等非責安辭謹就三策籌之遣兵
驅去蕩掃妖氛上策也第我兵方撤尚未休息
千里趨利兵家所忌况自遼至釜又數千里

勞疲兵以勤遠略此臣等所不敢輕議也不許
貢但許往市此權宜之策也第貢市原係一體
封貢既罷而獨許往市又未知於東南省直有
無利害於制禦夷情有無穩便亦臣等所不敢
輕議也至若待其再來出兵征之此應敵之策
進則臣等所議處而見行者先經題
請於寬奠改設副將一員增募壯丁一萬專以彈壓
[illegible]援剿仍行山東浙直閩廣等處沿海地方俱嚴
加脩設訓練又於薊保宣大山西等鎮備客兵

三萬以備應援盖定謀以應急正
聖諭所謂待來出征者然兵難遥度敵難預料
御札謂須速探夷情的確庶便行事
聖明盖洞見之也據臣所聞有謂其運糧造船蓄謀
叵測者有謂其築城築堡爲計長久者盤據釜
山日久不歸意豈無爲今總督孫鑛既兼經略
正是當事而遼東撫臣與之共事備倭均難他
諉者除選將練兵積糧治器遵
旨申飭各該總督撫按衙門一體遵行外合無移文

勅遼總督侍郎孫鑛會同遼東巡撫遵照
聖諭內事理作速偵探倭奴的確情形要見夷徒釜
山意欲何為併將三策逐一從長酌議要見何
者可為善後據實奏
聞倘一策之外別有機謀不妨一併上緊具
奏以憑議擬覆請
定奪施行等因題奉
聖旨這禦倭事情便馬上差人着彼處督撫官作速
偵探議處具奏欽此又准兵部咨該本部題為倭
情事該朝鮮國王李昖奏奉
聖旨兵部看議來說欽此本年九月十二日該司禮
監太監張誠等於
會極門傳奉
聖諭朕覽文書見朝鮮國王奏本欲定許倭夷款貢
以保彼國社稷情甚危迫朕思自古中國制馭外
夷使其畏威懷德戰守羈縻不妨互用今倭既遣
使求款國體自尊我因而撫之保全屬國無煩遠
戍暫示羈縻以待脩備有何不可該部便傳國[illegible]

寄但當計國家利害如何只計一身毀譽耽延推
委漫無主張若致誤天下大事責亦難辭便着籌
度機宜作速明白具奏毋更含糊兩可務全天朝
馭夷之體毋孤彼國顧望之意欽哉故諭欽此查
得萬曆二十年十二月內該兵科都給事中許
弘綱等題為倭報難憑
廟謨貴審等事本部覆議節奉
聖旨覽奏具悉征倭事宜已有成算便行與經略着
他相機剿除定不從中遙制亦毋得以通貢議城
隳他奸計欽此又查得二十一年四月內該經略
侍郎宋應昌揭為倭衆畏威悔罪乞哀願歸本
國通貢等事本部題議節奉
聖旨狡夷詐緩多端非可深信你部裏便馬上差人
傳與經略等官務要審察夷情如果聽命歸巢只
與明立約束永無別生事端侵掠鄰境即同外臣
何必更以通貢為信欽此又查得本年五月內該
兵科都給事中許弘綱題為與師暴露日久狡
寇歸國無期等事本部覆議奉

聖旨這倭奴通貢事情前有旨不得輕許你部裏只
傳示遵行不必再議欽此又查得本年九月內該
經略侍郎宋應昌題爲申明始末辭貢之說并
陳討處倭情之機等事本部覆議節奉
聖旨是倭奴原無內犯非我叛臣今既稱畏威悔罪
朕以大信受降豈追既往但彼遠夷尚未知中國
法嚴豈有兵留近地未見輸服真情便可輕許之
理你部裏還作速傳諭宋應昌一意嚴兵防守勒
令盡數歸巢之後許其上表稱臣請封永爲屬國
仍遵旨免其入貢以防內地奸民勾引生釁有辜
朝廷威懷遠人不貴異物之意欽此又查得九月
內該太子太保本部尚書石星奏爲衰病愈甚
樞務難勝等事節奉
聖旨覽卿奏知道了中國之馭夷狄來則拒去不追
服則羈縻乃千古不易之理昨有旨待倭奴盡數
歸巢仍取有稱臣服罪求無侵犯表文許封不許
貢朕自定計何從多言欽此又查得九月內該南
京吏科給事中陳容淳等題爲島夷僭逞東事
可憂等事本部覆議即如議封一節必令行長
盡數歸巢必令不得因封求貢必令不復侵犯
朝鮮三者盡能聽命則代爲奏
請表文至日臣等仍將一應事宜題
請府部科道議聽
宸斷數者有一之未從即從而尚涉支吾將貽後患
則明白聲言罷之不得再議奉
聖旨是欽此又查得二十二年二月內該總督薊遼
侍郎顧養謙題爲恭報倭情以慰
聖懷事本部覆議節奉
聖旨是這事原不難處但要問明顧養謙保得倭衆
果已盡歸我兵果可盡撤及要嚴飭各海防保無
悖款忘備倭使來便當坦然受之而與約束請封
之外如有別項要求即時拒絕大威大信豈不兩
全欽此又查得本年四月內該總督薊遼侍郎顧
養謙題爲懇乞
聖明早決倭酋封貢之計等事本部遵
旨會議覆題節奉

聖旨朝廷降勅事體重大且未可輕擬還行與顧養
謙一面諭令倭衆歸島一面將倭使齎來表文驗
其真正與否如果夷情真心歸化表文是實即與
奏請候旨處分欽此又查得五月内該總督薊遼
侍郎顧養謙揭爲塘報倭情事本部具題節奉
聖旨屢有旨主張許封不許貢正爲倭情未定朝廷
先懸大信使曲在彼方可隨機操縱今遼東既有
此報你部裏只合據以行查要見釁端自何而開
若果一面請封一面搶掠便可明諭倭使以大義

絶之此乃奉行明旨原不因議論還就着顧養謙
作速報來毋得含糊姑息欽此又查得五月内該
總督薊遼侍郎顧養謙題爲東事失策救敵無
能等事節奉
聖旨覧奏這封貢都着罷了欽此爲照向者朝鮮因
倭奴侵犯請兵救援自平壤一創之後王京願
還之前而封事從此議矣蓋俯順夷情以示羈
縻使彼國得以修守我兵得以息肩既弘字小
之仁亦彰存遂之義也及奉

旨會議一時廷臣疏揭所陳多有謂許封可爲目前
之計者且恭有許封不許貢朕自定計之
旨事已垂成繼因釜山結營跡涉觀望督臣顧養謙
建議則又謂許則封貢並許罷則封貢並罷既
明封貢並許之由復述倭與朝鮮互相攻殺之
狀以致
明旨赫然一切議罷維時臣等竊慮倭情叵測既已
乘釁勢必復逞日與各該撫鎮等官講求制馭
之策

廟謨特須三策業已題奉
欽依行該督撫酌議乃兹朝鮮君臣虞狡酋之復犯
度彼國之不支叩閽告急伏蒙
聖諭森嚴責臣等以漫無主張而又令臣等以籌度
機宜明白速奏臣等仰遵
明旨長慮熟籌似當仍照前議姑許一封以全
朝廷之信毋遽許貢以嚴夷夏之防但釜山遠在
數千里之外倭情果否恭順難以遥度合無仍
行經略督臣孫鑛會同遼東巡撫李化龍即便

偵探倭情果否恭順如其帖然馴服俛首待命則遣官宣諭曰
朝廷之先許封尓者以退王京還王子陪臣也後之罷封者以也據攻掠必懷覬望也今據朝鮮
奏稱尓等安靜罷封以來並無侵犯尓宜遵照
原議盡數退歸不得更求貢款
天朝斷不失信定與尓封令將前具表文驗果恭順無他督臣奏報倭歸而後
冊使往焉倘有不然照前絕之一意脩備相機戰守斯則威信兼全操縱在我
天朝禦夷之體屬國覬望之意庶幾其兩得之矣再
觀朝鮮疏云震之以威以創其頑縻之以款以彌其禍二者莫非古帝王禦夷之大權因時審勢惟
聖朝所擇是屬國之望蓋又不獨以款也伏候
聖旨裁定臣等遵奉施行等因題奉
聖旨着行督撫官遵前旨作速勘議回奏欽此欽遵備咨到臣準受

命巡撫兼管備倭抵任未久方擬圖上方略乃蒙
聖明遠慮下詢該部授以三策行臣等作速偵探酌議具奏
神謀睿算固已洞燭夷情兼總群策臣等敢不遵奉既又因朝鮮爲倭乞款再頒
聖諭行臣等遵
前旨作速勘議回
奏臣謹會同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孫鑛仰遵
聖諭議得制倭三策內遣兵驅去及不許貢但許往市二策該部以事體稍有不便未敢輕議臣等亦未敢輕議至於倭奴情形則臣等自在京時即多方訪問近出京來復屢行偵探又續據各處報到於倭情亦已十得七八該部謂其運糧造船築城堡皆是實事近奉
旨封貢俱絕彼尚未知的確又住釜山名爲等候封貢實無有要挾之意若云不許即爲變耳夫其

造船運餉若將欲為狂逞之謀然築城據壕則
又似止為窮守之計故目下有變或但可擾亂
全慶之間如欲大犯必將倭聚兵再舉也且其
三年客居兵力已倦兩將相角間隙易生就中
亦有可圖者其情形大略亦若此矣今欲求善
後之計若倭即在鴨江以東則發兵速剿何容
言者惟是遠駐釜山中間隔一朝鮮在我則代
戍為難在彼則自根無計是所難者惟在朝鮮
耳如必欲保屬國以固藩籬則必以朝鮮守朝

鮮然後可是必特設一憲臣專料理朝鮮兵備
凡抽兵派餉一切以我法從事而我兵仍留一
枝為彼大帥行月二糧亦酌量於彼國設處庶
幾可行第事機重大後來恐難收拾且屬國終
非我土遙代彼經營非議有定畫亦未可造次
談也臣等酌量彼已思算前後竊以為前此大
兵征剿
國威已彰於今亦即可小為結局惟欽遵
皇上待再來出兵征之之策但修我[illegible]俟彼有釁

動度量形勢或出偏師襲剿或發大兵遠征雖
不代守朝鮮而要使彼必不能定朝鮮目下則
且暫息兵力以養我元氣常以近待遠以逸待
勞此固所謂來則禦去不追自古制禦蠻夷之
常道也其倭奴請封貢一節則前此屢次
明旨俱許封不許貢又奉
旨請封之外如有別項要求即時拒絕又以其跡涉
觀望奉
旨俱罷兹者朝鮮雖代為申款然朝鮮君臣原無深

謀遠慮見我大兵既撤又奉
勑諭令彼自還國而治猝有他變不能為彼謀彼國
計無所出因有此奏今欲決此計自當詳酌情
形利害彼屬國之懇何足為重輕我獨不思既
款之後倭乘間襲取彼國彼又將若何為計耶
聖諭謂戰守羈縻不妨互用臣等謹當遵奉先行偵
探果倭酋止願一封再無別項要求即遵屢次
明旨諭令盡數歸巢與明立約束求無別生事端侵
掠鄰境仍待彼帖然聽命然後為斟酌具

奏候
聖明裁斷如仍前觀望支吾則其中必懷狡謀即當
將小西飛遣還明示拒絕若夫攻心之術用間
之謀就中倘有可乘臣等亦即當相機舉行第
機貴密圖謀忌預洩不敢邊形之議論今謹將
防禦事宜開具上
請總之不出
聖謨選將練兵積糧治器之意且原奉
明旨無特款忘備即使暫示羈縻亦當預行整飭伏
望
聖明勅下該部再加酌議行令臣等遵照施行緣係
欽奉
聖諭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李景梧親
齎謹題請
旨
計開
一募補浙兵議得寬奠募兵近題
准萬餘但恐遼左邇來殘破應募者少且禦倭不[illegible]

無南兵查得吳惟忠所領浙兵原係
防倭兵數前者東征稍有損傷合無
仍募足三千七百名其安家銀兩即
取足於寬奠募兵銀內或即於臺兵
內抽補令駐劄山海石門等處操練
遇有倭警調發鳳凰城一帶防禦無
事仍回薊鎮若倭信緊急則再調發
守臺南兵庶幾兵易集而於禦倭便
伏乞
聖裁
一撥調客兵議得各鎮入衛兵俱春秋更
番所以不致疲累前者部議調發薊
鎮兵一萬保鎮兵八千第恐倭患未
即彌多調難以持久合無於兩鎮各
挑選堪戰兵六千馬步各半預先派
定選委忠勇將官統領操練有急調
發三千每半年更替或屯鴨綠江邊
防守或渡江征剿倭信再急乃調足

一萬八千[illegible]又急乃調及宣大山西兵

戰守有資兵力亦不至疲困伏乞

聖裁

一撤回川兵議得劉綎兵久戍朝鮮彼中

水土不習人多思歸合無撤回遼陽

行該道挑選量留堪戰兵三千餘名

其餘發回四川若各兵俱願歸即盡

行發回庶兵有實用餉不虛糜伏乞

聖裁

一添設大將議得川兵一枝浙兵[illegible]枝寛

奠兵一枝薊保兵二枝各副叅遊分

領不相統屬恐臨期難使協力今擬

添設備倭總兵官一員待倭情變動

即行推秦駐劄遼陽總領各將官酌

量事機防禦征剿庶事權歸一可以

責成伏乞

聖裁

一預備糧餉劉綎兵五千名見今月費[illegible]

萬五千有奇吳惟忠兵三千七百名

連行糧月費八千八百兩有奇寛奠

兵五千名月費八千兩有奇薊保兵

六千名秖加行糧月費五千四百兩

有奇督臣隨帶兵二千名月費一千

八百兩有奇每月連各官及賞犒雜

用約可四萬一年須四十餘萬視事

緩急增減難以預定今姑且以月計

若倭患稍寧即次第漸減固知府藏

空虛但倭患未彌兵費自難盡省如

果不敷亦望委曲設處或廣開事例

或行各省協濟不可因餉廢兵致遺

後患伏乞

聖裁

萬曆二十二年十月初三日

奉

聖旨該部知道該兵部覆奉

聖旨依議行

西協禦虜功罪疏

題爲狂虜深入官軍血戰直陳諸將功罪之實懇
乞
聖明分別賞罰以振軍威以保地方事臣竊惟今邊
之勢岌岌乎不可支矣說者謂虜衆兵寡勢不
相當顧古人不有以八千而破秦以五百而破
金者乎夫士氣誠張何虞寡弱軍威不振安事
衆強盖邊之所以不能戰必軍威不振之故也
而軍威之所以不振則以功罪不明之故也故
臣於近日中後所之戰未暇細勘而先以明功
罪之說敬陳於
陛下之前先是諜報虜酋長昂等聚衆七千將犯寧
前已經臣會行鎮臣董一元發兵設防及節次
中飭嚴行收斂擐甲待戰去後隨據該道參政
蔡可賢揭報賊以七千騎於九月初四日犯中
後所地方初五日出邊去訖内稱初五日官軍
與賊鏖戰自辰至未堂堂正正旗鼓相當呼聲
震山驕虜辟易臣竊壯之續據中後所管遊擊
事副總兵趙夢麟呈報是役也殺死達賊數多
俱被拖去止斬首二顆而我軍之死者且百五
十人臣竊疑之既而訪之道路詢之與戰將領
再容叩之該道始知是戰也始而賊大敗衂既
而我亦失利殺傷盖相當焉則以諸將士勇怯
不齊而戰有力與不力之故也請得而細數之
初賊將至西協副總兵秦得倚哨探甚的蔡可
賢與趙夢麟遂將人畜盡行收斂有葉家小屯
先年告明不入大城止保臺圈趙夢麟復差精
壯家丁趙子明等二十五名赴彼貼守賊以初
四日至趙子明等殺獲哨馬達賊首級三顆賊
大營隨至臺邊攻圍臺中人將首級挑出意欲
嚇賊使去賊愈怒一紅衣酋首指揮衆賊盡銳
來攻子明等復一箭斃之衆賊環哭盡哀愈怒
攻愈力一晝夜將臺攻破子明等知不免遂下
臺突入賊陣亂行斫殺力盡而死臺内男婦盡
被殺虜而虜死者亦不下百餘人盖趙子明等
雖死凛凛乎有生氣焉當小屯告急時秦得倚

趙夢麟各遣兵挑戰賊始斂衆歸過中後所遇
北該道叅政蔡可賢已二次差白牌紅旗督戰
諸將遂列陣城外待之秦得倚居中趙夢麟居
其西正兵營設防原任副總兵李平胡復居趙
夢麟之西中右所遊擊崔吉居其東寧遠管叅
將事遊擊張應种復居崔吉之東賊始過我軍
槍砲亂放大呼陷陣混斫一處自辰至未連交
三陣賊死甚多俱扶掖馬上馱去且戰且行追
至半邊山不意前行衆賊復併力來攻我兵遂
不能支左哨兵潰而西阻河自守右哨兵潰而
東據山不下獨遺秦得倚趙夢麟兩軍在陣鏖
戰良久多所殺傷城外觀戰之人衆勝拾營者
亦多蹂踐而死秦得倚被箭傷右手會備禦高
清領兵百餘自東來自知兵少徘徊不進賊望
見灰塵以爲伏兵至兵遂遁去此當日交戰之
大槩也夫賊報七千實有三四千我兵不滿二
千以少擊衆氣亦壯矣避其銳氣擊其惰歸五
將聯營兩翼並進賊爲披靡向北勢已勝矣賊

即傳來禁已吞氣併力夾擊之宜無難者奈何自
分主客各擇便利夾擊者左次以自全赴援者
按兵而不進所幸秦得倚趙夢麟皆驍雄善戰
且門下死士復爲盡力退敵僅僅損軍百餘未
至大衄然而隳垂成之功挫方張之氣使虜雖
值大創而我未收全勝者伊誰之罪也所據各
將功罪之實已經再四查訪的確若不分別賞
罰將來益無勸懲該臣會同總督薊遼保定等
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兵部左侍郎兼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孫鑛議照遼左頻年以來我
兵以多事而疲賊虜以得利而驕故大搶以月
計零竊以日計而夏秋之間至於入內地圍鎮城
狂逞之圖漸不可長臣等與鎮臣皆受
命初至每私相籌畫以爲不一大創之則後此愈不
可爲故恤軍秣馬儲餉練兵日夜淬厲冀得一
當以懾天驕之魄而舒華夏之氣諸所嚴飭將
士何啻三令五申七月間虜入清細河主帥領
衆追逐虜賊望見旌旗輒爾遁去八月間虜降

夷出邊哨探斬獲虜首至四十五顆自是虜漸
遠塞零竊頓稀乃者長昂不道糾合東虜窺犯
寧前知之既真備之又早文武協謀援兵四集
虜衆攻臺既爲矢石所傷臨陣又爲刀箭所中
據山海管叅將事遊擊郭夢徵揭報尖哨陳生
仔自虜營來稱說長昂進搶遼東被裏邊人馬
將久慣用兵好達子伯彥不賴沙只哈㱾不亥
哈刺大伯彥哈只哈六箇小頭兒殺死又有着
傷的數百同車兩骨屍回營則虜賊殺虜雖多
然喪失亦不少矣當是時使諸將乘勝逐北有
進無退當使隻騎不返不可保寧前數年無事
扎乃諸將勇怯不齊遂至不成全捷且多所損
失照臣等不能無遺憾焉今將各將功罪據實
分別如秦得倚孤軍轉戰獨抗狂虜之鋒勞苦
功高宜加重賚趙夢麟死士盈前共效捐軀之
義即有殺掠亦應相準其餘情罪不同俱應叅
論叅照寧遠管叅將事遊擊張應种中右所遊
擊崔吉持二心於兵刃之交致三軍失怖潰[illegible]

勢即其嘵嘵自白似無退縮之情乃其落落不在
前何辭觀望之罪且別營之暴骨獨多則兩人
之靦顏已甚中左所備禦高清聞警而前似有
披髮纓冠之義見險而止殊無扼亢擣虛之謀
且該營之兵共千餘何在行之士僅百計即其
行伍之少知其役占之多俱宜先行革任仍行
提問者也正兵營管衝鋒頭營原任副總兵右
都督李平胡忠勇素著夷虜皆已知名紀律不
嚴卒伍因之離次稍閑當日士民之口皆各左

哨步伐之從臣化龍與鎮臣已將其千把總及
管隊二十餘員名各以軍法綑打訖本官貴在
領兵罪亦難追但查其隻身搏戰歷中二刀殿
後之勞差足相贖且本官熟總戰陣諳曉夷情
難以一青接葉似應量行降罰或姑令其戴罪
領兵以責後效而其千總徐義仍應提問以懲
一而戒百者也寧前道叅政蔡可賢始事既嚴
收斂臨陣復善督催凡諸將血戰之勞皆該道
一激之力但將領未成捷功該道亦難議敘及

照寧遠衛及中右所皆極衝地方將領員缺取
宜亟補臣等訪得薊鎮石塘嶺叅將戴延春勇
冠三軍夙負吞胡之氣宣府獨石叅將麻承訓
威行一路雅有名將之風兩鎮久不用兵戰將
難置散地宜即以戴延春補寧遠地方麻承訓
補中右所地方庶盡其才且得其用再照本鎮
地方邊長二千餘里總兵坐鎮廣寧獨當虜衝
其寧前及河東地方相去四五百里虜騎倏來
急如風雨總兵策應不及故東西兩協皆以副
總兵統之其各城副叅遊守原屬節制乃因循
日久法令不張如秦得倚方鏖戰河中而張應
种甯吉乃據山觀望聞戰罷之後秦得倚亦將
張應种中軍劉衛民鎖去欲行責治旋復釋之
秦得倚見高清兵到差人往調竟爾不至蓋威
令之不行久矣合再行申飭兩路將領不用協
守之命者備守以下即按軍法叅遊以上即行
叅論庶便責成伏乞
勅下兵部覆議將秦得倚先行賞賚趙夢麟俟巡按
御史勘其地方殺虜多少應否功罪相准[illegible]
胡亦俟勘實或應降罰或應令戴罪領兵覆請
定奪張應种甯吉高清先行革任並徐義俱行巡按
御史提問其寧遠中右所員缺即以戴延春麻
承訓查其資俸陞調填補衛邊多事緊急用人
無令該地方以萬一有事為詞仍行保留中左
所備禦員缺容臣等再查相應人員咨部推補
其本鎮東西兩協副將節制事宜仍嚴行申飭
一體遵行地方[illegible]
涉入官軍血戰頁陳諸將功罪之實懇乞
聖明分別賞罰以振軍威以保地方事理未敢擅便
為此具本專差承差楊名親齋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二年十月初十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秦得倚趙夢麟各賞銀拾伍兩趙夢麟仍以功
準罪李樞行該鎮巡撫衙門奨賞張應种催[illegible]

清俱著革任徐義革去管事行巡按御史提問其
奏李平胡帶罪管事其餘依擬虜騎入犯數多就
行與督撫官督率將領極力堵截又行與彼處巡
按御史着他嚴查功罪即與奏報便行賞罰以作
士氣無待年終類奏

災異疏

題為地方災異事本年十月初十日據分守遼海
東寧道兼理邊備右參議楊鎬呈本月初五日
據東寧衛捕盜指揮王詠呈稱本月初四日未
時分從西北天降雪雨雷雹大作將本衛城西
地方經行男子梁大漢并騎驢一頭俱行擊死
等情呈報到臣該臣看得冬主閉藏雷聲久寂
乃雨雪之時震而為霆耀之以雹至於擊人是
陰陽之戾變異之徵也臣未覩
禁書不習疇人之學第以意測之雷陽聲也是
天之教令而
君之刑威也乃非時而出且有所傷意者
旂度之上教令擾與刑威繁與又考之京房占曰天
冬雷地必震蟄蟲出行冬溫風來年疾病今甫
及旬餘地震冬雷已並見矣意者邊海之間孳
蟲生與風霾作與疾疫多與此其有應不應天
道渺茫所不敢知第以蕞尒遼左南倭北虜窺
犯無時地變天災紛複有象紓他人事大都可

知臣之隱憂滋益大矣除臣痛自刻責及通行
文武各官一體修省申嚴戒備外緣係地方災
異事理爲此具本專差舍人李天澤親齎謹具
題
知
萬曆二十二年十月十二日
奉
聖旨該部知道

鎮武大捷疏

題爲虜衆入寇主將督兵奮剿仰仗
天威大獲奇捷事本年十月二十七日據遼東鎮坐
營中軍王德義呈稱案照本年九月內節蒙撫
鎮幷分巡兵備王叅議急字等號牌案准蒙兵
部軍門洛案節據山海管叅將事遊擊郭夢徵
等稟據關西石門臺頭等路叅遊管一方等各
稟據屬夷尖哨周奴兒等探報頭目腦毛大等
說稱要在遼東地方進
直裏邊不肯隨有伯彥傳調一揹委正把漢委正銀
燈腦毛大等大小頭兒三十箇聚兵十萬餘騎
要在十月十五日前後犯搶廣寧東西地方又
長昂等帶領達子進搶中後所被裏邊人馬將
久慣用兵好達子伯言不賴等六箇小頭兒殺
死有長昂往虹螺山迤北住著等候東虜伯言
太吉等九箇大頭兒帶領達子四萬餘騎要在
十月初一日前後一同犯搶廣寧東西地方又
據正安堡遊擊李如梧稟據市夷董狐狸等說

稱東夷頭兒把兔兒炒花卜言顧花大老撒卜
兒發煖兔伯言兒等已會各營達子要搶廣寧
關門迤東吳家墳等處俱已通行各該將領等
官上緊收斂人畜遠為哨探加謹隄備又蒙撫
鎮并本道會差委官陳尚義易昭趙捷升趙登
常捷武等各執旗分投催督收斂十月初三日
又差家丁張言等從鎮遠堡出境哨至地名黑
山離墻五十餘里瞭見營火約長十五里又往
白雲山瞭見營火五處離墻六十餘里當蒙撫
鎮會發遊兵左營管遊擊事參將方時春兵馬
五百五十員名赴東昌堡正兵右營選鋒原任
遊擊劉仲文兵馬九百員名赴鎮武堡後營把
總陳所關領槍手一百名鎮武堡把總吳景松
領步兵二百名俱赴鐵場堡前營管隊王學等
領兵五十名赴錦昌堡聽用官丁尚忠領前營
步兵一百名赴趙官兒屯聽用官廖得功領前
營步兵一百名赴大捷屯步營把總楊威領步
兵一百名赴壯鎮堡前營把總羅彥領兵一百
五十名赴閭陽驛前營把總于承勲范重光領
兵三百名赴十三山驛聽用官臧文洪領兵二
百名赴牽馬嶺驛後營把總張崇禮領兵一百
名駐盤山驛正安堡遊擊李如梧兵馬移駐鎮
寧堡并預發右屯城常川修守步營把總張大
功標兵把總傅元勳共領兵五百五十名谷聯
絡防禦又差家人杜海等督同東西二所降夷
花當等各分投遠爲哨探又慮東虜必犯鎮武
堡該管吳家墳地方隨令原管左營原任遊擊
李都遊兵左營參將方時春同鎮武堡管遊擊
事都司僉書曹文煥赴腰站迤東桃修營盤以
備屯兵截戰去後鎮守董總兵帶本職等兵馬
仍駐廣寧適中以待東西援剿本月十一日辰
時據曹文煥差夜不收田住升押同守堡孫孝
祖差夜不收吳元二報稱達賊一萬餘騎於本
日五更時分從小関臺南空起南中臺止共九
空一齊進入央本堡往南吳家墳深搶當蒙董
總兵統領本職并將領李平胡張奇功王維白

董用威塗寬詹翰養李都安本固及守備旗鼓
千把總等官單盡忠呼振方時新黑鎮曾友時
梅應春趙魁等兵馬馳赴腰站原挑營盤列營
一面發撥跟探的實堵截間時有原發東昌堡
設防遊兵左營叅將方時春升義州管叅將事
副總兵李如梅海州叅將祖承訓錦州管遊擊
事副總兵李寧正安堡遊擊李如梧寧遠中左
所備禦高清遼陽副總兵張世爵義州大清堡
備禦盧得功寧遠管叅將事遊擊孫應种中右
所遊擊崔吉西平堡備禦張光先東昌堡備禦
張玉長安堡備禦金尚禮各領兵先後繼至董
總兵即欲進兵追剿但查前途潮溝湖泊葦草
茂盛用兵不便會計諸將皆云東西道路潮溝
迂遠難行料賊必由舊路出境董總兵又恐敗
路東出隨令西平堡備禦張光先回堡護守仍
撥撥爪探前賊動靜及與東西策應將士切恨
狡虜狂肆深入誓要同心奮勇勦殺令監營千
總方時新原任遊擊郎國忠督同紅旗官先進

朔等四十二員及巡撫李都御史差旗鼓等官
張承祖等十六員執紅旗八面監旗四面飛虎
旗四面分營監督但有退縮即行斬首各營哨
分布已定專等賊回又蒙董總兵出牌示諭一
各營官軍家丁遇賊對敵止許直前射打砍殺
不許下馬割取首級如違及臨陣退縮者俱以
軍法梟首示衆監營執紅旗官先將千把總管
隊貫耳記名回營定以軍法綑打一百大棍將
領以縱容貪功逗遛會叅重處不貸一前陣官
兵斫死達賊落馬後陣軍丁不許割首通候賊
敗各營俱聽號令方許收割酌量人數多寡均
分敢有私割一顆者查出定以軍法綑打一百
大棍千把總管隊排伍一體連坐將官定以貪
功會叅重處一割首級之後方許收獲夷馬夷
器照依首級例夥內均分如有貪圖隱藏一馬
一物不肯用命者監營官當時貫耳記名回營
綑打一百大棍千把總管隊排伍一體連坐將
官另議一官軍家丁遇有被虜漢人喊叫不許

一槩混斫如有違犯者許監營官先行貫耳記
名回營完以殺降抵罪以上號令將領備守千
把總等官遂一傳宣遵守務要併力吞滅大挫
賊鋒以報
國恩以洩也民大害如有偷生違犯者本鎮一一
按法會處決不食言姑息各營將士受令俱各
歡心待戰又節蒙李都御史差承舍張朝宗陳
懋張景桂張應舉齎白牌傳示賊衆入犯各將
宜併力一戰以除民害如逗遛觀望致其飽掠
而歸定以軍法從事決不輕貸又蒙憲牌照得
達賊入犯我兵滿萬似非衆寡不敵誠恐各該
將領沿襲舊套不行向前擊賊相應申飭備行
本職即便嚴督各該將領督率軍丁協心併力
奮勇剿殺務收斬獲保障全功勿再信憑地方
將領虛聲虜衆借以相機觀望逗遛致賊肆掠
貽害地方
國典森嚴本院自難假貸事完將各將領用命不
用命緣由呈報查考等因又蒙白牌示軍士有
當先斫入賊陣者不論有無首級但衆證明白
即賞銀一百兩願陞者陞二級的不虛示又蒙
巡按宋御史差承差遲仲暹齎白牌照得吳家
貫離邊百餘里且鎮武堡適居其中兩河兵馬
既易合營賊雖深入必由此回各營諸將正當
併力堵剿此若不一大創則賊勢益驕矣行仰
本職及鎮武堡遊擊曹文煥行各營副叅遊擊
等官各宜併力設謀出奇制勝務收全功本院
定從優奏
聞破格加陞若有擁兵自衛坐視殃民者
國典森嚴法難輕貸慎之慎之又蒙本道白牌差
夜不收王仲曾邢子富齎牌仰本職偵探達賊
何處搶掠本營兵馬見在何處堵截差人飛報
本道親出督戰等因本職節受前行稟蒙董總
兵再四面諭各將士同心協力共收斬獲又慮
恐前賊偷營夜回追剿不便辨認每官軍給白
號帶布一條待戰間十四日申時據回鄉趙小
廝供說虜酋卜彥台周聚兵十萬近邊要搶錦

義地方當發李如梅李寧高清盧得功各兵應
回城防禦訖時有中後所管遊擊事副總兵趙
夢麟前屯副總兵秦得倚各領兵亦至當止回
大小凌河一帶防禦又蒙撫院并部司該道見
得官兵擐甲待戰四晝夜各發餅料以濟饑餒
各將士感恩思奮隨齊戰敵董總兵探得虜賊
離營四十里據險結營不動策虜畏兵悉在夜
遁于五日早又蒙大清堡備禦盧得功報虜衆
從大寧等三堡分投進入尤懼前賊知[illegible]
諸將暫移營往東十里許賣路誘賊起營時有
軍門標下原任遊擊柴登科領兵亦至前賊遂
墮我計開營果從營盤迤西奔犯出境倘董總
兵即統本職并副參遊擊張世爵李寧胡張奇
功祖承訓方時春王維貞曹文焕董用威塗寬
劉仲文詹鞠養李都安本固李如梧張應种崔
吉柴登科守備備禦張壬金尚禮呼振旗鼓中
軍千把總張承祖單盡忠方時新黑鎮佟鶴年
曹友時梅應春趙冠蘇仲守郎名忠尤彪程充

充趙良俊佟煦熊鑰孟宗孔安本立龔念遂李
澤劉應德蔣國[illegible]李盆喬鄒添福黑際光張世
麒于良輔佟元[illegible]方汝貴趙啓禎佟朝進張九
敘李維蓁宋維大張棟高策劉衛民李惟喬王
邇姜梁蔣鉄閻忠聰潘銘王子奇安國柱張魁
董應龍董應虎竇承武朱文良陳文舉李守仁
田文升高仲先王應隆周天受邢雲鳳崔仲才
王東銘陳守功劉承惠黑國臣馮永福殷國忠
楊春陳大恩羅成李得繼王存禮張國臣王琚
花得才鐵萬言戴有功王仲王斌王恩道王景
松孫守禮康朝勲金文高宜大功朴可進金登
高徐從龍李必茂王汶李承爵李文焰杜承恩
彭國臣陳世厚李國鳳等共領兵馬分爲三陣
五路並進直斫至墻下追殺三十餘里將原虜
人畜并搶馱糧石衣物盡行截回復又追出境
外地名白沙堝離墻四十餘里與賊混斫一處
自午至酉射打斫殺達賊數多時有瀋陽遊擊
董雄領兵應援適至協力鏖戰賊遂遠去無蹤

非因天晚力竭收兵回堡及查在陣斬獲首級
四百一十六顆內認出倪承動等斬賊首六顆
生擒二名得獲盔二百九十一頂甲三百二十
七副臂手一百八十一副夷器等件得獲達馬
一千三百一十二匹駱駝九百二十四隻丟棄
氈帳鍋口氈皮包口袋皮襖等物無數陣亡軍
丁馬國保等一百四十四名被傷官軍家丁宜
大功等二百二十五員名射死房宣等官馬五
百二十二匹其地方有無失事聽該管官員查

明徑自呈報各營兵馬西馳防援外等因到臣
又據分巡遼海東寧道兼理廣寧等處兵備右
參議王邦俊鎮武堡管遊擊事都司僉書曹文
煥等各呈報相同案照虜賊入犯出境并斬獲
功級緣由已經揭報兵部軍門訖今據前因除
首級該臣督同分巡道右參議王邦俊驗明仍
赴巡按衙門紀驗明白聽候給賞得獲達馬夷
器等物給賞當先用命軍丁駱駝餧養酌量咨
部解

京陣亡被傷官軍先已量給棺木湯藥銀兩優恤
截回被虜人口牲畜隨即省發回各營家認領
訖其地方有無失事并生擒賊夷行令該道查
勘若候查報具
題係干捷功恐遲延無以激勸除聽巡按覈勘外
該臣會同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
經略禦倭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孫鑛鎮守總兵官署都督同知董一元議照遼
左三面環虜多如蝟毛乃其最大者有二枝曰

土蠻以衆稱曰速把亥以强稱土蠻死矣其子
卜彥台周嗣罕速把亥戮矣其子把兎兒其族
炒花花大領兵然卜彥台周雖多而遠其大舉
有時把兎兒炒花者盤據舊遼陽以北居兩河
之中東犯遼瀋西犯廣寧南犯海蓋春夏則擁
衆抄掠秋冬則勾北虜狂逞近自東征之後我
兵凋殘疲敝幾不能軍虜益乘虛而攻自春及
夏闌入無度沿邊墩臺盡行掘毀遂圍鎮城掠
清細河時出時入若無人然其言曰我先剋兮

眼目然後剖爾心腸眼目者墩臺也心腸者城
堡也蓋其視全遼若已入其囊中即全遼亦人
人自危不能保其不被髮而左衽矣初臣化龍
與鎮臣以初秋先後入境時虜方解鎮城之圍
而歸臣等閱士馬望郊原見其焚燬荒涼瞿然
驚嘆已復深念事無兵矣即請兵請餉何所從得
且亦何救目前無已且就見在兵馬清役占汰
羸弱簡其堪戰者日夜訓練以待卒有零擊得
虜首者當即給銀五十兩令乘馬由臣化龍正

門出目送之衆為之指目而艷羨焉有戰心矣
大將日日練士盤馬且殺牲取血瀝之酒與將
士共飲約曰居常而剝軍虐下者有如此酒虜
入而縮朒逗遛者有如此酒衆為之洒然變色
易容髮上指冠有戰氣矣虜自恃其強盛東
西相結後先並犯諜報訛傳遠邇震駭臣等復
議以為虜勢猖獗極矣今茲之聚者遼之虜皆
在焉更不一戰是虜知吾終不能戰也自是不
復出邊遂其亡矣一戰而存遼東即死猶為之

况未必死乎顧卜尅之虜多至數萬難與爭鋒
且賊所垂涎者右屯右屯有備矣自餘稍稍貼
防便足自保炒花把兔之虜僅萬餘宜併力破
之東虜既破西虜當不戰走也既賊如吳家墳
三日不出西虜已近邊有言宜急擊東虜者大
將以為其地環海多潮溝鹽蘆葦我兵不得成
列即幸而勝亦殺傷相當更何以支西虜乎復
待之一日再與衆將議賊見我兵扼其歸必且
不出更遲一日西虜深至右屯則勢合勢合而

我兵氣已奮不戰自潰矣因下令退兵匿之鎮
武堡空其營盤賊前哨馳至營盤見已無兵鼓
掌笑曰繇果畏我乎胡不與我戰因率其衆長
驅過之過未畢而我師出矣大呼震天如墻而
進賊猶從容搏戰久乃不支倒戈而奔剸如山
裂我兵乘之僵屍滿地賊益急所不死者棄甲
胄秋鞍轡空馬而逃人畜駝馬委棄遍野鐵鍋
氈帳積若崇丘戰後一日有自虜中回者言虜
狂奔一夜更不返顧直至天明然後駐馬衆哭

蓋風聲鶴唳皆爲晋兵虜敗大都若斯矣是役也賊有萬餘我兵摘發之後僅僅滿萬要當以氣勝之所最快者虜中精兵來則衝鋒去則殿後令虜正惰歸從後擊之斬馘數多則精兵盡馬其足也駱駝氈鍋其家產也人畜糧米原係擄賊變而棄之已矣而折其足傾其家蕩其產所歸巢者蕭然一身耳宜其悲乎蓋此虜非三五年後敗氣未易復也虜敗之明日而西虜果至右屯深至吳家墳呼墩軍而問之曰吾達子何在墩軍曰昨爲官軍殺盡矣駝馬萬計盡驅入廣寧城矣虜遂驟馬奔回闖營而攻右屯五日竟不能克而去非獨其守之堅救之急抑亦怵於戰勝之威自不敢久也則所謂東虜既破西虜當不戰走也以東之戰爲西之守戰既勝守遂堅坐令東虜無家西虜無利乃知鎮武之勝蓋全勝也此豈臣等之力所能及哉蓋由我
皇上
仁孝格天
精誠享帝
宗廟社稷之靈
皇天后土之鑒不欲盡棄遼東故臣等偶值其會苟
幸無事可勝欣感至如輔臣本兵體
國籌邊授以
廟謨成功有自遵照近例不敢敘及總督侍郎孫鑛駐節近地親爲發縱將吏稟成宜有特敘亦候
聖明簡錄不敢妄擬其餘行間將士及與事臣工應通行一體議敘如鎮守總兵董一元精忠天日爲昭號令風霆並迅同士卒於霜雪之中五日而三軍愈厲逐醜虜於沙漠之上一擊而萬衆齊奔當朝不謀夕之時樹萬無一失之績談者以爲從來九邊所未有臣等他邊不能與知獨考遼東自隆萬以來雖首功多有而境內斬獲實未有若此之多即
先朝如曹義焦禮施聚皆以遼東剿虜封拜其斬獲亦未踰四百以外况今日之遼乃垂亡之際而今日之戰遂能決遼左存亡之幾即臣等始願

亦不及此大將勞績委為異常所當查照
令甲加爵錫廕以酬殊勳者也原任副總兵李平胡
遼陽副總兵張世爵[illegible]州參將祖承訓遊兵左
營參將方時春巡撫標下中軍遊擊張奇功原
任參將塗寬守備董用威原任副總兵王維貞
正安堡遊擊李如梧鎮武堡管遊擊事都司僉
書曹文煥原任遊擊柴登科詹鞆養李都劉仲
文安本國中右所遊擊崔吉寧遠管參將事遊
擊張應种坐營中軍王德義以上一十八員同

懷體
國之忠各奮吞胡之氣臨大敵如飈馳電擊破虜
虜同拉朽摧枯所宜重加陞賞內李平胡新經
論列戴罪管事今則賈勇先登倡率諸將與張
世爵俱照陞級祖承訓新任副總兵仍應加府
銜方時春應加副將職銜張奇功李如梧俱應加
參將職銜曹文煥應實授遊擊董用威近見郎
報雖經西鎮論薦但系頂內丁銜錄血戰厥功
居最所宜原免仍加遊擊職銜王德義應加都

司僉書職銜塗寬王維貞柴登科俱先因事降
級今宜先復祖職仍與詹鞆養劉仲文李都安
本固遇有相應員缺推用張應种崔吉新經論
列宜竝行酌量原免者也義州副總兵李如梅
錦州副總兵李寧中後所副總兵趙夢麟前屯
副總兵秦得倚瀋陽遊擊董雄西平備禦張光
先或久經暴露聞警而夜馳乘城或遠赴應援
奉令而星飛拒堵雖無戰功亦有勞績俱應重
加賞賚者也各營守備備禦旗鼓中軍千把總

等官方時新等九十六員愛
國不知愛身畏將甚於畏敵百戰而精神愈奮一
鼓而義氣無前雖有部下首功俱宜先行陞賞
內方時新張承祖二員總管營務勞績倍常宜
加備禦職銜張玉金尚禮單盡忠呼振熙鎮梅
應春趙熘蔡仲宇郎名忠尤彪猛克先趙良俊
佟煦熊鑰孟宗孔鄭添福曾友時佟元相方汝
貴趙啓禎佟朝進王邇姜梁張棟高策董應龍
董應虎竇承武宋文良陳文舉李守仁田文升

疆場相應照例恤錄以慰忠寃其餘效勞人員
已經臣等量賞不敢槩敘伏乞
皇上念遼地爲九邊積弱之區察此捷爲百年希有
之事
勑下兵部再加查議將董一元加爵錫廕李平胡等
分別陞賞贖復與陣亡應錄人役并地方有無
殺虜及別項失事情由通行巡按御史查勘明
實徑自具
奏施行再照臨陣陞賞止論首級此

令甲也但上陣之時兵刃既接豈暇下馬割首往往
當陣爭級遂至爲賊所乘故此番之戰大將申
嚴號令但取級者先梟其首以此戰不旋踵因
而獲有多級蓋凡衝鋒當先者多不能割級其
有首級者分在後陣之人與夫前陣斫虜奔敗
有馬壯者因窮追而零剿之者也若止論級行
賞則當先者俱無所得而居後者逕享其利矣
臣化龍與鎮臣業與諸將士議定待發銀到日
當以上陣之先後爲領賞之多寡庶人各歡心
後愈效力又照賞不踰時人乃可勸若至勘明
行賞不無耽延日時况此功級原係大衆當場
斫取比之尋常零剿不同似宜即行賞勸更乞
皇上垂念兵馬衰疲查照先年事例分外加發賞銀
一二萬兩以示激勸又查得先年平虜堡得獲
騾駝盡數解
京另發馬價銀每隻十兩給本鎮買馬給軍騎操
但彼止二百餘隻今次九百二十四隻爲數甚
多恐馳驛經援且途行防護不便已經咨部解

送五百隻進
京聽候請
命畜之
內園并收牧京營馱載軍器應用仍照前例另發
馬價銀兩給本鎮均攤犒賞前項當先剿虜軍
丁其餘四百二十四隻留在本鎮馱載火器應
用併乞
勑下該部議覆施行至如臣化龍章句粗通軍旅未
習近自用兵以來食少事繁困瘁欲死何能運

籌若更貪
天之功分將士之賞是益之疚也伏乞
聖明勅下該部免敘以安愚分臣無任仰祈之至緣
係虜衆入寇主將督兵奮勦仰仗
天威大獲奇捷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舍人
唐志雅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二年十月三十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該鎮振起積衰大收奇捷功可嘉尚董一元陞
左都督加太子太保廕一子本衛指揮使世襲賞
銀一百兩大紅紵絲蟒衣一襲孫鑛陞都察院右
都御史廕一子入監讀書賞銀八十兩大紅紵絲
四表裏李化龍陞兵部右侍郎廕一子錦衣衛正
千戶世襲照新銜給與應得誥命賞銀八十兩大
紅紵絲四表裏俱各照舊管事王邦俊陞二級賞
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劉三才楊鎬郭性之梁雲

龍蔡可賢各賞銀二十兩李平胡陞左都督仍陞
實職一級[illegible]世[illegible]都督同知仍陞祖職一級各
賞銀五十兩紵絲二表裏祖承訓陞署都督僉事
實授副總兵賞銀四十兩方時春加副總兵職銜
張奇功曹文𤇥各加參將職銜各賞銀三十兩與
祖承訓等各照舊管事董用威免罷加遊擊職銜
管事塗寬准復祖職與劉[illegible]俱以原官起用仍
各賞銀二十兩李如梧加參將職銜王德義加都
司僉書職銜各照舊管事王德義仍遇邊方員缺

改用王維貞准復祖職仍與安本固遇缺推用張
應种崔吉各免提問柴登科陞實職一級酌量推
用仍與詹鵬褒李都各賞銀二十兩金尚禮單盡
忠各陞祖職一級方時新張承祖加備禦職銜仍
與張玉等各賞銀十五兩郎國忠等各賞銀十兩
王宗堯准開伍仍與晉國勳等各賞銀八兩孫孝
祖等姑免究趙清等照例陞授職級蔡吉與氣各
梟示宋興祖著吏部紀錄權用本兵調度有功石
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給與應得誥命賞銀五十

兩大紅紵絲飛魚衣一襲李禎賞銀三十兩紵絲
二表裏該司郎中賞銀十兩其餘的各八兩

摘陳邊務緊要事宜疏

題爲摘陳目前緊要事宜以飭邊務事該臣會同
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
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孫鑛巡按
山東監察御史宋興祖議照遼左地方在各邊
爲最重其殘破亦視各邊爲最甚故今日整理
衆以爲難然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亦無不可爲
之事況遼地雖小然内控
京畿外通屬國豈宜任其破壞不爲收拾故臣等
視事以來共相期許但宜隨事實行期有成效
不必紛紛建議以飾觀聽但其中有事關錢糧
或法應更改必須請
旨始便遵行謹將應行緊要事宜條爲六款伏乞
勑下該部議覆行臣等遵奉施行緣係摘陳目前緊
要事宜以飭邊務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
差舍人張雲騏齎謹題請
旨

計開

一查得本鎮先年各城堡副總參遊守備
備禦提調因戰陣乏人各有隨任家
丁原無定額多者百餘少者五六十
名或三四十名厚其養贍用備前鋒
毎遇征戰家丁當先弱兵隨之雖不
無利鈍然尚有征戰之時其家丁有
支雙糧者有支单糧者皆項食逃故
軍糧實未分外糜費至萬曆十八年
閲視之後毎將領止留三十名其餘
通行裁革共裁革去一千四百餘名
止餘六百餘名又多支单糧少支雙
糧一時亦覺省餉然自此以後遼兵
遂不能戰蓋衝鋒破敵之士既無厚
養皆逃之別鎮而在營月食四錢之
軍皆羸瘵单弱豈堪禦侮年來虜勢
猖獗職此之由夫裁冗固所以節財
然因餉廢軍不免因噎廢食況本鎮
自東征之後兵馬凋敝招募勾補急
難如額逃故錢糧自堪充家丁之費
臣等較時論勢相應復舊爲便合無
准令各城堡將領如守備備禦仍止
十名副參遊擊[illegible]人准五十名上
下係關西人准百名上下其有家丁
原多如李寧[illegible]夢麟等衆所共知
但取有人不妨多養先報各道查閲
明實仍解赴臣巡撫及總兵衙門試
驗如果年力驍健騎射頗優毎名毎
月准食雙糧銀八錢年支賞銀八錢

七分五釐仍毎名給與官馬一匹月
支行料四錢五分自已餧養騎操如
有仍前占騎軍馬需索料草飲食貽
害軍伍者家丁法治將領參究其有
脆弱不堪即行革退不得浪費糧餉
仍行各道時常點查若有頂名虛冒
亦即坐贓從重參究再照各該將領
如李如梅趙夢麟李如梧方時春馬

棟蒞雄等皆自到任之時即領家丁
同到地方至今有二三月尚未得食
糧緣未經題
請故餉司不肯支放合無仍令按月補給庶免怨咨
伏乞
聖裁
一查得先年獲功陣亡官軍首級優恤銀
兩不踰時月即行給發以故人心鼓
舞勇於殺賊近年因嚴查冒濫功級
及欺隱殺掠人民每遇查勘承委官
員慮有不實必多方駁勘耽延日時
有二三年尚未得支領者其獲功軍
丁降衷及陣亡之家孤兒寡婦日日
擁門告詰撫以應之死者含冤生者
解體軍威不振良有所自臣等竊惟
殺掠欺隱固須嚴查至於陣亡囬陣
即已鞫明首級一見自知真偽徒以
別故耽延殊為不便累經前任撫臣

咨請兵部亦移咨令借解子銀預發
但子銀多係買過貨物并各項緊急
借出應用見銀無幾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議預發賞功銀二三萬兩解運前
來收貯行巡按衙門將以前驗過首
級及查過陣亡人數通行該道查出
應得銀兩未給者全給借給者補還
以後遇有虜賊入犯容臣等先將獲
過功級及陣亡人數並虜出入日期
查明即具畧節題
奏行巡按御史勘明即先給與其地方殺虜人畜
等項不妨行令按臣反覆駁勘歸結
庶賞不踰時人心競勸伏乞
聖裁
一查得本鎮軍士先年曾調五百名征寧
夏回日盔甲盡留彼處後調數千征
倭往返二年盔甲蒸濕浥爛十不存
一見今倭事未已仍於寬奠招兵兵

馬尚可糾集盔甲器械豈容卒就本
鎮雖有額設局造然計闔鎮一年打
造尚不能完新募標兵二千之用其
餘何從取給合無於
內府戊字庫所貯盔甲弓箭撒袋等項擇其新者
請發五千副或八千副給散新募及
無甲軍士再照禦虜禦倭皆需火器
本鎮舊雖多有年來多於江東損失
及新兵亦應給領合於
京庫所貯三眼槍及快槍各發五千杆庶濟急用
伏乞
聖裁
一寧前一帶南海北虜路僅一線虜騎出
沒無時每過官道撲人居者心悸行
者蒐銷城堡空虛軍丁死徙荒草彌
望似斷人煙先年節經諸臣建議填
實譬之移山填海茫無實效惟隆慶
年間按臣李輔萬曆年間科臣王致

祥條陳該戶兵二部覆議通行順天
河南陝西山西山東等處撫按衙門
各將應問充發山陝宣大等處邊遠
并三犯逃軍不拘久近俱編發遼東
填實錦義寧前衛所每年終各將編
發過名數咨部轉行該鎮查考等因
題奉
欽依備咨在卷自定例之後解發亦多乃近年以來
漸次減少緣事久卷沉官更吏代信

手批發遂失初意合無
勅下兵部再為申明通行十三省兩直隸凡有應問
邊遠充軍人犯并三犯逃軍俱解發
遼鎮聽臣等填實寧前衛所收補逃
故軍伍照例處給月糧房田如有各
省軍犯問發別鎮赴部掛號或年終
造冊到部亦行改發遼鎮如此行之
十年則寧前人多不但填實地方亦
可驅逐醜虜譬之深山無人則虎豹

交叢城市人聚則依戀滯跡亦其勢
也伏乞
聖裁
一據分巡兵備右參議王邦俊呈稱查得
本鎮馬政事例陣失者官給價買補
槽下死者分別年限久近以定賠償
多寡每年二次點閘察其肥瘠以行
賞罰馬有倒失即日開除料冊久之
奸弊百出或槽下死者多報陣失或
領養年近詐稱年遠委官點閘多屬
該衛經歷彼此扶同作弊以致營馬
虛耗又買馬事例部發價銀歲十一
萬七千八百兩有奇除各道分領外
本道所屬該分價七萬五千五百兩
有奇舊議委官往蘇州等處收買段
布貨物而換易馬給發委官多方侵
漁互相蒙蔽虛冒價值以欺哄彼亦
以病馬欺我率不堪用故多倒死又

有各營領去馬價或收買老馬以充
數或暫借他馬以應點弊孔多端難
以盡舉皆由於無專官稽查之故也
先年設有行太僕寺少卿專管馬政
點閘比較至萬曆八年題
准將本寺裁革分責各道兼理但本道所轄乃大營
兵馬駐劄之處兼屬九衛四十五營
堡邊長五百餘里馬計一萬七千餘
匹俱應每年點閘二次至於稽查倒
失驗督買補種種至繁其視四道不
能當本道之半且邊疆近日多事一
切戰守事宜十倍往時經畫處置日
不暇給豈復於馬政得以致其詳哉
乞
題添設府佐官一員駐劄廣寧專管馬政等因到
臣該臣看得添一官必增一官之費
遼陽都司首領官四員或有可以裁
汰抵補者隨行據分守遼備右參議

楊鎬呈稱查得原額遼東都指揮使
司置經歷司都事斷事司副斷事盖
倣省直之成制以為軍政之賛襄嗣
後按院守道駐臨及本都司凡有批
行差委皆於四首領分任然都事副
斷事原無重大責任較之經歷斷事
有印務者差異於中裁減一員即以
所省俸薪增補管馬通判委於損益
合宜緣由回報前來臣等看得舊時
馬政非無成規而法久弊生遂致戰
馬日耗每年點查非不委官而旋用
一時以故徇情廢法況分巡道所轄
大營比各道兵馬既多又置貨易馬
給價買補印烙稽查一應事務比先
年尤繁委應專官管理合無添設管
馬通判一員於山東濟南府列銜行
令駐劄廣寧專管馬政如遇各營領
價買馬與市換馬俱要查驗務堪戰

陣之用毋以瘦弱濫收營馬倒死無
月查考的數不得虛侵料銀見在軍
馬每年印烙二次不致老瘦抵換領
養之年限久近必籍死傷於陣中稽
下必僭子銀買貨察其侵欺毋使姦
究得計馬市交易親為撫處毋令外
夷鄙心一切馬政所關悉當殫力從
事年終造冊仍聽該道總管其俸糧
柴薪馬夫廩給紙劄小菜幷跟辦人
役等項俱照管糧通判事例於各該
衙門支給駐劄衙門查給裁革將官
空閒衙門一所量爲修理居止如果
馬政修舉照例薦敘如或因循廢弛
年終一體查參仍將都司副斷事裁
革所省冗員之費即抵通判之資然
亦補偏救弊之一得也伏乞

聖裁

一據分守邊備右參議楊鎬呈稱准

都司局捕兼管車營遊擊楊大觀手本開稱本營於萬曆二年添設將領議撥馬步軍兵一千五百員名原以遼陽五哨州兵并腹裏墩軍及充發清勾新軍填實充補虛名者多見在者少近日除河西選挖及協營推挽砲車撥填武靖營并擺撥塘報等項外實在營止有馬步軍三百四十四名計一營之兵不足一旅之數且協營空虛遊營單弱空營兩將何濟戰守合將此營兵馬仍歸副將營填實原伍本職照舊管理局捕事務等因到道呈詳到臣臣等看得車營之立意非不善但當日原未添兵止是分撥協營之兵益以清勾填實之虛數而已顧有一營則有一營之差撥多一官則多一官之役占所以愈累愈逃愈久愈弱迄今見在者止有三百餘名自遊擊千把總跟伴之外所餘無幾豈成營伍豈堪應敵及查副將營軍士亦止二千餘名復將車營軍士取挽砲車則車營已在協營之內矣却以所餘三百之軍仍擁空名甚屬無謂合將車營兵馬火器車兩照舊歸併副將統領照常操練不得廢弛楊大觀仍以遊擊原銜管理都司局捕事務候離任員缺止推都司局捕正銜其本官原領

勅書旗牌照舊規送都司轉繳庶營伍充實官不虛設伏乞

聖裁

萬曆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兵戶二部覆奉

聖旨依議行

撫遼疏稿卷之二

目録

撫遼疏稿卷之二

乞歸疏

奏爲積勞沉病旦夕難支懇乞
天恩亟賜放歸以保殘骸以安重鎮事臣由萬曆二
年進士浮沉中外二十餘年假家
皇上過採
廷推爰自納言晋撫遼左自惟么麼當此榮遇感
激圖報敢後常人顧臣少而體強本無疾病中
年以後歷任河南僉事山東副使俱管理巡視
學校披閱過苦氣血兩虛遂成内損之證在山
東時一病幾殆三牒乞休値今薊遼總督孫鑛
巡撫其地批駁勉留遷延陞轉未復新任復陟
京卿彼時病狀猶未脫然妄以京職清閑可遂
攝養貪榮不止復有今遷受
命之初深惟病軀重地百不相宜顧其時虜患方殷
倭情未定遼左之勢危於累卵
皇上之命嚴於迅霆不敢控辭勉而就道時方溽暑
觸熱東征出關無何卽聞虜報棄輿乘馬日夜

長驅迫入鎮城虜雖宵遁身亦殆矣第以大兵
之餘殘破之後環視境內無兵無馬無餉無民
縱使拮据從事猶恐日亦不足何敢復有他念
於是日則招買軍馬夜則校理簿書半年以來
寸晷未暇修守粗備大虜已臨營火干雲笳聲
動地東戰西守事緒如麻而臣於其間運籌畫
給兵餉日夜經營廢食爲廢五官盡痺百病交
攻嘔血如雨便血如淋但一僵臥便非生人然
猶懼動軍心恐張虜勢益復勉強支持強爲指
顧賴有天幸僅而勝之虜既出邊臣遂狼狽過
體如蒸下血不止絕而復蘇幾於數四迄今伏
枕呻吟不能更起視事蓋所去死者一間耳夫
撫綏重臣是一方之所恃以爲命者也今邊疆
幾亡而復存矣使邊存而臣死卽死賢於生但
重地豈宜尸居危邊豈可臥治臣方以力疾綢
繆薄收戰守之效而旋以抱痾偃仰復啓廢弛
之端卽時月之間苟寧無事將來邊患誰其釀
之臣卽沉痾至死安足塞責而

遇西來銀鞘硝黃及往過縉紳等類皆撥兵馬
護送若以大凌河備禦之兵直送至廣寧未免
途遠疲勞若以右屯遊擊之兵旋調上路接應
又恐往返遲誤且十三山驛亦乏兵力修守就
聽遊擊輪撥千總一員領軍三百名赴本驛接
送脩防其遊擊備禦廩給公費心紅俱照舊支
給外遊擊另給右屯鄰近田五頃備禦給大凌
河鄰近田一頃以便養廉俱嚴令自行耕種不
許私役營軍違者照例參究右屯衛新移[illegible]
士大凌河所新招募軍士每名給田五十畝[illegible]
於衛所荒閑田地照數踏撥耕種以供軍裝養
馬永不起科仍將右屯備禦衙門就聽遊擊住
座大凌河提調官舍就聽備禦住座如房屋不
足聽各自行增脩如錢糧不敷聽各呈請處給
不許科擾貧軍至於中軍千把總官新遷係調
廣寧者久後或用本衛者更調不常俱不必給
官房再照右屯新遷軍士勞費不貲雖有田土
急難得濟除坐府家丁八十名外其餘軍士照

百二十名每名給蓋房銀一兩五錢於本鎮市
馬子銀動支又每名除本等月糧外每月加給
行糧銀五錢五分於年例客兵銀內通融造支
自到右屯之日起至二十五年終止又大凌河
招軍資用若不照例官給亦恐無人應募相應
每名給安家銀三兩亦於市馬子銀內動支盔
甲弓箭器械於歲造軍器給領騎操馬匹於年
例馬價市換夷馬俵給每名月支糧銀四錢季
支賞銀二錢五分冬季加花銀七分五釐并馬
料照例俱於逃故軍餉銀兩造支陸續招募解
驗請給如此則兵馬聯絡援剿互應孤懸城堡
保障皆有攸賴矣又查鎮守總兵凡遇兩河傳
報大虜必須提兵出援遺下防守鎮城步兵必
須委官管領委閑住將官未免無權難束調近
處將領又恐顧此失彼况查先年廣寧原有車
營遊擊一員後題
准移駐正安堡蓋因廣寧有左營遊擊且欲控扼邊
地慮誠是也今左營遊擊既移右屯所留兵馬

兵二百五十名共五百五十名赴彼常川戍守
仍同該城官軍補修城垣添築圍墻料理火器
搖墩三道挑挖品坑數千又差委官崔繼儒孫
祿前去督工續據該城備禦郭濟川及崔繼儒
等回報修理完整足堪防禦九月內屢據關西
并本鎮諜報卜彥台周因挾貢未遂聚兵謀犯
節蒙撫鎮并本道申飭各該將領等官操練兵
馬擐甲待戰收斂人畜加謹隄備仍會差執旗
官陳尚義湯昭趙[illegible]升等各執旗分投催督[illegible]
斂及分撥前營把總范重光于承勳領兵三百
名赴十三山驛把總羅彥領兵一百五十名赴
閭陽驛聽用官于尚忠領前營步兵一百名赴
戴官屯聽用官廖得功領步兵一百名赴趙官
屯步營把總楊威領步兵一百名赴壯鎮堡後
營把總張崇禮領兵一百名赴盤山驛聽用官
臧文洪領兵二百名赴牽馬嶺驛各駐防外又
蒙巡撫李都御史查得廣寧大營缺少敢戰之
士票行各道查取原任副總兵今閒充軍孫守

虜務原任叅遊塗實等隨營殺賊除塗寬等先
赴廣寧委管營務外孫守廉仍在遼陽伺候軍
門查理倭情十月十一日虜賊一萬餘騎從鎮
武堡入犯董總兵統領兵馬赴彼截剿間本月
十二等日節據管山海叅將事遊擊李承祖稟
據關西冷口通夷王本等報稱東虜土蠻男大
彥罕帶領一克灰正銀燈更根兒兵兎把兎腦
毛大等九箇頭兒達子八萬餘騎往地名那林
聚齊有長昂差達子會搶界嶺口義院口大彥
罕等商量界嶺義院山勢陡險樓臺稠密人馬
砲火又多不好進搶要在十月十二三進搶遼
東錦義二州東西地方又稱長昂等前搶前屯
於九月二十六日到家分付達子將好馬餧養
今有大彥罕等帶領達子七萬餘騎要在十月
十五前後還搶遼東廣寧東西地方又有回鄉
趙小厮從義州大靜堡進入供稱土言台周因
新稱罕聚兵十餘萬見在大凌河口下營誓要
攻克右屯衛城隨蒙巡撫李都御史看得大虜

在西乃先以萬餘從廣寧迤東鎮武堡入犯恐
係誘撤兵馬之計即又分投差官黃卿曹良儒
焦一亨徐祿分投前往錦義右屯等處嚴督收
斂隄備當有義州副總兵李如梅錦州副總兵
李寧右屯備禦郭濟川各遵依督令掌印屯局
收斂等官將村屯人畜不分男婦盡行赶歸堅
固城堡趨避訖李如梅仍令千把總傳守志等
伍員整備戰車火器分防四門仍埋夾風帳以
便掩兵待戰及行義後二衛掌印屯局鎮撫高
鳳鳴唐鑛等督率官兵民壯照依派定信地還
暫各執器械登城擺守郭濟川分布貼防把總
張大功帶領鎗手一百三十名本營中軍屠之
安帶領軍丁七十名俱堵守西門標兵把總傳
元勲帶領軍丁二百名本營把總王來召帶領
軍丁七十名俱堵守東門本營把總趙廷璧帶
領軍丁七十名貼防管隊官胡一元林有聲帶
領軍丁一百三十名俱堵守南門郭濟川帶領
選兵八十名三門策應又委指揮李應照等四

面督守又選派能射應襲舍餘邢國欽等拒守
西四面角臺幷將一應火器分擺三門其城上
挨牌被架燈火壘石一應器械俱要安置停當
李如梅李寧幷大清堡備禦盧得功各領兵先
赴鎮武堡應援於十四日據報錦義虜賊近邊
勢董總兵將李如梅李寧盧得功發回防禦李
寧回到錦州城將中軍千把總袁裳綱等六員
分堵各關門巷口十五日據李如梅差夜不收
王虎押同守大寧堡千户吳萱差哨夜劉四漢
口報本日子時達賊約有八萬餘騎從下石門
等臺空進入至申時進絕又據守大靜堡百户
于化龍差哨夜王老漢口報本日卯時達賊約
有三千餘騎從姚華營臺進入往南深搶又據
大清堡備禦盧得功差夜不收魯從得等口報
本日寅時達賊約有二千餘騎從胡林空臺進
入往南深搶本日夜四更時李如梅行至永寧
鋪三里橋撞遇哨馬達賊百十餘騎李如梅嚴
督親兵千把總李維功中軍楊應元等一擁向

前衝砍後邊哨馬達賊聽聞聲勢四集前來圍
丁轉戰且行賊見兵馬近城方繞退適在陣射
死親丁李自守等七名射傷何寅等九名射死
莊五子等官馬一十八匹有精兵達賊一枝攻
衝永寧鋪一枝攻衝站小屯被各親丁奮勇齊
力射打賊知有備即奔大營去訖衆賊臺營南
行本日午時李寧聞報即統把總姚功王厚帶
領軍丁三百員名馳奔大凌河岸堵截彼時董
總兵在鎮武堡戰罷因探前賊自閭陽驛起西
抵大凌河迤南右屯城一帶聯絡結營沿山遍
野要路俱有達賊架梁阻塞實有八萬餘衆恐
賊不行野掠必分攻城堡又將正遊等營幷河
東河西各路原赴鎮武堡應援官兵即行分發
正兵左營原任叅將塗寬領兵九百名右營千
總熊鑰領兵四百名中後所管遊擊事副總兵
趙夢麟領兵四百名俱亦赴十三山驛前屯協
守營千總陳為國領兵二百名幷調發錦州中
軍袁裳綱領兵二百名俱赴大凌河所錦州千

總唐世傑領兵三百名前屯千總許仲守領兵
二百名俱赴小凌河驛前屯旗鼓張夢賜領兵
二百名赴松山所正兵前營原陞遊擊詹鞠養
領兵二百名亦赴[illegible]營隊王興領兵五十
名赴錦昌堡鎮武堡把總王大政領兵一百名
亦赴盤山驛聽用官李景德領步兵九十六名
赴西興堡聽用官李世勳領步兵一百名赴平
洋堡中右所遊擊崔吉領兵四百八名幷正安
堡遊擊營[illegible]領兵[illegible]百名俱赴中安堡[illegible]
又[illegible]撥兵一百名赴鎮寧堡五十名赴鎮安堡[illegible]
百總侯承志領家丁二百名赴鎮靜堡潘陽遊
擊董雄領兵六百名赴鎮夷堡寧遠遊擊張應
种領兵三百三十名亦赴雲馬嶺驛遊兵左營
管遊擊事參將方時春領兵三百名義州把總
馬拯領兵一百名俱赴大靜堡正兵衛鋒頭營
把總竇承武領兵一百名大清堡備禦營千戶
張明領兵一百名俱赴大寧堡義州百戶李廷
璧領兵一百名赴大康堡指揮趙啓光領兵一

百名赴大安堡百戶劉世勳領兵三百五十名
赴大定堡寧遠千總閻思聰領兵二百名義州
把總張盤領兵二百五十名俱赴戚家堡義州
旗甲張希尧領家丁五十名潘陽把總王汶領
兵一百五十名俱赴祖家屯續有復州管參將
事遊擊宿振文領兵前來即止駐衆當堡各與
預發設防官兵及各城所官兵協力守禦仍留
遼陽副總兵張世爵海州參將祖承訓鐵嶺管
遊擊事參將王平下清河守備劉國斌各兵馬暫
駐廣寧探視廣賊向往臨期調遣截剿[illegible]
統王德義等精健官兵三千五百一十八員名
馳赴閭陽驛相機援剿閻當蒙軍門差孫守廉
幷原任參將楊縉前來監督截戰又蒙李都御
史遣充戍原任僉事隨府亦隨大營至閭陽驛
等處商議軍機及憲牌行仰王德義幷各將領
務要隨賊向往相機戰守以保地方若誘之賊
衆因循坐視貽害人民及輕率寡謀致有疎虞
國典森嚴自難假貸又蒙軍門差原任遊擊柴[illegible]

科等統領標下奇兵二千名赴援又發印票一千張與董總兵內各開先登者賞銀五兩以憑給發犒賞十六日卯時達賊一二千騎往奔大凌河渡河處所李寧與千總陳為國等帶領兵馬列河迎敵各用鳥銃槍砲弓矢一齊射打自午至未賊方退往東北馳奔者家等堡劉營李寧慮恐達賊順掠凌河兩岸王家新莊戴八等屯仍發把總姚功帶領家丁一百名赴彼防守本日賊薄十三山驛城下攻衝關門連衝十數陣有設防副總兵趙夢麟與把總于承勳督率官兵各用弓矢槍砲齊力射打在陣于承勳司家丁范仲先等斬獲首級一顆得獲達馬一匹屈甲各一頂副比賊退回宮敬堡攻臺屯民吳景良等斬獲首級一顆得獲夷器等件本日未時賊至王明屯有李如梅頭目親丁李得功等二十三名俺伏本屯氈帳內一擁突出斬獲首級一顆得獲達馬一匹夷器等件各賊因見砲火嚴明野無所掠臺營俱棄右屯衛圍城下營

當蒙李都御史因據報虜賊相近右屯下營說要攻城牌仰王德義嚴督各該將領相機向前拜取便傳諭城內官軍各晝夜嚴謹防守施放槍砲燈火不絕務要內外相應使賊不得薄城彼時右屯衛致仕遊擊黃都縣丞丘宗孔監生程鵬等生員丘繼武等因見賊眾城孤各分派四面併守十七日卯時大眾達賊至城下披甲在前無甲在後先衝西門郭濟川與把總張大功管屯指揮諸完指揮黃汝憲千戶錢得功等官軍各用槍砲火箭弓矢齊力對面射打止隔一壕連衝七八陣賊見不勝復衝東門把總傅元勳等亦各極力拒堵鏖戰又衝南門把總趙廷璧等拒戰盡力郭濟川黃汝憲往來三門策應比各門官軍達賊互相損傷李都御史預差旗牌馬景栢執旗四面催督賊見三門不勝遂四面一齊攻衝槍砲喊殺聲震天地至酉時方總稍退離城半里許安營郭濟川與掌印等官王永昌等各嚴督軍壯不許擅離信地十八日

外時賊又至三門四角四面蜂屯蟻聚聲勢益
甚郭濟川等督率軍壯各照信地禦堵與賊射
打一日方退本日有備禦處得功預並家丁降
夷速哈奈等十名隨賊南行至十三山驛迤西
襲遇剽掠零賊斬獲首級一顆得獲達馬二匹
騾駝一隻夷器等件十九日右屯賊衆各執挐
鉤杆梯架駝馱蒭稭填壕空墻直衝至墻下俱
爲槍砲矢石打退有賊數百騎至西南壕外蒭
稭內番出達賊一死屍衆賊一齊下馬磕頭痛
哭馱回去訖據降夷供說槍砲打死大頭腦[illegible]
會台吉自十六十七日官軍城下血戰二日十
八十九日城上又戰二日計四日右屯備禦郭
濟川營官兵民壯與賊敵戰陣亡軍士王進美
等四名被傷官軍居之安等三十六員名射死
曽智等官馬六匹虜去走報軍夜馬祥等二名
并馬二匹又虜去大路墩軍夏孫二等二名并
唐務貼通及接濟馬軍士李月等官馬二十六
匹射死守城壯夫汪承恩等五名北郭濟川差

軍夜姚景松戴景陽偷營潛出赴撫鎮禀討兵
馬救急閣至晚郭濟川傅元勳密從城上縋下
軍壯濮景德陳良友等放火將填壕蒭稭焚燒
又恐黑夜賊潛至城下攻克就用柴縛火把丟
於城下照看以便射打又蒙李鄰御史因報虜
賊攻城甚急移書董總兵傳示官軍有能直闘
虜營入城解圍者賞銀一千兩當蒙董總兵諭
令官軍入城者每名賞銀五兩隨有原任副總
兵孫守廉并正兵左營千總趙良俊自稱願領
兵赴右屯冒死解圍當蒙董總兵即挑選衝鋒
頭營二營家丁并巡撫標下親兵共二百三十
名內管倭委官朱正領降倭十五名鄉導四名
董總兵又將軍門前票二百三十張給賞每人
一張待事寧督撫各賞每人五兩共一十兩孫
守廉等官兵於本日夜三更時分各執槍刀直
前亂𨈆賊營砍至城下被賊殺死朱正并各營
軍丁標兵降倭王佐等共九十一員名其餘孫
守廉趙良俊等官兵從東門砍至南門郭濟川

等督兵接應進城本日李寧令把總王厚帶領
軍丁一百名赴馬良屯五里莊等處通小河渡
口行走間迎遇零賊二百餘騎與王厚兵馬混
斫一處時有李寧領兵即至前賊退奔過河歸
營去訖在陣射傷家丁宋應舉等三名截下原
虜行路人周大漢胡從道查發寧家訖一十日
辰時達賊一千餘騎馳奔大凌河西南射死本
所瞭山撥夜張一連等三名虜去官馬三匹又
虜去架梁夜殺韓世勳等二名拜馬三匹斫死
七里沙灘撥夜黃志道一名拜官馬一匹又虜
去遞送公差軍人于智等官馬五匹前賊徑堵
所門李寧與千總陳爲國等督率軍丁各用弓
矢槍砲齊力射打賊即退奔東南右屯地方仍
歸大營訖是日賊圍營復來城下四面大至填
壕仍用鉤杆梯架攻衝孫守廉同郭濟川趙良
俊等嚴督官軍降倭各用槍銃大砲極力射打
死傷達賊俱被拖拉去訖二十一日賊復仍前
攻衝俱爲斂退又蒙李都御史因賊尚圍城不
退差官薛朝臣兵友增夏之典姚得貴各執旗
督同副參守備張世爵祖承訓劉國威各帶領
兵馬前去合營傍於夜間撓擊虜營解散城圍
又發參將王平領兵亦赴牽馬領驛夜發又蒙
董總兵挑選各營精兵八百餘名各執銃砲摘
委千總方時新黑鎭梅應春趙魁等於本日夜
三更時密赴賊壘打放槍砲驚亂截斫董總兵
統領王德義并將領李平胡張世爵祖承訓董
用威等督率旗鼓千把總畢盡忠等兵馬二千
名趙官屯迤西擒兵[illegible]待傍得諭[illegible]
參趙夢麟塗寬等約至三更一齊放打槍砲隨
有右屯孫守廉郭濟川等亦放槍砲起火接應
前賊掌號吶喊堅營不動收拾駝馬至天明二
十二日早賊懼我兵夜劫圍營方離右屯往西
北回遁丟棄鉤杆雲梯挨牌無數堆垛幾與城
齊虜恨野無所得遂大肆燒焚即湖場柴草俱
燒燬盡絶續蒙軍門白牌仰差監督官生把總
安大順齎捧

令旗令牌前去賊犯地方督率各營官兵會同截殺
出奇制勝或擊其惰歸務收全勝如觀望逗遛
國典具存決不輕貸又蒙李都御史據報虜已退
遁白牌示諭諸将各宜相機追擊以收斬獲之
功以截被虜人口牲畜糧石不許坐視虜賊飽
掠而歸違者從重衆究當蒙董總兵統領王德
義并各營兵馬三路並進尾追行至十三山等
處前賊到於義州張弼等屯劄營李寧聞賊回
頭帶領袁棠綱等前調小淩河設防千把總唐
世傑等官軍預赴義州城與李如梅兵馬合營
一處仍将袁棠綱唐世傑等分堵南關巷口李
寧帶領把總王厚分堵東門外巷口二十三日
午時賊頭至大清大静大寧三堡原路出境尾
在杵頭山迤北李如梅李寧各領兵襲尾至一
更時到杵頭山撞遇擒伏精兵達賊突起将李
如梅營并大静大清等堡走報擺撥丁夜射死
陳友金等六名射傷劉文得等三名射死陳友
金等官馬二十二匹李寧營殺死撥夜查友良
等二名虜去張伯萬一名射死查友良等官馬
四匹正兵等營被傷軍丁朱世富等五十一名
射死軍丁張士杰等官馬一百四十五匹賊於
本日一更時分方纔出絕董總兵收兵各回城
堡防禦外等因到臣又據坐營中軍王德義義
州副總兵李如梅錦州副總兵李寧右屯備禦
郭濟川各呈報相同除批仰分巡道嚴行查勘
并虜賊入境出境緣由先已揭報兵部軍門訖
該臣看得虜衆深入内地住經九日失事不無
重大牌行本道嚴查有無攻毀堡臺殺虜人畜
窖駄糧石燒燬房屋各若干查勘明實分別功
罪呈報以憑具
題施行去後十二月初四日又據本道參議王邦
俊呈報又蒙巡按宋御史憲牌行道查勘等因
俱牌行廣寧通判周體信親詣查勘間李如梅
李寧王德義郭濟川各将前項虜賊入犯攻城
官軍拒敵鮮鬪斬獲首級得獲達馬夷器及被
虜人畜燒駄房糧并損傷士馬等項情由通呈

批仰分巡道查報去後隨經該道覆查無異分
別功罪議詳到臣又該臣批查正月內夫虜入
犯殺虜至五六千人今虜至八萬不爲不多出
入九日不爲不久乃殺虜總計止二百餘人何
也且搶去糧石焚燒房屋是否此數邊事要在
著實隱匿之罪甚重仰再嚴查的確詳報去後
若再候覆查回報至日具
題恐致遲延除聽該道呈報巡按御史覈勘并將
拒賊守城被殺被傷官軍家丁已給優恤[illegible]
得獲駝馬夷器俱給原獲之人充賞斬獲首級
行令解赴巡按衙門紀驗外該臣會同總督薊
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兵部左
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孫鑛鎮守總兵官
署都督同知董一元議照遼左邊長兵寡無歲
不被虜患然前此不過分衆野掠飽則歸耳即
有攻圍亦不過臺圍邊堡之類未有垂涎大城
致死苦攻以必克爲主如今日者也蓋緣卜麥
台周正月內糾衆入犯攻破王總兵新莊山城
所得人畜資財甚多已中其欲彼時竊見右屯
衛城壞易克遂不復散搶直走城下一味苦攻
以爲右屯一破則八萬之賊皆富矣此其爲計
甚狡據回鄉供稱虜酋發誓神前不克右屯必
不旋踵以故張惟城隅親爲指揮百道俱進此
其爲氣甚銳又恐我兵之急於援也先以萬餘
深搶鎮武綴我全師而後彼得以專精攻圍無
復顧慮此其爲謀甚深當是時虜視右屯直机
上肉耳使我知之不蚤備之不預援之不力謀
之不臧騈夕之間魚爛瓦解虜志既遂我氣益
奪自此以後必且歲歲攻城不十年而兩河之
城且盡尚復有遼東哉所幸天啓之謀人際其
會市夷之口洩其機於兩月之前戰勝之威褫
其魄於五日之內智士陳謨勇夫効力赴援者
刎頸穴胷而不顧乘障者析骸易子以愈堅頓
使大虜折其狂逞之心孤城壯於金湯之勢驟
摧兇鋒永杜後患此其所裨補於危邊良非淺
鮮蓋出奇應變如環無端設伏張疑如神不測

總兵董一元厥功懋矣而一元則以爲臣武夫
也身爲干城城亡則罪無所容城存則功與何
有且虜雖衆乎背城借一猶宜一決而我兵勢
分於貼防力疲於戰勝遂不獲堂堂一戰以挫
賊鋒方且蓄憤無已安敢論功臣等壯其氣多
其讓且其功大者在戰勝此解圍者戰勝之餘
也業已簡在
聖心不復更敘即諸將李平胡張世爵方時春等分
防策應各有微勞然亦以衆寡相懸未得一戰
且各先有戰功已經疏敘不復再及獨諸臣城
守之勞與夫死事之烈足使壯士霑襟懦夫增
氣有不容不爲之一一敘者如右屯備禦郭濟川
足智多謀明於用兵初臣化龍聞虜狂謀飛檄
問之彼且氣定神閑不沮不懾以爲城壞矣虜
在目前無可爲者第當築一短牆牆之外挑壕
二道壕之外品坑無數壕不守而後守牆牆不
守而後守城比至城下賊力疲吾守固矣臣化
龍良是之發兵戒衆任其所爲卒之攻者愈勞

守者愈暇數萬之師竟不能得志於三里之城
是墨翟之守也原任副總兵今閑充軍孫守廉
壯貌不踰中人正兵左營千總趙良俊眇小丈
夫耳躬提死士二百直犯狂虜數萬當是時攻
城已三日虜志已堅吾氣已靡矣驟見昏夜增
兵不知多少遂使我氣倍增賊謀益懈向使遲
一日而救不至右屯其睢陽乎蓋城之所以不
亡則二人實爲之是信陵君之烈而趙子龍之
膽也朱正蓋祈[illegible]
礼非戰士也[illegible]
能通倭語毅然請行衆不能止遂與二百精兵
蹈火投湯計不返顧卒之達者半死者半達者
氣雄萬夫死者精徹三泉是要離之氣而田橫
之客也標兵把總傅元勳正兵步營把總張大
功右屯把總趙廷璧等之保守各門死戰城外
指揮王永昌褚完黃汝寬千戶錢得功旗牌馬
景栢等之隨方策應督戰陴間軍夜姚景松戴
景陽之潰圍請救兵軍壯濮景徳陳良友之[illegible]

城焚壕草間關萬死不望生全是雷萬春南霽
雲之流而羅雀掘鼠之輩也嗟夫當其時東虜
既破西賊復深孤城受圍殺氣滿眼臣化龍日
日登城南望心驚意亂無淚可揮萬分之一敢
謂其有全城哉而卒之市肆不移睥睨如故合
城生齒竟免鋒鏑微諸臣之力不至此孫守廉
既解右屯之圍因服來見臣化龍引之上堦慰
勞再三幾欲下拜面語之曰子故遼之副總兵
也所不除尒籍還尒故物吾不復爲人既而趙
良俊見臣化龍復謂之曰以尒之資當得備守
以尒之功非超一堦處之不足爲酬蓋郭濟川
即有功猶其分也傅元勲張大功等即有勞猶
用衆也而二人者感激用壯奮不顧身當於古
烈丈夫求之故所以慰藉之良厚朱正故倉官
其人沾沾自喜其管降倭亦願試其奇未嘗稟
於官也而卒以戰死有子十三歲宜破格陞三
級世襲朱正仍贈以千户令右屯人爲之立廟
正爲主衆死者配之令屯民世世春秋享祀勿

絶必如是而後城守之功稍足示酬矣至於中
後所副總兵趙夢麟提兵遠赴應援雖不獲與
鎮武之戰而以一旅孤軍防守十三山站使斗
大危城得保全於虜營之内其功亦著應行重
賞錦州副總兵李寧提精兵障淩河虜不能越
之而西雖其專力右屯寧之膽氣亦足多者相
應量賞若其他地方將領與收斂官員如義州
副總兵李如楨備禦盧得功虜出虜入皆其信
地責以防禦夫復何辭但大虜自難禦其來而
力戰猶能殺其勢且虜止經過虜掠無多功罪
尚可相準又如守大寧堡千户奚蓋守大靜堡
百户于化龍守大清堡指揮焦得功舊時凡虜
經由皆以罪論頃虜至八萬能保堡無失陷足
矣責以拒堵其將能乎似宜原免收斂委官廣
寧右屯衛指揮臧承德等皆臣化龍嚴行該道
遴選委任而猶收斂不淨致有殺虜罪復何辭
所宜再行查勘的實有無欺隱然後分別多寡
明示懲戒庶當其罪伏乞

勑下兵部議覆轉行巡按御史通行查勘的實具
奏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孫守廉准與開伍復其
實職仍以副總兵推用趙良俊先加備禦職銜
仍遇遊擊缺推用來正暢以千戶與子陞三級
世襲郭濟川應加優賞候有遊擊員缺推用傅
元勲張大功趙廷璧王永昌褚完黃汝憲錢得
功馬景栢姚景松戴景陽濮景德陳良友等俱
優加賞賚以酬其勞與餘陣亡軍丁王佐等俱
歿於
王事并獲功人員俱候覈實照例分別陞賞恤錄是
夢麟重賞李寧量賞李如梅盧得功俱功罪相
準奚蓋于化龍焦得功酌量原免臧承德等分
別議罪庶權衡不爽勸懲有藉矣抑臣等猶有
說焉邊方腹裏地方不同群黎百姓其為
陛下之赤子一也腹裏地方一遇旱乾水溢則守臣
為之叩閽排閽以乞
恩而
陛下為之撤樂減膳以紓難往日之蘇州近日之河
南山東不啻沐
湛恩露
熾澤矣乃邊方歲歲被虜其殺戮之慘焚劫之苦視
天災猶當十之而未聞有一下蠲賑之令者臣
等以為此其過獨在邊臣耳欺罔者隱匿而不
以
聞實報者待罪而不敢請
君門萬里誰為控訴屯膏不施何怪其然且夫今所
與共爭遼東者虜也虜以急吾以寬虜以暴吾
以仁庶幾哉為后為讎小民之趨避必有分矣
乃虜得吾民猶且恩勤煦沫冀得其心我既不
能用威以存其去者又不能用恩以保其存者
彼其民有遠心而無固志也何怪焉遼左今歲
頻稱有秋右屯田腴而粟多稱魚米之地廣寧
一帶所取給者乃虜以攻城無利愧憤至極焚
燬最慘又小民積糧多窖之地中虜乃以鐵椎
椎之發掘馱去環城三十里無完土焉蓋雖人
畜幸存而無居無食去死幾何若不據實上

請亟爲蠲恤則留之空城而令蚕就死尚不如拯之
胡地猶得苟活也臣化龍已出示將該衛應徵
科糧盡爲蠲免仍令查下貧人戶量爲賑濟然
其糧係軍餉必須抵補總之蠲賑二項約用銀
三千餘兩與鎮武獲功死事之人量賞優恤之
費亦千兩以上臣等亦不敢請
內帑請得於庫貯變賣死馬肉臟銀內照數開除
造用聽候查盤如此則小民雖嘗焚劫之後諒
無凍餒之憂且知上之人始終[illegible]而[illegible]
之也以後遺虜必且致死以守無復他念矣[illegible]
乞
勑下該部議覆施行地方幸甚臣等幸甚緣係北虜
大舉攻城官軍協力拒守乞
賜查勘分別功罪勸懲以勵人心事理未敢擅便爲
此具本專差舍人胡九功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奉
聖旨該部知道該本部覆奏
聖旨是右屯衛保城退虜功績可嘉孫鑛李化龍著
元王邦俊著該部紀錄孫守廉准復副總兵仍
復實職管遊擊事還賞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趙
夢麟銀三十兩趙良俊候衝邊遊擊推用郭濟川
陞實職一級仍各賞銀二十兩傅元勳等各銀十
五兩姚景松等各銀十二兩朱正賜千戶照例陞
級世襲李如梅等姑免究奚蓋等著行巡按御史
勘問具奏

官軍謝恩疏
奏為官軍仰荷
特恩倍常感悅恭率瞻
天逸陳謝悃事先准兵部咨為欽奉
聖諭事萬曆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該司禮監太
監張誠等於
會極門傳奉
聖諭昨内閣揭奏虜賊入犯遼東總兵官董一元等
督率將士扼險露宿野地臨陣奮勇對敵斬首至
五百餘級馳馬夷器近千是皆仰仗
祖宗威靈神武布昭撫鎮效力勞勣可嘉你部裏便
馬上差人傳示該鎮文武同心戮力愼加防禦速
將有功人員即便查報先行慰勞還急行巡按御
史上緊查勘奏聞還立限與他故諭欽此恭捧到
部該本部覆議劄行太僕寺量動馬價銀二萬
兩差官解赴該鎮巡撫衙門將臨陣將士聽其
分別等第酌量給賞務使勇敢有功者得沾實
惠退怯不前者無至冒賞於内仍量動若干賜

設一宴自鎮巡而下効勞各官普行宴待以示
優渥事完將用過銀兩賞過姓名造冊
奏繳青冊送部查考等因題奉
聖旨是遼左大捷該鎮將士奮勇力戰有功便發馬
價銀二萬兩前去賞勞以示獎勸陝西功次着巡
按御史作速查明奏報行欽此又准本部咨為虜
衆入寇主將督兵奮剿仰仗
天威大獲奇捷事該本部覆議見獲駱駝九百餘隻
解送五百隻進
京舊例每駝給銀十兩共銀五千兩即於前發銀
二萬兩内動支均攤犒賞前項當先剿虜軍丁
再照西虜以八萬餘騎垂涎右屯衛城環攻五
日勢已岌岌而巡撫李化龍立遣原任副總兵
孫守廉率二百餘騎衝圍突入併力協防卒保
無虞蓋雖未有斬獲之捷而孤城賴以安全其
志甚壯其功甚偉似應併行巡撫衙門將守廉
及有功人員於前發銀内一併給賞等因題奉
聖旨遼鎮大捷各文武將吏効忠宣力殊可嘉尚論

功行賞豈得後時可便行與巡按御史從公覈實
依限具奏保守右屯衛功一併查來餘依擬駱駝
留二十匹供内閣之用餘分發京營各鎮馱載欽
此俱備咨到臣續該本部將前銀二萬兩差委
武功左衛經歷賀縉解赴山海關移咨前來差
委廣寧衛指揮宋國忠等領運到鎮該臣欽遵
查得鎮武堡右屯城戰守效勞應宴文武官二
百一十五員卓席花幣各不等并軍丁俱賞酒
肉麪餅共用銀一千三百二十兩八錢三分有
功應賞官軍家丁降夷降倭共一萬二千五百
六十五員名分別等第酌量給賞共銀一萬八
千六百七十九兩五錢除遼陽等城官軍冬防
正嚴難以調集俱已折給宴賞外臣會同鎮守
總兵官署都督同知董一元公同分巡遼海東
寧道右參議王邦俊擇於十二月二十四日設
立
龍亭儀仗於演武廳聚集廣寧應宴應賞臣化龍鎮
臣董一元等官軍官以班分軍以隊分恭率望
闕嵩呼叩頭訖隨令各官以次就宴軍士領賞宴賞
既畢又恭率望
闕叩頭俯伏拱聽臣等親加面諭官軍爾等世受
朝廷豢養日費倉庫俸糧今効力用命剿虜獲捷
止是自盡職分乃荷蒙
聖諭再三嘉奬多發馬價宴賞慰勞此是諸邊未有
曠典今後各要協心竭力守期必固戰期必克以仰
荅
皇恩庶不負今日
朝廷奬勸之典於是萬口同聲齊呼
萬歲歡忻踴躍震動山川蓋由我
皇上明見萬里之遙
恩頒九天之上犒銀來自
天儲恩踰望外宴勞如瞻
日表事屬無前宜其室家相慶各懷感奮之誠行見
兵將同心再建廓清之績臣等待罪封疆忻逢
盛典均戴
恩澤之自天深思圖報之無地惟誓永持謹終謹始

之以共切忘身忘家之念期以少補邊防上[illegible]

[illegible]忘耳緣係官軍仰荷

特恩倍常感悅恭率臆

天遥陳謝悃事理爲此今將用過銀兩宴賞過官軍

姓名數目造完文用一本具本專差承差楊名

親齋

進繳謹具奏

聞

萬曆二十三年正月[illegible]日

奉

聖旨該部知道

請免扣　欽賞疏

題爲虜衆入寇主將督兵奮剿仰仗

天威大獲奇捷事先准兵部咨欽奉

聖諭動馬價銀二萬兩將臨陣將士并各營給賞宴

待又該臣等題

請將見獲駱駝九百餘隻解送五百隻進京候旨

內閣并收放京營馱載軍器隨准兵部咨題奉

欽依留二十匹供

內閣之用其餘分發京營及剿保宣大山西各鎮

馱載軍器舊例每駝給發銀十兩共銀五千兩

即於前發二萬兩內動支均攤犒賞前項當先

剿虜軍丁等因備咨到臣該臣會同總督薊遼

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兵部左侍

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孫鑛議得前項

欽發宴賞銀二萬兩係出

大賚特恩至於見獲駱駝本係給與得獲軍丁充賞

之數今解送

內閣及京營各鎮相應扣發價值五千兩給賞原

獲軍丁斯合舊例與
欽發銀兩自屬兩項若即將賞銀扣除似於
皇上浩蕩之恩稍有未盡且前發二萬兩之數諸軍
久已盡知視為應得今忽於中扣以償駝即如
與而復奪尤非所以信賞養而作士氣也然該
部所以如此委曲者不過為馬價一時匱乏之
故查得近日解到川兵月餉兵三銀見有餘剩
而寬奠募兵馬價解到未及少半臣等方擬將
餘銀扣補募兵但目今遼鎮將士踴躍望賞
法賞不踰時未宜乞吝酌量緩急合無於川兵
支剩銀內扣除五千兩給償駝價以慰戰士之
心至於防倭募兵見今募未足三分之一具安
家買馬等費稍待前發十萬兩用盡之時另行
咨討庶一時馬價無不給之虞而三軍戰賞完
應得之數相應題
請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酌議行令臣等遵照施行緣係虜衆
入寇主將督兵奮剿仰仗
天威大獲奇捷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舍人
呂德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三年正月十五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奏
聖旨是

査參廣寧等處失事疏

題為狡虜聚衆節次入犯查參失事官員事萬曆
一十二年十二月初九日據分巡遼海東寧道
兼理廣寧等處兵備右參議王邦俊呈問得犯
人孟召云云備招詳報到臣覆詳無異除批行
該道將犯人高小子等先行發落犯官焦得功
等聽參外案查前項虜賊入境出境緣由供先
已揭報兵部軍門訖今據前因除陣亡被傷軍
丁降倭給與優恤湯藥斬獲首級聽巡按衙門
紀驗得獲達馬夷罷俱給原獲之人充賞外該
臣會同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
略經倭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孫
鑛鎮守總兵官署都督同知董一元議照東虜
炒花等酋駐牧臨邊往歲因伐兵征倭凋疲乃
自春及夏或零竊於沿邊或大舉於內地攻堡
如拾芥殺人如刈草恣意狂逞略無忌憚及至
七月初四日撫鎮出城交代復乘虛糾衆二萬
由鎮靜直犯廣寧幸天雨連綿人畜得以潛遁
踪躡四日時臣化龍與鎮臣董一元聞報在途
各乘馬宵馳赴敵虜聞鎮臣突至方纔出境又
至本月二十六日官兵已集邦聚四千餘騎往
西跳犯大清堡賴鎮臣統兵急馳各官奮勇拒
剿當日出境此狡虜節次謀犯之蹤也維時鎮
守總兵董一元先聲號虜致其望風遠遁遊兵
左營管遊擊事參將方時春防守效力鎮武堡
管遊擊事都司僉書曹文煥應援不爽坐使孤
城保全均有微勞但亦帶職不敢議敘其餘有
罪官員均應查參查得守鎮靜堡指揮鄭彥[illegible]
大清堡指揮焦得功設備不周虜入皆從信地
廣寧左衛管屯指揮黃揆武委官百戶藍昇指
揮郭進爵李世藩廣寧右衛管屯指揮陳弃卿
委官指揮周國輔李守清先守中安堡令華任
指揮閔官廣寧衛管屯指揮魯承祖委官千戶
方勲莊永爵廣寧中衛管屯指揮胡宗洛守正
安堡百戶裴大勲收斂未盡蹤虜均係職守鎮
靜堡守備都指揮王琥義州備禦指揮盧得勋

專城是寄而防禦多疎正安堡先進擊今革任都指揮王汝徵義州先管參將事遊擊今革任指揮劉維藩閫務在握而捍衛無策以上一十九員俱應參究內王汝徵部下雖有微功爵地失事重大相應降處黃捷武藍昇郭進爵李世藩陳堯卿周國輔李守清閔官各殺掠數多相應重究曹承祖方勲莊永爵胡宗洛裴大勲各殺掠頗少鄭彥焦得功王玳兵寡難盡苛責劉維藩地方失事未重俱應量罰盧得功督軍微有斬獲堡城賴以保全似應功罪相準伏乞

勑下兵部再加查議轉行巡按御史仍行覈勘將王汝徵黃捷武藍昇郭進爵李世藩陳堯卿周國輔李守清閔官曹承祖方勲莊永爵胡宗洛裴大勲鄭彥焦得功王玳劉維藩分別究治盧得功功罪相準與獲功陣亡軍丁夜役降倭應恤應錄及地方有無別項失事隱匿等情備覈明

貴徑自具

奏施行緣係殺虜聚衆節次入犯查參失事官[illegible]

事理未敢擅[illegible]

齎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二年正月十八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

黑山搗巢獲捷疏

題為主將出塞搗巢獲捷乞
賜勘錄以昭激勸事萬曆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
據遼東鎮坐營中軍王德義呈稱二十二年十
二月內節蒙撫鎮并分巡兵備王參議牌案准
蒙總督軍門洛案節據桃林口馬蘭路尖哨并
本鎮降夷各探報東邊頭目速把亥男把兎兒
帶領達子進搶鎮武堡被裏邊人馬殺了許多
奪去駝馬無數又土蠻男卜言台周等帶領達
子進搶右屯衛亦被人馬將一克妥正男堵特
黃台周殺了有把兎兒卜言台周得革力台吉
打剌漢小歹青銀燈一克大成把漢大成妥正
等衆頭兒會合聚兵二三萬要在正月裏犯搶
廣寧東西并寧前錦義地方報驛通行各道并
各將領等官及差官執旗監督嚴謹收斂哨備
外董總兵隨於本月二十七日移駐松山及分
兵赴杏山大小淩河錦義等處聯絡防禦聞續
據開原管參將事遊擊鞏邦翰呈據邊[illegible]

安關討賞夷人花大等密說有伯言兒前邊進
搶鎮武堡中箭回營身死有爪兒兎把兎兒歹
青又哈兒等二十箇頭兒合兵要在正月裏報
讎犯搶遼瀋東西地方當蒙軍門撫按與董總
兵會議各賊聲言報讎不若多集兵馬出邊剿
殺先伐其謀庶免狂逞隨該督撫備行董總兵
統領正兵并巡撫標兵副參遊備李平胡方時
春張奇功王維貞塗寬劉仲文唐伯笑李茂春
董用威安本固劉維藩郎國忠呼振高清并本
職及旗鼓千把總張承祖畢盡忠等兵馬於二
十三年正月十三日東行及調義州管參將事
副總兵李如梅鎮武堡管遊擊事都司僉書曹
文煥并海蓋兵備郭布政使會行海州管參將
事副總兵李寧帶領備禦張九錫各帶兵馬俱
限赴遼瀋地方防剿又蒙軍門遣發中軍副總
兵高策參遊曹文煥柴登科遼陽管副總兵事
參將祖承訓帶領守備備禦劉國威佟起鳳金
尚禮楊驊分守道義兵中軍[illegible]副總

兵馬棟帶領守備馬九臯及開原兵備梁參政
會行開原管參將事遊擊裴邦翰帶領備禦田
有年鐵嶺遊擊李元相帶領備禦馬登高本道
中軍程四箴等俱赴瀋陽適中與瀋陽遊擊董
雄帶領備禦佟養直金文錫李元勲各兵馬合
營又蒙督撫牌行分守道楊參議隨營出塞監
督殺賊務須謀處持重相機決策有功即時紀
驗明白毋致姦猾買冒移會董總兵轉行各該
將領備禦中軍千把總等官遵依訖又行開原
兵備梁參政移駐懿路城以備策應又蒙軍門
差督陣將官楊縉李思成王守官許國威等撫
鎮差督陣官王宗堯尤進朝等分守開原二道
差督陣官陳汝勲王應隆等并選調原任遊擊
趙之牧胡鸞充戍原任僉事隨府各執旗分營
監督原任通判華光大隨營督放火器又蒙軍
門白牌董總兵楊參議號令示仰各營官軍務
要奮勇先登直前剿殺不得搶奪首級不得臨
陣退縮不得擒殺投降不得邀殺田鄉違者以

軍法從事分布已定董總兵令副總兵李平胡
選差降莫丁夜青打哈等於十八日往探賊踪
二十一日回報賊在三百里外當蒙董總兵楊
參議親統各營兵馬於二十二日巳時至十方
寺堡董總兵選汰各營人馬弱者三千餘留駐
邊墻創營遥為聲勢即時鼓衆從本堡龍灣等
臺空出邊九哨竝進且哨且行至二十三日晚
抵黑山陰霧徹夜二十四日風雪大作董總兵
當選將領備禦馬家祖承訓李如梅馬棟[illegible]
胡張奇功李寧王維貞曹文煥董維崇登科李
元相劉仲文塗寬董用威李思成王守官郎國
忠僉尚禮佟養直金文錫率官兵七千餘居前
衝鋒方時春梁邦翰許國威楊縉曹煥唐伯美
李茂春劉繼藩安本固劉國威李元勲馬登高
張九錫佟起鳳楊暉田有年馬九臯并本職隨
鎮道列營殿後聯絡晝夜冒雪而前二十五日
卯時至地名栓道離墻四百餘里天忽晴朗前
哨各官兵遇賊直前撲殺賊見我兵勢衆四散

逃走各營共止斬獲首級一百九顆生擒夷婦
幼夷一十名口內原擒夷婦充知等認出黑鎮
王守仁等斬賊首卜勒亥汪阿那首級二顆得
獲坐纛旗一杆盔甲夷器等件達馬五十八匹
內射死走死二十四匹見在三十四匹初在陣
查亡失軍丁王大學等一十五名後陸續走回
實止陣亡七名被傷軍丁葉應氣等三十三名
射死官馬五十一匹仍欲深入大剿但日久路
遙恐有蹉虞於巳時收兵晝夜回至黑山安營

二十六日戌時仍從原路進境隨令各回城堡
防禦訖等因呈報到臣又據分守道右參議楊
鎬呈報相同據此除先已揭報兵部軍門并首
級行令解赴巡按衙門紀驗得獲達馬夷器給
賞原獲之人陣亡被傷官軍量行優恤又恐狡
虜仍欲報復嚴行各官比常加謹隄備外該臣
會同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
禦倭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孫鑛
鎮守總兵官署都督同知董一元議照虜自去

歲鬪邊遼左將士頗收戰守之功餘孽且慾何
日不思報復先是十二月中屢得關西報皆言
大虜結聚謀犯錦義廣寧擁復前鋒鎮臣董一
元因與臣化龍議虜以新正在邇計吾安質之
後必且飲酒作樂不爲警備伺隙而動理亦有
之莫若於年內即發兵搗巢彼見兵出何敢復
入臣化龍以節臨獻歲頗難其行而鎮臣曰兵
不出虜必不解因以月之二十四日舉行
欽宴二十七日發兵西巡北至正月初十後果報虜

散矣乃始整旅以歸而督臣則移牒鎮臣曰虜
知吾師之西而不虞吾之躡東也若留一旅於
西以爲疑兵而提大兵疾馳河東直走其巢掩
襲之宜必得志且河東故炒花煖兔伯言等巢
也伯言敗死虜衆惶惶亂而取之殘不濟矣鎮
臣又與臣化龍言此勝算也得時無急吾虜豈
賊燹乎因留其弱兵於廣寧臣化龍爲之數數
西發以疑虜而以十三日身自提健旅踏冰渡
河而東當是時虜去已遠數偵不得最後乃偵

得其巢在拴道離墻四百里遠矣乃挑選精銳
健馬疾馳之而叅議楊鎬奉督撫之令監軍事
亦在行馬度黑山天大雪以風三軍鼓舞無倦
色三日夜乃至而賊是時固日夜疑我襲也夜
聞人馬聲驚起各鳥獸散我軍行已遠又以雪
深路迷不能窮追計擒斬僅踰一撓之外然自
是虜知吾兵能大舉能遠出其蹀彼龍荒甚於
彼之蹂躪我内地也亦足以褫其魄而伐其狂
逞之謀矣是役也督臣運籌出奇寔從[illegible]
備一舉遂滅此虜而會虜遠徙斬獲止此雖其
意未滿乃其功亦自難泯臣何敢擅敘惟是諸
文武吏士冒風雪馳大漠凡五六晝夜不火食
其勤苦而堅忍視尋常百倍不能不為一敘者
如鎮守總兵董一元志掃龍沙身探虎穴衝風
冒雪頓忘歲序之更新躍馬橫戈坐使王庭之
遠徙勞苦功高宜加優異將領備禦高策祖承
訓李如梅馬棟李平胡張奇功李寧王維貞曹
文煥董雄柴登科李元相劉仲文塗寬董用[illegible]

李思成王守官郎國忠金尚禮佟養直金文劢
方時春裴邦翰許國威楊縉曹煥唐伯美李茂
春劉維藩安本固劉國威李元勳馬登高張九
錫佟起鳳楊暉田有年馬九皋王德義雅意宣
威矢心滅虜風飛沙漠導瀚海以橫行雪滿弓
刀帳單于之夜遯應查照前鋒後繼分別賞賚
分守道右叅議楊鎬以輕裘緩帶之儒抱投筆
請纓之志犁庭絕幕俾威稜憯於遐荒臥雪眠
霜與士卒同其甘苦發蹤追逐一身兼之論功
居首宜加陞賚開原道右叅政梁雲龍分巡道
右叅議王邦俊海盖道右布政使郭性之或居
平訓練俾士飽而馬騰或臨敵奔馳為犄前而
角後俱宜兹賚者也其餘千把總等官俱與有
勞績但功少人多不敢盡敘臣等已量行犒賞
侯異日有功併敘伏乞
勑下兵部再加查議通行巡按御史查勘明實徑自
具
奏分別陞賚其功級銀兩仍照鎮武獲功事例一

體均賞施行緣係主將出塞搗巢獲捷乞
賜勘錄以昭激勸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
舍人成其杰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本部覆奉
聖旨遼鎮出邊搗巢有功各官勞績可尚董一元于
原廕兒男加陞二級孫鑛廕一子入監讀書李化
龍陞俸二級還各賞銀伍拾兩大紅紵絲四表裏
楊鎬陞職一級與梁雲龍王邦俊郭性之各賞銀
叁拾兩梁雲龍遇衛邊員缺從優陞補高策等賞
銀二十五兩方時春等賞銀二十兩餘依擬本兵
調度有功石星賞銀四十兩李禎余立各賞銀二
十兩該司郎中十兩其餘各五兩

辭陞廕疏

奏爲感激非常
恩命懇乞辭免陞廕少安臣分事本年二月二十八
日准兵部咨爲虜衆入犯主將督兵奮勦大收
奇捷事該本部題敘上年十月內虜犯鎮武堡
獲捷奉
聖旨該鎮振起積衰大收奇捷功可嘉尚李化龍陞
兵部右侍郎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照新銜
給與應得誥命賞銀八十兩大紅紵絲四表裏仍
舊管事欽此臣恭聞
寵命感激無地除
頒給
誥命并
欽賞銀兩表裏例不敢辭伏候至日恭領陳
謝外臣竊思鎮武之役幸而成捷臣敢盡謂非功
然三軍之力也主將之令也
祖宗列聖之德澤法度所維持而
皇上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至如臣者本自書生不

閫將略未覆行陣未親鞭弭其何力之有爲乃
越格而遷破例而叨賞延於世禁施其親錫不
但三福將及五此即身臨戰地手刃强胡者當
之猶有餘愧而以加於優游坐食之人其不相
當亦以明矣臣不自量嘗有瞽說以爲人臣辭
家而從仕者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榮寵溫裕迥
絶齊民即少有建立奚足報稱乃至樹一功則
加之賞建一事則遷其官臣主之間若市道然
則高爵厚祿之設豈徒欲其無事而食已乎濫
每私竊慨嘆以爲世道之敝乃不謂濫
恩旨
賞首在臣身臣所爲得寵而驚以榮爲懼者也伏望
皇上俯鑒臣衷非由矯飾容臣辭免錦衣世襲兵部
新銜仍以舊職管事庶不至越分以招尤亦易
於竭力而圖報矣臣不勝激切惶懼之至緣係
感激非常
恩命懇乞辭免陛應少安臣分事理未敢擅便爲此
具本專差指揮佟守位親齎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萬曆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
奉
聖旨加恩已有成命不准辭該部知道

查敍達賊節次犯邊斬獲疏

題爲達賊節次犯邊官軍降夷奮勇追堵斬獲首
級生擒真夷得獲達馬夷器等事該査充緣協
守西路寧前副總兵秦得倚呈據仵中前所備
禦事前任千總楊暉呈據代守鐵場堡旗舍劉
近儒呈稱萬曆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未時
分有中前所塘軍王大才遞送寧前道傳諭嚴
謹白牌一面到堡遵行間有楊暉差夜不收秦
應時董會督同永安堡夜不收佟友登於本日
酉時從本堡石狹口出境遠哨行至地方溜水
口離墻十餘里撞遇北來步行三十二賊將佟
友登射死秦應時董會俱拏住各割右耳綁縛
在溝仍令七賊復來石狹口掩伏二十四日五
更時劉近儒差夜不收李奉王國銀順邊步行
齎送前牌赴永安堡行至石狹口撞遇前賊突
起將李奉射傷并王國銀虜去北白牌打碎丟
棄時有瞭山夜不收常友等瞭見下山禀報劉
近儒隨差夜不收康隆馳報楊暉一面差夜不

收左達子轉報副總兵秦得倚一面統領官兵
順邊跟踪追至地名直北衝離墻二十餘里赶
上前賊又有二十餘賊連前共三十餘賊齊力
迎敵楊暉督率官軍奮勇砍戰就陣斬獲首級
一顆得獲達衣夷器等件救回被虜夜不收李
奉王國銀秦應時董會四名被賊射傷軍丁王
朝臣等四名餘賊騰山奔林去訖官兵仍從原
路進境又據副總兵秦得倚呈據守瑞昌堡千
戶石成章差夜不收周仲義報稱本月二十
日戌時分有馬達賊五騎從本堡三道溝空進
入乘黑深至中後所地名范山臺撞遇秦得倚
預調各堡防虜[illegible]家取米料軍丁劉仲元石大
功俱被賊射傷將馬虜去有秦得倚統兵馳至
中後所前此賊從高臺堡黃家嶺出境隨差降
夷那木寨等一十六名跟踪追出境外至二十
九日酉時到地名討根兎離墻三百餘里赶上
前賊斬獲首級二顆被賊射死官馬一匹餘賊
奔跑山林去訖那木寨等仍從三山營堡[illegible]

路口臺進境又據開原管祭將事遊擊栗郝翰
呈據中固鎮撫周從文呈據守柴河堡指揮王
應龍呈稱本年三月十四日巳時據架梁夜不
收賓愷稟稱瞭見境外達賊七八十騎分爲二
枝一枝掩伏溝內一枝三十餘騎從本堡王伏
臺南空進入撲掠耕田人畜各臺舉放砲火王
應龍一面差夜不收王貝二走報一面帶領堡
軍并設防軍丁居恩成等兵馬迎敵當有周從
[illegible]又帶領官兵馳至各營追至地名[illegible]家[illegible]
前賊督令軍丁[illegible]向前砍戰就陣斬獲首級
四顆得獲夷器等件被賊射傷軍丁于太寬等
二名射死官馬一匹餘賊騰山出境去訖又據
協守寧前副總兵秦得倚呈據代中前所備禦
事千總單驊呈稱本年四月初十日䝼賊從高
臺堡平夷臺空進入深至中後所雙墩鋪虜去
公差馬二匹十一日䝼賊又從三山營堡橫嶺
臺空進入射死協守營赴堡取米家丁韓國孝
一名彼時本官倚患病臥炕即傳中軍李瀜帶
領軍丁降夷追剿各賊遙見官兵即從原路出
境李樞料賊去不遠當差降夷那木寨等二十
一名從平夷臺出境跟踪馳追至十三日酉時
至地名狐兎革離墻二百餘里赶上前賊三十
餘騎即來迎敵那木寨等奮勇砍戰一處斬獲
首級二顆得獲達衣夷器等件被賊射死官馬
一匹餘賊潰敗棄馬騰山奔林去訖夷丁將賊
棄馬四十匹赶獲於十四日改從平川營堡長
寧臺空進境又據原任中右所遊擊王守官呈
據守仙靈寺堡百戶胡從教呈稱王守官差丁
夜江達子等三名於本月十六日夜四更時分
從本堡寺兒山墩出境哨探又差百總王得功
帶領家丁二十五名隨後接應十七日江達子
等行至境外地名起臺山撞遇達賊三十餘騎
追赶至墻下當有家丁王得功等并撥夜星馳
救援併力敵殺忽被林內突起達賊一百餘騎
衝砍一處時有本堡轉頭山臺舉放煙砲本所
直樓夜不收陳廷貴瞭見稟報王守官統領官

軍追至邊墻賊見兵馬灰塵即退奔山林去訖
及查在陣斬獲首級二顆得獲達馬一匹夷器
等件被賊砍射傷家丁陶得功等二名射傷官
馬四匹又據原任中後所遊擊劉維藩呈據代
守錦川營堡總旗盧啓基呈稱本年五月初三
日未時分達賊三百餘騎從本堡雙樹臺西空
進入本臺舉放煙砲盧啓基聞砲一面星夜不
收黃仲保等分投走報一面領軍護守堡門前
賊深至黃家山過壕分兵奔堵新興堡門一半
往南乾沙河剽掠當有劉維藩預撥瘖伏百總
張文炤帶領家丁五十名突越迎敵斬獲首級
一顆得獲達馬一匹達衣夷器等件被賊砍射
傷軍丁姚還等二名射死官馬六匹射傷官馬
二匹前賊退回黃家山比新興堡守堡千戶徐
從龍督軍出堡堵護對敵被賊射傷軍丁張賢
等九名射死官馬三匹又射死在堡墻門替職
百戶李恩一員虜去陳宗道等牛驢四隻頭時
有劉維藩統領官軍并各處設伏家丁相繼馳

追前賊遙見灰塵即從原路出境去訖又據關
原管參將事遊擊裴邦翰呈據前任備禦康承
德呈據守威遠堡指揮李尚德呈稱本年七月
初八日丑時分據本堡賈煙臺甲軍江寧客稟
有步行六賊從本臺南空進入捲藏李尚德於
黎明時分帶領兵馬出堡於要路踏爪至王家
衝迎遇左五屯住戶高五稟稱前賊奔至本屯
即放槍砲賊因屯民知覺仍從來路潛行當有
本屯住戶高尚義等[illegible]六名各執[illegible]
刀赶至王家衝里背與賊對敵斬獲首級一顆
得獲夷器等件被賊射傷屯戶高尚義等二名
射傷屯戶高五自己馬一匹餘賊騰山跑走出
境去訖又據協守寧前副總兵秦得倚呈據守
高臺堡百戶謝葵榮呈稱本年八月二十一日
秦得倚差降夷把束等從本堡關門臺出境遠
哨至二十五日辰時到地名捨把兎離墻三百
餘里撞遇擺撥達賊三騎各夷奮勇直前射砍
斬獲首級三顆得獲達衣夷器等件仍從原路

進境又據原任錦州遊擊郎國忠呈據守大勝
堡千戶程麟呈稱本年九月初一日寅時分達
賊二千餘騎徑奔本堡亂石山南空牆下窟墻
一擁進入往東跑走邊腹墩臺各舉放砲火彼
時本堡直樓夜不收李大恩聞砲禀報程麟并
遊擊等官當有郎國忠統領官軍與正兵營設
防千總徐義等兵馬齊出城西丁旺等屯又有
錦昌堡設伏把總表添福領兵合營一處賊見
兵馬搶回賊北組家[illegible]劄營三四百[illegible]往[illegible]
[illegible]行走二三百騎徑與大路楊[illegible]
有小凌河驛設防把總百戶李栢領兵追趕至
王棟屯與賊對敵在陣得獲達馬一匹被賊射
死把總李栢射傷家丁劉得保等六名虜去官
馬三匹射傷官馬四匹虜去屯民王世虎等四
名牛一十三隻燒燬車四兩至午時分有杏山
驛設防把總高國忠戚家堡設防把總王東銘
義州原任遊擊劉維藩并設防千總趙良俊等
各領兵馬馳至國王禪等處賊見南北俱有

馬聯絡隨即收兵改從安寧墩臺出境去訖又
據先任鐵嶺遊擊王平呈據先任汎河備禦李
元相呈據守撫安堡千戶王應期呈稱本年九
月二十四日達賊八十餘騎從本堡長嶺臺南
空進入該臺放砲王應期聽聞一面差夜不收
項計祖等分投走報一面傳令軍壯登城擺守
李元相據報與同遊擊預撥設防千把總黃應
甲等各領兵馬至東安山與賊對敵斬獲首級
一顆得獲達馬一匹前賊徑奔原路退遁牆下
時有王平統領官軍馳至小屯與李元相兵馬
合營追至境外地名梨樹溝趕上前賊斬獲首
級二顆得獲達衣夷器等件被賊射傷軍丁王
得全等二名射死潘九德等官馬六匹射死官
馬二匹前賊騰山跑走去訖又據代寧遠參將
事原任遊擊陳朝陞呈據守興水縣堡百戶何
漢傑呈稱本年十月初二日蒙原任寧前兵備
楊僉事會同陳朝陞傳令寺軍吳貢卿劉衛民
摘撥降夷家丁班答賴等一十二名從白塔峪

堡石關口出境哨探至初三日五更時分哨至
地名黑松林瞭見打圍達賊四五千騎苗頭向
東下營斑答賴等從西看見大營外零賊十餘
騎襲追後尾斬獲首級二顆得獲達馬三匹夷
器等件被賊射傷家丁王本奇一名射傷官馬
二匹各丁夷跂從興水縣堡北河口進境又據
代管遼叅将事原任遊擊陳朝陛呈稱本月初
五日黎明時有首山臺軍柳仲信報稱瞭見山
[illegible]達馬二匹俱用皮絆拴[illegible]
報等前道楊僉事行陳朝陛商議必係虜賊[illegible]
内探聽消息山中藏伏陳朝陛帶領官軍馳赴
首山分布官軍家丁圍山扒尋時有家丁丘大
策等尋見二賊在山坡掩伏賊見兵衆挤死敵
射射傷家丁降夷王達子等五名中軍吳貢卿
等督令軍丁一擁向前將二賊俱射傷倒地活
捉隨令降夷羊羔等譯審二賊供係拱兎部落
一名綁翠係拱兎中軍一名黨惠係虜營歷年
領路鄉導有頭兒拱兎聚兵三千餘騎在虹螺

山打圍要乘便在初六七進搶寧遠東西地方
差綁翠黨惠把兒氣哈害氣四騎乘黑夜從寨
兒山堡多年丟棄無人看守臺空進入牆有邊
路隨有把兒氣哈害氣乘夜復回虜營[illegible]報消
息仍留綁翠黨惠在山藏伏候瞭大營達子進
入伊在山放火以為内應解報間綁翠被射傷
重行至中途身故將首級割取同活夷黨惠解
赴撫按兩院驗明聽候發落又據協守寧前副
總兵秦得倚呈稱本年十月初五日本職差降
夷把束等一十六名於本日戌時分從平川營
堡石河口空出境遠哨至初七日到地名毛崖
兎離牆二百餘里撞遇擺撥達賊十餘騎把束
等向前射砍斬獲首級二顆得獲達馬一匹達
衣夷器等件於初八日改從臺堡關門臺進境
又據原任正安堡管遊擊事都司僉書王汝徵
呈據守鎮邊堡指揮張佩呈稱本年十月初七
日蒙撫鎮會差内丁百總李得功降夷式力赤
等二十一名從義州大清堡出境哨探至初九

日哨至地名打路合羅恨離墻四百餘里撞遇
擺撥達賊、十九騎就與丁夷對敵李得功等
奮勇向前斬獲首級一十六顆得獲達馬九匹
夷器等件射死達馬八匹餘賊脫奔去訖各丁
夷於十一日改從鎮邊堡大臺進境又據協守
寧前副總兵秦得倚呈據守三山營堡千戶劉
應漢呈稱本年十一月十三日蒙副總兵秦得
倚差降夷兀剌大等一十四名於本日丑時分
從永安堡石嘴空出境遠哨至廿六日酉時到
地名撒銀太離墻三百餘里撞遇山溝氈房一
處突出步行十賊各執弓矢敵戰登山兀剌大
等奮勇砍射斬獲首級七顆餘賊騰山被賊射
傷降夷阿哈賴一名射死官馬四匹射傷官馬
一匹兀剌太等於十八日申時改從三山營堡
小古路口進境又據寧前副總兵秦得倚呈稱
本年十一月十七日本職選差丁夷那木寨等
五十五名從高臺堡出境哨探至十九日寅時
到地名拔歹林離墻三百餘里撞遇夷營一處
突出大小百十餘賊各執弓矢敵戰那木寨等
馳馬向前奮勇砍射斬獲首級一十顆生擒幼
夷男婦安居力等三名口得獲達馬二匹夷器
等件被賊射傷降夷石得庫一名射死官馬七
匹射傷官馬一匹餘賊騰山奔林去訖那木寨
等於二十日改從三道溝堡燒荒口進境又據
原任管義州叅將事遊擊劉維藩呈據守大清
堡指揮焦得功呈稱本年十二月十八日蒙撫
鎮并原任分巡兵備馮叅議會差親兵[illegible]
[illegible]
德營樓臺出境哨探至二十二日到地名滿城
額力數離墻五百餘里窺見駐牧帳房無數韓
達子等乘夜黑入營斬獲首級八顆餘賊驚覺
射死各夷官馬三匹於二十四日仍從原路進
境又據原任寧遠管叅將事遊擊張應种呈稱
萬曆二十二年正月十三日據報大虜從錦義
地方進入本職與寧前各營官兵馳援至小凌
河驛合營前賊於十八日出境十九日[illegible]

中左所當家副總兵秦得倚與本職并中右所
原任遊擊王守官中後所原任管遊擊事參將
楊紹祖計議恐賊復犯寧前會同寧前兵備楊
僉事各選差家丁降夷那木寨等共四十七名
於本日酉時從椵木衝堡三道關出境遠哨大
路情形至二十三日卯時到地名沙子草河離
墻二百餘里哨見犯搶回巢達賊一營往西南
行走各丁夷視見衆賊懈怠散漫一擁向前砍
戰一處斬獲首級一十顆得獲達馬一十一匹
牛七隻被賊射死軍丁宋勳等官馬二匹各丁
夷於二十四日午時改從松山寺堡平山門進
境又據原任正安堡管遊擊事都司僉書王汝
徵呈稱本年二月二十一日據原任鎮靜堡守
備孟宗孔禀稱市夷塔剌亥等密說東夷頭兒
粆花把兎兒卜言顔老撒卜兒愛等會議各營
馬匹已於二十日都赶在東遼河一帶牧放隨
帶盔甲要在高坪沙嶺不論新開河得便處做
賊等情禀報撫鎮并分巡兵備馮參議通行各

該将領加謹哨探收斂防守間又據回鄉陳所
住等供說五路頭兒搭劳夾等七個約在三月
間同以兒鄧達子上關講話若講不和犯搶廣
寧就在關門東邊住着不教種地隨參撫鎮并
本道會議虜賊先犯河東遼陽復搶河西錦義
此舉必犯鎮武西平一帶若不預遏其鋒將致
猖獗無及隨選撫鎮標下通丁降夷肅漢花當
卜列奎卜向績等五百餘名責差千把總尤虎
猛克兎許世虎等帶領仍令旗牌官陳文舉田
文升監督於本月二十九日申時分從鎮遠堡
大臺出境哨探相機截剿至三月初 日行至
地名養善木離邊一百五十餘里迎遇達賊七
百餘騎我兵奮勇衝殺一處就陣斬獲首級三
十七顆得獲達馬二十八匹并夷器等件射死
達馬一十一匹陣亡降夷阿拜一名被傷丁夷
李朝陽等二十一名射死穆安住等官馬二十
四匹收兵於初二日未時分仍從原路進境又
據原任義州管參將事遊擊劉維藩呈據防守

大安堡指揮李先春呈據本堡遠哨夜不收王
大漢報稱於本年三月二十七日巳時哨至境
外地名緊砲山雞墻五十餘里瞭見二道川從
南來達賊八十餘騎往西北行走劉維藩慮恐
大定堡修工採柴軍士不便當差家丁降夷哈
剌速夾溪力兒等一十五名於二十八日申時
從本堡鎖家衡臺出境至地名貧福驛雞墻一
百餘里哨探本日夜三更時分瞭見本驛迤南
一帶營火達賊約有三百餘騎二十九日卯時
分復哨見瞭山達賊七騎將馬掩藏溝內架梁
未及一時當就下山騎馬在路行走哈剌速夾
等突起一擁向前衝砍一處斬獲首級二顆得
獲夷器等件餘賊喊叫驚起下營達子一齊追
赶射死黃甫等官馬二匹各降夷奔散一枝哈
剌速夾等八名仍從原路一枝溪力克等七名
收從平安空臺各進境又據開原管叅將事遊
擊裴邦翰呈據清陽堡備禦劉大宗呈據守鎮
夷堡指揮李芳呈稱本年四月十八日據堡門

直瞭軍人姜還報稱瞭見大邊王化保臺舉放
煙炮李芳一面差夜不收王朝用等分投走報
一面跟隨備禦劉大宗并預防遊擊裴邦翰統
領官軍合營至堡後臺小莊窠迎遇本臺直日
甲軍皮通報說達賊五千餘騎從本臺東西兩
空進入蜂擁前來四面衝擊裴邦翰督率官軍
直前各用火砲火箭弓矢射打接戰數十陣斬
獲首級叁顆得獲達馬四匹被賊射砍死軍夜
程元等一十六名射死金良等馬騾三十五匹
頭砍傷軍丁朱子貴等二十八名虜去走報夜
不收董文科等官馬三匹經行住户萬仲學投
東牛二隻男子王朝用一名城堡官軍自辰至
未鏖戰良久又見鐵嶺遊擊王平開原備禦皮
承德慶雲堡守備王汲中固備禦周從文各領
兵前來應敵賊遂退從原路出境去訖又據先
任錦州管遊擊事副總兵李寧呈據杏山備禦
祖承教呈據守大興堡百户曹國柱呈稱本下
四月二十一日有遠哨夜不收尹祿至境外大

紅螺山迤北離墻四十餘里二十日夜三更時
聽哨得從西來達賊三千餘騎往東徑奔本堡
鎮平空臺墻下本臺與迎股各臺一體舉放砲
火本堡直堠夜不收張友聽見禀報掌國柱當
差本役分投走報仍帶領本堡軍士擺守間至
四更時分前賊一擁即從本堡進入墻東二千
餘騎在墻下溝内掩伏一千餘騎至堡南磨盤
山下營内三百餘騎徑奔杏山大路二臺子時
有備禦祖承教聞砲領統兵馬在二臺子迤西
小五道嶺迎遇前賊祖承教督率軍丁向前衝
砍一處斬獲首級一顆得獲達馬一匹并夷器
等件截下塘軍楊長兒等被虜官馬五匹陣亡
家丁祖學等六名被傷軍丁祖得勝等五名射
死葉平等官馬六匹備禦祖承教戰馬一匹虜
去走報夜不收王禮等官馬二匹當有副總兵
李平統領官兵到彼前賊遂見於二十一日辰
時分即從來路出境去訖又據原任義州管參
將事遊擊劉維藩呈稱本年五月二十八日沫
時據大寧堡夜不收金三兒報稱境外地名孤
樹兒離墻二十餘里哨見從東壮來達賊卜五
六騎往西行走本職慮恐糾聚入犯於本日申
時當差百總張達子帶領家丁降夷速哈柰等
三十一名從大平堡墓山營臺出境哨探至二
十九日到地名賈家庄寨離墻三十餘里撞遇
達賊一十五騎張達子率領各丁夷與賊對敵
斬獲首級二顆得獲達馬二匹夷器等件被賊
射傷軍丁曹達子等二名射死孫得升等官馬
二匹射傷官馬二匹各丁夷於本日未時仍從
原路進境又據協守寧前副總兵秦得倚呈據
守瑞昌堡百户葉應聘呈稱本年八月初八日
戌時分達賊一十二騎從本堡蛤蜊河空進入
潛至前屯城東大路謝四庄虜去路行男婦黃
二等二名口驢三頭砍傷餘丁魯三兒一名時
有秦得倚預差伏路家丁徐朝勲等聽聞前賊
聲哨喊叫印山等臺舉放煙砲前賊從原路出
境秦得倚聞砲領兵馳追前夷抱來等二十名

降夷充為事官于九圍帶領降夷把東等二十
名跟踪從蛉蜊河出境至初九日辰時追至境
外地名石門兒離墻一百餘里赶上前賊斬獲
首級一顆得獲達馬一匹并達衣夷器等件奪
回原虜男婦黃二等貳名口驢叁頭餘賊鑽林
跑走夫許于九圍等改從本堡千喇關進境又
據原任寧遠管叅將事遊擊張應科呈據守松
山寺堡百户仝邦臣呈稱本年八月十二日卯
時有本堡三道墩瞭軍[illegible]放煙炮[illegible]全邦臣聞[illegible]
面領軍出堡門外擺列一面差隊總劉大[illegible]
領有馬軍丁馳至本臺據甲軍楊官保說稱瞭
見臺下井泉溝林內達賊十餘騎掩伏聽聞砲
響徑奔來路出境去訖仝邦臣即差夜不收于
朝走報張應科因前賊掩伏未得撲掠慮恐復
犯會同寧前道叅政邏差家丁降夷班答賴
張顧德等二十名於本日酉時即從本堡大麻
崩出境跟踪追赶離墻百十餘里至十四日三
更時在地名白石頭山瞭見前賊營火班答賴

等一齊向前砍戰一處在陣有降夷班答賴等
斬獲首級二顆降夷扯顏等得獲達馬三匹并
夷器等件被賊射傷丁夷郝力等二名射死丁
夷原撥騎軍人孫文堯等官馬七匹射傷何承
勳等官馬三匹前賊奔山鑽林去訖各丁夷於
十五日申時改從本堡平山門進境又據坐營
中軍王德義報稱案照本年七月二十八等日
節蒙撫鎮并分巡兵備王叅政急字等號火牌
憲牌節據寧前副總兵秦得倚管山海叅將事
遊擊郭夢徵禀據關西界嶺口尖哨李成等探
報七月十四日有東虜土蠻男伯彥同黑石炭
黑石兔兵兔一揩娄正把漢委正等各傳所管
達子前往地名老河聚兵約有八萬餘騎要在
八月十五日前後犯搶遼東廣寧東西如不得
手就搶山海迤西地方八月初八等日又據鎮
靜堡守備王武管義州叅將事遊擊劉維藩各
禀據投降真夷伯都賴哈界等供說在營時看
見大歹青小歹青都聚兵請卜言台周如到了

要在這月十五日前後一齊進搶如不來就領
本營達子先進偷搶等因除行各該將領等官
加謹哨探隄備外當蒙撫鎮并本道一面會差
旗牌官程麟王尚進等各執旗赴錦義督令將
領等官分投差人嚴加收斂晝夜碾打子粒歸
入城堡一面會差西所降夷千總于良輔內丁
把總董動帶領家丁降夷董應豸卜列奎卜向
績等五十五名於八月初八日赴鎮夷堡十一
日午時從本堡鎮邊墩臺東空出境[illegible]
三日早晨哨至地名[illegible]路半邊林離墻三百餘
里撞遇達賊六十餘騎即來迎敵就陣斬獲首
級四十五顆并夷器等件被傷丁夷董應豸等
五名射死葛繼高等官馬六匹餘賊騰山鑽林
去訖各丁夷於十四日未時仍從原路進境又
據義州營參將事副總兵李如梅呈據守太平
堡指揮孫世強呈稱本年十月初一日據遠哨
夜不收陳國付報稱境外地名乾羊木頂子離
墻約三十餘里哨見從西來達賊七騎馳奔大

邊墓山營臺墻下各臺聚放煙砲孫世強隨差
夜不收孫四兒走報副總兵李如梅本官統領
官兵從本臺東空出境追赶間又據陳國付報
稱前賊不遠當即馳至境外地名紫水河離墻
八十餘里赶上前賊斬獲首級七顆得獲達馬
五匹夷器等件射死達馬四匹被賊殺傷家丁
李火你赤等二名射死家丁原騎李如梅槽下
馬三匹軍丁李蒼官等官馬六匹收兵仍從原
路進境又據代守進參將事遊擊廖翔卷呈據
守興水縣堡百戶孫永祖呈稱本年十二月初
五日該寧前道蔡參政會同廖翔卷撥發家丁
降夷楮剌等十名從本堡定西空出境離墻二
十里瞭見達賊三十餘騎往南行走稟報本道
分撥中軍兵貢卿帶領把總李正芳降夷義兵
一百名赴白塔谷堡原撥參將中軍劉衛民帶
領家丁一百名赴寨兒山堡各按兵防剿間至
初七日巳時分有達賊三十餘騎從境外杏花
山突出追赶本堡預差哨夜于達子等三名撲

虜往西北弃林去訖當有孤山臺直日甲軍趙
才衆瞭見即舉放煙砲孫承祖聞砲即差夜不
收周知等分投走報當有白塔谷堡設防中軍
吳貢卿帶領官兵降夷從石關口出境跟踪追
至歪頭山離墻七十餘里赶上前賊敵射斬獲
首級二顆得獲夷器等件達馬二匹內射死一
匹奪回原虜哨夜于達子等三名被賊砍射傷
降夷撦刺等二名射死義兵趙義官馬一匹鏖
戰間時有寨兒山堡設防中軍劉衛民帶領官

軍亦從石關口出境遊擊詹鞠蕃據報統領兵
馬從興水縣堡定西空出境馳追灰塵相繼前
賊視見兵衆騰山鑽林去訖各官兵於本日戌
時仍從原路進境又據分巡兵備右叅政王邦
俊票據正官堡車營中軍張九敘報稱本年十
二月內節家撫鎮本道牌案據關西并本鎮傳
報東西虜酋聚兵要搶廣寧地方報警除通行
加謹哨防外會差家丁降夷朱得功苗姝等二
卜名於本月二十七日從鎮安堡朱買營臺出

境哨探至三十日到地名哈喇額里素離墻左
百餘里哨見駐牧達賊營火各夷剽掠祇耍架
梁達賊對敵斬獲首級六顆被賊砍傷降夷伯
言兒一名射傷官馬一匹各丁夷於次日辰時
改從本堡鎮遠關大臺進境又據義州管叅將
事副總兵李如梅呈稱二十三年正月初三日
家巡撫李都御史差夜不收賈文錦傳諭本職
選差家丁降夷李才等一十五名於本月初四
日從大康堡雙山空臺出境遠哨虜賊向往情

形至初六日亥時至地名簸輪兒離墻四百餘
里哨見虜衆駐牧營帳各丁夷奮勇向前生擒
虜賊一名長沙斬獲首級二顆被賊射傷降夷
殺氣一名射死官馬一匹於初七日戌時從本
堡三山空臺進境等因各呈報到臣據此除節
次斬獲首級俱經解赴前任巡撫都御史趙耀
韓取善臣并巡按御史各會驗分別長壯幼小
批行各道查明聽候覈勘得獲達馬夷器等件
俱給原獲之人充賞陣亡被傷軍丁降夷酌量

優恤擒獲真夷已故一名見在五名內幼小者
夷婦安居力等三名口聽副總兵恭得倚安插
撫住其長壯賊夷黨惠長沙聽該道審問明白
監候處決外該臣會同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
務兼理糧餉經畧禦倭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孫鑛鎮守總兵官署都督同知董
一元議照本鎮三面鄰虜四時哨防窺伺內侵
歲無虛月節被官軍降夷或出境哨探或入搶
攖鋒奮勇斬獲首級共計一百八十四顆生擒
真夷六名口救回被虜軍民男婦九名口得獲
達馬一百一十八匹牛七隻驢三頭及夷器等
件俱於防邊有功相應類
題伏乞
勅下兵部查議轉行巡按御史將前項擒斬功級并
陣亡官軍降夷照例酌議陞賞恤錄與節次虜
犯出入地方有無隱匿別項情弊通行覈勘明
實分別功罪徑自具
奏施行緣係達賊節次犯邊官軍降夷奮勇追剿
斬獲首級生擒真夷得獲達馬夷器等事理未
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舍人張景桂親齎謹題
請
旨
萬曆二十三年二月　日

撫遼疏稿卷之三

目錄

移置將領疏

題爲移置將領以保孤懸城堡事據分巡遼海東寧道兼理廣寧等處兵備右叅議王邦俊呈稱云云等因到臣據此看得移置將領遷發軍士係干地方兵馬重務貴恊輿論合人情因移文鎮守總兵董一元覆行查議相同回復前來臣仍行該道查將應移應留軍士逐名呈解面審各軍俱稱情願除批聽明外該臣會同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孫鑛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宋興祖議照本鎮河西處處邊虜寧前一帶路僅一線塔山而東稍稱闊矣其最北者曰錦義廣寧稍南則松杏山大小淩河十三山閭陽驛又最南則右屯衛孤懸海上矣先年右屯不甚被兵以松杏山大小淩河十三山閭陽驛爲之蔽也松杏至閭陽俱稱腹裏以錦義廣寧爲之蔽也故兵將之設錦義廣寧獨備而餘稱闊略乃其後歲歲蠶食村巷如掃邊無可掠而移之腹野無所得而移之城堡擄及米其勢則然至去歲以八萬之虜攻三里之城幸而不破懲忿愈深卷土重來更爲可慮夫虜患既以漸而深則防守宜以漸而備添兵設將誠事勢之必不容已者先據右屯衛鄉官生員陳要添兵增將今據該道議呈前來又該鎮臣覆議僉同合無將左營遊擊移駐右屯衛改爲右屯遊擊右屯衛禦移駐大淩河改爲大淩河所備禦而本所與十三山驛俱聽右屯遊擊管轄本遊提調裁革其原領軍士三百九名即歸附備禦而備禦營原額官軍五百員名即歸附遊擊以免兩營之苦仍令備禦自行招募軍二百名連本所原共五百九名其遊擊營官軍一千六百二十員名內撥赴右屯衛中軍千把總官八員軍士一千名赴本衛官軍五百員名共合一千五百八員名聽遊擊統領其餘六百一十二名仍留廣寧防守并分差塘砲等項應用又查九

皇上亦何取於臣而任之也爲此據實上陳伏乞
皇上察臣悃誠憫臣病苦亟賜放歸調理仍
勅該部就近速推精敏强力者來代臣任臣萬一生
入關門見臣衰病父母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臣
愚不勝願
天祈禱之至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陳懋觀齎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萬曆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奉
聖旨李化龍新任遂奏大捷倚任方殷豈可以偶病
求去不准辭吏部知道

右札退虜功罪疏

題爲北虜大舉攻城官軍協力拒守乞
賜查勘分別功罪勸懲以勵人心事案照本年十一
月初二日據分巡遼海東寧道兼理廣寧等處
兵備右參議王邦俊呈據遼東鎮坐營中軍王
德義義州管參將事副總兵李如梅錦州管遊
擊事副總兵李寧右屯備禦郭濟川各報稱案
照本年七月內北虜土蠻男卜彥台周差夷人
來講貢市時值撫鎮行分巡兵備王參議初莅
令撫夷官劉崇正宣諭阻絕當蒙巡撫李都御
史令旗鼓官張承祖到市擇夷人中曾係漢人
可與深言者啗以酒食探虜向往據本官回報
問得一夷言虜今年若搶河東必犯蓋州若搶
河西今年正月曾見右屯城破欲要攻克本院
即行兩處嚴謹設備仍行本道查看右屯衛城
果破壞不堪其內食糧軍止四百八十餘名不
能修理因會行鎮守董總兵撥發正兵步營把
總張大功領步兵三百名標兵把總傅元勳領

六百餘及廣寧步營軍一千合無仍添設廣寧
車營遊擊一員統領專防鎮城就將左營遊擊
衙門幷原遺大黑山等處養廉田五頃俱聽其
住種止加廩給公費心紅等項諒亦不多聽臣
等處給再查應用將官見任遊兵左營叅將方
時春雖謀勇有餘新者戰功然軍士移家海上
百凡新造須得本處將領民情土俗兩相宜者
統之査有原任副總兵充軍今以東征開伍聽
候叙用孫守廉一鶚是膽譯務知名昔以孤軍
轉戰遂解重圍右屯軍民戴如父母已經臣等
具
題仍以原官起用今宜即令以原官管右屯遊擊
事庶幾兵將相得戰守有賴其方時春改補正
安堡俾以新加副總兵職銜管攝營遊擊事至
於新立車營宜須諳曉車戰者乃能經理查有
中後所副總兵管遊擊事趙夢麟兵車本自家
傳火器尤有神解中後所一隅之地不盡所長
應調赴鎮城令以原官管理新立車營遊擊事
兼教演各營火器遇有大虜圍城即令挽車赴
剿遺下中後所遊擊員缺查有杏山驛備禦祖
承教驍雄敢戰勇略過人相應陞補其杏山備
禦員缺即以右屯備禦郭濟川調補仍照原
題俟有遊擊員缺推用以酬其城守之勞新移大
淩河備禦聽該部另行推補庶將領之器用各
盡衝邊之防禦有資亦安內攘外之一策也伏
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覆請
定奪行下臣等遵奉施行緣係移置將領以保孤懸
城堡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舍人張景
桂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户兵二部覆俱奉
聖旨是

陳謝疏

奏爲感激非常

天恩恭陳謝悃事本年二月二十八日准兵部咨爲

虜衆入犯主將督兵奮勦大收奇捷事該本部

覆議上年十月内虜犯鎮武堡斬獲捷功等因

奉

聖旨該鎮振起積衰大收奇捷云云欽此備咨到臣

該臣隨於本月二十九日具本辭免陞銜膽了

聖旨加恩已有成命不准辭該部知道欽此臣即欽

[illegible]三月初九日伏蒙

遵望

闕叩頭謝

恩外續准吏部咨爲虜衆内附邊患稍寧乞及時大

脩邊政以永圖治安事該本部題議臣以兵部

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照舊管事等因

奉

聖旨是欽此備咨到臣隨據分巡道右參議令陞右

參政王邦俊等呈稱各官叨蒙

欽賞陞級例該附名謝

恩等因除

欽賞金幣

誥命恭候祗領外竊念前項捷功上仗

皇上神武布昭下由將士奮身用命如臣等徒恃文

墨何敢攘爲已力詎意

聖慈均頒

大賚如臣化龍樗散非材鈍竪無用祗因人而成事

遂[illegible]分叨蒙

恩秩進本兵濫[illegible]廁樞府[illegible]開世胄[illegible]

親軍

五花齊下

五雲三世並躋三品精鏐燦爛文綺輝煌凡臣愚所

驟獲之

殊恩皆縉紳不常有之異數驚惶失措感激難名臣

等敢不戮力驅馳輸忠報效髮膚敢愛期竆邊

水息胡風

天日爲盟使絶域高懸漢月重夷卧鼓弢弓之象[illegible]

并除冗雪恥之心臣等下情無任感戴

天恩激切屏營之至為此具本專差指揮王都親齎

謹具奏

聞

萬曆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奉

聖旨禮部知道

撫遼疏稿

災異疏

題為地方災異事案照先據代正安堡遊擊事原
任副總兵孫守廉稟稱云云該臣會同總督薊
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朝鮮[illegible]都察院
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孫鑛鎮守總兵官太
子太保左都督董一元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宋
興祖議照火兵之象也順則常逆則變地陰之
類也靜則吉動則凶乃今在河西則火燎於[illegible]
且不三旬而延燒者五在河東則地[illegible]
不半歲而[illegible]動者[illegible]
也意者亭障之外烽舉燧燔勢將不可嚮邇
里之間稱奔豕突行且歲無寧日乎此其應與
不應所不敢知惟是與水諸堡近逼虜巢中間
等哉遠在天末一旦而墻屋傾圮甲仗焚蕩孑
遺之衆徒手而坐空城儻醜虜偵知乘虛而入
戰守兩難何恃不恐此則近憂顯禍蓋無俟處
之渺茫而已瞭然可覩矣夫變不虛生災由
召臣等奉職無狀致茲[illegible]

剳責及通行文武各官一體修省申嚴戒備外
爲此具本專差承差楊名親齎謹具題
知
萬曆二十三年四月初四日
奉
聖旨禮部知道

請豁二衛屯糧疏

題爲人民被虜田地荒閑額糧無從徵納懇乞
聖明酌議開豁以免賠累以安孑遺事據分巡遼海
東寧道兼理廣寧等處兵備右叅政王邦俊呈
云云等因詳報到臣案照先據廣寧左中二屯
衛各所掌印千百户戴一清王國瑞等各呈稱
屯軍佃户被虜遺下田地拋荒糧石賠累懇乞
分豁等情已節經批行該道查勘去後今據前
因該臣看得前項被虜人丁所遺田地未知果
否荒蕪止憑本衛官員查審惟恐未的覆又駁
行該道行委廣寧文職官員親詣前去左中二
屯衛被虜屯堡沿丘履畝踏勘去後續據本道
叅政王邦俊呈稱隨委廣寧右衛經歷王焘親
詣二衛虜經屯堡逐一踏勘相同其二十二年
拋荒田地應該豁免糧料五千一百五十七石五
斗七合五勺於二十三年召人佃種約至三年
如無虜患可以補納緣由回報前來臣謹會同
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畧兵部

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孫鐄巡按遼
東監察御史宋典祖議照本鎮屯糧乃軍餉額
數也往時凡遇水旱蟲災皆援例題
請或蠲免或減半或折徵小民無不被
澤獲蘇者至被虜者獨未蒙
寬恤之恩蓋以物產盡而有人存地主亡而有戶族
可以領種其田代徵其稅即地有荒蕪為數不
多或令本管官旗戶族人丁為之佃賠東寧西
戍尚可支吾乃若上年頻稱有被[illegible]
正月拾貳日大虜犯錦義右[illegible]
剽掠七日義州右屯搶殺者不計其錦州左中
二屯衛遭毒屯堡百十餘處殺虜人口四千八
百有奇牲畜四千六百有奇馱去雜糧三萬四
千九百餘石燒燬房舍三千四百餘間夫遼固
自昔所稱荒服之地也土瘠民貧差繁賦重從
來倶稅辦納為難加以虜患侵尋歲無寧日節
年猶幾食有限去歲乃席卷無餘即今浚河之
濱滄海之涯方三五十里井里丘虛田疇汙萊

路斷行人村無煙火蓋昔所稱服田力穡之人
業以星散穹廬雨泣大漠而此中猶按其荒絕
之地徵其額派之糧欲從完報不亦難乎臣等
初至該衛所官即行申請臣等猶以民偽多端
額糧為重反覆駁勘果爾不虛今若照常立限
嚴追不為議處則衛官之俸糧有限必追比於
該所官旗官旗之資產無多必攤派於別屯軍
士株連蔓引雞犬不寧死亡逃移不盡不止是
[illegible]虜所劫[illegible]不能驅之[illegible]
危迫[illegible]地雖荒猶[illegible]有開墾之時民雖虜猶
有歸來之日乃今逋負方多催科正急則鄰壤
者以此地為攖禍之區誰敢舉趾往耕被虜者
以胡地為逃責之所誰肯回面內向年深月久
竟成甌脫矣人與土兩棄之矣卷查上年十月
虜犯右屯衛焚劫最慘該臣等題將該衛應徵
科糧盡為蠲免仍行抵補并查卞貧人戶量為
賑濟二項約用銀三千餘兩於本鎮庫貯變賣
死馬內臟銀內支銷該戶部覆奉

欽依遵行訖但右屯遭虜尚有人存暫爲蠲除即得
蘇息今錦州人已盡去地已久荒若不破格調
停將來愈難收拾且本鎮庫藏搜括已盡安有
多餘錢糧可爲歲歲抵補不得不據實上
請伏望
皇上念兵荒不毛之邊地憫顛連無告之遺民
勑下户部再加查議將二衛前項糧料五千一百五
十石五斗七合五勺暫准開豁所少糧石於全
鎮軍餉銀兩屯鹽糧石通融支放其田地於二
十三年召人佃種若令當年納糧又恐開荒之
初收成必薄民懼納糧猶不敢種應再免二年
至二十五年照舊徵納糧石輸倉臣等亦知
內帑已詘非市恩薄斂之時但及今而蠲則人雖
去而地利猶可漸收失今不處則民已亡而物
產與之俱盡孰得孰失該部必能辨之矣緣係
人民被虜田地荒閑額糧無從徵納懇乞
聖明酌議開豁以免賠累以安孑遺事理未敢擅便
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張朝宗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三年四月初八日
奉
聖旨户部知道該本部覆奏
聖旨是

地震疏

題爲地震事據整飭寧前兵備右參政蔡可賢呈
據寧遠衛呈據陰陽學正術李永清申稱本年
三月二十八日午時分從西北方乾地微動起
至東北方艮地止又酉時分從東北方艮地甚
動起至西南方坤地止又據廣寧右屯衛申稱
本日巳時分忽起南風至本日未時分從本城
西北地震一次又酉時分亦從西北地動一次
俱有聲響從東南[illegible]
[illegible]
有聲等因各呈報到臣據此該臣會同總督劉
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都察院
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孫鑛巡按山東監察
御史宋興祖議照自去年九月至今年三月河
東地震者貳已節經具
奏訖乃今相距幾何時而河西又見告矣豈爾遼
左一線千里無時不震無處不震慮及事應可
爲寒心除通行各官申嚴戒備外爲此具本

差承差蕭承志親齎謹具題
知
萬曆二十三年四月二十日
奉
聖旨禮部知道

查參誘執堡官併議市賞疏

題爲犾夷誘執堡官查參共事官員并酌議剩處事據整飭開原等處兵備右參政梁雲龍呈問得福餘衛先未故酋首伯言兒下部夷遯味枱稱萬曆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有西夷煖兎帶領本營達子桶花太等五千餘名前來開原慶雲堡馬市買賣討賞比因委官前往鎗清易買撫夷鍋布段稧等物未到各夷求討兩年大賞有前守堡百户王鳳翔回説貨物未到須等後月到時方纔賞你煖兎疑爲不肯賞他遂搶綵出關於本月二十八日從清陽堡進入犯搶人畜出境該堡已經呈報參問訖隨蒙前任兵備張副使行令王鳳翔著落入市買賣夷人説要送進搶去人畜方准討賞買賣至本月二十九日又有脱退營通事長伯户等五十餘名到堡買賣王鳳翔存留三夷令長伯户桶事革等出關查探前犯搶清陽堡是何酋首達子至五月初十日有長伯户桶事革帶領伯言兒煖兎營夷人胡蘆阿卜陣王小厮等一十二名到堡回報是煖兎不得市賞的達子王鳳翔恩得煖兎是伯言兒的哥哥怒將長伯户桶事革于度骨阿卜陣胡蘆王小厮六名鎖拏在堡于度骨妻送衣服來看也拏往本月十三日伯言兒親帶本營達子四千餘騎到堡講話有原任開原備禦皮承德到堡公同原任慶雲堡備禦劉世傑并王鳳翔等宣諭令傳煖兎各要作速送還人畜伯言兒惱説我的達子不作歹替你查拏不賞也罷又拏不放我守關十數日又不得市賞是疑我了隨牽白馬宰殺發誓王鳳翔只放出胡蘆王小厮二名于度骨等四名仍不放伯言兒氣惱無柰比王鳳翔不知戒餙視爲尋常且恃和好不疑於十五日黎明時分止帶本堡軍丁王棟張九思王自有李有嘛臧金孫住户袁善友等出堡以防堡中住户赴河取水比伯言兒因伊中軍阿剌寨向認王鳳翔似爹使彼不疑令阿剌寨帶領各夷定計前來先在隔河

站立牽羊來請渡河講話索取部夷于慶骨[illegible]
原無殺害之心王鳳翔行數步各夷過河與王
鳳翔磕頭叩見阿剌寨仍向王鳳翔步頸抱摟
以示親愛強逼同行王鳳翔以力拒掙跟隨軍
丁王棟等一齊向前救護各拏棍亂打打傷阿
剌寨肐膊腦袋等處傷重倒地王鳳翔脫身奔
跑傍有牀與先存今監故夷人鏟漢把都兒等
帥來救護比牀不合與鏟漢把都兒將王鳳翔
連射中[illegible]倒地又被[illegible]名[illegible]
至王棟張[illegible]王節有[illegible]
友共六名牀又不合與衆夷就將王鳳翔一擁
扶抱出關因被牀等箭射傷重身死牀親口argument
通夷老伯顏等供證其伯言兒誘拏王鳳翔時
煖兎原未與伯言兒同營彼時備禦劉世傑未
知王鳳翔出境傷死隨將前情備呈兵備張副
使轉呈總督撫按會
題該兵部覆奉
欽依將役夷先革市賞行撫鎮官相機剿處劉世[illegible]
革任回衛裴邦翰罰俸半年張猶古三箇月欽
遵行間二十二年三月十三日伯言兒通事達
子老伯顏子跟隨夷酋卜兒罕骨營通事脫脫
到堡悔罪稱說綁送原射死王鳳翔賊夷二名
遮牀鏟漢把都兒并牛六隻又說還與馬六匹
都與王鳳翔償命彼時因要大段通袖襖子包
裹王鳳翔屍骨老伯顏子供說屍骨見在境外
我們討去本夷即於本日出關去訖向未進關
止將牀等二名解赴闗原監候原牛六隻在堡
牧放其送酋伯言兒自從誘拏王鳳翔出境向
未親自叩關悔罪已該開原叅將裴邦翰接管
慶雲堡備禦事守備王汲移文安樂州委照本
年十月內伯言兒糾衆由鎮武堡進搶被大兵
截殺本夷右脇下中箭負傷回營至十一月二
十日身死節據討賞夷人老思等營通事李羅
子等并鎮北關屬夷那林孛羅部夷羅囉等及
回鄉袁仁子保供報已經另案通呈批查的確
一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有伯言兒男宰賽通

事老伯顏胡蘆火把等衆隨老恩營通事守羅
一奈哈卜户耳只克營通事卜打奈戀兌脫退
營通事阿卜察把拜營通事哈剌革大花大孩
了伯倍下通事哈只奈等五百餘騎進入新安
關在於兌子河西劄營止令通事胡蘆卜打奈
等過河到堡供說送還王鳳翔骸骨并罰服牛
馬等物等情守堡王嘉相具禀守備王汲禀報
總管本道梁參政會同參將裴邦翰看得西夷
素稱桀驁今雖衆臨河列營不動雖稱悔罪恐
藏禍心此出若不帶兵慮變生不測若盛張兵
威則恐其生疑且質當其無罪夷人于度骨桶
等華長伯户阿卜陴四名若不帶同一見衆夷
必加猜貳雖費詞說事必不諧隨議裴參將督
發千把總等官遴選名兵應科管應律申克寬
等統領本營兵馬義兵把總李向德統領義兵
馳赴兌子河東藏伏下營裴參將親領本營中
軍伊添爵旗鼓官羅尚學開原道中軍孫四歲
暫代開原備禦胡一中精兵并帶質當夷人于
度骨等四名同去至堡當令守備王汲守堡王
嘉相差通事王勳官丈舉朱良臣傳令各夷聽
受諭處各夷見謂裴參將曾在慶雲備禦諳熟
其情又見于度骨等更相慰問泣下謂是實心
允我罰服者裴參將隨將梁參政所議意指一
一面加質問你今叩關有何說話衆夷答說這
一條金路我們行走貳百餘年只因伯言兒爲
王鳳翔事惹得
朝廷聽咨斷施也[illegible]
倉不得[illegible]
兵馬自瀋陽出塞宰賽年幼驚懼大我各營
子領他認罪罰服仍討這路與我們走罷裴參
將又問王鳳翔是
朝廷箇命官汝伯言兒如何誘他殺了衆夷答說
我達子豈敢殺堡官只因王鳳翔責令伯言兒
上市達子長伯户等查探清陽生事達子及至
查的回報王鳳翔却將長伯户等六名鎖拏在
堡伯言兒隨牽白馬宰殺發誓王鳳翔竟被

胡蘆等二名于麼胥等四名仍不放伯言兒氣
惱無柰偶見王鳳翔領軍取水伯言兒隨教達
子牽羊來請渡河講話王鳳翔行數步各軍拏
棍打死伯言兒中軍昏死有鏟漢把都兒遮昧
射中王鳳翔二箭捉抱上馬過河出關不料身
死伯言兒常時有事曾請王鳳翔出講即回今
日遭此是亦我們達子一大尼數裴恭將又問
你們去年三月十三日縛送鏟漢把都兒遮昧
來獻如何又去不講衆夷答說彼時不得那[illegible]
面講又不得于麼胥等四夷面見只說殺了[illegible]
問我們討大段通袖襖子包裹王鳳翔身屍又
討清陽生事的達子我們驚說莫不是來添死
以故脫走非那顏等屢行宣諭大開生路不敢
復來裴恭將問說你們來認罪把什麼償王鳳
翔的命衆夷答說我們夷法殺死人命只罰九
九今王鳳翔是
中國命官雖誤被我達子傷死伯言兒是我達子
大頭目亦被

中國射死天已報了前送下手鏟漢把都兒遮昧[illegible]
夷來償命今又送王鳳翔骸骨來又送馬十匹牛
十隻羊十三隻羊皮六張來罰服比九九數還多
了望那顏贊轉太師那顏說了我們命罷裴恭
將又問你們說代卒賽可服卒寨如何正月內
又領兵瀋陽境外衆夷答說卒賽年幼父死各
部夷尚未歸服安能領兵此小歹青等誤黙卒
賽與卒賽無干裴恭將又說各太師那顏遵奉
明官調集大兵議掃你們巢穴但[illegible]你們既來認[illegible]
[illegible]兵備那顏當為轉達饒汝[illegible]汝們[illegible]
饒汝明月入犯如何是好衆夷答說我們夷地
相盟只是殺白馬說誓那顏若不信請牽白馬
白牛宰殺當天鑽刀誓不敢再犯裏邊一草裴
恭將隨令衆夷牽來白馬一匹白牛一隻至前
令旗鼓官羅尚學等監殺衆夷揹天歃血將腰
刀二口立如門狀鑽而誓曰太師那顏准我再
走這條路我們再要作歹就相那鎮武下虜一
般將我們家官兒部落的頭都者割去口袋[illegible]

著誓畢將馬牛心煑熟傳衆官分食當衆夷齊
誓曰食汝們伯言兒燰兔的心又將伯言兒親
信達子羊羔兒胡蘆令軍牢揪倒去衣數其罪
狀欲治以軍法二夷驚怕不能縮地衆夷去帽
磕頭哀懇再三守備王汲等官亦爲懇乞始放
起仍令守堡官王嘉相照二夷臉面狠打數十
掌知此幾番衆夷益畏羅拜叩說那顏怪的都
是以後再不敢了既畢令臺王鳳翔骸骨送進
用棺盛殮以禮祭奠當付其弟王鳳陽收領又
獻進馬十匹牛十隻羊十三隻羊皮六張收貯
聽明賞給官軍死事者家衆夷又哀禀放質當
于度骨等四夷裴參將諭以于度骨等無罪有
功自當放歸但必禀過太師那顏乃敢釋放衆
夷唯唯而去參將裴邦翰備將前情并議
于度骨等即應速放寧賽准具市賞緣由通呈
蒙總督孫都御史詳批仰開原道議報又蒙巡
撫李侍郎詳批伯言兒以市賞屬夷甘受
國恩輒敢興心作歹誘殺保官罪不容誅矣今陣

前戮死
天討已彰但所獻鍵漢把都兒遮昧是戕殺王鳳翔
眞夷否尚有誘哄姦夷阿刺寨不曾獻出猶未
正法且燰兔曾否罰服說誓作何剿處亦未說
出仰開原道再行查照宣諭處置須無失罪今
無傷
國體無養夷患乃爲萬全是在該道擇利而行
本部院不能一一遥度也爾彼中市規不整各
[illegible]
題此繳依蒙隨行安樂州知州薛溢備細行准參
將裴邦翰手本覆議回復覆加查議相同具由
詳報本道具由通呈蒙總督孫都御史詳批學
好各夷准照舊市賞于度骨等准先釋放仍申
嚴市規務彌後患其寧賽市賞及下手兇夷及
燰兔夷并王鳳翔等優恤各官甄錄俱候酌議
會
題進獻各物如議給散此繳又蒙巡撫李侍郎

批伯言造意戕官既已敗死其子縛獻兇黨甘
就罰服
國法已彰夷情亦順自當寬其既往嘉與維新仰
該道將遞眛鏈漢把都兒究招通詳以憑題
請學好諸夷老思等先准入市以示羈縻因夷于度
胥等即行釋放以明恩信一應市覘查照廣寧
事例嚴行申飭以杜釁萌仍候軍門按院詳示
行繳依蒙案行知州薛溫遵依隨即移文開原
慶雲城堡各該將領等官將學好諸夷老思等
先准入市因夷于度胥等即行釋放一應市覘
查照廣寧事例申飭外究招間查得兇夷鏈漢
把都兒在三萬衛監得患心氣疼痛病證撥醫
上守道用藥調治不痊於本年三月二十六日
身故責令獄卒浮丘外將遞眛提取到官責令
通事王勳譯審前情明白問擬招詳到道覆詳
無異具招詳報到臣據此案照萬曆二十一年
六月二十二日准兵部咨該遼鎮總督撫按官
揭前事該本部覆議為照夷情狡詐異常要在
撫馭得宜王鳳翱於煖兎進搶而鎖執伯言兒
講市之夷已不足以壓服夷心矣乃復謾爾忘
備致被誘縛鳳翱不足惜當如
國體何乃劉世傑同處一城不能救奪其平日之
謀勇可知裴邦翰雖擁衆星馳而緩急終何有
濟張稽古雖駐劄窎遠而處置不免失宜俱應
議處以懲玩愒其市夷煖兎伯言兒等市賞盡
行停革宜待送出王鳳翱叩關請罪再行定奪
一切督兵剿處事宜該撫鎮官相機決策舉行
勿致誤事等因題奉
聖旨這狡夷著先革市賞行撫鎮官相機剿處劉世
傑著革任回衛裴邦翰罰俸半年張稽古三箇月
其餘依擬欽此欽遵備咨前來又准總督軍門咨
同前事准此已該前任巡撫都御史趙燿會行
鎮守總兵官及案行該道將煖兎伯言兒等先
革市賞一面宣諭各夷送出王鳳翱叩關請罪
一面查議相機剿處去後二十二年十二月內
據開原參將裴邦翰稟報伯言兒犯搶鎮武堡

被兵馬射傷回巢身故情由已經揭報兵部軍
門訖今據前因該臣會同總督薊遼保定等處
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都察院右都御史兼
兵部右侍郎孫鑛鎮守總兵官太子太保左都
督董一元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宋興祖議照開
原一路孤懸天末三面環夷如黑子之著面蓋
九邊最危地也乃向來被兵逈比之别路差少
則亦有說其地小而民貧其人悍而善鬬其馬
市為夷貨流通之府胡漢之人胥仰藉焉搶掠
所獲不足以當市易之利夷人以市為金路惟
恐失之而我亦借此以為羈縻故開原事體與
别處不同撫馭得夷情順則可不煩兵革而坐
享謐寧因利制權存乎其人耳矣乃慶雲堡之
事始以買貨未至而久稽馬市之賞遂啓戎心
繼以煖兎入犯而質留伯言之夷益犯衆怒此
其撫馭機括固已失之然而
國體猶自尊也乃王鳳翺始則認賊作子繼乃以
身嘗禍則夷情遂變而
國體亦大傷失迨夫奉
明旨革市賞議剿處兵連禍結其勢則然顧我不能
力制其死命而彼亦不肯輕就我罰服大舉零
竊在所而有夷人失利而我亦數蒙其害結局
蓋未有期也所幸鎮武之戰宄酋被戮瀋陽之
出擒斬百餘虜始懾於
天威而就我羈靮臣等猶以煖兎未剿阿剌寨未獲
欲從窮治以正法伸威於龍荒之外始無遺憾
乃據該道所呈煖兎原止搶掠無須殺害之
阿剌寨亦為主所使又非下手之人亦自不必
苛求而久待者况原擬縛獻阿剌寨蓋以伯言
酋首必不可得故及其次耳乃今伯言敗死矣
遮昧鏈漢把都兒縛獻矣即附殺人之比則造
意者戮下手者誅已無不正之條刻論馭夷之
機則殲其渠魁宥其脅從自是大公之道原情
按法審時度勢慰諸夷之心紓一方之禍無傷
國體永彌邊釁寔維此時曷可失也合無將伯言
兒男宰賽姑准與各營夷人入市照舊撫賞以

示羈縻兇夷遮昧情犯深重即時斬首仍與
故鏟漢把都兒梟示開市以示警戒其儍兇姑
叩關就罰亦姑准入市如疑畏不來亦不必窮
追及查守堡官王鳳翔守邊馭夷操縱雖疎為
國殞身忠誠自在軍丁王棟張九思王自有李有
時贓金孫住戶袁善友護主擊虜殞命捐軀情
俱可憫合無照依陣亡事例分別量給
卹典以慰幽魂又查得開原兵備右叅政梁雲龍振
[illegible]
[illegible]
經管成敗俱係職業守備備禦中軍旗鼓千把
總等官丁汲等雖有防處微勞原無戰剿實功
俱候再有勞績一併敘錄伏乞
勑下該部再加查議覆
請行下臣等遵奉施行緣係狡夷誘執堡官查叅共
事官員并酌議剿處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
專差承差蕭承志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三年四月二十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這夷酋宰賽既已輸服姑准復市賞兇夷遮昧
等著梟示正法其餘紀錄優恤等項俱依擬

甄別練兵官員疏

題為甄別練兵官員以昭勸懲以勵人心事據前任整飭金復海蓋兵備兼管苑馬寺事右布政使郭性之等查得兵馬實數云云為照遼左三面隣虜四時設防所恃以内固封疆外捍胡騎者惟恃兵馬而已總計各營兵馬不下七萬有餘若使簡練有成強壯可用何憂乎危邊何懼乎強虜惟是節年將領蹈襲敝套調弄虛文半疲於送迎半減於役占以致士馬凋耗營伍空虛大虜乘之幾於不守臣等焦心蒿目日夜經營各官亦稍知奉行多從振厲故今日舉劾惟以補練之勤惰為將領之賢否或有受事未久而營伍已煥然改觀亦為薦之以獎其勞又有舊額不失而才守致紛然有議亦為劾之以正其罪總之欲人稱其職有備無患而已矣除武職失事如管寧遠參將事遊擊張應种中右旂遊擊崔吉中左所備禦高清貪庸如先任管鐵嶺遊擊事後管錦州遊擊事參將王平已經臣與巡按御史先後論劾不復更議文職陞任如海蓋兵備右布政使郭性之開原兵備右參政梁雲龍新任如海蓋兵備右布政使張思忠寧前兵備右參政詹思謙雖皆安攘有賴而先後偶不相及亦難以槩薦及其餘應量行獎戒官員俱不敢槩瀆

天聽外查得協守寧前副總兵秦得倚馬上身輕過鳥軍前矢激號猿萬虜驚驃騎之名一路淨妖氛之氣先管海州參將事充為事官今陞協守遼陽副總兵祖承訓雄心毋豪宕感激意氣欲跨鹿飛楊戰高平勇似有餘入平壤敗亦可喜管正兵衝鋒頭營原任副總兵李平胡熟虜中之山谷可聚米而談諳塞上之機宜若懸鑑而照陸洲河雖有東隅之失鎮武堡猶全老將之名先管中後所遊擊事今管廣寧車營遊擊事副總兵趙夢麟談兵似倒囊而出策虜如握算而籌賀關山兜胄突萬胡之圍中後所投袂作三軍之氣義州營參將事副總兵李如梅散遼

金而養士撫長劍以酬知南倭北虜皆畏其威
東盪西除未窮其技寬甸副總兵馬棟雄偉寬
臣權奇異種破產養千金之士先聲息萬里之
濤先管廣寧遊兵左營遊擊事今管正安堡遊
擊事副總兵方時春機警有鋒梟雄自喜禦攻
圍威伸驕虜勤撫納惠洽市夷標下中軍叅將
張奇功精技藝復謹操持閑武略兼通文墨練
標兵指顧改三軍之色傳軍令談笑生萬里之
風標下領兵原任副總兵王維貞姿儀出衆器
量絕人曾拓千里之疆金墉屹立與行三軍之
事組練風生鎮武堡管遊擊事叅將曹文詔驍
果有乃父之風敢決爲羣酋所憚廣寧虜入提
兵疾擄其城鎮武胡歸策馬直薄其壘開原叅
將裴邦翰膽氣素雄戎機最練剿降虜雖起貪
功之議撫市夷雅稱應變之才瀋陽遊擊董稚
魁梧有貌磊砢不凡一望知爲羆虎之羣又試
當備犬羊之醜先任杏山備禦今陞中後所遊
擊祖承教直前不懾豪宕有威養士流絕甘分

少之恩備虜塵綢户徹桑之慮先任平虜備禦
今陞復州管叅將事遊擊佟養直父子相傳正
氣兄弟並擅清名平虜五載共稱無羊素絲之
風復州一遷早慰鴻鴈中澤之想先任東昌備
禦今陞中右所遊擊張王樞曾少文驍雄敢戰
過徹萬人獨往彝縣千里横行先任沉河備禦
今陞鐵嶺遊擊李元相英偉颯爾風生謦欬劃
然刃解倘沉河謹窮邊綢繆之策遷鐵嶺易於
帥剛刖之風管正兵衛鋒二營加衛遊擊董國
威雄心落落俠骨錚錚結客盡投石超距之儔
陷陣有斬將搴旗之勇標下領兵原任遊擊劉
維藩馭下昔挾纊投醪之惠禔躬厲飲氷茹蘗
之操解任原以微罪而行揄才宜先故物之復
管正兵左營原任遊擊徐光氣欲吞胡藏虜力
堪扛鼎據山當爲四方懾蘧鼓之臣詎以二卵
棄干城之將管降夷原任佐擊安不固心厚雅
飭將樂家溫足以養廉所降胡毋衣解食推諳
戎機堪剿頌理劇先任清河守備今陞正兵營

坐營中軍劉國威曉暢戎機旁通韜[illegible]
手市虜傳宣有補轅門清陽備禦劉大宗[illegible]
茹蘗九矢穿楊撫摩惠洽於窮簷斬馘功收[illegible]
絕徼西平備禦張光先清謹溫文之度明通[illegible]
練之才振戎務衣甲鎧仗種種皆精飭兵防[illegible]
整城池班班足恃義州備禦盧得功虎視可[illegible]
人自廢驚突即百折不回居然絕塞長城無[illegible]
大風猛士中前所備禦陳九闍軀幹偉然兵[illegible]
[illegible]
慨才識疏通有椎牛饗士之風挾射虎飲羽之
枝浦河備禦金文豸膽氣驍雄儀容壯偉撫士
卒人爭用命勤脩守虜自潛蹤鐵嶺備禦宿應
明駿骸頗壯猿枝稱雄勵節有凛凛之風籌[illegible]
多鑿鑿之識鎮陽守備馬九皋馭卒威惠兼施
撫夷剛柔竝用素負搴旗之勇時懷裹革之忠
開原備禦田有年耿直不阿廉正有守負應[illegible]
之長三關安堵堅潔身之操兩市米清鎮靜[illegible]

備王孔激昂壯志寅畏小心勤脩守野無入夜
之烽善撫防夷多叩關之虜標下加銜備禦管
旗鼓張承祖夷情揣諳掌上邊計熟於胸中最
善決機兩陣之間彬能調事彙胡之口以上諸
臣訓練克勤戰守攸賴俱應薦揚以備擢用內
董雄雖驍健有餘但原係降胡長於摧鋒短於
治事宜調回正兵營領兵裴邦翰雖才識可用
但久莅原籍事熟人玩法令難行宜調之別路
管事其董雄遺下瀋陽遊擊員缺宜以曹文煥
調補曹文煥遺下鎮武遊擊員缺宜以裴邦翰
調補裴邦翰遺下開原叅將員缺則王維貞劉
維藩竝堪推補者也又查得正兵營旗鼓東寧
衛指揮僉事畢盡忠騎射則赳赳武夫氣度頗
謙謙君子轅門傳宣有體軍前綜理咸宜開原
叅將營中軍三萬衛都指揮僉事倪添爵桓桓
武貌落落雄才騎射冠于諸軍恩威孚於一旅
寬奠副總兵營中軍東寧衛指揮僉事劉文魁
行堪表于介胄智獨富於甲兵傳宣悉中機宜

招募皆成武悍遼陽副總兵營旗鼓定遼中衛
指揮僉事章煥然行無粉飾守不濫礮坐營裕
幹濟之才鼓士多投趨之氣開原義兵中軍三
萬衛指揮僉事程四馭技能破的才可卬戍司
局不染百金習藝頗窺三略寧前副總兵營中
軍廣寧前屯衛指揮同知李樞白刃可蹈之勇
青萍立斷之才過敵爭先歸師殿後標兵營後
哨千總益州衛都指揮同知鄒添福技距英姿
佽飛絕技遇虜輒先登壘領兵不愧前驅標[illegible]
營右哨千總定遼中衛指揮僉事傅元勳[illegible]
百發守廢九攻奮身保垂陷之孤城賈勇走中
宵之胡騎標兵營前哨千總廣寧衛指揮使黑
際光丰姿美如冠玉技藝巧可穿楊居然佳公
子之風允矢飛將軍之後正兵衛鋒頭營千總
廣寧衛試百戶蔡仲宇挽強九矢如樹棹戈百
衆爭能行伍歸心塞垣馳譽正兵右營千總寧
遠衛署指揮僉事孟宗孔堂堂七尺之軀恢恢
一劍之任縛市夷狡酋獻其生口統勁兵人帥

倚為爪牙正兵前營千總廣寧中屯衛指揮[illegible]
知趙啓禎獨抱一腔赤膽能挽二石鳥號身衛
干城家傳韜略正兵中營千總廣寧左屯衛指
揮同知王錄年齡英妙才技優閑掌衛事判斷
公平任操司行伍整肅正兵步營千總廣寧衛
署指揮僉事龔念遂英年儒貌卓識壯猷綽有
理繁治劇之才不止彎弧躍馬之技正兵前營
千總鐵嶺衛都指揮使李尚仁負驍健損軀[illegible]
辭甘恬靜澹[illegible]無怨真是識途若驥[illegible]
[illegible]標下右哨把總廣寧中衛指揮[illegible]
恂恂雅度蹻蹻英猷聚米而虜在目中援桴[illegible]
功收掌上本哨把總廣寧左衛指揮使宋國賓
赳赳猛氣翼翼小心久淹槽櫪之間雅稱干城
之選標下參將中軍定遼中衛指揮同知佟鶴
年家傳清白氣奮風雲有敦詩悅禮之風真固
圉寧民之器金州守備營中軍蓋州衛武舉署
所鎮撫劉允登儒貌山停岳峙雄才斷鷹剸蛟
諳韜鈐有和即鳴試職守無往不效柴河守堡

三萬衛百戶王用賓魁梧驍健狷介清脩拒敵
馬之幕官風采凜若捍窺邊之虜騎徼塞晏然
以上諸臣均於補練有裨相應紀録以備擢用
者也又查得先任寧前兵備今調開原右參政
恭可賢練才如十九年之芒刃作事皆千萬世
之訏謨綢繆簑夷酋窺竊之姦指顧生將士激
昂之氣分巡兵備右叅政王邦俊氣宇端凝鎮
靜才猷諳練精詳風稜著而將領無崖龍之交
紀律嚴而營伍改旌旗之色分守邊備右叅議
楊鎬談時務則民情吏治咸即始而見終飭兵
防即竹屑木頭亦知明而處當壁壘全新耳目
閭閻如解倒懸以上三臣俱應紀録以需大用
者也又查得管海州叅將事副總兵李寧發身
行伍夙有聲名恣意貪婪全無忌憚其生平昭
昭白過著在睹聞者不必更僕姑以近日言之
其在錦州一件撒派手下答應官掾房旗舍牢
伴夜役鄒邦彥潘禮等四百餘名每名壓要蘇
麥市斗一石止與銀一錢每石虧價銀五錢六
錢共撒買蘇麥四百餘石共虧價銀二百餘兩
撒派家丁劉世雷等二百餘名每名壓要豆市
斗一石止與銀一錢每名虧價銀四錢共撒買
豆二百餘石共虧價銀八十餘兩通共撒買過
蘇麥豆六百餘石虧過價銀二百八十餘兩其
壓買屯民者不與焉供管家張填牢子官江
一廉張子禎掾房楊文舉等收放可審一件勳
調錦州左中二屯衛排車車戶鄭九謝進忠等
百十餘兩俱由錦州城送至廣寧城下卸發賣
本官下工房字識王有賞二衛工房字識陳虎
邢住等可審一件勢壓索借富民冷體元銀五
十兩冷子春銀一百五十兩本官下椽房趙文
選銀一百兩俱隨任家丁小張兒逼借可審一
件占役營操軍陶大才等一十五名大鎮堡操
軍秦九兒等六名大勝堡操軍宋學等六名錦
昌堡操軍劉保二等五名共占三十二名號爲
網戶捕獵每軍每月認銀三錢有餘一月認納
一十餘兩計八箇月共包納過銀八十餘兩一

件役占營操軍曹夢虎等二十餘名號爲魚戶
每日認魚價銀五錢一月認銀一十五兩計公
箇月共包納過銀一百二十餘兩其在海州一
件壓借富民黃寧銀二百兩黃四銀一百五十
兩戚伯銀一百兩俱隨任家丁朱文達劉志強
李守慶逼借可審一件海州住人周文隆係廣
寧見操家丁在家安閑顧吳二子代操本官訪
知要行拏解索銀一百兩一件城南樓子谷住
入鍾小山係廣寧見操家丁顧人代役本官在
家安閑本官訪知要行拏解索銀三百兩一件
析木城杈子屯住人于朝用原係廣寧家丁脫
役另從不堪之人頂當在家安閑本官訪知要
行拏解索銀一百五十兩以上三件俱隨任家
丁朱文達李守慶過送可審其最可笑者初到
指稱驗馬每馬一匹索銀三兩營軍不堪懸匿
名帖于其門本官羞忿焚香說誓詛人耳目是
尚有將領之體乎又最可恨者本年正月內出
邊擣巢總兵泒伊斷後本官輒棄衆先歸李如
梅正言責之本官嘻笑曰饒了我罷我也有妻
有妾有房有田回去儘得受用遂斷後到幾将
此尚有將領之氣乎蓋本官頗有膽氣亦愛功
名但少年如餓鷹餓虎或肯捨命以故奔馳即
今已漏盡鐘鳴不免貪生而廢職業且其谿壑
無厭剝削最工所至如虎傅翼擇人而食遼左
殘破之區何能堪此所宜亟行革任回衛者也
金州守備任大受姿容魁岸似有可用之才操
守卑汚殊犯任得之祇一件索倉官劉良倉吏
曹漢傑銀八十兩以豆抵米會籌九百石故縱
本倉官吏百計支吾以致貧軍每日夾袋空歸
至今未得實惠在倉官吏將朽腐豆頂當本官
全不覺查本營軍可審一件索黃骨島守堡湯
紹武銀三十兩金五兩長尾騾一頭索紅嘴守
堡時可聘銀三十兩望海堝守堡徐遵路銀二
十兩歸服守堡楊世禄銀三十兩以致二官皆
以病辭官索旅順口守堡周永清銀二十兩百
戶李九功揭告又索銀三十兩皆棍徒王承勲

魏門子過送一件索船户王之順等五十船夥
船捐勒銀十兩王承勳魏門子收送一件拏各
邊逃軍索四所千户何其忠等銀四十兩曹門
子過送一件承批問索馮承慶等各起不同共
約銀百十餘兩魏門子王承勳過送一件印烙
大户馬匹索每匹銀三兩共銀百餘兩趙得行
高五十證一件委看黄骨島等處山城共十餘
座索屯民銀八十餘兩寫字丁崇儒過送蓋金
州為海壖之地稍稱富饒而本官以貪[illegible]
專為聚斂海上民不[illegible]兵[illegible]苦者貪[illegible]誅求[illegible]
本官在任沿海一帶何曾家户遭虜所應並行
革任回衛丢操者也及照海州金州乃全遼根
本之地近自東征之後閭里蕭然加以債帥剥
削愈無生氣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可為寒心故
兵地用人非廉勇兼全者不可向復州用佟養
直亦取其廉耳查有西平備禦張光先清陽備
禦劉大宗居官並有廉勇之稱歷俸皆及三年
以上宜以張光先陞遊擊管海州叅將事劉大

宗加遊擊銜管金州守備事二官者自下條而
遷尚未至染於敝套凡以清名見用必不肯從
其生平庶幾哉南衛軍民少得蘇息而全遼根
本永有賴乎其二官所遺備禦員缺瑜項中
軍千把總等官俱堪選補臣等不敢多擬伏乞
勑下兵部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秦得倚等紀
錄優敍董維華邦翰曹文煥各照原擬更調王
維貞劉維藩酌量起補蔡可賢等移咨吏部紀
錄單盡忠等遇有相應員缺推用李寧[illegible]

革任回衛員缺即以張光先劉大宗各推補所
遺備禦員缺聽該部酌量推補庶[illegible]
衛邊文武諸臣咸知奮勵矣緣[illegible]
員以昭勸懲以勵人心事理[illegible]此具
本專差指揮佟守位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三年五月十八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是兵馬器械關係戎務甚重年終將修練實數甄別具奏誠得勸懲將領之意你部裏就行與各鎮督撫官著他都照遼東行務期整飭邊防永圖實効欽此

類參失事官員疏

題為類參地方失事官員以嚴邊備事據分巡遼海東寧道兼理廣寧等處兵備右參政王鄒俊等各呈云云該臣會同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都察院右都御史蹇兵部右侍郎孫鑛議照環遼皆虜也狗偷鼠竊何歲無之然未有如去歲之甚者盖緣我以連歲東征之餘兵殘馬斃已成不振之形賊當正月南侵之後意得氣盈正值方張之勢[illegible]原不相敵理有固然無足異者然前此[illegible]大舉有零竊相機戰守亦豈無得失之相補而地方各官或失哨或踈防相率避匿惟恐其影響之不幽閉一兵刃之相交亦多輕率而取敗遂致其攘臂而來捆載而去攻克墩臺以二三十計殺虜人畜以二三百計四郊盡為賊壘百城幾斷人煙長此安極可為寒心若不參懲何以戒後卷查先准戶部咨為孤懸邊鎮兵疲餉寡恪遵

明旨敷陳戰守事宜以防虜患事該戶兵二部會議
為照邊官有犯法必參提凡以重懲失事以飭
邊紀也乃歸結之罪小而躭延之弊多是誠無
益於邊有害於軍先年議定陳言邊務軍職犯
該不應輕罪免參定罰委可示懲免累以後失
事官員分別事情大小除罪重應充軍者照舊
提問速結其餘不應等情通照陳言邊務事例
細打之外罰米上倉官既免於躭延軍又得霑
賑濟況該鎮年來行之歷有實效通應備行
撫各官查照今議著實施行但不宜槩將失事
重輕入罪一併議罰致廢法紀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欽遵在卷除節年失事各官情犯稍
輕者該臣遵照前例酌量責治罰處米糧上倉
以濟修工賑濟之費批行各道追納外所據前
項節次失事人員有情罪頗重者相應類參具
奏查得守鎮寧堡廣寧右衛前所實授百戶張雲
鳳守鎮遠堡廣寧衛指揮使鄭彥守上榆林堡
瀋陽中衛指揮使鄭守清守靜遠堡東寧衛指
揮僉事高夢說守鎮武堡廣寧左衛指揮使孫
孝祖代守本堡遊兵營左哨把總廣寧衛右所
試百戶潘雲龍守西興堡廣寧左衛指揮僉事
廣世勳守平虜堡定遼中衛指揮僉事王一心
守丁字泊堡遼陽衛前所實授百戶張汝政守
大興堡廣寧左衛左所試百戶魯國柱守鎮夷
堡安樂州指揮同知李秀守清陽堡遼海衛指
揮同知嚴思忠守長安堡定遼左衛指揮同知
姜安守大福堡廣寧前屯衛指揮使董永慶
永寧堡三萬衛指揮僉事李占春守灰山堡
遠衛後所試百戶沈啓守高臺堡寧遠衛左所
實授百戶李承武以十一十七員各膺城守之
任全無保障之謀信地既有疎虞職業不無瘝
曠內張雲鳳鄭彥鄭守清高夢說孫孝祖潘雲
龍廣世勳下一心張汝政李秀嚴思忠董永慶
或收兌墩臺而救援不力或殺虜人畜而呈報
多漏俱應重究收歛委官廣寧前屯衛中後所
副千戶胡允教本所領撫馬得實本衛左所實

授百户徐紹祖以上三員承委收保不嚴地方
残傷未免寧遠叅将營中軍本衛指揮僉事劉
衛民傳宣不預於平時軍機有誤於臨事錦州
遊擊營中軍廣寧中衛指揮使袁棠網左哨把
總廣寧中屯衛指揮使李國柱右哨把總本衛
中所試百户紀登以上三員祇知趨走以奉上
官殊寡謀猷以禦强虜鎮静堡先守備今革任
寧遠衛指揮僉事孟宗孔瀋陽先備禦今陞復
州管叅将事遊擊定遼中衛指揮同知佟養眞
蒲河備禦東寧衛指揮僉事金文豸長安堡署
備禦事定遼左衛指揮使白如璽懿路備禦廣
寧左衛指揮僉事馬登高寧遠中左所先備禦
今革任三萬衛前所實授百户胡大智清陽堡
備禦遼海衛都指揮僉事劉大宗西平堡備禦
廣寧左衛指揮僉事張光先錦州杏山先備禦
今陞中後所遊擊寧遠衛左所實授百户祖承
教以上九員職專方面才乏折衝縱猾虜之憑
陵致軍民之茹苦鐵嶺先遊擊後陞叅将調管
錦州遊擊事今革任廣寧左屯衛都指揮同知
王平正安堡先任車營遊擊今調
神樞四營遊擊鐵嶺衛都指揮使李如梧本堡代
遊擊事原任佐擊廣寧衛署都指揮同知安本
固瀋陽先管遊擊事都司僉書今革任東寧衛
都指揮同知劉秉節鎮武堡管遊擊事叅将三
萬衛署都指揮僉事曹文煥開原叅将三萬衛
都指揮使裴邦翰中後所先代遊擊事今陞河
南遊擊廣寧衛都指揮僉事李都寧遠先管叅
将事遊擊今革任廣寧衛署都指揮僉事張應
种遼陽署副總兵事先任都司後陞中右所遊
擊今革任廣寧左衛武舉都指揮同知崔吉以
上九員各受封疆之任多踈户牖之防即虜患
之頻仍見威稜之不振均屬誤事通應叅究内
王平已經巡按御史叅提仍從重歸結伏乞
勑下兵部再加查議轉行巡按御史将張雲鳳等分
別重輕究治與衅亡應恤人役及地方有無別
項失事隱匿等情通行覈勘明實徑自具

奏施行緣係類參地方失事官員以嚴邊備事理
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舍人張景桂親齎謹
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三年六月初十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乞易衰庸將領疏

題為虜謀叵測危地可虞乞
賜亟易衰庸將領以飭邊防事該臣會同總督薊遼
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都察院右
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孫鑛巡按山東監察御
史宋興祖議照遼百戰之國也兩河歲歲中虜
河西為甚河西廣寧中廣錦州為甚蓋自數年
以來零竊則長昂小歹青遞為出入大舉則[illegible]
[illegible]務台[illegible]斗合東西二虜之[illegible]年兩犯彈兒黑[illegible]
[illegible]
虜恭之城覆於隍武散於野士卒[illegible]
豪猾矯命而雄行所不披髮左衽者一間耳官
其地者自非拊循脩守兩擅其長才幹執持無
出乎衆懸能勝其任而愉快乎乃今為之將者
則游擊劉仲文也夫考其人起自行伍素經戰
陣非不以戰將名顧其年老矣精已消亡矣去
壯盛之時萬不侔矣先是王詡以貪懦革任臣
等方別有所擬無何報仲文代之臣等固慮其
不稱任矣然以為丈夫為志老當益壯矍鑠是

翁豈遂無馬革裹屍之志乎倘其一戰而邦虜未可量也比其抵任兀然高坐束手無為臣等已重疑之矣迨五月二十三日報長昂率衆三千入犯由錦州大茂堡進入深至義州擄掠半日而出隨行該道查勘據呈稱先蒙臣等行節據關西傳報及小歹青差市夷報稱長昂會兵將犯錦義義州副總兵李如梅則率兵先待之大安堡比其進也提健兵七百鏖戰於王議屯自巳至午殺傷大當虜死者多被扶去僅斬級一得達馬三我兵死者五重傷者九馬死者二十五李如梅亦匾中三刀甲中四箭虜見兵能死戰遂遯去虜掠僅四十餘人乃仲文則始終未嘗與賊一面也臣等於是不能為仲文解矣夫關西移檄小歹青傳報臣等已三令而五申之非不虞不備之師也賊先由錦州後至義州敵加於己非鄉鄰之鬭也由錦州至王議屯可四十餘里非有百里趨利之忌也李如梅已鏖戰矣犄前角後首尾相應非有孤軍無援之懼

也乃趨而避之巷而懷之惟恐其影響之不幽竟不使虜人得一望顏色嚪塵蓋也不知仲文何心也幸而李如梅善戰其門下食客多死士能以七百孤軍支三千強虜全軍而返矜至失亡倘其衆寡不敵遂沒於虜為仲文者竟可安坐不動乎又不知其何以自解也聞其得報之後僅提兵二百出城容與舒徐到一處輒止直至虜退然後前會李如梅乘蕩逐而平之斯足以明其無丈夫之氣矣自去年正月下旨台圍攻破王總兵新莊虜去王平平錦州人也虜以其有獻城之功日親近之平亦委心於虜盡以我地虛實告之右屯城最壞故去年犯之向右屯雖經挫歸豈肯改慮錦州城與右屯等耳計再謀犯必在錦州仲文者見三千而怯豈其見數萬而勇當長昂而神搖豈其當卜彥台周而膽壯然則仲文不易錦州之為錦州未可知也

伏乞

勅下兵部覆議將劉仲文亟行革任其五月二十二

日拒堵有功與收歛不淨人員仍行巡按御史

勘明覆

請勸懲施行及查錦州將領時不可缺遺下員缺卽

宜推補查得原任游擊安[illegible]適才堪入而受敵

直氣經百折不回任海州嚴於收歛故人虜再

臨而人畜少所失亡委右屯動於繕脩故孤城

已壞而雉堞屹然保障所有錦州遊擊員缺宜

以本官推補武以錦州戰地非得戰將不可[illegible]

未聞推有戰功[illegible]願錦州之用[illegible]

其人必起自行伍止諳校擊平時則才不足以

治民一任地方破壞臨事則兵不足以應敵一

任胡騎縱橫一連三五戰將竟未有與虜一見

者徒聞其剿軍害衆虎噬狼貪地方之不絕者

已如綫矣騖才智人也曾備禦東昌游擊海州

皆河東要地數經大舉非不曾見敵也其罷官

則以任勞任怨致叢物議非戰之罪也今經再

試卽遇虜入相機戰守豈遂無鉛刀一割之用

縱使其嬰城固守不與虜見亦不過如前三五

戰將而已矣而營伍必能整飭城垣必能修築

人畜必能保全田地必能開墾起凋疲回元氣

存地方比之三五戰將者功相什效相百也大

茂堡之事久矣劉仲文之不可用審矣獨以置

代難其人故遲回久之乃謀之累月而竟用豁

也臣等誠權衡於戰守之閒計見效之得失多

寡而為之也夫然後知用人之難也統乞

勑下兵部議覆施行地方幸甚臣等幸甚緣係虜[illegible]

巨削危地可虞乞

賜[illegible]

本專差承差呂德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三年八月　初七　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兵部覆奉

聖旨是劉仲文著革任回衛

風雹災異疏

題為風雹災異事據整飭寧前兵備右叅政詹思謙呈云云到臣據此除批行該道將雷雹打死人民量動預備倉糧優恤被災人户應免科糧查勘分數另報外臣會同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孫鑛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宋興祖議照寧前邊衝路險地瘠民貧卽值有年尚虞艱食乃今秋禾將成風雹驟至孰田損折多命殞傷孑遺遷氓胡能堪此且風雨

天地所時有也至秋雨冰則異至於殺人則又異殺至數人以上則又大異盖乖氣成矣兵兆見矣臣等所為意外之憂盖不止黎民阻饑已也夫變不虛生災由人召臣等忝職無狀何所逃罪除痛加脩省及通行所屬文武各官撫恤軍民慎固哨防外緣係風雹災異事理為此具本專差舍人曾仲仁親齎謹具題

知

萬曆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奉

聖旨禮部知道

辭加俸疏
奏為懇乞
聖明辭免加俸以安分義事本年九月二十七日准
兵部咨為主將出塞搗巢獲捷乞
賜勘錄以昭激勸事該本部題叙本年正月內十方
寺堡境外斬獲功次奉
聖旨遼鎮出邊搗巢有功各官勞績河尚李化龍陞
俸二級還賞銀伍十兩大紅紵絲四表裏欽此臣
仰奉
恩綸不勝感激義當祗受何敢復有陳說顧返之私
心有萬不自安者臣聞因事而奠食上之所以
作忠量能而受祿下之所以明義臣愚不肖無
足比數然自束髮從仕迄於今二十餘年無事
而食亦已多矣往鎮武之役即有微勞額蒙
皇上加意邊防破格鼓舞無論爵及父祖祿逮苗裔
即臣亦秩貳夏卿俸躋三品官不為不崇祿不
為不厚矣臣書生也希當隆遇一旦謬
恩至踰倫等自此以後即刎頸穴胸畢命疆場其又
何足為報何足論功哉乃今曾幾何時而復以
尋常之功沐重疊之
賞則向之所為竊祿公家者豈徒欲其美食安坐為
倉庾之雀鼠已耶此臣之所未解也先是臣恐
該部不惟臣
恩遇之重報禮之難照常叙覆仍徼
厚典因具述本志正告樞臣樞臣亦備悉臣衷上瀆
宸聽乃不謂犬馬之誠未足動
天而
曠蕩之恩[illegible]
者也夫感遇而論報道之薄也小器而大受禍
之招也臣即引分而酬
知業以白處於薄何況約樹而博取無乃益速其禍
臣之懼且恐於是愈不可解矣除銀兩表裏恭
候祗領另本陳
謝外其陞俸二級伏望
皇上俯鑒愚衷容臣辭免庶臣分義少安圖報有地
矣緣係懇乞

聖明辭免加俸以安分義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
專差承差楊名親齎謹具奏
聞伏候
勑旨
萬曆二十二年九月　二十九　日
奉
聖旨加恩已有成命不准辭兵部知道

題爲黠酋求市隨便撫防敬陳制馭機宜以順夷
情以安邊鎮事本年四月內據通事胡以平手
禀稱西夷酋首小歹青要赴廣寧開市買賣
領賞仍採取木植用車裝運因山阻赴開市不
便要從大凌河順水放至義州大康堡邊牆開
市場與軍民交易等情隨經備行分巡道會同
錦義將領查議去後今據分巡遼海東寧道兼
理廣寧等處兵備右參政王邦俊呈稱行准
義州參將事副總兵李如梅手本開稱行據義
州備禦盧得功會同本營中軍楊應元呈稱查
得嘉靖三十年間小歹青伊祖栢哥帶領達賊
二千餘騎在於大康大平二堡邊外住牧年久
以爲地方屬夷上邊講易木植買賣當有前任
參將王重祿因栢哥原係屬夷本城尚有三千
精健兵馬足堪防禦准令軍民人等各馱米糧
與栢哥止換木植二三次原無設立關口市圈
亦無請動官錢後前夷被大虜達賊頭目得知

怒其內向帶領衆賊將杉哥等殺回至今再無
買賣今照小歹青脫要從大康堡凌河放木買
賣似亦舊例但諸夷入市不當散亂須有一定
關口其關口應設大康堡久安臺迤西風口嶺
地方亦當有木場馬圈應設本堡正西門河東
岸其駕馭官應添提調官一員即駐本堡專管
木市事務防範兵馬本城有馬官軍家丁除公
差塘砲等項外見在不滿八百委屬不足請乞
合無於別營量撥動兵一枝以防不虞每歲春
秋二季每季按月三五次准其出入交易以[illegible]
先年舊例等因又准錦州前任遊擊劉仲文手
本開稱查得錦州嘉靖初年夷人互市在於大
鎮堡鎮邊山大福堡臥佛寺二處通夷買賣後
遇年荒大虜屢犯屯民十室九空夷市禁止及
查錦州各邊山險陡峻樹木稠密兵馬單弱防
護不便似難開市等因各回復到道併將緣由
回報到臣又經移文鎮守總兵董一元查議相
同及稱撫賞酒肉等物責令守堡官備辦不必

另設提調緣由回覆前來該臣會同總督薊遼
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都察院右
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孫鑛鎮守總兵官太子
太保左都督董一元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宋興
祖議照環遼而穴者皆虜也迤北土蠻種類多
不可數勿論即近邊者直寧前則長昂直錦義
則小歹青直廣寧遼瀋則把兎兒粆花花大諸
酋直開鐵則伯言兒煖兎諸酋其在東邊海西
則猛骨孛羅那林孛羅卜寨諸酋建州則奴兒
哈赤速兒哈赤諸酋以上酋虜無慮數萬[illegible]
與遼地相錯如繡入項背相望藩牆圍獵則刁
斗夠戰之聲相聞蓋肘腋腹心之憂也自那卜
二酋被剿奴速兩兒受撫數年來東重無事去
歲把兎伯言兒戰死粆花大一敗塗地今年
伯言之子宰賽受罰入市廣寧遼瀋開鐵間警
報漸希所未馴伏者惟有長昂小歹青耳而小
歹青者素以兇狡稚長諸酋且其巢穴當衆虜
之中北結土酋爲其心腹耳目西仂長昂東聯

粆花諸虜大衆動以數萬無所不窺小竊則飛
騎出沒於錦義之間如鬼如風不可蹤跡該地
將領自周之望栢朝翠戚綍繼之者搖手相戒
無敢以一矢相加遣年來凌河上下方數百里
野多暴骨民無寧宇速阡沃壤棄為甌脫遠慮
者每以河西不保為虞臣化龍在事以來數為
之輟食而嘆謂小歹青不死遼左之憂且未艾
也乃自今歲入春以來此酋數數遣使叩關求
市每來則獻人口二三十名最後以其剌麻僧
送被虜生員薛天成來臣與鎮臣庭諭其僧僧
言歹青厭兵矣今且從佛教頗不復為賊第求
兩家一家耳臣等未敢信復陰詢其生員言歹
青自去冬遣使唁東虜歸而言東虜帳半空多
寡婦日携其胡兒啼遠近聲相聞也其妻心動
懼且為穹廬發日夜垂涕泣而道之和歹青亦
心怦怦怔怔然進則與有高平之爭居恐復有
挫道之衆日夜馳游騎四出偵我若旦夕加兵
者然其所為來款者即將來不可知目前似無

他矣於是臣等乃問剌麻虜所領者何曰領撫
出兵擣其巢領夷人來降者留其馬歸其人領
漢人回鄉者留其人歸其馬領得於凌河賣木
以養窮夷之不搶則無以為生者臣等謂爾無
入則我無出誰復擣爾巢廣寧降夷多不可勝
用矣且內地所不足非馬也惟回鄉而歸其馬
則無利恐流人遂不復回鄉自後降夷來人馬
皆無受回鄉而有馬者馬給其人不復歸爾凌
河賣木事至重需發令虜使唯唯[illegible]
亦有所領領自關門以西錦義沿邊千五[illegible]
無以一人一騎入若他虜從此入者爾拒之拒
之不得則以實報俾得早為備大虜來爾止之
不得亦以實報俾得早為備領爾無陰隨諸虜
入犯而陽為報以匿其名領爾無勾連大虜且
為之嚮導冀以大衆償零竊虜使亦唯唯因令
之赴關將吏監之殺馬牛鑽刀說誓盟於天
因報箭入市賣馬以去無何而關西報長昂聚
兵三千謀犯寧前居久之歹青遣使來報長昂

且把錦義既而長昂果把錦義以先知副總兵
李如梅待之於邊墻邦之半日而出陰遣邏者
覘之全營向西南去果長昂賊也於是臣等始
信此酋之求款者將來不可知目前畢無他矣
始為行查賞木事據鎮道將領皆謂有利無害
可行無疑臣等猶未敢信復召彼地居民之有
知者及士人之習邊事者遍問之皆曰可大約
謂其便有五河西無木木皆在邊外自虜克叛
亂以來邊人無敢出邊一步者材木之貴至[illegible]
給河東道遠又時有虜警不時至亦不[illegible]
河西之材木貴於玉自市通而河西材木不可
勝用也一所疑於虜者犬羊無信耳第虜重市
以為金路當市之時多不肯搶一月市則一月
不搶一處市則一處不搶即今日市而明日搶
搶非有加於往日也而我已收今日不搶之利
即令年市而明年搶搶非有加於往年也而我
已收今年不搶之利二遼東馬市是
成祖文皇帝所開也無他賞賞即以市稅無他市本

之市夷與居民各大歡悅而退於是臣等益信
此酋目前果無他而木市果可行無疑也其地
宜在義州大康堡以近遼河且先年故處也其
期歲春秋各一春以三四月秋以七八月水方
盛便放木且非大舉之時無他變也每季市不
過三五次人不過五六百便隨開也守堡官即
加以提調衙聽臣等劄委不必銓除既便彈壓
又省事且省官也每市期仍發正兵營勁兵一
千防護畢市而歸失鎮城遠不益兵不足[illegible]
變也市夷止犒以酒食不必他賞[illegible]者馬市[illegible]
重出且木稅無多難浮費也庶幾乎制馭有完
策而木市無他虞乎臣等又惟遼左事體與他
鎮不同他鎮皆貢虜也市必不搶搶必不市蓋
其貢
內帑金錢以數萬計明以此為餌鈎之彼亦中吾
之餌而不敢變亦不肯變勢則然也若遼之馬
市止可當他鎮之民市耳民以為利故虜雖有
順有逆市終不為之罷賞不在[illegible]故市之或[illegible]

聽商民與之交易官第為之洽其爭而防怨綏
故虜以市為命而民亦以市為利木市與馬市
等耳有利於民不費於官三大舉之害階而希
零竊之害輕而數小歹青不搶錦義之零竊少
矣而又西不助長昂東不助杪花則虜勢漸分
即寧前廣寧之患亦漸減且大舉先報又得以
預為之備四所惡於和戎者微獨以多費也蓋
亦弛備之害大焉今大舉不絕必不至弛備而
零竊頓希益得以脩備五此五者利害較然
白黑一二可指數也於是臣等乃知木市果可
行無疑也臣等又恐此特其酋長畏死求和或
未必能戢其下姑少延之自夏及秋果無零賊
內入者又恐夷人或假入市有他舉或即於市
中生事亦未可知因以便宜與約市期匿盛兵
待之而令副總兵李如梅通判俞方策與之為
市凡令虜不許多至致生他虞至九月二十日
虜果以百餘放木三百五十零至堡前臨河與
軍民交易不終日而畢即以市稅犒酒食量賞

或塞官亦不任其責蓋犬羊之性喜則人怒則
獸而制馭之法來不拒去不追戰守和交發而
互用
成祖文皇帝所為經理遼左法至善也今之木市與
馬市等偶爾虜懾於戰勝之餘感其就籠絡故
臣等亦啗以交易之微利暫與休息今而後其
以為香餌一吞而不復吐乎所不敢知其以為
雞肋暫食而旋復棄乎所不敢知自山陝諸邊
撫賞數萬不能保其終不渝盟臣等以鄰遼
市欲其守空約而長無後患一何其所持者狹
所欲者奢乎惟是其市也利可收於目前其不
市也害不加於往日擇福於重擇禍於輕臣等
固已言之矣是故自今以後虜情少變則當罷
罷而虜復輸款則又當開開而或陽順陰逆或
東市西搶則不直罷或剿其衆或搗其巢當惟
其所為而不得謂之啓釁總之防撫者惟盛兵
為備不必以市否為弛張綜核者惟隨事考成
不必以市否課功罪一切制馭機宜皆聽臣等

督撫鎮道竟自主張不必瑣瑣瀆
聞一如馬市故事庶邊臣得以展意設施無所疑慮
虜雖悍且黠當不復出吾籠絡中矣伏乞
勑下兵部查議覆
請行臣遵奉施行地方幸甚臣等幸甚緣係酌求
市隨便撫防敵陳制馭機宜以順虜情以安邊
鎮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舍人李天澤
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三年十月初二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是

一謝恩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本年九月二十七日准兵部咨爲主將出塞
擣巢獲捷乞
賜勘錄以昭激勸事該本部題敘本年正月內十方
寺堡塝外斬獲功次奉
聖旨遼鎮出邊擣巢有功云云欽此備咨到臣該臣
隨於九月二十九日具本辭免陞俸十月十一
日伏蒙
聖旨加恩已有成命不准辭兵部知道欽此臣即欽
遵望
闕叩頭謝
恩外除原任開原道右參政梁雲龍海蓋道右布政
使郭性之各賞銀叁拾兩俱已陞任自行領謝
隨據分守道右參議今陞副使楊鎬等呈稱各
官切蒙
欽賞陞級例該附名謝
恩等因除

欽賞金幣恭候祗領外竊念頃者十方寺之役我當
十氣方伸之際虜值逆蒐假息之餘故復成師
以出寔欲盡敵而返乃大衆小獲殊非始願且
因人成事臣本無勳恭遇
皇上賞小爲明功疑惟重
天賚普施於群衆
重祿獨厚於微臣及揣分以控辭復蒙
恩而未允
辭衣推食戴覆幬之知
天飽
德銜
恩知報塞以何地臣等敢不益堅初志永保成功修
守練兵期滅虜而後從第礪磨鈍即褁革以甘
心臣等無任感戴
天恩激切屏營之至爲此具本專差指揮周興齎親
齎謹具奏
聞
萬曆二十三年十月 二十 日

更調府佐疏
題爲酌議更調府佐官員以盡人才以安邊地事
臣惟當今難得任事之臣尤難得任怨之臣若
夫一意奉公摘伏姦摧大豪惟力是視至於謗
議四起聚蚊成雷夷然不以屑意此其人即未
得尚於中行乎要以置法寧民終必賴之上之
人所宜保持愛護以成就其名不宜徦隨俗之
毀譽而輕棄之也遼左越在荒服法弛民敝匪
頑撫既久頗習其俗大率夷夏雜處豪猾[illegible]
其富家大賈積金買官世叨金紫者滿地而[illegible]
因之摩切官府囂食細民細民爲積威所劫不
敢言而敢怒官其地者亦皆因俗爲政責大猾
而已不復盡法繩之以自託於水清無魚之義
其細民無所發怒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不復知
去華即夷之不可行此之政久而不改臣恐遼
左之患不在夷狄而在閭閻也蓋嘗穆然深思
臨政而嘆安所得任事任怨之人與之共功名
乎乃有駐劄岫巖撫民山東濟南府通判郭[illegible]

其人者庶幾近之矣其人天性明察果於持法
不少畏徇初至即革退積猾衙役百餘人巨猾
信仲保欒栢等各擬遣配以盡其罪群胥帖然
不寒而慄官族豪家有犯一切法裁之如百户
李逢春等侵欺倉糧以千計指揮叅向日等侵
欠正餉以萬計指揮夏守茂謀殺人命奸虜人
妻女以數十計本官承問皆盡法究擬求請萬
方終不應一方快之其剛腸疾惡或不無用刑
之過要以為小民伸冤吐氣非有他也而姦[illegible]
豪横已久驟見摧抑不堪其怨遂為蜚語中之
在所傳流李向日至誣以贓過投告於臣臣行
該道布政張思忠查訪多無左驗且謂本官贓
罪本無可指獨以南衛積弛久本官用法深中
豪以上皆不便之計不去之不已又之恐以其
不可測之心為不忍言之事宜調之别處以盡
其長為便臣乃喟然而嘆斯人也而有斯遇也
所宜保持愛護以成就其名惟此時矣顧調之
内地則見謂不宜於邊愈以快奸黨之心而本

鎮且失一强幹精明之吏查本鎮有四通判涿
陽通判姐守節資俸已深遷轉非遠管馬通判
俞方策爽情熟諳防撫攸賴皆難他從惟有駐
劄廣寧管糧山東濟南府通判祁應聘須任方
新宜令與竣對調管事盖應聘性度温良心田
洞豁當此奸頑側目之時宜施以平易悖大之
政乃能和輯而綏定之坐收夫清淨寧一之效
而竣以其精明强幹之才處夫鎮城繁囂叢冗
之地諸凡錢糧宿蠹營伍積弊所[illegible]
別者當無不至且與撫道諸臣協[illegible]
則堅悍之劑有君有佐能伐病而不能傷和庶
幾此一舉也於兩地便於兩臣亦便臣又惟凡
對調者必其地一繁一簡而其人一短一長自
滕薛趙魏孟公綽不能兼為而薛恭尹賞换縣
而理從古已然非獨今也今二通判一管糧一
撫民事任正等原無繁簡之分而二臣之調一
以折奸頑之心一以輿醇和之理亦非有所短
長於其間自今以後如其瑕瑜不掩晚節不終

臣固無妨掎摭以振飭吏治如其政績有成數
騰薦刻該部亦並宜從優敘轉不得以調任為
累庶乎二臣從此得以安心從事其於全安地
方成就人才兩得之矣伏乞
勅下吏部議覆施行臣愚幸甚地方幸甚緣係酌議
吏調府佐官員以盡人才以安邊地事理未敢
擅便為此具本專差舍人張景桂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三年十二月　十二日
奉
聖旨吏部知道本部覆奉
聖旨是

乞勘處將領違禁捕魚疏

題為將領違
禁捕魚軍民出境遭虜乞
賜勘處以明法紀以懲貪肆事本年十一月十六日
據遼陽副總兵祖承訓呈云云等因各到臣該
臣會同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
略禦倭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孫鑛
議照採捕之害各邊有之遼左為甚自去歲
皇上逮治參將楊紹祖論死繫獄遼將始有戒心臣
等受事以來刊刻禁約到處張掛諸將稍知奉
行故比來論劾將領雖貪懦不職時不乏人未
有以役軍出邊聞者臣等方謂夙蠹漸除遼民
可少免於糜爛矣承訓亦有人心柰何其技癢
不禁而復有此舉動也夫遼非無事之國也家
破人亡十地而九背井離鄉十人而五疾苦呻
吟至不忍聞自去冬虜怵於兵威迄今經年不
復入寇遼河兩岸始得息肩臣等方為之解網
呴沫攝回元氣猶恨不能盡汲西江之水盡起

涸轍之鮒悍悍亦予於承訓何怨何讎一旦驅
之塞外助虜力所不及而往遣之爺也且承訓
固夙所稱敗軍之將也先年協守遼陽數經失
事虜退輒隨媢官生為文稱賀飾罪張功至今
傳笑平壤之役貪功冒進一軍皆沒喙千度遼
隻騎不返赫赫彈章言猶在耳臣等素已薄之
矣直以鎮武之戰偶居前鋒謂其匹夫之勇或
堪選於一擊故復使過以觀其後豈意其漁利
自封聳管氏命一至是耶據該道所査報差出
五十二人虜去三十六人逃回一十六人之
承訓所報十九人已倍其數顧臣化龍所聞尚
不止此至有謂一二百者因差人細加査訪各
報稱差出軍士屯民雖止此數但此處多魚人
皆知之官軍一出隣近窮民之販魚者城市牙
販之買魚者往往相隨而去被虜者寔有一二
百人緣人多虜少鑽林避匿多有逃回承訓懼
罪差人到處巡邏防禁街市無敢言者其被虜
之家明知此事必至參提廑有牽累忍氣吞聲

絶不敢認即該道與委官亦驟不能得其主名
嗟乎承訓以為極力掩蓋遂可苟幸無事耶夫
使其入境虜掠或對敵殺傷縱至一二百人亦
自可原乃今無故役出境外被虜即三五人已
干法禁況至三十六人據見在之數固已罪在
不原矣又何必多求其人以實之乎嗟乎承訓
亦可謂心勞而日拙者矣備禦熊鑰既稱初三
日之事曾經枸執責戒似乎明於法禁者乃既
不聞之臣等亦不報之該道竟以隱忍釋之
十一日之事則袖手坐視任其所為比至[illegible]
然後倉皇具呈冀自解免亦以後矣守堡任大
道寗崇廉出境由其信地始終未聞阻攔且臣
化龍有行凡將領私調堡軍者堡官即不敢抗
拒亦必一面應付一面揭報以憑査處今調軍
已出境被虜矣至今猶無一字相聞尚知有法
紀乎若該道雖居同城但原係將領私差非同
境內失事且當其再漁遠河被虜之日正其出
巡開原初返之時自有難以相及者參照協守

遼陽副總兵署都督僉事祖承訓一生貪功竟
事百計黷貨營私意在得魚哀哀烝民可念豎
不畏死恢恢法網難逃宜明三尺之刑用戒一
方之憤所宜革任提問正法者也長安堡備禦
熊鑰初違命而錚錚似能抗衡撫禦繼受令而
唯唯竟爾釀成禍機向使其發覺於初亦何至
滋蔓於後原係亂命豈宜阿奉雖謂卑官不得
自由守長安堡指揮任大道守長定堡百戶舊
[illegible]
始則聽從調發既則聽從欺隱何所逃罪[illegible]
革任聽勘者也分守道副使楊鎬法禁素稱嚴
整邊事尤極綢繆茲該協偶然殖貨而忘身即
該道亦難早知而預戒且始事能以寔報行查
必以身親任怨已多苛責可已相應免究者也
即今河冰凍結防禦正急承訓者其心不勝其
消沮閉藏其力盡用之彌縫掩飾其徒兒力止
盡以供奔走營救之用倘若闌入何以待之臣
等已奪其兵柄調協守寬奠副總兵馬棟駐劄

遼陽代領其衆伏乞
敕下兵部覆議上
請將祖承訓熊鑰先行革任并任大道等轉行巡按
御史提問如律員缺速行推補庶貪肆知懲邊
疆有賴矣緣係將領違
禁捕魚軍民出境遭虜乞
賜勘處以明法紀以懲貪肆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
本專差承差蕭承志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三年十二月　初四　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兵部覆奉
聖旨楊鎬免究熊鑰革了任并祖承訓等都著巡按
御史提問具奏

考選軍政疏

題為考選軍政官員事據整飭金復海蓋兵備兼
管苑馬寺事右布政使張思忠分巡遼海東寧
道兼理廣寧等處兵備右參政王邦俊整飭寧
前兵備右參政詹思謙分守遼海東寧道兼理
邊備帶管開原道事副使楊鎬各呈將各路副
參遊守備禦原係都指揮使以下等官逐一詢
試考核備將各官賢否實蹟呈報到臣據此案
照萬曆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三日准兵部咨該
本部題萬曆二十三年例該五年考選軍政官
員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會同巡按御史行令總兵副總兵但
係都督職銜者依限自陳其餘副參遊守原係
都指揮使以下等官從公詢試一體考核通限
萬曆二十三年十月內具
奏議斥以憑覆
請定奪等因本年八月二十二日又准兵部咨該本
部題議邊腹總兵副總兵但係都督職銜者亦
應照王府公侯伯事例許令自陳科道一體拾
遺總副等官限本年十月以裏具
奏副參遊守原係都指揮使以下等官仍聽總督
撫按衙門從公詢試一體考核具
奏議斥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又准本部咨該本部查得先該巡
視京營科道官傅來鵬等條陳一款覆舊制以
儲將材該本部覆議九邊將領如遇五年應考
之期本部預行各該總督撫按官將所屬大小
將領從公詢試如有貪酷庸懦年老有疾等項
不拘名數多寡會同具
奏議斥如罪惡未甚年力堪以策勵者不得苛求
題奉
欽依欽遵在卷今照考期伊邇仍應申飭合候
命下通行各省直總督撫按衙門將所屬大小將領
都司等官查照近題事理用心詢試如有前項
不職者不拘名數多寡會同劾
奏議斥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俱備洛到臣又節准總督軍門咨
同前事准此已經備行各道轉行總兵副總兵
但係都督職銜者各依限自陳其餘副參遊守
備禦原係都指揮使以下等官從公詢試查訪
考核去後今據前因查得考核將領例該會同
巡按御史具
奏但舊巡按宋興祖已經回籍新巡按李思孝尚
未抵遼若再等候恐致遲悞臣隨會同總督劉
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都察院
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孫鑛議照遼左當九
邊之最衝往年狡虜大肆小竊無時不犯無處
不防戎馬奔疲地方殘破極矣自上年戰勝之
後醜虜息喙螫毒遂希鎮所以內固綢繆外消
醫孽者實惟將領是賴儻令貪酷偷惰年老有
疾諸人得廁其間邊圉豈有利焉近該年例練
兵并因邊事舉劾及巡按復
命論劾如管海州參將事副總兵季寧金州守備任
大受錦州遊擊劉仲文管鎮武堡遊擊事參將
裴邦翰都司掌印薛坤管屯王汲俱經革任又
新有協守遼陽副總兵祖承訓役軍被虜見在
論劾聽候
明旨處分外其見任各官臣等從公覆加詢試考核
如撫順備禦李元勲使氣凌人虛獵悻直之譽
喪心營利大張剝削之聲縱男李大官帶領軍
士王勳等恣情圍獵走死官馬軍人楊河郭佟
父等疾首痛心縱表弟黃二役占操軍王錦等
把持夷市歐辱商民鋪人王國詹等吞聲忍氣
招納賄賂則于大化告苗本仁索本仁銀六十
兩劉秀才告李忠動索思勳銀七十兩朱天伏
告張尚全索天伏銀二十兩皆陳倫過送主名
具在誰云暮夜撫知昌破官銀則撫賞藍白梭
布一疋止值銀一錢八分捏開二錢二分一年
賞布萬餘扣官價三四百兩撫賞牛一隻止值
銀七八錢捏開一兩一年賞牛千餘扣官價二
三百兩皆許討勝可審市稅不敷半作囊中之
物開荒原以利民乃受丁鎬等銀三百兩將搭

兒丈田五十四頃斷與受王名等銀一百二十
兩將五味子衝田六頃賣與皆王五爲之過送
其受丁鎬銀魯經解辦當堂問出蓋活口也一
事實其餘何所不實委官豈以誅利乃委楊文
魁掌印要銀五十兩委羅應山掌印要銀五十
兩委吳天福把關要銀三十兩皆黃二爲之收
受其龐山則因文魁病故旋即轉賣若興販然
一事苟其餘何所不苟人參貂鼠種種歷買致
夷人每作色于市月糧歲賞年年扣剋致軍士

多含怒在心且奴酋專制東陲常有跋扈飛揚
之志而本官因循關市殊無桑土綢繆之謀懿
路備禦馬登高年耆甚茂騎射尤閑惜當發軔
之初專事肥家之計該營馬價千兩輒盜借三
百買鹽散軍而扣其糧且擅用號車裝送比至
告發復託之伊父馬文龍之鹽不知伊父之鹽
遂可車裝歷賣乎真是以官爲市該營軍士幾
何輒役占百餘耕田製器而輸之家且逼至斷
手避差比及發問止佀稱耕種教場之地不知

教場之地遂宜將官耕種乎可謂欲蓋彌彰[illegible]
瘦馬以給軍勒取稍銀兩倍正價何論張文俊
張振范七二何伴東高守榮吳真二楊英等三
十餘人皆領馬之主也無惑乎軍威不振姦軍
妻而縱慾身及僕從俱有外婦何二麻子妻田
氏王勝妻張氏楊伏四妻何氏韓四妻吳氏等
數十餘人皆宣淫之物也何怪乎兵氣不揚衙
門器皿已領官銀復令千百户備辦帷幕殊盒
之類[illegible]其用銀六十餘兩彼所何敢[illegible]
[illegible]有正頭[illegible]務[illegible]取[illegible]張等頭目
費銀玖兩卑官何從取給絹布指巾不時派散
以至蓑衣亦收販於廣寧麋鹿獐麅肆行獵取
以至魚鮮亦誅求於邊堡部下脂膏已竭軍中
怨讟方騰中國備禦周從文頗有勇敢之名惜
多科索之跡養廉田招人佃種例也而吳興等
一十八屯每年坐定或三十石或五十石以至
青靛線麻各有數目不論豐歉必求如額坐使
閭閻愁嘆將領官不許占軍亦例也而趙[illegible]

等五十八人每人認定或打麅鹿或打魚鮮以
至殺畜造作各有次項不分班次常川交納遂
致營伍空虛役軍已非法矣而李千家等十名
在沙河鋪種田張有才等十名在開原城看家
何項公差累窮軍之遠役剝軍已可恨矣而閱
視一次每軍收銀二錢共八十兩出巡一次每
軍收銀二錢五分共百餘兩何處支銷致蓋伍
之傾囊指稱修造倉房動調號軍百兩採木七
運只用原木暨起而斫木盡送之承木匠[illegible]
等交收有據指稱該道回籍科收每哨銀[illegible]
兩每堡銀二十兩並無分文支用其軍餘盡歸
之巳旗牌范守義等從納何查强買馬駒每匹
止給一兩嚴望的春黃景松郝營阿等敢怒而
不敢言盍致義兵每名得銀二兩稍為有陳尚
學況二等錢入而人始知大貪其成狼藉小男
何所補為以上三員俱應斥革者也伏乞
勑下兵部再加查議將李元勳等革任另選謀勇兼
資者各代其事庶衝邊得人保障有賴矣緣係

議留張布政疏

題為議留賢能兵備官員以安邊鎮事本年十二
月十三日接得邸報吏部一本為缺官事河南
缺左布政推山東右布政管遼東金復海蓋兵
備事張思忠陞補奉
聖旨是欽此該臣會同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
理糧餉經略禦倭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
侍郎孫鑛議照思忠者初踐省闥累遷藩臬中
[illegible]有[illegible]
轄界之全省造福中州豈需大受豈不可為
方得人慶哉顧臣等
陛下守邊吏也為
陛下守邊則不得不為邊民造命為邊民造命則不
得不為邊地擇才才如思忠誠宜於邊又最宜
於遼之邊此時此地似不可一日無此人者臣
等請先言遼之勢而後言本官之最宜於遼者
一遼地南並海北迫虜遼河貫其中故分兩河河
西狹而瘠無所出率仰給河東河東之饒在金

復海蓋南四衛南四衛之於遼如木之根也[illegible]
人之有心腹腸胃也南衛病則全遼隨之週年
來南衛病矣自兩河從征之上多所殺虜率推
添勾補於南衛而南衛病自將領不良於軍豫
削剝取靡所不至軍脂竭而取辦於户丁户司
半在南衛而南衛病自冒功得官者多官多氏
少一人兼數人之差而南衛病自稍糧多逋官
被參罰徵紋之令急於星火而南衛病自東征
[illegible]
其廬之入而猶不足而南衛愈益病盡富者窮
貧者逃逃者死不復歸矣故臣等在事以來每
南望而咨嗟非憂夫倭非憂夫虜憂夫南衛病
而全遼隨之也思忠到任纔數月耳清案牘乎
賦徭辦官材柳倪俾種種可觀大者如脩復黑
白二窯添造戍堡軍器清查監苑種馬督脩各
堡工程至如海州城工六年不完加意嚴督二
月而竣諸所脩舉率多類此其治民如和緩之
於醫人脉人劑無弗起也其理事如庖丁之於

年大郤大窾無弗解也臣等竊嘆以為如思忠
者即令稍久其任南衛浸浸有起色而全遼之
元氣可漸回矣不意一旦為中州奪去也夫中
州天下樞非小省也方伯二司長非冗官也顧
治內地易治邊方難求才於內地易求才於邊
方難即今各省司道英聲茂實需次方伯之選
者濟濟多人擇而使之宜無難者若思忠去遼
而代思忠者或未必習於邊也習矣諸所張施
於金復海蓋之證或不對也謂南衛何謂全遼
何病小愈而更之醫予方劑而奪之乳其能堪
乎臣等所以難之也查得各邊司道偶值遷轉
有人地相宜者率得留任即思忠前在西寧陞
山東右布政亦經
奏留照舊管事此固往例可據而本官之最宜於
邊方尤彰明較著者伏乞
勅下吏部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覆
請將本官以新陞左布政銜照舊管理金復海蓋兵
備事務遺下河南左布政員缺另行推補庶邊

地得人疆圉永頼矣緣係議留賢能兵備官員
以安邊鎮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
楊名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奉
聖旨吏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是

議留撫夷官員疏

題爲議留撫夷官員以安邊鎮事據分巡遼海東
寧道兼理廣寧等處兵備右參政王邦俊呈稱
云云等因到臣隨據鎮城將領衛所官軍士民
人等攔門告保亦與該道所稱相同該臣會同
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
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孫鑛議照通
判俞方策既以前任不職被論彼處按臣職專
激揚必有的據自當聽候處分何容他議但本
官在遼見管馬市撫夷事務本鎮環邊諸虜原
係三衛屬夷向來監市將領不通夷語止憑通
事人等緣飾朦朧畏之則額外增賞以長其驕
狎之則故爲刁難以招其怨以故大擧小竊歲
無虚月月無虚日邊事之壞所從來矣本官生
長邊陲深通夷語諸凡虜人入市皆親爲詢問
撫摩夷人愛而畏之有所約誓聽從唯謹至於
小歹青部落赴義州木市在本官與之面約開
設者以故浹歲以來河西沿邊一帶息燧寢烽

略無亡失遺鏃之費固以戰勝之後群虜震懾
亦以本官撫處得宜能服其心故也且其計慮
方略種種絕人即如夷中餡採虜情陰行間諜
一切伐謀折衝之事臣等言之他人多不能曉
惟本官言下即悟且隨機應變更有出於言意
之外者然則本官即治民無效至於軍旅之事
亦可謂偏至而有餘矣今若中道易之誠恐市
夷失望邊塞靡寧誠有如該道所慮者查得近
年以來節遇防虜治河之事有才地相宜功過

不稱者即在考察廢棄尚得湔洗擢用况本官
先以邊功授官今在邊地任事當緊急用人之
時似難以一眚終棄合行題
請伏乞
皇上念撫夷非同撫民思使功不如使過
勑下該部議覆如果臣等所言稍於邊計有裨將本
官仍留在任供職如以既經論列難以不處或
量降俸級管事俟其撫防有效另行
題復庶法紀不撓邊疆有賴矣緣係議留撫夷官
員以安邊鎮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舍
人曾仲仁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四年正月十九日
奉
聖旨吏部知道本部覆奏
聖旨是

西臺疏草一卷北畿疏草一卷東粤疏草五卷南國疏草一卷

〔明〕王以寧撰

明萬曆刻本

西臺疏草目錄

西臺疏草卷之一

廣東道監察御史王[illegible]寧著

請用舍早斷疏

題爲
國是愈紛用舍不決懇乞
聖明早斷以平政體以弘泰道事方今天下蓋多
事矣民生久困
國計不支加以從來未有之災東南數千里如
沼如焚獸擾瓦解事未可知我

皇上軫念時艱翻然更始災民則議賑䘏失事諸
臣則輕重勘處有差言路稾征而
廷推大僚之
命旋下士民誰不加額想望
太平臣等幸叨言責亦誰不願貢精誠以酬
知遇然而章滿公車幾於聚訟大要皆爲用舍人
材一事所望宣鬱定紛共偕大道惟在
皇上加之意耳臣竊謂大臣之晚節宜恤直臣之
正氣宜培內外之壅滯宜通賢材之録用宜

先而功罪之異同宜核凡所謂大臣者將師
表百僚是賴未有身為射的而能展佈四體
勉效匡贊之業者言官交章豈能人人置辯
亦豈宜事事仰
皇上昭雪惟有自裁而去附於古人請辠之義而
槩蒙
諭留彼頑鈍者何足惜閒有思保末路之心而坐
令跼蹐以至狼狽生平不掃盡乎
皇上察其罪過果眞策免已晚即鑒其情辭苦切

觸藩堪憐
早聽引退以謝人言既可全止足之義而亦不失
始終優禮之
恩所謂恤晚節者此也我
祖宗朝言路之廣超軼三代遍者罪及越職已非
詔鐸求言之盛事況職在言路者而明厭薄
之令且施不測以摧抑之矣遂敢言之士傷
正直之心人寔有口防川何益議論繁興率
由於此諸臣血誠素積不悍批鱗

皇上聖度夙宏何難止輦採之輿論復其原官則
刻印銷印千載芳執其餘攻辯事情與其斷
自
宸衷曷若付之部院從公評酌庶清議常伸而
國體無損所謂培正氣者此也內之郎署序轉
方面我
朝制度原有深意今積俸率至捌玖年甚則拾
肆伍年鮮不推大參憲副者間躐京卿益滋
物議昔人所為歎積薪也況藩臬之長晉陟

卿貳歲能幾人是內與外俱壅耳盍不有缺
即補有推即下則官不苦於代斷人各幸其
展驥而無復人擇官與官乏人之虞矣所謂
通壅滯者此也年來廢棄諸臣大都宏材勁
節表表負當世之望者懲創已久一棄不復
收遂至日漸凋謝識者扼腕越職叩
閽有激乎其言之也激之而
上不平則有法外之處分處之而下不服則有意
外之猜度愈猜未必不愈激愈激則未必不

愈滋厭棄諸臣雖憂先
廟廊卽老死巖穴當亦無悔奈
宗社之計何
皇上如天之覆於諸臣何靳及早
賜環俾
國家收得人之寔端撥無嫉賢之名而大小臣
工自相忘於無猜無激之世所謂錄賢材者
此也
人主所恃以磨厲一世鞭箠四夷者莊是賞罰操

其權耳欽州失事與武定等既被殘破又議
征勦生靈何辜而置之不問黎溪州生致鄭
文父子滇蜀共之滇疏稱夷酋懼獻明以搆
取而蜀疏則稱指揮張惟忠等力戰陣擒兩
疏具在誰眞誰罔豈庸劣之督臣尚國因敗
以爲功而慷慨功名之撫臣未免徇下以罔
上耶此而寬假何以服逮論將吏而杜欺冒之漸
所謂核功罪者此也臣竊見近日以來疑端
既開轉相枝葉言官之中業已水火相軋浸
尋未已安知不蕭艾同摧固非諸臣之幸亦
豈
宗社之福漢唐季世可爲寒心願
皇上鑒往杜來
早賜乾斷用以輯羣情而飭法紀其於清心省事
養
國家和平之元氣計無急於此者卽有水旱兵
革可恃無恐矣臣仰戴
天恩感慨時事故不避忌諱皇陳一得如此伏惟

聖明留神採擇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萬曆叁拾陸年玖月初壹日

請收回舊輔
成命疏
題爲舊輔陰謀敗露政本萬難再辱早乞
聖明收回
成命以杜陰邪以𢀖人心事臣惟自古陰邪大臣
必設陰謀以傾善類人主不覺而入其術中
必至惟所欲爲而國家禍敗隨之矣然未有
密布傾危顯肆欺罔視言官爲讎敵置公論
於弁髦如

召用大學士王錫爵者反覆疏揭不意其負
國負所學決裂至此即擬仰遵
明旨糾正因諸臣公疏特疏摘發殆盡竊意
皇上察其姦欺旦暮黜免臣何容贅今靜俟
宸斷又浹旬矣而
命使尚未收回將待其再辭以示優禮舊臣之
德意乎抑謂不妨再出益當感
恩以圖報乎臣竊謂錫爵心未盡死萬無應
召之理矣在昔錫爵之執政也如溢封兩票猶是
覬望之術今則皇以諂媚行其傾險矣如逐
趙南星顧憲成等猶是陽扶陰擠之術今則
明與忠正爲讎矣自昔裂麻引裾未聞爲謗
爲詈從古止輦轉圜豈是受辱受侮今以矢
心天日之忠讜翻作指詈之罪案以痛哭流
涕之正論詆爲鬼哭神號之魔語壹字顛倒
白日成黯片語挑激平地起波尤可駭者
皇上容言納諫如天地覆載謬云不嗔不喜但以
禽獸畜之而欲鷹鸇擊之縱不難傾陷衆正

獨不念虧掩
聖量乎及其陰謀一泄無可收拾不得已而昧心
強辯雖犯天下之公憤遺萬世之共唾而不
復顧惜矣故據其密揭明欲諂激
皇上箝言官之口以待其來及觀辯疏亦明知身
爲射的不復置喙又安得靦顏復來強據百
僚之上而肆其毒況
聖明洞鑒業已不用其言何必虛拘其身譬之猛
虎毒蛇即不屏諸四裔早宜縱之山藪無俾

當途敗羣誤
國不然祗足辱
溫綸滋舉
朝之疑畏耳近見
聖諭輔臣朱賡李廷機或恤其冒寒就路或憫其
遣家先行已
俯鑒其決去之情及
諭輔臣葉向高又着鴻臚寺官
宣諭元輔次輔速出贊襄豈朱鑒其不可不亟去

之勢耶臣拜
命之初首請
皇上早聽諸臣引退蓋遲徊日久議論日增及今
抽身亦爲晚矣竊願
聖明卽賜乾斷又願輔臣向高無避嫌疑力贊
聖斷不惟來者亟杜其來而且去者
亟允其去別
簡忠賢共圖化理毋令陰險如錫爵輩者得列其
間庶政本清夷人心欣𢘟此

宗社之福奚直大小諸臣之幸也臣職叨言責義
難終默故不避
斧鉞一罄愚忠仰祈
皇上採擇臣曷勝激切待
命之至
萬曆叁拾陸年拾壹月貳拾壹日

參撫臣冒功飾辯乞行勘處疏

題爲撫臣冒功飾辯情罪益彰謹據揭糾參以
杜欺罔事臣惟封疆所重在功罪兩端
國法最嚴惟欺冒一節竊見本年貳月內生獲
逆賊鄭文父子於黎溪州滇疏則稱自承孝
獻出蜀疏則稱指揮張惟忠陣擒擒與獻當
有辨矣臣念冒功之漸不可長也仰請
皇上核實使蜀之撫臣喬壁星稍畏公議何辭以
解不意今月初玖日投臣壹揭爲滇賊擒獲

根因覆查已確謹據實揭報以明心迹事臣
不覺歎息有是哉扶同欺罔敢避怨毒而不
糾正之乎揭稱鳳賊謀叛之始卽檄令帶管
建昌道右布政使蔡守愚督發官兵馳赴金
沙江堵截聲援節據該道呈報鄭文等潛逃
渡江藏匿自承孝山寨諭令獻出不遵指揮
張惟忠等受都司施動金城指令發兵攻圍
逆賊拒敵就陣擒獲鄭文等各緣由前來欲
俟覆查具報第會川距省貳千餘里道路險
阻往返曠時遂仰遵但有聲息逼行飛報之
旨於調補監司疏內言及竊欲少紓
皇上宵旰之憂慰中外人心之望隨接邸報該雲
南巡撫陳用賓爲兵將仰仗
皇靈連擒謀反巨率等事該職查得指揮張惟忠
擒獲鄭文申報兩省情節互異備牌仰道嚴
查該道據監理通判歐陽炳呈遵依差百戶
朱世倫等同本道差人前去會川衛查訪隨
准統兵金城手本回稱正月貳拾捌日自承

孝投見張惟忠諭以利害責令發獻鄭文比
自承孝應命回寨不意變詐遷延不獻至貳
月初壹日方行傳令催兵攻圍鄭文擁衆拒
敵官兵奮勇當陣擒獲今奉行查據張惟忠
回稱先因自承孝認發鄭文之初已在立案
寫文故云獻出及至擒獲之後令軍識劉甫
王賢分投謄寫具報兩省上司王賢因逼文
緊急就將初時自承孝認獻鄭文移稿誤謄
申報雲南兩院訖卑職時因軍旅倥傯以致

失於檢點等情遵府覆查相同爲照職叨提
衡一切軍務民情憑司道呈報轉達此亦事
體宜然詎意指揮張惟忠申蜀則云陣擒申
滇則云獻出以致兩省奏報參差誠不能令
人無疑者責以獨下罔
上夫復何辭第今據該邊道府回稱鄭文等的係
擒獲且施勳乃雲南統兵都司維時與金城
親在行間身任其事知之最詳貳官前報公
文稱各賊俱係追捕擒斬與今報互質始終

相同卽滇疏中前敘張惟忠之報獻出復敘
貳都司之報擒獲蓋亦疑其互異故兩存之
原疏可鑒也況斬馘多功非與賊交鋒曷能
有此由斯以論則鄭文父子爲張惟忠擒獲
似可無疑除軍識王賢從重究治指揮張惟
忠聽候另議外所據覆查緣由相應揭報據
此則壁星非惟不知引罪且將靦然冒之以
爲功矣臣查滇撫原疏稱統兵裴希度等揭
稟據原差督官蔣資亨報稱自承孝將鄭文
於貳月初壹日獻出又據指揮王自安等報
稱自承孝懼怕方於貳月初玖日獻出鄭宗
舜然則滇疏蓋據兩差官所報而差官蔣資
亨王自安皆與張惟忠共事於行間者使惟
忠之報獻出鄭文而果誤耶則資亨之報何
以相符豈亦資亨之軍識誤謄耶使金城等
之報陣擒鄭宗舜而果實耶則自安之報獻
出何以相背況宗舜未聞認獻豈自安之軍
識誤立案耶抑誤謄耶宅內獻出與寨外陣

擒又追至江邊陣擒共見共聞壹愚人能辨
之誘誤於軍識可信乎不可信乎藉口遵
旨飛報未經覆查罪尚可原今覆查矣而仍以貳
叁武弁之揑詞爲陣獲之實證將誰欺乎且
斬馘肆拾餘級豈其逆我顏行而忍剪滅之
逆夷尚未伏乎三尺而平民先含寃於九泉
行間將吏罪不容誅撫臣提衡一面甘爲扶
同不罪揑報之司道而罪實報之指揮軍識
不亦辱

節旄與被逮之滇撫類哉璧星素負勁氣豢挾機
鋒拜
表可以輒行捐數拾萬金錢可以不問豈於臣疏
而不能露章置辯惟是
聖明在上清議滿
朝天日難欺姑先嘗試但使此揭得行
獻俘在邇將遂爲分功之地耶臣竊見近日薊門
之敗掩重爲輕寧夏之勝倖功覆罪邊臣積
習久可扼腕然一經摘發自難遮護未有支

吾飾辯如璧星者伏乞
勅下部院行兩省巡按御史將擒獻事情併妄殺
多命嚴勘詳確然後分別議處以爲冒功欺
罔者之戒
宗社幸甚東南幸甚臣曷任激切待
命之至
萬曆叁拾陸年拾貳月拾伍日

叅武選假官朦朧　題覆疏
題爲部臣相習朦朧縱奸滅法仰乞
聖明嚴行議處以遏
祖制以警官邪事伏覩我
朝律令世職襲替條例森然犯堂者華冒襲者保
勘官一體罷職詐假官與者受者各斬先之
衛所結送繼以司道覆覈駁勘再三而後達
部銓選從來遵行無敗也今據刑科抄出山
西撫按貳臣會叅假官冒濫壹事不意律法

嚴明之世有徑憑通狀併功冒襲如劉貞元
傅鳳竹等者又不意扶同積弊習爲固然既
緣囊中之靈爲之襲授又尋事外之案與之
躲閃有如武選司官吏者軍功告併奸宄百
出或冒他人總小旗爲祖役或指同姓陣亡
之骨爲父兄籍屬編氓頂認軍伍身居市壓
買報邊功諸如此類寔繁有徒該部旣知之
審矣何獨於鳳竹等而信之各犯本以遊手
白丁賔緣積猾賄賂潛投世職接踵功次惟

其奉捏宗圖號紙任其影射即傷闕兩所已
經發覺見在勘問者玖人其未經勘問與沿
邊各衛所未及發覺者又不知幾何人也幸
而敗露捏詞奏辯正宜嚴究根因乃復朦朧
題覆據稱節經本部具
題逐一查明在案原案既具在也不由起送亦
未經駁勘其是否親支有無買冒功次孰查
而孰明之不云案中之情僞應行原籍覆覈
而謬云恐別案有犯姦盜人命失機等情彼

中作何勘問是明開羣枉辯豁之門別示一
種出脫之路誠有如撫按所叅者
祖宗朝設立起送保勘之法竟可廢格不用矣何
物積書敢以瞞天之膽做此通神之事誰寔
爲政任其作奸查得貞元等事情在萬曆叁
拾年以後者拾之玖原任武選司郎中則沈
朝煥朱化孚也原署司事員外則柴大履徐
鑾也除大履已故朝煥雖經降調相應仍候
處分外徐鑾任事方新材守素著前疏係其

所覆臣何敢遽信錢神茀不知是何意見而
特開一面以爲之地終屬朦朧臣不能爲鑾
解也至若朱化孚善狀無聞貪聲有跡自推
陞各都司以及京衛掌印管屯率以賄成皆
爛麵衕衕王校尉過付稍不如數則降調隨
之如永清左衛李指揮之寃共知也其最著
者得靚海衛王兆榮千金聽其冒襲則王兆
焜之揭首存案不舉得李師沆叁百金得張
文憲龍尚志千金聽其冒敘播功則馮邦濟

之首揭存司可証即積書童蒙事露已經錦
衣衛訪拿伍百金暮入而掣回縱釋是庇奸
也及孔有中頂役隨經堂官訪革叁百金賄
投而仍留在司以致巧覆得行僞印僞官踵
敗是長奸也嘖有繁言未易枚舉可令宴然
叅藩久作吞舟之漏乎臣叨掌山西道事職
司法紀義難緘默伏乞
勑下部院一併議覆將假官劉貞元等弊書童蒙
等盡法究罪該司官分別議處庶

國家之典章知所恪遵臣子之職守不致胥越

所裨於邦政匪淺矣臣曷任激切待

命之至

萬曆叁拾柒年貳月貳拾陸日具

題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

以下原缺

以上原缺

請

東宮講學疏

題為

青宮講學久曠懇乞

聖明及時舉行以培

國本事臣等竊觀今之天下天變人窮在在危

迫鈌官廢政事事玩弛杞人之憂未易縷數

至於根本大計無如

東宮講學為方今第壹義伏覩

大明會典所載凡遇朔望節假及大風雨雪隆冬

盛暑暫停講讀寫字停者其暫則講者其常

也

祖宗制度鑒法千古今

文華輟講伍年於茲業已幾歷寒暑可復停乎

三代有道之長在蚤教諭臣不敢遠引請

皇上試自思古今善敗何以周知民間疾苦何以

洞晰雖由

聰明天縱而朝夕講讀之功當有不可誣者試又

思初年
國勢何以全盛近日時事何以阽危豈非凝丞
之正人不接於目啓沃之正論不聞於耳遂
致忽褻萬幾而漸不克終耶
皇太子睿質夙成固足克紹前烈然不法朝講
夕誦之勤而僅襲處深稱聖之逸恐於本來
至德不無少損
皇上聖慈篤至或自有式穀之道非臣等所能仰
測惟是

深宮之燕閒必不若
講幄之清嚴足以消佚志也宦寺之唯諾必不
若宮寮之開導足以擴善端也伏覩
太祖高皇帝之諭臺省諸臣有曰朕諸子日知務
學必擇端勤文學之臣兼宮寮之職講讀經
史涵養德性博通古今庶可承藉天下國家
之重但人之相與氣習易移與正人處則日
習於正如行康衢自不爲偏岐所惑與邪人
處則日習於邪如由曲徑往而不返不覺入
荊棘中大哉
聖謨眞萬世鑒豈法
祖如
皇上而念不及此竊恐積漸以往康衢曲徑分途
日遠而不自覺
宗社根本之計豈宜屑越至是乎臣等均叨言責
久積血誠故敢不避忌諱合詞以
請乘茲暑去凉生
皇太子出閣講學萬難再曠伏願

聖明計先
國本
亟允開講俾日緝熙於光明四海瞻仰在此壹舉
臣等曷任祈懇待
命之至
萬曆叁拾柒年柒月拾伍日

叅內璫飾辯疏
題爲奸璫飾辯顯肆箝制懇乞
聖明乾斷以杜欺罔以闢言路事臣等竊惟言官
責在糾繩釐弊發奸是其職掌閹寺鮮知禮
義徇私蠹
國亦其常態然未有貪婪不悛恣肆無忌敢於
欺
明主而巧於箝言官如內官監陳永壽者永壽以
機變之材濟谿壑之性侵盜各工錢糧魚肉

各商膏髓種種贓私何啻百萬其兄陳邦彥
如狐駕虎相依爲奸業經臺省諸臣先後摘
發以俟
聖斷無容再贅及見永壽辯疏顛倒挑激不覺髮
上指冠有是哉奸璫之欺罔也將謂蜂蠆有
毒令人知所畏而不敢言耶夫
皇上以監理工程責之永壽而永壽肆爲侵尅以
竭
皇上之帑藏又故爲延挨以誤

皇上之
大工有負
任使罪可勝誅科臣李瑾胡家棟奉有
明旨一則巡視廠庫一則巡視
大工目擊其奸貪之實循職糾叅無非爲
國家節省爲永壽者正宜席藁待罪卽清刷
年例之張郎中職掌所關非永壽可以反噬
而況欲甘心於兩給事乎所稱嘉棟之父足
跡未嘗入京長安共知此而可誣何事不可
誣甚至以死友貳字謬爲壹綱之計瑾與嘉

棟等何私而黨卽與永壽亦何怨可挾而信
口羅織滿紙戈矛不知有
天子之耳目又安知有言官此我
朝貳百餘年以來所未有者也
聖明在上如日中天機鋒雖巧肺肝畢露似不必
煩臣等白簡惟是瑾與嘉棟言官也言官效
職內璫以汙衊之詞巧肆排誣而制其口儻
置南陽於不可問是朦蔽之漸非所以弘開

言路也且永壽一介刑餘罔顧三尺卽邦彥
之惡百倍於田榮諸人懼爲之續輒敢欺罔
天聽萬一得志益恣鴟張目前竊財久之竊柄從
此禍人國家莫此爲甚是腹心之憂非所以
逆折邪萌也蓋欲杜邪萌須重言路欲闢言
路先懲欺罔伏願
皇上大奮乾斷盡發科臣叅疏從公勘問將陳永
壽及陳邦彥計贓正法以彰
斧鉞以應近日天鳴地柝人疴物怪之變庶微漸
可杜而治安可以長保爲此不避傾險共效
赤誠統惟
聖明裁察臣等曷勝激切待
命之至
萬曆叁拾柒年捌月拾貳日

請點總僉憲臣疏
題爲臺綱至鉅長貳一空察典至迫部院兩重
懇乞
聖明亟賜
點用以飭風紀以重
朝常事臣等竊惟
國家之大綱大政上自
宮府下及海陬其間黜陟刑名禮樂錢穀何壹
事不關會都察院左都御史實總其任而副
僉都御史相與協佐之無論臣等拾叁道藉
以受成卽陸曹之提衡與百司之表率胥繫
焉
歷朝以來從未有懸缺不補者有之自
皇上近年始閣部臺省之推請總憲至於嘔心瀝
血率皆
留中必以副都御史詹沂在印未至於空懸而憲
務未至於盡廢也今沂不惟封印在庫且奉
旨回籍矣尚可遲疑而不卽

點用乎伏讀
大明會典一款左右都御史副都御史僉都御史
職專糾劾百官辯明冤枉提督各道及一應
不公不法等事又一款凡在外司府州縣等
衙門每叁年朝
覲吏部會同本院考察又一款凡天下諸司官叁
年朝
覲除考察黜退外其存留官員公事未完等項大
班露章

面劾蓋平時職掌既以獨持風紀而提庶僚之綱
叁年考察又以品隲人材而參銓宰之柄此
壹日不可缺者而屢推不補久者伍年近者
亦貳年矣卽壹人不可缺者而昔尚存其壹
今併缺其叁矣內臺何地門晝扃而無人憲
印何物庫久貯而不用卽有官邪誰與糾正
卽有冤枉誰與辯明天下入
覲官員不出兩月鱗集
闕下過堂之日誰與吏部會同而參酌其去留存
留之官誰爲
朝廷露章而糾劾其闕失
祖宗制度特設左都御史復設副僉都御史協恭
厥職豈徒備員而漸缺以至盡空設官之初
制謂何萬不可緩者壹計吏大典
祖宗特令貳叁都御史與吏部尚書侍郎參覈而
黜陟之良有深意儻有部無院相維相制之
體安在萬不可緩者貳計期迫矣各撫按賢
否冊揭何處投遞拾叁道咨訪單何人總裁

畢力料理亦須時日萬不可緩者叁
覲吏羣集惟憲度是凜而都御史一官虛無人焉
激揚之風采久湮卽
朝廷之威命漸替萬不可緩者肆此特據目前
政務至重至急者言耳其餘各項文移一切
停閣內自部寺而出者無從分布外自諸司
而入者無從稟威各差報滿何人題註內外
各官考滿何人考覈案積如山壹壅百壅是
何景象成何政體

皇上英明天縱豈其念不及此而忍自屑越耶事
關臣等衙門且勢迫燃眉敢憚補牘伏願
皇上任賢勿貳待旦即行於部推左都御史及左
僉都御史各
點壹員速令朝受
命而夕就道剋期前來庶於
朝常計典尚有濟也惟
聖明俯垂察焉臣等曷任祈懇待
命之至
萬曆叁拾柒年拾月初叁日

再請點總憲疏
題爲一陽初復
聖政維新萬國來同總憲倍亟懇乞
俯察勢窮時迫即
賜點用以重計典事竊惟天道流行若循環然陰
極於剝則陽復隨之當茲長至正剝極而復
之候也年來
宮府否鬲人材摧沮老成忠正遍滿巖穴而大
僚落落如晨星甚至貳叁都御史懸缺不已

繼以空署封印且叁月矣斯固剝極之象也
陰曀世界日望開霽奈何尚吝不遠之復乎
臣等甚惑焉豈風紀之司
祖宗特重之而
皇上輕之耶抑臣等急之而
皇上故緩之耶無論差務寢閣法紀陵夷即各省
直入
覲官員旦暮畢集此何時也而主計之都御史尚
可須臾緩哉臣觀

廷推諸臣皆大節表表夙負海內之望者豈無
一足當
聖心而遲迴至此耶有御史分職而無都御史以
統之如裘之無領卽臣等之職多掣肘而不
得盡有吏部卿貳主計而無都御史以參之
如有左手而無右手卽銓臣之心必覺偏枯
而不自安
皇上試思
祖宗設立此壹官可遂廢手抑壹日不可廢乎

祖宗計吏
大典可令吏部獨擅之乎卽令吏部獨任之而銓
臣敢於廢
祖制不畏天下之清議乎臣等叨列言責職在糾
繩批鱗請劒尚冀回
天於萬一況
簡用總憲在
皇上一點發間甚易易者合疏單疏血誠欲嘔而
不蒙
聖鑒小臣自媿溺職何顏以事
明主卽
聖明在宥而令
歷代計典一旦屑越亦何詞以解於天下後世紀
綱重任決非可缺之官考察屆期再無可待
之日臣等引裾無階叩
閽不應不得已瀝誠補牘詞既窮而心滋苦矣覔
生痛哭流涕未足喩臣等下情之迫切也伏
願

皇上乘茲踐長之辰
亟霈總憲之
命庶衆正與陽德俱亨而
聖治偕化工並泰矣臣等曷任顒禱待
命之至
萬曆叁拾柒年拾壹月　日

請早定　國是以濟時艱疏
題爲賢路不容久妨
國是急須早定懇乞
聖明自爲
社稷斷在不疑以濟時艱事臣惟是非無兩存之
理賢不肖無並立之勢
人主不早斷而人臣又執意見之偏以其攻不肖
者移之自攻僉夫乘之是非滋亂我
皇上天縱睿謨太阿在握何難辨此而持疑不斷

臣竊感焉近見吏部推陞先後
批發不下數拾餘人舉
朝加額咸謂仕路稍通人情從此漸豈然不過
方面而下及部寺庶僚已耳至於舉枚卜補
大僚與臺省之差轉
留中如昨也被彈諸臣雖身無完膚而
賜玦之
命拾不得壹在籍諸賢雖世所仰爲威鳳祥麟思
一見之爲快而
賜環之
命百不得壹無乃在外者之不欲其人故在內者
之不欲其出卽久掛彈章終歲杜門者而暫
羈繫之以塞茹連之路耶彼被論諸臣方且
叫若叫哀以冀矜憐又或言讎言枉以示挑
激在過慮者遂疑有翻局之謀卽平心者亦
鄙其戀羶之態諸臣業已靦顏不肯自斷而
皇上又不早斷以速其去不幾辱
朝廷汗千古之青史乎矧今腹心受病漸至四

肢不仁
國有三空將一潰不可復救
皇上方優優泄泄聊且目前遼左軍機動成築舍
嶺南塡撫覗若贅疣巡漕按臣迄今未遣而
慷慨擔事之漕撫又處去留未定之地矣數
百萬軍儲託重何人此皆時事之大可危者
兼之
留都議論日引月長箇中之隅見少差而室內
之戈矛互起清議自明

國體可惜甚至郎中錢策以鄙民而攢詆撫臣
被察郎中鄭材以久竄險邪而妄搖
國是總由
皇上不斷致茲紛紜世道人心良可扼腕臣敢以
斷之壹序補諸臣之牘伏願
亟黜羣邪而後枚卜可舉
國計尚可收拾
亟下南北諸臣參辯之疏於部院俾之分別上
請而後流品可定議論可省大僚乏人即以巖穴

之選充之言路乏人即以鱗集
闕下者愼選而分布之
宸斷霈發而平明景界可立覩矣幸爲
社稷安危之計
俯垂察焉臣曷任激切待
命之至
萬曆叁拾捌年貳月貳拾叁日

請火災修省亟圖實政疏
題爲修省方虔久災示警懇乞
聖明畏天之威亟圖實政以安人心事臣竊見去
冬無雪由春入夏無雨在在旱魃赤地如焚
日日風霾白晝慘晦壯者流離老弱成瘠人
心惶惶危亂將至不啻積薪而厝之火也嘗
讀夏書先王克勤天戒百官修輔我
皇上俯俞禮臣之請自肆月初貳日爲始著各官
痛加修省毋事虛文

宮中齋禱仰屋
聖惕庶幾古聖王芳軌而
正陽門箭樓即於是夜災矣以向明出治之地
不期而災可異也以虔修齋禱之始又若有
爲而災尤可異也天戒孔赫人心益危豈惟
臣等修省無狀即
皇上之齋禱無乃不足以當天意耶考之荒政簡
賢黜不肖以警於有位緩徵弛禁盡罷一切
不經傾帑儲以佐百姓之急伸冤理枉以迎

和氣其最要者值玆公私懸罄之秋當事者
計無復之請發
內帑請撤稅請停採木率皆
留中寧割叁萬金以給黃冠不經之費而不忍留
畿南數千之稅以內白骨寧捐柒千金以市白
玉無用之物而不忍罷盧溝橋數百之稅以
惠貧民臣甚惑焉商宗之命傅說有曰若大
旱用汝作霖雨今杜門諸臣抵死不去而枚
卜久稽大僚多缺巖穴諸君子日煩補牘而

不棠
賜環是甘霖之用未盡枚也讞署一空囹圄幾滿
無辜良吏久作楚囚相對交章以請而不棠
矜釋古稱三年之旱六月之霜夫豈虛語譬之一
身然腹心之內邪魔尚伏僅以一脈正氣流
通其間而十九鬱鬲遂致四體不仁百節痹
痿周身榮衛痛癢不相關聽其腹削以至於
盡卽盧扁遇之當却步而走甚至
東宮講學
宗社根本之計至重至畀緊夙閣
聖慈有加而曠典未舉人情久鬱天意可知臣等
受
皇上知遇敢不嘔心瀝血以仰贊
昭假痛自循省闕失良多勉圖交修舍是無可效
犬馬而區區微誠尚不足以徹
九閽又何足以格重玄然則
皇上所云齋禱者豈減膳撤樂便足示貶損齋居
露立便足昭祇畏乎試思此等故事實耶文

耶夫
人主事天如子事父母恒暘烈風父母業已震怒
不就其所怒者省改而徒事虛文祇益之怒
也旦而虔禱暮而火災又當陽位威怒赫然
明示以所修何事所禱何心卽徵色發聲不
嚴於此矣昔宋神宗久旱求直言見鄭俠流
民圖長吁數四竟夕不能寐翌日罷新法之
不便於民者拾有捌事民間歡呼相賀是日
果大雨遠近沾洽

皇上敬天勤民超軼宋神宗遠甚而數日以宋不
聞有所施行豈天怒不足畏而直為此泄泄
也伏願
聖明鑒於危機設誠而致禱焉
早俞開講
亟允枚卜凡登明理枉諸大政與散財救民諸急
務
渙發德音若霈時雨其餘久掛彈章者無俾羶戀
以累清明之治互有可否者無槩寢閣以滋

祖爭之風政體宜一無示不測而開神叢之
端言路宜廣無靳
俞旨而沮茹連之氣仍願
勑諭諸臣事期共濟議在相成各矢公天平偕於
大道庶
皇上事事齋禱即臣等人人省修如是而人心不
皂天意不回旱災不消弭者請正臣欺罔之
罪臣曷任悚息待
命之至

萬曆叁拾捌年肆月初陸日

請終養以盡子情以息危機疏

題為微臣浙產招忌釁伏無端懇

恩終養以盡子情以息危機事臣讀邸報見給事中段然一疏內稱御史喬應甲誤投手書為王基洪所得有其事應否發抄與軍師商量之說及讀應甲辯揭云一小人謗應甲投書與臣稱軍師商議為假浙人害同鄉臣一見駭異青天白日之下有造飛語中入至此哉應甲之揭自明似可無辯第中臣有因安得

無說而處此臣素性硜硜惟知自守恥於庇人宇下有所建白祇求信心更恥拾人唾餘生平與應甲無一臂之交應甲入都往拜一面時同官傳振商在焉回拜又一面此臺規也及應甲補官僅投一剌公署既已久扃私寓絕不往來即班皂等役有目有口其誰能欺臣筮仕縣令正在延陵君子之鄉偶幸無罪叨陞禮部旋選今職無赫無營自信立於不黨之地何獨於應甲而黨之今之直攻漕撫李三才者非應甲乎臣故三才之屬令也三才嘗薦臣臣於

國是急須早定一疏未嘗不以慷慨擔事為三才持平然則臣非攻三才者何密謀之有據書發抄何揭軍師何人基洪當自知之而故自推自解駕為此說令人簸弄其間得無以同官劉國縉等申明臺規臣不能阻因而恨臣遂中臣耶夫基洪言官也欲攻異已且有同心不難明目張膽何必假手公疏以操室

中之戈關繫臺綱漸不可長國縉等執之有詞臣安能阻之不與聞者拾肆人靡不列名臣安得而避之晉人議論不合彼此不相能無端波及浙人為浙人者久知罪矣執政要津相繼掄陞累年其不愜於天下處臣何敢諱此造物所忌而況人乎今之稍礙眼者無論賢不肖業已一空如臣拙於諧世而孑立風波中宜來妬婦之忌庸知臣有懷將毋旦暮求去者耶臣拜

命之初序該兩浙巡鹽以迴避故差巡倉堂官與河南道照臺規公定臣不與聞原任科臣胡嘉棟有意排臣卽於臺長疏中突稱有冀倉漕之差而姑待於後者倉差簿書最瑣事權最輕較鹽差遠甚從來人所厭薄而謂臣冀之乎臣是時請假送親去志已決河南道李光輝力爲臣白兼阻臣去恐涉有託而避不得已中止今臣母捌旬有貳矣臣兄早世臣子皆在襁褓去冬臣母思鄉携臣子先還不

幸又殤其一陳情乞身度日如歲署院堂官以乏人慰留遼巡至今方圖交代之日再申前請何期相迫之甚耶嗟嗟世情茲險至今日而極有隙固入無風亦波以名節道義砥礪一生如顧憲成者宇內有幾叅書發抄豈憲成意銓臣王三善獨不原其惜材之心而以譏切政府詆之爲亂政亂德舉念諂媚不難抹殺名流阻塞賢路業已錯走猶然橫擊況臣不肖何堪傾危之口哉飛語朝傳暗箭暮發南北合葬已成機局試問段然陷害流言壹日而伍柒至是何鬼蜮作彼置郵斯世道之憂奚直諸臣之不幸耶臣因是而有慨於今之喜事者或看風看色以爲捷或殺人媚入以爲雄或構鷸與蚌以徐收一網或混薰與蕕以巧圖兩抹或不疾而呻明肆羅織以伏排擠之端或同病相憐暗裏藏鋒以張輔車之局將巘穴名賢扯作幾重步障卽廟堂大老總在筆底波瀾言路自輕漸致旁落當

途多掣誰與主持卒之誤已誤人且誤
國家前車不遠何苦作孽臣今差已滿後差未奉僉人讒口伏此不測之釁段然雖去豈無
段然伏乞
聖明俯鑒下情
特俞終養俾得少伸烏私遠避熠燿感戴
天恩銜結不朽臣無任懇切待
命之至

萬曆叁拾捌年陸月拾陸日

西臺疏草卷之一

北畿疏草目錄

二卷

北畿疏草卷之二

巡按直隷監察御史王[illegible]學著

查叅處補漂欠疏

題爲運官漂欠數多沿途隱匿不報謹據例查叅處補以肅漕政事臣奉命巡視倉庾於本年拾月貳拾伍日接管見本年漕糧起納米完隨經嚴行各該總運官旗上緊督催去後延今冬杪起掛尚多行准戸部署京糧廳事主事陳評謨手本回稱查得處

州衛指揮樂大烈共掛欠米肆千玖百石衢州所副千戸魏國賓共掛欠米壹千叁百捌拾陸石壹斗紹興衛指揮使武邦朝共掛欠米壹千貳百伍拾捌石肆升府軍左衛副千戸黄應龍共掛欠米肆百玖拾叁石叁斗玖升寧波衛指揮潘隆共掛欠米肆千玖百捌拾捌石伍斗贛州衛指揮馮應熊共掛欠米貳百柒拾柒石壹斗貳升處州衛指揮續棠勳共掛欠米壹千壹百伍拾陸石寧波衛指

揮王承祚共掛欠米伍千貳百玖拾石貳斗捌升紹興衛指揮戴應吉共掛欠米肆千柒百貳拾肆石伍斗安慶衛指揮劉惟清共掛欠米肆千壹百柒拾壹石廣洋衛指揮李管共掛欠米玖百叁拾捌石江陰衛千戶馬汝良共掛欠米陸百伍石水軍左衛指揮楊令名共掛欠米壹千叁拾捌石捌斗肆升江陰衛指揮張弘仁共掛欠米捌百叁拾捌石橫海衛指揮陳三德共掛欠米柒百壹拾陸石

蘄州衛指揮茆勳共掛欠米壹千叁百捌石伍斗鎮海衛指揮陳天爵共掛欠米陸百柒拾柒石荊州衛指揮劉文炌共掛欠米肆百肆拾叁石各數目到臣不勝駭異該臣勒限查比完納間據安慶衛指揮劉惟清呈稱內有漂流米壹千柒百玖拾伍石告有桐城縣弁天津戶部分司印照處州衛指揮欒大烈漂流米肆千玖百石告有償運批文廣洋衛指揮李管漂流米陸百叁拾陸石肆斗告有

夏鎮河道郎中印照江陰衛千戶馬汝良漂流米肆百陸拾壹石叁斗告有宿遷縣印照寧波衛指揮潘隆漂流米玖百捌拾玖石捌斗告有東光等縣印照府軍左衛千戶黃應龍漂流米叁百捌拾叁石伍斗肆升告有夏鎮河道郎中弁嶧縣印照台州衛指揮朱大有漂流米伍百肆拾柒石捌斗告有滄州印照溫州衛指揮胡桂芳漂流米玖百捌拾柒石告有秀水夏津貳縣印照溫州衛千戶徐

宗憲漂流米柒拾伍石捌斗告有武清縣印照荊州衛指揮吳宗漢漂流米玖百貳拾肆石告有德州戶部監督印照黃州衛指揮張科漂流米壹百柒拾捌石告有儀真地方印照衢州所千戶魏國賓漂流米肆百叁拾伍石肆斗伍升告有嶧縣印照紹興衛指揮武邦朝漂流米叁百柒石肆升告有靜海縣印照紹興衛指揮戴應吉漂流米肆百叁拾肆石告有邳州印照蘄州衛指揮茆勳漂流米

叄百伍拾貳石伍斗告有借運批文俱各未
准處補粉骨難完乞照近例俯准折尖抵補
超全衆命各等情據此除漂糧查無印照難
以再議起欠掛欠見在追比外以上各官漂
流共計壹萬叄千肆百柒石陸斗叄升查得
議單款開旗軍漂流船糧在大江漂流者爲
大患河道漂流者爲小患許卽時赴所在督
押司道陳告當日委官親勘船糧有無俱盡
漂沒逐一查勘的實出給執照仍申呈漕運

借運密切訪勘的實會同具奏聽本部議覆
處補又一款漂流奏到之日先將運到糧米
照例上納京倉者減除通倉上納如漂流拾
石減除壹百石每石省下脚米壹斗以補漂
流之數除正糧照例加耗所省脚米止刮鐵
兩平收受若通倉欽厫仍赴京倉上納如漂
流壹百貳拾石免曬壹千石亦兩平收受每
石省下曬折米伍升并耗米柒升共壹斗貳
升以補漂流之數又一款漕運把總指揮千

百戶等官如有漂流數多把總叄千石指揮
及千戶等官全幇領運者壹千石千戶伍百
石百戶鎮撫貳百伍拾石俱問罪於見在職
級上降壹級有能自備銀兩不費別軍羨餘
當年處補完足者免其問降若願隨下年補
完及叄年內盡數補完者亦准復原職等因
遵行在卷爲照歲運漕糧係關軍儲重計顆
粒無容逋欠沿途果有漂流無分大患小患
俱應飛報所在衙門查勘明確據實奏

報下部覆議方准改倉免曬折尖等項處補此定
例也乃今各官運有漂流希逃降罰輒諉相
去窵遠率多隱匿不報致難奏
請或已經奏
請議於該幇該總均攤賠補而旗軍各不相顧初
認攤補竟無着落及至掛欠數多嚴限追比
援例苦告折免亦晚矣但查今歲東南災荒
最烈各官身家俱困稱貸無門監斃何益且
漂糧出自天數實與侵盜有間若不重其降

罰量爲轉移豈惟漕政之法紀不伸而
朝廷之恩䘏尚未遍也伏乞
勅下戶部移咨總督倉場衙門吊取指揮等官劉
惟清等沿途所告印照再加查核如果有的
據各照漂流多寡分別降罰以爲怠玩疎虞
之戒所漂糧米姑准照例處補其原無印照
及起欠掛欠者責令勒限完納如拾貳月終
不掣通關銷繳者容臣及總督倉場衙門分
別查參處治庶人心讋服而後運官知所警
畏矣

萬曆叁拾陸年拾貳月　日具
題奉
聖旨戶部知道

查參掛欠私逃疏

題爲查參掛欠併究私逃運官以飭後運事照
得萬曆叁拾陸年分各總衛所官旗運到漕
糧起欠掛欠大倍往昔隨經嚴行各該把總
上緊督催尅期完納仍行戶部京通貳糧廳
會查各官掛欠的數去後近准兩廳手本及
昌密貳鎮管糧通判掛報前來除已完及漂
流免尖并在庫寄攢羨餘等銀抵補與各把
總代認買補取有確數認狀如溫州衛千戶

徐宗憲寧波衛指揮潘隆王承祚紹興衛指
揮戴應吉武邦朝鉛山所千戶秦邦宰廣洋
衛指揮李管趙雲龍江陰衛指揮張弘仁楊
州衛指揮胡來朝橫海衛指揮陳三德俱免
查參又處州衛指揮樂大烈掛欠京糧叁千
叁百叁拾伍石肆斗肆升已經戶部移文該
省提取糧銀解京買補外查得浙東把總蔡
汝愷下溫州衛指揮夏國勳實掛欠通糧壹
千伍百貳拾伍石捌斗零台州衛指揮趙國

鼎實掛欠通糧柒百捌拾叁石伍斗零溫州衛指揮胡桂芳實掛欠通糧陸百叁拾肆石壹斗上江把總徐應高下九江衛指揮樂萬年實掛欠通糧肆百玖拾餘石湖廣把總陳嘉謨下荆州右衛指揮吳宗漢實掛欠通糧柒百貳拾陸石黃州衛指揮張科實掛欠通糧貳千貳百貳拾肆石陸斗蘄州衛指揮蔣勳實掛欠京糧叁百叁拾陸石貳斗肆升浙西把總趙之瑞下紹興衛千戶余登實掛欠

昌鎮邊糧叁百石旗手把總楊維武下府軍左衛千戶黃應龍實掛欠京糧壹百壹拾柒石壹斗壹升捌合錦衣把總蕭大仁下江陰衛千戶馬汝良實掛欠京糧壹百伍拾伍石貳斗柒升貳合

中都把總劉文耀下潁川衛指揮李世芳實掛欠昌鎮邊糧肆拾捌石又掛欠居庸倉糧壹百肆拾捌石肆斗山東把總杜逢春下濮州所百戶劉得玉實掛欠密鎮邊糧叁拾肆石

通州左衛指揮段世勛實掛欠密鎮邊糧伍百壹拾玖石濟寧衛指揮劉世麐實掛欠密鎮邊糧貳百玖拾捌石徐州衛指揮費重典實掛欠密鎮邊糧陸百柒拾捌石江西把總李同芳下饒州所千戶姜繼望趕幇糧船貳拾隻凍阻北河又邊糧壹萬貳千壹百肆拾貳石凍阻沙子營尚未起卸安福所百戶周仲桂趕幇糧船貳隻凍阻北河浙東總下台州衛指揮朱大有邊糧壹萬貳千壹百肆拾

貳石凍阻沙子營上江總下安慶衛指揮劉惟清邊糧壹萬捌百陸拾肆石捌斗見在起卸湖廣總下沔陽衛指揮王治邊糧壹萬貳千壹百肆拾貳石見在起卸水軍左衛指揮楊令名掛欠京糧壹千叁拾捌石捌斗肆升私逃回衛累總代賠完納查得議畢一款凡京通倉完糧違限叁箇月者把總以下罰俸半年伍箇月者罰俸壹年薊昌密各倉完糧違限者遞減壹等止行各該衛所罰俸免其

提問違至次年貳月終者俱問罪降貳級若又掛欠數多把總名下叁千石或銀壹千伍百兩以上指揮及千戶等官全幫領運者壹千石銀伍百兩以上千戶伍百石銀貳百伍拾兩以上百戶鎮撫等官貳百伍拾石銀壹百貳拾兩以上仍於違限上各違降壹級每壹倍加壹等把總指揮千戶降至總旗百戶降至小旗而止不及前數者照常發落有能當年完補者通免降級如願下年領運至京

補完許復原職又一款漕運官軍敢有水次折乾及中途糶賣以致抵壩起欠臨倉掛欠者卽係侵欺除正犯查照律例問擬外其餘官旗仍各總計名下欠數總小旗欠壹百石問發瞭哨百戶鎮撫欠貳百伍拾石千戶欠伍百石指揮及千戶等官全幫領運者欠壹千石把總官欠叁千石俱問降壹級發原衞所帶俸差操有能臨期設法買補完足止坐折乾糶賣正犯各官旗免罪其雖不係侵盜

但有虧折俱照前例擬斷又一款運官故違限期寄囤守凍把總至叁千石指揮貳千石千戶壹千石百戶伍百石以上每壹次降壹級若所寄不及數者俱止照常例發落又一款見運官員無故私自逃回照軍船到遲水次降貳級仍照運軍棄撇船糧調邊衞等因通行在卷今照各官掛欠數多屢經嚴限追比延今尚未完納法當參究參照溫州等衞指揮等官夏國勳等職司領運志怠急公水

次防檢全疎臨倉致多虧折據欠雖有數等按法奚逃三尺相應分別查參及查指揮夏國勳樂大烈張科欠糧踰額俱應照例問降指揮趙國鼎胡桂芳樂萬年吳宗漢茆勳李世芳段世勛劉世應費重與千戶余登黃應龍馬汝良百戶劉得玉欠數未合參格均應照例罰懲指揮楊令名掛欠漕糧潛逃回衞雖經該總代完玩法尤甚應行漕司提問千戶姜繼望百戶周仲柱指揮朱大有各有凍

阻指揮劉惟清王治邊糧見候起納有無掛
欠難以預計均應照例降罰以示重懲者也
至於各該領運把總均膺總運之職殊乏率
屬之猷遂致各幫掛欠率以數千百計逾限
難完典守何在除掛欠數少把總徐應高等
免議蔡汝愷量議外其把總陳嘉謨之總屬
掛欠李同芳之屬幫凍阻業已逾例法當並
究但查陳嘉謨揭債代完數多李同芳雖有
凍阻原因空船回遲趕幫不及情均可原似

應末減伏乞
勑下戶部轉行總督倉場衙門將把總陳嘉謨等
指揮趙國鼎等分別罰治督追其欠多指揮
夏國勳等及守凍千戶等官姜繼望等參送
法司問降惟復念其尚在設處起納一屬法
司益難展布姑再責令各把總勒限嚴追果
於正月終旬照數完納亦止重加罰治免其
送問如違至貳月不完者查照單例從重究
擬其漂流免尖處請各官仍聽戶部類參處

分在庫銀兩務要明白扣補把總代認買補
糧米尅期完納凍阻船糧速催起納脫逃指
揮楊令名行漕運衙門嚴提追究以正法紀
庶漕規振肅而
國儲不致虧損矣
萬曆叁拾柒年正月拾壹日具
題奉
聖旨戶部知道

劾稅監欺罔疏

題為民心動搖可虞稅使撤回宜亟併乞
聖明嚴治欺罔以杜永害以保治安事自古疆場
多警不過肘腋之患民情變動寔為腹心之
憂書有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安危所關甚
明也我
國家
金甌無缺戎索如故近見河流口失事而
輦轂之下遂無固志虜警誤傳男婦棄家奔竄

號動郊關震驚
宮闕據兵部所訪羣不逞者實藉火光以為虛聲
而乘機搶奪百里內外室廬一空此其心曾
顧天下相安於無事者哉閭閻彫敝如不聊
生妄意非為苟幸旦夕其由來有日已
皇上叅拾餘年撫綏之而不足豈非貳叅稅使朘
削之而有餘耶遠者未暇枚舉即如天津稅
監馬堂聽信神棍康寧欺罔
明主變亂成憲奏改銀魚廠一事已經交章論列
皇上未正其罪得無以馬堂之撤尚可緩而康寧
之罪惡不足辱斧鉞乎臣奉
命巡視倉儲天津一帶河道係臣職掌目覩稅惡
之無法無天動搖人心敢無說而處此馬堂
昔在臨清幾為羣小所陷幸脫煨燼以至津
門猶不知悛縱康寧恣睢橫行如虎負嵎擇
人而食藉口錦衣校尉名色高輿大蓋橫金
鳴騶以邊山閻才王嘉賓等綽風尋事以張
廷棟王勤馮守孝等分局詐財擅受訟詞刑

考甚於劫殺土番彭海隨守仁等其爪牙也
私置墩鎖軟禁條於囹圄飯店張朝徐輔等
其司獄也唆賊扳害平民則有王奉趙一柱
主其謀而蘇顯才安從善等之受詐堪憐搆
腹逼姦良婦則有解坤郄光浦供其役而沈
和陳進孝等之致死誰控自津城以至沿海
自富家以及魚佃貧民咸受荼毒而運河往
來者不待言已邀截船隻橫徵樑頭強搶土
宜等物公稅與該監平分私詐皆諸棍入已

其解進
内帑者特千百之十一耳故中人之家靡不殘
破而棍黨起家靡不以數萬計矣上年漕船
已抵天津而漂失多糧稽遲運限皆此輩阻
截致然也上虧
國計下戕民生罪惡萬狀擢髮未易數所幸
皇上軫念民瘼旦暮議撤海濱小民尚冀緩死須
臾以需
德意不意復藉

上供銀魚營立不拔之三窟棍惡何時驅遣商民
何時甦息臣查銀魚產於藍河實抵縣海下
庄頭按季辦
貢貳百餘年以來
廟享
御厨未嘗乏供也亦從來未有立廠於津門者何
物康寧敢畫此策以匹夫而熒惑
聖聽哉近據該道臣王守正揭稱馬堂因言官交
章稍有悔心而康寧復攜重賄潛身赴京爲
堂鑽營
勅書地方怨憤民謡有云銀魚廠害民綱康寧管
海上反臣聞憂危之談
聖世不諱況滇南之楊榮遼左之高淮宋希曾前
車不遠可爲明鑒今平居無事聞已有不難
拚死思甘心於若輩者萬一羽檄交馳檄輸
旁午竊恐不逞之徒揭竿而起不止掉臂以
去也天津爲
神京門戶漕運咽喉似此光景可爲寒心天下之

稅監與稅棍罔
上害民大都類此伏願
聖明念生靈之重困察腹心之可虞亟將馬堂等
稅使盡數撤回該地羽棍已經臣行該道訪
拿外仍乞將康寧
勅下臣等明正典刑不惟運道無阻而且重地可
安收拾人心以固根本斯於
宗社靈長之計匪淺鮮矣故敢不避忌諱循職效
忠臣曷勝激切待

命之至

萬曆叁拾柒年正月拾捌日

條陳倉漕積弊疏

題為軍民久巳困敝積蠹亟宜隄防敬陳一德

以袪弊政以重

國計事臣至謭劣叨

命倉河受事之始漕白糧巳完拾之捌玖勉奉舊

章從事今將竣矣不日新運且至其間利弊

早計而預圖之尚懼其晚也臣世職餘支運

官艱辛家所稔聞筮仕縣令偶於江左產糧

之地兌解疾苦身所習見幸蒙

皇上任使日逐見聞益詳且確除議單之所開載

與諸臣之所建明而實在遵行者不敢瑣瀆

外謹列伍款仰塵

天聽伏乞

勑下該部如果臣言可採議覆施行漕政幸甚臣

愚幸甚緣係軍民久巳困敝積蠹亟宜隄防

謬陳一得以袪敝政以重

國計事理未敢擅便謹具題請

旨

計開

一議更兌以防私折照得各衛所旗軍有強弱各縣糧米亦有美惡如其衛軍强而必以其縣當之民則何辜又如其縣糧惡而必以其衞兌之軍亦奚罪非政之平也況近倉積猾與領運刁旗久而習熟最易爲姦非從旁撥置地方受其侵漁則暗地折乾漕糧化爲烏有半路撇逃累官賠補甚

至有斃於囹圄子孫不得承襲者良可扼腕合無以叁年伍年爲限隨便互更既免偏枯且防盜賣豈惟各州縣苦樂適均彼積疲衞所欲避無路投控無門此其法窮宜通之秋矣伏候

聖裁

一嚴責成以杜盜騙照得漕糧抵河西務必用淺船起剝及至抵壩又用條船泓船分頭轉剝者勢也起剝之初勒索百端轉剝之後偷盜萬狀甚至將米盜出又將水灌入以足其額遂致浥爛虧折大適橋車戶亦復如之當事者率多嚴於官旗而寬於車船經紀何以懲後至若白糧保識貲法尤甚貳叁積猾霸攬包納莫可奈何無論勒索耗費日增月益甚至車脚銀到手併正糧私賣而舉家潛逃復

累解官者如上年昌鎮之船戶近日宜興縣之保識可爲前車合無重自盜之令責成經紀照數追賠申連坐之法責成各保識互相覺察庶姦猾知警而軍民不至任其欺騙矣伏候

聖裁

一去苛罰以平收受查得漕白糧到倉有下馬使用及入厫又有裏外會每船費銀不下貳叁拾兩各役稍不遂

意輒羣聚闔上喝令掣包行縣之人重放滿淋遍地狼籍或鈇壹角貳角卽有罰裝之法繩其後所欠僅合勺計而重之伍斗罰也不已苛乎竊聞之衆口間有斛米百石罰至伍柒裝者此先年弊規已經題明禁革在案而竟升毫之彼甲斗諸役何饜之有操盈縮之權制官軍之命夫安得不恣肆而為官與軍者安得不俛首奉之也相應申禁各役無俾分頭巧索任意愚弄卽有摯欠責令加足革去罰裝或亦各當事者視躬飭法之急務也伏候

聖裁

一省法令以便買補照得正糧升合為重不足者責令買入有餘者聽其照出此往例也年來該部為積儲計一應餘米給發庫銀收買卽臣衙門亦

得與聞焉始未嘗不善而便遂滋弊也祇足開吏書需索之門耳聞領銀到手先已費去其半總計每年買米不過數萬石無當於

國儲百分之一數千里轉輸而來者幸有餘羨徒飽鼠狐官實措置軍受朘削彼雖緘口吾獨何忍況掛欠衛所赔倉買補亦必先呈總督批坐糧廳詳覆而後聽之買者賣者費亦相當彼運官方稱貸無計而復强以無名之費乎合無仍聽照出或聽其倉中自相買賣官不與聞亦政體宜然也伏候

聖裁

一裁革書役以清積弊臣職司風紀固得執法懲人而不先自懲其下是狐鼠窟穴自臣衙門始也查得見役書辦捌名每名頂首多者至伍陸千金所費在此則必所償在彼訪之衆口

每運船壹隻索常例壹兩業已不貲矧於倉河各項人役尚未必其無染指也臣受事以來簿書雖繁親自裁定隨到隨發即各役更替聽各監督主之類報臣知會並不容書役得以上下其手第積習相沿弊竇自在相應痛加釐革以肅政體除年久管糧書辦岑光濟等貳名見經臣分別裁革外其餘仍不時稽察以爲去蠹一

切常例嚴示禁革如仍蹈前弊或被告發或查訪得實從重究遣蓋沿習既久頓革爲難非仰奉

明旨莫杜其後併乞轉行漕運衙門嚴行總運各官一體遵照事關職守即有嫌怨不敢避也伏乞

聖裁

萬曆叁拾柒年貳月初捌日

叅貪婪部臣乞行勘處疏

題爲貪婪部臣贓跡顯著謹據實糾叅仰乞

聖明嚴行勘處以警官邪以重

國計事臣惟察典有柒懲貪居首監守之盜載在律例尤甚嚴也矧通倉積貯軍

國之大計攸關前後典守率奉功令惟謹不意有貪聲驟彰種種有跡如原任戶部員外郎余喬芳者查得喬芳典司倉務僅叁月餘耳以同鄉攢典黃芳春爲腹心任其撥置以貪

役田成任七高一桂等爲爪牙到處搜尋旗軍脫逃歇家房水銀可以無給扣取柒拾兩入已似矣堆垛銀陸拾兩索之何名修倉廢柴向爲官攢故物賣銀柒拾兩入已足矣甲斗籌架銀壹百貳拾兩取之何義發賣積餘米每石伍錢此常價也第多插土楂以致各舖家賠價過半分明利盡泥沙該倉叁門小脚陸拾名此額設也內大頭陸名每名索銀拾兩小頭伍拾肆名每名索錢壹千文以致

黃芳春分外詐取加叁眞是眠同猫鼠然此
猶其瑣瑣者也倉儲何物公然私賣上年拾
貳月拾陸拾柒等日旣賣壹千叁百有奇今
年正月貳拾柒日又賣壹千伍百有奇而零
星帶賣者不與焉遂致軍民共憤遍揭通衢
內云做官米滿壹百日叁門賣米陸千零卽
喬芳明見之而明禁之矣其能掩遠近之耳
目乎然此臣猶得之所聞者也請以所見者
爲

皇上畢其說漕糧米曬揚入厫每一天掠出楂頭
米壹貳袋相應聽其照出而盡留之以致各
把總具呈到臣臣行該倉官攢查給續據回
文除廣洋衛指揮趙雲龍壹百捌拾貳石給
發外其黃州衛指揮張科荆州衛指揮吳宗
漢共貳千餘石謬云恐其摻入盡行遺棄夫
貳衛米色不如樣加曬加揚至拾餘天而謂
楂米顆粒無存其誰信之果無楂米而該總
敢憑捐揮妄捏具呈總督及臣又誰信之此
非朘削之明證耶頃臣巡歷通州小脚張宗
道首告倉役尉相高一桂等盜米貳百肆拾
餘石當差巡捕陸吏目往驗米固見在也臣
乘查點各役面審事外脚夫王貴等皆云茲
非盜去有黃芳春知之此非盜賣之明證耶
參照得原任戶部員外今陞臨江府知府涂
喬芳銜效壟登網盡倉中之利行同畫攫甘
爲法外之姦明係
國之盜臣奚堪民之良牧臣叨巡視之役風聞
旣久灼見且眞儻幸其遷去而不以白簡從

事不亦辱
簡書負
皇上之任使哉伏乞
勑下該部覆勘如果臣言不謬卽行褫黜匪過也
縱或念其任事米久尚可改圖亦當重加降
調以爲貪鄙不職者之戒庶官邪知警而於
國計未必無少補矣
萬曆叁拾柒年叁月貳拾肆日

舉劾運官疏

題爲漕糧告竣循例舉刺運官以肅漕政事竊
惟
國家歲漕東南數百萬粟以實京儲計至重也
年來時事多艱積貯漸詘
國計所關更爲喫緊臣奉
命巡視已逾壹歲各運官起納相繼報竣舉賢刺
不肖敢不奉功令從事以風勵將來第臣職
在倉儲舉刺運官惟是完欠爲主而操修與

材略參焉除下江把總令陞四川建武營遊
擊白㯹旗手把總令陞德州春班遊擊楊維
武吐氣成虹壯志乘風破浪雄材歷試鯨波
新提鵲印又宿州衛指揮僉事令陞湖廣九
永把總伯鴻動淮安衛指揮同知令陞南直
隷周家橋把總王三祝廉明得衆敏練當機
投鞭氣壯星河分閫名高虎帳久運勤勞均
宜敘錄但已經陞任不敢槩舉外查得淮大
把總徐大賓骨相徵奇韜鈐抱異淮海韓漕
獨步帷幄借箸堪前揚州把總朱汝忠冠玉
丰姿騰空俠氣令肅三軍刁斗舟凌萬頃煙
波遮洋把總劉光耀横戈霜刃飛芒擊楫雲
帆動色才名入彀氣槩昂霄
中都把總劉文耀偉度風生八面壯懷氣壓千
人飛輓勞臣擁旄良將山東把總趙文技擅
長揚令嚴細柳慷慨夙期畧華雄沈共卜連
城江西把總李同芳恂恂尉注君子恢恢刃
解宏材力紹家聲憂先

國計上江把總徐應高葵傾向日斤運成風遡
洄號令爭先競渡軸轤恐後留守右衛指揮
同知令陞旗手把總徐光祖胸蟠黄石操凛
素絲奪標先着祖鞭轉儲平分宗浪江陰衛
指揮僉事令陞下江把總劉芳遠執戟稱雄
唱籌領德江上風生樓櫓師中望重千城滁
州衛指揮使令陞湖廣把總張振先挽强百
發穿楊鼓柮千檣奔馬雄軀虎視壯志鵬搏
虎賁右衛指揮使佘大化孝孚月旦清畏人

知飛另獨冠江南奪錦應空冀北武昌衛指
揮僉事段起麟籌畫捷如游刃拊循盎若投
醪漕儀居先楚材無兩大河衛指揮僉事王
道興射穿七札識諳六韜近功已奏飛艎遠
略還期標柱袁州衛指揮使石國勳安詳雅
有儒風沈毅夙閑將略韡韋翹楚疆場前茅
德州衛指揮僉事宋全印材技精閑丰標俊
拔山東將門有種河北漕伍無儔臨清衛指
揮同知韓邦偉角射往必破的張帆迅若追

風汗血良材函牛偉器龍江左衛指揮僉事
包紹紳緩帶英標枕戈壯氣樓船運之掌上
兵甲富於胸中鎮江衛指揮同知尹之志宣
力不辭星駕操修可與天知氣定驚濤志橫
絕塞建陽衛指揮僉事郭大成英姿扼虎妙
技泣猨讀書堪敵萬人董運允釐百弊儀真
衛指揮同知張汝達秀拔走坂之駒利犀發
硎之刃揚帆千里窺豹一斑臨清衛指揮同
知顏長祚令類風行恩同露湛膽智堪籌中

幄雄威可備前驅武昌左衛指揮同知馬鑑
孝友夙著賢聲智廉可當國士風檣比櫛雲
伍生春羽林右衛指揮僉事鎖以忠登壇妙
選超乘雄材賈勇萬斛飈馳推腹一天膏洽
贛州衛指揮同知周宗相王樹臨風氣宇太
阿出匣才華初試先登終期遠到高郵衛指
揮使薛承祖氣勝千鈞材經百練許國之誠
素切識途之智偏多龍虎左衛指揮僉事江
麟偉貌挺然嶽立壯猷驕爾刃游聚米成山

乘波逐電邳州衛指揮僉事王業昌七尺虓
軀一囊豹略浚㴱已徵竭蹶轉餉益見苦心
壽州衛指揮僉事陳盛治領兌能嚴一介完
糧不吝千金材可解紛志堪任鉅建昌所副
千戶馬德良敦詩說禮枕中宇挾風霜駕洪
濤空雲外帆飄煙雨永新所副千戶王熹英
材脫穎彎弓可落雙鵰逸足空羣杖策能飛
百鷁以上諸臣或總運宣猷或分幇效力所
當薦揚以備擢用者也內徐光祖張振先劉

芳遠雖經陞任仍在臣屬例應並敘前勞兹
勵後運訪得濟寧衛指揮僉事盧尚忠心在
醉鄉身同木偶惟圖阿堵入巳遵致線索由
人揀選旗甲其職也聽腹僕盧應舉撥置賣
放富軍李逢春等拾餘名每名得銀柒捌兩
以致貧甲徐科等揚言訐告賄息有証支放
行糧亦其職也聽腹書于照撥置每船扣銀
壹兩伍錢計贓不下百餘兩以致旗軍無所
畏憚任意折賣隨幫千戶王道隆挾詐可証

交兌不遵單例縱旗孟欽等分外勒索被六
戶李賓等告道批東昌府問徒鈐束何在闘
幫不查衛尾任旗徐驌駒等脫落在後盜賣
糧米潛令家人盧應舉勒銀捌兩貳錢該總
查實將徐旗正罪故縱者何人又其甚者水
次兌糧每船索飯米壹石行抵天津地方以
米換鹽希圖營利旗軍乘機各換壹貳拾石
沿途賣費以致該幫起欠貳千陸百餘石兌
欠壹千肆百餘石該總無辜受其賠累此壹

臣者賣富軍而差實甲既犯漕規用官米以
易私鹽更干
國法守多指染行甘鼠眠又其餘耳所當革任
提問以示重懲者也沔陽衛指揮僉事孟應
陞性本狼貪材復茸闒所志祇圖充槖此身
何暇懷刑運伴吹手例有應得月糧通滯加
派雇募銀叁拾餘兩旗甲黃春等斂送有據
沔陽船小且薄例不裝載竹木每船索帶貨
銀伍錢縱旗甲李仲學等滿裝後幫被其停

壓無可奈何常例每船巳索貳兩復指交際
打點重派一番壹兌貳皮之諺其誰堪之行
月糧每兩巳扣貳分復將官銀指作巳資先
令各旗稱貸加叁扣息將誰欺乎赴兌後期
致旗甲高岱等效尤即監兌之責治恬不介
意是
欽限如故紙也約束過縱致旗甲徐重五等沿途
停泊即運到月餘置之罔聞是漕規如兒戲
也最可鄙者凡過旗甲饋送輒閉歆舟中如

陸升三吳大定等尤爲款洽隨幫千戶繆文新面罵無恥甘心受之此壹臣者豈惟谿壑難塡抑且廉恥掃地桑榆已迫驅策安施又長淮衞指揮僉事武崇儒一味糊塗多方需索趨事漠如秦越剝軍析及秋毫戀家至叄月終方到水次又且缺船安置監兌之查叅缺船至貳拾餘隻旣不料理及至雇回空船又將水脚銀扣減入己安免張指揮之訐告其散行月糧也故意措留有預支者用貨物

臺給各軍之飮恨何堪其支兌也縱容旗甲錢大用等恣意凌勒糧解之怨聲載道水脚銀兩每船明扣壹兩已非法矣又科派轎傘銀伍錢投文使用銀伍錢此出何名藉口家人武自慰名目將蘆蓆派散各旗每領索價貳分伍釐已不愜奏怒旗甲魏文科稍遲壹責貳拾板此屬何罪及糧船業已抵壩李官尚不在幫楊把總叅呈漕臣隨委該總趕米每船起欠壹貳拾石其疎縱一至於是此壹

臣者歷官素無善狀今運贖有多贓雖戒弗悛不黜何待以上貳臣均當革任回衞永不委運以示創懲者也竊照今歲漕糧漂失旣少起納惟勤除湖廣把總陳嘉謨已經漕臣叅革關有壹貳掛欠逋逃該臣另疏摘叅外其餘各總孜孜急公兢兢奉法臣不敢苛求以博風力歲當減運指揮而下較之往額少薦柒人臣亦不敢取盈以市恩私再查前差御史條議邊糧起運同時而入倉獨後皆緣

管河人員無所勸懲事竣應同運官一體舉刺業奉

欽依遵行在卷今薊密諸鎭糧完已久而昌鎭獨多凍阻沿河將領之賢不肖可知矣查得管河把總胡廷憲虎頭偉貌豹變長材標懷倜儻星門水陸飛芻日轂張家灣守備蔣惟康材猷練達心事光明法行統誇承風令肅萑苻絕警以上貳臣或拮据運務或綏靜河津均當並薦以勸恪懃訪得

鞏華城守備李本綸武闇發跡壟斷薰心材足
文姦謬叨治兵治餉利能昏智妄意使詐使
貪其不職諸狀未暇更僕姑就倉河一節數
之邊運最艱苦也每船索銀伍錢共計叁肆
百兩軍則奚堪經紀本積猾也張文燦等叁
拾貳名每名索銀壹兩又接運每名索銀貳
兩猾復何憚車戶周仲和等拾肆名共索銀
伍拾兩過送者牢子王奎賈釗也居庸白羊
貳倉商人各肆名延慶倉商人拾名每名索

銀叁兩過送者陶大保等也平房村修蓋自
巳庄宅木料則於沙河砍用眞是延林之楄
甎石則從官房拆去奚止毀瓦無功最可恨
者挑河軍陸百名見役止壹貳百名其餘按
月認錢每名叁錢伍分一槩賣放空運部臣
親往督催然後雇市人充數亦不及叁百名
以致泓船淺阻見凍糧捌萬餘石除給軍外
車運上倉加費脚價銀以千計不惟官旗胥
受其累費且移之

國家矣此壹臣者營求起運幾於魚肉軍民役
占河夫不啻弁髦法紀職守既曠邦政安逃
均當華任以警官邪者也伏乞
勑下該部再加覆覈如果臣言不謬將紀總等官
徐大賓等隨材擢用守備李本倫指揮孟應
陞等革任回衛指揮盧尚忠仍行漕司提問
正罪庶勸懲明而漕政益肅所裨
國計匪淺矣
萬曆叁拾柒年拾貳月　日具

題奉
聖旨該部知道

參邊儲起納違限幷掛欠私逃疏

題爲邊儲凍阻起納違限併參欠糧私逃運官以飭法紀事照得今歲漕糧張半改折起運本色陸續轉輸無論京邊諸倉其事易集不虞夏秋之間天時亢旱河道淺阻呂鎮一帶尤剝運難前節經嚴催完納去後近據各倉回報前來除已完不開外行准戶部京糧廳郎中張應泰手本開稱長淮衛指揮高衛國掛欠京糧捌拾石又據逃洋把總劉光耀揭

稱淮安衛指揮王祖承下百戶許尊掛欠天津倉糧叁百陸拾捌石叁斗又據呂鎮管餉通判常夢龍揭稱留守左衛指揮馮京掛欠邊糧伍百叁拾捌石伍斗見在追補新安衛指揮李耀祖原運漕糧壹萬叁千叁百肆拾肆石奉戶部明文見在兌軍鳳陽衛指揮季社爵原運漕糧捌千捌百玖拾陸石懷遠衛千戶金應科原運漕糧捌千貳百玖拾陸石柒斗陸合長淮衛指揮張繼皐原運漕糧玖千壹百柒拾壹石柒斗柒升陸合廬州衛指揮劉三元原運漕糧柒千玖百肆拾壹石玖斗肆合留守左衛指揮陳允壽原運漕糧肆千陸百伍石玖斗肆合俱見在駁運進倉臘妝安福所指揮王廷詔原運漕糧陸千柒百伍拾石玖斗伍升貳合邳州衛指揮王業昌原運漕糧肆千叁百叁拾陸石捌斗撫州所千戶熊兆麟原運漕糧陸千柒百伍拾石玖斗伍升貳合宣州衛指揮施澤豹原運漕糧

捌千捌百玖拾陸石俱見在凍阻議幇脚價駁運進倉臘妝又據各該把總揭稱宣州衛指揮施澤豹侵盜官銀事發脫逃蘄州衛指揮田同原饒州所指揮李泰亨九江衛指揮程萬里畏避考察糧完竟自私逃各等因到臣查得議單一款漕運官軍敢有水次折乾及中途糶賣以致抵壩起欠臨倉掛欠者即係侵欺除正犯查照律例問擬外其餘官旗仍各總討名下欠數總小旗欠壹百石問發

瞭哨百戶鎮撫欠貳百伍拾石千戶欠伍百
石指揮及千戶等官全幇領運者欠壹千石
把總欠叁千石俱問降壹級發各衛所帶俸
差操又一款見運官軍無故私自逃回照軍
船到遲水次降貳級仍照運軍棄撇錢糧調
邊衛又一款凡京通倉完糧違限叁箇月者
把總以下罰俸半年薊昌密各倉完糧違限
者遞減壹等止行各該衛所罰俸免其提問
違至次年貳月終者俱問罪降貳級若又掛

欠數多把總名下叁千石或銀壹千伍百兩
以上指揮及千戶等官全幇領運者壹千石
銀伍百兩以上千戶伍百石銀貳百伍拾兩
以上百戶鎮撫等官貳百伍拾石銀壹百貳
拾兩以上仍於違限上各遞降壹級每壹倍
加壹等把總指揮千戶降至總旗千戶降至
小旗而止不及前數者照常發落等因在卷
今據前因爲照前項漕糧係關軍儲正額延
今冬杪尚有凍阻未起掛欠未完及升㪺法
紀擅自逃回者據法均當參究內除指揮馮
京高衛國欠數無幾見在交納姑免查參指
揮施澤豹侵欺不法見今敗露已經戶部參
提外百戶許尊掛欠踰額相應問降監追指
揮田同原程萬至李泰亨歷官無狀剝民有
聲甘犯畏避之條應從提問之例其邊運指
揮等官李耀祖漕糧見在兑支李祖爵金應
科張繼皐劉三元陳允壽所運漕糧見在起
運到倉曬收王廷詔熊兆祥等所違漕糧見

在凍阻議幇脚價䭾運進倉曬收以上各官
違限之罪固所難免然水淺舟膠似與故運
遷延者有間姑各勒限嚴催倘能於歲裏歲
外盡數完納量罰示懲如違限至次年正月
終不完者即行參送法司照例監追伏乞
勑下戶部行總督倉場衙門備行各倉監督分司
查將指揮等官李耀祖等所運邊糧作速督
令起納如掛欠數多違限不掣通關者參送
監追欠糧踰額百戶許尊照例問降監追私

逃指揮等官田同原等行漕運衙門嚴提問
降以肅法紀庶姦弁知儆而漕政爲益肅矣
萬曆叁拾柒年拾貳月　日具
題奉
聖旨戶部知道

條陳　國計利害未盡事宜疏
題爲民瘼
國計利害相關敬陳未盡事宜以定永遵之規
以備權宜之政事臣承乏倉河矢心釐剔求
所以仰副
簡書如議更兌嚴責成以及去苛省令清役省弊
等事凡列伍款少效一得而未奉
明旨終未能盡見施行今業且報竣矣一切利弊
見聞倍確有當永爲遵守者貳曰邊糧之分

總宜定也白糧之耗蠹宜杜也有當權宜行
之者貳曰京糧之水兌宜講也荒歲之改折
宜從也臣竊見漕糧惟邊運最艱往例昌密
貳鎮額糧叁拾肆萬石有奇內該江南伍總
領運陸萬石有奇至萬曆叁拾壹年題改於
江北肆總叁拾伍年復仍派於南伍總皆因
剝運賠累互相推諉惟是南總遠在江外動
隔數千里即今越幇豈能飛渡上年凍阻沙
子營重費腳價陸運可鑒已何如北總之近

而易達也然以北總而代南總之運其[illegible]甘
之勢非厚為津貼不可議者謂江南邊糧壹
石例有脚米叁升仍應折價壹分伍釐貼之
卽取諸江南應派邊糧地方可也此於北總
為新增而於南方則舊例也又謂北總代運
邊糧壹石除北地有隨糧脚米叁升外再議
加貼銀伍釐卽於南總羨餘銀內均扣貼之
莩貧軍羨餘能有幾何不若於扣省銀內給
貼卽壹分亦可也此於旗軍為什伯而於

國家則毫末且不費也從此加意體卹庶幾其
樂從乎臣故謂分總宜定又竊見白糧惟內
官監
供用庫以及
王府祿糧最苦皆因內監為政谿壑難饜且暴
戾恣睢解戶畏之如虎而翼不得不由保識
遂內積猾保識假內監為神叢而該監又藉
保識以為刀俎今歲監役王四保識吳栐之
究罪追賦可證也然而各解賠累已不貲矣
稱貸不足甚至傾家喪身民何以堪夫前項
糧米皆經戶部司官驗准該監卽持籌從事
可幸無罪乃未納則索茶果銀每縣以百拾
計各保識箕斂而入稍不如意則加折罰米
每縣亦以百拾計該監敲髓而吸是遵何例
哉臣卽勉持三尺而法有所及亦有所不及
自今願
嚴旨申飭如仍蹈前弊一經白簡徑罪如律糧解
庶可支乎臣故謂耗蠹宜杜漕糧歲入京倉

率貳百叁拾餘萬石自叁肆月間陸續剝運
尚有遲到而守棟者如今歲久單重運大糧
半在清濟以南卽令銜尾畢至而日力有限
車船之力亦有限遷延既久凍阻必多無論
耗費之苦病在官旗回空之遲病在來運萬
一戎馬有警將置多糧於何地兵部主事魏
成忠嘗有水兌之議倘亦權宜之策非耶試
就大通橋設法兌支於軍甚便而於脚耗諸
費則甚省卽每歲量兌叁肆箇月所省車脚

價不止萬計所餘入倉耗米不下伍陸萬石
計而免於凍阻無待言巳至若就船可免或
開設曬場而後可免平免之政或即用各倉
監督或另設兩員主之不難從長酌議務令
上下兼利軍旗相安即經久遵行可也臣故
謂水免宜講凡省直災傷例有改折茅宜嚴
覈毋容市德豈可以倉儲空虛仰塵
明旨嚴杜其請夫正糧壹石加耗肆斗尖贈輕齎
諸費不與焉災歲折銀伍錢或陸柒錢猶幸

稍從寬減可緩須臾之死此
祖宗權宜之法良有深意不然米從何出費從何
省
國家僅得壹石之用而民間當受叁倍之苦無
乃助旱魃馮夷以為虐乎且倉儲之虛實原
不在折與不折也歲漕肆百萬石內永折者
叁拾萬石有奇加以暫折不等故每年肆拾
月放銀近年以銀庫缺乏一槩放米其積耗
有自來矣叁拾陸年各處災傷重大折銀至
壹百餘萬兩解到業巳過半使照價給軍軍
實有利倉亦無損也而今安在哉督臣嘗有
邊餉免借漸復折色之議豈非豐積儲之長
策耶奈何陰收折銀之實以塡漏巵而陽借
耗儲之名以卸罪盬大臣之誼恐不其然臣
故謂改折宜從凡此皆係軍民之利病且關
國計之安危而分總壹事則臣與督儲諸臣酌
議上
請者也至於各監督苦情臣請為

皇上畢陳之錢穀之司其事甚瑣其名又甚膩註
選叁年自嘉靖拾年始久任責成意甚深遠
計部諸臣彬彬濟濟偃仰居息者匪少也獨
貳叁監督拮据於風日之中糠粃眯目狐鼠
滿前稍涉寬假奸蠹潛滋一切振刷怨謗叢
起靡不苦海視之强半請告請假而去前督
臣游居敬請照祿米倉例仍遵
祖制壹年壹代以廣
聖主體羣臣之意正為此也臣竊謂人臣委身事

主何可避勞避怨苐緒使絲棼非有精力者不能任非有操持有調度者不能任竊見不勝任者纔一受事便滋衆口而必以叁年拘之非所以弘器使也如叁年瓜代且勝任矣而不稍示優轉與坐躋膴仕者何異非所以昭激勸也就中斟酌俾

國無廢事而人有勸心是在當事者加之意耳

伏乞

勑下該部將臣前後款列事宜虛心酌議一併覆

請

聖裁豈惟軍民之困少甦所裨

國家大計非淺也臣曷任激切待

命之至

萬曆叁拾捌年陸月貳拾捌日

舉薦方面疏

題為循例薦舉方面官員以裨儲計事臣奉

命巡理倉河惟是貳叁道臣分猷宣力相與有成玆當差滿例得薦揚除天津道兵備副使高邦佐師帥夙空冀北旬宣早慰瀛南漕儲道副使施爾志理河長利可垂督儲新猷丕著俱賢能方茂歷任尚淺不敢槩叙外訪得昌平道兵備右布政使王邦俊嶽峙淵澄品格文經武緯材猷露湛郇膏風清冠鑰霸州道

兵備右叅政梁有年映日丹衷凌霜素節大智濟川舟楫壯猷名世干城密雲道兵備右叅議張樸人麟粹品天驅逸材胸蟠八面丰猷政霈一天德澤以上叁臣或望隆節鉞久協

廷推或積懋藩屏允資儲務才品聲實竝冠一時臣不敢蔽內梁有年雖經陞任尚在交代所當併薦以備

簡擢者也伏乞

勑下吏部再加廉訪如果臣言不謬將王邦俊亟
行
特簡梁有年等循資擢用庶藩臬之賢能益奮而
國計民生咸有攸賴矣
萬曆叁拾捌年陸月貳拾捌日具
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舉劾有司疏
題為循例舉刺有司官員以裨漕計事臣奉
命巡視倉河壹年玖越月矣所屬伍道有司賢不
肖昭人耳目者敢據實為
皇上陳之除大興縣知縣周道直宛平縣知縣李
嗣善皆賢著
邦畿化行
輦轂遵化縣知縣謝陞河間縣知縣安伸任丘
縣知縣侯提封式方切去思咸共歌來暮遵
例不敢槩舉外訪得河間府知府陳鳴春嶽
挺高標氷凝婞節表率廉鳳治物保釐化日
蘇枯河間府同知趙性粹兢兢捧盈操行恢
恢理解材華瀛海安流津門稚席河間府通
判李延芳掣電龍泉騰空駿骨署篆滿腔露
湛疏河載道塵清河間府推官喻守初剸鉅
吳鉤出匣持衡軒鑑在懸操挺松筠品高彝
鼎通州知州陳隨處紛糾以鎮靜寓博大於
精明清勵絲毫仁追鸞鳳薊州知府楊忠裕

利犀發硎之刃開朗照乘之珠拔薤霜威裁
花露澤昌平州知州楊敎保嬰圖治露冕勸
民三載茹蘗盟心四野流膏浹髓涿州知州
劉起龍材本駕輕就熟政在節用愛人剔蠹
殫心瘏黎起色寶坻縣知縣劉惟忠擧心堪
對彼蒼到處如保我赤燃犀朗照馴雉標仁
密雲縣知縣徐光前宓琴淸徹庖刃恢遊兩
地甘雨交流六案嚴霜並肅良鄉縣知縣牛
象坤勁節嶙峋獨立芳猷盤錯偏宜膏洽疲

民風淸孔道漷縣知縣艾友芝四知絜操百
鍊通材撫摩澤厲春融振刷城狐秋肅房山
縣知縣李廷幹精明水鏡同淸調劑鸞和中
節案無留牘野有歸鴻南皮縣知縣左之楨
愛民先敎後罰善政酌盈濟虛譽洽鸞翔德
追蒲化香河縣知縣徐一鳴連城器宇製錦
材情精勤百廢具修豈弟二天共戴順義縣
知縣葉曾禔躬凜於執玉展采綽乎運斤里
無追胥民有安堵以上諸臣皆一時有司之
良所當薦揚以備擢用行取之選者也內知
縣劉惟忠徐光前今任雖淺然調自職屬例
應並薦又訪得霸州知州楊萬廉品固委瑣
材復疏庸聽訟有如木偶簸弄由人馭下不
嗇贅旒窟穴自我官吏之分宜峻也本官到
任六房俱有賀禮所得不過數拾金受之何
顔書乎高遷等可證也錢糧秤頭之禁最嚴
也每兩加耗叁分所得不下千餘兩歸之何
處庫書徐大先可查也因平民王東聞鬬毆

旣罰穀伍拾石又罰銀貳拾兩追完者皂役
王化其他科罰可推巳拘富民王明善等數
拾家上納農民各索銀拾兩方免撥置者腹
吏孫鉉其間染指可知巳尤可異者葉汝唐
一罷職縣丞耳以麗墻之訟輒敢庭肆挾制
無可收拾賴該道發固安覆審而後汝唐服
罪凌替之漸有自來矣於心獨無愧乎此壹
臣者口喈喈而難明心營營而求得權從旁
落政就廢弛在斯其易與者咸覷爲藉叢之

神即信其曲謹者明知非作吏之器況霸州
地衝俗悍兼以災荒民方嚣然思逞而可令
闒茸之吏久玷充位已耶但心地近似真醇
操守尚未決裂稍加警策或可砥礪所當照
不及例調簡以全器使者也再照臣屬有司
行取之後强半新任故所薦之數較之往例
尚少捌人然不敢濫於取盈以市恩私大察
至今尚在半年以內似可無刺然亦不敢過
為姑息以隳治理伏乞

勑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陳鳴春等
循資擢用行取將楊萬廉量調簡僻庶人心
有所勸懲而吏治儲政兩有裨矣
萬曆叁拾捌年陸月貳拾捌日具
題奉
旨吏部知道

舉薦部運白糧官員疏

題為薦舉部運白糧官員以重供應事案查先
今都察院勘劄為白糧弊極難堪部運玩縱
當議懇祈
聖明特賜查處以肅法紀以重供應事准戶部咨
該本部題覆光祿寺卿孫瑋題內稱各該部
運官員有指沿途鈔關納稅躭延時日有指
凍阻為詞捱至壹年以外不到京者有指遭
風漂損赴京告投折色者皆因降罰之典特

嚴於漕糧而有司部運視白糧為緩着也相
應嚴行申飭過淮過洪聽巡漕御史查催遷
延者一併參究至京完納違限者聽巡倉御
史查參倉漕御史各於差完之日仍將總協
部官分別舉刺以昭勸懲等因題奉
欽依遵行在卷臣查得叁拾柒年起運白糧至叁
拾捌年正月以內盡數完倉部運諸臣可謂
兢兢奉功令惟謹矣今臣奉差事竣相應遵
照題別昭示勸懲訪得常州府通判蕭應禎

守絕一塵材經百鍊撫字心勞若拙輓輸令行如流湖州府通判路尚論青標王粹敏識雲流倅郡綽有賢聲部運雅多善政蘇州府通判閻中理雅操處脂不染材諳隨試皆宜借箸風清搴帷春靄以上叁臣皆一時總部之良所當薦揚以備擢用者也伏乞

勑下戶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蕭應禎等循資擢用庶賢勞者勸而白糧有攸賴矣

萬曆叁拾捌年陸月貳拾捌日具

題奉

聖旨戶部知道

舉薦巡緝官員疏

題爲遵例薦舉巡緝官員以勵人心以裨

國計事每歲糧運盛行姦盜竊發巡邏緝捕業經前差御史題奉

欽依責成五城兵馬有功員役疏名上

請照例紀錄如或闒茸無爲以致倉塲失事聽臣一體叅處等因通行欽遵在卷今臣奉差事竣相應併叙除賢聲雖著而責任不專與奉有專責而歷任尚淺者不敢槩叙外查得東城兵馬司指揮江化麟端凝綽有古風修潔拔乎流俗司城翹楚倅郡前茅中城兵馬司指揮徐三益飲氷雅志遊刃長材干掫三窟潛消聽斷兩造胥服北城兵馬司吏目余有容操念如臨如履趨事任怨任勞不媿儒風克閑吏治以上叁臣皆有裨儲務所當照例叙錄以償其勞者也伏乞

勑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江化麟等量行紀錄庶官守勵而倉庾清矣

萬曆叁拾捌年陸月貳拾捌日具

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舉劾京衛各官疏

題爲循例舉劾衛官以昭勸懲事臣奉

命巡視倉儲凡在京各衛食糧官員例得糾察茲

當差務久竣各官賢不肖得於聞見之眞者

敢據實爲

皇上陳之訪得金吾後衛掌印指揮高科貫虹俠氣綬帶英標一天霄澤咸需萬里折衝獨步永清左衛掌印指揮徐恒妙技翩翩入彀壯懷烈烈昂霄國士無前將門有種神武左衛

掌印指揮馬一麟雄姿霞蔚奇吐風生推誠巳洽投醪賈勇還期拔幟旗手衛掌印指揮李堪敦詩說禮雅度處囊脫穎長材不愧四知雅堪一面武驤右衛掌印指揮趙國忠夙具虎頭雅稱猨臂叱咤風霆在手撫摩卒伍歸心神策衛掌印指揮賈爾權勁捷雙鵰之技軒翔獨鶴之標武庫蟠胸長城定品濟州衛掌印指揮張臣識度沈凝丰神俊偉應變吳鉤出匣肩宏姬鼎函牛府軍後衛掌印指

揮芮以誠秀拔風臨玉樹廉明月映秋潭早諳龍韜終期豹變永清右衛掌印指揮馬永爵英英青鬢炯炯丹心禔躬止水同澄整旅威霜竝肅金吾左衛掌印指揮楊子玉膽智夙經百鍊雄威堪敵萬人握篆前茅登壇翹楚府軍衛指揮傅國忠材優借箸志銳請纓業再試而見長期千里以致遠義勇右衛掌印指揮靳成才素分學書學劒雄心桃甲桃戈洵是名流充閒將略瀋陽右衛掌印指揮

張有璟青萍競爽騄耳爭捷角技能穿七札談兵兼暢六韜金吾前衛僉書指揮包守乾材恢恢乎發硎心耿耿以傾葵汗血神駒連城良玉府軍右衛掌印指揮李芳春鶻立亭亭鷹揚矯矯臨事不紘不競治軍克愛克威大寧前衛掌印指揮金子松生來猨臂雙全早向虎闈三捷羿庭明志技續懷仁羽林前衛管屯指揮馬逢時角射雙鵰竝落司屯一介惟嚴技可屠龍名高奪錦

昭陵衛掌印指揮薛國賔心有片丹守無點涅壯略駿馳塞上長材錐處囊中武驤左衛掌印指揮陶裕祥俊度允稱儒將青年早擬賢科韓章雄材干城妙選以上諸臣皆衛官之良所當薦揚以備擢用者也又訪得大興左衛經歷石可久醇儒雅度廉吏清操解紛捷若刃游懸鑑朗於燭照寬河衛經歷翁良瑞德器凝然非俗才華卓爾不羣政譪如春門清若水神策衛經歷孫繹芳粹質溫良誠心樸

厚贊衛勤勞有績守身潔白無瑕永清左衛經歷程有孝潔已滿腔秋月馭軍到處春風雅邁鬚絲久堪冠借義勇右衛經歷嚴應麟才識精明丰標秀雅清操夙茹苦蘗惠政久洽甘霖旗手衛經歷鄭大啓材表芙蓉之幕操采氷蘗之聲早窺豹斑終期驥展府軍後衛經歷楊樾寅心執玉朗識通斤提躬三事文修馭下一軍胥戴金吾右衛經歷孫丕遠樸茂原是儒流鍊達更閒吏務戎行露潤積

盡風淸義勇前衛經歷韓朝明操勵懸魚政
追挾纊此日叅軍佳品他年司牧良材燕山
前衛經歷張有垣平生讀書讀律居官有守
有爲儒素靑標幕僚赤幟以上諸臣皆衛幕
之良例得並薦以待序遷者也又訪得豹韜
衛掌印指揮今陞勇士營坐營張德宏昂藏
七尺恣睢百端躭麴蘖而醉仆通衢冠裳可
恥樂放縱而廢弛公務鞭朴不羞貳捌月放
糧藉口節儀伍所扣例米百餘石致百戶何

勳等揭債賠墊於心何安四季月散俸揑稱
使用每官扣例銀叁錢致僉書李壽春等懷
恨咔告於體統何在甚至奉選大漢將軍受
水戶林美等金錢而隊保被責公案在府可
查也託名上司委訪詐指揮傅汝旺布疋而
局騙滋議操行掃地無餘矣遇告襲則不拘
家富家貧各索畫字銀貳叁兩遇散布花則
不念天寒軍苦素酒飯錢叁伍拾文職業久
隳貪縱顯著曾經戒飭豈容躐陞永淸右衛

僉書指揮劉可學桑榆暮景樗櫟庸材酗酒
入醉鄉欺同僚如草芥恃强占軍伴視法紀
若弁髦指褻母喪詒李指揮銀貳拾兩竟歸
騙局之中機乘開徵詐屯頭銀叁拾兩越軼
法禁之外散俸則假折耗歲減銀百拾有餘
指揮蕭文裕等可問放糧則縱弟僕箕歛錢
壹千貳百家僅劉祿等經放諸如侵屬官之
俸錢致譚繼先之訐發衆怨久叢官箴大壞
原任驍騎右衛掌印指揮陳思虞靦纂爲貪

爲詐甘同猫鼠之眠處家不孝不慈罔顧綱
常之玷蕩數萬金之父產嫖賭何心暴拾餘
載之母棺安厝無日奉文戒飭百戶遵行惟
謹可也乃索米叁石而私自釋免致吳龍之
反訐可證本官生日稱賀遵禁謝卻可也乃
令家入遍邀而於不餽遺者逢人嗔罵闔屬
之背訕可羞屯糧係關
國課輒擅花銷致累經歷叅罰賠墊及呈該差
而甘於受辱眞是廉恥盡捐票銀原屬公需

何得私用致累當該揭債承辦屢懸拾賞而
置之不理允爲豁蠲無饜至於每季領軍件
銀妄派費用給散各官俸銀扣取心紅諸費
又其餘耳自知無可逃之罪矯意冒辭印之
名不惟倖免年終可作吞舟之漏行且巧營
美缺庶便死灰之燃似此奸弁應伐狡謀以
上叅臣所當一體革任回衛差操內陳思虞
永不許貪緣管事以警官邪者也伏乞
勑下吏兵貳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高科

等量材擢用石可久循資序遷張德宏等分
別黜庶功罪肅而人知勸懲卽儲政有裨
矣
萬曆叁拾捌年陸月貳拾捌日具
題奉
聖旨該部知道

東粤疏草目録

條陳海防疏
條陳地方事宜疏
請增解額疏
請復釋放舉人會試疏
改折料物疏
奏請終養疏
揭草附
揭覆鹽政
揭催水災覆疏

以下原缺

以上原缺

聊生幸使者爲小民
請命臣亦不覺惻然泣下及與貳參司道詳覈其
困苦情狀良可痛哭督臣具疏
上請經今數月矣而
留中不報豈未徹
聖覽耶抑有待而
發邪宣
德達情臣職謂何敢避煩
瀆不畢陳於

皇上之前粵東僻在遐荒其山則不毛其地則多
濱海斥鹵不可耕而食者夷猺錯處哨守相
望一切兵餉半取給於鹽船諸餉自稅使入
粵當事者憚於叩
閽爲苟且支吾之計除加抽鹽稅廠稅墟稅穀稅
以及鐵鍋牛判等稅肆萬柒千柒百餘兩外
復將遍省章程兵餉撥充監稅前後共壹拾
伍萬壹千有奇各省稅額最多至陸柒萬而
止粵獨貳拾萬有奇且此貳拾萬金割分於

兵餉者拾之柒稅則充矣如餉之不給何無
米安炊脫巾可慮不得已而議於丁糧加派
又議於城鄉市鎮魚鰕蔬果之類加抽以充
之粵土瘠薄丁糧額賦原不及吳楚什一每
歲加派至伍萬玖千肆百有奇敲骨吸髓不
問可知至於魚鰕蔬果從來不入稅額者而
加抽至肆萬叁千伍百有奇閭閻小民寧復
有安枕者乎然而章程兵餉尚欠肆萬捌千
餘兩那移湊補以迄於今計無復之矣捉襟
露肘勢所必至焚林竭澤民何以堪萬曆叁
拾伍年卽蒙
欽減貳萬餘兩少寬加派之數計今分解稅銀與
方物等項猶不下壹拾柒萬柒千柒百有奇
皇上第知所解者爲稅而不知其爲餉亦第知所
稅者豪商巨賈而不知肩挑背負之貧民無
一得免焉年來遼左滇南相繼撤稅卽秦晉
閩蜀應解
內帑稅銀一體

准留以貳分解部充餉壹分賑濟饑民
恩綸渙發遠近懽呼咸頌
聖天子如天之仁粵來小民不憚征繕以急
君命拾餘年矣公私俱詘皮骨幾穿不及此時早
加
寬恤勢且走險何暇擇音意外之變將有不忍言
者入秋以來肇慶靈山以異常水災告長樂
以連月地震告欽州則水災地震相叩爲虐
人心惶惶舉無固志一旦有警濱死無聊之

民不操戈相向者則有掉臂以去耳此歟窯
將攫之秋也豈獨非赤子而不蒙
軫念伏願推廣
皇仁將解
內帑與解部及辦方物者一切
報罷俾得比於遼陝之例以與民休息此
皇上之特恩粵之大幸也不然如督臣所
請將近日加派丁糧肆萬叁千捌百有奇加抽墟
場市鎮魚鰕蔬果等稅肆萬叁千有奇先

賜報罷而以章程兵餉之充監稅者仍充兵食俾
稍寬旦夕以俟
停止亦粵之幸也又不然如督臣繼
請量留解部稅銀貳叁萬兩以給添募兵餉聊救
目前非直封疆大計宜然揆之事勢亦有不
得不然者臣查自貳拾玖年至叁拾柒年止
通省州縣以加派難徵拖欠餉銀計貳拾捌
萬叁千有奇督催之檄非不趾相逮也諸有
司以久困之民不堪敲樸自甘奉職無狀夫
司道不能得之於有司而欲解水衡者一一
如額此必不得之數也曷若
恩出
朝廷少慰粵民時雨之望而臣等亦得奉揚
德意於萬一哉稅監李鳳在事久目擊粵民之顛
危最真臣與語及稅事泫然淚盈睫且云當
事者失於初議以致今日救弊之難疏請
聖恩蠲減不啻再三夫稅監乃
皇上所特委者而敢於欺

皇上誠見民間積怒深怨不欲以身為楊榮之續
也抑臣所見聞更有大可危者諸夷互市於
澳門
世廟以前不過歲月一至履霜不戒漸至竊據內
地不下數萬餘人藉口防番收買健鬬倭夷
以為爪牙亦不下貳叁千人而閩粵之作姦
射利窟穴其間者不與焉蓄聚既厚器械更
精桀驁囂陵目中已無漢法猶曰諸夷貪我
財帛禍或緩也倭奴一鼓而下琉球謀且及

於雞籠淡水此其志豈特稱雄於海外已者
萬一垂涎澳門厚利順風揚帆而至內外應
合卽諸夷恐不能制諸倭之死命沿海將吏
何以待之臣竊謂欽州往事尚在門庭澳夷
將來禍在肘腋諸夷有警猶是外憂民困無
聊便成內潰及其旣潰而治臣等以緘默之
罪何濟於事爲是不避
斧鉞齋沐籲
請伏願
聖明俯念倒懸之亟破格
蠲減俾軍有餘餉民無橫征救此孑遺固我桑土
以自爲
社稷計地方幸甚臣等幸甚
萬曆叁拾捌年拾貳月貳拾日

糾劾有司疏

題爲糾劾不職有司以飭吏治以安民生事臣
竊惟民之不安由官邪也官之失職職賂章
也抑闒茸勝也粵東重稅之後公私交詘小
民幾不聊生惟是貳叁有司藉之拊循而復
叅以匪人哀此孑遺其何以堪臣一入境卽
矢心體訪據所見聞得貪肆之吏貳庸暗之
吏壹敢列實爲
皇上陳之訪得高州府推官蕭雲龍險以藏姦貪
而成縱邏卒四布大張局騙之門賄賂公行
幾竭高涼之髓富商鄧叔明等姦女旦政死
共湊百伍拾金託阜莫驚轉入而竟自寬假
黎尚貞等壹拾柒人被賴賢誣盜每人伍兩
託原差馮政引投而始與釋放積阜王明以
假印詐財杖釋何縱則伍拾金之過送有靈
者民廖文清乃人命干證責監何阜則壹百
金之分送欠早此理刑之槩也各州縣解到
錢糧每壹兩取肆壹錢伍分歲計何啻千兩

各營兵給散月糧每壹錠扣取伍錢歲計亦
踰百金凡准詞狀多經本廳差人袖中批發
銀從外入狀即內出修理該郡南門動支庫
銀貳百兩盡數入已官收其利民受其罰此
署府之槩也其署茂名也受總書曾守約銀
伍拾兩而委查開墾餘稅鄉民恣其魚肉受
訪惡周正卿金珠首飾等物而委之直櫃耗
羨聽其瓜分從此管糧管庫尤而效之惡里
陳朔以柒拾兩狡吏郭儲以叁拾兩其加耗

可推即承管牛判等稅者率以為例大墟拾
兩小墟伍兩雖橫征不問及署石城也罷日
健之假人命先後勒索至肆百兩半入衙役
之手朱大等真盜真窩每人以叁拾兩縱釋
盡歸本官之橐被盜妾扳如潘榮尹等陸拾
餘家叁票拘攝得銀不下千餘被攀以空拾
古窖妾首如張世弘等壹拾餘人逐一嚇取
每人各以拾計至於遇節遇誕喜各屬厚餽
大小不免署府署縣索吏里拜見多寡有差

甚至軍政考選衛印索百兩所印半之操捕
等差又半之明以官爲市矣生員周夢熊以
娶妾被誣而送捌拾兩富民何龍之子進學
差人報喜而受謝陸拾兩獨不畏士可以從
乎尤可恨者信任皁快橫行各州縣尋事生
風表裏騙詐黃俊莫鶯其最著者也起家各
千餘金餘者亦數百計此壹臣者陰挾含沙
之威填其深壑專操刺虎之術弄彼同寮人
人畏之如虺蜴恨之切齒久矣所當照貪例

革職爲民者也高州府同知詹玉鉉沾沾小
智栩栩自矜才似爽而實疎事能任而多舛
臣不暇細舉姑就其不理於人口者有貳錢
糧最宜核也初署吳川縣發覺趙惟華黃家
坤盜庫之弊豈不稱快乃不鑒覆轍致庫吏
梁巘與把總李天常中軍顏華殿等通同侵
盜至壹千肆百兩何以身承其弊而不覺及
至交盤同吳縣丞摘發前弊當從梁巘家搜
出私借約簿共捌拾餘人已屬可駭乃止報

盜去銀伍百兩其餘玖百兩何以匿而不報李天常等何以釋而不問於是有打死梁贜滅口之議於是有累死無辜吳廷璽之議於是有濫追濫額數千兩之議百喙何能解焉榷稅最宜遠也該郡有限門梅菉貳稅向係郡佐輪管獨至本官專管經年雖經該府議詳然而瓜李之嫌鮮知避矣貳稅相隔貳拾里許向係兩地分抽獨至本官設立關柵總歸限門抽收雖經該道詳允然絕流而漁鮮

不怨矣於是有倍抽之議於是有抽多解少之議於是有假義塚演武亭科派入己之議百喙又何能解焉至若專管稅務愈加繁苛遂藉郭倖以戶實人議其專利喜作聰明多翻舊案益長該郡之刁風人議其恃才海防官從來不設兵無故而議抽壹百貳拾名以爲跟隨私橐之彷充與書門之目占者影射其中且羽葆鼓吹謳關公署鮮衣怒馬圍獵郊原名爲訓武實則兒戲詎可令衆庶見耶

此壹臣者才鋒太露動拂人情防檢多疏致滋物議第贓私未至狼籍懲創尚可更弦所當照浮躁例重加降調以責後効者也惠州府長樂縣知縣周武烈性似愷悌才乏精明吏胥乘之貪緣事權因而旁落算魚苗之稅猶曰餉額難虧耳任譚九章壟斷登場何殊攫市效錙篇之術若曰隱情畢摘耳使繆大有無辜勘産眞是罔民羅文學搶奪罪犯也方照提而遽請銷則吏書謝琳張爵之愚弄

也誰受其欺而謬開壹面之網林登貴殺人賊犯也旦入監而午脫獄則吏書陳中蘊周盛之蒙蔽也出柙謂何而甘戮三尺之法積蠹潘維舉等侵欺穀餉壹百陸拾兩屢催不解提經承亦不解反以縣官體面爲詞何怪餉銀之逋負解差賴勝押犯余程解道經歲不投文及查究又復經歲任吏書延閣宜來彶役之縱橫保甲之查編也縱親信余紹祖等橫索將顏鯨等稟責收監怨苦誰訴錢糧

之帶徵也信吏書鍾明亮等混拘致謝懐月
等重納受累撫字安在立碑禁里甲似矣而
反爲石匠開壹騙局叁拾陸約盡被科斂得
無便民者厲民乎置平等給由票似矣而仍
憑衙蠧變亂壹毫實惠全不及民祇以鼇姦
者長姦耳長樂地僻民頑先時以伸威道彈
壓其間稱盤錯地惟長才卓識乃足勝任此
壹臣者其何賴焉第才識不足當機雖乏執
持而操檢未踰年力雅堪驅策所當照不及

例改教以全器使者也粵在嶺表吏治風稱
廢弛臣職司風紀尤加意綜覈惟是
大計澄汰之後督臣入境忝劾肆人先後劣轉又
拾餘人見在强半新任臣豈敢謂叁人之外
皆良有司顧事關激揚介在疑信者尚未敢
以白簡從事伏乞
勑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蕭雲龍等
分別議處庶不肖者知警而民生有賴矣
萬曆叁拾玖年叁月貳拾壹日具

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請補方面疏

題爲邊防孔棘方面缺人懇乞

聖明蚤賜

點用以奠安遐方事臣惟粤東僻在邊徼東接倭夷西鄰交趾海氛山菁狼煙鯨波蓋無日不備無時不虞所藉以共固吾圉者惟是司道諸臣居常則分猷而理有事則借箸而籌而粤地遼闊各道近者數百里遠者千里其不可以壹道缺人與以壹道而兼攝數道也亦

昭昭明甚臣自去冬奉

命入粤見該司道員缺數多其中固有已補未任者至於嶺南海北南各分守道惠潮嶺西各分巡道尚缺肆員屢經吏部

題推未奉

俞旨夫此肆道皆屬提控沿海扼險邊防內之緊弁槩度而行外之狡夷側目而盼周防稍失必啓戎心此其地爲至要其需入爲最急矧今正值汛候飭將厲兵相機指畫全在該道豈宜壹日缺人此雖委有署攝但百責叢集左支右吾則越俎代庖之難千里遙制東馳西騖則鞭長及腹之難不有專員其何能濟且粤於海內稱炎方凡來任者輒遷延歲月前推補肆員尚未見到目下齎捧入

賀又需貳員是見任員數益少彈壓日益空虛可危孰甚又安得不爲邊防憂而不汲汲以

請也除已補未到各官嚴檄再行催促星馳赴任外臣謹會同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東地

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鳴岡具題伏乞

勑下吏部亟將廣東分守嶺南分守海北南分巡惠潮分巡嶺西共肆道員缺備查原經擬推姓名或原擬續有別推今酌議另推一併補牘上

請蚤賜

點用給憑嚴限前來到任管事庶邊防得人遐方可藉以無恐耳

萬曆叁拾玖年叁月貳拾壹日具

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守臣乞休疏

題爲守臣積病纏綿憂苦滋劇萬分不能供職

懇乞代

題俯容休致事據廣東布政司經歷司呈奉本
司劄付蒙臣批據廣州府呈准本府知府侯
傳邦關稱職由進士選授工部主事歷陞今
職於萬曆叁拾捌年叁月拾柒日到任因以
下血羸病本年柒月初拾日具有乞休呈詞
復值母病瀕危申理前請哀籲數肆情竭詞

窮未蒙矜督比日以來憂慮攻中風寒外襲
陡然眩暈四支厥冷痰涎壅逆胸腹痞脹潮
熱大作雨汗不止職稟素弱久患怔忡終夜
不寐鎮日怳驚喀血便血習以爲常比遂洞
下泄然骨立矧兼感冒氣息奄奄召醫樓守
諒等診視咸云攻補難施十死一生非假歲
月必無生理廣州會省事務浩繁一日不理
便虞堆積豈容廢劣可以臥治職不自裁必
至瘝曠官守貽誤地方徒踣微軀無益盡瘁

萬不獲已畢命陳詞伏乞察職原無嫌畏規
避之私體職病苦眞情必不可畱之狀先令
解綬即賜題
請庶幾苟延視息可保餘生等因蒙批本院爲地
方畱賢守不啻再三矣復以疾請情更迫切
豈去志一動似不可回耶布政司查報又奉
總督兩廣兵部右侍郎張鳴岡批據該府詳
同前因奉批該府陳乞至再已經勉畱何復
有此請仰廣東布政司查報蒙此案查先蒙

兩院陸續批據詳府初詳再詳知府侯傅邦
因病給假送母出境并乞休致緣由又據廣
州府縣叅學生員劉端復等并南海番禺貳
縣里老耆民盧崇魁等又合省鄉官舉監武
職達舍保約鄉民張繼先麥大有等各聯詞
保畱情由俱批本司併行該府勉畱本官在
任調攝侍養痊可即出供職去後今蒙前因
依蒙行准分守嶺南道查看得廣州爲粵省
劇郡所藉於守者要矣該府知府侯傅邦品
格端方才猷卓越乃以抱恙告休始爲將母
繼以乞身兩院司道慰畱者至再三矣今意
更堅確詞更悽苦有必不可再强者惟是六
月之息或應聽其棲遲然於萬里之行尚無
妨於軔步者也又廣州兵巡海道看得廣郡
爲五嶺重地郡守乃一方寄命該府品格夙
成經綸蔚起受事未及周星遂爲士民屬志
賢守難得處切地方豈容聽彼乞休孤茲仰
望惟是去志已決臥轍難畱似應曲加體亮

全其素尚各移報到司該本司看得廣州府
知府侯傅邦端操偉抱亮節仁衷士民瞻戴
方殷上下慰畱胥切第其體病是的去志甚
堅始圖將母而行今欲拂衣而往此萬萬不
可回者既經貳道查議前來合無俯從休致
若其年資正盛究竟未施待彼病痊之時可
畢効忠之誼等因具詳前來查得吏部職掌
內開方面官員患病乞休撫按具
奏才力可惜者量擬病痊之日撫按奏

請錄用又查得先業都察院勘劄准吏部咨萬曆拾捌年陸月內該吏科都給事中王三餘題
爲看詳章奏申明一二職掌事宜以平政體事該本部覆奉
聖旨有司官果係疾病并才力不及的撫按官務要查審明白照例題請不許含糊遷就其餘俱依議行欽此內一款議有疾改調之例議得外官有疾例不得如京官請告矣間有才守兼優偶以勞瘁或賦稟孱弱不耐衝繁者若一

槩致仕不無可惜合無以後有前項官員撫按官查果沈痾不堪世用者即與題
請致仕有盡心民事以積勞感證尚可痊愈者准令調理欽此劄行前來欽遵在卷今據前因該臣會同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東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鳴岡看得廣州府知府侯傳邦峻節松筠獨挺宏才盤錯偏宜露冕勤民風標率屬載道胥歌來暮首郡方藉維新不意臣未入境本官業以身病母病屢控乞骸即士紳之涕泣遮[留]與臣等之再三慰勉而哀籲愈苦委因病勢增劇兼以母子情關似應俯從休致若本官年資正茂匡濟尤遠遽從高蹈不無可惜既經司道查議且情與例符相應具
題伏乞
勑下吏部再加覆議上
請准令知府侯傳邦休致回籍調理俟病痊之日聽該省撫按官薦舉錄用遺下員缺即行推

補庶地方政務得人料理而人才亦得究其未竟之用矣

萬曆叁拾玖年肆月貳拾日具
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水災請撤稅疏

題爲水災異常民困孔亟懇乞
聖明軫念孑遺
早賜撤稅以安遐荒事臣自去冬銜
命入粵時值重稅之後繼之災傷人心惶惶如不
聊生幸奉
皇上任使敢以撤減一事爲小民籲
請區區微誠無能回
天聽與在事諸臣訓廉懲墨轉粟發倉聊且延民

殘喘跂望有秋不謂洪潦泛濫虐此粵民有
如今歲者蓋牂牁夜郎之水分三江而下入
於端溪衡嶺之水從清遠峽而出與端溪諸
流匯於三水而後注海伍月初旬水勢驟溢
突高數丈臣方巡歷肇慶城門築塞所不浸
者何能三版登樓四望撼山排空民間廬舍
盡沒水底間有巨室稍露其脊男婦樹宿山
棲甚至有浮洗屋脊上號呼待援者臣生長
水鄉不勝驚駭鎮城倚山臨溪據高阜之勝
猶然胥溺而爲衝爲壑者可推已往災未蘇
今復降割滄田成海早晚禾𥝅爲臭腐仳離
漂泊貲畜一空諸父老夾道擁訴咸謂貳百
年來未有之災
國賦難供亂萌易起相向而哭慘目惻心除督
臣遵例奏
聞及臣責成各該司道勘實分數另行具
奏外竊念臣等奉職無狀恨不能以身爲禱代
民之罰凡可加意賑恤者敢不竭蹷從事但

非常之災關於理亂不小惟有仰邀
特恩庶克有濟竊覩遐荒瘠土民鮮本業其自丁
田額糧以及鹽舶諸課歲解
京庫者不過壹拾叁萬有奇自有稅使以來額
外徵解至今不下壹拾柒萬柒千餘兩廣肇
南韶拾居捌玖較之正賦幾於倍之民膏已
竭卽遇豐歲猶苦敲髓矧降割若此之烈也
考諸
令甲凡遇重大災傷一切額供例得議蠲議停

矧此額外之稅民何以堪將復加派之丁糧乎則野無青草室如懸磬矣將復加抽於墟場等稅乎則肩挑背負之貧民拚死且不贍責之急公上必不得之數也辟若擔石之家歲辦供應倍於素封再遇天災安得不棄家而去微獨輕去其鄉勢必相聚為盜粵俗剽悍不畏死蓋猶有南越之遺風焉夷徭諸種非我族類犬牙錯於肘腋之間兼之不逞奸民外構夷而內作賊出沒海洋殺人禦貨走

死地如騖從來非無事之國也邇者米價湧貴兵餉缺乏既虞脫巾又虞獸復人心日益惶懼倘不早加撫恤復為之驅地方隱憂何啻厝火迨其既然而治臣等以不職之罪亦無及矣伏願

聖明特念遐荒稅額獨重奚忍困此一方

撤使罷稅嘉與休息及溺之民庶幾可望更生萬不得已如每歲加派之伍萬玖千有奇與加抽之肆萬叁千有奇非惟心所不忍抑亦勢有不行

早賜報罷慰此孑遺安我疆場計無亟於此者臣於邸報中見

輦轂火災疊示譴告降水之警豈曰偶然

皇上脩省實政

請自粵始臣曷任祈懇待

命之至

萬曆叁拾玖年陸月貳拾日

糾叅有司疏

題爲糾叅不職有司以警官邪以安民生事竊
惟
國家張官置吏長貳並設如各郡防海理刑均
係喫緊政務一遇郡守缺則署郡邑令缺則
署邑往往擧守令之職兼任而責成焉粤東
吏治夙稱廢弛臣與貳叅司道加意申飭期
與更始乃有官守決裂衆怨沸騰者可容一
日留於民上乎臣巡歷過半聞見最眞謹會

同總督兩廣軍門張鳴岡巡撫南贑右僉都
御史牛應元據實爲
皇上陳之訪得南雄府推官史懋文一味貪慢諸
事周章似骯髒而實汙任執拗以戾癖臣初
入境聞其署保昌縣盤詰內監之冐濫查韶
州府屬清追庫吏之那侵心竊能之及巡惠
州見其初令興寧爰書顛倒是非心竊疑之
尤望其困衡之後稍知改圖而不虞其恣睢
更甚也富民劉文選妄捏强劫陷劉啓賢等
已經里族辯誣猶痛責問杖則暮夜錢神之
靈粟監梁晳先捏窩盗繼捏窩訪誣葉茂聖
黄元太等已經道駁猶嚴刑文致必欲致之
於死則平日賄結之力葉茂瑧人命被誣百
金入而後杖釋過付者僧胡員壽也鄧允棟
倡衆毆死劉朝陽仍焚其屍百陸拾金入而
以無辜之貝萬春坐徒其餘槩宥過送者即
監生梁晳也署保昌縣每日縣丞主簿輪供
午飯餚盛者批詞亦多豈是一飯之必酬該

縣里長及都書捌拾餘人不時點名不到者
罰各都有隘總夜總于百總等役通計叁百
餘人朔望赴點不到者重責枷罰遠鄉貧民
若於奔走總爲積穀之充數興寧舊吏陳心
遣僕王福壽問候本官與歇家李崇榮以飯
直肆分起爭福壽捏截劫虜懇即拿崇榮及
居庭主廖釗一父子主僕刑考幾死有林醫
生者爲本官親信嚇騙釗一銀壹百貳拾兩
仍坐肆辟叅徒非該道平反幾於覆盆更可

恨者臣巡歷韶南值該道因病謝事卽開廖
釗一臣密應訪矣縣吏鍾海爲釗一之親以
通盜開訪巡檢陳三省知釗一之寃以縱盜
開戒甚至以林醫生騙贓捏作巡道衙門使
費無端羅織旣傷天理有意汙衊更無人心
至於管太平廠稅藉口鈌額取盡錙銖其大
者如秤查商鹽每包多出拾餘斤止以壹斤
入官餘皆折銀入已半歲不下千餘金有店
家郭章過證客人鄧相報牛皮稅計壹百壹

拾張書手誤寫以百爲千除責究外仍罰銀
肆拾兩有店家丘順陪證諸事類此行旅嗟
其絕流其最鄙者凡遇紬段必抽樣疋一切
食物亦抽樣品遊僧携駡貳雙經過則云汝
止兩脚勒罰其壹武弁有斳艾皮酒經過則
云我衙中要用艾罰拾數封酒罰拾數鋲本
官傲然聞者爲之絶倒他若張知府被淩閉
閤曲忍各司道有駁輒反脣相譏小民號爲
閻羅僚屬畏如毒蝎此壹臣者獨矜拗性罔

顧怨聲怠然益甚於前汰黜宜隨其後所當
照不謹例閒住者也又訪得廉州府同知陳
王道才能飾詐險足藏姦逢入輒效含沙代
篆惟圖充槖以馮照磨爲腹心凡事兜攬叅
柒分贓人人畏其撓求以批驗所爲奇貨聽
倉巡等官公行賄賂按季輸管置原管之經
歷於閒地禁子置竹板要重伍斤以致斃人
杖下民謠曰漏槽闔郡誰不切齒東西搠寨
鹽場每場每季科銀伍兩名之曰茶果錢畢

官敢不呑聲其收叅州縣錢糧每百兩加耗
貳兩責各庫吏賠補無不稱貸以益者其給
兵餉每百兩短少貳兩反藉口侵尅勒鑿鑿
銀匠賠足遂致挈家而逃者承問通吏軍犯
翟服得銀壹百兩枉法捷徒該道嚴駁至於
徵色發聲而後改成分明以獄爲市盤獲通
夷清水絹議定柒錢壹疋變價輒私取壹百
肆拾疋轉發舖家每疋多定價叅錢何異入
市攫金勒取縣吏拜見禮如鄧天成之赤金

紗紬區同仁之牙仙彭段大約直拾餘兩皆
從嚴刑得來解鹽課銀勒承委塲官買方物
如王汝達之犀杯鷲羰謝裳之珠冠錦段各
賠數拾金靡不受累叫苦甚至胡與史以銀
茶鍾不送而註劣考立轉王官彭知州以送
節禮有海防無署府而横被凌搆竟致氣殞
其他濫受叅備之餽遺巧勒舖行之價直種
種猥瑣未易枚舉大都幹濟雖有微長而操
行多疵外貌頗似馴雅而中情難測此壹臣

者論其品已多點染程其才尚堪鞭策所當
重加降調以示曲全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詢訪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吏懋
文陳王道分別議處遺下員缺另行銓補庶
官邪知警而吏治民生胥有賴焉
萬曆叁拾玖年捌月拾玖日具
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代蕭進士陳情疏

題為遵例陳情懇
恩俯賜侍養事據糧儲帶管分巡惠潮道廣東按
察司副使兼布政司右叅議史旌賢呈稟臣
批據給假回籍都察院辦事進士蕭定呈前
事稱竊惟
君恩親恩並等天地臣道子道均屬綱常大易垂
訓於匪躬周詩詠懷於靡盬況定濱海一介
遺逢

聖明爰從里選卒業成均甲午濫舉
鄉闈庚戌叨成進士給假歸省誓心圖報念定母
晚年鞠養致嬰羸疾兼之家道零落父早見
背賴母食貧督課讀書亦期子之能仕教之
以忠定豈不願早自致身因顯成孝奈今母
年捌拾有柒痛苦不離牀褥起居亦須倩人
若以携母於官道路遠涉固心之所甚恐也
置母於家而呻吟罔聞又情之所不敢出也
事勢兩難進退維谷為照

大明會典一款父母年柒拾以上並無以次人丁
者准令侍養欽此欽遵定思
聖朝不止壹臣父母只有壹子定在
朝無所裨盛世毋無定何以度餘年願照先年觀
政進士何應奇于若瀛等例侍養終身定才
識雖闇年力未衰犬馬之軀幸未及填溝壑
螻蟻之報尚可少效涓埃正古人所謂報親
之日短報
君之日長者也第跡逊微情無由得達幸遵本院

臨潮至仁錫類卽閭閻疾苦尚切痌瘝矧定
母子零丁寧不動念叩乞特賜題
請轉干
天聽俾母子相依天性獲全等情蒙批分巡惠潮
道查報蒙此依蒙備牌行府備查進士蕭定
告假回籍遽呈侍養伊母是否年踰捌拾本
官是否獨子及比照觀政進士何應奇于若
瀛等例侍養果否相符查議的確具詳轉奪
去後續據潮州府呈稱遵依行據澄海縣申

稱據本縣儒學查勘告假回籍進士蕭定有
母徐氏年生乙酉見歲捌拾有柒委無以次
人丁據告侍養查與
大明會典符合具由申報到府該本府署印同知
楊可成看得進士蕭定之母享年已逼桑榆
而本官事母之心積念寧甘滫瀡引稱日長
日短之言衷丹勃發直陳靡依靡母之意眞
赤傍偟況有往例可援且與
大典式合相應請詳具由呈詳到道該本道查看

得告假回籍進士蕭定方銜
恩於委質遂矢志於陳情緣捌袠衰母起居常藉
扶携而獨子至情定省寧堪疏曠無從御潘
輿而去自難舍貫閭而行旣經府縣查議前
來委與例合相應亟與題
請庶得養志於今日不妨移孝於異時等因到臣
該臣看得給假進士蕭定衰母當風燭之期
獨子鮮鶺鴒之助有懷捧檄曷慰倚閭蓋就
祿之願旣窮勢難絕裾於此日故辭榮之念

轉切願圖捐糜於他年此固人子至情亦
熙朝之美事也烏烏之私似應俯從潮州係臣憲
屬本官辦事在都察院又係臣本衙門所據
瀝控眞情隨經該道府勘覆相同且與
明例允合相應代
題伏乞
勑下吏部再加查議合無將進士蕭定准令在籍
侍養俟親終之日起復赴京聽用緣係遵例
陳情懇

恩俯賜侍養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
某親齎謹題請
旨奉
聖旨吏部知道
萬曆叁拾玖年捌月拾玖日

憲臣乞休疏
題爲兵備憲臣患病不能供職請乞
俯容回籍調理事據廣東布政司經歷司呈奉本
司劄付蒙臣批據分巡南韶道右叅政兼僉
事蔡夢說呈稱蒙本院批據本道呈詳患病
乞休緣由蒙批海北之勞績久著嶺南之倚
藉方殷該道何遽與此念即風氣偶感不妨
在任調理願加珍攝以慰地方繳蒙此竊謂
人之壹身手足爲急手足一殘便爲廢人恒

人猶可廢也而當官顧可廢乎職之病在手
足不能搦管何以批答文移不能舉步何以
臨涖僚屬前任海南雖間有發作未至今日
之甚右足驟然木僵痛如刀割從此不能履
地起止出入俱家僮背負且勿論本院自肇
而韶不過壹月之外似此廢人可無一道至
界上迎送乎可令人背負人本院之門乎百
念俱灰百事俱廢乞將本道印務委送兼攝
使職年得生還等因蒙批粵東各道多缺本

院方會同制院兩疏催
請剳該道夙望安得不爲地方畱賢至於迎送彌
文久已謝止雖臥護可也布政司會行勉畱
痊可卽出視事繳又奉總督兩廣兵部右侍
郎張鳴岡批粵監司多缺所藉該道分猷共
濟萬難代
題仰廣東布按貳司勉勸調攝毋動他念繳并
奉巡撫南贛都御史牛應元批據呈手足之
病多係風濕所侵該道內養素裕色澤睟盎

一加調攝自宜勿藥何至堅持歸念必欲彊
遂也仰布政司會同按察司曲加慰畱候通
詳繳蒙此俱經本司會同按察司差人前去
勸畱外隨准該道牒呈稱爲照人之疾病可
計時取効者如感冒傷寒瘧痢等證職患痺
濕肆年血氣愈衰每發愈重至今兩足癱瘓
不能帖地朝夕飲冰惟恐終身調攝無復痊
可之日況可以月計乎及今不決明屬貪戀
萬萬不能姑畱牒司煩爲查照會議轉詳等
因牒報到司該本司會同按察司查看得分
巡南韶道右叅政兼僉事蔡夢說品格泰山
喬嶽才猷緯武經文性秉觸邪栢府霜稜如
舊心顓體
國海邦棠澤方新此綱紀所藉爲肅清僚屬所
視爲法式士庶所倚爲保障不容輕聽其去
者也第昔在瓊海委係瘴鄉適値時事多艱
遠討交夷近平黎寇鞠躬不辭盡瘁暑雨又
或交侵醫藥未遑以致病移手足情詞不虛

今其乞文叅至去意甚堅萬萬不可回者似
應准從休致聽其回籍調理夫世道必藉正
人
國是全憑君子俟該道病痊起用庶生平未展
經綸將來猶得盡展報
國終有日爾呈乞代爲具
題施行等因到臣據此案查先據分巡南韶道
右叅政叅僉事蔡夢說具呈患病乞休該臣
批回諭令靜攝痊可視事續據再呈隨批布

政司會留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總督兩
廣軍門張鳴岡巡撫南贛都御史牛應元查
看得分巡南韶道右叅政兼僉事蔡夢說挺
挺松筠勁節恢恢經緯眞才海表干城藩垣
領袖茲以旬宣盡瘁致此癉濕交侵四體失
調一意求去臣等爲地方計再次勉留辭情
轉切再照本官先年兼攝海北道欽州失事
奉
旨戴罪勦賊自贖彼時海南瓊黎有警督兵防禦
顧此失彼罪有可原兼之勦賊再後勞勩居
多見在覆勘容臣另行具
題外今據該司勘查本官患病情眞既經具詳
前來相應俯從伏乞
勑下吏部再加查議合無准令叅政蔡夢說致仕
回籍調理俟病痊起用遺下員缺即行推補
庶本官仰沐
再造之恩將來益堅圖報而道務亦早有所歸矣
萬曆叁拾玖年捌月拾玖日具

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查勘水災乞賜蠲恤疏

題爲遵
例查勘水災懇乞
聖慈
大賜蠲恤以蘇困苦以安地方事據廣東布政司
經歷司呈奉本司劄付蒙臣牌照得本院奉
簡書而來惟安戢民生爲第壹急務頃歷廣肇一
帶目覩田禾吐秀深幸夏收有期不意馮夷
爲虐泛漲異常四野圩圍拾坍捌玖一望廬

舍盡被浮沈駭目慘心徧省無地聞廣韶貳
郡災與肇等除肇慶附城上下被水最苦者
先行議賑及遠屬俱批行各該道勘查外竊
念粤稅繁重久苦不支復除之沴
國計民生勢且益詘本院例應勘查爲災民請
命蠲恤牌仰呈堂移行各道轉行所屬被災州縣
各掌印官作速親詣水災地方勘查一應田
土損壞若干將來有無收成分別圍里開列
分數至於廬舍之衝坍男婦之漂沒與其間
極貧無依者各查實數報該司道備細造冊
詳院仍查照往例何項錢糧可蠲何項徭役
可減何項銀米可以抵補被災小民作何賑
濟一併議詳以憑覆覈
奏報再照被災之後救死不贍兼此暑月農忙
在時該徵錢糧相應酌其緩者暫行停徵毋
得一槩催擾詞訟自人命强盗外一切戶婚
田產小事暫行停止毋得拘禁致妨餬口其
餘脩築圩圍拊循疾苦凡可少示寬恤採擇

酌議具詳舉行等因蒙此依蒙轉行去後就
蒙本院批據廣州兵巡道呈詳看得粤東故
水國也而南海三水兩邑獨當湊梧兩江之
衝故去秋與今夏被災獨重據勘過災傷分
數南海縣傾頽房屋貳萬貳千伍百柒拾間
漂流男婦壹百陸拾壹丁口衝陷田地陸頃
柒拾壹畝叁分壹釐沙壓田地壹拾肆頃零
陸畝陸分捌釐淹沒禾稼肆千陸百壹拾貳
頃叁拾伍畝三水縣傾頽房屋壹百伍拾間

衝陷田壹頃壹拾玖畝柒分柒釐沙壓田壹
拾壹頃玖拾陸畝陸分捌釐淹沒禾稼叁千
壹百柒拾伍頃捌拾肆畝柒分計算已盈拾
分矣賑濟之策三水縣民廬傾坍計壹百伍
拾餘間議每間給穀壹石南海縣傾坍尤多
至貳萬餘間除中有殷戶力能自葺者無庸
槩賑外約以一半為率應如縣議擇其貧難
下戶每間量給銀壹錢將出陳穀價壹千貳
百兩捐以予之至男婦淹沒情更可憫計口

壹百陸拾有奇縣議每名拾銀叁錢應與攺
增給穀貳石至於議蠲在南海則應免銀陸
千柒百捌拾捌兩肆錢捌分玖釐在三水應
免銀肆千陸百伍拾肆兩貳錢有奇將求之
起解則正額難虧將求之存留則編派有數
帑藏之挖括已空司府之調停安出信惟查
照江南各省事例
題留稅額以抵緣由蒙批布政司併議速報又
蒙批據分巡嶺西道呈詳看得肇屬德慶封
川要明等柒邑當三江委注之衝歲每患水
舊歲為甚何期今歲更甚洪潦驟發於青黃
不接之時也據所屬報有平地約高伍丈者
有城中沉沒甃甍者室廬之蕩析男婦之流
離即使連年豐稔尤不能堪此慘毒矧加以
疊災之後煢煢顛躓已無救死之資孰是更
生之望
請蠲請賑豈容後時查勘冊開高要縣衝陷沙壓
田地壹頃零肆分淹沒無收田叁千零捌拾

項零柒拾玖畝玖分高明縣衝陷田壹拾壹
畝伍分淹沒田肆百玖拾捌頃伍拾柒畝捌
分封川縣衝陷田捌拾柒畝伍分叁釐淹沒
田塘陸百貳拾貳頃伍拾肆畝陸分叁釐開
建縣衝陷沙壓田地捌頃玖拾陸畝柒分叁
釐淹沒田捌拾伍頃伍拾畝零壹分叁釐四
會縣衝陷田地叁百貳拾玖頃陸畝除高要
高明封川四會肆縣查有庫銀壹千叁百玖
拾陸兩陸錢壹分陸釐堪抵尚欠銀壹萬零

柒百叁拾貳兩玖錢捌分肆釐據呈府縣庫
貯撥括殆盡而存畱急需勢不容缺微微
奏畱稅餉何以慰此災民其被水傾頹房屋共
計柒千陸百間每間給穀壹石或伍斗叁斗
不等共該給穀貳千零陸石肆斗銀壹拾壹
兩捌錢陸分伍釐漂沒男婦壹百壹拾名口
共給恤穀久拾捌石銀貳兩玖錢極貧無依
被災男婦陸千捌百伍拾名口共給恤穀叁
千零玖拾玖石伍斗伍升銀壹拾陸兩伍錢

肆分捌釐如此則有產者獲蠲免之澤無產
者亦霑賑恤之恩等因又蒙批據羅定兵備
道呈詳看得東安西寧貳縣楊柳鎮南等都
瀕臨大江田土湾下今歲仲夏初旬霪雨連
綿兼值西潦驟湧內溢外漲頃刻成河田禾
槩被淹沒廬舍多被傾頹携老扶幼露宿山
居彷徨失所觸目痛心此數拾年來未有之
災也既經貳縣印官親詣踏勘明白相應照
例分別輕重議蠲計東安縣淹沒田壹百玖
拾壹頃叁拾玖畝玖分應免銀貳百伍拾兩
零叁錢玖分玖釐西寧縣淹沒田貳百壹拾
陸頃零伍畝捌分貳釐應免銀貳百壹拾肆
兩肆錢肆分陸釐查有上年支剩糧銀堪抵
漂沒房屋共壹百柒拾柒間每間給穀伍斗
將見貯倉穀動支等因俱蒙批布政司覆覈
類詳繳蒙此查得節奉勘劄行司遵照災免
事例凡遇夏秋災傷除叁分以下不免外全
災者免柒分玖分者免陸分捌分者免伍分

柒分者免肆分陸分者免叁分伍分者免貳
分肆分者免壹分俱於存畱糧內除豁又爲
乞
請申明勘災分例及隨宜賑恤零災以便遵守事
內開如遇地方水旱之災若槩縣被災如一
卽以槩縣
奏報如一縣之內災有輕重卽以某里被災幾
分應免幾分又爲欽奉
聖諭弁陳末議以廣

德意以消災沴事內開今後但有災傷去處總計
被災地畝以定分數如某縣原額地壹萬畝
今被災壹千畝爲壹分肆千畝爲肆分造冊
送巡按御史覈實
奏報又奉勘劄內開南北省直以後地方凡遇
重大災傷州縣官卽親詣勘明申呈撫按巡
撫不待勘報速行奏
聞巡按不必等候部覆卽將勘實分數作速具奏
以憑覆

請賑恤至於報災腹裏仍照舊例夏災限伍月秋
災限柒月又或報時有災報後無災及報時
災重報後災輕報時災輕報後災重巡按疏
內明白從實具奏不必泥巡撫原題等因在
卷今蒙前因該本司查據勘報除被災不及
肆分例不議蠲聽各有司隨宜處恤外惟罹
災最重顆粒無收田土相應照例總計都圖
額糧以定被災分數自肆分以至拾分輕重
不等區別計算廣州府屬南海三水貳縣共
應免銀壹萬壹千肆百肆拾貳兩陸錢捌分
玖釐肇慶府屬高要高明四會廣寧德慶封
川開建柒州縣共應免銀壹萬貳千壹百貳
拾玖兩陸錢零貳釐羅定州屬東安西寧貳
縣共應免銀肆百陸拾肆兩捌錢肆分伍釐
俱應於萬曆叁拾玖年存留銀內減免但該
年錢糧督徵將完應於肆拾年分存留銀內
照數減免第存留錢糧皆屬歲支不容缺少
相應處補其東安西寧貳縣查有上年存剩

糧銀堪抵廣州府屬查府縣庫藏別無堪抵
銀兩肇慶府屬查各庫止有銀壹千叁百玖
拾陸兩陸錢壹分叁釐堪抵尚銀壹萬零柒
百叁拾貳兩玖錢捌分陸釐與南海三水共
銀貳萬貳千壹百柒拾伍兩陸錢柒分伍釐
未抵查司府庫藏近年揆括殆盡又自移餉
充稅兵餉每多缺額勢難措處本司再三思
維計無復之隨查先年江南罹災彼中撫按
特爲

題蠲稅額抵補蠲數今嶺南水災比之江南尤
甚粥拾年來粵之稅額比之省直最重嶺外
之民比之中州尤苦況舊年被災尚未蘇息
而復遭此異常之災愁歎憔悴之狀誠有不
忍聞且見者所據該道請要比例
題蠲解監解
進稅額移抵應免之數委屬相應請乞本院特
賜具
題將肆拾年分解進

內庫稅銀照數扣蠲貳萬貳千壹百柒拾伍兩
陸錢柒分伍釐以抵免過之數夫
皇上之積貯以待不時之急也今以粵民之所輸
濟粵民之重困是惠而不費為惠大矣不然
勢且無民安得復有稅哉其傾頹房屋叁萬
肆百玖拾柒間淹沒人口與被災無依貧民
柒千壹百貳拾壹名口照依該道所議銀穀
數目給恤共衝[illegible]壓陷地捌拾貳頃柒拾
肆畝捌分伍釐內[illegible]沙墾復者督令漸次墾
耕量免雜差貳年以示寬恤其成河成壩并
沙礫難墾復者聽於堪墾荒地及新生沙坦
墾耕照例陞科抵補庶邊海遺黎其有瘳矣
等因連冊呈繳到臣卷查本年伍月初旬臣
巡歷肇慶適遇前項水災已經督臣遵例奏
聞外該臣備行布政司并各該道督行各掌印官
親詣踏勘及諭各官一體脩省凡可以少示
寬恤俱酌議具詳去後今據該司勘報前因
該臣覆覈無異看得粵東濱臨大海源接牂

牁每遇春夏淋漓則奔濤萬里內漲外潮惟
廣肇諸州縣獨受其敝然稽之往牒從來有
連歲降割如今日者即壹歲之中亦未有夏
秋同災居食並困如今日之慘者據勘壹州
拾縣被災分數計傾頹房屋叁萬肆百玖拾
柒間漂沒男婦貳百柒拾壹命極貧無依者
陸千捌百伍拾名口衝陷田地捌拾貳頃柒
拾肆畝捌分伍釐淹沒田禾壹萬柒千零貳
拾貳頃零玖畝叁分叁釐共應蠲糧銀貳萬

肆千零叁拾柒兩壹錢叄分陸釐除淹死及
無依饑民傾頽房屋仰承
皇上責成撫按諸臣遇災蠲賑
德意業已量議銀穀給恤被衝田土量免雜差以
俟墾補外惟是錢糧無出催科安施嗷嗷若
訴勢必遵
例議蠲該司議於肆拾年分存留銀內蠲免使
人霑實惠第所蠲之數皆歲辦雜鈌查之司
府各庫在在罄懸惟肇屬有堪抵者僅壹千

叁百玖拾餘兩東安西寧堪抵者肆百陸拾
有奇尚貳萬貳千壹百柒拾伍兩陸錢籌之
該司莝無以措據該司道咸懇
題留解稅以抵蠲數此諸臣蒿目時艱深虞曆
火爲是萬不得已之策且有各省直
恩例可援
皇上覆載弘仁豈獨遺嶺表哀此災民拾餘年來
歲括拾柒萬金以供稅額就中留貳萬肆千
救茲孑遺
皇上寧有靳焉至若額外之稅倍於正供無名之
徵幾同禦貨即無天災漸生獸擾臣竊危之
惟有
撤使罷稅綏靖遐荒是又在
聖明早爲之計耳除將被災田畝人口廬舍文冊
送部查覈外伏乞
勅下戶部再加查議將前被災州縣應蠲應賑及
懇留解監轉解稅銀抵充蠲免之數上請
聖慈上裁行臣欽遵查照施行通候事完造冊

奏繳查考地方幸甚災民幸甚
萬曆叁拾玖年捌月拾玖日

奉差將竣請乞終養疏

奏爲奉差將竣思親戚疾懇

恩終養以全母子餘生事竊惟人臣委身事

君義不得顧家臣以一介草茅初任縣令叨陞禮

部主事旋選今職兩奉

皇上任使敢不捐頂踵以報

知遇第臣磬年失父獨孀母與臣相依爲命自筮

仕以來仰遵

恩例皆得移親就養及奉倉差臣母榆景愈迫鄉

思轉深而臣移養之願有時乎窮惟有乞身

可幸將母偶承人乏前差未代後差復至兩

次具呈本院堂官不棠代

題壹次具疏未棠

批發

簡書惟嚴何敢久稽以干罪戾不得已灑淚攬轡

度嶺而南維時有臣妻在家堪奉臣母臣猶

得以此身勉效驅馳今夏道臣有從臣鄉來

任者始知臣妻不幸於三月內病卞臣母因

臣別後愁病交侵兼以痛息倉皇一跌傷骨

奄奄床褥恨不得臣一見臣聞之慟哭幾絕

臣母今年捌旬有叁臣壹子方伍歲夫婦之

情且未暇論老親弱子形影誰憐湯藥誰奉

卽擬陳情又竊念巡歷未半而委

君命於草莽義之所不敢也爲此冒暑觸瘴飲泣

從事今嶺南拾郡巡歷已徧所未了者僅廣

州府南海等伍縣計不日可竣而臣病不能

復支矣粵東按差久缺錢穀刑名諸務經拾

餘年未結者甚多臣以家變驚心肝腸幾裂

而又竭蹶料理殫日夜之力卽使鐵石能不

銷鑠遂致耳鳴目昏心神恍惚白晝如在夢

中不知臣母在床褥中念臣又何如切也陟

岵之嗟良非虛語若不乞

恩早歸母子殘喘俱不可保伏讀

會典一款親老而兄弟皆在外者准回籍侍養

臣兄且早世矣

皇上大孝錫類區區下情亮爲

聖慈矜憫懇乞
勅下部院查臣病非假託例有可援即
賜回籍終養遺下差務另推新咨御史前來接管
感激
天恩不啻起臣母子於九死而再生之矣臣曷任
迫切祈仰之至
萬曆叁拾玖年拾壹月拾捌日

地震請寬卹疏

題爲地震示變懇
恩寬卹以奠海邦事據羅定兵備帶管分守嶺西
道按察司僉事喻安性呈據電白縣報稱本
年捌月初叁日未時地震聲響如雷其動如
飾衙宇瓦木墻壁傾頹城垣樓舖俱多壞裂
民房倒塌不可勝數壓死已故董指揮妻王
氏又傷壹孩年方陸歲拾壹日晚又颶風大
作霪雨連綿晝夜不息及至玖月本道經臨

初叁初肆日夜又狂風暴雨城市廬舍頓成
河渠一應縣司官房頹卸過半訊此濱海孤
城昔年被倭屠戮幾無孑遺今茲災異實切
隱憂又據高州府經歷司呈稱捌月初叁日
未時初貳刻府城地大震動行據化州茂名
等縣查報相同又據分巡嶺西道副使江中
楠報據肇慶府陽江縣申稱捌月初叁日午
時年縣在教場檢驗忽然地震如雷勢如舟
覆衙內房瓦震下數片高要地方亦震動帀

時為照肇屬邇午水潦民不聊生復示此異豈無所召兵荒臣測殊切憂皇等因到臣該臣會同總督兩廣軍門張鳴岡看得地道主靜動則失常震尤可懼春秋書地震伍肆不言事應而應各不爽大都內擾外侵驍磽不寧之象茲高肇一帶如電白陽江等縣同日而震其聲如雷其勢如篩如舟覆城垣坍塌公私廬舍傾圯曾不旬日而電白又有颶風暴雨駭人見聞臣在粵言粵切見陽電貳邑距海不拾里夷船舉足登岍矢刃已集於城下隆慶伍年電白中倭城遂陷殺掠一空此往事之可鏡者也安得不懼臣切查上年柒月欽州地震傾陷尤甚欽地與交夷接壤萬曆叁拾伍陸年兩遭殘破瘡痍未起而遭誅賊首逞其螳臂復嘯聚於四峒之外往者邊吏一不戒賊乘其隙遂致失陷此近事之可鏡者也又安得不懼粵自加稅獨重計無所出割兵餉之半以充稅而餉遂大詘兵亦汰減沿海郡邑如高肇以及海南北幅幀遼邈不啻千里樓船乘障之卒所在單弱姦宄生心矧今夏馮夷為虐流離載道內地旣虞反側外夷又虞蕩搖不得已

請蠲請減而

天聽彌高人心失望兼以地震示變能無杞憂此皆臣等奉職無狀所致除痛自脩省及申飭

文武將吏共圖消弭外仰祈

聖明俯賜遠念加意寬卹將海陬蒼赤共享清寧而直為此廩廩也

萬曆叁拾玖年拾月貳拾捌日

東粵疏草卷之三

巡按廣東監察御史王以寧著

勘明欽州失事官員疏

題爲夷賊突攻邊州乘虛進城隨聞兵至即行
退遁查叅失事官員伏乞
聖明分别議處以肅法紀事據廣東按察司經歷
司呈蒙本司帖文該掌印按察使徐堯莘會
審取問過犯人曾遇等招詞解詳到臣查得
接管卷萬曆叁拾柒年伍月内該前按臣李

應魁據該司經歷司呈奉都察院勘劄准兵
部咨該本部題覆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
東地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戴
燿題叅前事萬曆叁拾陸年肆月初肆日奉
聖旨是夷賊乘虛入城肆行焚劫失事不小地方
官職守何在蔡夢說等都著戴罪勦賊自贖楊
應春等著革去冠帶充爲事官戴罪立功曾遇
等著巡按御史嚴行提問其夷賊及失事等項
一併查明具奏戴燿久任總督平居制禦謂何
豈得盡諉下吏姑著上緊討賊仍嚴督黎維新
合兵同勦擒獻首惡及助惡夷賊還立限與他
待事寧之後再行議處欽此定限本年拾月終
擒獲具奏又奉勘劄准兵部咨欽奉
聖諭事節奉
聖諭朕雖靜攝宫中心未嘗不念周天下其於柔
遠安邇詰戎振武之事尤惓惓焉粤地遠在萬
里跤夷竊發果否逋逃作何防勦失事地方作
何保禦著撫按也從實勘報欽此移咨備劄仰

司俱經移行分巡海北道及廉州府各遵照
外理合呈報等因前來依經併行按察司行
提各失事官員究議具招解詳及將進勦善
後事宜議詳去後隨又奉都察院勘劄爲夷
賊聚衆犯順遵奉
明旨調兵進勦幸已竣事全師凱旋謹據實馳報
以慰
聖懷以俟
處分事准兵部咨兵科抄出總督兩廣軍務兵部

尚書令華職爲民戴燿具題前事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移咨煩爲轉行廣東巡
按御史備查見獲夷賊作何究擬有功人員
作何議叙傷亡人役作何優恤前此戴罪人
員其功過應否相准并地方有無别項事情
逐一勘明具奏以憑覆
請定奪施行等因劄行前來依經又行該司勘覈
審究呈詳去後該臣入境接管催據解詳犯
人曾遇等招詞前來已經駁覆勘審今據前

因除善後事宜已經會議
題行遵照及見獲夷賊另行究處有功人員另
叙外該臣覆問得一名曾遇年叁拾玖歲四
川敘州府富順縣人由舉人教諭歷江西撫
州府東鄉縣知縣陞授廣東廉州府海防同
知萬曆叁拾伍年捌月拾肆日到任續於本
年玖月内因署欽州印判官周希召陞任州
印議遇接署於拾壹月初拾日到州接理遇
卽踏看得城垣坍塌詳支庫銀正在辦料修

築拾貳月貳拾日遇奉文回府支餉散給兵
糧就不合不行申飭防守時有原任本州史
目今在官裘烶然於本年拾壹月拾壹日到
任管理州捕亦不合不行戒嚴見問斬罪防
城管把總周奉見問軍罪哨官陳業哨守鰲
頭啼雞一帶信地爲欽州外捍係雷廉副總
兵在官楊應春轄屬又有見問斬罪哨官林
起龍防守龍門港信地專扼欽州門戶係潿
洲遊擊在官張繼科轄屬該州逼近交南屢

有冦盗各不鑒往轍任意因循本年拾月内
未獲賊首武永禎妄投公文乞借澌瀆地方
屯住楊副總兵呈詳拒阻院道批查未報交
南夷賊窺知内地哨官疎曠又因歲荒缺食
就於拾貳月貳拾陸日糾衆約有千人駕船
叁拾肆隻聯艅使入鰲頭信地本日申時灣
泊啼雞周舉等失行哨報聞賊突犯却乃退
縮不肯向敵致賊直犯龍門港林起龍亦畏
懼退遯不行飛報本州時遇先往散糧未回

與裘烶然各不合有違沿海守備不設被賊
攻陷城池劫殺焚燒州掌印并捕盜官與所
同任一城者比照守邊將帥被賊侵入境內
擄掠人民律發邊遠充軍事例各失隄防前
賊遂乘虛於貳拾柒早隨潮直抵州城外有
同城欽州所今病故百戶呂朝炯署理所印
帶管巡捕亦不嚴率軍士備禦賊即登岈分
爲叁枝有今已伏誅賊首該資盖藍傘領壹
枝劫城西北黃捻盖青傘領壹枝往劫水東

又巳獲續病故賊首黃目盖黃傘領壹枝劫
城東南徑從坍城擁進時裘烶然率同呂朝
炯等督帶軍兵拒敵被賊殺死軍兵李紹芳
等玖名殺傷許烈等壹拾壹名裘烶然見衆
寡不敵將庫內銀叁千肆百餘兩投置井中
各賊入城即向劫庫捉將裘烶然綑打追問
庫銀所在裘烶然堅稱掌印官盡解去府賊
遂執裘烶然長男裘之齡年貳拾壹歲次女
年拾肆歲俱即殺死示威裘烶然仍蔽庫銀

不報賊又肆捉城內軍民掠取銀物商民被
殺死者計叁拾餘名口又本州學正李嘉諭
同叔李世從被賊捉擄罵賊致被殺死貳拾
柒日遇散糧事畢回州是夜戌時行至烏家
鋪接據哨官簡文差兵馳報情由并報到府
即發水陸官兵委指揮當弘謨統領救援并
令先存續敵賊陣亡百戶孔榕督調狼兵策
應未至貳拾捌日各賊復入城將監門打開
放出見監重囚丘俫等令各代挑贓物下船

就將東門城樓壹座叁間城外河邊居民茅
瓦房屋壹百叁拾柒間放火燒燬時丘俫各
囚不願逃去自回投監各賊開船復由龍門
而去遇入城閱驗倉庫獄囚所學倉驛印記
具存將前賊情具由報府轉報遇見龍門陸
船俱在各兵逃散隨行招復哨兵申報本府
詳委百戶孔榕管理於叁拾陸年正月貳拾
叁日到哨潿洲張遊擊督發先存續敵賊陣
亡中軍帶管右部事原任小埕把總祝國泰

前去龍門協守隨蒙本府并山防官與潿洲
張遊擊各將夷賊劫掠州城事情通報兩院
司道蒙批責令遇等戴罪殺賊本月貳拾陸
日申時夷賊又聚黨衆肆千餘徒駕紅船捌
拾號乘潮復至鰲頭海面發銃張威周擧等
仍又不行具報欽州賊遂直入龍門港口圍
劄時欽州兩次票催周擧應援不至孔榕即
報祝國泰同率兵船協力與賊交鋒賊被傷
死壹百餘人勝敗未分次早復戰自辰至巳

矢石藥器用盡孔榕祝國泰貳船奮勇衝敵
被賊圍困殺死各賊乘勢駕船貳拾捌日寅
時復至州城河下遇同當指揮督率軍兵登
城固守哨官朱子連旗兵龎觀保等玖名拒
敵戰死各賊見城中有備遂沿鄉劫掠遇同
當指揮帶兵出城乘間襲賊斬級叁顆是夜
即開船去訖蒙州差哨官陳業往夷地查訪
賊首姓名及村場住址黎莫俱有民散靡定
又有欽州所不在官軍人楊細生呈獲今監

問賊蹻支福養送州審供原因主支廣聰搥
楚向逃在玠瑁賊首黃稔號稱黃稔侯名下
同賊首黃日該資於舊年拾貳月貳拾伍日
在玠瑁聚齊是夜貳更到嘧雞賊首叱潘貳
拾陸日宰牛歃血貳拾柒日至孟塌計船叁
拾肆隻計賊千有餘人登岍分爲叁枝打劫
等情供報本州具由申報隨蒙總督兩廣戴
尚書將前夷賊陷城查叅失事官緣由題奉
欽依兵部知道欽此抄呈到部除推官邵兼署照

原題免究及督撫戴燿自疏待罪不議外蒙
部叅照欽州失事員役委當按法叅處如同
知曾遇掌印百戶呂朝炯巡捕吏目裘梃然
先時怠玩已悉桑土之謀聞報倉惶又無拒
堵之力允宜提究以正厥辜副總兵楊應春
遊擊張繼科副使蔡夢說知府涂巍俱係所
轄信地專責固所難辭但或係遼遠提兵不
能遒至或蒞任兩月險要有所未知或見在
集兵不免顧此失彼或聞變發兵賊酋俱已

遯逃論法俱當重究酌情似有可原委當分
別議處以示懲創至於入寇夷賊據報殘莫
遺孽所有擒勦機宜委當亟為處置但莫敬
恭值中衰之際孤弱不能自存而黎維新當
新襲之時可以責令擒獻項者
皇上軫念粵地遐荒特須
聖諭業經遵奉具題嚴督黎維新合兵同勦期得
元兇相應覆
請合候

命下將蔡夢說涂巍俱令戴罪勦賊自贖成功之
日另行議處楊應春張繼科俱革去冠帶充
為事官戴罪立功另議曾遇呂朝炯裘烶然
俱行巡按御史嚴加提問正法仍備查前項
夷賊的有若干曾否退歸倉庫獄囚有無被
劫殺擄男婦是否止於奏內之數及有無隱
匿失事重大情弊逐一查明一併具奏
定奪併
勑督臣用心討賊刻期成功仍行黎維新嚴查真
正首惡助惡各姓名擒獻正法各夷如果怙
終負固不服即合兵進勦以伸
國威一切機宜悉聽督臣便宜行事題奉
欽依是夷賊乘虛入城肆行焚劫失事不小地方
官職守何在蔡夢說等都著戴罪勦賊自贖楊
應春等著革去冠帶充為事官戴罪立功曾遇
等著巡按御史嚴行提問其夷賊及失事等項
一併查明具奏戴燿久任總督平居制禦謂何
豈得盡諉下吏姑著上緊討賊仍嚴督黎維新
合兵同勦擒獻首惡及助惡夷賊還立限與他

待事寧之後再行議處欽此定限本年拾月終
擒獲具奏移咨都察院劄行廣東按察司欽
遵施行及呈報訖續遇與楊副總兵查知兩
次入犯欽州塗山夷人不在其內塗山按近
花封其人衆而船多莫若因而撫之以散賊
勢具稟軍門議允差峒官黃克欽齎文前去
安南勸令擒獻并發一牌招撫塗山夷人比
頭目扶忠即親送差官至界光橋去安南約

壹日程先令屬夷阮瑾報黎維新就差官何
仁勝引至嘉林縣去安南國僅隔壹江約貳
拾餘里不容前進何仁勝自領公文投遞黎
維新以扶忠生事導引黃克欽徑至其國旋
即差兵捉拿扶忠并擒獲扶安仝揚監候將
公文貳角付黃克欽與阮瑾同回塗山夷衆
百餘人仍駕船柒隻護送差官回欽揚副總
兵支取花紅酒米給賞諭令輸賊情形出兵
報効各夷歸至花封又被賊黨恨其導送截

攻殺害黎維新續具印信公文內稱遲查賊
首武永禎係殘莫餘孽莫敬恭徒黨嘯聚海
島若扶安扶忠仝揚等原殘莫徒黨今已附
黎聚徒突犯已擒得叁名并收獲原劫去銃
礮財物叁拾壹項關上獻解兩廣軍門發按
察司轉行廣州府會審得扶忠親供扶安仝
揚爲首即扶安亦認其與仝揚同行而不及
扶忠等情在案又奉軍門牌行措處糧餉調
集廣東并廣西漢土官兵東省陸兵以楊副

總兵爲左部坐營張都司爲右部水兵以張
遊擊爲中部原任趙都司爲左部原任劉都
司爲右部又以戴罪蔡副使軍前監督遇亦
自備糧餉召募勇士親帶家丁與裘庭然呂
朝炯隨征以拾月貳拾貳日開刀限至拾壹
月貳拾貳日封刀又奉軍門印給旗牌發肆
峒屬夷各自團保官兵毋得妄動通行遵照
去後據報副總兵楊應春部下攻打萬寧春
瀾等處共生擒首從賊壹百柒拾名斬獲首

級貳百叁拾伍顆俘獲賊屬壹百陸拾捌名
口奪回被擄小童叁名招撫降夷男婦叁拾
玖名口會同同知曾遇招撫熟夷男婦肆百
柒拾壹名口遊擊張繼科部下攻打屯蓬萬
寧等處共生擒首從賊壹拾伍名斬獲首級
玖拾顆俘獲賊屬柒口招撫男婦肆拾壹名
口兩廣坐營都司張國威部下初劄漸凜行
過古森峒與該峒蕪隱殺死峒民壹拾貳名
口後遇閩知即往戎諭方東兵前進搜捕丫

葛等處生擒從賊貳拾名前後斬級玖拾伍
顆俘獲壹拾叁口原任都司趙應科部下揆
蒲河殘海面等處生擒從賊肆名斬獲首級
柒顆俘獲壹口原任都司劉宗漢部下揆捕
河殘海面等處生擒從賊柒名斬獲首級叁
顆俘獲貳口隨於拾壹月初陸日進勦花封
夷賊已先奔遯無可獲功初柒日逢望塗山
各夷艤舟為我掎角趙應科劉宗漢妄稱窺
伺出其不意乘機襲殺共斬級叁拾肆顆生

擒捌拾肆名俘獲貳拾捌口同知曾遇名下
隨征萬寧羅浮等處搗巢陸續生擒從賊壹
拾捌名斬獲首級叁拾柒顆俘獲賊屬柒口
又先同副總兵楊應春誘擒從賊壹名陳益
堅呂朝炯名下擒斬得叁功裘烶然名下擒
斬得陸功俱經解紀功官肇慶府李推官勘
驗明白登載在冊及將俘囚分別伍等再三
會審發監候詳隨蒙前巡按李御史遵奉
欽依案行廣東按察司査覈并催提失事人員究

招解詳未到續蒙巡按王御史入境督行隨
蒙本司催得追府審將遇等招解到司蒙司
會同布政司廣州海北兵巡貳道詳者得狡
夷匪茹自叁拾貳年以至叁拾肆年狃逞於
防城界上警報凡陸至矣乃於叁拾伍年拾
貳月貳拾柒日船連叁拾肆隻賊糾千餘人
分為叁枝潛由龍門突入由埘城進擄殺教
官焚村舍燬城樓驛騷震動者自夕追旦已
見官兵追急破獄放囚挑負贓物逃散雖倉

庫無恙獄囚復歸而閭閻貲財若掃雖我兵
亦有斬獲賊船亦有沈溺而商民被其傷死
溺死殆多賊之罪已不勝誅矣不自悔禍尚
垂涎於未劫之庫藏再犯於叁拾陸年正月
貳拾陸日船連捌拾隻賊糾肆千餘人拒鬬
三墩海口把總祝國泰百戸孔榕死之巳而
舟薄城下廉管哨官朱子連旗兵麗觀保李
忠等又死之同知曾遇指揮當弘謨効死固
守官兵奮勇血戰是城内居民不致再罹荼

毒者曾遇當弘謨之力也蠢爾小醜屢氾大
邦總督戴尚書職守封疆責在統馭奏
請問罪豈得巳哉究其始末誰挑釁端而醞釀至
此則先是以防城界牌地與夷貿易以致夷
民交搆又先是潿洲遊擊李伯威留滯夷船
致裂文用損貲含憤是禍之始也誰領哨守
而疎縱至此則防城把總周舉哨官陳業龍
門哨官林起龍賊來不報賊去不追是罪之
魁也誰任城守而疎虞至此則署印同知曾

遇身膺典守歲暮豈得擅離吏目裘㕡然職
司地方疎防何以禦寇皆當其事不得不執
其咎也潿洲遊擊張繼科統轄龍門而官兵
玩愒於臨敵平時之威信安在雷廉副總兵
楊應春逢制邊疆而州城變起於倉卒先事
之綢繆總虛廉州府知府涂𩴉惟其計疎牖
戶是以變生肘腋夷賊屢警防城視爲故常
而不之戒總兵楊應春屢條修城增兵之議
目爲多事而不之行不戢生戎其於保障之

責何辭至於海南道副使孫夢說代庖海北
駐劄瓊南距廉欽千至而遙鞭雖長而不及
馬腹矧値黎寇警報有事萬州顧彼未免失
此固未可與諸將吏同類而共繩之也武官
若戴罪副總兵楊應春遊擊張繼科失事百
戶呂朝炯等與奉調從戎都司張國威趙應
科劉宗漢等文官若失事聽勘同知曾遇吏
目裘㕡然等水陸分部東西夾擊除西省官
兵擒斬外計東兵斬獲首級伍百餘顆生擒

囚徒叁百壹拾餘名各部多寡有差其擒獲
夷囚則紀功推官李春熙譯審數次節經叁
司道府會審見共在監夷囚壹百陸拾肆名
死者巳伏其辜生者各認其罪欽民之憤少
舒

中國之體不辱文武將吏勞苦良多內如副總
兵楊應春遊擊張繼科戮力於失事之後雖
不敢言功然當其失事之時繼科任甫兩旬
潿洲去龍門肆百里而遠應春駐劄雷州距

廉欽陸百里而遥俱在境外事出不測況應
春縷縷條陳防守事宜卓有先見乃後與繼
科擒斬功次彰彰如是此其情可原而其罪
似可贖也知府涂𣏌後雖悉心而討賊始實
疎防以興戎業經
大計褫斥似已當罪副使蔡夢説失事旣非其罪
而監軍賛畫犂庭搗巢經營不遺餘力且以
壹人之身南禦黎北伐交當饑饉瘴癘之秋
冒波濤鋒鏑之險其勞有不可泯者總督戴

尚書提衡封疆偶有東隅之失持籌兵食旋
獲桑榆之收業已削職是否相贖未敢輕議
惟是同知曾遇署印甫及壹月城圮事屬前
官回府又以給餉保城討賊殫竭心力功不
足録罪似可矜百戸吕朝炯哨官簡文鄭惟
傑交目裘梃然一時斬獲之功難抵兩寇擄
掠之慘至於龍門哨官林起龍哨長謝敬在
逃隊兵陳勝郭清孫一秀防城把總周舉哨
官陳業哨兵林戚陳坤蘇愈等或臨敵畏避

不前或警至偵報不早俱屬有罪無功而周
擧扼海口之咽喉任夷賊之出入州票兩催
夾勦竟不一赴策應雖依律議擬不盡其辜
者也遊擊李伯威階厲殃民今雖去任尚當
追究而事外從戎効勞官兵先後傷亡員役
與調守保城指揮當弘謨均應優敘未獲賊
首武永禎請乞督責黎維新擒解正罪具由
呈詳巡按王御史業批此其大略也功且未
確罪應有歸作連覆實顛末定擬招詳又業

本司移行海北守巡道轉行雷廉貳府知府
同知通判推官會勘將遇等審擬具招起解
有百戸吕朝炯於叁拾玖年貳月初捌日行
至白石驛病故呈業委官驗發領埋訖將各
犯移解到司業本司徐按察使會同布政司
王左布政使薛右布政使清軍驛傳道姜副
使廣州兵巡海道劉右叅議會審得夷賊之
犯欽州也連黎莫之黨以爲羣挾流寓之姦
細以爲導鼓衆聯腙分枝領隊由鰲頭啼雞

突入防城龍門捷如飛鶩乘潮直薄州城下
由埒城擁入猛若嵎虎驛騷震動竟夕達旦
至於殺教官而奪其貲執吏目詰帑銀而屠
其子若女聞府兵救至乃焚舍張威放囚擔
負財物席捲器具登舟由龍門防城而去往
來如履無人之境據入犯之情形按失事之
律例云凡守邊將帥與賊臨境其望高巡哨
之人失於飛報以致陷城損軍官軍臨陣先
退者斬防城把總周舉夷賊兩警不報州票

兩催不援龍門哨官林起龍賊來不報賊去
不退是貳官者律以失報先退之罪斬其何
逭乎若被賊侵入境內擄掠人民者杖壹百
發邊遠充軍防城哨官陳業平時不能練兵
設備臨事不能隨地偵報乃賊再犯時以差
探賊巢爲辭其誰信之隊兵楊德盧德王鳳
先時皆失備失報雖再犯時望見賊船即報
本總亦何救於倭人之踈殺掠之慘也各兵
應與周舉並罪但官兵權屬總管調度相應

視舉減等罪以邊戍無枉亦無縱夷例云凡
沿邊沿海府州縣與衛所同住壹城守備不
設被賊攻陷城池劫殺焚燒者衛所印捕官
比照守邊將帥失陷城池者律斬則百戶呂
朝炯世守州城職兼印捕雖赴省領餉方回
平時防禦安在使非物故其何辭於一斬也
府州縣印捕官與衛所同住壹城者俱比照
守邊將帥被賊侵入境內擄掠人民律發邊
遠充軍則同知曾退吏目裘煶然壹印壹捕

先事失防其又何辭於一戍哉陸兵哨官簡
文陸營哨官鄭惟傑職在守城而致强賊越
人先事之防禦安在龍門哨長謝敬責在統
兵而致哨兵退逃平時之訓束謂何但在簡
文鄭惟傑曾與賊格鬭實因兵少不敵在謝
敬先日領餉實因奉差不知各擬以杖允當
其辜若先後逃兵蘇愈與陳勝拾壹名應行
嚴緝與周舉林起龍等各正典刑以彰
國法者也再照以夷犯華出師原屬有名以功

贖罪

明旨原不相掩若非大兵進勦安得罪人而誅之

大兵深入或不無玉石俱焚然安得擇入而

誅之況生擒者都自認罪斬馘者俱各驗明

則功罪自定矣如海南道蔡副使

明旨所云戴罪勦賊自贖者也歷險監軍運籌決

策其勞績茂著既如彼雷廉副總兵楊應春

潿洲遊擊張繼科

明旨所云革去冠帶充爲事官戴罪立功者也分

部戮力執訊獲醜其功載紀冊者又如此失

有罪者既皆遵

明旨以立功則覈實者安得沒其功而不以贖罪

乎總督戴尚書久任督臣誠難諉罪下吏然

封疆失事功罪輕重自載

令典先經削職是否相准與其他不在失事有

功無罪諸人俱未敢輕議具招呈詳巡按王

御史棠批奉

旨提問在部覆夷賊突攻邊州查叅失事官員壹

疏乃以全師凱旋作招罪緣由是以議罪之

旨而移於勘功之疏非法也疏中應提問者同知

曾遇百户呂朝炯吏目裘烶然而名色把總

周舉等不與焉併招首列雖云罪尠得無與

明旨未盡協乎前後夷賊果否黎莫殘黨聯艍突

入原非潛踪稛載而去曷嘗逃散入城殺掠

官民竝罹其慘分明失陷安可與失盜同日

而語呂百户物故業已不獲正法矣曾同知

裘吏目情委可原法則罔赦各坐邊戍是否

盡辜海南北相距千里該道代庖鞭不及腹

似夷鰲頭龍門等處皆潿洲信地其關哨守

綦置應不乏也夷賊初犯如入無人之境不

壹月再犯把總祝國泰百户孔榕兩日再戰

以身死之不聞救援薄城再掠而去亦不聞

追截即雷廉楊副總尚不得辭其責而潿洲

之張遊擊可置不問乎疆場之警何歲不聞

撤防誨盜叅將誰任俘囚見在認罪者幾何

纍纍馘斬即此可推論者方有妄殺邀功之

議而該司獨却輿論不嫌言功是否當情其
他有功無罪諸人是何將領該司查照原
旨并續奉部文將失事及行間功罪明白臚列見
在併因作何處分逐一覆議分別招詳速報
又蒙本院牌照得邇者本院巡歷廉州博訪
輿論當日分道進兵以無辜而罹鋒鏑者種
種有據妄殺邀功之議久掛彈文似未可盡
謂風聞也一不覈實何以服人心而昭勸懲
除巳行分巡海北道及廉州府訪覆外牌行

本司即便細加洛訪各路將官孰爲功浮於
罪孰爲罪浮於功境內境外妄殺者實有若
干的係何路將官之罪一併叙入作速呈詳
本院與該司俱有共事之責顧無忌諱作速
由報去後又蒙本院查得塗山夷人因護送
差官黃克欽齎文前往安南國被執被殺此
段事情大有關係票行廉州府陳知府親喚
峒官黃克欽到官審吐前情揭報在案蒙司
催據本府陳知府李通判會同雷州府陳知

府歐陽推官瓊州府危推官審看得欽州失
守先因署印州判周希召城垣傾圮致交夷
聯黎莫之黨窺伺內犯復因武備久弛偵報
不聞賊從鰲頭龍門直薄城下由坍城擁入
而官民廬舍俱罹焚劫之慘矣署印同知曾
遇攝州未久復以散糧公出巡捕吏目裴娗
然到任未及壹月倉卒無備力弱不支各責
以先事失防引例戍遣情屬可矜特以事關
封疆不得不爲法受罪耳查例云若無城池

與雖有城池被賊潛蹤隱跡設計越城進入
刧盜隨即逃散不係失陷者止以失盜論欽
州城垣傾頹若履平地與無城同賊聯綜張
蓋勢甚猖獗雖非隱秘蹤跡但以乘虛突至
杳無警報似與潛蹤隱跡相同賊擄掠財畜
聞援兵且至即行逃遁倉庫印信俱保無恙
則失盜若有合者曾遇値夷賊再犯能死守
以全城及與師速勦復捐軀以殺賊其功委
有足紀裴娗然干女被戮寧忍死以完帑金

嗣後從征斬級其勞亦不容泯貳官似宜比

立功贖罪之

旨姑從末減乎至於戴罪立功官雷廉副總兵楊應春潿洲遊擊張繼科均有防守之職先事旣乏周防賊來不及應援罪何可辭但楊應春駐剳雷州去欽陸百里而遙賊來去皆不及聞且先經屢議請兵捍禦難以疎略過責張繼科駐剳永安隔有肆日之程到任僅及兩旬突遭夷變卒難救援則欽州之失亦未

足爲深罪也復查龍門係潿洲信地其鰲頭界在海外乃防城把總周舉哨望必及之地非屬統轄該遊有部下把總祝國泰百戶孔榕敵賊戰死卽麾下之効死亦見主將之令行矣及奉

命大征楊應春首出謀議區畫周詳擒斬多功莫出其右張繼科同心計畫深入虎穴諸賊以次就擒功亦次之業經載紀功冊應行另議者也再照師貴有名功期必賞交夷屢犯邊疆鮮有寧歲最後大舉寇掠殺戮官兵其當興師致討奚可少緩乎哉至於官兵矢志捐軀不憚蒙瘴癘冒矢石以堅軍功者非期邀重賞則思蓋前愆耳故後過之說與使功並存不廢一時文武將吏尅期滅賊而督撫監軍又申明妄殺之禁俱各凜然奉令所有擒斬功次冣無虛冒俱應分別甄敘乃不免妄殺之議者或以塗山夷人叛服靡常先經犯邊後曾護送差官至黎夷矣都司劉宗漢趙

應科兵臨其境彼皆遲回觀望及乘勢擣之率多開船遠遯故說者謂塗山卽不聽招撫亦宜逮繫壹貳以待訊問乃擒勦頗多不無玉石俱焚令彼執以爲詞其寔塗山原是積賊又以觀望懼生他變則貳將似可原也又古森壹峒逼近賊巢坐營張國威有兵士誤入其界被古森人藥弩射死鼓手一時衆兵格鬬損其拾貳名口後得曾同知爭之而止此亦相激有因非無故而然者大抵驅數千

之衆於叢菁翁薈之中照會難周兼以一時
挑激郎號令有不及制似亦難深罪也自有
此貳事流傳日廣遂有妄殺之議其餘境內
境外絕無干犯欽州士民可問孰能掩之及
查有功無罪與功浮於罪罪浮於功將官試
就前事而覆論之竊謂封疆失守罪也郎妄
意邀功與不行鈐束兵士者亦罪也摧鋒陷
陣功也郎冒死血戰與夫嬰城固守者亦功
也如楊應春張繼科地方夫事固難辭罪然
應春事屬遙制而倉卒難施智謀繼科任僅
貳旬而險要未能周悉揆情委屬可原迨後
與師深入應春運籌決策勞苦功高繼科分
部協謀共成犄角論功雖有差等然皆浮於
其罪相應敘錄者也曾遇袁烶然先之思患
預防之計後有保城殺賊之功較而論之袁
初入犯遇散糧公出身固不在城也迨再犯
而賊衆數倍遇厲氣巡城復出戰以挫賊鋒
旋郎遁去夫以無遇則舉城不能禦寡有遇

則破敗之餘力能敵衆郎後先之迥異知功
罪之攸分向使遇無寸功然夫陷而身不在
圍城者亦宜情原況其功立而古森之止殺
全活多命乎袁烶然忍覩于女受戮保全帑
金其志操有足嘉者夫身死與子死其慘均
耳況又有從征之功乎此貳臣者似宜以功
準罪者也張國威趙應科劉宗漢擒斬功次
誠有足多然塗山之遲疑觀望情罪未分而
誅戮旋加不無橫罹鋒鏑者矣古森之格鬭
傷人師纔出境而兵遂擅殺豈所謂嚴明號
令者乎一則夷懷貳心一則事出相激雖彼
之自取罪釁亦叅將不行詳慎之過也是雖
有功不無以罪掩者也將遇等照原擬具招
解詳分巡海北道棠本道董右叅政審覆前
情無異再查
旨內戴罪勦賊自贖官廉州府知府涂魏屬州失
守住非同城事雖波及然防城屢被盜劫楊
應春屢議添兵而本官徂爲故常致延奇禍

誰其召之而疎防之罪夫復何辭迨後興師
討賊雖有募兵轉餉之勞難贖玩寇殃民之
譴此正有罪無功所當究問但本官業已
大計褫職無容再議將遇等照依原擬具招移報
到司除將都司劉宗漢趙應科坐曾張國威
功罪撤在勘功由內外衆本司徐按察使會
同布政司薛右布政使糧儲道史副使廣州
兵巡海道劉右叅議鹽屯道李僉事會看得
黎莫夷徒錯壤而居窺我外疆一旦以年饑

之故乘欽州之虛糾黨而肆擄掠其以爲失
盜者據其入犯之初防城龍門寂無警報陡
然舟薄城下從坍城突入倉庫印信幸獲保
全脩來脩去有似乎失盜然者顧其時聯綜
結劄張蓋分枝氣勢抑何張也而官兵遭其
荼毒人民被其虔劉焚舍劫財閭閻若掃故
申報批文卽有失陷之語其再犯雖未入城
而震驚殘傷殆甚署印同知曾遇吏目裘娗
然壹印壹捕罪誠難逭該州與所同城視所
印捕官已故百戶呂朝炯例得減等第州城
傾圯自判官周希召署事已然曾遇署州甫
肆拾日修築既難卒辦散糧又屬公委賊犯
之日身不在城及其再犯厲氣循城誓師殺
賊率單弱之卒以抗方張之虜卒令賊循村
落道散而孤城賴以保全已而興師勦賊聚
餉簡兵殫厥心力又自裹糧募兵深入賊巢
擒斬多功其勞有不可泯者裘娗然任甫肆
旬變起倉卒城壞兵寡忍以子女受戮而固

匿庫銀不報志節甚壯矧從征斬獲與有勞
績耶副總兵楊應春駐劄雷廉遙制防城而
有把總周舉之疎於哨報潿洲遊擊張繼科
駐劄永安提督龍門而有哨官林起龍之失
於拒堵是皆不能無罪
明旨革去冠帶充爲事官戴罪立功誠伏其辜然
雷廉距防城陸百里而遙永安距龍門肆百
里而遙應援追捕皆勢所不及而應春條陳
於事先有增兵築城之議及與師決策擒斬

於肆部爲最繼补受事甫貳旬倉卒應變分
部制勝勞績與應春相頡頏是立功而功立
矣知府涂鵝疎防玩寇雖有募兵籌餉之勞
難贖失事殃民之罪
大計議職應否追論若副使蔡夢說駐劄瓊南代
庖海北禦黎平交顧彼未免失此卒之監軍
擣巢殲魁釋脅於討賊自贖之
旨亦無負焉惟是曾遇裘烶然始之失事也爲法
而受罪情雖可原法不可假繼之討賊也因

罪而爲功功不足錄罪則可矜叅照欽州署
印廉州府同知曾遇巡捕吏目裘烶然封疆
是寄値牖户不戒之時夷賊人侵犯州所同
城之律各擬以戍法不得免耳除蔡夢說楊
應春張繼科另由議敘周舉祚起龍另招擬
報外將遇等具招解詳前來覆審無異取問
罪犯一名裘烶然年叁拾柒歲浙江寧波府
慈谿縣人招與曾遇招同議得曾遇裘烶然
所犯係守備不設爲賊陷城州掌印并捕盜
官與所同住壹城合依比照守邊將帥被賊
侵入境内擄掠人民者律杖壹百發邊遠充
軍俱有
大誥及遇蒙
恩例通減貳等各杖捌拾係職官照例免杖俱聽
兵部編發邊遠衛分充軍終身各拘僉妻解
著伍照出曾遇裘烶然係充軍俱免紙假文
至日發伍取收管繳照百户呂朝炯病故已
經委官相驗明白結報在案生擒夷賊與有

功人員陣亡官兵俱另議處未獲大賊首武
永禎另行擒拿重犯周舉等另究招詳誤事
妄殺等官叅
題另議除將曾遇等發回該司監候外該臣叅
看得欽州孤懸邊徼界連交夷肆峒而外萬
寧一帶盡是殘莫餘黨各有頭目僭稱公侯
伯其間已附黎者拾之玖如㺚橘之武永禎
等猶倔強不附黎自爲梟張者也萬曆叁拾
貳年以來陸犯欽境我實不戒以啓戎心於

是有入城殺掠之禍是年夷地災荒幾不聊
生武永禎具文至欽乞借澌稟峒暫任以便
買糧養士明有揆焉狂逞之思當事者持議
尚未決而戈矛已集於州城矣計船叁拾肆
隻計賊近千人挾我逋逃以為嚮導從鰲頭
龍門抵孟埇登岍分為叁枝張大蓋徑從拼
城攻入殺傷軍民肆拾餘命學正李嘉諭死
於刃下先劫富民而後及其餘次日復入城
大掠至晚放火燒東門城樓及沿河居民壹

百叁拾餘間飽載而去諸賊業已得志曾不
壹月而再圖大逞搆黨約肆千人駕船捌拾
餘隻復從鰲頭蘯擁至龍門防守官兵視國
泰等獨攖其鋒將卒俱沒直抵城下覘知城
中有備遂鼜掠城外叁鄉洋洋而去再犯賊
勢倍為猖獗幸而未入城若初犯則蹂躪我
城邑焚掠一空殺官縱囚獨劫庫無所得耳
此可謂失盜情形乎百戶呂朝炯世守玆土
者身兼印捕罪當首論解懟中途無容議矣

署州同知曾逋吏目裘烶然壹印壹捕與該
所同城俱失隄備並戍何辭所可原者曾遇
攝州甫肆拾餘日又以散糧公出不在城裘
烶然亦甫任壹月餘倉惶遇賊亟以庫銀叁
千肆百餘兩投之井中身被縛考幾無完膚
貳拾壹歲之長男與拾肆歲之次女先後被
殺而忍死全銀良足憫也且夷賊再犯之日
厲氣循城力戰却賊已而設間轉餉戮力行
間在遇身禦妄殺以全邊峒生靈功固足紀

而烶然亦効有勞績此貳臣者叅情與法訊
者若筆不忍下但臣奉
明旨提問惟三尺是視應否末減何敢擅議雷廉
副總兵楊應春駐劄雷州潿洲遊擊張繼科
駐劄永安雖各數百里而逋苐龍門一港屬
之潿洲防城鰲頭一帶屬之雷廉畫地分哨
責有攸歸賊從鰲頭往來該哨若不聞防城
距龍門陸拾里當相持危急時得一旅之援
未必無濟州票兩催而把總周舉坐視不赴

舉罪應死主將之節制何在龍門爲欽州咽
喉初犯時該信哨官林起龍賊來不拒去不
追平日之縱弛可知未幾再犯竟以孤軍委
之初戰於三墩海殺賊以百計次日再戰自
辰至巳火器矢石俱盡而救援不至百戶孔
榕與原任把總祝國泰以身死之支裂最慘
此時欽城尚未修完幸龍門一阻始得列柵
固守雖將卒致命不返顧誰司提調而令疎
虞若是律以失事貳將罪略相等惟是地屬

進制應從寬政且楊應春徙薪之謀既格於
不能用張繼科新任徹桑之策亦迫於不暇
周巳而招携冒險犄角從事擒馘諸賊應春
固功最肆部繼科次之此貳臣者功罪不相
掩者也若追論失事根由則原任廉州府知
府涂巍當議也巍先任海防自丞至守凡拾
年於茲矣冰山可倚谿壑無厭視邊州利害
如秦越然惟伺督撫意向彌縫目前之是圖
陶知州議請增兵繕城輒以考功法中之楊

副將條議防守事宜一槩目爲多事判官周
希召關茸之吏業經劣轉猶然芘之署印致
久誤地方者誰也撤藩誨盜巍寔禍始可以
去任之李遊擊代卸罪乎道臣蔡夢說駐劄
瓊南兼攝海北相去千餘里維時黎岐搆釁
顧彼難以及此且轉餉繕兵監軍討賊諸夷
有所懾而不復逞驕將悍卒猶有所憚而不
敢肆者皆其拮据之力居多焉當日失事諸
臣功罪之大較蓋如此至於行間將領有壹

貳罪狀不在失事下者如道府所議原任都
司劉宗漢趙應科之襲搗塗山藉口觀望而
實非也夷賊兩犯欽州惟塗山人不與曾同
知楊副將計離賊黨具稟督臣特以一檄撫
之其首扶忠親護我差官黃克欽往安南諭
黎維新擒賊維新怒其生事執以爲賊同眞
賊扶安仝揚解獻塗山諸夷仍以百餘人駕
桨舟護克欽還受我犒賞而去花封賊恨之
遮殺於中途殆盡故用兵之日督臣檄令擒

賊自劾花封與塗山接壤貳弁進勦花封諸賊已鳥獸竄無可得首功逄望塗山艤舟以待遂出其不意擒斬壹百肆拾有奇猥云塗山人泊船玠瑁山島窺伺我師以欺當事今查玠瑁密邇防城隔塗山五日之程將誰欺乎此輩平日作賊嘻曰不然但業已就撫且被仇殺而我復襲殺之以為功何以示大信於小醜然此猶邀功於境外也古森峒在我版圖之內兵出肆峒督臣印給旗牌令各自

團保此豈逆黨而坐營張國威縱兵妄殺若刈草管據稱兵士誤入其界被射死壹鼓手因而格鬭殺死拾貳人即使格鬭是真已非節制之師況鼓手為誰阮知州親入查勘該峒原有伍拾餘家見存者叁入豈盡逃散未還耶抑黑齒露頂之民儼然交夷可掩以為功耶甚至封刀旬日而搜殺不已經驗功官削除可據倘置之不問何以洩死者之冤此叁臣者當與涂巍一併議處者也參照得原任同知曾遇吏目裘廷然為法受罪投竄可矜副總兵楊應春遊擊張繼科轉敗為功桑榆足贖褫職知府涂巍誤事殃民即削其籍猶未快於人心罷閒都司張國威劉宗漢趙應科違令邀功即詘其功仍應正以

國法原任副使蔡夢說失事原非其罪行間卓有成勞翔鴻之志縱恥言勞及腹之鞭無可議罰再看得粵東輕事重報偷級冒功者乃將吏故智往牒可鏡是役也嘖有繁言據長

安傳聞功案總是罪案入粵彼訊之諸執事咸議寬其前罪而錄其復功臣竊駭之事關疆場敢不矢之天日以仰副

皇上任使廹巡歷彼中倍加訪覈犯欽之賊的是交夷俘囚活口及黎維新申文可據也狡夷匪茹已犯必誅之罪不一大創疆場之禍何時休息但見在執訊强半無辜纍纍馘斬豈盡有罪禁戢妄殺非不申嚴猶有擅違節制如張國威等者

皇上以嶺南半壁久任督臣戴燿將綏靖華夷是
賴胡乃一味貪戀百務廢弛欽州何地而可
置之度外城垣任其傾圮兵將習於玩愒初
陷一城若入無人之境既綢繆之無策再掠
叅鄉夷氛更惡復隱匿而不聞貪殘僨事者
方以姑息蔽罪忼慨死難者竟以掩敗埋功
縱獻馘獻因差慰邊民公憤而遠勤兩省兵
力動費金錢何止肆伍萬米亦稱是邊境之
間肝腦塗地業已得不償失猶然侈言凱旋

即不畏清議獨不媿於心乎原奉
明旨事寧之後再行議處即續掌
乾斷削籍仍應一併查明以候
聖裁者也伏乞
勑下部院再加查議上
請將曾遇等行臣欽遵施行涂巍張國威等另行
勘處庶盡其辜緣係遵奉
欽依𠛬仰提問查明具
奏及係夷賊突攻邊州乘虛進城隨聞兵至即
行退遯查叅失事官員伏乞
聖明分別議處以肅法紀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
本專差承差某齎捧謹題請
旨
萬曆肆拾年肆月貳拾貳日具
題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

兵部覆疏

題為夷賊突攻邊州乘虛進城隨聞兵至即行退遯查叅失事官員伏乞

聖明分別議處以肅法紀事萬曆肆拾年柒月拾肆日具

題奉

聖旨是涂巍等著行勘處戴燿照原旨行

勘明欽州功罪疏

奏為夷賊聚衆犯順遵奉

明旨調兵進勦幸已竣事全師凱旋謹據實馳報

以慰

聖懷以俟

處分事查得接管卷萬曆叄拾柒年拾月初貳日奉都察院巡按廣東玖拾伍號勘劄准兵部咨該總督兩廣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今革職為民戴燿題稱前事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所據前項夷情功次相應照例移咨轉行廣東巡按御史備查見獲夷賊作何究擬有功人員作何議敘傷亡人役作何優恤前此戴罪人員其功過應否相準并地方有無別項事情逐一勘明具奏以

憑覆

請定奪等因備劄前來并查先奉勘劄為夷賊突攻邊州乘虛進城隨聞兵至即行退遯查叅失事官員伏乞

聖明分別議處以肅法紀事准兵部咨題覆總督
兩廣兵部尚書戴燿題前事奉
聖旨是夷賊乘虛入城肆行焚劫失事不小地方
官職守何在蔡夢說等都著帶罪勦賊自贖楊
應春等著革去冠帶充爲事官戴罪立功曾遇
等著巡按御史嚴行提問其夷賊及失事等項
一併查明具奏戴燿久任總督平居制禦謂何
豈得盡諉下吏姑著上緊討賊仍嚴督黎維新
合兵同勦擒獻首惡及助惡夷賊還立限與他

待事寧之後再行議處欽此移咨劄行前來該
前按臣李應魁併行廣東按察司會同布政
司覈勘審問分別招詳未報該臣入境催行
隨據該司經歷司呈奉本司帖文准分巡海
北道關解夷賊并功次冊到司該本司覈查
得陸兵左部雷廉副總兵革去冠帶戴罪立
功楊應春部下生擒首從賊壹百柒拾名斬
級貳百叁拾伍顆俘獲賊屬壹百陸拾捌名
口奪回被擄小童叁名招撫過降夷男婦叁

拾玖名口又會同廉州府提問同知曾遇招
撫過屬夷男婦肆百柒拾壹名口陸兵右部
兩廣坐營都司僉書張國威部下生擒從賊
貳拾名斬級玖拾伍顆俘獲賊屬壹拾叁名
水兵中部潿洲遊擊革去冠帶戴罪立功張
繼科部下生擒首從賊壹拾伍名斬級玖拾
顆俘獲賊屬柒口水兵左部原任都司僉書
趙應科部下生擒從賊伍拾名斬級貳拾叁
顆俘獲賊屬壹拾陸口水兵右部原任都司

劉宗漢部下生擒首從賊肆拾伍名斬級貳
拾壹顆俘獲賊屬壹拾伍口同知曾遇名下
隨征萬寧等處生擒從賊壹拾捌名斬級叁
拾柒顆俘獲賊屬柒口紀功推官李春熙覈
驗擒斬各功除陳朽幼小可疑者已經削去
不入冊外見在首級俱大小功全各部解到
俘囚叁百餘人旣難盡付之市曹亦難盡錮
之圜土除應死者論死應囚者永囚其餘適
年者爲就木殘魂壯無惡狀及年尚稚弱者

其蝗命當念奈何不開三面之網而惜一壓
之授予如西北諸邊俱有撫夷蓋虜殺之亦
爲我用也此輩性善泅水力足荷戈倘不死
而豢養之亦當爲我用者茅海北一帶鄰於
交境難以安插如南澳如柘林如碣石隔交
海肆伍千里每壹哨船安置壯丁壹貳以充
兵伍給口糧如充發軍丁例此不惟推天地
好生之意示
中國寬大之體而烏頭渡渤皆足爲用未必無

小補也列爲等第具詳督撫批按察司會同
布都貳司覆加審驗隨發廣韶肇叁府會審
無異具由解詳到司有賊犯裴琪等陸續在
監病故尚見存扶安等壹百陸拾肆名該本
司會審得扶安等壹拾貳名與戎鼓衆火屋
殺官照例梟懸於法允當阮眞等貳拾肆名
恃衆狂逞劫財掠械宜服上刑以懲猖獗范
應鵬等壹拾叁名既皆醜類宜付戮曹但刑
難遽施於多人姑俟秋後陳蘭等叁名或髡
或貉任其斃獄以免刑誅阮峰楚等壹百壹
拾壹名悉多搜獲恐非逆黨姑議安插幼夷
屬壹名議責以示不殺亦法中之仁也具由
解詳本院蒙批據議俘夷之罪分別輕重而
生死之似得情矣第是役也原以聲犯欽之
討本院逐一查審原擬緩死之陳蘭韋彼相
渥及擬辟之劉等極口稱冤卽如陶議初審
不劫欽又如段世康初審不認同行據世康
訴當日就招爲嚮導者是耶非耶征繕日久

聲息漏洩狡焉逆夷率鳥獸四竄其坐以待
縛者未必當日之操戈而內向者也剏塗山
逆黨拾中壹貳且護送差使往諭安南與花
封人相仇殺特取其好音俾於寬政而阮典
阮士旦范敵王克勤獨以受傷罹法此傷果
足爲螳臂之左券否耶武永禎逆賊之魁其
所解獻阮眞裴仲淹陳光輝是否扶安心腹
應否與永禎之爪牙同辟倘亦可待以不死
乎卽開一面以廣

朝廷覆載之仁非縱也覆確詳奪又蒙本院牌
照得邇者本院巡歷廉州博訪與論當日分
道進兵以無辜而罹鋒鏑者種種有撥妄殺
邀功之議久掛彈文似未可盡謂風聞也一
不覈實何以服人心而昭勸懲除已行分巡
海北道及廉州府訪查外牌仰呈堂卽便細
加咨訪各路將官孰爲功浮於罪孰爲罪浮
於功境內境外妄殺者實有若干的係何路
將官之罪一併叙入作速呈詳本院與該司
俱有共事之責願無忌諱以便叅酌回

奏等因蒙此有賊犯應梟文明伯應刑武光照
范止陸續在監病故該本司又行准分巡海
北道關據廉州府知府陳基虞通判李秀時
會同雷州府知府陳獻策推官歐陽保瓊州
府推官危純中會審得曾邇等招罪楊應春
等功罪張國威等縱兵妄殺緣由解詳到道
該本道右叅政董肇僥詳覆無異并查得
旨內戴罪勦賊自贖官廉州府知府涂巍玩寇殃

民等因移報前來行據廣州府知府林應翔
同知晏擄忠推官潘融春惠州府推官丘憲
章覆將各俘夷譯審俱已確當惟阮眞等拾
叁名情有可矜緣由詳報到司內陳光輝王
克勤續在監病故該本司按察使徐堯莘會
同布政司右布政便薛士彥糧儲道副使史
旌賢廣州兵巡道右叅議劉穀鹽屯道僉事
李檟都司署都指揮僉事葉應春崔天賜看
得欽州夷犯一事節經道府勘覈不啻詳矣

其失事與從征之官功罪歷歷自不相掩而
茲欲分別其某也功某也罪某也功浮於罪
某也罪浮於功某也有功無罪則職請得就
事而臚列之夫黎莫夷徒錯壤而居窺我外
疆一旦以年饑之故乘欽州之虛糾黨而肆
擄掠其以爲失盜者據夷賊入犯之初防城
龍門寂無警報陡然舟薄城下從坍城突入
倉庫印信幸獲保全倏來倏去有似乎失盜
然者顧其時連艅結艓張蓋分枝氣勢抑何

張也而官兵遭其荼毒人民被其虔劉焚舍
劫財閭閻若掃故申報批文即有失陷之語
其再犯雖未入城而震驚殘傷殆甚在夷賊
犯必討之罪在
中國爲必報之讎而署州同知曾遇吏目裘炟
然壹印壹捕失事之罪靦該所印捕官律當
減等故以失陷擬戍亦爲法受罪不得免耳
惟是州城傾圮自判官周希召署事已然曾
遇攝州甫肆拾日脩築既難卒辦散糧又屬

公委賊犯之日身不在城及其再犯厲氣巡
城督師殺賊卒單弱之卒以抗方張之虜卒
令賊循村落遁散而孤城賴以保全已而興
師剿賊聚餉簡兵殫厥心力又自裹糧幾募
勇士深入賊巢斬馘多功其勞有不可泯者
裘炟然任甫肆旬變起倉卒城壞兵寡忍以
子女受傷而固留庫銀不吐志節甚壯矧從
征斬獲與有勞績耶此
明旨提問守土官員其功罪大較如此以將領論

其在事内奉
旨立功之官副總兵楊應春駐劄雷廉遙制防城
雖轄在陸營而鰲頭啼雞皆防城信地把總
周舉固防城哨官也夷賊經由信地而不報
州票屢催應援而不赴周舉罪不容誅主將
節制謂何是亦春有罪焉潿洲遊擊張繼科
駐劄永安提督龍門龍門係欽州門戶而哨
官林起龍賊來不報賊去不追起龍法當論
死主將威信安在是亦科有罪焉

明旨革去冠帶充爲事官戴罪立功誠伏其辜矣
然雷廉距防城陸百里而遙永安距龍門肆
百里而遙聲息寥闊應援追捕貳將皆不及
腹之鞭且應春係陳於未事之先所爲綢繆
計者甚悉其如當事者之阻格不行何哉及
州城告急發兵馳救其部下指揮當弘謨劾
死固守州城已而率師進勦運籌多方查地
圖以稽險易招屬夷以備嚮導提兵新安觀
瀾及東嘉諭諸巢穴犯波濤冒矢石擒殺賊

首該資生擒賊首黃目等多入新峝俘獲功倍肆部載在紀功冊者可考也張繼科受事甫貳旬兵機誠難遙度而賊之再犯其部下百戶孔榕把總祝國泰賈勇血戰至以身殉即捕兵之効死知主將之令行矣且分部協謀生擒賊首范文明等多人斬馘俘獲亦多實跡載在紀功冊者不乏也其在事外調發從征之官若都司劉宗漢趙應科兵入塗山之境彼既稱嚮導護送我差官入黎便與彎

弓相向者不同即有遲疑觀望亦當執訊得實而後明正其罪胡然不少緩須臾遽加之兵令彼得執以爲詞而坐營張國威領兵道經古森峒兵士誤入其界被其藥箭死壹鼓手遂與格殺傷拾貳名口豈所謂節制之師乎夫古森夷民雜處即古森而外苟非入犯與拒捕其人亦吾人也自非曾遇見而戒諭所殺又不止此聞督撫下令與監軍申飭皆首嚴妄殺之禁何叅將約束之疏也自有此

兩事流傳遂令妄殺之議騰播遐邇而討賊大義幾不明於天下即古森格殺事緣相激塗山雖是積賊扶忠亦自認曾劫上思州然與劫欽事不相蒙今既稱嚮導託恭順兵家之法貳而討之服而舍之一旦加兵謂師律何合而論之欽事之功罪可覩矣曾遇裘梃然始之失事也爲法而受罪情雖可原法不可假繼之討賊也因罪而爲功功不足錄罪則可矜矧遲保城有死守之勇征途有止殺

之仁梃然甘殺子女以完庫藏其情可憫其識力誠有足多者以功準罪貳官或得及於末減乎楊應春張繼科部兵失守豈曰無罪而應春思患預防有曲突徙薪之慮決策制勝有焦頭爛額之功且師出即招撫高崑等肆百餘名收保肆峒戶口所至全活實多而繼科以新任遇卒變防範誠所難周繼以中部成犄角謀誤多所共濟招撫松遐村夷人拾肆名以備嚮導收還婦女貳拾壹口以示

存卹殄其部下或血戰以保孤城或捐軀以
殉疆圉雖成事難死事亦不易貳將失事罪
同而敵愾功亦相當卽功有大小總之功浮
於罪而罪可功贖者也劉宗漢趙應科張國
威擒賊斬級豈曰無功第塗山情形未分而
誅戮旋加生殺全無紀律古森彼巳皆誤而
兵士擅殺號令殊欠嚴明無論軍門委用之
意節制之令兩有悖違而妄殺邀功之議由
茲濫觴何以重

王師而一觀聽卽擒斬有功總之罪浮於功而功
不償罪者也蠢爾交夷屢犯欽界逆我顏行
自貳拾陸年以來歲有警報彼恃
中國之不遽加兵遂長跋扈之性我恃小醜之
不敢深入久疎牖戶之防至叁拾伍年之冬
而大舉連寇禍斯烈矣揆厥所由者署事判
官周希召城圯不脩致生戎心而廉州知府
涂幾實階厲焉當其時以楊副總屢脩增兵
設防之議而目爲多事狃爲故常卒不幸而

如其所料孰司保彰而泄泄若是是與開門
延盜何異雖其後亦有籌餉募兵之勞莫贖
養寇殃民之罪此貳官者總之有罪無功所
當深究者也第希召旋以劣轉去而巍亦經
大計褫職應否追論至若百戶孔榕把總祝國泰
當以死事論方州城殘破之後賊擁衆連艅
三墩口勢甚猖獗於時周擧部兵聞風遠竄
乘汎直入攻其無備州其爲沼乎幸貳弁聞
警操州格鬬越晝夜殺死賊無筭而該州藉

其阻遏繕城設備賊薄城下而不得入欽人
之不至再遭荼毒者皆其力也至於矢盡身
亡有烈士殉國之風焉應如該道府所議孔
榕世職加級增賞國泰武科優卹而竝錄其
後以慰忠魂者也若指揮當弘謨當賊再犯
之時城中瘡痍未復也營堡兵寡寥也提旅
貳百無多也而能與曾遇併力設策用寡爲
衆用弱爲强斬賊叁級挫强敵以存孤城又
護餉協勦斬獲多功其勞績與孔祝貳弁之

死事相頡頏所謂有功無罪者非若而人與
應併紀敘陞賞優䘏以酬其勞者也監軍副
使蔡夢說駐劄瓊南署事海北當交夷入犯
之時適黎岐搆禍之日千里固難遙制一身
豈克兼馳州城失事委非其罪已而監軍督
餉披荆棘之叢冒氛祲於炎海陳師鞠旅
殲魁釋脅仰紓
中國之威俯雪欽人之憤全師奏凱功莫大焉
今雖告休義得追敘若乃總督尚書戴燿遙

制封疆偶有東隅之失肅將
天討旋獲桑榆之收雖赫聲濯靈總徼惠於
天朝而籌糧選將實殫竭其心力認罪削職是否
功贖此在當事有定裁在
廟堂有公論非職愚所敢知也其餘與事効勞各
官皆當時分猷宣力或調兵募卒以衝鋒或
籌餉繕船以應卒或捐俸捐資以助軍興相
應併敘以酬賢勞而示旌勸者也查得邦政
條例內開征山斬從賊首壹顆賞銀壹兩生
擒者賞銀貳兩不願賞者每叁功當壹級斬
獲有名小賊首壹顆賞銀拾兩生擒者賞銀
壹拾伍兩不願賞者每貳功當壹級斬獲奏
內有名大賊首者賞銀貳拾兩生擒者賞銀
叁拾兩不願賞者陞實授壹級又南方兩廣
等處壹人自擒斬叁名顆肆名顆伍名顆者
俱實授壹級不賞陞名顆以上者亦止陞壹
級餘功扣筭加賞今照各部員役擒獲夷賊
功次俱經勘實備錄在冊合無照前例給賞

其陣亡及被傷官兵一體分別給䘏至於擒
獲夷囚節經多官會勘叁司驗審紀功官李
卷熙譯審數肆分別伍等見在壹百伍拾玖
名而緩死安置之內多塗山人氏大都亦不
冤矣然而狡夷未盡輸情致掌駁覆茲據府
廳之再審參以當日之情形黎莫之相仇讎
大矣刼欽之事黎方嫁禍於莫而武永禎當
我切責不難執黎之人以自解其所解獻沉
眞裴仲淹亟辯其非扶安之黨而扶安亦謂

素不習貳囚則其爲僞執是未可知也先時
督撫軍門已有武永禎伴獻賊以緩兵之檄
矣若段世康者三村熟夷所獻也彼其叁拾
貳年叁劫欽州界内素非良善雖不認入欽
劫殺之事而峒夷高昇等懼其波累擒解亦
當與衆弃之至於阮興阮士旦范啓王克勤
之辟斷以拒敵之傷除王克勤績經病故外
其阮興之項下刀痕范啓之手上槍痕傷誠
有之然安知非我加兵而彼受戮幸而不死

者若阮士旦以賣魚就執而陶議在萬寧海
邊責鹽劉等在那龍隘口捕魚陳蘭在山旁
耕田相渥在海邊割禾俱爲官兵所擒而韋
彼則聞兵摟勦逃避數日饑餓無聊自出投
降而反被我兵擒解大抵此一役也聲罪於
數月之後芟薙於險阻之中即所搗之巢訪
是真賊然後加兵而先聲所至羣兇獸奔鳥
散禍延耕漁貿易之徒以疑似被執玉石俱
焚勢所不免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除

段世康獻自峒夷即云未劫欽城先是屢犯
欽界阮興裴仲淹獻自賊黨即不執以爲賊
亦難信以爲良俱置緩死之列庶協情法之
平阮興阮士旦范啓陶議劉等伍名束手就
縛黨逆無據應付安置之條散處各哨以示
寬假至於陳蘭相渥髫年被獲韋彼歸降見
擒其情更有可原直當與之生還以示矜卹
若扶忠自供曾劫上思州不認劫欽執稱原
籍安陽往來丫葛因楊總兵會同知差峒主

黄克欽持文書往諭安南彼爲護送而黎氏
憤其生事一併解獻此其說固未可盡信然
有克欽在應行廉州府就近質審如果護送
是真則扶忠者又未可與扶安仝揚同類而
共誅之也以彼素爲塗山賊首又自認曾劫
上思州出入之間
國體夷情所係併付緩死可矣及將見在夷囚
擬列等第應梟示賊犯扶安仝揚范文明阮
文昇翁德該義都文伯支福養該省該韓拾

名內扶安都文伯等柒名合擬强盜得財不分首從律皆斬仍照殺人放火姦汙刼獄干係城池百人以上隨卽奏
請審決梟示例支福養該省該轉叁名合依沿海軍民有潛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爲鄕導刼掠良民者比照謀叛已行律處斬仍梟首示衆例應刑賊犯裴賢裴秀裴文養阮崑阮功對裴田王體陳益堅范公孫范預何文贊李德茂范伯范元生范才阮文稟范丙段景黃道

拾玖名合擬强盜得財律斬押赴市曹處決應議辟賊犯范應鵬阮泰阮條武克仁韋文理裴世用陸名合擬强盜得財律斬成招監候會審詳決以緩其須臾應囯監緩死賊犯扶忠段世康阮真裴仲淹肆名姑禁錮聽其自斃應安置賊犯阮峰楚阮典阮士旦范啓陶議劉等翁該陸克明等壹百壹拾陸名安插充兵幼穉賊犯阮登壹名應變價入官以示不殺又陳蘭相渥韋彼叁名直放生還以郵無辜造冊具由呈詳到臣除批回監候外臣查得塗山入護送差官黃克欽情節大有關繫卽行廉州府查覈隨據該府知府陳基虞行提峒官黃克欽到府審據扶忠率衆駕船親送差官往安南投文隨被擒獻情由稟報在案該臣議照夷夏自有大防邊境失事雖我實有關難言非夷氛之惡功罪各不相掩行間邀功惟是壹貳悍將不用命終難掩全師之勞蠢彼狡夷犯我欽州蹂躪首中於

州城焚掠再遍於村落官民何辜而蹈白刃將卒誓死以赴濁流此邊氓所爲腐心而戰士相與飲血者也仰奉
天威翦滅此而後卽安一經用兵勞費滋擾伍部齊發蕭艾俱焚賊未必誅而誅不必賊延林及池于和非小然而奉揚
國家之威靈差雪疆埸之宽憤似亦有萬不獲已者所據在事諸臣失事之罪業已奉
旨議懲則制勝之功亦宜遵例議勸除原任都司

張國威劉宗漢趙應科生柔良饒明發[illegible]
以充首功爲民知府涂鸑慣習欺罔偷玩日
前以誤乞寧臣於招罪疏內據實另
請勘處外查得是役也監軍則原任分巡海南道
副使續陞南韶道叅政今告休蔡夢說八面
丰猷一腔忠赤戰暴師中之吉運籌掌上之
奇此壹臣勦賊自贖克副
明旨相應首敘及時起用者督餉則原任分守海
北道右布政使今陞四川左布政使林梓品

竪斗山才兼經緯輓輸一軍皆飽執訊三尺
惟明此壹臣當機綜理勞勸居多相應優敘
特加陞賚者總儲則原任左布政使今陞江
西巡撫王佐昂霄正氣濟世宏才胸蟠自有
甲兵指顧皆成雨露訊囚則原任按察使今
陞應天府府尹汪道亨抒謨風雲合變貞憲
山嶽不移照徹遐荒春回幽谷此貳臣者壹
則公私交詘之秋軍興不乏壹則玉石未定
之際民自不寃相應並敘以示優異者統率
諸軍則總兵官左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孔
憲卿仗鉞臨戎持籌決勝號令風行海北聲
靈電懾交南此壹臣者移駐欽州相機彈壓
見在投閒相應敘賚紀驗功次則原任肇慶
府推官今陞刑部主事李春熙澄心若鏡執
法如衡勘功辯晰鬚眉讞罪寃清肺石此壹
臣者獨贊行間備任怨勞今雖陞任仍應紀
錄優賚戴罪立功則雷廉副總兵楊應春決
機聚米成山矢志標銅作柱經營居最推陷

登先潿洲遊擊張繼科臥薪嘗膽雄懷批吭
擣虛妙略謀成犄角績茂桑榆此貳臣者原
因信地失事奉
旨革去冠帶充爲事官而繼科又以軍政掌任但
其始雖乏隄防而卒能協心戮力直擣危巢
按所擒斬類多有名首從賊在楊應春固功
浮於罪即張繼科亦功足贖罪相應復其冠
帶仍行紀錄至若戴罪從征則原任同知曾
遇吏目裘姃然親率家丁冒險觸瘴備嘗艱

危各有斬獲而遇之保全邊峒生靈與㝎然
之保全庫銀其志節皆有足紀者律以失事
罪固難逃原其苦心勞亦難泯此貳臣者似
應衡之情法量從末滅其餘各守巡道以及
各府州縣繕兵轉餉協力宣猷犛皆臣子常
分不敢槩敘如原任雷州府推官續陞
益府審理葉際英捐俸柒拾兩原任遂溪縣知
縣今陞青州府同知羅繼宗出米壹百石共
助軍興雷州府冠帶生員莫天然輸銀貳百

兩蓋亦有卜式助邊之風焉均應優奬以旌
其義廉州衛指揮僉事當弘謨守則血戰全
城攻則出奇馘賊表表多功相應優敘紀錄
原任小埕把總祝國泰欽州所百戸孔榕龍
門再戰視死如歸州城之不至於復陷者皆
其効命之力死事難死而有益於事尤不易
烈士殉國忠魂不朽孔榕世職相應㫪級加
恤祝國泰武科相應恤錄其後者也各部有
功員役除張國威劉宗漢趙應科叄部下各

違紀律槩難議賞外其餘陳仕璇文輔明等
相應照冊照例給賞陣亡哨官朱子連及兵
仵惟福李忠等查百零叄名被傷哨官陳陞
及兵陳忠梁貴等壹百伍拾壹員名均應查
明給卹俘獲賊屬器仗變價入官原刼欽州
贓物貯庫備查招撫過夷屬男婦已先安插
原村訖至若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東地
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今華職
為民戴燿仰仗

皇上威靈殲茲小醜侈言奏凱之勝事明居指縱
之全功然而滿腔利慾到威周章既信一貪
守而撤籓誨盜復用貳叄悍將而妄殺邀功
莫逭前愆仍滋後議雖擅違節制責自有歸
而添此壹段罪案何以贖彼兩番敗局但大
臣功罪裁自
聖明非臣所敢輕議再照見在夷俘以曾犯欽州
與否分別生死情罪允當惟是扶忠壹犯論
犯欽則非同擾之獸論護送差官則為好音

之鶚業已就撫作嚮導被執被讎殺情節皆
眞律以馭夷常法似應待以不死唐執悉怛
謀以畀吐蕃戮之境上爲千古遺恨黎維新
憤扶忠爲我嚮導即假手於我以圖快心狡
孰甚焉若曰此平日作賊者也而錮之死地
將無墮維新術中而爲諸賊所竊笑且絕諸
夷向化之路乎閩塗山人抱切骨之怨欽民
廣其報復有如眉火此壹犯也似應一併安
置各哨寨充荷戈之用不惟見

中國之大兼可伐狡謀而服諸夷之心又查賊
首武永禎鼓衆入犯寔爲戎首上年復回屯
蓬糾合殘黨包藏旣心情形叵測所當
勅安南都統使黎維新擒解正法以銷禍萌而靖
疆圉者也伏乞
勅下兵部併加酌議上
請定奪施行其夷賊扶安等應梟應刑者行令督
臣遵照原題
准嚴法令以靖地方事例押赴市曹處決梟示應
辟應緩死者查照國監扶忠合無併付阮峰
楚等安置之列查照安插發落緣奉
欽依劄仰查覈具
奏及係夷賊罪梟犯願遵奉
明旨調兵進勦幸已竣事全師凱旋謹據實馳報
以慰
聖懷以俟
處分事理未敢擅便爲此令將覈過欽州官兵進
勦夷賊實錄擒斬功次與陣亡被傷員役分

別開坐造冊具本專差承差某齎捧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萬曆肆拾年肆月貳拾肆日具
奏奉
聖旨兵部知道

兵部覆疏

題爲欽州功罪查明賞罰尤難久稽等事奉

聖旨是欽州功罪既經勘明有功官員要應敘錄

蔡夢說給賞銀貳拾兩仍及時起用林梓賞銀

貳拾兩仍升俸一級王佐汪道亨孔憲卿各賞

銀拾伍兩李春熙賞銀拾兩仍咨吏部紀錄楊

應春淺繼科准復冠帶曾遇袁娗然行巡按衙

門從輕發落葉際英羅繼宗莫天然行該省巡

按衙門優獎賞弘謨賞銀捌兩仍附簿擢用孔

梓應襲兒男加壹級世襲祝國泰伊男量授壹

級世襲仍各優卹餘依擬

巡按廣東監察御史王以寧著

糾劾不職將領疏

題爲汛防已竣海警叵測糾劾不職將領以飭
隄備事臣竊惟粵在嶺表襟帶大海者拾郡
而捌茲照萬曆叁拾玖年兩汛告竣東粵地
方幸保無虞捕獲異船壹拾陸起共獲交夷
陸百捌拾叁人船中所載多幽衣楮物而鮮
兇器一遇官兵卽俛首就縛未嘗逆我顏行

譯審情詞有稱赴長沙禮神者有稱奉差買
粟兼禮神者大都皆安南升華等府良夷因
風飄至無疑也此職貢之國各該司道議照
往例予以生還因檄令原船放回解至廣省
者另差官押回該國用示懷柔以彰
聖明不殺之仁隨該督臣檄諭安南都統使黎維
新將各起夷人勘明處置嚴加約束外所據
在汛將領分布嚴密隨至隨獲無一得脫且
無敢妄殺邀功此皆我
皇上威靈督撫宣猷所致然而乘風破浪各將領
之奉紀律惟謹皆有足多者如鎮守廣東總
兵官右軍都督府署都督同知王鳴鶴威望
屹如山嶽號令迅若風霆績邁封鯨名高懸
鵠其餘協守而下副總兵等官馬如錦等棊
布星羅聯成桑土之策飇馳電發互收犄角
之功俱經督臣遵例薦揚不敢再敘外惟是
不職將領穢跡彰明臣敢不以白簡從事訪
得原任廣海守備今陞四川臚臘遊擊夏士

昌貪婪有聲淫縱無忌向與指揮邵蔭祖互
訐事起濬濠業已乖舛及訪之去後不惟視
防禦若秦越而且等法紀於弁髦如初見常
例宜革也乃把總哨官以兩計軍兵以錢計
總之不下陸百金而歲時節餽不與焉冗役
冒濫宜裁也乃擅用千戶錢大鎰爲中軍濫
收市棍吳英等爲總哨各以賄進凡拾餘人
以致占冒兵餉弗卹焉部下水陸目兵壹千
肆百有奇託言謝汛每汛逐名扣銀壹錢此

何例也各捕桅之斂送可審又藉口公費紙張每名逐月扣銀肆分其誰堪之致各兵之鼓噪有證私制文具牙林椅卓等物爲豪具耳占用兵匠肆拾名每年虛費餉銀叁百餘兩此匠作區于鑑等可提而質者脩造戰船工料有定數也勒令捕桅每拾扣壹歲文工料銀叁千餘兩計所尅叁百不貲而釘稀板薄不耐風濤有由然矣總甲黃棟子婦自縊告照防後患業已濫受民詞及指棟逼姦致

死勒銀叁拾兩管班王懋過送是以假人命爲騙端也把總熊建勳打死隊長龔邦佐被龔寧赴告應聽有司斷理乃受建勳銀伍拾兩嚴禁龔寧不許越赴上司因而寢滅是以眞人命爲奇貨也他如買妓爲妾未已也復收總旗楊尚雄幼女及小旗扶桂之妻張大行劉汝美之女皆爲妾事發謬以妻舅爲諉瓜李之嫌何在責舖行以養牲寓省城而販貨跡露很以親弟爲解篚筐之餙蔑聞此壹

臣者胸中先乏韜鈐任內秖工掊尅官箴掃地怨口盈途所當黜革重懲者也再照交阯接壤東粵夷艘失風飄突各省直之所駭粵人之所習也然亦不數數見間有之不過壹貳船數拾人止耳其所經地方不過海北瓊南壹帶未有直突廣海至如此之多者華夷界限漸不可越當汛防戒嚴之期揚帆疊出縱橫海洋內地不無驚疑且非我族類其情叵測萬一犬羊乘間生釁兼我不職將領隄

備疎虞稍示之隙俾得狡焉以逞將無以
天朝懷柔之恩爲彼醜嘗試之地乎欽州近事其前車也臣竊爲疆場計謹會同總督兩廣軍務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鳴岡據實上
請伏乞
勑下兵部再加查議將夏士昌革任爲貪淫者之
戒仍乞
嚴旨切責安南都統使黎維新將近海諸夷申諭約束毋得仍前違禁四出飄入汛地倘跡涉

可疑必罪不宥庶將領知警屬國思戢而沿海地方可長保無事矣

萬曆肆拾年肆月貳拾肆日具

題奉

聖旨兵部知道

糾劾有司疏

題爲糾劾不職有司以飭吏治事臣按粵久歲一切吏治據所開報恭以見聞知之最確渴望旦暮得代舉刺並行顧其間有放縱之吏踰閑敗化固難一日留於民上即機智似巧而決裂不能復振骫髒似慈而旁落不可復收此皆好惡拂民早應議處者臣謹會同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東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鳴岡爲

皇上陳之訪得瓊州府感恩縣知縣陳諠自謂青年性違妄意地遠法疏初到即訊鄉村大家不遠數拾里前往遊翫遇有縉紳士子索酒暢飲或隔夜方回此沉湎之風也縣門外豎紅旗壹面繪畫獅豸其上駭人觀瞻丹墀內左畫圓爲天牢禁男子右畫方爲地獄禁婦女各置木墩遇有人犯輒頸鎖而足鐐之毋容動移是何法度此兒戲之事也未幾中輟倘亦悔悟速乎尤可嘉與更始不意淫縱成

性種種乖張聽譖拿符三變追取宅得銀實
用鐵箍嚴拷三變不勝痛楚遂自誣伏押出
取銀脫身入山自縊其母亦驚縊死貳命無
辜含寃可憫雕沉香神像壹尊遞發各鄉每
村演戲仍備銀花壹對謝神送縣發散民間
不堪其擾捏爲神狀以本官指神誆財告於
孔子行于路拿審遍城有帖雖收回奚及每
出持錢百許遇婦女抱嬰兒者輒呼而前故
意慰勞薄施以錢甚至禿頭短衣夜入孀婦

陳氏家被其閉門拒叱復尋事捉拿以窘辱
之瓜李之嫌何在更可駭者有吏趙應甘新
娶于婦輒親到其家稱賀贈對壹聯請新婦
出拜以布幣獻如翁姑禮盡數妝去又縣後
有道士蘇景熙第貳女未嫁訪知有色令楊
門子持銀陞兩向其父說合至夜微服潛往
有不可言者全無士行安問官箴舛臣巡歷
之日獨本官不如期至猶曰海若爲艱也及
至則空手來見并考察冊揭漫云乏人造送

蓋一經敗露百事消沮法守幾於蕩然矣此
壹臣者恣睢以殃民者什一放蕩而裂檢者
什九不加重黜曷維大閑所當照不謹例褫
職以警官邪者也潮州府饒平縣知縣胡日
暘小有才動輒昧於大體內多慾外復逞其
輕浮方臣巡歷潮州有軍犯池起蛟久逃該
府拘其子池良鳳發縣監追輕信吏書許汝
成等保放及審錄并良鳳逃躲謬以疎縱卸
罪於押解之楊典史如監簿見在何賭犯黃

五不就拘信阜張用妥呈毆拒輕身徑抵其
家五兄生員黃維新衣冠出迎輒叱辱之押
拿到縣致諸生閧然憤激藉伊毋出名訐告
即此貳事壹則閃爍推諉略無靦顏壹則輕
率招侮何等褻體竊已窺其非端人矣未幾
首揭於華職巡檢徐森再揭於劣轉通判徐
學顏貳官皆破甑訐上之風不可長即含沙
之口不足憑也然而舉動實舛怨謗紛起初
任以公署有查盤駐劄借歇翁孔昭家受其

銀盤盞之餽發源不清流安得絜濫准民詞
不問原被曲直槩擬有力致貧民鬻子女以
贖徵收錢糧僉里長熊奇等肆名吏詹鑛等
貳名先納公堂而後管收每兩仍索秤頭肆
分致里遞嘖有煩言私受陰陽官翁任千求
委查義民壽官任其騙詐濫招生童張光祉
余沫泗等數拾人投拜門生歲時節餽不絕
許弘典黃少庭以魚塘訐告偶少庭出外輒
拿其妻羅氏去衣受刑則同鄉許舉人屬託

之靈也孀婦丘氏與繼姑丁氏爭家財被丁
以毆姑告輒嚇丘要問死罪而後且收其子
於門下則腹吏陳拱南過送之効也鄭一奎
告余一長占田先將一長兄弟直責斷與一
奎不數日改換審語復斷歸一長則暮夜多
寡之議所自來也再查本官亦嘗揭徐通判
署印過跡相對自稱小弟致其不平人實效
尤誰爲作俑且漳潮一水相連其親戚商賈
往來如織稍豈者接踵民間豎一旗於縣前

大書受勢害良肆字猶然不思避嫌出示自
辯乃云何人無鄉親甚至傾銷糧銀獨用閩
匠恣其多般需索無論本官不宜饒乎即饒
平甚不宜本官也此壹臣者其始倚智以欺
愚究且求勝而成拙地方視之爲五日京兆
即其自視赧然亦若一朝不能居所當降調
以示懲創者也雷州府遂溪縣知縣胡汝諒
耳旣失聰心復無主聽訟須用傳言是非多
所倒置舉動全憑稟屬左右遂恣夤緣有謂

其用猾吏周士清管庫贖銀加貳秤收本官
止得肆分之壹者有謂其用積棍馮文魁作
總收條鞭銀加壹貳秤收不等本官止得叁
分之壹者及該府奉文掣驗正數閒有不足
則加壹加貳之議猶屬風聞似未可盡信也
但庫吏給放各役工食半用低假銀錢抵塞
致各役苦訴而置之不問則僻矣陳甫掛欠
錢糧無幾其身以別事見羈聽差歐忠仍鎖
其妻若子到縣同押半月則舛矣寵積快莊

錦爲腹心凡事任其撥置如陳鉉被盜錦拿平民金大英等玖人送官刑栲及詐銀貳拾餘兩代稟郎放阮有幹人命被誣錦拘有幹在家伍日不送官及詐銀叁拾兩告息郎准如此操縱已涉瓜李甚至聽錦一稟而添白役貳拾名利歸此輩怨將誰任民間側目是以有副知縣之稱倚積書嚴絆爲耳目凡錢糧任其簸弄如條鞭夙逋准作兵壯工食令自催取者有之兵壯鄭貴等攢銀伍兩送絆

輒中止不行失額糧米拘各里書筭清查良是書筭洪魁元等攢銀叁兩送絆郎朦朧了事似此舉動咸笑糊塗矧以徵比舊糧專委嚴絆查數有錢者欠可作完無錢者完亦作欠物議沸騰是以有相公權重之謠此壹臣者亦偏亦闇可煬可叢線索提挈有靈狐鼠縱橫無忌第操守未壞學問有餘所當改教

以全器使者也伏乞

勑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知縣陳誼等分別議處上

請定奪遺下員缺另作銓補庶吏治知肅而民生

獲安矣

萬曆肆拾年陸月拾陸日具

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請留稅餉協濟採木疏

題爲遵

旨議移正稅協助采木錢糧以襄

大工以紓重困事據廣東布政司經歷司呈奉本司劄付奉總督兩廣衙門案驗准工部咨題覆協濟采木價銀咨院行司照依題奉

欽依欵開事理卽將鼎建

三殿議派廣東協濟湖廣木價銀貳拾伍萬兩以伍年爲率陸續解助要見協濟前銀作何措處或應留何項錢糧抵解作速會議妥當具由通詳以憑覆議會

題等因奉此先准按察司牒呈奉都察院勘劄亦同前事移行到司依卽通行查議隨准按察司及守巡嶺南等道行據廣州等府及羅定州查議前來大槩謂粤中年來苦稅公私交困欲加編則小民膏髓已盡欲措處則庫藏積羨無餘等情該本司看得

朝廷鼎建

宸居首需大木玆采辦於湖廣貴州議協濟於各省直隸凡屬臣子誼當急公苟可少助乎涓埃何敢自愛乎膚髮唯是東粤夙負饒富建名今實匱乏查自萬曆拾捌年以來陸續奉

部取解過礦餉銀陸拾捌萬伍千餘兩助

大工銀叁萬陸千餘兩協助貴州采木銀拾叁萬兩買辦龍涎香銀玖千餘兩東征經費銀壹拾肆萬伍千餘兩西征經費銀壹拾萬伍千餘兩征黎經費銀貳萬餘兩征夷經費銀壹拾餘萬兩又按院奉

勑查解軍興銀壹拾伍萬餘兩內監奉

命清查庫藏解過銀肆萬玖千餘兩又自貳拾柒捌年起至叁拾叁年止歲解稅銀貳拾萬兩共計壹百肆拾萬兩至叁拾肆年蹕奉

聖恩減免貳萬然見在徵解者尚壹拾柒萬柒千柒百有奇自叁拾肆年起至叁拾玖年止雖解部銀不能盡完大約不下捌拾肆萬餘兩以上總計叁百陸拾柒萬兩非取諸民膏則剖

諸庫藏者也區區海國物力幾何止貳拾年
間堪此剝削且原撥監稅俱係章程軍餉不
得已於丁糧加派抵補然未補者尚肆萬捌
千餘兩西借東那最煩區處捉襟露肘甚費
支持雖每事節縮百計備軍需唯朝夕兢兢
脫巾之爲慮也矧自設稅監以後民間雞豚
瓜果盡皆入稅粵在嶺外水旱災祲無歲不
有閭閻困苦流離之狀誠不忍覩故本司屢
請蠲榷稅額冀蘇此孑遺而

天聽甚高竟不可得今奉文更議協濟晝夜思維
計無所出及與諸司再三商榷無能佐一籌
惟查得每歲解監分解工部正稅銀陸萬伍
千肆百陸拾伍兩伍錢原奉
旨協助
大工之用今移辦采木於名甚正而楚粵界在鄰
封自本省解至湖廣於勢甚便合無特賜具
題將前項解監分解工部銀兩內將伍萬兩歲
解湖廣抵解采木照依年分共足貳拾伍萬

而止儻
停稅之
命旦暮得下容本司另作區處庶民不重困而
大工有濟矣等因具詳到臣該臣會同總督兩廣
軍務兼巡撫廣東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張鳴岡看得采木之役楚實
任之粵亦
王民也豈以鼎建
三殿而敢不勉供協濟以効子來之誼惟是粵苦

重稅公私交詘幾於朝不謀夕臣等旣虞脫
巾又虞走險不避煩
瀆再三
請撤請減庶幾曰東粵小民不憚敲骨吸髓以急
征繕
皇上共無忘粵民乎章而
撤稅卽協濟如數所蠲於民尚多也卽不然量減
拾分之伍以半寬民以半濟木尤可少紓目
前之急北望引領逡巡至今自愧小臣血誠

無能仰徹
天聽撤減之恩未沾而催解協濟之撒旋至臣等
與貳叄諸司智盡能索舍畱部稅而外計無
復之敢爲
皇上畢其說夫粵沿海沙磧之國也解
京額供僅壹拾叄萬一切章程兵餉亦不過肆
拾萬有奇歲省羨餘能積幾何遵奉
明旨查解贖餉等銀及協助軍興采木等費總計
壹百肆拾餘萬庫藏若懸罄矣且稅監入粵

以來總計解過稅銀又不下貳百貳拾餘萬
其初稅無所出不難割兵餉以充稅旣而餉
無所措又不難爲一切苟且之計以充餉於
是加派於丁糧加抽於負販日朘月削以至
於今而民間空又有肆萬捌千之缺餉全靠
東那西借暫救燃眉以至於今而公帑益空
當此兩空之日儆榷不前卽那借無策矣夫
以區區炎徼貳拾年內額賦之外逼刮公私
叄百陸拾餘萬以佐

國用竭澤可知復助采木其何能堪辟之剜肉
醫瘡肉盡而瘡益裂此盧扁卻走之時也臣
故曰舍畱稅外計無復之也各省直
請者屢矣一槩
畱中臣等豈敢漫拾餘唾嘗試於
君父之前竊計粵稅最重原額至貳拾萬軫在
聖心特減貳萬以昭愛民
德意曾未伍年而陡加協濟五萬此必非
皇上軫恤之初意也各省直稅額多者至陸柒萬

而止粵東見在徵解不下壹拾柒萬柒千有
奇相提而較卽畱伍萬尤不啻倍之此必我
皇上之所獨憫也況災沴頻仍
請蠲不得解部稅銀業已不能如額雖桑孔扶籌
安所得伍萬金歲爲采木之助前項部稅總
爲
宸居助木卽是助工哀此孑遺誰非赤子爲楚亦
當爲粵伏乞
聖慈俯念拾餘年加稅之苦東粵爲甚

特賜矜允將解部稅銀每歲扣留伍萬移解湖廣
庶民不加賦而采木有濟竹苞松茂之業粵
民世世祝頌不朽矣
萬曆肆拾年捌月初肆日

叅失事官員疏

題爲强賊殺官刼印旋卽擒獲查叅地方官員
以肅法紀事先據廣州府經歷司幷南海縣
申據江浦巡檢司巡檢劉清呈稱歷任叁載
防守無虞緣江浦地方盜藪萬曆肆拾年伍
月貳拾貳夜半更時分强賊壹宗明火持刃
撞門突入將兵細綁清向敵慘被鋒刃斬砍
頭額左右兩臂腰背胸堂等處傷重昏死在
地將手繫印信奪去盡掠家私什物文案放
火燒燬清思任內所獲强盜賭徒據法解究
是致兇徒讎報遭此大變生死未保等情已
批强賊至殺官奪印猖獗極矣哨捕官兵何
在而不救不追明屬疎縱廣州兵巡海道嚴
限捕緝仍一面查叅速詳續據報稱巡檢劉
清身負重傷伍月貳拾陸日身故又經批催
緝捕去後今據廣東布政使司提督糧儲帶
管廣州兵巡海道副使兼右叅議劉毅呈棠
臣批據本道呈詳前事批該道嚴限緝捕失

事各官速查恭報并奉督撫衙門批殺官刼
印事非小矣仰嚴緝究報又奉兩院憲牌俱
同前事行道嚴行府捕官縣印捕等官各戴
罪及行廣州府掌印官多方設法緝賊并一
面懸賞購還印信如賊中有將印出首者准
與免罪仍給重賞若過限不獲將失事各官
通行住俸據賞恭呈哨巡等官目兵解赴比
究等因依蒙移會分守嶺南道一體督行去
後隨據廣州府捕盜通判孫應麒呈稱密訪

得李石岐驛徒犯湯瑞雲能知前賊消息當
行該驛提解前來審據湯瑞雲供出羅少成
羅亞國等住址當差捕役前去西總哨指揮
孫昌祚協同拿獲羅少成連搜出贓物又在
未獲羅亞國家搜得衣服物件行喚已故巡
檢劉清家人劉達執出原被劫衣物單數比
對相同取具本官妻李氏認領在卷并審羅
少成供稱是夜駕船貳隻船主湯少峰又供
湯彥典打殺巡檢印在湯少峰收藏等情詳

報到道并據西總哨指揮孫昌祚詳同前因
陸月貳拾陸日又據南海縣申稱據神安巡
檢司候缺巡檢葉萬春三江巡檢司見任巡
檢劉邦直呈稱帶同總甲馮標弓兵劉典等
連日夜在佛子還廟前後暗地伺緝至貳拾
伍早黎明在本廟內石堆中搜出印信壹顆
等因連印呈送到縣會同捕領等官驗明果
係江浦巡檢司印信是的四角並無損壞及
照本縣奉文戴罪督同巡捕主簿包一宙於

伍月貳拾柒日郎獲賊犯湯亞敬叁人貳拾
捌夜獲黃子昇又同巡捕并典史朱向暘陸
續獲湯敬峰等共拾柒名獲過原劫巡檢贓
物俱有認領審據各賊同口供稱印係湯本
興劫得以為金携歸家主同盜湯勝聰語以
銅乃與盜黨湯瑞雲欲待異日出首免罪湯
瑞雲被拘急比印旋匿本縣發銀懸賞行委
貳巡檢獲報緣由連將印信壹顆解道細加
閱驗委係江浦巡檢司印四角篆文俱全轉

報聞又據廣州府捕盜通判孫應麒詳報前來該本道覆看得粵固盜藪也至殺官劫印則猖獗極矣邇者疊奉憲檄嚴督本道奉行惟謹隨督據各該印捕等官陸續擒獲賊犯賊物并緝獲原印見在業經吊驗明白封收廣州府庫候發該司實任巡檢收掌其見獲賊犯羅少成等候審確招詳等因并據分守嶺南道左叅政史旌賢呈同前事各到臣該臣會同總督兩廣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張鳴岡看得廣海夙稱多盜而江浦巡檢司設於西總要地官詰盜盜遂憎官羣諸不逞以圖洩憤於巡檢傷人劫財掠其印信而去臣等嚴行該道刻期督捕獲賊拾之柒捌印失雖已復得而被傷之巡檢劉清死不復生矣除失事哨兵等役臣等徑行按法究問外所據地方各官法應查叅以儆疎玩叅照西總哨廣州左衛指揮孫昌祚南海縣巡捕主簿包一宙既哨捕之是司何盜賊之充斥吞舟幾漏補牢已踈相應提問南海縣掌印知縣陳儀城外百里雖遙是誰封守境內一隅有失便乏綢繆廣州府署印同知朱于訓捕盜通判孫應麒屬官死於賊手此率屬者之恥也盜賊敢於公行非捕盜者之咎歟相應罰治第陳儀失事偶出意外羣盜緝獲居多朱于訓首郡代庖拮据未暇孫應麒初任發型振刷方新所當一併酌量分別議罰者也分守嶺南道左叅政史旌賢

提督糧儲帶管廣州兵巡海道副使劉毅均列藩屏特資保障萑苻之警未息封疆之寄謂何但史旌賢甫任旬日劉毅正當遷轉且各聞警急捕指授方策曾不旋踵而賊已就擒印亦無恙功過相當似應免究伏乞

勑下兵部再加酌議分別上

請定奪行臣等欽遵施行

萬曆肆拾年捌月初肆日具

題奉

聖旨兵部知道

糾劾方面備察疏

題爲糾劾方面官員以備考察事臣奉
命按粵事竣已久茲値
大計所有按屬不職方面官員例應糾劾竊惟按
察使一官乃
國家所設外臺掌憲與臣等相表裏爲
皇上奉揚風紀者也何意有模稜不端如原任按
察使今陞廣西右布政使徐堯莘者以書吏
周邦翰爲心腹各屬招詳憑其擬批間或裁

去
大誥貳字行回究罪以作威福以抽豐知縣袁一
陟爲入幕賓凡重大事情任其顚倒攬事過
錢之吏巡檢輒委署美缺以示厚酧卽遇
欽依數事最宜矢公矢愼往往陰陽舛錯殊不可
解如貪令韓紹忠計贓不啻千金何廷擢以
吏書過付唐輝等以門役過付分騙之贓獨
不當一究的數而猥云廷擢加拾兩捌錢唐
輝加伍兩捌錢其餘類是巧爲莫須有之詞

杜臣再駁狐鼠何怪乎縱橫侵剋指揮王弘
烈計贓壹百肆拾餘兩百戶牛大同鎮撫胡
夢麟賍僅弘烈之半獨不念罪應有差而弘
烈擬降壹級大同與夢麟各降叁級一招之
中公然上下其手輕重不難於倒置至若查
勘欽州一事機變尤甚初招欲掩舊督臣隱
匿之罪則并陣亡之把總祁國泰等削而不
錄誰憐水底之忠魂後招欲寬貳叁悍將妄
殺之罪則舉航撫之夷首扶忠必欲文致於

死遑惜
天朝之恩信議功賞則粵中之方面有司敘錄至
陞拾捌員不嫌夸張議贖罪則事外之辟犯
戍犯一槩列之末減不嫌詐冒其始百計朦
朧繼而多方寢閣甚至功罪冊經臣刪正發
司謄造仍錯亂如故臣不得已復自造冊而
後拜疏使非有意簸弄吏書何恃而敢漫不
遵行最可鄙者衡文何典而廣州壹府囑託
童生拾名怒遑其玫向人發聲徵色俾僚友
之情分不終錢糧何物而藉口別敬取用提
舉司銀肆百伍拾捌兩除署道賍贖外尚借
鹽銀貳百叁拾叁兩至今未補又差舍人郭
昇至兩縣取鋪行犀象等物價直貳百餘金
不給而去將憲司之體統掃地矣此壹臣者
品故碌碌才復庸庸亦一鬚眉丈夫何苦隨
人線索儼然法紀要地敢於每事糊塗所當
照不及例降調以示懲創者也伏乞
勑下部院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徐堯莘照

例議處庶幾官常肅而於
計典不無少裨矣
萬曆肆拾年閏拾壹月初柒日具
題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

糾劾有司備察疏

題爲糾劾不職有司官員以備考察事臣巡按
東粤已逾貳載各屬應議有司見聞頗確茲
當
大計羣吏例有糾劾訪得潮州府丁憂同知楊可
成材足濟貪狡能飾詐管稅規如金穴防海
乃其泉府如鹽船壹隻索常例貳兩生鐵壹
塊加帶餘鐵陸柒斤每百斤折銀陸錢歲得
約叁千有奇自鹽鐵以至雜貨等稅每銀壹

兩加重叁錢歲計又貳千有奇陸營把總補
缺有拜見禮肆拾兩伍年內所得不貲出汛
至陸營各營有夫價貳拾兩賞勞拾伍兩即
冒餉不問蔡少潛私鹽壹萬伍千斤例應充
軍以肆百金送入遂得末減沈恭將虛糜兵
餉百肆拾名去任事發各把哨等役派斂千
金送入輙圖朦朧程守備身故餘貲千金忍
心勒取廣濟橋諸商節餽千金又以迎養送
賀貳百金靦顏消受金山官地可以私賣自

信夏生員銀貳百兩可令橋商派備稅務則
私相授受院道不必詳允獄情則任意顛倒
撫按可以異招屬託公行關節最巧有先任
門生周學禮在潮年餘署任海防外館託名
關說實則過贓機械百出不窮利權一網俱
盡穢跡居最清議難容潮州府通判今陞貴
州麻哈州知州劉昭阿堵薰心溪壑成性管
糧其職也不時差快役下縣需索代
覲亦常也舖行之貨物拾屬之夫價程儀一槩濫

取巧藉修造罪外科罰動輙至肆伍拾金旣
多乾沒而復豎碑以張虛名被害者能無墮
淚收糴四門倉穀比照時價每壹石勒減叁
分及發糶明雖減價貳分實暗加秤頭叁分
商民誰肯甘心管鹽壹年柒箇月受鹽商禮
捌次除彩幣外每次得銀壹百貳拾兩每月
放鹽壹次又得常例壹百捌拾兩總計肆千
有奇管橋亦壹年柒箇月各商投稅妄稱稅
額不足每兩加紨伍錢少亦不下叁錢總計

又叁千有奇最可恨者乘張通判病中逼交
橋務仍勒補稅銀貳百兩致張抱恨加病而
殞其子顴寃可證尤可羞者管稅例應壹年
壹換藉戶鈌額作典衣陪補狀撒潑不肯交
代又總管柒越月僚屬恨不共唾其面見利
則攘臂角捷逢人則訴苦乞哀名利兼收廉
恥都盡南雄府通判令陞
岷府審理吳九成形如木偶性似深谿兼以貳
豎侵尋遂懷一切暮年之志每季放兵糧每

名尅減壹錢積之歲以百計及署保昌徵糧
每兩加耗壹錢積之歲以數百計該縣吏農
上納索公堂銀陸兩歲壘銀壹兩方准起文
該府撥送廠書蕭貴等肆名仍每名索銀貳
拾兩方准承役縣庫錢糧不明致庫吏周大
經假火燬冊妄圖減跡郡城水災禁糴本官
逐船抽銀貳兩任其販載致地方搶米幾成
激變此猶其瑣瑣者也太平廠本是羶地
大肆掊尅鹽餉之外又有小餉每引壹錢壹
分正稅之外又加秤頭每兩壹錢伍分有時
私相賣放縱鹽商梁棟等重疊過嶺兩季之
內漏稅叁千有奇有時私自科罰將商人李
興等漏報紬段及梁進等影射銅絲等貨罰
銀入已致壹月之間鈌額柒百有奇當臥病
時倩吏推官代管及爭取小餉拍案相詈迫
報陞後因追徵小餉延挨數月始去僚屬鄙
之雄心盡於久病鼠輩乘而爲姦滿載俱東
破甑罔顧以上叁臣所當黜貪例革職爲民

者也廣州府連州丁憂知州蔡立愛貌拙心
巧識鄙行汙該州輪役里長貳拾圖按圖而
索肆金乃以折盤盞爲例每年額鹽陸千柒
百引逐引而納壹錢肆分猥以公堂爲名委
章典史查保甲先受謝禮肆拾兩遂致附虎
以翼委吏康恩讚簡子儉管庫先索常規捌
拾兩龍不共鼠而眠僉報軍冊書平賄脫者
柒拾餘名各得伍陸兩不等拿獲賭犯株連
至陸拾餘人各追紙罪叁兩伍錢如律乘州

城坍塌數丈申動窯匠銀百肆拾兩所費僅拾貳兩餘皆乾沒之贓乘查盤到州以恐嚇得財吏書捌拾餘名各貳兩皁快等役壹百玖拾名各壹兩明是嚇騙之術他如雷世珊之姦姪婦而寢毛儀霜之姦弟婦而釋蔡存誠等之劫殺叁命而脫放不結陳大有鄧紹禮之因姦殺命而原案可焚咸謂錢神有靈嘖嘖人口甚至內親周穆塘及姪蔡邦光留住光孝寺不惟攬訟騙財并本官所開合屬

考語帖送各官上自縣令下至巡驛索謝有差機關何等巧設漁獵到處公行肇慶府德慶州知州今陞廣西南寧府同知劉應命懸河辯口市儈機心臣巡歷端州稍聞物議即訪其腹心吏書何泰張恒芳等置之於法追贓任後穢跡益不可掩徵糧加耗每兩以錢計非法也逐日送入衙內如數扣下防上司覺驗何以杜衆口民壯工食故遲不給非情也狠云家人有錄可借每名月扣捌分以爲

利何以服下心有筭其數於鄉村者如查點城等鄉集勒取夫馬供應敛送至陸百金而臨行之際皮陸拾張黃蠟叁百斤其小者耳有濫索於舖行者如藍白布每月取數拾疋止給半價旋即倍價賣與各役而府取白蠟無蠟者每斤折銀伍錢臨行取故圓每百斤折銀陸錢其最小者耳官民石弘基姦妹敗露貳百伍拾金入而首者反坐封川富民黎三畏人命解州叁百金人而死者含冤毀棺

有律而劉邦節幸免則百金之靈也賴梁知州正法兄弟家財宜均而劉大禮獨蒙左袒則銀船銀美人之靈也賴該道均分其受財枉縱種種類此且縱情遊宴每月於香山寺備酒數次押女戲開梅酣飽其中肆志不顧官箴飽慾堪嗟民血廣州府清遠縣知縣今陞

益府審理謝三元所志灰於困衡舉念惟在溫飽一到任即用里甲取各樣鋪陳拾肆副里

長潘世興等湊銀叁拾陸兩置辦送用初政濫觴未流安挽粵東連韶等阜引鹽率於清遠抽驗隱然利關歲計叄萬餘引每引抽銀捌分肆釐額該貳千柒百餘兩拾陸充監稅拾肆充兵餉而該縣私抽獨倍之各商有口鼪鼠之腹亦足飫矣猶然攫取無饜糧銀壹萬肆千有奇每兩加小馬伍分壹歲得柒百餘兩里排建言民蠢開具阜快陳華等叁拾捌名每名將周年工食立虛領送官求免一

扣得貳百陸拾餘兩有錢則殺人可以不死如李大方毆死戍仕豪而原告坐誣王圖南毆死婢女惠蘭而斷令火化滅跡有錢則姦情可以不問如雷一聰姦叔母而從輕結案徐國梅誘拐人妻而朦朧不結止發原夫領回無事不以賄戍門子馮兆龍生員黎遠昌等無人不可以賄進政事百般茸闒金錢兩載盈囊瓊州府昌化縣知縣林鑣係非牧民之才素有暮年之志其以廣文署增城也徵

糧加耗至壹錢任分咸謂得柒捌百兩此猶日因陋之過也獄訟何事而大張賄門如曾勝存以育女縊死索陸拾金毛弘脩以工人病死索肆拾金溫事生風難以枚數至若千長陳奇猷拷死良民論抵未結乃以捌拾金之靈而一徒了局見今正法誰能諱之及任昌化信吏王鼎新等爲腹心從旁頤指闔邑不畏官而畏矣縱快文賢等爲耳目在外指騙甚至假票詐人被害丘汝逵等首發亦置

之不問濫報冊書有賄者豁免所得不過百餘金而一邑騷然仍爲積猾所竊據比較錢糧專憑吏書標貼欠者率多規避以致見在正需催解不及額頭爲拳小所朦朧大抵增城腴地卽代庖可以屬饜一署滿囊昌化頑邑雖當局不敢主裁竟成旁落人似兩截病則一般惠州府通判邵夢龍志盈以溢愛溺而昏兩署縣務外聽吏書浸潤內憑公子主持有謂黃冊書手皆以賄充總書叁拾兩散

書各拾兩者有謂通縣各役工食預給壹年得銀貳百兩公子亦得貳拾兩者有謂刑吏曾日纘以陸拾金送公子買充管庫縱之剝民庫吏曾翰雲侵欺事發以肆拾金送本官代爲隱匿者有謂富民楊明學冒年鄉飲以陸拾金不究生員葉流芳姦情事露以百金送公子沈案久之始申降青者且驕縱其子在北山寺養病羣小尋風生事甚至復堂僉押其子有不合意輒出奪筆徑僉本官對左

右云我叁世止生壹子不覺憐惜願若輩亮之闔邑傳爲笑柄此其署長樂事也未幾移署博羅仍縱子出外住黃舉人花園人人側目如故也博故劇邑當積弛之後貳叁大族以遞糧爲故常幾於不可問本官不自度量而一切繩之催科既急加耗復重遂致繞署訴詈拋石亂擊仍捉催快蘇惟耐至韓氏宗祠痛責叁拾據申稱鄉官黍政韓擢之子生員韓董爲首卽韓之辯帖能以罵官爲子諱

而終不能以打差爲族人諱見經行道究問外此雖豪家侍有冰山罔顧法守要亦墨吏身爲谿壑自取陵夷以上伍臣所當照不謹例閑住者也肇慶府知府陞分巡嶺西道副使今丁憂江中楠胸饒伎倆筆燦珠璣臣竊材之然而乖張頗多濡染亦不少初任粉寶月臺爲宴會之所非務也乃科派徧於各州縣費剩千餘竟無著落未幾屬意所厚覃舉人等預建生祠託名文昌閣非情也且招引

諸生浪說公事卽漁渡諸稅送作謝儀恕壹把總脩經波及其無辜之子脩賢忿恨不置竟致投水而死庇壹酷吏林雨化將杖斃之陳可獻等伸雪無門復坐家屬以徒惡舍蘇承恩以訪事見信一切投解諸人縱其嚇索而不問狡弁劉尚武以多金營委卽侵冒事敗猶親信如腓俾得及挾縣令而無所忌同鄉戚屬往來如織送住天寧寺公行囑託民則何辜而任其顛倒梧州寄庫餉銀亂用叁

萬有奇朦朧請銷見經督撫追查誰為主者
而使之混淆最可議者無如黃江廠一節臣
查廠稅利弊不報併箝制條屬不以實報久
之始知該廠歲以叁千金作羡餘解府通計
壹任內何啻萬金而秤頭之加重廠書廠役
之供應不與焉藉口公費能盡開銷乎此惟
識不勝材遂致剛屈於慾恨無特操玷此壯
猷廣州府通判余興賢守局猶躐能聲代庖
輒滋物議盤鹽有例每次受陸拾金而不辭

徵糧有耗每兩壹錢不難刑責而取贓銘刊
有定價變賣者萬斤而一減幾半官吏何得
不染牛判豈有贄儀鍾汝貴等送伍拾金兩
一示助虐民間何得不怨楊攀吾等拾柒人
以通澳被供胡縱之逮梁明業等陸人以良
民被盜所誣胡釋之遲則先後之靈異也司
吏鍾鳴盛以一言觸怒而申革差役常慕涯
以拘賭犯逼人致死而不問則喜怒之私殊
也屬官有拜見禮稍不豐盛輒怒色相加致

候缺巡檢麥大成典衣苦辦譚者掩口縣吏
叅缺各有常例獨庫吏戾紹先倍送至捌拾
金而為之屢申乞恩致藩司兩駁聞者愧心
民謠有云鄉官一封舉人一封秀才也一封
原告有力被告有力于證亦有力其受囑濫
贖槩可槪矣最可恨者特委太平廠管稅勉
之清釐而公然依樣回報及駁行司道督責
始報出額外私餉每月貳百餘金已訝其晚
矧朦朧不報者尚多也局齒之材不堪趦趄

虛憍之氣終難藏拙肇慶府陽江縣知縣陳
卽登術工粉飾材挾機鋒入其境厨傳一新
覈其政乖悲百出徵收錢糧先取出加耗而
後入櫃染指雜工祇益其詐供應過客豈無
支用均平而用里甲吞聲已久罔覺其非其
科罰之病民也如黃永之姦情既問有力又
罰穀百石陳舜智人命既從輕擬又罰銀叁
拾兩其重稅之病商也如穀船一項每年羡
餘與海防私分大約肆伍百金不等上年復

立加抽之法每船加捌錢伍錢有差海船飄
失與近海富民何干乃許裕脩等拾餘人各
以叁拾金幸免分明乘風嚇財荒年議賑輒
責里排報殷實戶每名出穀叁拾石紛紛賄
脫眞是因荒得富勘災急務也何以半載不
報及奉文賑濟不動倉穀而私動社穀又不
給荒圖而擅給通縣不知竟落誰手海南行
亦一利藪也受姦棍鄺馮典等百伍拾金而
助之攙奪致經紀不堪移往雷白又盛氣逼
詳凌侮雷令何獨不媿於心此恢張之吏務

名而多慾者苐其材有兼長尚可勉效一割
瓊州府定安縣知縣吳應揚材儘揮霍守亦
矜持一切耗例陋規雅知釐剔頗以廉幹稱
惟是性氣褊躁舉動乖張有謂其對
龍亭踢打阜役者有謂其親逐書手梁褚奔入典
史衙者有謂其寵同鄉謝恭為壯役藉勢害
人者有謂其因公杖責人致死黃希文顏子
明等數命者即據點查管兵壹事執兩替
身責之因抗辯不已竟斃其一於杖下以致
衆兵鼓躁幾無避處解者曰時値暑月偶然
之誤也至若士習驕縱獨不可理諭而捺成
心抑之如梁夢元以田土而收監侯元錫以
姦逋而收監吳景運以欠糧而收監其失士
心已非朝夕近有瓊州府學生員黎宗孟赴
比輒加刑責旬日而死以逋糧小事而輕責
諸生邂逅殞命其用刑太過何詞以解諸生
鬨然為讐思甘心焉今綰綬臨民一見辱於
營兵再見詬於青衿損體傷化孰實自取業

已褻足不敢入郡城何能靦顏復立於民上
此矜矜自好之吏負氣而虛憍者會須懲其
褊衷猶可偕之雅道以上肆臣所當罷浮躁
例降調者也潮州府大埔縣知縣辛圖猷巧
獵虛聲堅營利竇叁載給由臣因司道優考
亦註稱職抑知有大謬不然者無論秤頭贅
見仍踵陋規即如倉穀減價發糶是巳乃利
百金之侵尅而責里排均買致民受科索之

害食鹽納稅後聽商民散賣可矣乃受肆拾金之公禮而許積棍羅彭盛等獨販致市有騰價之害新建梵宇科罰至壹千叁百有奇計費僅貳百兩餘者作何支銷大造黃冊取各里工墨銀壹千有奇開除止肆百兩多者從何著落廣貨舖戶柳輔等歲納承管肆拾兩牙行郭健吾等歲納行銀壹百貳拾兩洵是無名之徵妾舉壹子而受富民李濂金麒麟吏書里排銀牌銀項鎖等物豈云有處之

渴息犯賴汝異以一言觸阜而兄弟重責不兩日相繼就斃於心何忍姦犯詹君仁以百金脫罪而另罰長夫肆名送龍相公於法何居且其代庖程鄉實則兼制大埔新選錢知縣物故年餘匿不以報直至臬司清查而後報缺無乃舍冷以趨熱乎說者謂兩利俱收究竟無一長可取廣州府連山縣知縣何其敏內之精明外逞辯給務姑息而寡斷遂輕信以成偏勝造軍冊託名解冊使費通縣科

銀百兩大造稅契不下數千紙託名紙價每契納銀壹錢用隊長李秀奇招鄉民為兵准其往來兵民之間工食半給餘皆以之自潤任哨官陳學桓以詰姦為名入猺峒查點每人科銀壹錢諸猺甚苦其擾孫朝相姦情罰貳拾兩免究鹽商石富盤人命送貳拾伍兩免檢說者謂本官染指郭萬貴爭山門子蔣上薦詐銀拾兩峒民蔣于治被人圖賴老人鍾毛綠以委驗勒銀伍兩又誆送官銀拾兩

諸如此類說者謂各姦肥囊獞人韋會謀殺韋錫恨岑高寬泄其機使子韋一舉復毆死高寬歷案昭然獨藉口密訪既為會輕減一徒又為舉巧開三面非有通神之靈不至此猺人挾讎相鬭共殺死柒命拘山主邵元廖希堯鞫審以貳百金託蔣門子酒埕送入委曲勸息猺人稱為兩頭寨主地方目為和事老人守雖未至狼狽政已隳於神叢韶州府乳源縣知縣熊尚謨以斗筲之材令彈丸之

邑脂膏之潤有限茸闒之弊若多如豪吏羅
織錦包淘錫礦獲利甚多業且查明責究矣
送錫伍百斤其事遂寢利孔何時而窒衙蠹
吳茂雲歐太丘等害民日久業且訪拿正罪
夾送銀叁拾兩竟自輕發鼠輩何憚而不為
受曾栢之叁拾金即逼死其媳不問過送者
劉宗也受林接雲之叁拾捌金即歐死其妻
不問過送者穿衙之銀匠也蕭子蘭等謀殺
黃朝金得叁拾金輕擬非該府執法已作吞

舟之漏福建絹客死於賊手獲賊皆永興人
得伍拾金私放即見監壹名幾為出柙之虎
他若徵糧之取耗中火程席之取用里甲中
材且多不免而責該令以釐剔又何賴焉似
此脂韋之吏難望桑榆之功惠州府和平縣
知縣孫應崧初任循聲藹起末路浮議忽生
有議其每年行鄉約貳次拾貳方約正副各
送謝禮壹貳拾金者有議其往府壹次肆都
里長共折船程貳叁拾金者富民陳材冒濫

鄉飲監而復釋於是有捌拾金求免之議遠
年田土准人告理以致告者紛至於是有季
牘千金之議稅契有定數倍加肆分何例朝
覲科斂有禁取花布銀叁拾兩何名煩言嘖嘖豈
盡無因乃其病根則起於好名一念見任官
不許立碑
令甲具在任未朞年而上下相謏遂刱壹亭名
曰見日祠宇森然豐碑屹立即改作良知會
所胡可掩也他如黃壬之輒不及數而兄弟

被妝有賄始免為祠料也築堤建橋沖去謝
三孫田數畝為引水環祠也妝民田數拾畝
計糧柒斗以孫民思立籍為此祠計不朽也
生員陳元芳之田而輕斷入祠葉紹美之人
命被誣而輕妝入監大都以祠為的益藉舍
沙者之口至若盜賊生發有告緝者輒提鄰
保重責問罪地方吞聲不敢告無非為盜息
民安之名耳始於急名終至喪實長材堪惜
量劇為宜瓊州府瓊山縣丁憂知縣龔漢臣

手度頗偉才調則疎左右因而爲姦政事日就弛廢其間簿書獄訟累月經年拾不報壹非積胥寢閣則白後爲祟地遠法弛習以爲常姑不暇論即如錢糧重務乃有司第壹義該縣地震田沈初報折額壹千餘兩比簿內任戶書黏貼浮籤捏增至貳千有奇而置之不問無乃南陽不可問乎每年起徵戶房送銀貳拾兩作報差常例以致白役下鄉到處生擾及至比較專委佐貳每次先抽銀貳拾兩作寬徵常例然後積猾保攬科斂補數以致姦頑肆志正賦多逋自是一過乏餉則以兌支爲得計兵苦拖延民苦騷擾再遇起解缺額則以借支爲固然見今借過叁千餘兩追徵無門抵還何日臣出巡時承行吏書張一鳳等竟不送考詰之則云赴軍門比較明是積弊多端朦朧規避以掩目前也錢糧何物敢於巧相隱射考察何事可以代爲支吾藉非緊去業已不可收拾矣撫字未覩心勞

催科眞是政拙以上伍臣所當照不及例降調者也韶州府推官蔣士綸材未諳練心乏主持遂致線索由人周章誤事初奉藩司委署仁化縣又奉巡道委管洽光廠未經詳允輒趨廠而避縣致縣印兩月無署落其不知遠嫌趨擽蓋可覩矣及管廠務每遇引鹽不遵則例割稅而徵至加倍有道禁可證凡遇貨物不以司降斗秤爲準而妄以意定拾加肆伍有商呈可證任曾銀匠看銀索耗又任門子之兄鄧惟能寫單索例致各商合詞共攻曾匠雖革而惟熊之留用如故縱書手劉喬等橫索商人又縱壯役郭禹等橫索船戶致各船吶喊激變壯役雖量責而劉喬等盤據如故漏稅客貨法應入官乃令各役私自發賣價則充囊過廠穀船例應即放故令各門生居固市恩怨遂載道最孟浪者前道取洽光廠地圖輒用銀打造託范照磨送進該道大駭重責發出仍大書青天白日可表此

心於道前照壁因念新官姑令自省及臣巡
歷南韶卽以該道所谿無罪吏民開報充訪
豈惟隨人附和實則泄巳怨忿政拙明刑垢
彰越沮瓊州府會同縣知縣葉中聲賦才近
通似無盤錯居心未淨時有瑕瑜初到任後
索京債者盈座差人持帖向富戶稱貸以償
豪民如黃益宇卽有乘機關說爲債戶害者
發源不端雖欲勉自祓濯終難灑然無累該
縣遠在海外陋規相仍無如用里甲一事而

因循不早革如考察乃是公務一應夫馬等
項不用官銀雇募而用里甲豈爲供億爲煩
抑且科斂滋擾防監自有禁子解犯自有快
壯此天下通例乃不用召募而用里甲豈惟
勞費難堪抑且越走貽害他若僉點冊書責
綠者皆谿獨是草野之民稍有差錯輒罰紙
貳叄刀不等查丈榔稅富豪者嚮免獨是中
下之家稍有隱瞞亦罰紙壹貳刀有差每遇
盜口多扳祇爲吏書招賄卽義勇王孔陽等

奉差受累甚苦旣知匿名是實便當亟釋無
辜莫榮謙等貳拾餘人逐名罰紙何甘事皆
甚瑣跡則甚擅至於紛造書院以結士心工
料諸費多不酧直士類未必感而民間巳先
怨矣此惟起念尚欠光明遂致臨政許多駁
襍滌其夙染可與維新以上貳臣所當照不
及例調簡者也高州府電白縣知縣楊朝綰
材性過於優柔左右乘之竊弄如平民胡春
松等以賊情被扳承行吏人索貳叄兩私自

釋放船戶陳朝統等以漏稅被誣楊門子人
索伍錢匿票免拘此暗竇之弊甚於明欺法
不可訓然而民尚不寃也王孔壬等礦徒黎
敬蘊等積盜壹以叄拾金壹以拾伍金賄差
稟釋則吞舟倖漏矣許舜道逼死人命賴君
弼通海濟賊壹以拾金壹以伍拾金賄吏反
坐則曲直倒置矣有受屈得伸如周孔興被
誣打搶而告院始白者有受屈不得伸如林
茂興被貢生王三接巧陷死於杖下而見告

未泄者又有被刑誣服如巫應章一起辟經
豁辟而叅命已登鬼籙其餘捌人俱彼家者
他若脩城料價每兩止給柒錢餘人吏手兌
支軍糧每石明減壹斗扣作何用徵糧則任
戶吏加取秤頭經督撫提戒課贖則任庫吏
竊出生放見經臣訪革卽不敢謂官無染指
而落在新吏衙中者居多蓋彼方藉人以叢
人遂煬之爲竈制錦非才橫經可使此壹臣
者所當照不及例改教者也伏乞

勑下部院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楊可成等
照例分別議處庶羣吏知儆而
計典有裨矣
萬曆肆拾年閏拾壹月初柒日具
題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

叅府正患病輒行疏

題爲府正官員患病告休封印輒行謹據實
上聞以候處分事據廣東布政司經歷司呈詳廣
州府知府林應翔患病乞休封印輒行苦情
可憫緣由到臣據此查得先據廣州府經歷
司呈奉本府照會准知府林應翔關稱卑職
福建同安縣人由進士爲令柒載部郎伍年
躐轉今職復調繁郡荷
恩隆重何愛此身豈謂福過災生寵渥吝至弱植

之軀二豎相尋中脘憔煩三焦爲之痞隔營
衞已枯膏肓日如蝟刺飲食暫以不進臥起
必用扶持職之始至也猶勉强愚鈍以圖報
稱至於力不能勝抱病委頓職亦無可奈何
矣卽事如夢安知後來之身胸喘膚汗豈復
棧豆之戀伏乞俯賜休致俾得稍延殘喘等
因已批該府朗鑑當機淸操率屬剸繁理劇
迎刃而解本院深爲地方欣藉卽或政務過
勞不妨隨時調攝勉供厥職萬勿再萌此念

徼續又據該府再懇乞休呈請委官代攝緣
由前來又批該府自爲則可本院爲地方倚
藉賢守政殷萬萬不能成該府之高志分巡
廣州道以去就大義勉留供職繳隨又據該
府三申懇乞又批該府百錬之金已試二豎
之祟無徵拂衣雖高扳轅可念采之輿論叅
以去就大義欲成一是恐難浩然布政司申
諭勉留繳又據南海番禺等縣鄉官舉監生
員耆民王學曾等聯呈扳留又批士民扳留

如此卽該府何忍恝然布政司勉留供職毋
再動高志繳就據該司經歷司呈稱依行該
府各官遵照勉留去後緣據同知朱于訓晏
攄忠推官潘融春會呈稱本府知府林應翔
因病告休申呈兩院未蒙准允各職遵依勸
留寬容靜攝本年貳月拾壹日卯時據照磨
王訓稟稱據庫吏黃居中五鼓時到職衙內
口稱林知府於五鼓時分付開庫查點錢糧
親自到庫將府印并冊封領庫內外加重封

將庫鑰封發與職隨出府門今已開船理合
稟報就准知府林應翔關稱因病乞休申文
再上皆蒙勉留未准放行茲已三申難候明
示扶病急歸謹將印信并在庫一應錢糧支
收簿冊逐一查明封鎖在庫明白聽憑委官
接管等因連印匣印綬鎖鑰及收支交盤等
簿庫吏結狀關職已經呈報及差人星馳勉
留又准關稱職與陳雷州先後同時引病乞
休俱蒙軫念地方未准放行今陳雷州一旦

溘然朝露於茲土矣職驟聞夙疾增劇心口
相語百魔勞瘁於是急移疾舟中卽臥床暈
眩沈悶不省穉子環泣計無所出急促舟人
解纜順流而東次日扳東洲驛聞差役呼舟
聲急知勉留之文又至然病已如此勢已至
此與其留骨而貴母寧生入里門伏乞委曲
回覆等因呈報到司并奉總督兩廣軍務兼
巡撫廣東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張鳴岡批據該府三申休致緣由奉

批仰廣東布政司會查詳報該本司查看得
本官任職未久遽爾告歸雖病勢方危不容
不決勇退而官守所繫似難擅離巳經差人
追令暫駐境上守候外合行詳報等因前來
又批該府拂衣雖高擅離職司終於大義未
妥旣駐境上倘亦宿晝之轍尚可追耶該司
再確議報隨據該司呈詳前因開稱依蒙行
准分守嶺南道咨看得本官以患病乞休勉
留至再封印以去跡若涉於徑情候

旨於境詎實堅於勇退且當波流茅靡之中孰為
砥柱維風之功似亦取節者所必錄也似應
聽其所請等因又准分巡廣州海道牒呈看
得廣郡浩繁亟需良守而該府才品允稱獨
步第轅轍巳離勢難復挽而高賢可惜體宜
從優則所為嘉其今日勇退之蹤而開以後
日進取之路者是在兩院玉之成耳等因各
移報到司巳經行將該府印信錢糧詳委同
知朱于訓盤點明白接管外該本司會同按

察司查看得本官才華卓犖志節嶙峋始以
時事多艱殷憂成疾繼以疾勢轉迫勇決去
官雖封印輒行似干弁髦其職守而候
題左次非敢玩視乎官常矧倉庫盤驗旣明於
去就苦情可憫似應念其病勢狼狽情非獲
巳准其休致等因到臣卷查先蒙都察院勘
劄准吏部咨萬曆拾捌年陸月內該吏科都
給事中王三餘題爲看詳章奏申明壹貳職
掌事宜以平政體事該本部覆奉

聖旨有司官果係疾病并才力不及的撫按官務
要查審明白照例題請不許含糊遷就其餘俱
依議行欽此內一款議有疾改調之例議得外
官有疾例不得如京官請告矣間有才守兼
優偶以勞瘁或賦稟孱弱不耐衝繁者若一
槩致仕不無可惜合無以後有前項官員撫
按官查果沈痾不堪世用者卽與題
請致仕有盡心民事以積勞感疾尚有痊愈者准
令調理等因移咨備劄前來欽遵在卷今據

前因該臣會同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東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鳴岡看得人臣去就自有大義功名可輕而分義不可廢何意有不俟允

請擅自離任如廣州府知府林應翔者前任知府侯傳邦以母老身病不得已乞休臣等業爲

代

題豈獨於應翔而不體其情惟是情非迫於風木病未入乎膏肓封印徑去臣實不能爲應

翔解但本官年力正强卓品長才雅堪八面終是可惜倘念其急流勇退世情所難

俯允休致以待異日報稱惟

皇上之恩抑或罪其率意任情

明例所禁酌行議處以昭當年法守亦惟

皇上之命省會繁劇之區所藉師帥最重且亟相應具題伏乞

勑下吏部覆議處分遺下員缺即行推補庶首郡不致乏人而地方有賴矣

萬曆肆拾年閏拾壹月貳拾柒日具

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東粵疏草卷之五

東粵疏草卷之六

巡按廣東監察御史王以寧著

薦舉方面疏

題爲循例薦舉方面官員事臣奉

命按粵一切察吏安民惟司道諸臣是藉茲者事竣得代例應薦舉除布政司左布政使喬學詩清節夙高方岳古道允重鼎彝分守海北兼海南道右參議蔣光彥雷陽纔懋芳猷嶺表共喜良翰分巡南韶道僉事劉承諏清華

侍從之標卓犖藩宣之儁俱俸未及期不敢槩敘外訪得按察司按察使董肇胤鼎函偉抱川納虛懷三歷炎瘴久消百粵紀綱特重分守嶺西道右參政莊懋華朗鑑明於觀火訏謨出若探囊品重薇垣氛清電海清軍驛傳道副使姜志禮直道頡頏前哲姱脩砥柱頹波憲度風清郵章霜肅提督糧儲道副使兼右參議劉毅亮節朱絃比直貞操白璧同瑜匡濟材宏攘安績茂分守嶺東道副使兼右參議李文奎質任一眞波澄千頃彈壓煙消碣滇撫綏春滿羅陽分巡海南道兼提督學校副使姚履素品格松筠挺秀蘊籍珠玉含輝濟海慈航持衡宗匠提督學校右參議兼僉事陳一教筆燦星河胷蟠武庫學術獨崇正脉品藻共仰平衡羅定兵備道僉事喻安性冰霜竣節經緯宏材天邊威鳳高搴嶺外觧驚式化以上諸臣皆一時藩臬之良所當薦揚以備擢用內劉毅今任稍淺轉自臣

屬見在督儲仍攝巡海正吏部近

題邊海緊要之任久稱獨賢者陳一教新報陞

轉仍在臣屬例應並薦再照

大計方竣無可吹洗例得有舉無劾伏乞

勑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董肇胤等

循資擢用庶監司知勸而遐方之綏靖益有

賴矣

萬曆肆拾壹年叁月初貳日具

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薦舉有司疏

題爲循例薦舉有司官員事臣奉

命按粤巳逾貳載玆事竣得代所屬有司官員例

應薦舉除肇慶府知府戴熺十城露覆方新

五馬芳猷正遠增城縣知縣陸世科良工初

竭苦心番禺頓孚交口俱俸未及期不敢槩

敘博羅縣知縣姚思虞殫允巳試長材峻阪

行看遠馭原經臣會薦調繁不敢再叙外訪

得惠州府知府朱芹冰玉生來素絜干鏌經

鍊彌精鑑曲甘霖惠陽福曜韶州府知府陳

贇生朗材運斤成風惠澤隨車是雨冰操率

屬蒲化宜民潮州府知府陳謨材猷磊落品

格光明興除利在百年表率風清拾邑高州

府知府蔣希禹振刷有方廉平得體陞屬縣

羊式化壹路鸞凰興歌韶州府同知陳國紀

佐理目無錯節娉脩庭有懸魚譽實永終器

甚大受廣州府同知晏攄忠德宇鸞翔材鋒

駿發防海恩威中節佐郡廉幹馳聲市舶提

擧司提擧陳欽福康康德謙之器皎皎絕塵
之操近悅遠來門市心水惠州府推官丘憲
章潔映金濯平懸玉尺正氣凌霄獨擅乘材
照乘自奇廣州府推官潘融春千尋峻節一
片真心品藻軒鏡在懸批導郢斤隨運雷州
府推官歐陽保慧識明珠炯炯丰裁翠柏稜
稜人在鏡中吏行冰上瓊州府推官危純中
捧蒼璧以禔躬握玄鑑而照物一庭如水三
尺皆春肇慶府推官林廷蘭心兢集木材敏

承蜩鈞稽情法兩平鑑別妍媸畢照化州知
州黃一中襟期千仞高翔注厝一揮輒解政
先釐剔民洽畏懷羅定州知州商之相擧念
愛潔隨事認真清釐不畏豪强撫字必先惸
獨東莞縣知縣胡繼美清節亭亭直上宏材
事事恢遊盤錯偏宜循良獨步南海縣知縣
陳儀惠政藹如保赤貞操洵可對蒼圓無覆
盆野有馴雉歸善縣知縣釐有光釐華堪垂
永利調劑緯有特操春滿棠郊霜清叢社合

浦縣知縣劉行義清馥芳蘭湛露爽愷神駿
追風品藹吉人政推慈母海豐縣知縣薰纖
周標格玉山聳秀材華錦瑟生煙刃銳發硎
紬舒治渤高要縣知縣周訓質素楚璞含輝
堅勁吳鉤試銛保嬰悟愛茹蘗標芬潮陽縣
知縣沈淙心上夙有經綸手中自無盤錯西
京三輿南國五紀三水縣知縣閔之閭宇民
惻怛盈腔臨事剸裁應手恩覃拯溺威肅拔
薙海陽縣知縣邢振羽度冲若谷力定如山

三載政叶和鸞四野化追馴雉曲江縣知縣
金孚兌節愛心真興釐政實韶石千家露潤
班舟兩袖風清文昌縣知縣馮一鳳一腔愷
悌交孚百務棼紏盡剔風恬閭左政最瓊南
新興縣知縣劉大業敷政兢絲合節軫民痛
瘝關心四載春霖一庭秋月信宜縣知縣沈
弘遇歷塊洵有其才烹鮮未盡於用一琴清
韻兩地甘棠徐聞縣知縣孫世芳勤民不辭
胼胝潔已無媿影衾肺石仁流庚桑戴切陵

水縣知縣游禹冏倒峽長材徹桑遠識□□
從頭振刷到處有脚陽春海康縣知縣張知
函鼎宏裁踸輪利器蹄政處紛若服恤民起
瘠爲蘇澄海縣知縣錢夢松材疏通而有執
政精核以爲寬疲邑改觀頑民易向始興縣
知縣楊大潤有志獨矜名節無事不殫與釐
枳棘棲鸞閭閻買犢興寧縣知縣陳應薦卓
識高明敏材縝密節約孜孜阜俗彰殫駿駿
移風香山縣知縣但啓元才致沉凝手神卓

朗寘歸鴻於安土懷飛鵠以好音保昌縣知
縣翟事心當機雅勵操脩剔蠹直批窾郤庖
投立解究韻長清以上諸臣皆一時郡邑之
良所當薦揚以備擢用行取之選者竊查東
粵薦額間有多寡臣入境以來循資量轉僅
叁肆員其餘薪積如故今所列薦一準前按
臣李時華之數賢而遺者尚多也再照有舉
必有劾惟是
大計方竣人才宜憐臣不敢過爲苛求以失
廟堂憐材德意伏乞
敕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朱芹等循
資擢用行取庶吏治益知所勸而造福遐方
當不淺矣
萬曆肆拾壹年叁月初貳日具
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薦舉遷謫疏

題爲薦舉遷謫官員懇乞

聖明亟賜擢用以弘泰道事竊惟粤東邊海炎荒古稱瘴鄉從來處逐臣之地臣巡按專竣所據遷謫官員例當薦舉訪得海陽縣典史湯文煥一片丹心援直幾疏藥口防微投荒最

先

賜環宜蚤程鄉縣典史林材忠肝不憚批鱗讜論何嫌齒馬名高並斗望切爲霖合浦縣典史

時偕行塞諤朝陽鳴鳳清修天際翔鴻還珠有年前席何日以上叁臣一觸忌諱半世萍飄從未有謫逐若此之久者豈以

明主而有畢世之怒耶再查此中謫籍尚有伍典史大都日下丹葵風中勁草如新興之涂喬遷潮陽之孫如法電白之朱鳳翔服闋已久沈淪如昨而澄海之周弘禴與惠來之劉弘寶且先後物故矣人材難得

皇上當自爲愛惜此見在伍塋臣者奈何錮之

聖世俾不得効尺寸之用萬一駒隙不晋駿骨誰市異日雖抱憐材之痛無及矣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楊文煥等

亟

賜擢用所關泰道非淺鮮也

萬曆肆拾壹年叁月初貳日具

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薦舉地方人材疏

題爲薦舉地方人材以資治理事臣查東粤嶺
海盤結其人磊砢多氣節辟之楩楠杞梓大
者足充梁棟小者可備桁櫨此
廟廊之材也而韜光巖穴敢不枚舉所知竊附
於以人事
君之誼如原任大理寺卿周光鎬卓犖千尋灝氣
巍峨百粤靈光久社青山允宜黃髮原任光
祿寺寺丞王學曾學宗江門正印忠輸

國本良籌望重
賜環哀先罷社原任工科都給事中林熙春四歷
瑣垣直節廿年泉石清風鳴鳳聲高蓼莪悲
切臣不敢
瀆薦其餘懸車未久及議論未定者亦不敢槩敘
外訪得原任雲南道監察御史區大倫節秉
孤忠抗疏霜寒烏柏操嚴一介杜門清畎水
壺世道將賴以匡維天下共仰其手采原任
刑部員外郎王玠栽花春滿千村戲綵風高
一壑孝終烏哺出處之節較然潔比鴻[illegible]名
利之心都盡原任袁州府知府高爲表[illegible][illegible]
眞心力持古道素絲叁載西江夙重循良[illegible]
卷數編南粤久推恬約以上叁臣非
中朝夙望卽嶺外高蹤均當薦揚以備擢用者
也方今
聖明在宥衆正漸征惟是譎籍諸臣徒勤補牘跡
其棲心塵外縱長爲逸民欣然與巢許相對
獨計材不多得天豈虛生今王學曾林熙春

旣值內外艱區大倫又屢推
留中俾沈淪不返振羽無期臣竊太息況海內之
爲大倫者尚若而人所關世運汙隆非淺也
至若王玠有海沂別駕之風服制將闋高爲
表有南洲孺子之節夙疾已痊特爲並舉以
砥頹俗伏乞
勑下吏部查果臣言不謬將區大倫不次大用王
玠高爲表酌量擢用王學曾林熙春少俟服
闋卽

賜特簡庶人材不至遺佚而
聖治益光矣
萬曆肆拾壹年叁月初貳日具
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舉劾武職疏

題爲循例舉劾武職官員事竊惟東粤阻山帶海九夷錯處加以倭情叵測一切詰戎固圉惟貳叁將領是賴其間賢不肖關繫倍重臣按粤得代例應舉劾除分守雷廉叅海防副總兵署都指揮僉事戴罪立功楊應春玖載臥薪心苦萬山標柱功多廉州衛指揮僉事當弘謨馭士分苦分甘臨敵出奇用寡俱於勘功疏中經臣敘列部覆候
旨不敢復敘外訪得協守漳潮副總兵署都指揮僉事馬如錦威信貔貅霜肅廉明帷幄風恬績茂安瀾望隆懸鵠分守廣州海防管叅將事副總兵署都指揮僉事張萬紀先事綢繆未雨當機指顧生風武庫胸蟠長城壁立分守潮州管叅將事副總兵署都指揮僉事黃越恤士氷蘖爲操籌海風雲合變允稱保障不愧科名分守西山管叅將事副總兵署都指揮僉事趙文憲經武機宜曉暢馭軍紀律

嚴明惠溢簞醪風追細柳分守陽電管叅將
事遊擊署都指揮僉事張可大雅度恂恂裘
帶雄懷耿耿折衝番駕長風恢遊錯節都司
掌印署都指揮僉事葉應春卓識知奇知正
潔襟能愛能威專閫良材偏師妙選都司僉
書署都指揮僉事李大生說劒精神滿腹運
籌變化生心偉哉楚材展也將種都司僉書
署都指揮僉事崔天賜黃石富於胸中青萍
運之掌上風標敦說器埒干城管兩廣坐營

都司事遊擊署都指揮僉事袁應兆沈機洞
悉韜鈐砥節堅踰冰玉技堪敵萬臂可縣雙
總兵坐營署都指揮僉事徐守賢胸有六韜
志在千里東壁關河月白中權刁斗風清恩
陽守備以都指揮體統行事署指揮僉事李
上林枕戈壯氣入彀英材威加海朗之間名
在鶡冠以上守備柘林以都指揮體統行事
署指揮僉事吳江龍英齡絕技銳志雄材撫
卒若嘯嬰兒追寇如擊鳥雀白鴿寨把總以

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僉事績掌勳聳嶽丰
標凌霜紀律令發樓船色變塵清珠璣光浮
碣石寨把總以都指揮體統行事署指揮僉
事胡文烜八面雄威一腔膽略擊揖底凌鯨
浪乘風迅掃蜃樓廣州右衛指揮僉事今陞
南韶守備江應期英度瀟然遠俗壯懷卓爾
空羣材裕前茅品追大樹惠州衛指揮使張
錡矯矯雄心翩翩俠骨握篆心惟飲水揮戈
氣可排山廣州左衛署所鎮撫曾之熊胸中

豹略夙閒匣底龍泉夜吼奪標佳品歷塊長
材新會所副千戶陳宗智請纓孔武草檄能
文丰標可映千人材氣足當一面以上諸臣
若馬如錦張萬紀黃越等堪備大將之選張
可大葉應春等堪備叅遊都司之選張錡等
堪備守把之選內袁應兆今任雖淺江應期
今任方新皆轉自臣屬所當一體薦揚以備
擢用者也又訪得管廣東練兵遊擊事叅將
署都指揮僉事李儁壽鬼蜮爲心貝錦在口

逢人機械送出馭軍碼索公行一補把總有
例每名壹百肆拾兩補哨官有例每名叁拾
兩任內補過把總脩經等肆名哨官鄧葆素
等拾壹名總計捌百有奇一營兵選補有例
每名貳兩放閒有例每月肆錢任內補過兵
肆百餘名凡遇歇操私自賣放亦貳叁百名
約得壹千以外皆中軍書識吳顯扣送此其
管操營事也一越用嶺西道聽用官鮑相爲
中軍得銀貳百兩又用罷閑典史王尚仁補

蓮頭寨分總得銀貳百兩皆有因而取之者
一陽電營把總吳一雷補缺勒要銀貳百兩
一雷因貧先送米拾兩日久不敢到營限門
分總陳可試補缺勒要銀壹百兩可試亦因
貧止送肆拾兩不堪凌辱託疾辭任皆脅而
取之猶不遂其欲者以上贓私或親送或管
班鍾富等過送此其署陽電事也更有巧於
此者一初署叅將事哨官潘國祥等畏其險
毒斂送名營拜見銀壹千兩恐形耳目當堂

退出隨即陸續妝進一受閩人何應奇銀貳
百兩寄名在營聽其潛住省城交往通番諸
姦兩月還營一次餽送犀角奇南等物不絕
每稱各將吏占冒不勝扼腕及查點陽電營
即缺米拾餘名俱本叅役占虛冒冊籍可據
每稱各廠船稅溢額不勝輕詆及查北津赤
水等港本叅例外私抽料船每壹隻壹兩叁
錢藤步船每隻壹錢貳分單桅船每隻叁錢
肆錢有差歲計肆百餘兩分總類送可證每

遇衛所官署印署捕公然索謝且有賄先入
而言不售竟不吐還者人皆目爲撞太歲每
巡歷汛地各營取兵拾名應用將驛遞人夫
分外折乾且淩轢有司鞭撻驛卒人皆稱爲
掠山虎更有險於此者惠州叅將余紹光新
任藉口使費例規碼銀叁百兩及紹光病危
向人抱恨不已甚至文武大小衙門廣布心
腹揚應等羅織風影顛倒是非慣造流言明
肆鈴制此壹臣者黃石六韜全憑寸舌青囊

三卷籍作前畢傾危蝮蛇有名挾讎辣手無
歛相應顯黜以清戎政又查得分守東山管
叅將事遊擊署都指揮僉事葉㻢國治曆起
家身經數戰以至今官每自夸其征倭之功
而人咸議其任楚之罪事在彼中臣可無論
見任東山將叅載矣雖嘖有煩言而覈其行
事大都操持自矜勞怨不避者惟是說地譚
天何曾大言不作禍心躁性終是馭士少恩
即其左袒百戶陳叙致南鄉所歛變逃竄一

空斯非乖張之明驗耶且柒拾老翁躧蹀能
幾北人南任癃癱何堪遂致子女僕妾相繼
淪沒種種殘骨能不動心肆次因病乞休良
非矯飾業經司道查確似應准其休致以遂
生還至欲以故業赴部報効果否知曆臣不
敢知伏乞
勑下兵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馬如錦等
量材擢用葉㻢國准令休致李儱壽革任回
衛庶勸懲既明體恤亦至沿海將領益烝烝

思奮矣
萬曆肆拾壹年叁月初貳日具
題奉
聖旨兵部知道

薦舉教職疏

題爲薦舉教職官員事臣奉
命巡按事竣所屬教職例應薦舉訪得新會縣儒學教諭劉士觀文應雁塔高題品是辟雍妙選歸善縣儒學教諭張元清韻昂昂鶴峙宏材矯矯鵰搏順德縣儒學教諭吳學曾藜閣夙占吹火鴻筆久夢生華茂名縣儒學教諭張鴻揮吐雲霞並麗禔脩芹藻同芳潮陽縣儒學教諭霍化鵬尺步繩趨皆範星輝珠璨

爲文南海縣儒學教諭曾學一垂雲暫息南溟振羽堪儀上國東莞縣儒學教諭林馨椿清恬東序之標炳蔚南宮之儁大埔縣儒學教諭李茂春筆底材華映徹胸中經濟森羅徐聞縣儒學教諭游學程博雅直窺二酉清脩堪映雙南新寧縣儒學教諭滕之俊蘊玉含珠涵養理繩製錦才情博羅縣儒學教諭吳範洪鐘有扣輒鳴庖刃隨投可解程鄉縣儒學教諭徐一鵬摛皐桃李成蹊展翮雲霄在望德慶州儒學學正文立緒粹質鳳前玉樹綺文天際彩虹澄海縣儒學教諭潘成材藻春華競秀德宇秋水偕清長樂縣儒學教諭余華鳳靜一簾模範鳳翔千仞襟期陵水縣儒學教諭黃漸砥行直追先哲通材廻邁時流大埔縣儒學訓導楊起龍表表拔羣雅志恢恢批窾長材石城縣儒學訓導陳泮涬厲常在青雲寒鍊堪膺赤社以上諸臣皆一時教職之良内黃漸今任羅泼轉自臣屬所

當一體薦揚以備六館有司之選者也伏乞
勑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劉士觀等循資酌量擢用庶師儒知勸而學政益脩矣

萬曆肆拾壹年叁月初貳日具
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薦舉佐領疏

題為薦舉首領佐貳官員事臣奉

命按粵事竣所屬佐領官員例應薦舉訪得布政

司經歷王一麟雅度居前奭才向上羅定州

同知聶際明夙勵清俵更饒惠政韶州府經

歷齊鳴雷澹泊明志擔當見材廉州府照磨

蘇夢暘斂練有濟淬勵不羣遂溪縣縣丞顏

愈秀精勤吏務清白備風番禺縣縣丞潘啓

謨褆身愛鼎遇事運斤以上諸臣雖資格不

同皆一時佐領之良據司道開報與臣查訪

相同所當薦揚以備擢用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王一麟等

量材擢用庶下僚知奮而吏治亦有裨矣

萬曆肆拾壹年叁月初貳日具

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表揚節烈疏

題為遵

例表揚烈節以勵風化事臣竊惟

國所與立恃有風教維持嘗觀士大夫仗節致

身不難揚休光照後世惟是幽閨苦節窮巷

孤芳往往有湮沒而弗稱者粵雖遐方不乏

貞操女子或捐生以明志或忍死以全倫恥

焉弱質擔負千古綱常豈其遜於鬚眉丈夫

而令生類溝斷死同腐草臣竊惆之詩自二

南而下首錄柏舟古聖人垂訓之意可想已

採風貢俗臣之職也訪之閭里公評覆諸司

道勘結而得節烈之婦伍人為謹遵

憲綱開坐具

題伏乞

勅下禮部查議上

請旌表俾幽貞不泯所裨風教豈曰小補緣係遵

例表揚烈節以勵風化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

本專差承差某親齎謹題請

旨

計開

烈婦壹口

徐氏係澄邁縣學生員林煌春之妾當煌春之永訣也氏志在身殉分界指結約期以半月相從及殮撞縊幾死者數次屢以救免即百方勸之而堅不欲生若痛恨於愆期者乘防守少弛仍縊以死夫死亦難言矣夫夫慕義尤多臨難生怯氏以一女子從人甫兩載而夫亡亡後幾拾捌日而視死如歸瀕危則分手盟心誓堅不貳既沒則投繯畢志恥作未亡惟知從夫地下以爲安翻覺縊死人間之足苦洵是蘭閨烈氣卓哉瓊海芳踪

節婦肆口

林氏者故民林萬實室女原任給事

中

贈光祿寺少卿薛宗鎧之妾也宗鎧以言事觸權璫於杖下其妻孺人丁氏又以慟夫旋亡此時林方壹拾捌歲子女無所出邇嫡治命奉姑疾願以身代撫方孩之子若女不啻屬毛拮据參喪艱辛萬狀苦節肆拾年終身不一歸寧蓋卓乎引禮自裁者薛司正之內舉與陳刺史之載筆足述也以芳齡而矢節固難以無子之側室而標奇尤難當禍起不測坎坷相仍老姑之有所藉以考終藐息之得所依而成立者誰之力也蓋生而保孤眞無愧於丁孺人之死沒而完操益有光於薛給諫之忠故特表而出之以揚

妾婦而抗奇男子之節者

何氏者從化縣學生員譚紹麟之妻也以故家淑女爲儒門好逑肆載伉儷遽失所天捐膚觸石瀕於九死其姑撫之曰爾孕已柒月獨不爲譚氏存一脈慰爾夫於泉下乎氏始憬然而悟勉延性命彌未亡人幸舉子男綿如綫猶當其刲肉以療夫疾裂膚

輕若鴻毛及至撫孤以奉孀姑菽水歡如槖食家徒四壁躬陶女紡績之勤子授一經追孟母機杼之教肆拾餘年凄風苦雨陸拾玖載烈日秋霜月旦評高蓋棺事定

陳氏鄧氏一則順德縣儒士何以待妻一則待弟何以衛妻也先後歸釐纔叁伍載而所天同歲偕逝各遺一孤尚未孩也顧形影以相憐歷艱辛而共守傷堂上之孤孀績茹荼承歡撫膝下之孤雛和熊明訓伍拾年口不見齒一室外足不踰閾何意兩孀之貞心萃爲一門之奇節夫兄弟蘭玉俱摧乃人間慘禍而娣姒冰霜競勵實

聖化休徵公論已定於白頭芳節可垂乎青史

萬曆肆拾壹年叁月初貳日具

題奉

聖旨禮部知道

特舉應謚名臣疏

題爲博採公論特舉地方應謚名臣乞
賜議補以勵世風事臣竊惟
國家設立謚典以待臣子法綦嚴矣有例所得
予而或以靳有例所不載而特以予舉一人
之生平描寫於壹貳言就一時之定評垂青
史於千百世蓋以清議而代賞罰之權褒往
勵來典綦重矣伏讀
大明會典一欵大臣應得謚而遺漏者不論遠近

許科道官從公舉奏臣馳驅嶺表已逾兩載
予往哲之芳踪採通國之月旦蓋臣烈士代
不乏人私心竊嚮慕之諉者每有闕典之歎
誰司宣達而敢不
上聞所據司道諸臣覆勘前來如尚書譚大初等
應補謚者得拾貳人焉或以忠重數芬或以
清恬著節或道德性命克紹前脩或德澤動
猷垂休後世遠者彫謝無餘近者蓋棺已定
咸足起頑懦而流駿鴻此宇內間氣萃爲人
品表表在人耳目不有
華衮曷闡幽光內周志新薛侃薛宗鎧雖不在大
臣之列伏覩
先朝仗節之臣如御史楊爵以建言下獄幸而不
死久已得謚經歷沈鍊之觸邪主事周天佐
之援直不幸而死今議予謚志新似鍊宗鎧
似天佐業已同遊泉下侃之忠而生還畧與
爵相似而理學過之竊意
聖明在宥褒忠表節鼓舞一世若叁臣者似當破

格議予者也臣謹會同總督兩廣軍務兼巡
撫廣東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張鳴閣摘舉諸臣行實據事直書如左
伏乞
勅下禮部覆議如來臣等所言不謬一體補謚俾
大臣之宏猷懿範典小臣之烈節忠魂共耀
光明垂之不朽豈惟
國典增輝所裨世風良非小補緣係博採公論
特舉地方應謚名臣乞[illegible]

賜議補以勵世風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

承差某親齎謹題請

旨

計開

原任南京戸部尚書譚大初南雄府始興縣人嘉靖丁酉領貢復領鄉薦選貢黄於官有指爲税羨諷之使受者竟辭之其趨操固自遠矣登第授繕部釐革脩倉諸

弊著爲例選入戸垣所條上寛商之法皆切中時宜迨外補監司晉陟卿貳一切清戎救荒諸實政節財練兵諸宏議

國計民生寔嘉賴之至於進必叅讓退由壹辭拒權相宅地之請戢冢卿驕子之横塗抹巡撫所給衛士郵符仍請撫按身先諸司疏舉海瑞

[illegible]龐尚鵬等實心任事不少徇衷勁節豈以得失入於心者引疾家居產不滿百畝日與門弟子講明正學清風灑然評者稱其立不易方涅不可淄寵非所榮覩張曲江尤烈焉相應補謚

原任南京戸部尚書王緘廣州府東莞縣入初選庶吉士改給事中奉使安南國王郊迎設拜氈輒叱去却所餽金大得使臣體嚴南

畿屯田宿弊一清尋以都給事中出爲山西叅政因忤逆瑾既裁革遠徙復以他事奪俸罰承伍百石鬻產以償挫抑愈加而直聲愈重瑾敗兩撫重地再晉

留卿

乾清宫災陳肆事以答譴告

世廟改元陳拾事以佐更始侃侃皆救時藥石而

諫沮[illegible]

邀幸

請裁內官抑鎮璫之獻珍異法稅竪左右之虐商
民尤凛然有大臣風采至於家
無饒產墓容貧交迄今流爲美
譚蓋立
朝則忠猷克樹居鄉則清德可風其大節足述
已相應補謚
原任戶部左侍郎唐胄瓊州府瓊山縣
人甫通籍值逆瑾竊柄流毒縉

紳輒謝病家居貳拾年若將終
身焉及復起計曹歷中外諸
所建明皆
國家之大利害與大典禮如設法以擒莽酋脩
文告以諭木邦孟養戢暴解爭
兵端遂弭華
靖江宗室補支之濫省數拾萬公帑疏列𥚃不
可罷征南之師全幾許生命此
其造福於滇粤章章較著者也

所最難者郭武定之侑享直斥
其非
明堂禮成作武問以明
國是一點朴忠寧甘擯黜而不悔所繇殆與隨
世就功名者遠矣相應補謚
原任吏部右侍郎楊起元惠州府歸善
縣人自奪儁科名卽潛心脩証
文體變浮靡之習理學探性命
之微秘苑讀書所研究皆明新

之宗印
經幃勤講所啓沃惟志學之工夫以耳目手足之
生生見心以愚夫愚婦之知能
證聖一聞論仁之旨肖像師之
至沒世不忘四方之以受學至
者隨機指授令人人躍然滿志
而去至於孝友恬澹恥言人過
其天性也生平著述不多有訓
行一錄雅不愧於憲章如證學

諸書大有功於名教詒考亦擬
未見其止而從悟得歸直接江
門一脉矣相應補謚
原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龎尚鵬廣州
府南海縣人五嶺異材
三朝碩德初以循令高等選爲御史發冒餉之姦
至于執政之怒而弗顧罷白鹿
之獻即拂撫臣之意而不回拔
雄威行豪宦射隼威肅姦璫特

晉中丞總理九邊屯鹽糾墨臞
邪丰節愈勁河奮搗窠之捷借
箸居多所上會計錄力爲邊氓
請命卽鄭監門之圖何以加焉再起撫閩罷稅璫
遣商民賴之徵入理院事惜未
究厥施而罷其最不朽者無如
條鞭一法蘇里甲之苦俾貧者
旣得食其力富者咸得保其家
徵猶臣兩浙戶祝在在不啻庚
桑抑且四海刊懸世世奉爲
令甲視昔韓豪毅之獨持風裁周文襄之撫江
南而克垂永利程品較績允足
追蹤相應補謚
原任巡撫遼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彭
誼廣州府東莞縣人由舉人授
司務薦擢御史以治河平盜功
游陟僉都御史爲權貴所中謫
知紹興府玖載恬如也官田稅

重建議均之民田合爲叁則永
賴其利再遷至工部侍郎值遼
事急復出而撫遼虜規遼糧少
以折其心然後轉餉蒐卒遣將
士儀聲言大舉乃先縱諜示盈
虜遼陽敗之已又敗之於小黑
山獲首功百陸拾餘級焚其巢
穴而還虜自是不敢復窺邊維
時汪直方州事絕不通一札又

鎮璫暴横一切裁之以法故在
邊拾壹年多軍功不獲晉一級
謝事後代者媚直并滑鎮璫殺
降掩敗而邊始骨骨多事矣今
邊左敝壞特甚儻得勁節壯猷
如誼者而用之何憂諸虜哉相
應補謚

原任巡撫宣大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羅
亨信廣州府東莞縣人初授給

事中視浙水災
奏謫租伍拾餘萬石尋以詿誤連坐謫交阯吏
玖載薦起監察御史視倉清戎
所至凜有風裁超擢僉都御史
備邊平京按失律帥之罪置之
於法將士始股慄用命迤西以
安彩撫宣大逆覘虜酋也先必
爲邊患
請預備之議寢不行已而果如其言疏止石彖將
之料邊屯以蘇民力計擒叛閹
喜寧之作嚮導以伐虜謀其最
偉者仗一劒以衛宣府孤城俾
虜騎不得長驅邊氓獲更生之
慶而
社稷藉保障之功勞在定
國亨信有焉似應補謚

原任戶部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張津惠州府博羅縣人生平雅

以三不負自許而才足副志誠
可動物作令禦盜拯災緯有擔
荷徵入爲御史舉周經劉大夏
可任冢宰忤
旨下獄以交章救釋出知泉州舶璫闔風先引去
虐焰少戢再知寧波貢夷俛首
就約束邊氓始安逆瑾逐不附
已者以朋黨削籍且叅罰米而
丰采自若及晉中丞

請蠲逋租以信
明詔
請裁織造內臣以蘇民瘼而
國本一疏則
宗社大計言人所不敢言者自奉最澹泊所至以
安養百姓為急江左豐鎬重地
計先綢繆陰折逆藩之萌而坐
清跖蹻之竊蓋勁節凜然動名
不朽其所豎立者素也相應補
諡

原任南京工部尚書兼太子少保葉夢
熊惠州府歸善縣人生平伉慨
有大略邊務尤其所長知贛州
時剿盜負嵎猖獗設間離其黨
俘馘殆盡游歷監司議者咸以
邊材稱南移浙復北移永平舉
卓異尋擢撫黔策楊應龍封豕
長蛇不早除必釀後患與蜀議
相左遂移西鎮值寧夏之變抗
疏
請討賊督諸將堰河水灌城俾虜與賊不得通賊
遂大窘悉俘其首惡以獻捷至
晉秩
予廕有加勒石賀蘭山以旌之當其為御史以沮
俺答議封坐謫及守安慶以丈
田不奉指坐奪俸其侃侃直節
堅若介石一遇緩急投袂而起
又捷若決機不用則小飄如楊

酋幾於不可制倉卒用之則大
逆如哱氏父子制之於股掌上
豐功偉烈載在旂常倘所稱宜
勞定亂者非耶相應補諡
原任浙江按察司按察使周志新廣州
府南海縣人起家鄉薦初授廷
評以決疑獄稱職擢監察御史
彈劾無所避咸目為冷面寒鐵

云叁載遷按察使摘發姦
如見葉知寃遇蝇得盜之類種
種奇中提身最清苦室懸罄矣
宛然追懸魚之風焉未幾以執
法忤緹帥紀綱被誣權弁之口
能以建白受
主知而不能使
明主早悟卒致有枉殺之悔蓋其所能者忠鯁所
不能者數也生頌神君死作直
鬼無鍼箭之術而擅其奇有折

檻之忠而獨處其不幸大哉
王言廣東有此好人相應議恤補謚
原任行人司司正薛侃潮州府揭陽縣
人原任戶科左給事中
贈光祿寺少卿薛宗鎧其從子也侃登第即乞終
養師事王守仁有用力日進之
許及授行人進司正疏
請以陸九淵陳獻章從祀二儒之表章其議自侃

始會
儲位久虛復
請早定大計遂侃
廷鞫者累日執對愈堅
世廟鑒其忠誠遂止落職歸羅浮以正學自任尤
亟猶移書同志期盡滌偏蔽回
酬夙志卓然任重而道遠者宗
鎧學本家傳忠原天植叁令所
邑所至以循良聞選授禮科給
事中奉

命覈勘貴戚投獻田地盡奪之募民承佃徵租解
太倉歷陞戶科左給事中抗章劾
太宰汪鋐擅立威福姦邪誤
國汪深銜之御史曾翀相繼劾汪并逮下獄
廷笞伍日而死隆慶初年
賜贈蔭一子當權宰烏炎之日焰可炙手而不難
瀝血一腔以犯其鋒瀕危猶忼
慨賦詩視死如歸至今令人壮

氣蓋忠不愧佩而受禍尤烈此
貳臣者理學節義萃於一門正
氣芳名垂之千載相應一體補
謚

萬曆肆拾壹年叁月初貳日具
題奉
聖旨禮部知道

類題辯問罪囚疏

題爲審錄罪囚事臣奉
命按粤職應讞獄顧粤東獄囚以數千計其間盜
情居多無辜株連者不少一經周内雖黨相
持牢不可解讞者拘於文法明知其寃而不
敢議出伏覩
皇上連歲
停刑卽無可求生者尚緩其須臾之死奈何宜生
而致死之使獄有覆盆何以宣

德意於萬一臣巡歷所至殫竭心力翻閱招冊然
後與守巡諸臣進諸囚於庭下虛公細覈務
期伸寃理枉以副
簡命除未奉決單凌遲犯人葉惟蒼壹名斬罪杜
紀等陸拾肆名口絞罪鄧時尤等壹拾肆名
及已成招未經臣衙門批允斬絞罪周尚進
唐藝高等伍拾玖名俱罪有可疑又追贓人
官犯人孔正等貳拾肆名贓數不多遵照徑
自發審發落又叁犯竊盜絞罪萬勝彭亞七

歐熊輝何受支梁亞曉吳亞三鍾大仕蔡亞
保丘細滿陳惟積拾名各犯有革前革後例
應奏
請改遣已經恤刑員外郎熊鳴岐會審具
題不敢槩列外其已奉決單犯人慢小竦汝朋
已經刪招轉詳犯人楊宗義都察院矜駁審
允犯人袁惠學俱情有虧枉駁行司道勘問
今據按察司按察使徐堯莘分巡海北帶管
分守道右叅政董肇㑺分守嶺南帶管南韶

兵巡道叅政史旌賢分巡廣州今陞糧儲道
副使劉毅審具招由將各犯辯問改擬前來
覆詳明白案查萬曆貳拾肆年正月內奉都
察院勘劄為直陳六曹之政敬獻一得之愚
懇乞
聖明俯賜俞允亟議舉行少裨治平萬一事准刑
部咨該本部題看得浙江道試監察御史李
宗延題稱天下罪囚每月有司道等官清審
每年有巡按御史會審今又歲清事體不便

止將充軍死罪已奉單者差終
題豁一節招應覆
請合候
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各巡按御史督行所屬問
刑衙門將一應流徒杖罪人犯照依本部先
次題
准自萬曆貳拾肆年以後每年伍月陸月各通減
貳等發落笞罪無干證者俱行釋放應枷號
者放免永照熱審為例其有入官給主贓監
久產盡并充軍及重罪人犯情可矜疑聽巡

按御史會審畢日應發落者徑自發落應奏
請者候竣差之日
題豁等因題奉
聖旨依議行欽此劄行欽遵通行司道衙門遵照
去後今照臣差事已竣所有辯問改擬罪囚
相應照例題
請伏乞
勅下法司再加評議上請

聖裁施行緣係審錄罪囚及直陳六曹之政敬獻
一得之愚悉乞
聖明俯賜俞允亟議舉行少裨治平萬一事理未
敢擅便爲此今將各犯緊關略節招罪緣由
開坐具本專差承差某齎捧謹題請
旨
計開會審過辯問等項斬罪犯人肆名
已奉決單罪應辯問貳名
一名慢小郎名萬小年貳拾貳歲瓊
州府萬州人招稱因已獲監故
番國倭奴過斯明日往多美等
并敵戰斬死失記姓名壹百餘
人於萬曆貳拾玖年叁月內駕
船同來突犯福建及廣東瓊雷
地方流劫鄉村殺人掠財小住
萬州白沙村時年拾貳歲父母
家口俱被殺死擄小下船肆月
拾捌日白鴿寨梁指揮督兵生

擒得日往等并小共肆名又各
處官兵陸續擒獲過斯明等到
官譯審各賊情眞小因年幼語
音喑啞不曉分訴蒙倶問擬强
盜得財照殺人放火例梟斬招
詳題奉
欽依行回處決過斯明等俱已陸續監故蒙按察
司將小審決驗小面貌似非倭
類復詰語音又同漢人話說且
稱原係姓萬非慢字萬州白沙
村人時年拾貳歲萬曆貳拾玖
年肆月遭倭劫殺父母拿小下
船等情當喚番兵嗘嚨等譯審
彼此語言倶不通曉又轉行萬
州勘稱本州無白沙村惟有白
沙坡村亦無姓萬人氏等情遇
蒙沈御史審小語貌可疑發行
南海番禺貳縣會勘解詳本司

審批慢小的是漢人白沙村里
老懼累推諉實可矜憫仰候按
院審錄行又經郵刑熊員外郎
審委矜疑發勘未蒙辯雪今蒙
巡按王御史會審慢小狀貌語
音委非倭類案行廣州兵巡海
道劉副使覆審看得慢小據訴
原姓住止情甚可信且狀貌非
倭語音是漢以倭定辟委屬可

矜具詳到臣該臣看得慢小以
倭犯定辟拾年所失據訴原姓
是萬住白沙村倭奴而知萬州
有白沙村乎該州查無姓萬人
氏或年久族微或里鄰懼累推
託皆不可知第狀貌非倭語音
是漢則一見可決者彼時年方
拾貳此豈從倭作賊者耶父母
死於倭手身幸不死復充倭俘

恐顯天之冤再見東海矣既經
審覆前來相應辯問僕發營哨
充兵以示生全緣本犯先問梟
斬奉有決單今辯釋發未敢擅
便發落

一名陳汝朋年肆拾壹歲與解審病
故周文英俱韶州府英德縣人
汝朋招稱因見監周曰隆鄭亞
三已監故徐佳鄭永清於萬曆

貳拾柒年閏肆月貳拾壹日有
被謀殺死江西秀才葛還初并
僕馮文三來搭鄭永清船往韶
州比周曰隆等見伊帶有多物
就起謀心亦向搭船是晚行至
望夫岡周曰隆等將謀情對鄭
永清父子商說暗將毒藥藏在
飯內與葛還初馮文三喫食昏
迷登時打死黑夜丟屍流水搜

得銀兩紬絹物件周曰隆徐佳將分得賍銀紗絹等件先雇馬夾帶回家適徐佳先年謀殺舉人黃大有等肆命事發廣州府審出關行本府著令地方密緝至貳拾叁夜貳更時分徐佳與周曰隆乘馬到家當被連賍拿獲送府貳拾肆夜壹更時分鄭永清船至同男鄭亞三將船上絲紬衫等物挑送徐佳家又被地方併獲送府審究情真徐佳等先扳無干鍾汝祿等鄭永清續扳無干李茂松等俱已審釋並無汝朋周文英姓名覆審鄭永清思得汝朋原充船總不合强捉鄭永清船送嶺西道家眷周文英與永清爭載貨物以致讎恨供扳汝朋及周文英各妄

招得銀壹兩伍錢等情業蒙問曰隆等并汝朋周文英俱擬謀殺人得財律斬招詳批先剛招轉詳奉有決單節經審錄未蒙辯雪徐佳等在監病故今蒙巡按王御史會審陳汝朋周文英續後添扳無賍無證情有可疑案行分巡南韶道轉行韶州府署印陳同知審查得初審鄭永清稱同徐佳周曰隆下手未及周文英陳汝朋也徐佳周曰隆供報同黨鍾汝祿蕭貴等鄭永清又供報李茂松劉經可亦俱未及貳犯也及所報者各辯釋而永清復扳貳犯時已壹月夾先晚搭船舉事利所有也次日何不持一絲而去據招貳犯各分銀壹兩伍錢買米買船還債

米雖食訖買係何船債還何主
總之一無所憑者及審周曰隆
稱永清供報伊不識面再審貳
犯堅稱捉船爭阜致各讎恨當
時特苦於控訴之不信云查案
察情斷屬讎誣倘騁首就戮貳
犯不舍冤九原哉將陳汝朋周
文英改擬杖罪招解間周文英
在途病故該帶管南韶道史篆
政覆審無異招詳到臣該臣看
得周曰隆等之謀殺葛秀才故
賊徐佳寔爲戎首佳與曰隆連
欒囘家不壹日而鄭亞三父子
挑贓踵至自謂暮夜無知者詎
意捕者四布人贓竝獲蓋自劫
舉人之事敗露而劫秀才之贓
若投網矣惟是周文英陳汝朋
委有可疑葛生主僕兩人曰隆

等肆賊制其死命有餘何藉英
等之力晚糾而來次早肯不携
寸絲先上岍以去乎查招該府
初鞫佳與曰隆自供至望夫岡
交界同船戶鄭永清謀死江西
壹秀才又隨伴壹人丟屍水中
此初情也竝不及文英汝朋續
供無辜俱經辯釋而後添供及
之所稱挾讎之說豈盡誣耶既
經還府覆審改擬前來相應辯
問議得陳汝朋合依不應得爲
而爲之事理重者律杖捌拾有

大誥及遇蒙
恩例通減貳等杖陸拾係民審稍有力照例納贖
緣本犯先問斬罪奉有決單今
辯改杖罪未敢擅便發落
已經刪招轉詳罪應辯問壹名
一名楊宗義年叁拾捌歲雷州府遂

溪縣人招稱因見監鍾林養監
故鍾鳴肅楊宗愛鄭文盛等未
獲楊元剛等探知在官徐文彪
家饒於萬曆貳拾肆年肆月初
壹夜各執兇仗到村邊閘外明
火吶喊鄉夫對敵鄭文盛就違
倒將上盜火枝拋進延燒茅房
鄉夫忭救鍾林養等打進劫得
牛穀布衣等物鄭文盛等將牛

捌隻赴往伊村溪堀林內鍾林
養將牛叁隻赴回村園林洞內
適值天明鍾鳴肅見地遺穀用
袋拾裹在後被夫主人等追獲
連布袋稻穀并布鞋壹隻及鈀
頭手碓押引至伊村溪堀林內
獲牛捌隻呈送遂溪縣黃典史
處徐文彪亦將被劫情由開單
赴告當審鍾鳴肅供報鍾林養
等并宗義名字蒙獲鍾林養引
至園林洞內搜獲沙水牛共叁
隻到官俱經夫主認領訖續獲
宗義本官向索銀兩未得酷加
刑拷宗義畏懼不合妄認分得
穀貳斗綿布衫壹件稱俱賣費
轉解道府覆審鍾鳴肅監故將
鄭文盛鍾林養并宗義等問擬
強盜得財鄭文盛梟示鍾林養

等各斬招詳批允剛招轉詳未
示節經郎刑倪主事熊員外郎
審宗義贓無確據未蒙辯雪今
蒙巡按王御史會審矜疑案行
分守海北道行雷州府署印歐
陽推官審據降佑周子真等聯
結楊宗義良善及審鍾林養叁
牛之贓俯首自認而訊及宗義
事體則亦爲之稱寃者不爭巳

之死而代人求生林養豈人情乎武亦義實有覆盆之隱也至查楊宗義以斗粟布衫坐斬而徐文彪未有布衫之失單載甚明祇緣捕官需索未獲遂朦朧以假成眞所當伸雪者也將宗義改擬不應杖罪具招解詳帶管分守海北南道董右叅政覆審宗義前情無異委果寃抑所

當亟與辯豁招呈到臣該臣看得鍾林養楊宗義皆故賊鍾鳴鸞初供叅牛出彼園洞的是眞賊林養可斬也續獲宗義質以林養且爲鳴寃矧斗粟無跡可憑布衫失單不載屢鞫疑信相叅的是本犯一線生路鍾林養監候報決楊宗義末減非縱今據道府審勘改擬前來相應疏

枷辯問議得楊宗義依不應得爲而爲之事理直者律杖捌拾

有

大誥及遇蒙

恩例通減貳等杖陸拾係民審稍有力納贖緣本犯係先問斬罪已經刪招轉詳今辯杖罪未敢擅便發落

都察院矜駁審允罪應辯問壹名

一名袁惠學年肆拾柒歲韶州府仁

化縣民招稱惠學與發配中途病故父袁士達監故兄袁惠文堂兄袁惠志雇工人劉宗鸞弁巫德韶各不守分惠學因父養巳故義兄袁柏於萬曆貳年入贅被傷病故陳氏歲仍助父袁士達柴薪銀貳錢至貳拾肆年貳月內袁柏病故請父士達眼同殯殮士達見伊家積頗裕向

陳氏分取不允强牽黃牛壹頭回家與惠學等商說糾合幾人前去刼取財物分用惠學不合與袁惠文等各聽從士達年老不行於叁月初陸夜各執兇器塗面齊至陳氏門首撞開大門惠學在外把風袁惠文等擁入家內將陳氏已省發招胥呂景池棍打倒地將陳氏等綑綁搜刼得首飾衣布又將陳氏棍夾火燒空出鑵埋銀拾伍兩出外分散訖時陳氏認得袁惠文等面貌聲音報縣陸續拿獲惠學等并葛布綿布衣衫界指等物陳氏認實陳氏因綁夾燒傷伍月拾叁日病故問擬袁惠文等與惠學各强盜得財律斬袁惠文照例梟示袁士達依造意不

行又不分贓徒配遞詳批允袁惠文等陸續在監在途病故將惠學刪招轉詳都察院隨準矜疑駮查業行按察司行韶州府覆審得袁惠學父袁士達以義男袁柏贅居陳氏柏死不分家財遂主子僕袁惠文等糾刼陳氏情眞斷斬非枉但呂景池係陳氏招胥稱柏未死時歲助士達柴薪銀貳錢柏死陳氏請士達殯葬柏贅陳氏雖貳拾年而主僕之義尤存則尊卑宜辯將惠學改擬徒罪招詳到司該徐按察使覆審轉詳業王御史會審情果可矜疎枷案行分巡南韶道覆詳無異招詳到臣該臣看得袁惠學等刼財傷人無可疑者獨計生則歲供柴薪死則

請覩殮葬主僕情義尤未絕也
陳氏之死寔因本傷然非出於
惠學之手今惠學父死於配兄
死於獄量開一面減死爲流俾
得比無服之親以延袁氏一脈
揆之情法似亦非縱旣經司道
覆詳前來相應辯問議得袁惠
學依行强盜尊長犯卑幼無服
之親減壹等律杖壹百流叁千
里有
大誥及遇蒙
恩例通減貳等杖玖拾徒貳年半係民無力發驛
擺站滿放緣本犯原問斬罪今
辯改徒罪未敢擅便發落
萬曆肆拾壹年叁月初貳日具
題奉
聖旨法司知道

東粤疏草卷之六

東粵疏草卷之七

巡按廣東監察御史王[illegible]撰

條陳海防疏

題為倭情窺伺叵測粵海隄防倍難敬陳三得以備綢繆以銷隱禍事臣惟海外諸夷倭最狡悍年來殘我屬國窺我疆圉封豕長蛇端倪已露仰屋
明旨申嚴海防誠未雨之至計也臣馳驅拾粵甫目海氛久矣請言粵之情形而借箸籌之可乎先年浙與閩皆嘗中倭其禍不減於粵惟東粵隄防較之浙閩倍難為力何也浙未嘗與倭市閩則聽我沿海之民納餉給照往市於各島諸夷故其來可拒其去可詰也若東粵則不然
國初占城諸國來修職貢因而互市設市舶提舉以主之然稛載而來市畢而去從未有盤據於澳門者有之自嘉靖叁拾貳年始濠鏡澳夷來自佛朗機諸國從未有狡倭雜處其

間者有之自萬曆貳拾年後始其初藉口防番買倭以為爪牙今且貪倭之利潛與之通又陰為之嚮導矣粵東拾郡環海而列者居其捌不惟閩粵比隣藉海相通即由恩而潮由高梁而雷廉雖有陸路一帶多峻嶺絕澗鳥道崎嶇一切貨物勢必望洋向若往來灌輸而孤懸之瓊南無論已沿海姦民乘此出洋近通澳遠通倭莫可禁遏有日異而歲不同者蓋嗜利如飴走死地如鶩習俗固然以夷之貪與倭之狡兼以閩粵諸姦從中構煽禍機之伏可為寒心為粵計者將拒倭之內窺而不能拒夷舶之不闌而入也將禁我姦民之外泄而不能禁漁且賈者之銜尾而出也此粵所為難也於是有移鎮虎門以固門戶之議於是有移虎門把總建壘香山以防肘腋之議臣隨督臣後合詞以
請奉有
俞旨一切簡練軍實禁絕姦宄如部議申飭事宜

督臣皆先事戒嚴徹桑土惟謹顧鎮帥移矣
而識者有根本之慮外雖實而內自虛非計
也虎門之盤詰嚴矣而議者以騷擾爲厲姦
未戢而民先擾非計也然此猶其易者也大
將職司運籌何妨往來調度遇汎則劄虎門
以資控禦汎畢仍還省會以固腹心是兩便
之策也虎門爲魚鹽必由之路豈容以海厲
民遂假虎之狐易以文職解絕流之網蘇此
孑遺是今兩安之策也此臣所爲易也惟是

澳門與省會一水相望聚居多夷目前可偷
而將來之害自伏吞舟巨姦百計扞網良民
豈安而姦宄之禍安底即積薪厝火不危於
此奈何不蚤爲之計耶嘗查飄洋之船必千
斛以上藏於何壑其貨不貲必不能掩人耳
目該地鄰保與該哨將卒往往受賄隱匿牢
不可破遂致攘臂爭趨倘一遇敗露必罪無
赦如部臣所議豈無倖心故連坐嚴而後姦
可戢也粤中海船必報縣印烙及置貨出洋

必報道盤驗給照然而船之如式與否貨之
違禁與否未必盡核即核矣而影射增添巧
詐百出倘有疎縱自各巡海等道而下殿最
隨之如閩撫所議誰敢不加意綜覈故責成
峻而後法可行也廣[illegible]叅而邊海通夷射利
寔繁有徒然亦千百之拾壹其間爲漁爲賈
者尚多也即就接濟守越洋通倭又百之壹
貳其間乘便通澳者尚多也澳夷仰我濡沫
一應酒米食物官與之市乃懷柔中之駕馭

豈容姦民私濟于我戎索然以羈縻之雉而
與聚擅之蟻同法可憫也宜畫定海面分界
越入界內方是濟夷又宜註定貨物除律例
所載軍器等物外他如冷飯頭之類方是濟
倭必罪無赦其餘當聽民自便故畫一定而
後民可守也市夷非我族類寔逼處此豈以
柔遠不過爲貳萬稅金耳通年夷情漸狡私
濟漸多稅且有時而縮如叁拾玖年僅得玖
千餘兩而我添兵設壘歲費萬金有餘業已

得不償失矧夷性虎狼饑飽何饜釀成尾大
漸且不掉倭處東洋即彼焉思逞勢不能連
舟而來獨討澳中收買倭奴番鬼不止伍陸
千人而且甘爲倭之居庭脫有不逞夷必折
而入於倭倭乘對馬島之便蹂躪朝鮮前車
可鑒粵地濱海斥鹵土產絕少省下因有諸
夷市舶商賈輳集市井不至蕭條其不能閉
關謝市者勢也即欲逐去澳夷仍復正德以
前歲一來市之例而首事爲難久務姑息

國家方絕倭貢市而澳門諸夷無故句之使來
是明奸我
祖宗之憲也
中國豈少此貳萬金而長驕伏孼何啻養癰宜
嚴飭澳夷俾恪遵
明例抽市如法一應役使倭奴悉罷遣之毋生
戎心猶可相安無事不然悉我樓船將卒問
諸水濱曲突徙薪究竟當是長策故
廟謨定而後操縱可決也粵民輕悍不務本業而
以椎埋攻剽爲故常豪有力之姦不出洋通
夷則堅壁爲逋盜主嘗查萬曆貳拾玖年廣
屬珠船散歸不饜其慾相聚劫商於雙魚海
闖船貳拾叁隻連幇而出僅兩船得脫其餘
頃刻立盡葬魚腹者不止千人哨守官兵束
手翔視而不敢救此其兇惡當不在倭夷下
拾餘年來民苦榷稅皮骨幾穿白晝通津剽
吏殺入殆無虛日倘斷其通夷一路而不講
於拊綏之術以消其邪心則轉而之盜內訌

外勾勢所必至故必蠲稅輕徭與民休息而
後姦宄可制馭也以上諸款如撥濟之禁業
已次第舉行惟示之畫一嚴以責成便可守
而弗失至若駕馭澳夷消弭姦民此則封疆
之臣所不敢任與所不得而專者在
聖明自爲疆場計耳抑臣因是而併有
請焉往者交夷之役我悍將邀功塗山致塗山人
聲言報復已非朝夕兇在俘囚尚百伍拾人
特以未奉

[illegible]旨遂令有罪者久逭顯戮無辜者同作楚囚既
費囚糧且虞出柙即並塡獄底亦足傷和近
聞塗山界上海東府有稱李侯翁者造船製
械招集亡命貳千餘人情形叵測而首惡武
永禎仍歸逢屯出沒如故欽民有隱憂焉我
皇上明見萬里曷若
天討蚤行株連畢釋銷外夷傷心之怨解內地剝
膚之憂一舉而兩得也伏乞
勅下兵部覆議如臣言可采亟行督撫諸臣酌議
上請併將部催勘功原疏
蚤賜檢發俾得遵奉施行東粵安危關係不小儻
亦綢繆之一助耶
萬曆肆拾壹年叁月初貳日

條陳地方事宜以飭銓政疏

題爲東粵設官分職因革倒置人地不相宜懇
乞
聖明酌議以飭銓政以惠遐方事臣馳驅嶺表一
切察吏安民職可徑行者業已隨宜興革罔
敢陳
瀆惟事關銓政有宜革而因或宜因而革又有人
不宜其地或地不宜於人仰遵
明旨參以
典章咸謂當議者肆辟如不調之瑟宜亟解而
更張者然非奉
聖裁何以遵守所據司道僉議謹會同總督兩廣
軍務兼巡撫廣東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張鳴岡爲
陛下陳之一曰冗官宜裁以甦民困伏覩萬曆叁
拾玖年吏部題奉
欽依裁革巡驛等官獨及雲貴川湖山陝而不及
東粵亦知粵之贅員更冗乎州縣佐領姑未

暇論即如石城之三合驛僅通粵西壹路自
督撫移駐肇慶而往來絕跡久矣遂溪縣原
設桐油壹驛以供雷瓊冠蓋驛在附郭額銀
不多驛丞久逃佐領代攝無誤羅定州縣新
剏添設平賓掘峒貳驛以開高涼捷徑崎嶇
鳥道瘴癘逼人原無傳舍即差役罕至又如
德慶之廣備倉崖州之軍儲倉四會之廣盈
倉海康之廣積倉遂溪之樂民倉合浦之永
安倉陽江之海朗雙魚貳倉徐聞之海安錦

囊貳倉一應屯糧久已改折聞存空廒絕無
經手此輩俸入不過柒金株守難挨虛縻何
益查得三合驛幷廣備等拾倉徑應裁革平
賓掘峒桐油叁驛合無存其驛而裁其官就
便以兩舞驛丞兼管平賓以懷鄉巡檢兼管
掘峒以遂溪典史兼管桐油蓋典史巡檢皆
同城而兩舞則接壤也又崖州爲瓊南盡頭
青衿不滿百肆拾人額設教官叁員儼居民
間蕭條良苦僉云裁壹訓導而以遺下俸糧

積建齋舍便此皆額內之冗員也更有冗於
額之外者廣屬候缺倉巡如神安等司多至
肆伍員永豐等倉亦不下叁肆員旣無升斗
可沾挈家接踵而來何所事事巧者營捕營
差夤緣百出有司或憐而徇之詐礪無辜顛
倒大獄靡所不至往往未受任而先黜逐拙
者計無復之不堪向隅每抑鬱以死甚至有
舉家肆伍口同登鬼籙者自臣入境至今物
故官員壹百肆拾餘人而倉巡居叁之貳此

惟因陋襲舛遂致官與民並受其敝宜酌爲
定制見任壹人候缺壹人足矣是又裁冗中
之第壹急務也一曰監司宜復以重海防伏
查
國朝官制省會重地原設分守壹員兼轄南韶貳
府分巡壹員專轄廣州拾貳縣又海道壹員
綜理海船諸務其裁去兵巡而以海道兼領
自萬曆捌年始臣查巡道所審錄獄囚至
壹千餘起繁劇可知兼之三面邊海夷盜出

沒之藪平居簡練軍實遇汛巡歷海上三令而五申之東西洋夷舶來市者相機駕馭設法懷柔皆海道事茲以壹官而兼佩貳篆印甚宏材尤費拮据萬一沿海有警左圍右支能保無㢩跋乎似應仍舊兩設分任而責成焉倘以官多費冗則羅定道可裁也當羅旁初定特設兵備駐劄其中以資彈壓數拾年來民猺相安漸成樂土所轄州壹縣貳政務甚簡以嶺西巡道兼制有餘裁此復彼繁簡稍均且俾海道得一意詰戎固圉為地方豎保障計無便於此者一曰鹽司宜用正途以裕

國計伏查鹽課提舉其秩與同知等而獨擅利權則過之例由推陞間處遷謫

歷朝可攷其專授粟監自萬曆貳拾肆年始貲郎何如人而佔此羶地據例納銀不過壹千兩營鈥諸費何啻數倍操豚蹄而望奢慾安得不奢而鹽課安得不屑越也臣等加意綜核

頗見清楚無奈此輩為政纔杜於此旋漏於彼方今

國用雖詘歲增千金所益將作幾何而輕開此例以鹽政為市得不償失原納提舉宜另授相應職銜遇有員缺擇有司之科貢起家材守俱優者陞補課績果最一體推陞部屬必有紳衿大夫通商裕餉仰佐公家之急者此

軍

國之利當事者何憚而久不為此一曰卑官銓除宜近以恤苦情伏查隆慶伍年吏部題奉

欽依教職巡檢等官俱除本省隔府地方不必定在異省恤卑官也今乃有以雲貴而選廣東者雖同一南欽相距柒捌千里若瓊崖則不啻萬里矣天涯何地而銓彼遠人弃之雞肋可惜就之羊腸迢遙而稱貸之苦風波盜賊之虞不與焉幸而抵任又或變故隨之如瓊山訓導張世忠甫任兩月而亡都城巡檢馬思曾候鈥壹年而亡各帶壹僮或死或逃監

司恤以賻金竟無人領鳫書不到旅櫬安歸
明是一官爲孽罹茲慘禍上干天和當亦不
小此後除本省外合無以閩粵江楚鄰省銓
選毋令遠如雲貴者仍爲張世忠之續也相
提而論裁一冗員民間去一小蠹用一貴郎
提舉鹽司增一大蠹廣州守巡並設兼有裨
於海防散職就近銓除亦天壤間一大陰隲
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酌議
上請施行遐方幸甚諸臣幸甚
萬曆肆拾壹年叁月初貳日具
題奉
旨吏部知道

請增解額疏　通政司未上

題爲
聖世羅材宜廣遐方望
恩甚切懇乞
俯俞部議以裕薪槱以弘作人之化事臣嘗攷之
各省直人材漸盛則解額亦漸增即如
皇上御極以來雲南首增伍名遼東陜西遞增如
數旁羅俊乂甚盛舉也粵東歲當比士廣州
等府儒學生員譚可升等呈乞題
請增額正查議間竊見內外諸臣交章
上請
皇上霈發下部一體議增臣等伏在天末萬里馳
疏勢難卒達既有部臣公議臣可無言諸士
子喁喁望
旨甚於望歲揭榜之日竊恐遠不及聞或致孤
聖恩而沮賢路除原額柒拾伍名外查照部議另
取備中伍名榜示諸士以候
俞旨引領經旬

張鳴岡看得粵雖僻在嶺表名山大海鍾爲
人文其間道德勳猷文章節義表表當世者
代不乏人矧以
皇上肆拾年
德教翔洽家弦戶誦何啻海濱鄒魯臣觀風校士
如廣潮惠瓊等府人文蔚起洋洋乎大國之
風也辟之鄧林玄圃材不勝收洵有如典試
部臣所憐者會試列在南卷與吳越閩楚竝
驅而鄉試解額獨遜於各省能無遺珠縱每

科量增伍名猶未必盡材然而傳之海隅足
以鼓士氣垂之史冊足以昭
盛典即舜門廣闢文德當新何以加此抑臣更有
請焉臣浙人也浙之南宮得儁獨甲諸省而鄉試
僅玖拾名不得與江右埒終未得其平是增
額之例宜首定也
聖壽與泰運交會竝隆海內臣庶咸望
覃恩宜從士始各省直額取外豈無照數取備仰
候

留中如昨是
皇上雨露之恩將霽而復停多士風雲之路幾闢
而旋塞也臣等安敢終於無言隨據藩臬諸
臣薛士彥等議得各省直
題增科額每以南宮中選多寡爲言雖劑量當
如是而要之非通論也惟卷分南北其難易
自別廣東以柒拾伍名之額而令以南卷與
三吳江浙閩楚之士齒其或少遜理有固然
迺供提調之役閱典試部臣以場中好卷多

有解額不勝收者業蒙本院照禮部題
請增額名數會同主考備取伍卷榜示外特以未
奉
明旨不敢登錄夫有司者之求士如商賈入五都
之市欲求瑰奇異物必目見之而後眞今各
省直言之未試之先猶言之以聽粵東言之
既試之後則言之以實合無據實題
請等因到臣該臣會同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
東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俞音如東粤者是增額之
恩宜均霑也伏乞
聖明俯從部臣之議一體加增粤東備中伍名即
賜允登錄仍著爲例俾得於南卷中相爲頡頏典
起遐方豈曰小補至於各省直增額總乞
聖裁何處爲永額何處爲
特典普慰寰宇望
恩之思益廣
壽考作人之化斯亦千載一時也臣等曷任瞻仰

待
命之至
萬曆肆拾年玖月拾伍日

請復釋放舉人會試疏

題爲
恩宥舉人終弃可惜仰擾
詔例懇乞
聖明賜復會試以勵世風事臣奉
命按粤巡歷久竣訪得廣州府新會縣爲民舉人
勞養冠鍾聲朝梁斗輝先年各因姦棍激變
詿名被逮嗣蒙
聖恩宥釋日惟横經授徒淬勵修省臣伏念人材

難得終錮可憐隨行據廣東布政司會同按
察司案查萬曆叁拾叁年拾貳月拾伍日頒
行
詔書内開一内外文職官員有養病致仕及降謫
罷閑等項除考察去任及永不敘用外其餘年
力未衰才識可用曾經升道及撫按官舉薦者
吏部查奏分別起用註誤拘逮者釋放爲民爲
民者與冠帶閑住冠帶閑住者與致仕又叁拾
肆年貳月拾捌日頒行

部青内開一文職官員除降謫罷閒等項可用之
才已詔吏部查奏分別起用其有詿誤罰紀懲
創已久操行清修才猷卓絕衆所共推確裨實
用不可以一眚終弃者該部院公同精加品題
酌量奏起但毋得因而朦朧徇情冒濫以孤盛
典欽此隨蒙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沈正隆批據
新會縣里老鄉民譚𤧣遠等聯名呈稱本縣
舉人勞養魁鍾聲朝梁斗輝因萬曆貳拾捌
年偶被萋菲中傷稅監惑誣註奏繫獄寃滯

伍年滿
朝疏救
釋放爲民今自放歸仍以文行誨後學期以素位
法前修懇乞准查
題復會試以俟擢用等情蒙批布政司會查報
行據新會縣學廩增附生員李之世許堉之
殷良猷等會同通邑鄉官何能群陳宗愈黃
淳容大德陸象賢舉監李茂容林嘉讓鄉民
陳坦然等查得舉人鍾聲朝梁斗輝勞養魁

少遊膠庠雅志嫥修比舉孝廉益嚴砥礪偶
因萬曆貳拾捌年稅使差官局民激變前縣
鈕應魁挾私嫁禍假手中官恭誣逮繫一時
薦紳士庶扼腕嗟寃幸放爲民縲絏非罪已
見
宥於明時剏艾自新正仰合乎
詔旨行查事理委果相符等情具結繳縣該本縣
知縣王命璿查看得鍾聲朝等清修無玷行
重鄉評祇緣稅監差使局民激變牽累罪非

自取情實可矜等因到府該本府知府洪有
助看得舉人勞養魁等束身
詔獄絕跡公車淚灑南冠事同無罪之公冶魂飛
北闕情類哭秦之申胥方
恩詔之重頒幸餘生之再造所宜拔諸砦穴俾預
計偕毋寧縲絏下士得自耀於光明而浩蕩
皇恩且翔洽於林壑等因到司向因撫按貳院遷
代不常未經詳覆今蒙行查看得事干重大
不厭詳慎叹經移行守巡道行據新會縣知

縣熊維鐙覆查前情相同呈報到府該本府
署印同知朱于訓推官潘融春會看得勞養
魁等業精儒術雅脩夙著鄉評名列賢書偉
抱堪酧世用祇緣稅監憑城社以逞狐威隨
致丘民擁銄鈕而奮螳臂此其激變有由貪
墨輩竟含沙於虺射念茲閉門何與孝廉等
乃禍及於弓蛇一朝被逮五載同囚言官抗
疏鳴誣政府交章申救始徼
皇恩浩蕩大弘解網之仁旋奉

明旨諄殷獲與
賜環之列服官如何棟如諸臣業以催拔而重瞻
日月光華樓碞若養魁叅士豈忍久淹而終
作山林枯朽梓里幸還貞操脩然塵外蓬門
加勵胸藏允矣國楨儻得舉復而策之公車
庶幾展舒以驥此
王路所宜亟申特請用作士氣者也各具緣由呈
詳到道該分守嶺南道右叅政史桂賢看得
舉人勞養魁等閉戶潛脩詎知貂璫之煽禍
横遭誣詆實由貪令之移殃逮繫數年聲冤
萬口既荷
聖明納諫解網
賜歸當從部院原題准開會試查
恩詔憫釋之日未有禁錮終身之文矧與推官何
棟如等同繫同釋今棟如等業蒙吏部具題
起用而叅生豈宜久錮炎荒旣經府縣再三
查明似應准與
題復會試庶畢其有用之才以明其無罪之迹

等因又該分巡廣州道右叅議劉穀看得寃
哉叅孝廉之被逮也自礦稅與中涓嘖焰
士庶痛苦緹騎宇內不知幾番矣然他士庶
之受涓官蹂躪者猶或以情事相薄批抗有
形而獨此叅孝廉者乃緣親屬狼狽夙昔齟
齬無端而牽連註累他涓官之蹂躪吾士庶
也猶賴有地方官居間調護而獨此叅孝廉
者又不幸而適逢墨令横應弓蛇反以良士
爲贊而佐彼毒焰緹騎之下萬姓哀號五載

纍囚備嘗酸楚此墨令家無噍類識者感歎
天道有知而叅孝廉雖脫
禁獄未復公車五嶺士庶尤抱憾於
皇仁之未㿥也惟賡
恩詔起廢之例准叅生以辨復之條發與具
題俾偕計吏則
聖朝以雪冤振滯之權得收髦士乃足㿥仁於浩
蕩而叅生於動心忍性之後幸然死灰當益
殫赤爲報塞矣各移報到司該本司右布政

使薛士彥會同按察司按察使徐堯莘覆看
得
君上猶天雪霜雨露皆爲
深仁臣庶如地震撼底寧均屬
大造擧人勞養魁等始爲瑰傑茂異之士驟中奇
禍若雷霆之乍轟旣爲南冠越吟之夫遽沐
特恩同日月之普照夫
聖恩之赦過宥罪非私諸臣也養賢育才實自爲
社稷之計諸臣之省愆念咎非圖自私也懷忠殫

赤思自效
寬大之朝今推官何棟如等已膺
一命在選曹旣以爲忠藎之臣業收之夾袋以俟
聖明之顯擢乃擧人勞養魁等未綰半綸在禮曹
宜以爲艱貞之彥亦列之公車以光顯俊之
盛典顧
聖心未忍於
賜玦而草野無力以叩
閽則職等有司之過也茲蒙憲檄行查經行守巡

貳道及府縣查勘前來始知始禍之由實出
極寃而屢奉
特旨
恩詔尤寬解網儻蒙具
題俾得蚤與計偕以圖補報其於推廣
聖朝無屯膏之仁激勸草莽不貳心之士不爲淺
尠等因具詳到臣該臣會同總督兩廣軍務
兼巡撫廣東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張鳴岡看得巡方之職惟是伸寃

理枉宜
德達情爲兢兢列士氣久鬱
聖澤偏枯臣司宣達而敢不
上聞自稅使之差官激變一邑曾不移時而民間
枕藉死者伍拾壹命各省直受禍從未有若
新會之慘者猶然株連蔓引豚禍士紳以張
虐焰甚至風馬牛不相及之士甫列賢科同
逮
詔獄從未有奇冤飛中如勞養魁等叁舉人者伍

載纍囚幸蒙
皇上一朝開網
雷霆之後繼以
雨露天下誰不頌
聖天子仁明顧生還有路而上進無階情實可憫
臣查養魁等
恩釋以來杜門授業清修卓然伏讀兩奉
恩詔內詿誤一款非直復其冠裳且應在品題具
奏之列同時觸犯諸臣廢者宜起業已並列於

推廣獨此冤抑下士華而蒙復尚不蚤收之
公車是向隅之情未盡伸而
皇上浩蕩之恩未盡溥也恭遇
聖壽日躋數天同慶各省直解額尚望加增豈有
無辜之舉人久蒙
恩例嘉與維新者而不令一試其奇伏乞
聖慈俯矜勞養魁等詿誤既如彼懲創之久又如
此
勅下禮部再加查議合無准其會試俾幽遐見日

枯朽回春豈惟叁臣當矢環草卽五嶺士庶
咸戴
皇仁於不朽矣
萬曆肆拾年拾月初拾日

改折料物疏

題爲料物解納甚難錢糧侵欠可惜謹據實題

請乞

賜准改折色以蘇困累以裕

國用事據廣東布政司經歷司呈奉本司劄付該新任左布政使喬學詩查得廣東每歲應解供用甲丁叁庫料物計供用庫本色黃蠟壹萬壹千壹百斤每斤價銀壹錢陸分伍釐該銀壹千捌百叁拾壹兩伍錢白蠟壹萬貳

千玖百叁斤每斤原價叁錢陸分伍釐續加捌分伍釐共銀伍千捌百零陸兩叁錢伍分芽茶肆千叁百斤每斤價銀壹錢該銀肆百叁拾兩葉茶肆千貳百斤每斤價銀伍分該銀貳百壹拾兩甲字庫本色銀硃叁千壹百叁拾叁斤每斤價銀伍錢該銀壹千伍百陸拾陸兩伍錢又每斤鋪墊銀壹錢壹分該銀叁百肆拾肆兩陸錢叁分貳硃貳百伍拾陸斤捌兩每斤價銀壹錢玖分該銀肆拾捌兩柒錢叁分伍釐又每斤鋪墊銀壹錢壹分該銀貳拾捌兩貳錢壹分伍釐丁字庫本色生漆壹萬貳千貳百捌拾玖斤捌兩每斤價銀壹錢該銀壹千貳百貳拾捌兩玖錢伍分又每斤鋪墊銀壹分陸釐該銀壹百玖拾陸兩陸錢叁分貳釐本色錫壹千捌百零肆斤壹拾兩每斤價銀玖分伍釐該銀壹百柒拾壹兩肆錢叁分玖釐叁毫柒絲伍忽又每斤鋪墊銀壹分陸釐該銀貳拾捌兩捌錢柒分肆

釐本色生銅柒百伍拾斤每斤價銀伍分該銀叁拾柒兩伍錢又每斤鋪墊銀壹分陸釐該銀壹拾貳兩以上叁庫本色料價該銀壹萬壹千叁百叁拾兩零玖錢柒分肆釐叁毫柒絲伍忽又有禮部藥材本色價銀叁百玖拾兩柒錢貳分肆釐柒毫工部本色生漆伍千斤價銀叁百兩本色廣膠壹百斤價銀伍兩此外如甲字庫之烏梅五倍子籐黃黑鉛丁字庫之桐油黃蠟黃熟銅遞年俱係折色

折色者解銀本色者解料緣各料物多非粵產倘遇到少其直必高買自他方又苦跋涉及抵京又被棍徒包侵交納且有損勤加耗之費坐是而不能掣批回銷者拾常捌玖如貳拾伍年委西寧縣主簿舒必顯在京監故尚欠銀壹千柒百玖拾玖兩見逮伊男舒金榜在北京監追貳拾陸年委封門所吏目顧燁被舒金榜包侵全未獲批據報止辦得料并追出共銀柒千陸百伍拾柒兩尚欠銀伍

千玖百餘兩業將顧燁解京與舒金榜對質追陪貳拾捌年分委東莞所吏目趙以幸侵欠壹千伍百肆拾捌兩本官監故見行原籍追補叁拾年分委廣州後衛經歷胡希思除交納外在途被火燒燬計銀柒千陸百柒拾餘兩案部

題免行回本司買補查無堪動銀兩前件至今未完叁拾貳年該銀壹萬叁千陸百陸拾兩委雷州衛樂民所吏目祝九齡到部投納未完叁拾叁年分該銀壹萬叁千伍百玖拾捌兩委保昌縣縣丞黃懋在途病故伊男黃仁代解據報失水見在應天府江防廳勘究未結叁拾肆年分委四會縣主簿程烈卿亦尚欠銀伍千叁百貳拾餘兩此皆未議配搭以前時事嗣議搭併京庫銀類解令銀物通融難易均配或可取長補短而無肥瘠之偏此後能全完回銷者亦惟經歷朱孔陽斷事來自周貳人他未銷批如理問張禮搭解叁拾

伍年分料計欠該銀貳千叁百叁拾餘兩南海縣主簿包一宙搭解該年料計欠該銀陸千柒百陸拾餘兩照磨汪懋文解叁拾陸年分壹半計欠該銀壹百伍拾伍兩副理問張一明解叁拾捌年貳運京庫搭叁拾陸柒年料該銀柒千零貳拾壹兩在京病故付伊男上納全未銷批經歷潘穩解叁拾玖年頭運京庫搭叁拾柒年料該銀陸千肆百貳拾玖兩亦過限未銷此豈劑調無術與承委盡非

其人亦事勢有難爲者在也及查收買與解
納最難者無如白蠟白蠟產自四川聚於荆
州蕪湖而責辦於東粵叁拾肆年欽奉
詔書一款兩廣川貴福建等處地方遼遠起解內
庫銅錫蠟茶硃漆等項到京累被色侵勒措以
致解官久稽賠累多斃杖獄情實可矜該部通
查本色錢糧非本地土產或可改折色者酌議
奏請欽此該本司詳奉軍門移咨戶部准將叁
拾肆年分白蠟改徵折色解部召商買納自

叁拾伍年以後仍解本色至叁拾捌年久該
本司議詳撫院業經具
題未奉
俞允至今委官未有不以此畏難而推避者本司
未入粵時已聞其槩茲歷年細查色侵之弊
與陪累之苦果有如前所列計共未完柒萬
貳千餘兩其貳拾肆年以前之無掛欠者亦
閱歷數載或追陪或補價未有不費調停然
後能完夫料物非金銀之比久必腐壞即廣
東每年循舊買解委官每解能完猶恐積之
以滋朽蠹況陪累如彼而積逋又如此中且
水火難防萬一變生意外如胡希思往事主
計者持籌而問粵東民窮財盡將何以應之
與其窒礙以貽公私之憂孰若變通以蘇官
民之困除禮部藥材工部膠漆見有部文行
催照舊搭解外其戶部叁庫前項本色料物
合無請乞具
題自叁拾玖年分起暫改折色將銀解部候該

部查果某項支用將盡發銀著所產聚地方
就便買補如以爲廣東之數必責辦於東人
請將前銀存留免解亦候該部行文到司始
照項款派買缺一項則解補一項價銀不必
輕入解官之手以滋乾沒宜移文所在官司
買齊付解如是庶將來委官可免陪累
內供料物可免朽腐而錢糧亦有實用無虛冒
似爲計之得也倘謂
內府之需未易輕議則白蠟一項產自四川此

正
詔書所謂非本地土產可改折者不得已而摘將
此項俯爲催題如蒙
俞允寬一分自受一分之惠矣不然者粵東税急
民窮所在愁歎如前未銷批迴數萬金錢皆
民之脂膏
朝廷曾不得分毫之用徒以充姦人之囊橐即
所謂應解本色節年拖欠亦未見
內府輒稱缺乏徒每年循額起解多則萬餘少

亦數千盡委之於溝壑甚可惜也本司愚昧
定以爲改折便又以爲假稱缺用方買解便
國計事體似不得不然所謂窮則變變則通者
此也等因具詳到臣該臣會同總督兩廣軍
務兼巡撫廣東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張鳴岡者得叁庫物料乃
上供額需爲臣子者何敢告苦獨計東粵遐荒距
京師萬里所解類非所產勢不得不採買於生
聚之處水陸迢遞顧此失彼猶其小者也各
處聚一物輒有一班市猾把持其間長安尤
甚名爲色攬實則詐騙解官皆東西南北之
人往往落其騙局至於傾家殞命而上納之
勒措不與焉遠者無論已即自萬曆貳拾伍
年以來有單解物料而勘追未完少者纍千
多者盈萬如縣丞黃懋主簿舒必顯程烈卿
吏目顧燁趙以幸祝九齡者有將物料與京
庫銀搭解聽其通融陪納而仍多掛欠批久
未銷如近年布政司理問張禮張一明照磨

汪懋文按察司經歷潘穩主簿包一宙者又
有彼火燒燬計價柒千陸百有奇仍累布政
司買補如衛經歷胡希思者該司懸磬之庫
至今計無所出何況委官各解官雖甚頑冥
誰不顧身與家而甘罹法網不爲獄底之瘐
則爲溝中之殍既罄產以陪而不足且波及
其家屬纍纍囹圄良可涕泣伏讀萬曆叁拾
肆年
恩詔

皇上軫念遐方解官積被包侵勒措之慘
矜其苦情開以折色寬政
德意至厚也白蠟一項業蒙改折不壹年而仍派
本色使有益於
內帑猶可今計未銷批迴侵欠至柒萬兩有奇
責以本色既歸烏有所領原價又填尾閭即
各解官人人籍沒何益於叁庫分毫該司議
將一切料物暫改折色解部聽缺乏時就近
召買誠救敝之至計也伏乞

勑下戶部早爲酌議合無自叁拾玖年分爲始將
廣東歲派供用甲丁叁庫物料一體盡改折
色於解無累於
國有益即不然摘將白蠟壹萬貳千玖百零叁
斤永改折色庶折壹分嶺海受壹分之
賜而
朝廷亦實得壹分之用公私兩利計無便於此
者遐方幸甚臣等幸甚
萬曆肆拾壹年叁月初貳日

奏請終養疏

奏爲奉差已竣衰母難離懇乞
聖慈矜督
准賜在籍終養事臣馳驅東粵貳年陸越月始與
新按臣周應期交代拜疏出境遵限復
命職守宜然惟是臣之孀母今早捌旬有伍衰病
侵尋既逼崦嵫之景能無風燭之懼見在止
臣壹子前歲巡歷韶州時驚聞臣妻早世又
聞臣母伏在牀褥愁苦交鬱幾絕復甦陳情

乞身以日爲歲無奈叩
闕天高顧堂簾遠旋以場務
計典盡是喫緊職掌兩奉院劄嚴催敢不黽勉從
事茲幸
王事告竣正臣將母來諗之時也他年犬馬何忍
預期此日烏私萬難絕裾亮爲
明主之所矜卹者所有原領
勑書
批印并

憲綱事蹟勢不能親齎赴
闕謹專疏
進繳外伏乞
聖慈督臣報親日短母子孤孑堪憐查照
明例
俯准在籍終養將臣與母有生之年皆銜結
天恩之日矣臣可勝瞻仰待
命之至
萬曆肆拾壹年肆月初柒日

附揭草
議覆鹽政
揭爲鹽政壅蔽民生困苦哀懇
聖慈俯垂電察特准貫復舊制補引裕餉添艄益
稅以助
國儲以重邊計事奉
都察院勘劄准
戶部咨山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
出湖廣衡州府衡陽等縣民蕭德愈等奏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
部看得
國家設鹽法以資邊餉立鹽目以通鹽課制原
一定變或因時據奏細查衡州府接壤廣東
連韶原以食廣東鹽爲便自隆慶伍年廣西
議資鹽充餉差官出本往廣東買鹽接濟本
省遂波及湖廣永寶等府將衡州一併劄食
廣西鹽禁衡中之民不得食接壤之鹽而反
令其食隔叁省越柒府而至者於道里爲舍

近就遠於輓輸爲舍易就難於價值爲舍賤
買貴衡是以稱不便屢經告訴叅省撫按額
改西仍就東亦經案准會議尚未結局得無
以爲從西改東則此增彼減廣西得以虧餉
爲口實乎今衡民願以分得廣西之引徑運
於廣東亦或兩無礙乎再三查審情不出此
但事干叅省旣稱利於西則難於衡不識今
若所云則利於衡或妨於西乎增引之後廣
西之鹽猶可行之衡乎或全灌永實之間需

鹽者多不必幷行於衡乎餉固當急民亦當
便或者西引仍舊而東引新增亦兩行而兩
不妨之道也合咨煩爲備查蕭德愈等所奏
增引納課造船增稅等項情由果否可行如
西餉無妨衡民永便卽當回覆以便具題如
果有礙亦須明白回部等因准此備劄前來
奉此依奉案行廣東布政司會同按察司移
行湖廣廣西布政司及各該守巡鹽法等道
從長酌議具由通詳去後今據布政司經歷

司呈奉本司劄付蒙職案行前因幷奉兩廣
總督案驗亦同前事依奉移行查議續准專
理鹽屯水利道廣東按察司僉事李檉備行
廣州府查議隨據本府知府侯傳邦看得本
府越俎而談鹺政似於未習茅角立之議彼
此或不能自見其睫倘附於傍觀之義虛而
無著或有千慮之一嘗試言之夫衡之民爲
民食是民生日用之需也西粵之議爲兵餉
是國家安攘之計也似有鉅細之分然合衡

一郡之民情則亦有關於國計矣據蕭德愈
等所陳請及西省所駁正之議各有條貫互
競利害然胡不按牘而比勘則可否得失之
筭較然矣今韶州之議云便於民則詘於餉
盛商販則礙官運此持正之論也知不以東
土私者也然法獨無有民與餉兩便使官運
流通而私販禁杜者乎鹽司之議則權於民
與餉之間調於衡與粵之兩利而獨計增餉
之一節爲長久不廢之法善矣而未盡也夫

衡之民方企而望於潤下之澤寧敢有不經之輸而第恐未足以厭西人之口實也何也夫西之說曰連州樂昌之私鹽可至寶慶武岡封川賀縣之私鹽直抵灌陽桂陽西自樂昌至郴桂星子抵藍臨者皆由陸尚人力不能重負至藍臨抵道州僅一衣帶矣且距永近而去衡遠是以一衡爲名蟾蜍之計也異時盛行鹽政大潰矣果爾則誰執其咎而衡之民則云永寶接壤桂林衡州又隔永寶自

韶至衡僅阻壹山陂由衡及永則陰僻而泝流寧敢牽挽方舟以運私鹽夫此地形遠近壤土相錯至明也寧容以臆爲之遠近此其當比勘者壹也又西之議曰衡鹽壹股叁萬捌千餘包餉稅壹萬叁千有奇今將派之全灌興靈地僻人稀之所其能益乎則餉安取給乎而衡之民則云額分止壹萬捌千餘包奸商訂名包覇經過永寶地方往往中途擄買其到衡者不止萬包至餘利銀不過伍千肆百且以永寶向若不足益衡之額萬萬樂從夫包鹽之額與餉稅之額此的宜有定數者也何以出於彼此之口多寡懸殊若此此亦寧可以臆爲之耶此其當比勘者貳也大率連韶增引之開閉緊要在此貳端其餘紛紛利便不辯自明矣若夫衡之於東粵本近也而必多其岐迂其徑衡之輸餉於西本無不足也而必難其說厲其防合西運之商與水手之屬以與衡一郡之民敵而主計者至

於盛氣持之則其數必不勝夫司西粵之計者視衡人之病猶秦瘠也而天下一家必不忍有菀枯

國家操縱権之柄固以絕并兼罔利而便民生也今

明旨惻恤湖南黎元下部議兼濟之利亦明示通融之法吾輩處國事正如操舟中流維楫期於共濟何成心之有若乃鹽固東產也而西柄之揭無損於彼而禁我不得受湖南之利

亦非通論也至連韶之引欲仍舊貫者恐紛更之難發端豈非正議而又以為有他說其不便在關梁今廣州之於衡猶西粵之視也而欲以捐一膜之私破拘攣之見則謂

明盛之世固不容使有偏榮瘁之人情耳若曰動關軍國則有專司其筴者在等因到道該本道看得楚之衡郴曩食東鹽割而從西自隆慶始其為餉計甚善也奈衡民屢稱不便薦德愈等萬里叩

閽哀懇復引情云迫矣軍需民食勢難觭重當事者毋令有不繼之餉亦何忍有不獲之民謂宜策兩利而變通之各持一局非計也衡居楚之東徼與粵為鄰隔連韶僅數拾里其去西省殆千里而遠買食西鹽每斤價至肆分固出告者之口第稽之粵西鹽政考亦有謂衡永鹽每斤動至價銀叁分內外其說不誣而西文所稱不過柒捌釐與連韶相等埒殆不其然矣西貴東平似無庸問貴而不致罷

市亦未足問惟是官運派於衡者壹萬捌千叁拾柒包商鹽配搭如數即使盡食衡郴拾伍州縣戶口計且未給矧歷全灌永寶攤賣過半如疏中所云其能濟乎誠計及於民之艱食則東引當復也引復而或妨於西運亦未易言查每運該鹽柒萬貳千餘包分為叁起完於過歲壟斷貪夫習為奸利夥大其船可容柒捌百包止派官鹽貳百伍陸拾包每起百船或百拾餘船啓行之日莫不滿載其所夾帶如叁拾柒運頭起玖拾玖萬貳千有奇總以壹運私鹽殆叁百萬斤不啻而漏盤者不與焉此非消受於全灌永寶之間而何故西省按院近日題將運船改小意正在此倘禁絕私販而以衡額攤於全灌永寶尚未敷也何地僻民稀之足慮即以餉利計衡之壹股今官商兩項錙銖而算自東至西約壹萬叁千餘兩顧納於西省梧平桂叁府者止該萬餘兩此在西粵鹽政抄班班可考若復

衡引陸千道納充西餉柒千貳百兩較數僅
少貳千有奇苐運額仍舊而歲餉加增是西
人拱手而受柒千金之贏況官運鹽利數約
貳萬䟦望於兩歲之間而不足衡民認餉不
下柒千額坐於壹年之內而有餘為西粵計
者何靳而不為至謂衡路一通勢必淩淫永
寶查永寶接壤全灌居衡西北永距臨藍崇
崖疊障寶踰道永迯阻且長涉水登山負戴
豈易衡江逆上牽挽尤難一按圖而形勢自

明此永寶之民不與衡民竝出請引槩可想
見苟於要害處所申嚴譏察闌入者罪無赦
自可明疆界而杜侵漁又何潰決之足慮如
是而又議令諸商先期納餉必完於上年冬
始准折下年之引計此引衡人求之數拾年
而後得必無不繼之餉省議部覆又非無名
之供而西文乃曰恐資笑柄慮益過矣夫楚
粵鄰封情關休戚東西唇齒誼切同舟楚民
即粵民西餉即東餉今衡人樂趨西運無滯

鹽利增益而東餉亦藉其奇贏一舉而叁省
利賴官民相安倘即部文所謂兩行不妨之
道敷再照預餉一節在署司鄭知縣則議西
納在原奏衡民則愿東輸要之鹽因東產引
亦東拆我受其必趨之勢則操縱之權我實
握之於是以預納制衡人之命以衡餉充西
鹽之本官少解運民免奔馳似為便計等因
移報到司隨該本司查看得衡郴請復東鹽
連歲累牘若重有不得已者詳在疏中不必

具論而論部文所查者一則曰利於西則難
於衡不識利於衡妨於西乎一曰增引之後
西鹽猶可行於衡乎或全灌永寶需鹽者多
不必并行於衡乎一曰或者西引仍舊而東
引復增此亦兩行而兩不相妨之道也乃西
省則謂其遠近難易貴平之說大謬不然且
以衡餉為[illegible][illegible]餉為[illegible]復恐東鹽行於衡遂
淩淫永寶而官運額鹽不能消受總蔽以奉
旨不許紛更之一言果爾安復置喙然此行亦奉

旨也謹集其異同之見而參訂焉彼衡郴爲楚東
隅與廣東連韶僅隔一小嶺其連徑而近若
自廣州至桂林計越梧平貳府自桂林至衡
郴又越永寶貳府其途迂而遠地則然也鹽
從近故費少而運易從遠故費多而運難理
則然也易運費少故其價平難運費多故其
價貴卽廣西鹽政考亦云鹽至衡州價至叁
分內外勢則然也苐令復東鹽果損西餉妨
西運卽遠近難易貴平俱非所計惟是衡郴

一般合官鹽商鹽而筭其應納餉利監稅等
項共銀壹萬零貳拾肆兩貳錢有奇內除監
稅銀柒百貳拾壹兩肆錢捌分原非充餉不
計外實該銀玖千叁百零貳兩柒錢零係輸
西爷之數玆鹽法道議復衡鹽陸千引計正
引餉銀柒千貳百兩移補衡鹽應輸西爷之
額又令完於上年冬始拆下年之引蓋就衡
人所樂輸者而必豫其期使不爲望梅畫餅
貽西人憂則所未補者僅貳千壹百餘兩已

耳該道又謂西運夾帶私鹽歲計不啻叁百
萬皆消受於全灌永寶之間倘禁絕之而以
衡額攤於全灌永寶尚未敷也是西運官鹽
無所減而又益以柒千金之助爲西省計乃
若臨藍距永限以崇崖疊障寶慶於衡則又
踰永及道山川修阻豈私販之途如謂遡流
上衡江益難牽挽該道考之最眞而其說甚
備復議於要害處申嚴譏察安有浸淫永寶
之足慮哉彼西省所謂奉

旨不許紛更者蓋萬曆捌年事也其時徒請復引
壹萬伍千道並未議補西餉且引數太濫不
無滋蔓地方今西餉已補而官運如故且行
鹽之地又止於衡郴之屬其難易之勢委不
可同日語者前鹽法道論之詳矣夫琴瑟不
調當改而更張之若謂一成不可變則正嘉
而前衡郴故食東鹽何一旦割而之西卽江
右袁臨諸府亦何爲或淮或廣乎矧東省此
時朘削已極鹽故東產也而西柄之今無損

於西獨奈何禁我不得受湖南之利乎此廣州所以稱有極思也由茲以譚則此一舉非惟衡郴獲免艱食東西增益課稅即楚粵販脫之匪竊徑復此生業自是弭盗一策叄省實嘉賴之寧獨兩行而兩不相妨也乎部文之所查西省之所慮似可洞然釋矣他如餉貯廣東鹽司待充西鹽官本尤爲便宜至於分引分岐應如奏議而連韶舊額柒千貳百引原有界限彼此不相侵軼一切責成盤驗與夫防範禁戢事規俱候

部覆

請至日悉聽鹽法道次第議行夫利在西則議聽於西夫利在衡則議聽於衡而利在西與衡兼之則議全利奚不可哉該本司會同按察司覆議無異等因具詳到職該職看得衡郴故食東鹽改而之西自隆慶伍年始道理之遠近鹽價之貴賤昭昭在人耳目利於粵則不利於衡無庸復贅部文所求兩利之策請

叅衆議而折衷之可乎據查衡郴一股每歲該充餉銀玖千叄百有奇司道議復衡鹽陸千引計正餉柒千貳百兩以補粵西之額又令納餉在先折引在後以制衡商之命慮至詳矣較之原額便少貳千壹百餘兩及查西運夾帶如上年盤覺者歲計不下貳叄百萬一禁絕之即以衡額攤於全灌永實猶恐不足是東引雖增而西引斷可仍舊也又查自衡而上以達永寶水陸險阻按圖可攷且引止陸千即以給衡郴兩地猶恐不足是衡商之東引雖行而永寶之西鹽斷可無阻也何相妨之有然則爲西省計非惟無滅而且有益當事看何執之深也大抵東西兩粵一督撫主之脣齒相依與各省直秦越視者不同東省雖甚困疲每歲轉戍轉餉不憚征繕以急西省惟是督撫威命制其死力以至此取之粵民者且歲不乏供而況取之衡商者耶諸司何憚而敢以望梅畫餅自取罪盭平心

而論鹽故東產也西省實有利焉而顧禁我
不得分湖南之利衡亦王民也歲供西粵以
萬金而復強之使不得食東鹽之便無乃非
人情乎亦不恕之甚矣竊又聞西省所利不
獨為餉豪商奸吏乘而窟穴其間遂致牢不
可拔職尚不敢深言也事本兩便故敢効一
得至於斟酌異同有
廟堂權衡在伏候
鈞裁

萬曆叁拾玖年拾月貳拾捌日

催水災覆疏

揭為遵
例查勘水災懇乞
聖恩大賜蠲恤以蘇民困以安地方事竊照東粵
馮夷為虐去夏尤慘廣肇所屬壹州拾縣獨
受其敝據勘傾頹房屋叁萬餘間淹死男婦
貳百柒拾餘命流離無依之民陸千捌百餘
名口該職會同督撫仰承
皇上德意量給銀穀聊濟旦夕外惟是衝陷田地

捌拾貳頃肆畝有奇渰沒田禾壹萬柒千貳
拾貳頃有奇錢糧無出小民嗷嗷苦訴各該
司道遵奉
明例議於存留銀內蠲免貳萬肆千叁拾柒兩有
奇第查所蠲之數皆歲辦難缺遍查各庫藏
加稅之後兵餉缺額連年挼括湊補蕭然一
空惟肇慶府有堪抵者僅壹千叁百玖拾餘
兩東安西寧有堪抵者肆百陸拾餘兩公帑
之在在懸罄蓋可覩矣尚該貳萬貳千壹百

柒拾伍兩陸錢等之各司道惟有懇留解稅
庶救燃眉該職久已題
請日望
俞旨至今杳然延頸災民茫無以應竊計粵固多
盜之區也拾餘年來歲括拾柒萬金以充解
稅較之各省直不啻加倍久苦焚林漸生獸
攫百拾爲羣到處嘯聚水陸劫殺月無虛日
加以災沴頻仍而不寬其催科挺而走險復
何顧忌我
皇上軫念民瘼各省直稅銀議蠲議留靡不仰邀
浩蕩甦彼孑遺哀此嶺表征繕最苦方望
聖慈全蠲比於遼左豈以量留拾之壹貳少救災
民而不棠
軫恤職小臣亦遠臣也既不能以微誠動
天又不能以空言塞災民之望謹披瀝具懇伏乞
亟賜查職前疏酌議上
請俾災民小憩卽災徵稍安地方幸甚職等幸甚
萬曆肆拾年貳月拾玖日

薦舉有司
揭薦有司官員事職按粵得代所屬賢能有
司列在薦疏者僅叁拾伍員竊照職自入境
以至
大計先後疏劾凡貳拾有柒冊內開報不與焉刺
者幾於竭澤而舉者猶多遺珠將無令循吏
灰心而虛
朝廷激勸之德意乎敬循往例摘舉數員具揭
以薦訪得高州府通判黃桂徵練材遊刃衆
操軼羣攝符春滿羅山司榷風清端水東安
縣知縣徐日光操持百撼不搖節愛一眞徹
底畏曇雅志調瑟良材龍川縣知縣陳秉正
澹泊禔躬眞誠任事四境凋疲露覆一腔愷
悌雲流新寧縣知縣王尚賢發軔宛如就熟
舉念常若恫瘝夙蠹頓清芳猷鬱起陽山縣
知縣馮大受明爽發硎之鉤堅定砥流之柱
家傳忠孝政懋循良以上各官皆應薦而限
於數者伏乞

俯賜採擇以備他日擢用行取或亦典起吏治之一機也爲此具揭須至揭帖者

萬曆肆拾貳年叁月初貳日

南國疏草目錄

八卷

南國疏草卷之八

提督學校巡

請增解額疏

題為南國人文獨盛賢路宜寬仰乞
聖明俯採廣額之議俾多士均霑以儲薪㮤以襄
泰運事臣惟
國家以科目取士自成弘而來一切名卿碩輔
樹駿流鴻未有不從制科起家者故
宗社之計惟是廣爲蒐羅庶可望拔拾得伍我
皇上久道化成翔洽宇內人文蔚起而南直隸豐
芑遺澤醞釀尤深每科南宮得儁不下伍拾
餘人振鷺充庭遵軸相望節義勳猷彬彬輩
出而取士之額除冑監外僅止百名有奇臣
祗役蘇松一帶校士將遍目覩此中人材較
昔倍盛科額宜廣誠有如先後諸臣所
請者嘗考應天科額其初倍於各省直嗣後各省
直漸增惟應天僅仍其舊獨計大江南北環
列者拾肆郡肆州綿亘數千里原設叁按臣

彈壓其間豈非以幅幀之廣耶
祖制學臣壹人兼督叅按臣之境我
皇上睠懷豐鎬廣勵學宮
特俞廷臣之議分設兩學臣以督之而迂拙如臣
者謬承
任使豈非以人材之多耶卽據臣所轄陸郡壹州
戸誦家絃質含文吐如入玄圃收之不勝收
便足當宇內一大省會又益以應天等捌郡
叅州而取給於壹百伍名之額遺珠之歎勢

所不免其間奮跡科名幸得一當以吐胸中
之奇者固不乏人而格於制額率多抱璞莫
售此皆
聖化培養所稱譽髦之士竟令泯沒庠序曾不得
效一割之任臣竊惜之卽如諸臣原議量增
貳拾名猶存乎見少也臣且見
皇上加意得人典文振武壬子之役增秦中解額
矣前此己酉之役增遼左解額順天且陰受
其增矣

兩都並建原無偏重人材盛衰自有差等南國
幅幀廣於北畿南國人材卽三秦多士不敢
望焉而畿北無論已以拾捌州郡之材僅與
順天捌郡同其額而不得與遼左秦中同其
增縱分設臣等何裨薪槱無乃造士之法雖
加密而取士之途猶未寬耶豈以禮臣覆疏
各省直一槩議增有未當於
聖心耶年來泰運雖隆而文獻在野
廟堂空虛恢網為羅未必非計今秋闈已迫何

妨
明勅禮臣再加酌議俾多材之地得破額從寬諸
士子稟征之途旣闢而
國家緩急之用未必無藉焉至若分卷一議意
見滋紛臣安能無說而處此試思諸臣之議
增額祇為江南北幅幀之廣乎抑為其中人
材之盛耶南國人材於斯為盛者將在蘇松
諸郡乎抑專在應天諸郡耶額以外尚圖
請增而謂額以內何地可減非平也卽增屬額外

總是
皇上憐材德意而謂其屬地稍廣獨予以盈其屬材雖多定限以縮亦非平也壬子科盧鳳等肆府常倡議分卷矣江南拾郡士紳公揭傳播中外極言分卷之端決不可開而以各省爲證且稱可明證者莫如陝西各省督學總屬壹人惟陝西西鳳等陸府屬之學道臨鞏貳府屬之巡按御史歷查賢書臨鞏貳府不能當西鳳等府之壹縣豈臨鞏不能爭之西

鳳而按臣不能爭之於學道耶則
祖制不可違而鄉舉不可分也此揭見在臣卷中是應天等陸府從來與蘇松肆府相安於不分豈因臣等分轄爲政而遂議分卷且應天徽寧皆南卷也而欲與蘇松分則盧鳳貳府乃中卷也勢不得不與應天分是分之中又有分焉政體人情是否相宜有
廟堂之公議在以臣之愚但願解額一增則三輔均霑較之往昔各受其羸共偕於道其誰不踴躍奮勵以報
明主所裨泰熙上理當不淺淺矣謹會同巡撫鳳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都御史兼戶部右侍郎陳薦巡撫應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應麟巡按直隸蘇松等府監察御史張五典巡按直隸淮揚等府監察御史唐世濟以廣額上
請而併效不必然之議如此伏乞
勑下禮部議覆施行多士幸甚臣等幸甚

萬曆肆拾叁年陸月拾陸日具
題奉
聖旨禮部知道

請告終養疏

奏爲母老愈迫衰病交侵子情難恝瘝曠是懼

懇

恩終養以延餘生以重文教事竊惟臣一介草茅

遭遇

聖明由縣令選授今職列在風紀之司旋沐

恩綸榮及臣父母即捐糜此身未足爲報南北馳

驅愧無能尺寸自樹仰副

任使於萬一何敢言私以負

知遇惟是臣母衰老今年捌旬有柒止臣壹子形

影相依往者學差既竣兩疏陳情未蒙

聖鑑竊不自意復有今差具呈本衙門又以例得

移親就養不蒙代

題劄催到任畏此

簡書黽勉趨事兾得壹貳眞材上報

明主竊附於以人事

君之義臣之願也亦幸臣母雖衰而病未纏綿也

入春以來痰火交攻醫藥罔效延至夏仲幾

絕復甦亟呼臣一見此時臣正發落揚州幾

於公私兩悞今雖秋闈竣矣遵奉

功令又當逐郡歲考臣母血氣轉衰二豎爲虐

眞是風燭之景何異朝露之危豈惟事親日

短晨昏湯藥蓋有不容頃刻離者且豐鎬重

地人材淵藪歲考壹郡動須叁兩箇月欲出

而校士則絕裾何忍欲入而將母則所職何

事矧學臣一官即專精校閱猶懼涇渭難分

臣内顧驚心方寸俱亂縱苟且塞責總歸曠

瘝爲罪滋大伏覩

皇上孝事

聖母超軼虞周

錫類弘慈覃及海宇如臣母老且病見在並無兄

弟又與

會典終養之例不啻相合烏鳥下情亮爲

聖慈所憫懇乞

勑下部院查臣情非有托例實可援俾得回籍終

養另差相應御史前來任事庶不負

皇上分設學臣作興文教德意臣毋子有生之年

皆感戴

天恩祝頌

聖壽之日矣臣以寧易任迫切祈懇之至

萬曆肆拾叁年閏捌月拾叁日

糾条豪宦周玄暐疏

題爲豪宦久斂衆怨復刻横議招釁抗法懇乞

聖明特賜究處以飭法紀以維世道事臣竊考禮

經王制行僞而堅言僞而辨以惑衆誅夫辨

言亂政遂按重典良以世道人心所關不淺

又考

國家律令凡犯罪逃走拒捕者各於本罪上加

貳等稟然三尺誰敢不遵何意清平之世乃

有造揑横議目無

國法如原任電白縣知縣周玄暐者臣因歲考

揚州至歲暮纔得渡江而南即聞崑之士民

與玄暐爲讎具呈院道蓋爲玄暐刻有涇林

續紀犯衆憤也及正月初叁日玄暐以殺宦

殺儒先呈到臣當批該縣速查去後隨據生

員張魯傳等貳百肆拾餘人以神姧倚貲無

上妖言鏤板肆行誹謗

朝廷汙衊

宮禁名宦被誣人倫大壞事共呈玄暐又據寃民

顧九經等壹百玖拾捌人以萬寃山積惡貫滿盈肆刻妖書汗蠛等事開列多款共呈玄暐之子監生周公纘生員周公纈臣因人情洶洶俱批蘇松道查報倘玄暐父子良心不昧亟燬其書一切款列事情悉聽問官虛公處分則此語言文字之罪臣亦何敢輕瀆

宸嚴又不意玄暐負固抗法併其子青衿藏匿不出赴理且散貲設謀傾陷不測臣始不得不以白簡從事矣竊查續紀所載大抵皆市井

鄙談快心駔駔如前任撫臣限田一法無非軫恤小民少甦其北運之苦猥云朘民膏脂充有司私槖變亂情寔路人所知而於貳叁舊令尤極醜詆如朱伯辰則隱快其橫罹慘禍如聶雲翰樊玉衡則明指爲人怨天怒血胤俱絕朱令以高等入爲給事中未必殘刻機智應受顯報然而離任久矣臣不知其詳若聶樊貳令則臣之見聞所及者神明之材端潔之守利纍不興弊靡不革先後輝映尸祝至今豈其一貪一酷眞是元惡大憝而顯報陰譴爲百世鑒戒惟是抑强扶弱素不便於豪家故積怨深怒巧加詆毀且曰守玆土者將流芳百世乎將爲聶樊遺臭萬年乎此其把持有司之本意也更可駭者禮不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而揑造不根犯

上亡等毫無顧忌較之齒馬蹴芻殆有甚焉其他縉紳家閨門曖昧宦轍贓私及科場關節等事任意點綴信口雌黃犯衆惡者不一而足

遂致公憤激發積僻蜂起然後將干名犯義之甚者改竄壹貳誣揞絕不相涉之人冀卸已罪而於寃民所開多款及撫臣所准多詞抗不赴理公然雇募亡命惡少前後擁護毆拒公差弁髦憲法反遷怒於承問之縣令而思甘心焉父子陰謀種種敗露計亦左矣參照得豪宦周玄暐生平貪縱亡狀居鄉暴橫有聲既好惡之拂人猥云月旦謬是非而訕

上自取風波尚倚錢神之靈竟忘當道之惡

豈百足有靠則三尺可欺此風一倡將南陽
眞不可問而法紀陵夷成何世界昔儒士安
都上所撰十九史節定
世宗皇帝俞禮臣議燬其書仍著法司從重擬罪
府臣李贄刻行藏書
皇上俞科臣議竟置之法令續紀一書其是非謬
戾不滅藏書而謗訕過之非直諸史節定沇
贄邀名爲者猶且拒捕抗法挾制有司罪應
加等更不可訓臣謹會同巡撫應天等府地
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應麟巡按浙江等
處監察御史崔爾進據實糾參涇林續紀貳
部壹係諸生所呈原刻壹係玄暐所呈改刻
明白易辨印送都察院備查伏乞
勑下部院議處縱寬兩觀之誅亦應燬去刻板其
無端横議併有實惡跡勒令逐一對質明正
其罪以定人心而飭法紀是亦維持世道之
一事也
萬曆肆拾肆年叁月初柒日具

題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査參士宦搆爭棍徒乘機燒搶疏

題為士宦因爭忿爭棍徒乘機煽禍謹先據實

上聞恭候

勑旨以飭法紀以杜亂萌事據蘇松道右參議高出呈據松江府推官吳之甲呈奉本道憲牌該棠臣牌内開據松江府呈報本月拾肆日有闔郡士民羣稱生員范啓宋受鄉宦董其昌宼害憤憤不平隨該署印同知黃朝鼎與同推官吳之甲用言慰諭已各心釋至拾伍日復稱本宦家人陳明平時助虐罪狀隨行拘拏監候士民旋卽解散不意次早午後上海人民復至鼓集叁縣百姓衆至萬餘塡滿街道先燒陳明房屋繼燒本宦住房其各學生員竝無一人在彼第百姓衆多恐致激成大變難以拘拏除經出示嚴諭安輯外理合呈報等因到院據此先據本宦令屬董文於拾伍日赴院告為搶殺異變事拾陸日生員范啓宋告為慘殺全家事俱批該府理刑官速査并出示禁諭諸生去後今據前因尤屬駭異照得捏造傳奇公然演唱大干

明禁卽非縉紳其誰甘之此優何據而供此生何辱而死范之婦女因何羣入董門董之奴婢作何毆辱范婦彼此曲直自有官府公斷伍學諸生因何不遵

欽約輙敢聚衆扛幇訪得拾伍日雲集公庭攘臂喧逞遂致無藉惡少乘機搆禍禁城何地而董宦第宅竟付一炬明是亂民法紀何在縱此火不出諸生之手而首發難端俾羣兇乘釁而起者誰之辜也事干不法合行嚴究牌行本道卽便轉行該府縣并理刑官密訪糾衆狂生及放火行兇亂民限旬日内一面報院一面嚴拿盡法究治等因又棠本道憲牌奉撫院憲牌内開叁月拾捌日據松江府黃同知揭稱拾肆日見青衿羣稱范啓宋之宼持單一紙微露甘心董宦之意職慰解之拾伍日謁

廟生員數百人持伍學公檄聲董之罪以家丁陳明助虐爲辭不拿正罪諸生不散案經差拿陳明諸生果散百姓見陳明收監亦俱解散不意次日午後上海之人復至鼓衆萬餘街道填滿先燒陳明次燒董房至青衿一無至者職欲調兵拘拿勢必激起大變大都一家耳至豈府叅縣羣與爲讎萬姓洶洶恐不得以安集後法紀等因到院看得董宦平日稚稱高致不聞呰議乃一旦決裂至此不審

何因然聞亦多有打行棍徒乘機煽禍如董宦所指何龍朱觀者未必盡虛已行該府掌印官密拿未報仰道嚴查董宦致訟之由的起何故鼓衆生釁的係何人幷燒房之後聚衆各徒曾否解散見今應該作何處分總之懲其渠魁解其協從積惡豪奴痛加繩約而非理附和之諸生仍聽學院裁之又蒙臣牌案據該府呈報士紳搆難以致亂民燒搶行兇業經牌行該道查訪去後今已兼旬尚無

一報該府既不能禁止於前又不及早訪拿正罪於後畏首畏尾成何世界卽該地縉紳不願深求但事變重大豈容姑息合再嚴催仰府官吏先將啓釁生員陸兆芳華去衣巾候問仍將號召扛幇生員及放火燒搶亂民的確姓名分別首從限叁日內密揭報院應拿問者一面速拿監候以憑發問如再遲延定行叅處又蒙臣據董文呈稱叁月拾伍拾陸拾柒等日有打行惡少一條龍地匾蛇等

白日焚燒義父董叅政城內住房城外書屋盜搶圖書什物毀拆樑櫨栱柱殺死義男陳懋張基阿三周氏桂香伍命立焚金氏茂春屍棺禁城兵火慘於倭夷觀者雖有幾千下手不過叁拾今官府捉獲亦有數人或係豪奴或係惡少餘可類推矣義父被禍以來曾不控一詞狀亦不搯一主名懼聞見之非眞或蔓延而失實等情該臣批開禁城內外焚掠者叁日有地方之責者束手坐視且多隱

匿不報不意縱姧廢法自該府始此等大事
祇應以三尺從事該官釋怨與否所不當問
經旬以來本院檄查再三而逡巡如昨無乃
畏豪士又畏横民獨不畏
國法乎念之扼腕蘇松道確查主名并當日燒
劫情形限伍日内報毋容聊且塞責致元惡
漏網又蒙臣牌看得人命係極大事情又殺
至伍命燬及兩棺世所僅見該府當日申文
並不言及一字本院牌催劄催不啻再四聞

拿獲數人又不以姓名報是何主意合行嚴
查為此牌行該道即將董宦被焚房屋實有
幾處被殺人命果否眞確停屍何處作何收
斂見獲幾犯是何姓名有無生員家屬在内
果否眞正元兇并拾伍日以前傳檄聚衆當
先扛幇生員一一查確限叁日内馬上差人
飛報以憑施行再遲定將地方官叅處并行
該府一體遵照又蒙臣牌案照該府士紳搆
禍牌行道府查訪今據該府止將行兇亂民

數名報道扛幇惡生並未報到合再嚴查仰
府官吏一面密行伍學教官責限叁日内將
當日聚開明倫堂及傳檄號召聚衆扛幇生
員盡數開名密揭報府轉報以憑拿問該府
仍將放火眞正首惡多方緝拿毋容漏網如
教官不訪不報或將無力貧生故陷搪塞而
眞正元兇明知故縱查出定行從重叅究即
已經陞任者不許擅行離任等因到職蒙此
叅查先蒙臣於叁月拾伍日批據董文狀告

搶殺異變事禍因學霸陸兆芳舊年玖月搶
閨告府吐還突出匿名傳奇陰集娼優演唱
謗父董叅政兄生員董祖常等告獲錢二供
范昶范啓宋手授案證昶懼誓神病狂身故
羣姧圖寢啓宋聽唆霹今初陸統打行百餘
擡捌旬祖母登門搶毆叁命垂斃復刊單聚
黨狂逞禁城懇天解剪胡一鳳證塡開被犯
范啓宋陸兆芳馮冬姚四干證楊臺蒙批仰
松江府理刑官速速問報又蒙臣於叁月拾

陸日批據范啓宋狀告慘殺全家事泣父生員范杲禍豪董祖常駕陷傳謗威捉庭辱令初貳橫死母係豪姨初陸祖母挈控喝奴葉三等貳百餘剝衣攢毆及婢荷花等被械寸傷垂絕幸府縣捕驗救慘殺全家籲天亟剪塡開被犯陳明陸氏等干證金敬凡等蒙批仰理刑官併問報又蒙撫院批據范啓宋告同前事奉批仰理刑官究報又蒙撫院批據董文狀告劫殺事孽橫范啓宋范杲黨護陸

兆芳搶閨惡跡捏匿名傳奇謗父董叅政等錢二供府未結杲自誓神狂懸霹令初陸統兇百餘登門搶殺叁命垂絕拾伍日復飛單聚衆燒劫一空董嗇登死塡開被犯馮小溪姚四張進沈二夏五陸逢春范阿稱范阿繼阿聖阿滿阿全一條龍卽何八陸二朱觀于證何鳳楊臺奉批府城之內有此兇狂大可駭異仰理刑廳嚴究解又蒙本道憲牌奉撫院牌開先據黃同知揭報行查去後今據董

叅政具揭前來開稱生員范啓宋等聚鬨叁日白晝大都放火搶物燒人燬棺諸不法狀似與原文大相矛盾事干異常未委虛的合併發查仰道卽查的因何故訐訟果否連火叁日或係百姓發難或有生員陸兆芳首事白晝聚衆放火搶物積至叁日府縣捕巡員役何故不聞救遏係干地方大變應否白簡

上聞備細查報等因轉行到職又准本府牒送該蒙本道批據范啓宋狀告慘殺事蒙批仰府速查報此事禍董甚矣宜虛公服之耳又蒙

本道批據董文狀告劫殺事蒙批仰府併究報備牒本廳併行查審等因准此通該本職遵奉院道節行憲牌詞狀一面出給告示宣播德意申明律例遍貼鄉城禁諭解散一面調兵把守城門不許亂民進入嚴責各區保甲里總各行約束該區人民不許復聚一面關行本府及海防廳責差的當人役訪緝倡首兇徒一面行令伍學教官嚴查起釁鼓衆

糾黨狂逞生員催據府學教授胡公胄申稱
遵依會同訓導馮士梅等從公備細查得董
鄉宦於去年捌月內因伎女往生員陸兆芳
家探毋未歸董僕陳明糾衆打毀兆芳家將
女搶去街坊流言黑白小傳董宦告府嚴緝
並無主名捕得說書遊提錢二口稱生員范
昶昶因號哮叫冤顛蹶旬日而斃伊母馮氏
因媳龔氏係董內親孫媳係董氏族女帶義
婢叁人偕往辯誣分理董宦羣奴將馮氏龔

氏昇入僧寺其隨從義婢去衣溺打傍人目
擊不平於叁月拾伍日伍學生員齊集明倫
堂候本府行香時衆口一詞歸咎董僕陳明
懇府究治隨蒙本府牌拘陳明即時散去並
無聚衆扛幇攘臂喧逞不意本月拾陸日叁
縣軍民烏合萬餘共稱報讎忽於是日酉刻
燒燬董宦第宅并家人陳明房屋其時並無
生員一人在彼今據始末緣由為生員范啓
宋稱冤者伍學之生員火燒董宦者叁縣之
百姓生員稟府申理原無首難百姓喧聚彌
日豈由主使今蒙查究生員倡首壹貳人因
事起一時議出衆口實難追詰首從並非糾
衆狂逞等因華亭縣儒學教諭林喬松申稱
遵依查得叁月拾伍日值行香作揖之期向
在府學伺候本日學中士民雜聚伍學生員
俱在皆為府學生員范啓宋祖母馮氏受辱
衆口稱冤聚稟本府本學生員並無一人倡
首其致訟根由畢學聞見不確未敢溷覆至

次日燒燬房屋實無一人在彼嚴加細訪並
無糾衆狂逞持單執檄等因上海縣署學訓
導趙毓德呈稱本學諸生俱遵奉
欽約兢兢守法向不干預外事比時聚集府學稟
事與董宦為讎者雖稱伍學諸生而上海華
亭相距百里而遙豈能越疆而赴等因青浦
縣學教諭方一敬申稱本學諸生隔遠府城伍拾
餘里即有董宦一事本學諸生不能一時與
聞今奉來文逐一細訪並無一人在內倡首

等因金山衛學教授陳時䢖申稱本學離府城幾及百里住居府城生員不滿拾人諸生據啓宋單稱雖亦共悲狐兔然密訪本學生員並無一人在內等因各申覆到職看得據該學申稱爲范聲寃係伍學諸生而稟府申理並無首難模稜隱蔽似非法紀且據曰爲范聲寃明有糾衆起戶之人豈無首難執檄持單分投粘貼明有甘心倡首之人豈無主名事出駭聞情于重大至於諸生籍名雖隸

各學而搆難起釁豈得以住址鄉城學分遠近爲解覆行各學嚴查去後一面行縣拘提范啓宋董文各告詞內犯證解審又卽移文牒取海防廳先獲兇犯金留等人卷及弔陸兆芳與董宦上年訐告義女始事文卷見獲說唱傳奇犯人錢二文卷前來查得萬曆肆拾叁年閏捌月內陸兆芳有家人唐文生女阿巳過繼董鄉宦家人徐祿爲女時因患病暫歸調理久住未回兩相爭論董鄉宦因令

家人具詞本府准批捕衙拘審比有鄉宦處分勸息陸兆芳隨將阿巳送還董宦訖又查萬曆肆拾肆年正月內據董文呈稱今月念捌流棍錢二將主董鄉宦等捏造汙蠛謗書傳播騙財幸金峰報獲親筆見証懇天嚴鞫何人捏造主使根由等因呈府行提錢二到官審據錢二供稱拾貳月在朱公子家說書內有范廷志說我家裏有一部書名白公子傳後正月拾壹日縣前觀燈遇范相公說此

書在張相公家來的我說有了金峰聽得回報董宦等語在卷又查得海防廳先獲犯人混名一條龍地區蛇續獲犯人金留曹辰郎審據金留供稱萬曆肆拾貳年叁月拾肆日有壁鄰張匠被徐稱卽徐暘家猫咬殺鵝肆隻咬至留家留卽將猫殺死暘要留陪致留憤怒將暘辱罵徐暘因與董鄉宦家有識卽求董二相公出一手本稱是華亭巡捕陳縣丞所准就差車三承頂衙差行拘留欲見官

總甲李仁不容留係木匠營生貧不能支要
行自縊衆人和息肆拾伍人在縣前衛家店
內食費銀貳兩柒錢時留鈌銀柒錢徐暘與
徐雷徐繼又行叢毆留將肉猪責銀柒錢貼
還訖留向憾恨故此在內行兇凡有乘搬木
物等項留卽喊稱旣要燒他不許拿去卽拿
丟入火內及又誇稱我做箇葛成與衆人報
讎時有織染局牽花匠張留洗白匠許觀俱
在東門馬巷口住各來搬木亦被留奪丟入

火內等語又審曹辰郎供稱親父姓顧先年
身故在於曹大腳店內賣米生理與董鄉宦
相近因見本府出安民牌內南門總甲阮鳳
叫辰郎同去觀看進在門裏看時裏邊說亦
是拋擲甎塊之人被人扯打身上衣服被人
扯破時有董鄘柱認得辰郎拔起旗竿等語
及審阮鳳只說辰郎去是的鳳原不同行等
情在卷又經本職續獲王皮趙二儲天卿沈
石林添拘董宦住宅左右里鄰總甲宋柏楊

成朱山王錦龔華李仁張完王明及齊范啓
宋董文詞內犯証陳明陸兆芳馮小溪姚四
陸逢春范阿繼阿滿阿金阮鳳等到官細加
嚴鞫審得王皮曹辰一係兇徒一係惡少而
所謂一係龍地匾蛇等則皆郡中打行班頭
也此輩蜂屯蟻合寔繁有徒願地方有變以
逞其狂也蓋日夜幾幾望之矣昨歲生員陸
兆芳與董宦家因一婢競口道路輒有歌謠
流播無怪董僕陳明之根究耳及蔓延范啓

宋之父范㬥㬥故與董有連心不自甘盟於
城隍控於董宦憤鬱發病而死死之後㬥搠
拾叁歲母馮氏挈㬥妻龔氏偕叁女奴造董
第且哭且詈其被羣奴醜辱要亦自取焉耳
董僕縱不爲無罪告之官府固有三尺在伍
學青衿傳檄而起叁月拾肆日鳴於府拾伍
日鳴於庠若見爲義激然者本府署印海防
廳理諭之法怵之拘責陳明下之獄以謝之
諸生唯唯斂手而退政堪結局耳而孰意甫

越壹日王皮曹辰諸人遂乘此爲搶奪之譌
矢也周麾而呼先聘而倡海邦之民輕剽易
動刹那之頃聚者萬餘始之搶陳明之米起
火於貯米之蘆蓆繼而延及董宦之籬門蓋
自酉戌迄於黎明飈起熛揚勢不容撲畫棟
雕梁奇編秘玩悉爲祝融之所有僅餘一宅
未及燬燬會本府差捕官兵官星馳赴救又
屢出嚴示高牌大呼呵禁而後漸次逃散焉
此等景象豈淸平之世所宜有耶況董宦名
滿天下望蓋一世縉紳有司莪不以爲今之
蘇玉局米南宮敬之重之物外玄襟夷然有
所不屑曾何事賈罪於里閈而得此奇禍耶
豈非此輩奸桀煽惑愚民日暮塵起聚蚊成
雷驚司馬之家藝負羈之宮有所不恤耶本
職承憲發問節次研審起火蘆蓆者出自王
皮手當堂質之里鄰衆目咸識認矣延火董
宦房屋者出自兩未冠小厮手其一上海聲
音面肥者現緝未到而其一華亭聲音面麻

者爲曹辰當堂質之里鄰衆目咸識認矣鞫
王皮向與盛心洲搆訟華亭疑陳明有一臂
之助怨之刺骨曹辰先一日窺伺董門被董
僕擒進搏衣重毆怨之亦刺骨其報復之情
可知王皮事後遠逃爲捕者所邀獲曹辰事
後欲逃忽發狂疾若有神綁縛之者爲店主
曹大脚所供稱其齮恠之情又可知當官不
能自辯秖云燒非一人其爲魁首無疑矣一
條龍卽胡龍地匾蛇卽未觀嗜搶如飴走險
如鶩固其素習尤不足惜他如趙二則董僕
執爲戎首本犯訴無干涉金留則初審供認
已明再質含吐不盡儲天卿沈石林則或與
事未必搶或搶物未必燒又當細讞情實徐
正厥罪討奄宦而無鬚誤誅滅胡羯而高鼻
濫死不可不鑒矣至於生員宜守
臥碑自愛其鼎一言一動小民將則而象之而一
人有嚳衆友不平似出狐兎之悲實類鸒斯
之黨雖放火之夕委無一人至者而肇端之

叅將誰執乎范啓宋拾肆告狀姑蘇拾陸告狀江陰固不能分身號召而陵兆芳先事啓釁且暢哉暢哉之語董僕明指有人竊聞之者雖審尚未的始禍之謎安所解乎據各學教官所申合郡鄉紳所論與諸生了不相干董宦弘東偉量刊有手示亦云氷銷霧釋盡置不問乃本職竊謂作亂之民固宜誅之以遏悖叛之萌兆亂之衿亦不可不懲之以杜囂陵之漸也明有法度幽有鬼神通國有公

評

昭代有正律殺人媚人有人心者不為縱惡長奸執法者不敢唯是事關重大非本職愚暗能獨勝其任且自爭娉之初以迄焚屋之後本職或分校遠行或辭篆臥病總未親經其事海防廳時署府縣印務聞見較眞查訪必確伏乞憲臺批示該廳同本職會審或另委別府精明官壹貳員前來會問敬當告之

文廟誓之明神於公廨處所集一郡士民從公處斷庶足以定應重應輕之典而服匹夫匹婦之心耳若府縣巡捕陸哨練兵等員役非不有守禦之責然哆口甚易當局正難敵外寇猶易定民變滋難兵快幾何不足以禁匪千萬人也明甚未奉憲令不敢擅稱兵殘傷小民也又明甚矧救護心力已盡保全仍有十一似無庸苛求為矣等因具由呈報前來據此該本道看得董宦被禍之烈其所不甘者民抄兩字即謂為士抄亦豈伊無兢之素

所宜召者胡其及也又虧令名故須白見事情乃能洩彼蓄憤今據刑官之審已得其大乃此一大變也豈僅僅無賴子數人之執遽可塞責耶況金聖當衆誇許自為葛成豈宦門等諸稅使而當時乘機肆搶者卽輕重有間不可執一問耶雖鼓釁原非多衆而共亂實繁有徒此而徒防株累不顧網疎得無誨姦長亂且恐無以謝地方也至生員前一日之衆講觀望者業已塡塞唯茲多口乃啓戎

心卽曰衆人咸在也而倡首傳檄者厲詞動
衆者必自有之羣聚顏類扛幇聳激又似挾
制學院以學政嚴檄查訪寂無一報又終難
以模稜結局者或以護惜爲作士氣豈其然
耶除批該廳會同海防細審明確使毋抗法
無深求勒限招解覆審另詳外合先呈報等
因具由呈報到臣該臣批開據詳行兇惡少
有何不共之讎其餘打行乘釁搶財雖其故
智放火何事而甘爲戎首藉口民抄誰則信

之再查該府呈詳撫院原文拾肆日諸生持
單稱范之寃便霧甘心於董之意十五日持
檄聲董之罪不拿正其僕不散明犯扛幇顯
肆要挾刻瞞中搆禍更不可知貳叁廣文尚
欲以空言塞責卽據申文自相矛盾溺職之
甚更可異者臨變束手則稱千稱萬亂定正
法則以無賴子數人了事公堂上持檄持單
的是何人一得主名則單檄從何而來立訊
便確經今月餘未據報到保姦廢法是誰之

責該府且然何況廣文倘再互相推諉本院
教旣不行於敗類法又曲撓於所司本職無
狀便當自劾而去此際卽欲爲諸執事寃假
得乎該道速行理刑官會同海防官併責各
學教官將兆亂青衿併焚搶惡棍盡數查明
一面報院一面解道確招解詳又蒙臣牌行
府嚴提松江府學華亭縣學教官去後續據
該道揭報華亭等學爲首講事生員郁伯紳
張復本李澹翁元升孫肇元先行革退除名

內郁伯紳發問復據提到教官開報稟事生
員姚瑞徵馮鼎爵沈國光同投寃揭生員張
揚譽馮大辰仍行道覆查分別革問隨又差
人守催人招未到該臣看得原任叅政董其
昌始以女奴與陸兆芳搆爭繼因傳奇與范
啓宋父子結怨各抱不平遂開釁端董與范
方越數百里赴臣衙門投狀而事外之人輒
從中鼓煽搆此奇變在生發難惡少橫逞董
氏主僕住房一夕成燼卽城外書樓亦被拆

毀殺死伍命似虛▫燒毀陳明之毋壹棺是實
此臣浙省民變以來所再見者卽欲具疏奏
聞亟查主名無奈有司掣於旁撓轉展支吾除釁
始陸兆芳先行黜革同范啓宋候問外檄催
再三纔得該道一詳僅獲兇犯王皮等捌人
首難青衿無一入詳中再經駁催而後報有
郁伯紳等伍生爲首扛幫又提教官面查而
後報有姚瑞徵等伍生或當先倡稟或協投
寃揭卽無焚搶一事按法應黜夹先將該道

開報者分別革問仍將該學開報者發道覆
覈定罪以服其心至於行兇惡少據報復拿
伍名而脫逃見捕者不與焉是變也白晝大
都焚掠無忌非直一方之變所關風俗紀綱
甚大臣叨司風紀恨不朝發難而夕正法早
杜亂萌惟是駁行覆鞫屢催未解謹會同巡
撫應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應
麟先將查報情略據實奏
聞至若變起之日束手束足全不爲地方擔當變

定以後半吐半吞祇知爲青衿卸脫總之畏
旁掣甚於畏法紀遷延至今該地有司寔有
不能逃其責者候該道將各犯招明解到并
應叅官員另行酌議請
旨定奪伏乞
勑下部院再加覆議
上請行臣等遵奉施行
萬曆肆拾肆年伍月貳拾陸日具
題奉

聖旨

再請終養疏

奏爲親病身病情迫力窮懇

恩終養以免曠職事臣竊聞求忠臣必於孝子古之訓也事

君能致其身臣之誼也惟是致身未能而不早決去就則忠孝兩失爲罪滋大臣自上年科考事竣卽具疏陳情緣學臣一差雖例得移親就養而考校各郡邑終是顧彼失此小臣下情未徹

天鑒敢不畏此

簡書絕裾從事詎意臣母積衰久病奄奄牀褥聞夢寐故鄉臣方發落蘇州忽因積勞傷目釀成瘴翳如在雲霧中咫尺不能辨點畫失學臣所藉以自效者惟此心與目耳既以母病驚心兼之目力耗竭延醫調治咸云血枯瘴合漸且成痼計非旬月可痊江左多材亦多事卽臣無病之日勞怨不避尚苦事叢疊起議論多淆矧今母子同病相依杜門踽蹐所奉何職而可虛糜塞責竊念臣一介草茅伏

蒙

皇上拔置臺班驅馳南北捌載於茲豈不願終效犬馬仰酬

知遇於萬一無奈捌旬有捌之母危逾朝露而子情轉迫兩目如盲之身病同瞽廢而臣力復窮萬不得已再哀籲於

君父之前伏乞

聖慈矜憫

勑下部院查臣母老且病又無兄弟與

會典例合

俯賜終養臣之幸也卽不然業已病廢義難就列容令休致庶免曠瘝亦臣之願也從此母子餘生儻不卽填溝壑感戴

天恩惟有共覩太平永矢環草臣以寧易任迫切祈仰之至

萬曆肆拾肆年柒月初玖日具

奏

再請休致疏

奏為親病轉危臣職愈曠再懇
天恩俯容休致以免曠職以延母子餘生事臣因
母病身病於柒月初玖日拜疏陳情一介小
臣分應勉效捐靡卽有烏私而或諆可及夕
何敢亟瀆
宸嚴惟是臣母望玖之年不堪二豎所苦遠從京
口延醫何沆等多方調治無奈衰極而病乘
之風燭朝露不危於此人情病則思鄉時念
首丘以日為歲臣無兄弟可以將母母病垂
危而鬱鬱不得歸更益之疾臣為是憂心如
焚兩目加瘴一切政務概從寢閣學臣所職
何事而以病軀尸素
聖明之朝豈容有此不職之臣況積衰積病朝夕
難保之母是何光景而貪戀不早決不惟負
國且負母
皇上大孝錫類之世豈容有此不孝之子萬不得
已哀懇
聖慈鑒臣迫切下情不敢復望終養卽令臣休致
而去庶學臣職守不致久曠而臣得扶臣之
母生入里門倘病母殘喘藉以少延皆我
皇上再生之恩臣汲寧昌任激切祈籲之至
萬曆肆拾肆年捌月拾陸日具
奏

傃菴野抄十一卷

〔明〕蔡士順輯

明崇禎刻本

[illegible]抄總目

卷之一 辛酉

天啓皇帝登極

司禮監查明魏進忠 旨

原任南京刑部郎中鄒元標起用 旨

御史方震孺疏

御史張愼言疏

御史方震孺請監軍疏

遼[illegible]王化貞[illegible]

經略熊廷弼

司禮監傳殺王安 旨

巡撫王化貞疏

吏部起用趙南星 旨

御史王心一論客氏疏

吏科侯震暘論客氏疏

御史王心一救朱欽相倪思輝疏

吏部會議鄒輔忠毛士龍 旨

禮部主事劉宗周論客氏魏進忠疏

禮科周朝瑞疏

吏部尚書周嘉謨疏

御史江秉謙疏

卷之二 壬戌年

遼東巡按方震孺辨徐大化疏

經略熊廷弼疏

吏科侯震暘論四輔臣疏

通政劉道隆疏

南道何可及

遼東巡按方震孺疏

御史謝文錦疏

左都御史鄒元標疏

御史蔣允儀疏

刑部尚書王紀辨楊維垣疏

又揭

吏科趙時用等疏

刑科沈惟炳疏

御史蔣允儀疏

吏科都魏大中辨傅櫆疏
吏科甄淑駁傅櫆疏
吏部郎中鄒維璉疏
刑科傅櫆疏
禮科劉懋疏
左僉都左光斗疏
御史黃尊素贊鄒維璉疏
左副都御史楊漣論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
御史李應昇論魏忠賢疏
戶科陳良訓論魏忠賢疏
御史袁化中論魏忠賢疏
吏科魏大中論魏忠賢疏
御史房可壯論傅櫆疏
工部郎中萬燝論魏忠賢疏
御史李應昇救萬燝疏
御史房可壯再論傅櫆疏
御史黃尊素論魏忠賢疏
吏部尚書趙南星疏

工部員外王振奇疏
御史袁化中疏
吏科魏大中疏
御史房可壯再論傅櫆疏
吏科許譽卿疏
戶科陳良訓疏
御史謝奇舉疏
通政黃龍光甲年停刑疏
吏科沈惟炳疏
御史袁化中疏
左都御史高攀龍論崔呈秀疏
吏部尚書趙南星覆崔呈秀疏
御史李應昇論魏廣微疏
吏部尚書趙南星論陳九疇疏
吏部尚書趙南星求歸疏
左都御史高攀龍求歸疏
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
吏科許譽卿救沈惟炳疏

上林苑監典簿樊維城疏
吏部接出　聖諭
戶部員外王守履論陳爾翼疏
錦衣衛接出　聖諭
戶部郎中劉應遇六大苦情疏
通政楊紹震疏
戶部員外王守履疏
戶部主事陳此心疏
監生胡煥猷論四輔等疏
原任遵化兵備耿如杞謝恩疏
戶科李覺斯叅胡煥猷疏
原任錦衣千戶王元善疏　旨
御史楊維垣叅胡煥猷疏
吏部房壯麗等會勘崔呈秀疏
御史賈繼春論李夔龍等疏
大學士黃立極等辨疏

卷之九戊辰年

南吏部主事徐紹烇疏

吏科魏照乘拾遺劉詔疏
翰林院編修倪元璐疏
刑部接出　聖諭
御史羅元賓疏
刑科曹師稷疏
編修倪元璐辨楊維垣疏
原任御史方震孺謝恩疏
御史張鑛論媚璫疏
刑部疏　旨
禮科閻可陛疏
御史張養起廢疏
都察院接出　聖諭
御史高弘圖論劉詔劉志選梁夢環疏
禮科閻可陛論建祠疏
戶科汪始亨疏
南吏部主事臧照如請謚疏
御史寗光先論汪裕疏
禮部主事喬若雯論智鋌疏

卷之十一 戊辰年

傃菴野抄卷之二

古吳蔡士順孝來父纂

泰昌元年庚申九月初六日

皇長子登極改元天啓以明年爲天啓元年以今年七月前爲萬曆四十八年八月初一至十二月爲泰昌元年

司禮監一本登極在邇等事奉

聖旨魏進忠既查明不係　先帝選侍李氏下應役着照舊供職九月初十日

魏邪進忠詩名僭護功如何待貪始渊之抑何云不[illegible]下[illegible]爲逆原無侍護功後皆蓋行趕遣　上旨不知耳

恐逆此時尚公廠耳而有欲於選侍黨去之者亦先幾見也乃徵寬　旨亶膺固眷幾㓕鐘簴倘亦百六之數歟

原任南京刑部郎中鄒元標奏徵臣蒙恩特起等事奉

聖旨忠讜素著乃　先帝簡用着遵旨前來供職不准辭天啓元年辛酉正月十三日

吉水以九死一生係綱常登進未幾高臥山林者幾三十年世法圓熟磨却諫臣氣槪此是其學問進到而厥後一語刺南樂快於當年江陵一幅彈章也

一語識大體

御史方震孺疏夫張差一案已成往言之似令人厭而近議洶洶終不可遏塞則不容不平心一言以掃國本之葛藤也善處人骨肉之間者原不可無調停之法然不當因已之調停而遂疑挺擊之奸化爲烏有也又不當謂發奸者盡小人而遂掃蕩不留種也王之案誠非高品祭典自有處法而中旨奪其勑命可乎陸大受之任撫州幾於吸風飲露而必擠於隔歲之後可乎至於李俸之禁錮張庭之鬱死又爲其師郎云不剪元良之羽翼乃不幸而有其迹矣門戶二字原不當聞之君父職言之已自驚心則又不容不平心一言以掃門戶之葛藤也東林之中原多依草附木奸險貪橫實有其徒爾時不肯依附者自是剛腸男子然不當因不附者而遂爲蝎澤之漁也又不當因親以及親因友以及友而更爲瓜蔓之抱也如清洲之葉茂才朱世守經濟之董應舉趙南星挺勁之魏雲中馬孟禎潔淨之高攀龍劉策練達之

李邦華若節之鮑應鰲劉宗周等有何罪而錮之終身郎云不驅朝士之清流恭不幸而露其形矣　夫移宮之始末專關　聖躬同　皇上之臣子決不敢先選侍而後　皇上則科臣楊漣似可幸無罪而不知何以有居功之說也將謂其居之以爲貴而未嘗遘會乘機取中旨之閣老將謂其居之以爲富而未嘗驅神使鬼私罪璫之金錢而不知何以又有交通之疑也　正月二十六日

御史張愼言疏　偶值選侍　乾清　天子避處此一[illegible]時也　宗廟之鼎器爲重則　先皇之簪履爲輕所以不得已而有冢卿周嘉謨之疏也又不得已而有科臣楊漣臺臣左光斗之疏也於時抗言官府郎神廟之鄭貴妃且居然先徙以爲望矣既而閶闔弘開冕旒快覩此一時也嵩呼而慶　聖主之龍飛遂亦不覺愴焉而痛几筵之羊棗光景風聞淒然動念所以臺臣賈繼春不得已而齊沐具揭諄諄於閹臣周旋内外之間也此當日之定案也假使周嘉謨并楊漣左光斗之疏爭於既移宮之後可乎不可乎又使賈繼春之揭爭於未移宮之前可乎不可乎蓋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誠如同官方震孺之疏合之雙美離之兩傷耳　二月十七日

此疏稱兩君子者甚當至移宮前後之論尤爲精妙後侍御賴晉撫早奏戌得免逮其此論精誠所護感歟

（眉批）潛德柄果

御史方震孺疏　惟願　皇上速發帑金二十萬委官星夜齎至山海職雖不肖勉效馳驅親至關外一面犒賞已出關兵將一面督催未出關兵將一面撫恤戰敗之殘卒弔祭罵賊之忠魂相地形之險夷畫備守之長策似皆萬萬少不得者職豈謂此行眞足以救河西然猶愈於安坐而聽其亡也柔脆如職炎天烈日之中猶有白草黃沙之意而將士之忠勇者豈無聞而興起者乎且廟堂之上嘗遣一臣弔死撫傷亦可見　皇上之精神與舉朝之精神猶然東向不至以　祖宗之疆土恝然一擲使封疆之臣心灰意冷耶　五月初二日

孩未此疏何等慷慨也已知明請監軍之任矣然

（眉批）隱然自任不然誰肯發此

寫正從容
殺義

不大愈差監軍而規避不願行者歟

巡撫王化貞疏薄暮城頭火起城內大潰稱小西門已開滿城皆賊按臣下城欲入署從者不可共擁出小南門後竟回署中比曉李永芳入見叩頭訴不得已之故按臣謂汝爲我言我對誰言今無及矣永芳聞於奴酋遣人來迎共擁之出本官面不改色立於庭奴責以拜本官大罵吾天子憲臣豈爲賊拜奴謂從汝本官復罵曰汝小醜不久滅亡豈吾肯從賊願速殺我奴怒令人持去欲殺之比出門復呼之庭又以好言慰之本官終不屈有奴子自外入者舉刀斬之本官引頸以待奴子手縮奴因曰送汝歸何如本官謂兵已潰散力不能殺賊無顏歸速死爲幸奴知不能奪令以輿送之不就輿以馬送之亦不就乃令二人扶之馬上送還署中諸生及衙役從之者數十人至署門對闕八拜曰臣不能報國矣又遙拜其父母四拜遂就縊奴遣李永芳棺而葬之至今遼陽城之人及奴部衆皆咨嗟歎息稱爲忠臣夫經臣之登樓自焚守道之舉室入井開原道之衣冠自縊見危

撫臣自迯

授命爲國捐生凛然忠義足以動天地泣鬼神矣然未如按臣之從容不亂堅定不撓能使異類心服拔臣屆騰而椎結毳毳之人相誦說於無窮也

昔年李仲達司理南康張見平侍御適按江右甚相得與余言張男子也美鬚髯好議論喜讀書在差著春秋補傳一部余曾見之宦途著述富於經生學士宜乎其明人臣大義歟

經畧熊廷弼疏昨見臺臣李應薦疏謂化貞逼臨虎吻望臣爲內援其情甚急臣高據山海視化貞爲外護其勢畧綏事態多端媒孼易起倘齮齕一生禍豈勝言仍請 天語叮嚀臣以剛中承 天寵滿腔壯懷用以報 朝廷而不用以扼同舟化貞以耐心酬主眷全副精神用以固藩籬而不用以岐同志何臺臣量臣與撫臣之淺也强於本無形迹中忽開一段形迹以增其事態而起媒孼則齮齕之禍誰實啓之撫鎮在外折禦經畧居中調度征倭以前事體原是如此況今三方並進左挈右提勢自不能身在撫前偏住一路非高據山海自處於緩而逼人於虎吻

也。但記去年倡爲不能聯屬道將固結士卒之說者
轉相煽播遂至逐臣劾臣斷送河東一方於賊手而
不顧今又無端創爲調劑經撫之說其所關係豈止
道將士卒乃一商量公事其迹不允其心必有以經
撫不和搆生事端者小半之河西如何再禁斷送殷
鑒不遠臣竊懼之不得不一言杜此釁萌伏乞 皇
上勅問言臣如肯容臣經畧幸暫寬文墨不必無形
造影橫啓猜嫌且俟到關之後文武齊集而果不能
和輯形見事出一[illegible]機彈願安和敎如不容臣經畧
臣請奉身而退聽言臣別舉一衆中不相扼者俟我
皇上簡用以收經撫調劑之效蓋臣初不敢復往
經畧者尤以寬嚴緩急躊躇於今昔之間恐在地方
不便展布自 皇上痛憤 祖宗疆土袖手送賊追
論當日之論臣降處馮三元等而一時公私申救皆
藉臣爲口實臣又怵於不必申救之 嚴旨不敢再
救且不知此段公案何日注銷乃無故而發大隙之
端如此展布之苦又不在地方而在 廟堂之上矣
此臣於今日千難萬難欲辭則恐負 皇上不辭又
恐事未濟而禍先及身不得不進退維谷者也 六月二十日

後來禍敗皆不出此疏所料誰謂廷弼不言也廷
弼在此時已看破舉朝必不容爲矣惜乎化貞一
逃之後政其可以有爲而竟詘笑樂敗與之同局
耳

司禮監傳出 聖旨南海子着守墻鋪淨軍王安不
許人往來私通書信人役往來着廠衛辦事番役并
南海子看守人員拿住指名參奏 七月十二日

此逆璫殺王安也安殺而逆用可恐言乎善乎侯
給諫吳觀之言曰用王安者猶且不容況用殺王
安者乎

巡撫王化貞疏本年七月三十日賊犯師河上回至
盤山道中據原差都司毛文龍具稟七月十九日據
鎮江住民任六報稱鎮江僞署遊擊佟養眞揀選兵
二百餘名抄殺黃背商山等處歸正人民去訖時右
衛生員王一寧朝鮮借兵回住彌串堡文龍延與共
事討畫鎮兵不滿千壯勇既山抄殺屯民城中必空

閹臣小利　又市煌咯　又害夏侍　御死

遂分兵一百餘名令守備蘇其民千總張攀并率屯
民百餘邀截去兵歸路撥兵一百餘名千總陳忠率
領乘夜渡江進船鎮江城外二十里上岸先令暗通
鎮江中軍陳良策為內應候至本夜喊叫齊發一鼓
登城內外夾擊賊皆破膽佟養眞披衣迎敵被衆迎
頭棍擊仆地就縛其子佟松年及家丁六十名各持
器械斬殺一兜有餘戰賊俱就擒縛八月十一日
毛弁此捷固奇然亦偶得者耳聞之往商皮島者
皆不許可毛帥謂縻餉者也而毛特有中援遂保
保泰斷[illegible]　平可　尤
化貞劾登撫歲舉百萬金擲之東海皆此小捷為
之也孰謂鎮江一尅反為中國一蠹哉
吏部一本陞授官員事奉　聖旨趙南星陞通政司
左通政九月廿五日
高邑癸巳主察至公黜其親家吏科都給事王三
餘至今膾炙人口乃計典前畢身且不免當時大
臣如李世達已有疏及之者錮之三十年而始得
一出冢宰作用天下政望手采而大禍及矣逆璫
毋論彼士大夫盡指名高邑以斧敗局雖復得美

官亦何以復對夢白小題舉業況其立朝事業也
愳死矣
御史王心一疏近者臣連接邸報惟見　明旨一則
曰奉聖夫人客氏保護劬有勞績着戶部速行擇給
地二十頃以為護墳香火之用再則謂魏進忠侍衛
有功着工部於　陵工告成敘錄在內一仰　聖心
獨以私恩為惓惓者微臣苟可將順何敢冒昧攬之
嫌然處不諱之朝令臣畏罪不言忍祕　聖明之過
舉是又不忠之大臣不敢也夫當此經撫協勦賊之
[illegible]
譎將士鼓渡河之勇[illegible]振撻伐有機人心暗俯
事在朝廷臣恐不諒者以為　皇上先左右而後疆
場重懷宮中之私勞而輕念邊臣之積苦一聖德無
瑕恐有此累則不便之甚臣又恐東征文武將士聞
之以為吾屬捐軀命冒鋒鏑為　天子任艱危曾不
得如左右之人微　聖衷之眷注重　天語之叮嚀
毋乃解其體而灰其心乎則又不便之甚臣愚以為
即客氏之保護應酬進忠之侍衛可賞何妨優以金
帛如一彰　聖諭加給田土詔示敘錄流播聽聞殊

傷。聖德。又況 梓宮未寧而先規客氏之香火
陵工告成而強入進忠之勤勞於禮為不順於事為
失宜。

閹乳交攻明目張膽

吏科侯震暘疏山陵竣事出宮奉有 明旨不必縷
縷過計為也旋有臺臣王心一以義裁恩一疏 聖
旨覽之而不責職益欽仰今月二十六日果傳客氏
午時出宮職於是舉手加額突奉令諭職且驚且駭
謂此有所矯拵不出於 皇上耶青天白日之下斷
[illegible]
斷無此理誦 皇上果迫於義不容遲情不忍割旋
出之而旋悔之耶職又不敢信 皇上固聰明英睿
不世出之主也且以其身在宥天下而不忍一保姆
至忘寢食明告中外有是理乎使 皇上未離襁褓
則可今年已出幼外之則有疑丞輔弼內之則 中
宮叶琴瑟之逑兩宮稟小星之義起居食息調護維
持以節留精神以漸磨令德其何有於保姆而為此
戀戀耶且 皇上一身天地神明所呵護之身也
二祖十宗所付託之身也詎一保姆得私其恩天地

皇心亦動

呵護之矣祖宗付託之矣而首於即位之日怵以遼
警告以災傷兵動九邊餉窮四海此又天地祖宗借
外憂以動我 皇上者也皇上念及此即宵衣旰食
夙興夜寐諭文武諸臣矢心滅賊以奠山河猶恐不
給乃緣兒女涕泣何為且 皇上不念邇者三喪並
舉兩母后葉 皇上於誦詩舞勺之年 先帝二十
載青宮三旬紫極倏忽崩殂頃雖升祔禮成寶扆未
築百同宵露職旋繞其際猶泣下沾襟竊意 皇上
九重之內必有痛哀梧棬顧痛者特外廷遼遠
[illegible]
無由得知而又反有憶泣保姆之諭甚矣為聖德之
累也今夫諸王公主至親貴矣朱邸既開叩閽不易
奈何獨使么麼里婦狎近至尊哉憶職等俑從送喪
之日萬姓角崩千官雲擁獨一乘軒在後巍然居中
道路指目咸曰奉聖夫人客氏靡不舌橋眼張者又
禮臣周道登語職云神主進德勝門一老嫗長跪路
旁望塵號慟驚問之有錦衣臣駱思恭曰此先皇阿
姆恩寵未逮是以悲耳職喟然興歎同此阿乳之功
溥者使行路猶憐厚者能不盈滿招忌女德無極

皇上即爲客氏一身富貴計亦宜早加裁抑曲示保全不宜格外隆恩以寵而益之毒且 皇上始而徘徊眷注稍遲其出猶可言也出而再入不可時出時入尤萬萬不可何也宮闈禁近之地詎宜習熟往來閭巷積褻之身何得輒混視聽況中涓羣小內外鎖連借叢煬竈有不忍言者十月十二日

御史王心一疏近者科臣朱欽相倪思輝疏論奉聖夫人客氏其心不過論 聖明之諭旨不可不信祖宗之家法不可不守宮禁之防閑不可不肅皇上爲堯舜以成清明之朝廷而已不意有干聖怒罪以沽名遠加降調職伏思 明旨謂內廷之事與外廷何干預職每反覆斯旨以爲非宜王者以天下爲家一家事莫非天下事彼兩科臣者憂深慮遠其言不無過激然正其家事視國忠於 皇上之職分也十一月三十日

吏部一本奉 旨會議事奉 聖旨國家多事屢有旨諭臣下各守職業不得紛囂卻輔忠毛士龍如何左相訐奏你們既說贓私無指實姑不深究毛士龍着革職爲民卻輔忠冠帶閑住以後各官都要協公體國共濟時艱再有挾私造言生事起釁的定行重治不饒

[illegible]計較其屬[illegible]顯見

觀此則通內者之殺人已見端矣禹門亦幸而當共始耳四明閒住亦如遼撫之陪熊也故旋得實顯厥後禹門於刃在其頸之日而能爲樵爲漁固是阿護亦見禍患之才恢恢遊刃

[illegible]忽拔宦官[illegible]見得真

禮部主事劉宗周疏頃者奉聖夫人客氏於 陛下有阿保之恩不忍遽出致出而復入自是孺慕情眞夫以大內森嚴恣一宮人出入不禁如此非所以閑內外耳而 陛下方以人言之及一舉而逐諫臣者三人罰者一人至閣部以下舉朝爭之而不得則陛下又以一宮人成拒諫之名矣臣於是而有感於宦官用事之禍也古者公卿士大夫有罪則下廷議而理之不聞以禁中決也乃今朝逐一諫官中旨也暮逐一諫官中旨也此中旨者在 陛下方用之以快一時之喜怒而孰知左右前後之人又不難乘陛下之喜怒以快其私乎方且日調狗馬鷹犬以蕩

指名十勝可謂論璫中之陳勝吳廣

陛下之心日進聲色貨利以蠱　陛下之志可以結人主之歡者無所不至人主方以為德我而愛之益視法家弼士如仇讎而後得以指鹿為馬盜　陛下之威福武降斜封之官或興鉤黨之獄生殺予奪惟所自出而國家之大命隨之則亦宦官必致之禍也試問今日得時用事親幸於　陛下如左右手者非和魏進忠也耶則導　陛下逐諫官者魏進忠也并導　陛下以優人雜劇射擊走馬者亦魏進忠也不然則亦魏進忠之黨也　陛下淸明在躬如蒙泉之[illegible]初出方將追寵古先哲王以躋盛德乃竟為進忠等所誤豈不深可恨哉　十一月初十日

聞此疏幾至廷杖則進忠此時已握天憲矣

禮科周朝瑞疏有如雄縣知縣王納諫以守正蒙譴既有　旨下撫按提問矣至撫按問明其驛遞挨程未去有時分毫不悞殊無隔阻　龍袍扛箱之事乃內旨仍批降納諫一級罰不當罪何以使羣吏響風又如刑科給事中毛士龍更憑空被陷亦有　旨下廷臣會議矣至廷臣議確具奏內諸款原因爭勝遂爾橫加並非其有貪贓壞法之事司內旨執定斥士龍為民忠而見疑直足令言官短氣　十一月十八日

吏部尚書周嘉謨疏長安中口語嘖嘖議霍維華在科抄參一二疏有關國事惶惑人心臣亦不敢盡言以阻其向用之路夫為國家愛惜人才之意也臣今行六用是而竊有感焉從來本部春秋兩次例推科道官陞轉藩臬二司者皆布政司參政官階三品下者按察司僉事官階五品回視科道七品官已越數階人即有物議亦在陞遷之例而況因材器使之意[illegible]居多乎若一一被言官參駁一一煩　皇上詰問則將來年例徑可廢而臣部身銓者將無所措其手足矣　朝廷假臣部以黜陟進退之柄可終淺淺也乎　十二月十八日

御史江秉謙疏夫　皇上再起熊廷弼授以經畧假以節鉞不常曰疆場之役不從中制乎而數月以來經畧苦不得措其手足展其尺寸呼號日疾辨駁踵至其執為題目者輒曰經撫不和王化貞欲戰熊廷弼欲守耳夫廷弼非專言守謂守　而後可進戰也

並破

化貞銳意進戰，即戰勝而可無事守乎。萬一不勝，而又將何以爲守也。此其事勢情形，夫人而知之，而必欲一升之於九天，無一言不聽信，一抑之於九淵，無一策不吐棄，豈真盡無心知，不明於戰守之談，彼原不從戰守起議，但從化貞與廷弼起議耳。夫廷弼所稱爲遼東經畧節制三方者也，則三方之進戰退守，皆當聽其指揮，聽其部署。乃化貞欲進，則使廷弼題之而進；化貞欲退，則使廷弼題之而退。化貞之倏進倏退，則又使廷弼進不知所以戰，退不知所以守，是以化貞撡節制廷弼之權，而經畧未嘗有節制三方之權也。是經畧爲具官稟成，則無權坐罪，則有主國家，亦安賴此經畧哉。故今日之會議，非經撫不和，乃奸惡經撫者不和也；非戰守之議論不合，乃左右戰守者之議論不合也。十二月廿四日

能經畧出山敗局，此疏說盡病痛。經畧罪乎，化貞罪乎，惡經畧而奸化貞者罪乎。至牽賄殺正人，用經畧爲毒藥，欺君欺天，寘誅能已乎。

傃菴野抄卷之二

古吳蔡士順孝來父纂

遼東巡按方震孺疏員外徐大化有疏叅臣其羅織罵詈無所不至郎下部院語當靜聽可以無言臣封疆至此一人之微命輕如鴻毛亦不暇言惟是謂臣先逃以爲民望以故廣寧之陷臣又不敢不言大化殺臣之意雖有淵源奈何不一按情節而輕作此語乎他人之疏揭知大化不肯信撫臣王化貞見到都門矣大化何不就撫臣而一問其來歷耶第一兵敗[illegible]第二城陷第三民逃但有善牽扯者能一字牽扯及臣臣甘受死殊不知變起倉卒令人思索不到十萬兵馬一刻而敗於西平其所以敗之故撫臣自有活口廣寧一座大城一刻而不守其所以不守之故撫臣亦自有活口也百萬生靈催促西還經臣又自有疏撫臣自有說此間情節明明白白而大化乃謂臣先逃以爲民望耶逃於陣而致陣潰逃於城而致城潰然後謂之逃然後按其前後而誅之乃爲定律臣既不在鎮武又不在廣寧又未嘗失陷城池又未嘗

亦不是不論根因只是淵源如此耳

錯失情形又未嘗有一兵馬而謂臣罪不在經撫下耶且臣之離廣寧也以一片完全土地交付經撫郎錢糧至釐毫皆求明白而後往寧前考諸書若謂臣不軍之監不知臣奉到勑書原不許効巡按事務臣經年駐河上因報滿期近不得不完巡方事件以便遣戒大化會在臺班亦可以相諒矣臣自駐前衛據本月十六十七日臣尚單騎往來其間何謂棄地何謂棄官經撫不守兵將不守猶共議寧前不能守乃欲臣隻身而坐城中耶至於屢前月二十三日已聞[illegible]其兵之敗尚星馳守廣寧乘夜疾行四十里有新發浙兵馬証此千餘人皆大化之鄉又可一一而問者也至於撫臣出城後遣官舍止臣勿東撫臣見在都門聞有書發抄大化又可就問也萬人皆西而臣一人獨東東行者爲逃乎西行者爲逃乎廣寧已爲賊據前去無門經撫護民西還存站無地二十四日遂遣守備官周一麟回關招殘兵已喧傳許放入關矣順大化設身處地爲一再思也早知不論根因只借入關爲題目彼時但駐中前數日却具一疏曰臣孤

逢迎人意何人之意不還化貞與舉朝助化貞者之意

壬戌中之語矣責人以死嗚呼淳矣今正死時矣亦淳死耶

身爲戮豈不好聽然臣亦未嘗駐關上三日 督
臣後即聯往八里鋪近日復往來中前海上一帶而
又不免於大化之苛求何也至謂臣欺君賣友臣自
信從來談遼事無一字之欺惟不能逢迎人意從不
敢云我兵我將真足制奴不敢云西虜真可倚靠不
敢云鎭武可以不守從不敢云機會可乘而遼可以
浪戰取禍之根實本於此若謂塘報互異之十三廣
寧廣原無扎營之說不得不異原無西虜取兵之
報不得不異諸道所報[illegible]真惟時刻間有變換
[illegible]
臣隨即具疏題明何謂變幻挨臣不取遼於各道報
誰憑耶若吳主事責臣以不死其道理甚正但賊兵
尚無蹤影前衛至今未陷不識彼時應死賊乎死城
守乎死經撫乎亦死百姓乎抑從廣寧而死於孫得
功乎此處亦須商量的當也臣既奉 旨分別道將
應有草參之疏大化既云臣官非其官也即刻焚其
草惟仍照原疏棲息關外恭聽處分而已 壬戌年二月廿二日
發臣之言雖不淵源十語破的後來朋奸遂貫大
快淵源[illegible]

原前題原念想只是賊化貞耳

遼東經畧熊廷弼疏職觀今日諸臣所以偏欲處職
者十日不援廣寧一曰先逃入關一曰七八月間不
進兵一曰主守而不能守以上情節在塘報前後章
疏皆極明白而諸臣自以佐嫉之甚有以不爲職題
者耳不爲職聽者心不爲職念想言之徒益其佐嫉
而言則冤職不足惜恐稍使 聖主後有失刑之誤
請卒言之去年十月二十七日聞撫臣進兵二十八
日出關止借總兵孫顯祖家丁五百人參將施洪謨
一百五十人參將吳自勉自帶家下五百人[illegible]
取張繼世家丁九十人[illegible]到右屯始截留[illegible]
之兵與其先發過遼者摽騎兵一萬二千人內挑萬
人分左右各五哨統之以十將千人發義州戚家堡
防西虜千人作老營馳運砲器又與撫臣討眞保兵
五千餘演戰車四百輛每輛十人分爲兩營各紮前
騎兵五千人於其中餘則以爲守右屯之用而經畧
之旋爲狀稍止此矣正月十五日監軍道高出稟賊
將於十七日過河職即發右哨五千騎與總兵祁秉
忠東援因硃書白牌親來督陣如有退陣者軍士合

隊併斬將官同中軍千把總併斬仍諭總兵劉渠會
高出相機救援西平而撫臣謂職督戰甚嚴有後言
何平日移書具疏耍職申嚴軍令盡斬將士之退回
者而今遂亡之也二十日職欲往河上觀動靜東行
五十里至石橋聞賊過河報即發令箭催監軍道韓
初命督發左哨五千人併戰車四百輛星夜來援仍
東行三十里至大板橋聞賊圍西平報高出差人[illegible]
稟廣寧城民日夜哭號當亟為援二十一日監軍道
胡嘉棟與韓初命皆以為言職即率兵趨赴閭陽[illegible]
[illegible]
應援廣寧仍遣監軍道邢慎言赴入廣寧勸撫臣鎮
定勿忙亂是夜三鼓聞兵敗亟命道將嚴整以待之
二十二日辰時報賊尚在西平未到鎮武而是時廣
寧守兵尚二萬有奇猶意撫臣深得河西人心必能
矢衆以死守也豈知是日一面以書請職移鎮一面
開門放民開獄放囚倉皇出走以避謀縛之難而官
軍百姓已紛紛過驛而西矣職亦安所庸其救援乎
時錦義兵將與撫臣東調一空西虜皆逼城而住欲
乘機犯搶誠恐逃難軍民被其截奪當夜罄隊趨大

河西人不[illegible]朝可恨

經界若[illegible]差矣

凌河以防之撫臣謂就經臣於閭陽而經臣已出不
知撫臣以棄廣寧將至閭陽職不得不護民而還非
攖城以待敵職不救而先去也此應援之大畧也二
十三日駐師一日欲待軍民過盡然後行而撫臣隨
至見職欷訴遼人內潰幾不得免之狀職哀而慰之
仍勸其先行至關自以所部兵馬殿後而撫臣原同
行時大凌河橋被車軔壓斷軍民號哭臣率家丁數
隊親自扛木負土移兩時而橋完因見人民甚衆蹂[illegible]
而托諸撫臣曰去年關上止甯逃兵尚以開放不[illegible]
[illegible]
潰幾成激變今亂兵多於去年且驕馬持械邀路恐
人與去年赤手徒步饑困而易制者不同況[illegible]
數十萬百姓東懼賊追西懼虜搶尤不可久頓於外
放關之事非吾親往不可親留中軍官統各將兵馬
付公緩行而吾弟率內丁數百騎飛驅關上以放之
撫臣以為然於是連夜前行遇路捕斬劫掠諭將官
嚴防西虜而百姓在途者始得無恙二十六日抵關
督臣與部院諸臣果不敢放入軍等候三日已[illegible]
欲[illegible]即[illegible]太羅城主張開放而軍民闖關者始[illegible]

放關何不[illegible]既至廣寧

無恙若職遲到半日而斬關之事又繼廣寧而生矣
此職先來一段之隱憂苦慮也知諸臣必有先逃至
關之說有不肯避者也當是時撫臣踉蹌而奔童僕
且不能顧身命且不能顧安能殿後護百姓職哀其
雙淚並流付之全師以盡其兆城之備而反攘之以
爲脫身推罪之地是職又以厚道愛逃吝也此先進
入關之大畧也頃又見得撫臣揭言戰宜在河東不
宜在河西蓋乘機進戰雖三萬可當十萬之用奴若
未卽十萬不能爲一萬之用此等兵機職實愚至今
參看不透豈其過河進戰另有一班兵將以先發奪
人之氣乎抑仍是素所寵信之祖天壽孫得功等撩
掌摩拳之戰將與憤欲殺賊之鄉兵乎豈過河進戰
孫得功等便能縛奴以獻撫臣而奴若來攻便欲縛
撫臣以獻奴至謂左牽右扯終不能一過河機會屢
失而賊又不知撫臣兵權在乎無人節制誰爲牽扯
誰令屢失機會也去年七月二十一日按按臣方書
言撫臣進兵之說絕無影響說七八月者欲借此助
裏邊與頭早催兵馬器械又上疏言撫臣日日言渡

化貞亦知兵爲巢所弄壞耳

河言進取故爲大言險語以振其頹墜不揚之氣且
使援遼者有一毫生望不至畏而遷延職固信撫臣
進兵爲虛聲也八月初三日接撫臣書云鎮江捷報
卽台臺入境之後是爲佳兆但恨吾兵不能接濟奴
兵一至只得棄之不肯貞擬以虛聲牽制之恐台臺
聞之以爲實然故敢先言之職又信撫臣進兵爲虛
聲也京中相知謂撫臣有書入京云中秋前後以聽
捷音如若不復遼陽必無西面稱臣之理職訝之書
問撫臣以的確眞信見教而八月初九日撫臣又手
書答職云向言進兵虛聲也日日想進兵者實意也
然而不能進者實形也六月之時擬師期於八月兩
月之間想已量度此時兵馬已集甲仗已完車輛已
出虜衆已令登麗之兵已至南衞部屬已定期會不
可失耳今兵馬不來甲仗不出車輛不發登州之師
未至朝鮮之使未行而我以孤軍獨進其將能乎京
中之書誠有之蓋一當科言而謂廟堂之上事事協
應遼陽難復奴兵不能自挫自詭必有以報此正
六月間急來協助之詞非謂目前光景便足制也職

又信撫臣進兵爲虛聲也臣以八月初六日出關十七日入廣寧痡賊以鎮江之故殺戮金佟極慘撫臣向言欲以千入襲取蓋州而於三岔河作勢欲渡以牽制之職曰虛不可常弄便當實實做去以萬人襲海州東昌而別遣精兵五千從柳河夜奪蓋州斷賊歸路撫臣以爲非萬全不敢往月謂公所謂大做法貞所謂小意思也職又信撫臣進兵爲虛聲也樞臣張皇不知其爲虛也據直述遼中情形一揭各上進兵宜決之疏一時臺省紛紛言進職亦言進以窮忿撫臣果移職書曰兵部不言車馬甲仗作何催發但言機會可乘宜速進取甚至言廣寧兵有十四萬眞是可用又揭稱車馬甲仗屢催未至何所恃以爲進戰之具且言夢寐中不忘東渡然無如不能何職又信撫臣進兵爲虛聲也前月十二日監臣過右屯爲職言前年撫臣以明年正月初一日出師大利擬率兵取蓋州孺謂年兄取蓋州弟當於西平過年整搠兵馬揚聲三岔河使賊不敢南救及至期不敢調發空受凍六七日而歸此又一次也正月初四五沿街持白牌督催鎮城馬步軍兵盡數東發職駭之及得劉渠述撫臣之書與各道彼此相鬨之書始知其故蓋西虜來本少不能獨進又不便發回誅遣我兵助虜北向黃泥窪攪一空以結用夷之局而又其賊之精銳在北復發大兵揚聲於三岔河南且令羅萬言周應乾等更番過河誘至奴兵便使西虜得利而不知虜畏東行竟出邊求遽得回鄉回報而歸此又一次也合去年之五進而七退職又信撫臣進兵終始一虛聲也而樞臣之昨疏猶云七月間有鎮江之捷有鐵山之利奴酋皇發兵救援此時乘機而進可以得志而奪奴之氣職疏上而經略又以此罪臣也是誤認撫臣虛聲爲實進而欲以屢失機會縛職罪也此撫臣主戰而不成戰之大略也至於職之主守原是修守以待戰口雖不講戰所稱練兵飼馬治械運芻設險扼固即守具即戰具也誠肯收拾前項一切而遊徼於沿河分截於中路宿重於鎮城犄角扎營以固厚其勢訓習其技休養其力如河上委難駐兵諸疏之布置一一而行又何處不能保河西一塊土

化貞何爲至今不殺

而撫臣每疏必謂固守下策也守非戰心也言守則
廣寧人心紛紛思逃矣鄉兵憤欲殺賊者見職不過
河西退爲修繕之備皆懷怨懟也遂置一切守具於
不問以至今日求出下策而不得職固無如撫臣何
也記職去年十一月初四日至松山接監臣一揭一
手書言今所急懸者廣寧城守之事而城甚低必須
扎一營於城外西北城在山麓險不在我則山西之
角宜扎一營至於守城一切零碎器具如布簾燈籠
木棍等項十數件或可哄得做幾件其惡城守事一
[illegible]
至此而監軍牛象坤亦曰與撫院言守事不聽言城
兵毋盡東發當扎兩營於城外又不聽假使有一二
營兵在城外鎮定人心城內安敢遽亂此職主守絕
不成守之大略也先朝與 皇上殊恩去年涕泣奉
詔而出本願竭犬馬之力爲 皇上恢復東方一塊
土不圖以議守議戰之故觸犯衆怒致使奉 旨節
制之巡撫而不許節制奉 旨控扼之山海而不容
控扼奉 旨出關之策應而不與兵馬策應俱爲抛
方講一眞情實形便以爲妬功爲害成爲不知職已
久知撫臣之必敗河西之必亡而更不容職開口一
句以救其敗而拯其亡事至今日職復何言痛想塘
報至日宮寢震驚都人惶恐眞有萬死不足贖者而
犬馬之心愈急若關上之事事付職料理實實竟助
力量伏能勉竭鈍愚爲神京左臂圖一時之安已擬
上疏自任恭慰 聖懷而諸臣不論道理必欲逮職
斬而後快職何敢復爲 皇上任關守之事惟將前
項四段情節供狀於 御前以定職之罪案而已嗟
乎以赤中瀝腸深憂畢慮之身而外爲詭謊欺君者
[illegible]
所累內爲扶同誤國者所陷此封疆之厄數[illegible]臣之
宿[illegible]也可勝悲慟也 二月二十五日

到此地位而舉朝尚幻造化貞許多盡職許多能
事所以此疏亦大不可已然讀此疏化貞面目亦
被說盡。

吏科侯震暘疏今我馬生郊議論盈廷況當 主少
國疑妬璫竊弄之始所倚藉輔弼大臣不啻險道之
斬中流之楫宜何如品行始勝其任姦輔沈㴶始借
募兵以進身繼借練兵以行媢糜費無數金錢濫授

諸臣獨不言交親並敲之[illegible]

無聊

無數官爵業經諸臣參論至擬之亂賊篡弑臣謂淮
即無其心不可不防其漸其最可羞最可恨處專結
納權璫交歡阿姆禁中秘事時密報以誇傳牖裏機
關將朋謀而翻覆臣政擬特糾而諸臣再疏已上似
可無言及得其辯疏讀之理屈詞窮機鋒肆出尤不
覺皆裂髮指天下豈有兩奸首尾肯自供自吐者今
諸臣言淮交客氏淮曰請問諸客氏言淮交盧受淮
曰請問諸盧受言淮交劉朝淮曰請問諸劉朝從來
有此質對之法否有此辯白之體否明遮明護復自
謬自招想淮下筆時亦當神搖其手至詆惠世揚爲
速化屬韓敬主使了不相蒙緣何插入又謂明斥能
廷弼招忌夫弼干犯國法自不可諱今之明斥廷弼
者多矣以公事起見雖議論不齊何妨互證淮得罪
公論恐不關此爲此語者將挑釁乎將借資乎閃爍
變化益不可方物臣不意　聖明之朝有僉壬若此
昨歲閣臣劉一燝初念未嘗不正但才識短淺作用
全疏王安一案臣嘗諷其明目張膽爲　皇上剖陳
以去終是含糊隱忍臣至今恨之用王安者且不免

後言官反以淮爲正人一燝爲邪党

竊痛不識烏程肺腑

於譏彈用殺王安者當借何題目如淮者始終本末
原不與一燝同倫　皇上若復曲徇故套賜玦不早
臣恐其內外鉤聯舞機弄智更有不可言者矣臣因
有責於元輔葉向高焉向高再起東山重登揆席海
內喁喁想望丰采乃近日舉動似委卸處多主張處
少以求全爲智以避謗爲高偶有指規輒杜門求去
然則　聖恩眷注謂倘初心報塞謂何至若楊漣徐
光啓之且不必起也夏之令之以詰奸蒙罰也煬竈
情形尤甚彰著不爲救正倘爲者夫惟首揆無屹立
之丰裁而後奸輔有播弄之行徑淮疏云臣居五臣
後不能行意是淮又且歸責於向高者向高直在無
推無可諉之地何如毅然擔任截然剖分票一事
是曰是非曰非票一人可曰可否曰否以和衷集賢
哲之謨以獨斷褫宵壬之魄使中外知所倚賴而疆
事猶不至決裂不可爲也嗟嗟政本至今日難言矣
有集垢滿身曲借徑竇之沈潅因有聞言充耳直入
綸扉之史繼偕宅揆重地恐轉成一頑鈍苟且之世
界而卓犖奇偉爲國家樹非常之烈者伊何人哉臣

草疏既就，廷對屆期，姑緩一日，而併有感於會場主考一事，內批與外擬忽易，通國喧傳，亦舉疑淮提弄，一箭雙鵰，與陳居恭疏同一機局，淮果有之，可謂心勞日拙，如其不爾，何以絕不相蒙之事，備舉而歸諸其躬，此亦可以定淮之品矣，乃朱國祚受 命之日，為時既迫，固辭恐妨 大典，今已竣役，亦似不妨翩然引退，蓋流傳千古，畢竟謂壬戌主裁 旨從中出，非所以為名也，國祚能決去就於幾先，留此一綫名義，不亦休乎，國祚清恬人也，臣故以此言進，觸邪

[illegible]

無忌，自臣職掌，乃概為諸輔效他山之石，極知在懸，但生平自許孤行一意，有懷於中，誼不能嘿，統祈
聖明昭察，

黃門一疏論四輔，如淮者固發其肺肝，即餘亦針却穴道，文章亦簡快，惜乎一謫千古耳

通政司右通政劉道隆疏，臣竊惟廣寧之陷，疆場所無之事，書之史冊，乃千古一場大公案，此時會議，誰當主筆，誰當佐議，誰當票擬，從來觀覽，不知經幾番評議，幾番指摘，非可以一人私臆牽合附會而成獄者也，縱牽合附和以成獄，令國人大書曰其人天下寃之，豈非 聖明一玷缺之事哉，臣在本衙門視事，見兵部尚書張鶴鳴連日二疏，一為全遼失陷，謹查逃臣逃兵并死事之臣，以憑正法，以憑優恤事，一為機密重情事，其中事情眞偽，臣不敢妄言，第觀此兩疏其議論之發端，與條款之牽合，明明粧點成局，請奏入寃以殺舊經畧熊廷弼一人耳，鶴鳴大臣，宜秉公忠，不意橫逞意見，作惡作奸至此，或者失志道將在逃軍民窺鶴鳴意指，又見廷弼失勢，為此讒說，共底

[illegible]

下石之計，而詭自脫耳，夫經撫 陛下已從臺省之議，逮者逮，勘者勘，再至申勅法司究問矣，其道將以下等，着張鶴鳴王象乾勘明重治， 明旨森嚴，誰不矢公矢愼，以求當罪，而敢以一毫私意輕重出入於其間哉，且獄貴得情，當廣寧失守之初，監督諸臣疏揭具在，苟可以蔽罪經畧者，何所不至，豈俟今日而粧砌成套，始借道路之偏詞，以作紙上之硬證，人可欺，天亦可欺乎，且自奉 旨究問以來，廷弼請逮請死，未嘗失人臣禮，屢數置辨，止列前後事情以見三

絕路何嘗有綱

新眞之有

方布置吾謀適不用耳未嘗搖尾乞憐賄人保舉作無藉之行前此流言謂廷弼帶兵出關欲誣之投虜又謂其匹馬南還日行二百里欲誣之潛奔今見廷弼隻身待罪郊關無計可施又以機密重情硬定可殺之局是何伎倆於 陛下而必欲殺此一人以斷送可用之才而使 陛下他日有拊髀之思也夫法者天下之平法司者 陛下所用以持天下之平也勅法司究問而鶴鳴急急三日連進二疏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矣昔 太祖高皇帝勅諭通政司曰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奸之漸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又曰當執奏者勿避忌當駁正者勿阿隨蓋通政之職掌如臣亦知機關已定言之無益但一點良心不容泯滅又感國勢安危迫在俄頃而樞臣愛憎一念牢不可破故不得已而有言伏乞 陛下將臣言併勅法司查覈寧初陷告急諸疏有樞臣今日增飾情節會審之日廷供 聖旨令經撫置對於下在事諸臣凜 二祖列宗之降臨嚴 皇天后土之鑒察毋縱毋枉毋聽偏

至今內不罪毛文龍何注犯

詞扭捏罪案毋徇人情委曲調停則罪狀明白將來効用者知是非之無枉而人情猶有所惕疆事猶有所賴也 四月初五日

納言一疏甚有心胸何侍御和盤托出尤快信乎其為楚材磊落

南御史何薦可疏竊惟國家以兵事責成兵部兵部職掌在輯和軍士使其修力疆場調度兵馬使其應手之用至閫外機宜一聽其閫外者自為主張無掣肘焉惟其如是故征討有功則閫外之賞未頒而本兵先受上賞若封疆一有差失則罪不徒閫外而先問本兵此 祖宗設兵部本意也任綦重矣今本兵張鶴鳴何如哉自為大臣全不以君父為重不以疆場為事即與經臣熊廷弼夙怨為仇非為不可解之忿也何故而為欲死之黨與師屢敗之後雖童子婦女皆知其不可戰臣前有邊疆危如累卵戰守俱無長策一疏知化貞欲戰廷弼欲守乃化貞只言戰鶴鳴又力主戰今日奴傾巢入寇非前日鎮江之勝挑動乎鎮江之勝正如小兒做戲全不安排疆場事輕

於一擲哀哉不知化貞何途以捷報而鶴鳴亦誇爲
奇捷化貞曰過河鶴鳴亦曰過河化貞曰用兵六萬
可以掃平鶴鳴亦曰用兵六萬可以掃平化貞曰藉
力於西虜因糧於海蓋鶴鳴亦曰藉力於西虜因糧
於海蓋一唱一和應若打鼓而廷弼之言如水沃石
今廷弼奏疏與臣之疏不在　御前乎　皇上不可
復檢閱乎而曰人謂廷弼疏揭遍長安以爲廷弼過
當者由今思之廷弼求化貞回頭不得故叫呼籲天
哀告於君前鶴鳴在中樞聞而疑疑而勸化貞本兵
一言化貞回頭鶴鳴不能辨其是非第曰無臣擔當
經臣卸擔致通國疑廷弼真不協力真卸擔廷弼寃
極矣水落石見始知化貞欲戰者已入爲奴斥詐叛
將孫得功謀獻奴賊之計耶何以今日廷弼是非昭
日月　聖心已自洞曉臣謂同謀之律造意爲先下
手爲後今日斷送我　祖宗相傳之疆土委棄百萬
之生靈震驚我　皇上陵寢宮闈誰實爲之王化貞
執迷不悟爲下手人張鶴鳴發縱指示爲主謀人鶴
鳴視師而歸不知何面目復命再見舉朝百官乞我

[illegible]舞疑只 另要殺之

妙手引律

皇上赫然震怒大奮雷霆自爲宗社討執鶴鳴而
鞫之曰國家因人情復起廷弼爲經畧爾在中樞爲
何使廷弼有經畧之名無經畧之實又問之曰廷弼
聞詔即起原知臣子大義爾何爲嫉賢妬能必欲陷
之死地而厭其心又問之曰勅書原許節制三方爾
何議奪節制王化貞之權至以喪師失地立斬鶴鳴
於市朝庶洩天下之公憤而人皆知欺君誤國者夬
不待時如是而朝端悚惕國威大振始知中國有法
一　聖明非復往日受人欺蔽臣下非復往日虛套故
事朝端氣象改觀奴不遑遁歸巢者臣不信也臣憶
嘉靖庚戌年時北虜內犯　肅皇帝欲立軍威特因
軍容不振立斬本兵丁汝夔一時人情股慄軍威大
振虜即自引去　祖宗處兵部之法不可考乎閣臣
經筵之暇不可賜問乎汝夔之罪止于軍容不振向
來之意未專經畧使國家喪師失地鶴鳴之罪加于
汝夔數等矣一斬不有餘辜乎臣又見從來諸臣不
肯開口方是朋黨太盛各有門戶各有衣鉢相傳言
路中明目張膽主持公道實心爲國者固有而庇護

所以後邊極力攻熊

稚屑者不少。清明宇宙，攬成剎塗世界。 皇上明不能萬里，公賞公罰不得行，皆由于此。臣竊傷之，人人愛其官爵性命，不肯直言。 皇上何從聞。如臣敢舍官爵性命而披心瀝膽，爲 皇上說破。如撫臣王化貞、臺臣徐景濂、馬逢皐及臣，皆元輔癸丑科所舉士也。臣于元輔爲師生，于諸臣稱同年同門兄弟也。元輔忠憤激烈，欲殄平奴難，報我 皇上以報三朝知遇，以遂出山之願。聞王化貞言奴可止用兵六萬即日過河，又聞鎮江報捷，謂化貞可平奴，眞可過河而

眞良心語

門生徐景濂等，乃其同鄉，是必力贊王化貞。老師憂國心忙，聞六萬平奴奏， 聖主以安，樂而又得延海內微調之言，如何不喜而信之。總是門生誤老師，亦輕信耳。且君父之前不知有同年兄弟父有諍子，亦不暇顧成我之師，不遑于 皇上矣。臣又有說焉，均爲朝廷臣子，同是章句書生，何一在邊疆拚死拚命，得生還而已。幸一在朝廷，說短說長，任推求而不已。公道何在，良心何安。臣拜疏後，即望闕叩頭謝 皇上，豢養拔置言路，鴻恩從此掛冠入山矣。四月初六日上

周旋化貞語情兩殊

談經撫者，此疏爲絕唱。中間門生誤老師句，尤是福清出山一針汗下語。○麟閣功勳唾手以待老師，必不使南昌得志。化貞與福清書，今福清諸人到底信之也。

遼東巡按方震孺疏，經臣以爲原不敢主戰，戰原不主河上駐兵，原言遼將不足信。今其言之一一皆驗，職亦不敢深求。然經略一軍之主也，說不得苦說不得難，可以張主者固宜儘力擔當，即有掣肘者，不如委曲相濟，期于裨益封疆。經略之職，始稱而今日上疏明日出揭，成何用耶。因遼東而起經略，須且并河西而失之，非常寵眷，位極人臣，不識何以酬此隆典。臣不敢爲經臣態，延將寬也。撫臣吞賊之意，眞可以對天地而質鬼神，設使憐四海之困窮，能細察奴酋之利害，未免信同鄉之言，易視奴而以爲畏我也。過信我兵，我將眞足以制奴之死命也。如臣前日直述情形之疏，諸諸先道破矣。撫臣失著，盡撤鎮武、廣寧守兵，僥倖一戰，蓋鎮武兵撤，則藩籬空，廣寧兵撤，則軍威敗，人心安得不亂。憶臣離廣寧，撫臣觴臣而言

孫得功是化貞所恃以過河者

曰今年三月大利待子來進兵臣卽叮囑撫臣言賊
幸未必來卽來我當疾趨廣寧卒留兵固根本纔十
許日豈遂忘之耶人心一變賊未來而廣寧先潰前
屯瓦解矣至于出城一節實因遼將孫得功黃進封
火藥兵器軍餉等庫迎接奴酋若非江朝棟先知其
謀而撫臣不免矣民不與守卽撫臣奈之何撫臣嘗
言賊一過河則斷斷不能守是以有坐而待亡不如
伐之之疏誠欲先置之死地而後生也然過河而孫
得功金勵等嘗亦無幸臣不敢為撫臣王化貞寬也
若督臣王象乾鞭長不及馬腹自應免議至于諸道
臣有戴罪受若而無功者高出胡嘉棟也有聞廣寧
不守隨經畧而西者韓初命也有廣寧人心既變城
內相殺府道幾不免隨撫臣出城者牛象坤也有策
應廣寧而廣寧已陷者邢愼言也有因西虜縱橫人
民盡逃而城郭無恙者張應吾也封疆既去照律分
別治罪寧嚴毋寬一按　肅皇帝之法亦復何辭當
此呼吸存亡之際一面請死守山海不得以待罪卸
擔候各有代者至從容議罪或量擬一二人而用之

假許之流

然非臣之所寬也惟巡道高邦佐慷慨自縊于松山
可謂一時之烈其郵典宜從重自不待言若諸將祁
秉忠扶病力戰中箭而死此為第一劉渠傳聞落馬
不知下落有傳劉徵不死者昨承差史景芳自鎮武
走見其牽戰馬家人忙報其妻徵已墜馬以八旬母
為托頊徵之家屬且仃伶南還則徵固死矣惜哉又
奴攻西平一日夜不下砲打傷賊兵六七千人屍與
城平賊半夜布十面雲梯竟不能下賊臣李永芳知
守者為羅一貴欲招降之一貴在城大罵曰豈不聞
羅一貴是好漢肯降爾乎亦豎招降旗永芳四面環
攻三進三却城中火藥盡一貴遂自刎死兵盡為奴
所屠昨楊應顯走出始得詳嗚呼烈矣四月十七日

羅一貴好將是孩未所識也後人因之為孩未芬
齒而西平斷送之可恨

河南道御史謝文錦疏令經督撫按各有疏揭其移
閶陽離廣寧並入關日期歷歷分明鑿鑿有據職可
以付之無言但前者邸報抄傳人心疑信相半從今
不立定案後來恐伏疑端謹據實為　皇上陳之經

熊廷弼控扼山海、調度一方、廣寧原非轄外、而必欲驅之右屯、初因賊報緊急、移駐閭陽、分兵應援、未爲失策、迨至單民奔潰、辛兵殿後、爲撫臣並轡而西、不能隻身殉敵、惡得無罪、但兵忌嘗玩、業已具疏上聞、而守定後戰、又與樞撫爭執成仇者、此經臣之案也、撫臣王化貞仗鉞廣寧、專制一方、滅賊固其壯志、而未見確有成謀、初意虎憨外助、永芳內應、有倖倖奇功、不覺墮計、乃復催兵浪戰、守備不設、棄廣寧、馳馬而奔、不暇照封疆、罪復何辭、但三方蕩平、業已誓師入告、而又不共戴天、熱腸激烈、綽有擔當者、此撫臣之案也、據經撫見成之案、議經撫後得之罪、朝廷自有處分、決不意爲輕重、乃幸災樂禍者、藉以報其宿憾、而望風承指者、謬欲取夫新憐、或請速逮經略、或請速斬經略、而撫臣身任封疆、若漠然事外、可不問者、平乎不平乎、近且流言煽播、謂欲甘心廷弼、而用化貞仍移薊鎮、是非到此顛倒已極、恐兒童婦女亦有心知其何以服經撫、又何以服天下後世之人、臣竊歎經臣責任雖重、事權實輕、忝幸與本兵爲仇讎、欲言守而不可得、撫臣意氣既銳、熒惑復多、又不幸有本兵爲主、言聽計從、祈請如意、雖欲不言戰而亦不可得、是二臣之陷于罪者、實本兵張鶴鳴致之、且運籌決策、職在中樞、審彼已之勢、決戰守之機、豈與人任、而徒訴辭詈陵、設無定畫、明分左右之袒、激成水火之形、以致斷送河西、震搖山海、本兵其何辭以解于眾、而顧得優游乎、職憶中府會議時、舉本兵怒色疾聲、謂經略蟒衣玉帶、逍遙河上、于心何安、今本兵亦荷廷遣、恩禮優隆、蟒玉駢錫、合當有所以酬殊遇、惟本兵好爲之、至于查核失事緣由、尤當同督臣至公至虛、按情定罪、勿以偏憎偏愛、毫髮高下其間、庶足以昭國法而服人心、職不避忌諱、冒昧剖陳、仰瀆天聽、　皇上俯賜採擇、四月十九日

經撫定案、是矣、而歸到張鶴鳴連王化貞、也是他誤無人點破

都察院左都御史鄒元標疏、臣聞乾坤所以不毀者、惟此綱常、而綱常所以植立者、恃此信史、憶臣去年、舟過南中、諸士紳爭言　光宗皇帝卒然而崩、大事

柔剛、難以傳信、臣謂、 光宗皇帝、本金玉之資、萬
幾之煩、无妄之藥、迹或有之、而以誅心之法例之、臣
未恐閱、旣入都門、臣向人問 光宗皇帝、一月仁政
姚美堯舜漢文宋仁、遠出其下、宜速登信史、諸臣曰、
說到 光宗皇帝大事、令人閣筆、說到壬辰以後諸
相事、令人閣筆、誰敢領此、此書之成、知何年乃臣于
是始不能無疑于南中之人言矣、近讀禮部尚書孫
愼行一疏、令人神骨爲悚、卽未必有是心、當時依違
其間、旣不申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卽謂無其心
無以解人之疑也、臣謂此等大事、姑待千秋、方從哲
秉政七年、未聞其輔相何道、但聞其一日馬上三書
催戰、斷送百萬將帥士卒血染黃沙、但聞其將 祖
宗櫛風沐雨、一片東土地、盡屬夷人、試問其誰秉國
成而使 先帝震驚、誰秉國成而使張差闖宮、誰秉
國成而使豺狼當路、誰秉國成而使宵人亂政、誰秉
國成而使潛鱗駭浪、從哲何辭以對、臣思 先皇帝
叨天地之靈、陰爲庇護 祖宗法度、從來森嚴、新輔
大臣、力爲撑柱、不然國家大事、安危在須臾間矣、有

一于此、此心無以白天下萬世、善詞說者不能爲解
免也 陛下陽明剛健、何幽不照、但從哲近在肘腋
羣陰密布、臣投林一世、恥言人過、黙自檢飭、以斃頽
景、豈敢過求從哲、惟是臣身爲風憲之官、名在會議
之列、畏禍緘口、勢所不能、君臣大事、今日不明、再無
有明之日、臣官不言、再無有言之人、臣亦知 陛下
禮隆舊輔、未必能毅然剖斷、諸相同籍同官、未必能
捐情立剖、易曰、益之用凶事、凶事正所以益之也、又
曰、酌損之、言斯酌其損之之道也、從哲負此大疑之
名于天下、科臣惠世揚言之詳、盡令其悠悠綠野、獵
喜春心、隱隱欲躍河朔在手、反覆立見損之之道早
一日、紓臣民之紛結、其禍速而小、遲一日、蘊士民之
憤懣、其禍遲而大、臣等豈有溪刻深求、不過以臣紀
不可不肅、公論不可不明、令綱常毀而復明、日月晦
而復淸、朝綱弛而復張、斯臣等之心也、臣讀學士公
鼐疏曰、六七年間、以言及東宮者、爲小人、不言東宮
者、爲君子、此何等景象、是誰使之、又云盡除天下之
淸流、陰翦元良之羽翼、此眞實錄、眞史筆也、僉議惜

其歸矣夫人臣有一官便有一官之職如六曹之屬
敢不脩明其職業惟是國家設立史官非特崇重其
體貌欲其珥筆以彰往戒來爲天下後世觀也碩學
名儒玉堂濟濟 光宗實錄閣臣提衡于上詞臣分
理于下一月有成豈异人任不然國史不書野史必
載 皇上所以備尚方筆札大庖供養者何事諸詞
臣互相推諉臺省疏章盡成故紙臣謂此閣臣之責
也從來亂臣賊子有所懲戒者全在青史一脈失今
不成悠悠歲月尺手障天臣不知世道何所底止臣
不知忌諱非爲 先帝一人計爲 陛下萬壽無疆
計也爲天下萬世君臣計也爲寒將來奸臣賊子之
膽殺將來奸臣賊子之謀計也惟 陛下熟思前年
之景象勿忘當日之艱危臣何任激切待命之至
四月二十九日

未嘗不是三案之言也但此禮臣言得宛轉從哲
便有以自處人亦有以處從哲矣

陝西道試監察御史蔣允儀疏臣覩今日之人心埋
沒于情緣灰靡于習套熒惑于咻訛深入膏肓不可
救療幾于賞不爲勸罰不爲威矣然而疆事一番敗
壞定有一二捐軀殉國者出而壯中朝之色發青史
之光此皆 祖宗數百年培養之餘爲 皇上留一
綫忠義之脈者也獨恨慷慨死事諸臣平日不蒙知
遇不見委任而所爲受殊恩負衆望自矢報稱者反
一敗塗地貽羞于古又其甚者以同罪逆罰之人而
揚揚市寵樹威張機設阱偵宿憾以鳴得意舉國業
知其僨轅而猶且干城待之心膂寄之朝廷之用人
倒置如此此人心所以解體節有表忠卹死之典亦
視爲文具也今欲以風厲之權振起人心將何術之
操乎臣以爲莫先于士氣一人之氣有壯有衰一時
之氣有偏有正一世之氣有否有變而皆有機焉行
乎其間惟人主能用其翻然勃然之機振其易衰易
竭之氣故可以一人而轉移一世我 皇上嗣服之
初孜孜求治一切用人行政期于大破積習而臣等
耳目之司充庭布列尤數十年來未有之盛士氣可
謂振矣然臣竊計之有前此之抱蔓而摘者復有後
此之連茹而升則用者舍之因也既設之官以責其

閲書未能
系方者當
處其他則
不在此論

言復因其言而奪之官則名者實之反也且起廢邨錄若將買千金之駿骨而掃除摧折孰知有當戶之芳蘭槩與鋤違何以示勸阻乎且大臣不任而轉惡小臣之議言路之正論則處而閉曹之旁竇則不處愛與憎外何以持權衡乎夫人臣生逢明聖因欲有所建明時際艱危益難居于循默今　皇上以明聖而履艱危諸臣處可言之時更有不容不言之勢古人所稱于犯顏敢諫之中求伏節死義之士者此其時矣乃一二言官稍進苦口輒見齟齬遷謫未已申之戒諭使諸臣不遵明諭而引裾折檻以甘斥逐天下事猶可為也使諸臣果遵明諭而箝口結舌以保祿位天下事尚忍言哉頃者恒暘不雨二麥無秋荷蒙　皇上惕然深念諭令各官修省而先以之宮中祈禱仰見　聖明敬天勤民之意宜旦夕有甘霖之應何反得雨雹之災無論搏擊所及百物俱傷覘蘊隆之虐更甚而陰戾之氣橫發于初夏陽盛之時更可畏也夫變不虛生各以類應試思今日以中國之全盛而郵辱于醜夷此何如鬱抑乎以坤維之厚重

尚書之言
不幸復見

而震撼于妖孽此何如晦蒙乎以鬚眉之丈夫而通關于婦寺此何如卑暗乎以藉叢煬竈之奸而托之乎奉公潔己此何如壅蔽乎似皆陰脅陽之徵也而法家拂士能為　皇上長養陽德忠言讜論能為　皇上發舒陽氣試一鼓其壯而疏其滯將見廟堂之上一變而振肅清明如迅雷之破積陰賞出于上而人不得借之飾喜賞始足為勸罰出于上而人不得借之飾怒罰始足為威人人為公家用而不為私門用人人為邊疆謀而不為身家謀於以轉離為合化弱為強在指顧之間耳五月初四日

見李仲達獄中寄澤壘詩有云他日蒙　恩弛黨禁老親稚子待君看仲達明眼人也觀此疏知澤壘忠肝乎士氣之論可見矣

刑部尚書王紀疏頃見御史楊維垣奸邪古今同憤去留治亂攸關一疏大意為臣糾徐大化疏中挿入蔡京一段而發也原是譏諷輔臣沈漼而不列姓名聊存厚道耳御史既發憤欲清君側臣敢不直陳按宋朝奸臣蔡京天資凶譎與同文館獄羅織元祐元

宋今豈特聚黨

符諸賢司馬光蘇軾程頤等百二十立奸黨碑流毒
縉紳遺禍宗社至今讀其傳猶令人目眥盡裂輔臣
沈漼居鄉居官素爲公論所不齒以宵人擁戴而踐
揆席內結奥援外連僉壬欺君罔上招權納賄排清
議而伐善類非一日矣臺省交章糾劾指之爲奸罵
之爲賊少知廉恥當乞骸歸山以全晚節而漼不然
也屢經彈劾不杜門不乞身且揚揚長安道上此古
今未有之怪事臣節士風掃地盡矣臣忠憤所激聊
效下言其曰巧能奪人主之視聽力足顛倒天下之
是非交結權璫誅鋤正士黃臺瓜辭已賦同文館獄
將興寥寥數語是漼之小像也譬之顧虎頭之寫眞
亦惟得其意思之所在而已豈必耳目口鼻一一相
肖而後爲京哉維垣以漼不肯認京而慮京無所歸
欲直窮到底討奸之意甚嚴試取惠世揚周朝瑞魏
大中董羽宸等前後諸疏一一玩味之則京之爲京
已躁括于此矣如曰描寫未盡更取司空姚思仁之
啓監司徐如翰之疏相提參看朝野親疏萬口同唾
此其故何也京生于數百年之前漼生于數百年之

後殺人如菅豈特同文獄

後迹若不相蒙細按其事其結交魏進忠與京之契
合童貫同也乞哀董羽宸與京之懇款陳瓘同也蓄
養死黨邵輔忠孫杰與京之固結吳居厚王漢之同
也顧命元臣劉一燝周嘉謨之罷逐與安置呂大防
蘇轍何異持正言官江秉謙熊德陽侯震暘之擯斥
與貶謫御史常安民何異尤可訝者賄交婦寺竊弄
威福中旨頻傳而上不悟朝柄陰握而下不知此又
漼京迷國罔上怙寵弄權之要訣曠百世若合符節
者也雖謂起九原之京而復出亦可也縱愛漼者曲
加剪拂而一體蔡京毒腸欲螾爲掃滌其將能乎今
同文館獄雖未起而刑賞潛操端倪漸露倘羽翼已
成流毒縉紳遺禍國家蓋有不可勝言者矣新舊科
道彈章幾滿公車有顯糾有隱刺讀之者罔不擊節
歎賞即維垣料亦無吞吐之疑胡爲獨于臣疏蔡京
二字反覆吞吐不已也矢心已言開端未言似譏似
嘲維垣可謂操心苦而用意微矣嗟嗟今時何時夷
虜跳梁國勢削弱端揆盡是宿德老成猶懼匡扶不
易乃漼以元兇大慝睥睨君側萬一與羣小合謀蓄

案既成、一發害必大同文館之獄、恐不在宋而在明
矣、奸輔一身去、而正陰陽消長、宗社安危之會也、夫
臣不言、誰復言之者、宋史昌言擊蔡京者大中丞石
公弼大司徒陳顯臣朋為司寇耿耿孤忠知有君父
不知有朋友敢竊附于二臣披肝瀝膽昧死以聞郎
犯凶鋒觸邪網所不顧矣伏乞　皇上自為社稷計
大奮乾剛立斥奸輔以謝公論仍乞并罷微臣以謝
言官臣雖跧伏草茅有餘榮矣五月初八日
宋之蔡京生前造禍今之蔡京死後道行烏程遍
死而死後三四年凡生前所欲為者人無不為之
矣憲葵疏中不特烏程小像亦時事小像也楊維
垣之吞吐何嘗有吞吐此亦尚書微詞
司寇王紀揭𤦺見沈閣下辯疏拿定熊廷弼以為護
身符此戀位妙着也不知廷弼未抵關之前徐汝翰
董遂初讀論之誣謂何廷弼既入獄之後傅雲中帥
五實無恥之詞謂何毫省文章攻廷弼者無慮數十
人沈閣下會議中盡言商確欲處廷弼不過數十中
之一胡為乎獨見恨于言官而言官評彈不遺餘力

也、凡攻沈者皆誣為護熊而辟熊者鐵案如山又以
為巧出奇兵何耶果爾是護熊者與辟熊者皆可借
以為卸罪之話柄其舌巧其辭遁其心益變幻不可
方物矣職信心信理直道而行讞案一定天下快之
而為熊歸怨者誰也彈文一出天下壯之而為沈稱
屈者誰也乃沈閣下之邪正混淆是非顛倒孔于惡
利口覆邦大舜嫉讒說殄行良有以也至于提審廷
弼一節職前揭較然明白沈公非聾非瞽佯為不見
不聞豈非鱗甲被體裝聾作啞蒙面入朝之故態耶
尤可恨者職宵人擁戴一語原為言路群小擁戴奸
人發也沈公乃敢妄引　神宗　光宗以為口實反
覆簸弄字字機鋒自以為工于挑矣誰知天地間那
有朝廷擁戴臣子之理語言狂悖可謂無人臣禮矣
古來奸相何可勝數職獨拈出蔡京二字此相喫緊
全在腑交婦寺竊弄威福中旨頻傳而上不悟朝柄
明握而下不知迷國罔上怙寵擅權數語此又沈閣
下一鐵案也竟咋舌無一言左支右吾東捽西擦以
塗人耳目識者已洞見其肺肝矣方是時同文館獄

雖未起而暗弄神通排擠言官毒腸辣手一月之中
已四五見此同文館獄之嚆矢也名義至重鬼神難
欺願閣下好為之勿復蹈前轍甘為萬世名教之罪
人也五月十七日

賄交婦寺竊弄威福中旨頻傳朝柄明握彈文中
之喫緊者非漠不置辨說一熊芝岡以中 上心
不必辨也政要做的如何可辨

吏科趙時用等合疏職等小臣也指斥端揆疑于齒
馬然職等言官也言官畏禍不言誰當言者是以寧
冒齒馬之罪發普天所共惡以存公道之一綫以張
將墜之四維如輔臣沈漼者居鄉之淫穢貪險居官
之奸巧狠毒見于諸臣所明糾暗刺者姑不具論惟
是人臣進以禮退以義漼豈童而習之老而忘之乎
至科道指之為賊部堂比之為蔡京同鄉大臣亦且
以漼之去留定交情之絕續稍有人心者當縮頭斷
足無面向人而猶是揚揚走揆席也東閣一片地容
此頑鈍不靈廉恥喪盡之鄙夫以患得患失于其間
乎 陛下屢旨以為急公漼之行事外廷萬耳萬目
如見其肺肝不知所急何事其有濟于公者何在而
陛下偏信之此必有以欺 陛下者 陛下于諸
臣之臚列沈漼一槩以為詆毀夫公道在人心不容
泯滅一二人或詆毀之豈舉朝皆詆毀之耶即小臣
或詆毀之大臣亦詆毀之耶語曰刑人于朝與衆棄
之今萬口一詞衆所共憤願 陛下棄之無濡忍也
顧職等何仇于漼獨見謂漼一日不去于國家有五
大害一者政本之地虛中者不及持其平慷慨者不
及遂其志二者疆場之臣用事者畏其變幻阻泥而
不敢任昏昧者受其遍送奸弁而不敢言三者前為
兩帥交爭朝廷不能斷致有河西之失今漼之必不
能容舉朝與舉朝之必不能容漼亦明矣而 陛下
復不斷恐有他變之生四者相臣去留奸耶視之以
作止其惡賢哲視之以行藏其道今毀廉棄恥自輔
臣始則鬼面獸心之人魑魅魍魎之輩需次黃扉夢
想青蒲者必攘臂而進援引奸黨網羅衆正五者外
廷與內廷遼遠內廷即有公忠之臣未免為漼暗搆
所惑外廷時有傳聞之過無非因漼竊弄而疑內外

一體以一人之故疑惑叢生則褫奸去佞無一能為
一官之去就所係者小羣疑之水火所爭者大有此
五害 陛下何吝一人之去而不以息公憤保危疆
和內外也為漼者早宜以死乞身以聽天下公論之
自定奈何飾言邊事孔棘舉朝皆有去志獨漼不忍
離 皇上為此軟語以怙終固寵哉夫君辱臣死古
今大義誰敢自外止恐一旦有事必蓄刺客藏奸盜
者或先抱頭鼠竄是未可知詭謊欺君漼于是不容
誅矣漢之策免三公也多以徽罪遣蓋不欲斥言以
養大臣之廉恥存朝廷之厚道 陛下屢旨無亦此
意乃漼恬不知恥且將牽引一種剛愎用罔畧不畏
罪之人以扛幇其頑鈍而交濟其兇殘不至迷朝悞
國不止者職等不得不以自備指斥之矣明知觸犯
奸鋒言出禍隨然不敢結舌負 陛下但得陰邪屏
去君側清明即逢嚴譴甘之矣懇乞 皇上自為社
稷計大奮乾剛立遣沈漼去國以少存廉恥于士紳
默杜隱憂于肘腋五月二十一日
疏自上閣自入忠賢在內合疏單疏大臣羣臣俱

無可奈何直待原是數中人勸忠賢始放之而旋
召之所以得安心一去而不知其 九廟違去矣
刑科給事中沈惟炳疏自經撫之案一定而下石者
已快其志持論者咸息其爭即熊廷弼才智過人膽
氣壓敵為奴酋所素憚已羅而致之瀰天之網無復
問矣大小諸臣交章論列沈漼固發其平生之穢跡
與其戀寇之深情于廷弼無相涉也而漼始終紐定
廷弼以為抵彈謝過之具又諱言之則何以故臣且
不細論試就擬勅改勅一事訪求其故聞舊輔劉一
燝屬漼草勅惡其文而無實也故再屬文輔為之但
譬令漼再改將彼稿攙入至如該部呈稿輔臣筆削
以成王言之皇此亦舊規何于廷弼而謂廷弼寄稿
者鬼耶夢耶漼必非糊心善忘正欲假是生 皇上
之疑聳 皇上之怒又伏廷弼重死案耳廷弼承失
地之罪足矣一切無影之詞豈必盡推之使受即此
一端說謊欺君而餘情可類推矣萬矢交攢獨力難
任知張鶴鳴之兇而善吠也遂勾致出疏以分諸臣
之口以寬出頭之路故鶴鳴羣奸朋謀之疏以五月

二十七到而漼于二十八日則有薇循職掌之奏按其語意同一機樣鶴鳴共大奸雄豈其爲漼用者然有深怨積怒于諸臣又得漼主張于內則何憚而不以口血噴人乎彼其巡撫貴州時人言殺良報功巳自嘖嘖而尚不知其冒險征苗者實安順府官也獨鶴鳴處尊優之地乃得攘竊以爲巳功而帖然冒封冒廕矣即朝廷不賞其實府官不分其勞而能無眥于厥心其爲本兵也左袒王化貞角勝熊廷弼以致經撫兩敗而遼西委奴此皆明白罪狀誰能掩之今經撫皆大辟矣而蟒玉之典書獨超然不問乎夫冒功掩襲則以巡撫之故受賞而關東喪地七百里即不以中樞受罰鶴鳴一身賞罰皆有所不明焉前此議其罰者亭皆有據語非浪傳如何棟如實無兵也而反以無兵精足用實盜餉也而更先之于其所徃如王國梁實怯遁也而爲之改宜府實託病也而爲之代請告庇奸撓法萬耳共聞乃猥蒙寬大之聖恩槩置不問夫朝廷待大臣不可弱無禮矣而大臣鮮忠報之義一味舌戰全不逋籌負朝廷而觭臣紀將焉用之況是滿懷鱗甲循體腥羶亦何利于國家而尚聽其翻雲覆雨擁兵柄而弄拳勇乎職有所深慮之矣又況主憂臣辱之日名爲大臣何不靖共爾位爲百僚倡第見盛氣凌霄強辭亂正使朝廷必枉是非之公而言路悉歸籠罩之下夫然後可惟其所欲爲而莫敢誰何乎以大臣而鬬小臣之口非體也陷正人而搆黨人之名非忠也觸邪指佞天下皆有同然何之叅鶴鳴者豈止江西湖廣之人公道良心萬世不可磨滅後之叅鶴鳴者豈畏後進延攬之說彌東西南北皆王之臣何不廣而稱門戶乎以人事君爲忠之大將薇賢而無汲引乎鶴鳴疾惡多端慮人指摘故爲此語以箝制後來亦旣情見乎辭窮則思遁矣日者　皇上一日而召還六言官海內欣爲盛事有志之士無不願畢其愚以事　聖明之主令鶴鳴恣其咆哮合謀沈漼不知暗中穿鼻作何舉動乃說者以爲挑動　皇上將起言官之禍夫一任鶴鳴輩爲之而槩無清議以持其後豈國家之福乎伏乞　皇上神明天縱洞燭奸情清查苗功督責遼

事奪其封廕褫其蟒玉付之司敗以儆悞國六月廿四日

輔樞令奸提畀一論

陜西道試御史蔣允儀疏慨自遼左與兵以來中樞數易無一人足以殄賊者雖昏庸僨兵人不同而罪則同業經先後諸臣論列臣似可以無言乃旬日以來見張鶴鳴羣姦朋謀一疏橫口噬人而黃嘉善控辭捷叙明以戍命不允矣崔景榮亦以捷叙徼恩且題給誥命矣負罪者旣怙權以張焰冒罰者又冒功以僥倖議論倒持于功罪賞罰徒徇夫情面職忝爲法官安得默默而處此謹就鶴鳴功罪殺我邊臣一語斷之蓋自款貢以來天下久無邊功矣其言功者非掩截零奇而張大其事則擣巢開釁得不償失者也卽如鶴鳴之在黔殺戮浪竊虛名處置漫無長策彼日之事論罪巳浮于功今日之事貽禍將何結局而鶴鳴旣以功受賞餽宜以罪受罰旣以斬級徼功受三次之賞卽宜以失地大罪伏不赦之辜乃巧借視師驕語任事及知法無可逃始云罪當末減此固一時吐露又眞見其從來靠身之穩着廣寧初陷時

陳寄生函

討亦惴惴于心而幸有黃崔之榜樣在前但得狼狽罷歸保首領于牖下便爲上願夫蟒玉一賜罪反爲功從此鴟張登肆藁蕁揄關七百里之程行行兼飭而至畏縮則無未未之氣偃蹇則無人臣之禮而且靦顏哆口分別經撫之功罪若置身于事外指摘經撫之斷案又若附會于有功更可異者視師之役特請何棟如王國梁二人同行必眞見其可參帷幄可壯干城而後用之乃乍賢乍佞全憑私意之愛憎隳專時怯一徇他人之播弄關外之舉動如此中樞之倚用可知而猶潑口罵諫言官至以職同官沈猶龍規諷之辭强認爲拂拭之誣喪心塗面于斯極矣詭者彼方藉援假寵故敢伏莽操戈果若人言則疆場之禍又與城社相終始矣謀國大臣何不早思一處法而優容示厚以養奸長亂貽害無窮卽今宰相行邊中樞攝政業巳有人毋云虛席相待也至延固捷叙濫及舊樞黃嘉善崔景榮二臣不過鶴鳴之自爲地臺臣指摘科臣參駁夫豈苛求第以喪師失地之時非冒功幸賞之日而官階延世之典不宜加于僨

今召對是此光景

轅覆餘之人耳。旨曰僚剝可援上下相蒙已久獨不
嘗因其辭免以成克讓之美德而必强予之予之不
足以鼓豪傑之氣而反足以啓僥倖之心使四夷聞
之亦必揶揄竊笑豈謂此舉無關緩急可以周旋情
面為此套數為哉　皇上試問鶴鳴曰爾謂本兵功
罪殺于邊臣今日經撫俱已論辟爾應得何罪又問
在廷諸臣曰鶴鳴謂本兵功罪殺于邊臣舊日經撫
亦俱論辟嘉善景榮應得何罪必不敢支吾掩飾以
欺　皇上　皇上赫然震怒論究如法厭人心一番
悚惕疆事一番振刷猶可冀桑榆之收而眼困園諸
臣之目不然國家失千里之封疆君百萬之生靈糜
千萬之糧餉而此三臣者曾不落其一毛又從而加
恩焉則司馬之堂乃有功無罪之地亦與國家之事
若不相關又焉用官以空費朝廷之爵賞為哉此政
刑之最不平者故臣敢補牘于諸臣之後而不嫌于
瀆　六月十六日

其論張鶴鳴也無疾言遽色而眞足中其窾綮至
中樞之任亦得此疏而雪亮乃知與邊事非陌路

也

吏科給事中章允儒疏伏覩大學士沈潅舉朝所棄
前後屢辨求去之疏凡四五上戎政尚書黃克纘為
職同官薛文周所糾引疾求去通理前後之疏凡十
七上一有黏壁欲相之景一有升高知機之象職故
曰求去之形同然沈潅兇横陰險人也其前疏以兄
弟鬩牆為比後乃以愈惭愈病為辭若似乞憐弭耳
于言官而獨飲憚露吻于司寇蓋兇鋒斂而陰氣多
乃所以善藏其凶職知輔臣之心不欲去也黃克纘
强力恐去人也其前疏盛氣而罵座盡露機鋒後疏
及則而引年終歸雅淡若似見國事之難消悟老成
之大體蓋力有餘而心能恐必不狠用其力職知戎
樞之心必欲去也故曰其心異也從來擊邪一人一
疏足盡其衆獨沈潅者盡忠臣義士之肝膽文人才
子之筆鋒不能消其影椽至指之為賊為蔡京究竟
無可奈何而題之為怪物此眞神鼎之所不能象齊
諧之所不能載豈青天白日所宜有至戎樞一疏自
序建牙一座前後二十二年譬如累棊已至十二登

浮圖已及七級畫蛇成矣不必添足爲山九仞矣不必一簣而或者疑爲一間未達瑳乎此不知戎樞者戎樞當日抗淮撫躢來罵言官何等風力而以尋常世情測之乎職故曰不得不去之理同也輔臣閨門隱曲之處不可以對鄉人養虎猘狐之態不可以告妻子戎樞則意氣偶激不過異味之鹽梅朋友情濃亦是受恩之骨肉一則國中無與立談一則可否相務者半職故曰其事異也夫輔臣爲人不齒久矣職向聞而不忍言今亦出言而不忍盡倘輔臣知職測

隱之心卽可自反羞惡之實職之爲輔臣剖明者醒其良也若戎樞引決之志久矣其言生老病死時至則行知恥遠辱風化一助語語都是聞道者若翻然緣野晝錦之間豈不愧半閒蟋蟀之誚乎職之爲戎樞剖明者賛其決也六月二十九日

黃尚書爲南京兵部時點兵事與淮有小隙未幾聞與淮同道然所同者同會議之事而非同其通內乎所以黃門于疏別白之如此

御史劉㻞疏　冲主岐路未分尚可挽回一半奈何

眞病一針

亦輔體之大傷大變

豈伏蠶觳人已有指矣

預計其不能做而一于不做及眞不能做之事出亦止曰我不做而已臣嘗謂舊輔畱心轉移有唐李長源之風領袖朝班有宋文潞公之度故諸臣請畱臣亦知之及觀中璫數百擁圍其第而後知去之未必非是也但宮府之隔意能調停委婉子權璫之間稱爲功臣爲大臣可駭聽聞豈意出山一場空手而歸昔張禹以明經高行爲帝師傅尊崇無二舉朝無有非之者然依違王氏終有折檻之辱今首輔行矣三朝元老一旦離闕陛辭之日朝列動色臣正在糾儀

之班亦爲愀然第不識舊輔已去而止喜沈淮之殛何也首輔一生砥礪是雖未必能成天下事猶未至于害天下使淮而在也內有輿援外布機鋒乘新舊去畱之間又不知作何如舉動矣今淮雖死而天下豈無淮哉今之蟄伏輦轂畜毒欲發者淮之影像也今之線索關通樹私援立者淮之陰謀也萬一有通天之手進紹述之論引舊壞之故事起匪人于宮中內外交通紊亂朝政見形察影已有其端七月二十日

後來盡皆淮也淮關法門而諸人享之然諸人有

言貴耳非若淮之爲所欲爲也
太僕寺丞註少卿滿朝薦疏一乞骸耳周嘉謨劉一
燝顧命倚重之大老以搆讒去孫愼行守禮介石之
宗伯以封典詿王紀執法如山之司寇以平反革職
皆漠不致惜爲獨聰聽于三十劾疏之沈㴶卽去而
猶加異數焉擯賢輕于錙銖屏奸貶于逐臭祖宗朝
有是顚倒乎一建言耳倪思輝朱欽相等之削籍已
重規瑱箝口之嗟周朝瑞惠世揚等之拂衣又中一
網打盡之計融等殺而漢益低李嘗等逐而宋不滅
祖宗朝有是顚倒乎一邊算耳欵夷索百萬之貲邊
臣猶慮其未飽伍卒乞銖兩之餉度支猶戢其或奢
恐嗁鴉終至毀室呼庚難于荷戈祖宗朝有是顚倒
乎一棄城耳多年議確之犯或以苙厚而緩死旬月
矜疑之輩反以姤而苛督怨婦霜飛于六月寃臣寃
報于三生所必至者張鐸之不再內徐有功宜冥咽
也祖宗朝有是顚倒乎一緝奸耳正罪自有常律乎
反原無溢條至以遼廣爲奸細獻送使其果獻送也
卽萬段無足惜者乃湖兵剿臣郡辰州所應募者遼

何待少卿一奸耳天下皆知應張斗將帥之臣未若化貞之可恨

謀深　深及

廣失陷郡人在陣者目擊每以桑梓求見臣故臣得
訪其遼左失事之辭遼陽之禍起于袁應泰之納降
彼降夷盡占居民婦女置不理以故遼民發憤招奴
酋攻城遂縛袁撫開門獻于奴酋事發倉卒未聞有
何人獻送之說也廣寧之孽起于王化貞餉　以陷
西虜而不給伍卒偶有聲息驅之城外捍禦連宵苦
雪不獲半菽之啜誰與固守化貞知其不足憑謬聞
奴酋過河又不見西虜策應也不覺手脚慌忙抱頭
先走矣亦事發倉卒未聞有何人獻送之說也一謀
深一謀一局巧一局深求于奸細不過爲撫臣卸之
地耳若皇天后土可欺乎三光百靈可欺乎王紀想
亦訪知的實不欲殺人耳祖宗朝有是顚倒乎賦金
輸之邊資軍國斂之民皆髓血乃棄城數撫擲三千
萬如渚上之沙巧騙撫贊餉三十餘萬若草頭之露
何至重疲省郡水災迫于旦夕請蠲加派稽疑匾若
九閽歲歲誅求挺而走險恐異時叛亂不獨蜀黔齊
魯已耳泥沙委棄而漠弗求膏血殫竭而微弗減祖
宗朝豈有是顚倒乎閣臣職長調燮票擬主持清議

況今剝復關頭政宜謀斷共矢從前救正不爲不多何至今日見忠才壞法之疏不公斥之輕則兩可其說重則徑行其言矣見有殛奸爲國之疏不公持之輕則姑不究重則遂加罰矣平章謂何祖宗朝豈有是顚倒乎尤可恨者沈滩家居迎款過道中官託致千金于盧受借擧起平章而盧受敗又交歡啟庵之姪以招寵又即闖以樹威振瓘憤裂之釁皆奸灌作之俑焉此則祖宗朝放流所必加者也至若戚畹豈不當檢何至以閹人鍛骨之私豔寵皇親之三僕[illegible]

[illegible]

宮分有常尊何至以美姝傾國之私[illegible]母儀之芳覩藐姻曹于輿臺褻壺範于履扁此祖宗朝防微所倍凜者也凡此種種顚倒成于　陛下者十之二三成于當事大臣者十之八九剛愎者發縱而翻弄機鋒呆險者委蛇而固護營壘狙獪者觀望而密探鼻息綜游者虛擁而弁髦遷辟以祖宗金輝玉烺之舊典屑越于晝蛇　之訛言以祖宗龍攀鳳附之忠良摧折于刎腹戟拳之毒螫以祖宗櫛風沐雨之基圖破裂于雕鷹弄犬之驅策溺于計能拖水淫婦口

提出孔孟家

善汙人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不知　陛下何負于臣子乃臣之忍負　陛下一至此　八月初三日

顚倒將事逐一指出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馮從吾疏項臣接邸報見兵科都給事中朱童蒙一本憲臣議開講學之壇等事臣讀之不勝惶愧竊惟世道之所以常治而不亂者惟恃有此理學之一脈亦惟恃有此講學之一事講學創自孔子而盛于孟子故孟子以作春秋闢楊墨爲一治至孟子沒而異端蜂起列國紛爭禍亂相尋者

[illegible]

有餘年良可浩歎至宋儒出而始有以接孟氏之傳然中興于宋而禁于宋是宋之不競以禁講之故非以講之故也伏惟我　二祖開基表章六經頒行天下　天子經筵講學　皇太子出閣講學講學二字昔爲厲禁今爲令甲是周家以農事開國國朝以理學開國也昨二月間因東事暫停經筵而言者以爲不可旋復擧行人人稱快然臣子望其君以講學而自已不講是歟也倘　皇上一日問講官曰諸臣望朕以講學不知諸臣亦講學否不知講官何以置對

倘 皇上一日御朝問諸臣講學亦有定所否不知諸臣又何以置對今臣等剏建書院于此豈爲名豈爲利豈爲官豈爲一身宴遊之地豈爲子孫世守之業原爲南京十三省俱有而京師爲 天子之都爲首善之地反無非所以壯 帝都而昭一代文明之盛況今夷虜交侵邪教猖獗正當講學以提醒人心激發忠義先臣王守仁當兵戈倥偬之際不廢講學卒能成功此臣等所以不恤毀譽不恤得失而甘心冒昧爲此也臣罪良深臣心良苦矣夫以二百五十年所未有之事而一旦爲之眞可爲駭無怪乎童蒙之有此疏也童蒙欲臣等職業精神然講學正講其職業如何修精神如何措耳童蒙可謂愛臣等教臣多矣臣方感之服之而又何暇與之辨惟望 皇上察臣無他罷臣歸田使廟堂之上省此一番議論臣即耕鑿深山亦有餘適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九月初七日

講學二字是今甲、堂堂復堂堂、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鍾羽正疏臣叨任 聖朝伏覩陛下篤志向學緝熙惕厲親日講御經筵講讀之臣諄諄進說文武卿佐序列充庭 皇上潛心聽納日就月將大小臣工靡不歡欣頌禱惟願 皇上聖學日新聖德日躋登唐虞三代之隆俾天下臣民莫不同心而向道此舉朝之同心也夫君者臣之師者也君既向學臣獨敢自棄乎且仕學非二道也學者學其所仕者也仕者仕其所學者也賢傳聖經總是治平之具官守言責孰非性命之精若判而二之豈士之學經徒爲俯拾青紫一登仕路便可弁髦經傳而幣帚講習之功耶學之不講是吾憂也非吾師之訓與若帝王可不學則精一者何傳大臣可不學則啓沃者何事羣臣可不學則牆面者何云前代勿論祖宗設講學之官崇顧問之位何者非勤聖學以爲臣民之法乎法而禁之其奚觀焉或以爲國家多事兵荒相仍講學似爲不急臣竊以爲文事武備原本一宗稽古聖人赫怒發于道斯誅伐出于帝則誓師動衆必以降衷恒性爲言至于曾之多士克廣德心晉之元戎詩書禮樂豈必無學乃能用武也哉臣竊

句妙可抵劝者千言

畀西臺竊見左都御史鄒元標理學節義卓冠羣倫
左副都御史馮從吾默證潛脩特超塵俗其在衙門
振揚法紀表帥憲臣案無留牘庭有暇功至其倡明
經學成就人才孜孜惓惓惟恐一日不聞道義之談
一人不入聖賢之域其仰贊　皇上聖學之勤率臣
民而歸皇極功甚大心甚忠且勤也而奈何其禁之
也書院之設實爲皇畿首善之勸臣入署新始事未
與愛莫助之初非有異同也惟臣學識膚淺不能取
信于人致累二臣謬蒙浮議二先將臣罷斥臣退伏
[illegible]
丘林誦詩讀書以終沒齒伏願　皇上益勤聖學講
明經史清心窮理所其無逸大小臣工同心同德廣
德心悅禮樂敦詩書以贊內修外攘之治登斯世于
唐虞三代之隆臣不勝大願之至九月初七日
黃門以國本抗疏去國三十年出山一疏猶不失
逐臣本色可謂老成典型
都察院左都御史鄒元標疏臣以待盡之年日有家
園之思行裝已束待期而請偶聞　聖嗣將誕大小
臣工咸望　聖皇有子臣受不次之恩不隨班行歡

儒者分內甚大本分二字亦虛空有盡我願無窮也

欣覩頌登臣子之情臣所以睠戀遲回者以此本月
初四夜披兵科都給事中朱童蒙一疏爲憲臣議開
學之壇國家恐啓門戶之漸欲臣等安心本分愛惜
精神以東林爲戒以法度風俗進賢退不肖等語屬
望臣等思深哉科臣心乎臣有味乎其言之矣先正
云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人生聞道始知本分內事不
聞道則所謂本分者未知果是本分當否也天下治
亂係于人心人心邪正係于學術法度風俗刑清罰
省進賢退不肖舍明學則其道無繇無偏無黨王道
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臣等所講聖諭者惟是
銷反側以歸正直會有極以歸皇極若分門別戶則
名教所不載也湛湛晴空鳶自飛魚自躍天自高地
自下總皆造化生機浩浩長安大成大小成小德可
成才可達盡是　皇上大澤無一物不備亦無一事
可少琳宮會館開目如林唄語新聲撼耳如雷豈獨
礙此寥寥則古昔談先王之儒紳耶豈獨多此海內
衣冠萃止之壇坫耶臣嘗遡思千古自吾夫子振鐸
東魯孟軻氏繼之唐韓愈謂軻之死不得其傳所謂

謔妙理

不傳者必有指歸至宋而諸儒並起我明益光大有耀臣等方欲爲孔孟求衣鉢之傳諸童蒙猶不思爲東晉延箕裘之緒乎臣志學非自今日始也臣弱冠幸與孝廉從諸長者遊一登講堂此心戚戚既謝計偕獨處深山者三年歸入夜郎兀坐深箐者六年浮沉南北棲遲用藏又三十餘年賴有此學死生夷狄未嘗隕志所藉朝夕切劘者無論他省即東魯耿孟秋朱鴻謨王汝訓其師友也記得隆慶丁卯戊辰間徐階當國集諸部臣千餘人[illegible]歲[illegible]定[illegible]書院講[illegible]
士人商度今未嘗以是少衰[illegible]相業 神宗朝癸未乙酉丙戌間臣等亦每集千演象所月有講會時執政諸臣亦嘗過而問焉後生不知今元輔所知也若只以臣等講學惟宜放棄斥逐之日以此澆其磊塊消其抑鬱無聊之氣則如切如磋者道學一語端爲濟窮救苦良方非謊語至命妙劑亦覡斯道太輕覡諸林下臣太淺矣人生墮地高者自訓詁帖括外別無功課自青紫榮名外別無意趣惡聞講學也實緊有徒蓋不知不聞道即位極人臣勛勒旂常了不得

本分事坐是虛生死是虛死朽骨青山黃鳥數聲不知天與昭昭者飄泊何所此臣所以束髮至老不敢退墮自廿者也臣又有言焉前二十年東林諸臣有文有行允原已往惟是在昔朝貴自岐意見一唱衆和幾付清流懲前覆轍不在臣等臣心在光天化日之下剖藩籬壞墻之界閏童蒙之言惟自鞭自策更復何疑臣又思詩云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中和且平古人求友必有嚶鳴相合臣等求友未得和平之偵先來同類之疑願陛[illegible]
臣以爲倡學者之戒駱驛爲順則之民足矣願陛下經筵日講爲諸臣先無以臣等賜千百世共學之心矣 允 初八日

講學二字原腐讀此疏見得心開目明不講就是學南臯亦當自下一轉語

大學士葉向高疏項科臣朱童蒙以講學論劾元標馮從吾二人奉 旨慰留此猶論其事耳未病其人也今科臣郭允厚遂併其人而詆訾之臣竊以爲過矣二科臣之意似不在講學而在于明歲之考察恐

數語補出學術

亦是擧中之知真可服

真可服

鄒元標有所左右其祖，即允厚疏中，亦已自言之，年來門戶黨興，互爲勝負，近當事者，斟量其間，人心稍平，臣與吏部尚書張問達，每論及此，未嘗不歎息于前事之過當，而以今此計典，必力矯其失，一切歸于公平，鄒元標議論，亦是如此，毋奈人情多端，過生猜忖，必逐去鄒元標而後快也，鄒元標在　皇祖朝，直聲振于朝野，三尺童子，無不知其爲忠臣，淹伏數十載，海內共惜，　皇上拔之田間，任以九列，是稱清朝盛擧，臣素不習鄒元標，近與周旋，見其懇懇愛人之念，渾渾赤子之心，絕無分毫矜名負氣，籠罩矯飾之態，心甚慕之，即或者議其居山已久，于世局有所未諳，宅衷太虛，于人言有所易入，然于鄒元標之本色，無所損，允厚所列，率皆吹毛求垢，無甚關係，至于張居正之䘏典，則楚人請之，臣等擬之，功罪原不相掩，褒貶何妨並存，鄒元標之不言，臣方服其無成心，奈何更以爲罪，欲併其一生之大節而抹殺之，何其甚也，鄒元標在朝，如麒麟鳳凰，自足爲瑞，如渾金璞玉，自足爲型，何必規規然責以服衆之能，雕鏤之技哉，

故爲將來了

若逐去鄒元標，則其他之講學氣節，如鄒元標者，皆不得安其位，人心必爲不平，紛爭又將不了，門戶之禍，必與國家相終始，朝廷之上已先自亂，又何暇問封疆之事哉，而臣亦豈可一日居此地也，大講之禁，從來未有，乃二科臣之疏，屢奉內傳，頻更票擬，至謂宋室禍敗，繇于講學，誰爲此言以告　皇上，獨不思宋方盛時，正以濂洛關閩講明學術，比及南宋王淮韓侂胄陳賈輩，始立僞學題目，搆陷朱熹諸賢，而宋祚遂終，我　太祖高皇帝，首綱陳紀，設科取士，一奉于宋儒，　成祖文皇帝，復命儒臣輯宋儒論學之書，爲性理大全，頒行學宮，二百五六十年，道德一，風俗同，一切裂防決綱之事，有所忌憚而不敢爲，皆係于此，　皇上奈何輕聽二科臣之言，而不深考祖宗二代之治法乎，日來言路諸臣，條陳甚多，率多怫而少俞，乃二科臣獨有當于　聖心，若是臣誠不知其故也，如以講學爲結黨，則世之結黨者，豈盡講學之人，苟欲結黨，何待講學，如以元標之講學爲可議，則臣又有忠告之談，當嘉靖時海瑞，以忠直著名，謫歸起

華福誠人已爲失職

官爲應天巡撫、茫聚操功、人皆不堪、卒被擠以去、其
後再起、再被人言、當時亦有以言者爲是、至于今日
瑞之高名如故、而言者卒爲世所垢病、今元標之失
未至如瑞、而求多者乃反甚焉、臣又安知他日之議
論竟何如耶、臣職在平章、可以無言、但恐人心不同、
煩囂易起、若不稍爲剖明、必將有非二臣者、又將有
非非二臣者、紛紜排擊、險怪一至于此、今臺臣馮從
吾又求去矣、銓臣張問達亦苦苦言元標行當即繼
之矣、去冢典幾何時、而在事諸臣、勢將一空、誰爲[illegible]
[illegible]
皇上了此事者、臣安得嘿嘿無一言、且當聖明之朝、[illegible]
道學之禁、臣爲執政、而諸賢連翩去國、天下萬世清
議謂何、且將與王淮陳賈輩同被惡名、是亦臣之所
蹴踖而不安者、故敢冒昧一伸其愚、如以臣言爲偏
護、則臣願與元標俱去、以謝科臣、不敢自以爲也、臣
生平不知講學、惟是臣鄉素稱海濱鄒魯、生鄒魯之
鄉而禁孔孟之學、臣尤不敢統望　聖明俯垂鑒察、
十月初七日
閣臣票擬即可處言官之無狀、何爲亦效糾評、豈

非二臣內傳得力、即絲綸之地、無可爲乎、如此光
景福清巳不可爲矣、宜乎其抽身也
大學士葉向高疏、蓋臣自弱冠爲諸生、聞元標抗疏
廷杖、四海之人、凡有心知者無不仰慕、以爲眞古之
遺直、比臣通籍、則元標再起、爲給事中、爲吏部、皆以
直言去、臣備員政地、人皆以不能起元標罪臣、即臣
亦自以爲生平第一歉事、幸遇　皇考　皇上錄用
遺賢、拔擢元標、而臣亦自田間來、得有同朝之喜、元
標屢有去志、皆以勸留而[illegible]、亦自盡其夙志[illegible]
不虞世之不能容元標一至此也、童蒙排臣疏謂無
逐元標之心、此誠是矣、然自童蒙之疏上未幾、而郭
允厚繼之、郭興治又繼之、童蒙病其講學、允厚併及
其人品、興治又恐禁學非所以爲名、人品未可以遽
定、遂深而擬之爲賊、三臣之意同、而其說則巳三、亦
其攻元標可謂不遺餘力矣、提學官之敗、勅書禁講
學毀書院沙汰生員、此乃張居正所爲非　祖宗朝
法也、居正之得罪于淸議、背戾憲失人心、正爲此事、
童蒙奈何引之、臣爲書院記文固云、世必有執江陵

之見以消除者何其言之偶中乎 十月十一日
書院之禁自居正猶可引也諸臣將通內矣振瑾
猶將引之所以內傳數語標出謂福清爲險毒也
都察院左都御史鄒元標疏臣有眞情苦情不容不
暴白 仁聖之前者臣當 神宗初年同被遣者六
七人獨臣不死已爲過望回首故交神骨淒清不知
止而戀戀名場非臣之願也奸細諸獄西臺惟臣爲
政尚書王紀以清直法臣策蹇而去臣猶然不知謹
責非法之平也昔 光宗朝眞臣與孫愼行後先有
疏愼行以明德耆儒而去臣不見幾明決非臣之福
也臣可歸矣原是青山之骨行付深山而藏惟 陛
下成臣末路以不愧士大夫爲幸方具疏間復見給
事中郭興治一疏臣始知是非不必分明語爲馮三
元傳臣言發也三元初起官見臣臣卽語之曰往事
并勿提起渠曰是非却要說明臣語之曰今之邊事
家具一錐鑿越講是非越不明白不如忘言爲愈不
謂臣欲效他山之石竟遂淩恒之戚臣之過矣省臣
謂無是非之心等語則無惻隱之心非人又非孟夫
子語子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非從惻隱中流出是
爲眞心之是非可怒在彼已何與焉謂熊廷弼失封
疆乎爰書具在也謂三元昔時去國乎則 上已賜
環矣是非未嘗不明也而臣所謂不必太分明者亦
未嘗不有當萬一卽方從哲一疏滿朝以酖毒爲言
臣謂姑待千秋者亦不必太分明之一證也今廷弼
所少者惟一死廷弼死法不能獨無如尚書如侍郎
如中丞如藩臬撫鎭諸臣纍纍藁街血腥燕市虎何
境象 皇上初登寶極纔二年所老成守法議獄緩
死之意非通也非獨臣一人言爰書未後語可繹也
臣按孟氏此章始卽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下節卽
發揮不忍之實欲人人擴而充之以保四海之意是
非之心從惻隱下帶來而下章具揭矢人函人之語
臣願爲函人無爲矢人臣未嘗不尊孟氏之旨也至
于張居正事臣前疏已言茲省臣又言之臣敢竟其
說臣初疏云居正才雖可爲學術則偏志雖欲爲自
用太甚諸所責備者皆進賢決因言路等事非有他
語臣在省中維時露章者何止數百忠憤者頗多間

有望風藏身之人臣疏云昔稱伊呂今與類唾之矣
昔稱恩師今仇敵視之矣當時臣無隻字發與隱豈
至今四十餘年與朽骨爲伍乎旌其昔勞正是勸今
日生者後來者俱被殊典而獨嶄居正乎虛名浮譽
空中鳥影世不以大人長者休休有容之度敎臣望
臣如村樵里嫗睚眦必報之流則來與臣習也臣弱
冠而忝冒浮名退處而身自懺悔知浮名能滅道緣
深心內省知聖人之道悉具于易讀易乾坤二卦乾
即曰資始曰各正性命保合大和坤即曰資生曰[illegible]
[illegible]中藏[illegible]
弘光大品物咸亨至于洗心藏密語曰爲之朋心爲
之清神爲之怡手爲之舞足爲之蹈知繼往開來舍
此別無學術安身立命舍此別無根宗報國承家舍
此別無箕裘故臣自入朝來知　中聖在上大敵在
門不敢一毫從名根起念傷國家元氣隤然處萬物
之下數十年所學與講者如是而已十月十一日
一篇文字爲辦郭與治而發寃竟不甚說明所謂
是非不必太明一疏猶然耶
翰林院脩撰文震　臣聞古語有謂厝火積薪以

閣有恭[illegible]焉以待南矣音此之謂也

爲安者可爲痛哭乃今日之勢豈惟厝火幾于燎原
矣奴賊兇氛正熾羈虜隱禍方深徐淮一震則江北
江南將爲蹂躪之地黔滇不守則東楚西楚復虞恇
擾之憂濟濟班行未見腹心爪牙之足寄紛紛兵餉
惟聞瘡痍溝壑之堪悲屢地喪師無歲不有敗軍殺
將所在相聞此眞大小臣工戮力同心嘗膽臥薪之
日而因循格套粉飾虛文即　皇上具爲堯爲舜之
資亦毫無啓心沃心之助將使　祖宗金甌無缺之
宇宙日銷月削勢將瓦解東支西潰又同河決此輩
[illegible]
諸臣悞國以至于此明知火之將炎而處堂[illegible]若[illegible]
侯火炎而燕飛亦料水之必沸而遊釜無愁猶甚於
沸而魚躍此又諸臣之愚而自悞今日非　皇上獨
奮精明大破常格以鼓舞豪傑之心發舒忠義之氣
天下事固未知所終也蓋常人之情激于振發則富
貴之士皆可引于功名安于頹靡即道德之士未免
流于迂腐　皇上昧爽臨朝寒暑靡輟于政非不勤
矣而勤政之實未見也鴻臚引奏跪拜起立弟如傀
儡之登場了無生意則　皇上之聰明何繇開暢臣

蒙師亦有開悟的

意　祖宗之制唱六科則六科必當以次白事唱奏事則西臺必當以次白事奉　旨某部知道則某部之正卿亞卿又必當以次白事職糾彈者糾彈職條奏者條奏剖析機宜獻替可否　皇上憑而聽焉與輔弼之大臣面商而裁決焉雷厲風行斷不踰頃不惟　聖智日以明習練達即在廷諸臣亦且可以見其才可以徵其氣可以試其倉卒當事者日精愚者[illegible]職守之內而無有軼志事外者亦與起于是[illegible]而各有奮心若僅僅揭帖一紙長跪一揖[illegible]周旋進反秪畢朝儀安取此鵷行豸繡橫玉[illegible]者[illegible]爲也經筵日講臨御有期于學非不講矣而講之實未見也史臣進讀鋪叙文辭第如蒙師之誦說無少開悟則　皇上之睿智何自周通臣聞祖宗之執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軍國重事閭閻隱微無不諮詢無不洞達故雖深居九重而情形畢照懷奸挾術既無竇可以自藏左右近習亦無緣可以蒙蔽若僅僅尊嚴若神上下拱手精神不振提醒不靈恭默之容或久而生倦跛倚之衆亦怠而欲休經傳典謨秪

成故事安取此正笏垂紳展書簪筆者爲也　皇上之精神既與羣臣不相浹洽則　皇上之靈爽必與天下不相昭融退入內廷而耳目所觸發德性所薰烝自不越于中涓常侍之口頰夫　大君照臨之體段　帝王宏遠之規模則豈若輩之所能解于是無名濫予而藩封之諭頒屢煩中旨之傳宣且以一藩之越禮吁咈盈庭乃致諸藩之停封恩膏久壅國家範盡蔑之爲弁髦此何禮也有罪不誅而失機之成案更來衆喙之紛紜恣羅織者既刋繩而[illegible]根株[illegible]善類者復因枝而惜葉國憲刑章悉付之何法也危如山海而閣臣一出共偷安于無事全遼廟算何以張撻伐之威條如黔圍而撫臣坐視竟嚴譴之莫施每事優柔何以成臂指之勢乃近日中朝舉動則更有可異者總憲鄒元標行矣僉院馮從吾杜門矣首揆冢宰相率而請去矣此皆三朝憖遺而一旦以講學之故使俱不得安于其位空人國以營私竊幾似濁流之投詈道學以逐名賢有甚僞學之禁唐宋末季可爲永鑒亦未有以明告我　皇上者

後來前秦者之弊尤共一月九遷

耳去者爲榮則仕者不貴項尚書王紀削籍歸農彌
增品望策蹇出都人謂快于馳驛破帽蒙頭人謂榮
于蟒玉今諸臣被道學之名以去其貴且甚于三公
九卿也夫　天子之所以勵世作人者唯此爵祿名
號而至使角巾尊于冠冕此豈清平之世所宜有哉
邪風鼓煽國是混淆此尤隱伏之亂源統祈　皇上
之洞察臣史官也本無言責不必深言是非以挑爭
辨但念世受國恩更蒙寵拔目擊時事阽危人心殞
惕每自當食長歎中宵涕零治亂消長繫[illegible]
一身故敢不避譴訶臚陳時弊倘蒙省覽務見施行
臣雖坐妄言生事之罪所甘心矣十月十八日

傀儡蒙師乃的喻也聞　今上日召對日講肄有
深破二弊之積習者豈非潛邸時心賞此疏耶

御史李玄疏夫國家設立閣臣專司票擬所以承流
宣化者也故封還引燭漢史著美見聖旨之不可中
傳如此我　太祖命史部定內侍官制曰古時此輩
所治止于酒漿醯醢司服守祧數事今朕亦不過以
備使令非別有委任煌煌祖訓非謂傳宣之不可乎
頃閣棄輔疏內有內傳頻更票擬之說　皇上聰明
天縱所傳自是確當但恐傳者之人未必洞悉　上
意萬一口代　天言者與　睿謨不合或參以己意
則爲害不淺伏懇　皇上恪遵　祖訓杜絕疑端凡
閣票有未當者或于便殿或于講筵面諭更改庶鴻
裁決于一人而諸弊悉塞矣十月廿三日

傳宣非傳　上意也侍御猶慮代　天言者未必
洞悉乎夫　上意不可傳宣也況非　上意乎

翰林院庶吉士鄭鄤疏頃見脩撰文震孟疏私慶有
爲　明主忠言之人竊　皇上天縱聖明必將逖思
深悟立見施行矣乃候　命浹旬未蒙報可竊疑
之職惟章奏之批答宮府泰交之脉理也或朝上而
夕下或夕上而朝下則君與臣相知君與臣相知則
大臣不得以攬權小臣不得以營窟近臣不得以蔽
明一付之寢閣而中有不可知者矣夫上書不報者
是留中之漸也留中不下者是壅遏之萌也壅遏不
通者是竊弄之機也此不可不深長思也今若經
御覽而留中則非止輦轉圖之風又若不經　御覽

而畱中必有伏戎援與之奸有識寒心未得所謂玫
之本朝故事此弊惟 武廟與 神祖末年最多在
武廟時蓋因權璫之煬竈在 神祖時則係奸輔
之藉叢 聖主當陽如日始旦何以忽蹈其弊此所
謂有不可知者也國家之患其始皆起于不可知及
其可知則相顧歎息而無可如何矣方今時事日非
疆場多故中原有狼豕之突當關無虎豹之雄職謂
此皆已見之病醫力猶可施而畱中之事症候㣲結
非 皇上推見至隱未易藥也職歷稽史册凡召亂
之端有二而今皆見之日內降也畱中也內降之屢
旨用以頻斥大臣其機隱使人駭而畱中之一綫或
以陰消 聖慮其徑竇使人疑清明之朝豈宜有此
語有之其微易著也其未兆易謀也職願 皇上之
早圖之也 十月廿九日

疏亦勁質而中時弊處則宛轉

兵部員外顧大章疏職因臺臣楊維垣數語誣職據
實剖辨已蒙 聖明洞鑒臺臣而稍存天理也者宜
亦可以息喙矣今專疏横詆穢惡滿紙職小臣也尤大
罪一案雖蒙 聖鑒而粃誣多端誼合自剖據其所
摘職議單中語職亦何諱比時會問二十八人人各
有單議論不一職單中諸語大率他臣所有耳始而
各出已見終而畫一 或招蓋三法司共議而定此辟
職曷嘗釋廷弼哉自弼起家以至下獄中間薦弼議
弼救弼罪弼者何下數百疏職之單直正言其罪而
斟酌于法之所麗耳臺臣既細閱全單矣獨不見同
臺之單有分別遣戍等說乎廷弼果有四萬之賄者
理宜不及于叢經之曹矣臺臣既欲論職以揭附弼
之榜樣又懼職明白悉數而貢箝以妄扳他人之一
語此何心乎職當官奉法託論私交薦師何有況非
薦師職承乏山東司諸獄臣對簿後以奏稾未成故
堂官遲職交印數日職亦不願以職罪案累僚友也
至誣職諸獄盡鬻尤屬不根花獻宸逃弁之小者耳
登萊沈總兵遣之入京總理三部王侍郎遣之出關
未經到官者也王一鵬林喬椿職會陪審而招不出
自職者也韓初命郭增輝職所成招而審單臺臣李
時榮出者也佟養冲去年五月舊臺臣吳應琦所批

亦能芝岡 請言官自 勘之意

釋者也時職方奉差廣西佟卜年生平不識面不通
刺者也又非職經手事也此諸獄者毋論職不黨即
善黨者宜何從黨之乃職所親斷之獄即山東一司
所甚多矣維垣何不請 皇上别勅刑部舉臣所勘
諸囚悉移獄于御史臺令維垣一一人精心勘決職所
斷有一不合于法者職請從罰獄之罪職昨年典試
出堂官黃克纘之開送職誠不堪原有資次往歲告
病有撫臣徐學聚之代題慰留盈牘職實負之然[illegible]
至此何端不搆乃至妻財有無亦煩羅織用瀆 聖
聽臺臣之為此也亦勞矣反覆本疏職竊自疑據其
詫職膳術謂無欲不遂是宜無藉于黨臣及其嘲職
美調亦云彌之薄報則所稱膳術毋乃溢言乎為臺
臣冊疏計者兩涉而無當固不如熟思而致一也至
津要非職所思職方人所共避坦砌事款已足殺職
描摹虛景更復何益職覩維垣建白意與人殊即其
設挑激之機穽逐執法之名卿辨此一件儘殺千秘
青史縱刀俎一曹郎少報受恩深處于西臺事業竟
何毫毛損益哉思及于此宜亦自覺其嚼然而無味

嘲罵甚于 刀俎

矣職之所辨據事據理臺臣能以理屈職職甘受屈
若徒恃勢謾罵則 聖明在上公議在廷職不受也
職小臣被言理當靜聽但維垣論職喫緊關目全在
贓銀四萬夫銀至四萬搬送必有多人送至家園蹤
涉且數千里何人過付何人証見伏乞 皇上勅令
維垣指實具奏亟下法司鞫訊明白至于花獄宸等
七案亦乞重勅研審詳覈卷案勘職有無情弊如維
垣疏語果真職當就大辟以正國法如其不然恐[illegible]
誣之誅亦難以風聞解免也 十月廿九日

只逐一執法之名卿及稍報受恩深處毒于維垣
滿篇贓証矣滿篇贓証所謂春風不着肉也然受
贓一說諸人皆陷不特塵客一人而已維垣創此
說而大啓玄風乃欲居擊瑠之首耶

傣菴野抄卷之二

傣菴野抄卷之三

古吳蔡士順孝來父纂

御史周宗建疏曰者職疏駁南臺臣徐世業無端附會并一點醒人情之迷初未有大觸於科臣郭鞏也鞏乃奉合竟無了日既欲因一廷弼而株連數十人又欲於數十人中追遡職所條陳之疏彼爲世業語出不倫乃動輒以封疆爲題請即與鞏言封疆夫遼陽四衛皆封疆也李維翰楊鎬袁應泰皆失封疆之臣也亓詩教之力主催戰趙興邦之賄買邉功皆燬封疆之賊也使鞏果爲封疆起念則自應泰身殉而外其他之人豈宜後於廷弼胡不見鞏之公正發憤並請誅勠也即使鞏以恩怨起念釋他人而専攻廷弼則攻一廷弼足矣又何得盡數十人設爲保舉之阱而并攻之也且使鞏而果欲行保舉之法則薦鎬薦維翰薦應泰者皆保舉之人也胡又不見其瞋目豎髮而反若爲之寬解也且不嘗檢疏牘之中薦王化貞乎當時諸臣見其進據廣寧其志可尚誰不交口頌之迨其後棄城奔竄非人所能逆料使如鞏行保舉之法則舉化貞一案又有數人不幾一網之士盡羅保舉之律也其尤可怪者楊漣躬護　冲聖不知有何獲罪而欲舊冢臣處之周朝瑞首獲召還其名豈不更美而欲以保賊加之熊德陽江秉謙等因忤舊樞方將共請起用而乃欲終身錮之劉一燝身爲宰相何遽指之爲逆爾嘉謨並叨　先帝顧命何坐之以機關毛士龍廢棄已久何以復御之刻骨至於理學何仇而至斥爲糜俸講學何罪而至詆爲盗藪方震孺於追關之後既苛責其不死之非陳王庭于三路之敗開鐵之亡反以爲功而欲賞諸如此類皆其顛倒不可解者不知鞏自召還之後有何憑恃而狂躁不倫遽至於此職請與鞏平心叅之 癸亥二月十九日

公私二念俱爲酌處

攻擊奸轉

前疏幾轉已足窮鞏末一語令之膽落

太僕少卿高攀龍與兵科王志道書伏讀大疏人各有見豈能盡同然人臣爲國當杜漸防微懲前毖後有無彊之思不宜爲亂賊脫罪爲君父種禍如臺下所論兩朝之事者不肖眞是痛心義難緘口請畢其

說夫張差特梃美女代劉先進熱藥繼進泄藥以紫禁青宮之中忽有荆軻聶政之入以行其斧斤鴆毒之謀皆意想所不及天下萬世之公致討於亂賊者重而責備於　君上者輕若謂隱諱則恐其事彰明較著中外共知雖欲諱之誰得而諱之諱之一字是爲亂賊設護身之符今加以誣謗二字又爲亂賊立箝口之法臺下毋不顧往事獨不慮將來乎　皇祖威福在手妙於調停是　皇祖身上事　皇考仁孝根心妙於幾諫是　皇考身上事　皇上祖考在念妙於處分是　皇上身上事若夫臣子於君臣大義嚴萬古之綱常守三尺之法紀君仇必報君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上下相維並行不悖焉得以討賊者爲謗君爲誣君遂爲傷　皇祖之明遂爲傷　先帝之義倘天下更不敢開口說亂賊一字也王大成以優人㑘入禁地而以比張敖張敖未嘗知貫高之謀而以比張差之主謀者燭影斧聲本無其事而以比進美姝進熱藥進泄藥者一切實而虛之所以爲亂賊則善矣所以爲　君父則吾不知也番縣之說出

自　聖諭手授方相國乃臣子設爲不必然之慮且皇上何嘗薄待選侍臣下亦何嘗欲　皇上薄待選侍賈侍御之揭當時自有悞之者侍御所以自悔爲人所悞也大抵臺下言孝經之尊親不言春秋之討賊言　主上父子之親不言臣下　君父之義言皇上一時之權不言宇宙萬世之經亂臣賊子懼之而舊忠臣義士聞之而懼一喜一懼之間所係世道人心豈其微哉　月二十四日

三案推景逸此書可以折倒要典與史臣之斷也然更以從容出之有大臣風度

御史周宗建疏臣聞見邪不擊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故雖一介之士別肝露膽死亡之誅有所不避臣位列交戟身沐　天恩目見衣冠之禍蔓衍將成狐鼠之奸憑依難破而臣尤顧惜七尺隱忍不言俟其毒形已著起而爭之即殺百身亦何益于事哉日者臣之論科臣郭鞏也微言商語爲醒其心寬喻曲曉爲解其狂甫奉　明旨不得牽纏意鞏且悔悟自新殺機且息不意其又復起而囂爭也然鞏亦

何恃而無禮一至於此臣因請輦言而直剖其根盲
死爲　皇上一一陳之夫內臣魏達忠者個今輦轂
之下所爲望而震焉者也處進忠之威勢可以咳吐
而成風雲討進忠之財力可以呼吸而驅神鬼極進
忠之線索可以使愛者升天惡者入地而臣義激於
中曾於去歲指名劾之臣於此時已不知死所矣幸
蒙　聖恩薄責未快其願蹈於文華殿上撤講之後
進忠狺狺恨臣摘臣疏中千人所指一丁不識兩語
嘵訴辨之然聲直達于　宸聽時方持科臣章允儒
疏久不下元輔向高婉詞曲譬進忠怒稍解允儒亦
得幸免此事在朝諸臣無不爲臣憂之謂臣後必有
無端中傷者臣時即欲乞休自全而以時方多事遂
爾中止而進忠之心固無一日而忘臣也時臣堂官
鄒元標馮從吾疏請召還言事諸臣遂沐　聖恩傳
爲美事諸臣既荷賜環向用方始乃獨輦先在京專
與內侍相狎進忠以爲中傷臣者舍輦無可他屬于
是乘輦之入遂日餽其門喉以傾臣并傾諸異己者
而輦乃爲授指使造爲新幽大幽之說把持察典編

（進忠此時羅捕人尚費心機）

輯數十餘人彙爲一册復開於單數日後爲匿名之
書內羅織五十餘人投之路旁於省則以劉弘化爲
首次及於周朝瑞熊德陽及見在科諸臣等而於臺
則以方震孺爲首次及於江秉謙及見在臺諸臣等
盡欲一網去之而臣則其網中之人也既欲羅織諸
臣以快報復之私而更欲張中臣以快進忠之私蓋
輦之欲借察典以陷人者時時驕語於人且嘗以諸
臣姓名粘於壁上有如立黨錮之碑者使果如其把
持察典則諸正人之羅織盡入又何獨臣一人也是
察典非　祖宗典　皇上之察典乃輦與進忠之察
典也匿名文書之察典也是使國家但知有郭輦不
知有部院不知有考功之法且不知有　皇上之威
福也今幸直道猶存正氣尚在一人之册終不能混
六科十三道公造之册故極進忠一載之謀典輦等
數月入幕之策終莫掩于公論而輦方計拙心窮懊
悵莫及宜今日之刺骨恨臣借事排臣動輒以熊廷
弼爲一門也至于昏夜乞哀此則輦與進忠家人平
時綢繆交歡之態而乃反以加人輦既欲誣間臣而

璫熊時有
前誅瑾者
今亦無一之

不得則任其橫口亂噬以少結其獻媚進忠之局而以稱報也。獨是辨疏若忘臣之媚進忠者而以左右私惠詭牽合於召還之 旨不知臣之疏語正謂賜環出自 聖恩鞏不當過絕賜環之路甘爲名教罪人以爲鞏一罪狀而鞏反嘵嘵奏辨若故借他人以自遮而激 聖怒者凡鞏之橫扯亂纏大都類此乃復有臆亮心虛目認而闌入者是何進忠門多族類而郭鞏之外又一郭鞏也至鞏謂臣言及王安笑臣有何瓜葛鞏不言安則已而旹及於安則 皇上亦知安之所以殪乎安之死身首異處肉飽烏鳶骨殺黃犬此亦古今莫有之慘毒也安於存日雖已甚而受此慘毒人無不憐之鞏之心媚進忠何至背公滅理至今尚有餘嗔至牽連劉一燝周嘉謨毛士龍楊漣等盡指以善遇王安此其媚進忠不大過人而其視世人寧復有廉恥視此身寧復有心肝耶臣觀先朝汪直劉瑾其人雖皆梟獍然幸言路清明故不久皆敗今乃有鞏等結連膠合取 旨如寄權璫之勢反借中消而重數月以來一斥熊德陽江秉謙一斥

存。亦可
寬福救耳
偏

與不惜軀

侯震暘一斥王紀一斥滿朝薦一去鄒元標馮從吾一逐文震孟鄭鄤近且欲厄孫慎行盛以弘摘瓜抱蔓正人重足此等機關舉朝之人無不痛恨但各愛死無有聞言犯之而鞏且橫行愈甚奸計愈深若臣尚惜微軀不爲點破將內有進忠爲之指揮旁有客氏爲之操縱中有劉朝爲之典兵賣威而下供以郭鞏等從而蟻附內外交通驅除善類國事尚忍言哉

三月初四日

季侯此疏自謂輕七尺果輕七尺也。余猶記此疏傳抄時觀者嘖嘖歎其難得也。誰謂季侯死哉

刑科沈惟炳疏如郭鞏周宗建兩臣之往復辨駁揔爲經撫一事而無一言以平之則亦臣等之過也敢不避忌諱直發其隱以息其鬨諸臣欲專殺熊廷弼者。非果爲封疆除患也。過慮死灰之復燃故借題封疆以急成報怨之全局爾其實 朝廷有一成之法誰敢求寬且經撫共事殺則並殺無可偏護若王化貞楊鎬李維翰等果正法廷弼何得獨存今俱首領不保何思後福臣故曰諸臣無過慮此也至若楊漣

之與廷弼原不相蒙而今亦牽入一案併作談資矣
移宮一事冒險夾日亦自忠心激成何慮後患即亦
聖鑒忠直而尋自引還遜不敢當 諭墨方新昭示
中外豈果傳之者訛乎試觀賈繼春悔過一疏亦可
見漣之無罪與當日爲人所悞情景獨爲銀臺所阻
不得上達 聖覽以致斷繼春自新之路而墮諸人
借繼春以傾漣之謀漣亦謂繼春語雖相矣意實爲
相成移宮之後自不可無此一段議論總之同歸乎
愛主何忍爲傷此和衷一念漣自矢固巳久矣有臣
如此而亦引爲罪案世間寧有公道哉要亦非獨賢
者過也嗟嗟封疆之罪封疆之臣共受之廷弼尚不
應獨任死即廷弼有罪亦廷弼獨受之全楚又寧共
任死楚風不兢會逢其厄而楚產各有生平若欲禍
出捲堂之文盡空寶善之國人心能平之乎是以廷
弼爲哄於臣鄉也又不獨臣鄉朝臣奉公憂國亦各
有心儘多慷慨熱腸不避時忌之士但偶一語時便
以爲愛弼之人即或別案粘連尤以爲救弼之事載
鬼含沙計拔眼前之釘謀起清流之禍如周朝瑞熊

是眞能評人者

[illegible]介得妙

德陽江秉謙外尚波及數十人一推而納之弼黨上
挑 聖怒下持祭典是又以廷弼爲哄於國中矣廷
弼巳自受筆鋒舌劒之累而在朝在籍諸臣又盡爲
廷弼受羅鉗吉網之累然則廷弼又何戀此七尺不
捐之以謝積怒而解衆累哉臣即請弼之罪以爲兩
臣平之廷弼氣岸太高鋒穎太露局量太狹習性太
剛平生不肯讓人而好與言官爲難此禍根也負恃
才魄而眼空一世不屑受言此敗道也即向者諸臣
被逐之時有勸弼力請召還者而弼拒不聽有識之
士知有今日久矣向使虛心降氣受忠告以求轉圜
又還諸臣故物而後拜 命出關則人且與臕叛弃
城之王化貞同肉白骨而謀漏天網之恢恢矣卵翼
之不遑又誰有刀俎之者而今又何尤雖然朝廷多
事邊塞多壘乃卧薪嘗膽之日豈報怨爭鳴之日況
事經處分久巳論定似可姑置無言而長爲此鼓脣
吹浪日尋戈矛豈戰勝廟堂之畧固如是乎職業之
內儘有可言思至是而兩臣之怒罵可急止者矣三
月初五日

此疏所謂爲兩臣平之者乃以不平取平也然政極平

御史方大任疏今輩於救弼者皆盡入之以黨賊之名而於救化貞者則盡置不論甚欲且専殺廷弼而欲出化貞以成就其一偏之說者何心耶則臣所謂借公憤而洩私也乃若奏對有體輩爲科臣而吐荒謬之詞且其於　君父之前出褻慢之語長安士人無不咲之恨之矣雖然此猶可也至其交結魏進忠一案則友進譽言爲言路之奇醜種莫大之禍芽煽將來之毒焰臣躊躇良久而竟不能已也夫魏進忠臣自爲縣令今列臺班言其横憸者盈耳填胸不可勝述切以未經目見不敢輕奏即項者臣同官周宗建言之似可的據臣猶未敢信也但進忠京城內外壯麗之宅第美好之田園不下數千百所此臣所親見也臣昨清明日以監禮昭陵遍歷諸陵歸途便過西山碧雲寺見進忠預營葬地其制度之宏偉物用之精好不但彷彿諸陵而且或過之墳前以美石雕琢獅象諸獸成行作隊無異陵制而又列文武之臣像侍立左右武像用甲冑文像用朝衣朝冠進忠一閹人耳武弁侍立容或有之安得有朝衣朝冠之儀耶又臣所親見也郭鞏之通進忠風聞亦已熟矣即周宗建言之皆歷歷可據鞏見宗建之疏糾宜即時謄章逐款辨駁且宜效宗建直陳進忠惡狀已與之水米無交而徐言宗建之彈進忠非實彈進忠乃借名以傾已庶鞏之一疏昭然宗建自當屈服矣奈何遲迴久之方始出疏不敢以隻語侵及進忠又不能一一明辨徒執風聞二字狂詈一番且欲杖宗建爲進忠洩憤然則鞏之通進忠又豈不實哉

應天巡撫周起元疏職查得江南有袍段有歲造有改造此三役者即江南之所出而還以自爲者也皇上龍飛初御備五服以明尊均九式以盡制其誰曰不可而敢襲腐儒之見侈言澣衣焚裘徃事以減損山龍黼黻之大觀乎顧朝廷舉動毎有奢而不度當裁其濫觴而外間奉行亦毎有以公營私宜塞其弊竇　皇上無當以服御一節而忘衣被天下之仁職亦安敢不補　袞輸忠而自貽鶉翼之誚頃者織

三四年間 異可概今 追昔

監李實擅自糾叅有司變亂成規駭人觀聽其果爲
典衣而忠於職耶抑爲盈橐而便身圖耶天下人知
之諒　皇上不難照之已經按臣交章彈駁外今職
仰稽舊制一採輿情謹會同按臣林一桂潘士良臚
列利弊無損于上供有裨於窮簷者陳之望　皇上
採擇焉至於假叅劾以竊弄威福議屬禮以顯肆恣
睢則江南數十年來中使之所未嘗見人情共爲不
平而該監亦自悔其謬妄不待職言之畢矣五月初八日
此巡撫殺身之端也疏中臚列七欵皆織造之痼
弊宜乎李實之切齒也況又與之爭彊項乎
南御史陳必謙疏我國家二百年來大小以法制相
維以名節相尚有如抗節忤奸九死不悔爲陳敬宗
李時勉劉球蔣欽輩千載而下生氣凜凜又爲臣鄉
先達徐恪耻少司空　命下不自廷推至于苦辭巧
歸臨沒尤戒子孫無請廕諡蓋昔人之重法守而勵
廉隅如此而今何沒沒也臣觀今日中外多故求一
出死力爲　皇上實實期濟者不多有然而壞朝廷
之法紀就一已之富貴掃門入幕途徑愈新志趣轉
下臣每閱邸報其中可涕可笑而不忍言蓋不服枚
舉矣郭鞏之事業奉　明旨不足復論且如褻汗
太廟之吳應琦其被謫不與王心一劉重慶熊德陽
輩同也胡然不同廷薦不自部推而幸得故官提如
携取　祖宗朝有此法否陪推蒙點之姚思仁昨經
內計南北交章糾拾贓迹滿案胡然而　倏陟官
保之榮借彈壓爲催官之符　祖宗朝有此法否至
如辱人賤行之孫杰三褫尤輕倒推何枉且去後未
聞輿論之推戴而忽有傳奉之京堂　祖宗朝有此
法否五月十二日
御史宋師襄疏竊自劉朝應死罪璫貪緣脫獄日夜
與沈漼密謀爲固寵計於是漼以募兵爲朝外護朝
以內操爲漼內援一時忠藎之士心寒齒冷而兵柄
在握遂謀行逞於時內外皆知有朝不知有　皇上
矣岌岌乎殆哉幸而天佑　聖明一旦發覺屏逐留
都天威立震都人手額而臣竊有慮者劉朝不過一
佻險孽竪耳所敢無忌憚者蓋以招權結黨引類呼
朋內外深相結也今朝雖去而朝所蓄之三千虎旅

劉廷忠是

安在乎夫此三千人者將聽其無統乎另差一提督
乎代之者不與之同心則身危如與之同心是又一
劉朝也況朝所私養死士亡命又不下數千由此言
之是朝雖去而實未去也 皇上但知去一劉朝其
害已除而不知未去之劉朝其憂方大世豈有蓄怨
深怒之人潛布於左右而能保其終不為患者乎今
日之計惟有散之何也聚之則內官即為內兵散之
則內兵還為內官脫危冑而珥璫捲旗章而陛戟明
示以 聖明不復用且令反側得自安不亦可乎其
所姦網無所依附自當逮去不過一日之間而內廷
肅清矣臣亦知內廷節儉未嘗以此糜錢粮而杞憂
關心即不費一錢而此事斷不可不罷者至於平日
之手竊乾衡而嵩修睚眦口啣天憲而明市恩威就
中誰為教猱翼虎若不一一點破則朝即被罪而尚
不服辜則又何以服天下毛士龍嚴為抄參 旨幾
中寢非朝所切齒乎邵輔忠遂乘機陷之而削籍矣
皇上未授朝以太阿而朝乃鼠竊之以至小人蟻附
是以執法之王紀講學之鄒元標馮從吾相繼削者

叙得淒直

削去者去矣朝則語於人曰我剪之也公正發憤之
文震孟鄭鄤持正不阿之熊德陽江秉謙侯震暘無
端而調者調謫者謫矣是逢其所怒也朝語人曰我
怒之也甚至署尾之閣臣王試矣陪推之司空徑黜
矣此政體之變也朝語人曰我用之也 五月十五日

毛邵一案點得明白

南御史王允成疏外廷顧命之老孫杰一疏而去矣
內廷顧命之璫霍維華一疏而死矣忠肝義膽丹心
為國之王紀策蹇而歸晉陽九死一生百折不回者
滿朝薦席帽以望湘潭當代師表如鄒元標馮從吾
孫慎行等顧命重臣如劉一燝周嘉謨楊漣等臺諫
正人如毛士龍熊德陽江秉謙侯震暘周朝瑞惠世
揚夏之令等詞林直臣如文震孟鄭鄤等或立遭斥
逐或退步求全皆誰為之也 六月廿五日

御史李玄疏如削籍姚宗文其人者其灰雖已死矣
但薪薪相傳燈燈相續不肖者飲其狂藥既尊為鼻
祖無識者隨聲附和又奉為聖書臣不明明點破世
道人心不知底止君子小人淪胥以溺非國之福也

故敢直陳其歷來之案、以役蓋世之謀、而醒舉國之惑。人知熊廷弼之壞封疆、而不知其當初勘之時。多方護庇、欲收之爲用、借鷸蚌而收漁利者、姚宗文也。竟緣閱視一差、欲行其私、及廷弼不爲用、以致微譏隱刺、不終其事而去。又不明白直叅、使廷弼再勘再起。一敗塗地者、亦宗文也。人知王化貞斷送廣寧、不知閱視一行、文武將吏不薦一人、獨薦化貞、以致濫膺節鉞、矯戰悞國、九刑難赦者、亦宗文也。人知劉國縉之盜餉、不知師恩爲重、君恩爲輕、錢糧兵馬、不查[illegible]

以致一逬結局、又復騙官騙錢、於登萊任意費用者、亦宗文也。人知劉朝之行邊、意在樹威招權、以自爲地者、亦宗文也。人知西虜之要賞無厭、不知信用王猷、受虜貂參名馬、許以加賞、及臺省叅論、藏匿册中、至今王猷不知下落、以致桃林口今爲戎馬之場者、亦宗文也。人知劉廷元之庇護風顛、不知巡視　皇城力主風顛之說、差往山西潛住城外四個月、事完而後起身、亦宗文也。人知邵輔忠之逼劉朝、毒害善類、不知陰使孫杰等、外結監犯、內結恩璫、報復毛士

廷弼起用時宗文當爲遼陽僞命

龍叅王猷之佬、致其削籍、亦宗文也。人知賈繼春爲人愚直、不知陽佈流言、名爲優待之禮、以爲鄭戚之解。陽稱　聖母之實、陰以救朝之生、致繼春爲風聞所悞而處者、亦宗文也。最可恨者、　先帝登極一月、堯舜之君、行事全在未　御宇之三日、發帑蠲稅諸款、乃姚宗文大言於朝班曰、　太子不宜行天子事、當繳還、且促閣臣繳之、向非內官王安曰、倘繳而不下、誰擔干係、方得止言。否則　先帝之盛美、將無傳後世矣。蓋其生平黨邪害正、引類呼朋、久爲中外看[illegible]

破而其心悖瞻落者、又稍持搦一事、恐諸臣一出發覺不便、故弄機關掩抑　先帝聖德、宗文之心眞太毒也哉。嗟嗟、邪正原不同途、是非原不兩立、廷弼化貞辟則宗文當與同辟。劉國縉勘則宗文亦當與國勘。劉朝輔忠宗文同惡相濟、又當與之同處。七月廿三日

應天巡撫周起元疏、今織監李實謬張虛額、一味誅求、倚信叅隨百計冒破、二運蘇州給解逾額、三運蘇州止應找段三百五十疋、堂匠交段不收、直欲駕此局面、以爲挑激計、而顯施辣手、是役也、實緣臣愚區

區一念爲地方措巳空之皮骨爲該監塞無涯之漏
巵以致大拂其心於府同知楊姜無與也同知署印
守府耳假令其恣吏胥之線索與局役爲猫鼠臣必
以盜臣目之不將自餡隨之乎且同知楊姜自通判
而升海防歷任七八年有廉謹之操有節省之功有
持守之力此保愛百姓不避勞怨之吏也祗因該監
恨其不破例行屬禮以爲有司之倡於天啟二年揑
情妄參蒙 聖恩薄罰尚未快其含沙今復巧于下
石不惟顯誣之以抗 旨而且陰中之以犯贓頃者
[illegible]
一二參隨實布流言謂[illegible]傷平同知而屬禮可定[illegible]
銀任取臣以爲細人蜚語不足信而不意李實之誤
果出於此而 皇上誤聽之也況暗與糾劾大權將
置無按何地不獨下拂輿情抑且上關國體誠有如
科臣所抄參者伏乞 皇上俯念蘇州府料銀已盡
起解原無拖欠松鎭徽等府歲改與楊姜無干特賜
宥以昭 令德仍嚴諭李實節取料價於額數之中
段疋勿虛張數目排門勿併取一時料價勿多抑入
巳仍令通算十八運價蘇松幾十萬兩毋運該銀幾

三四十年流弊

萬幾千兩明定畫一之數以爲歲支之常毋憑參隨
之擬置而與有司爲枘鑿毋設緩急之梲關而揑虛
詞以萋菲則地方受李實安靜之惠而臣等亦可與
同心以效於 上供矣十一月初五日
吏部尚書趙南星疏萬曆十七年職爲文選司員外
睹士習之不端慨民生之日蹙陳剖露良心一疏言
大小臣工之干進及守令害民等事於在位者多所
譏切而爲科臣所參蒙 皇祖優容之請告歸田二
十一年起爲考功司郞中以會察得罪去蒙 陛下
復起之[illegible]至今官向聽天下方[illegible]
[illegible]
變過計然大小臣工不能以其干進之精神用之修
職因循苟且以至今日士風大壞吏治隳之而民愁
苦民愁苦而外夷乘之內侵外夷內侵而愁苦之民
乘之作亂天下之事去矣此前臣之罪而今臣之責
也今臣復不能改則天下之亂當不止此奈 陛下
之社稷何臣老矣幸而良心尚在所爲竭智力於
陛下者不過與大小臣工各以其良心爲社稷蒼生
而巳且夫天下之行私最便而得利最厚者莫過於

最要爲天下大節

吏部職亦人也豈無鄉里親友門生豈無私心然而不敢行也是以臣平生所傾服者未敢薦一人亦未敢爲人求薦臣之所以保合其良心者亦甚苦矣今陛下之小民皆在水火之中而最官者皆欲得爲京堂薦賢者皆欲其爲京堂甫爲京堂即欲爲巡撫爲卿貳若絕無採民之意可以採民者莫過於巡撫而此官甚不易作必德望威棱貪汚絕無者而後可耳其次則知府最急知府賢則縣官不敢害民工者官有大小皆實選擇破格而用[illegible]然[illegible]選鬬多從人請而得之[illegible]也天下之最可患者莫甚於民之作亂所次之今幸而稍定尚可不爲之防乎臣以爲防之自知州知縣始然莫急於懲貪今有司之貪已成風而長安之書帕自十二金而至一百有至二百封者此皆何從而來安得不貪貪則多酷旣朘其脂膏又加之毒痛民安得不亂如是而但論罷之如行商而得素封有歌舞而爲耳謂宜以後穢跡昭彰者撫按先行究問確然後具奏追贓正法以抵兵餉而減加派如有囑托受賄曲爲庇護即參奏重處庶貪風漸息而亂萌可消矣十一月初九日

良心二字直是頂門一針高邑自爲郎時已提二字而不意統均之日世界不醒此二字愈甚也

南吏科姜習孔疏頃　皇上允諸臣之請凡降謫科道強半召還近且擢之淸卿者纍纍矣得無鑒諸臣之直節無他精忠有素耶乃若文震孟鄭鄤熊德陽侯震暘毛士龍涂秉謙賈繼春等之未蒙一視同仁者何也豈以諸臣之進節[illegible]精忠有[illegible]諸臣哉彼其[illegible]主而不難[illegible]身攖龍鱗之餘念切匡時而不難以其手捋虎吻之鬚卽言有詿誤而心實朴忠況懲創已深而勇感倍厲倘各還其故物而使策勵于桑榆而爲感恩圖報更當何如也昨閣臣疏請伏覩　明旨有曰降謫各官朕豈不召還是皇上亦未嘗終棄諸臣矣何故靳之耶至若王紀樊鳩執法風標明允之聲賜環歸田屢褥南北之牘滿朝薦數載幽囚久沉循吏之冤一鳴輒斥永絕長安之夢乃一槩屑越而不收擯棄而不恤　宗廟之靈

非正人之[illegible]也

委置於泥沙棟梁之林棄捐於道路不可惜之甚哉此皆所謂賜環未遍者也以臣所聞如鄒元標馮從吾孫慎行余懋衡皆一代偉人三朝耆德其學足以弼亮主德而致君于堯舜之隆其才足以匡濟時艱而措天下於磐石之固或以道不合而輒去或以用非正而不留走卒兒童莫不人人惜之臣于數臣素無半面但見士紳中談者必以數臣之出處卜世道之安危甚有謂鄒元標馮從吾置之保傅之列何可聽其[illegible]往也[illegible]

古吳蔡士順彝來父纂

震孺若先逃死者自死豈曰能殉難

御史胡士奇疏臣惟自遼陽發難凡四按臣惟一張銓死難耳其餘若楊一桂陳王庭方震孺至今未結而論者槩欲以張銓責備之夫銓之死也惟在圍城則死惟與袁應泰同死則不得不死假令賊在遼陽而銓在廣寧肯馳而死乎即同在一城之中假令應泰先逃而銓能獨死乎知銓之死則知三臣之可以無死矣廣寧之役方震孺之可原更甚何言乎震孺可以無死也豈以職在監軍未若經撫道將之守封疆也然矣而不盡然也奴酋渡河以後倘使震孺先在廣寧身將安之豈遂問道求活乎抑遂降賊乎此雖百喙何能爲解然而震孺不在圍城之中也又使奴酋渡河之消息已至震孺巧借考較以脫身此亦百喙何能爲解然而震孺正月初八日出巡寧前經撫祖餞奴報到相距十有五日計程四百餘里諸士之蟻戰方酣而賊奴之鐵騎已渡矣有何神術可以前知乎又使奴破西平我師敗績平鎮武曠月持久震孺不及到廣寧此又百喙何能爲解然而西平報不逾日一面與寧前張應吾灑血招兵馳回塔山報賊又已取廣寧面經撫二臣並轡過閭陽矣嗟哉按臣將死經臣乎將死撫臣乎望廣寧而死乎計無復之乃始爲收拾餘燼之計祖天壽擁衆數萬于覺華島徘徊觀望若疑反降賊是李永芳之後又一永芳也震孺冒死出奇親望覺華與祖天壽洒淚登舟招回兵卒數萬人火器千件火藥數萬斤牛畜米粟俱以萬計非震孺之力而誰力哉當其不招祖天壽則天壽將入於奴者招而不從則震孺必先執送于奴而震孺不死于海濤不死于賊手者天幸耳柰何以成敗論人而輕抹殺之也此猶論其事後耳當遼左之破也京師震驚人皆以遼爲阱矣震孺資序不應按遼乃上疏請自犒師此時親友咸哭兒女牽衣震孺獨非人情歟而毅然不反顧人心賴以鎮定廣寧漸有收拾非血性男子而能若是乎或者謂經撫宜明糾不當爲調停是矣不知王化貞之拙疲熊廷弼之氣驕至今尚有短長當日廣寧遲丧一年尚是震

孺苦心譎劑之力若使明糾以便兩人卸擔今豈不
曰兩人相左責由其構成而使禍中封疆則今日不
知又當以何等罪罪之矣此樞輔所以有廟堂不能
持獨責之御史經撫所不能為旁責之監軍勢或未
宜身無死法之說也此真設身處地而執兩端以取
中者也目睹近日薊遼總督一缺無人肯任連日議
論有同築舍乃使震孺慷慨出關之男子反與貪生
畏死之懦夫全一論死以後人臣誰肯為國任事也
況經卞兵遼撫屢疏勘明驗樞輔之言曰方御史之
太遼於而强用之終而深求之朝廷何以使人深求
二字樞輔酌量審矣然則可使任事勞臣久困家食
哉天啓甲子正月初七日

極說得剴切

御史李應昇疏針砭不施則二豎不去數年以來二
豎之患不可謂不深矣　皇上試問罪璫遣而嫚出
人者何人馬上催而三路敗者何人中樞執拗而經
撫受敗者何人貪殘激變而貽患黔蜀者何人嗾黨
盜庫表裏為奸而一網善類者何人此不知[illegible]
許封疆盜賊幾許錢糧殘殺幾許無辜赤子從未一
[illegible][illegible]意傷彼毫毛所幸天牖聖心劉朝斥死然天下
之為劉朝者方衆而賞罰之倒置者尚多逆璫漏網
不問毋乃以護紅丸之故護風癲罪樞濫賞毋乃以
輕封疆之故輕爵蔭績奏金城之趙率教幾蒙捕虜
之誅而萬有孚何以賣欵議叙力爭國本之何士晉
且吝援黔之賞而表可立何以安坐加銜內臣之蔭
襲滿志矣而轉移愈難坐數直臣之錮老成之拂衣
屢見矣而慰留非據養成頑鈍之風　正月十九日
巡撫周起元瑑職為織造事奏報錢糧缺額并辨廉
佐楊姜無罪被誣皆字字實錄不敢飾說偏護自再
奉　嚴旨職恐不得其故尚恐本官前膺持斧使者
幾十薦或躡京兆伏再三詢訪求其劣狀竟無所得
而且有賢名各州縣官咸為之發憤出揭士民亦各
具呈即近署府印三四月京漕錢粮依期催完起解
考覈童生孤寒咸頌公明兵餉發散嚴杜減尅諸弊
此亦其潔守之一班也及詢所以被萋菲之故不過
因不善求容如與李實爭辯各監[illegible][illegible]不肯倡行屬

議得極當有闗上心但此舉上不知奈何

徵而已今本官凜奉天威束身待罪累至求職忝紳
輕重之處惟　皇上所命此固臣子敬畏一念其情
眞詞切然而職終不敢抹殺公評以欺聖明尤不忍
購本心以錮蠹吏也姜一小吏耳呵之遣之何足爲
惜獨惜賢奸從此混淆法紀從此倒置凡有求不遂
者皆得挾私懷忿中人以不測之禍甚非聖世所宜
有也職尸素經年官評尚無確據屢煩　嚴旨則負
官職不能徇織監以滿其欲而鰓鰓爲講明料價致
眞誣亦葛藤雖斷則負吏治而不稱任使所速當議
罷者無如職矣職罷則察吏安民自有賢撫而不至
以遣于耳目之近者反得之深宮之中伏乞　皇上
將職先賜罷斥另擇賢能前來供職然後復查本官
貪贓事跡有無的據勘白具奏則水落石出晛見氷
消而職朴忠一念縱不見亮于在事尤冀光明于去
後也惟是織造一事當　皇考時盡已撤回李實承
領此差因而再遣若肯如孫劉呂各監照依兩府料
銀額編之數按運解給不窺別項解京錢粮又若肯
遵照舊規管兩府袍段不攙管十郡歲段則從前來

有倒貽江南官民之擾則御命天使職等豈有不願
同心協力而故生枝節分柄鑿以成水火之形哉又
望　皇上與執政之臣叅而爲社稷計也先臣耑毅
王恕撫江南奏停織造職之才不足以望王恕萬一
而先臣楊廷和爲閣臣不撰織造敕則亦豈非盛世
事哉　正月十八日

姜雖刻深小吏然才亦頗精潔已愛民巡撫屢疏
爭之不特能伸强項也東南民力一李實便有百
李實若非爵公力遏其焰于方强則民力之竭先
于士大夫被逮之禍矣故曰殺身爲民

吏部尚書趙南星疏頃者南吏部尚書非戶部侍郎
等官員缺臣等會同九卿科道廷推原任左都御史
等官鄒元標鄭三俊等皆蒙欽點惟元標未下元標
者以　皇祖五年進士刑部觀政即論劾專權奪情
之大臣而廷杖遣戍者也　皇祖起而未竟其用
皇上擢爲揔憲以講學被小言而去舉朝皆望其來
臣等與諸臣共推之未能即得　俞旨以　皇上知
人之明全于日月豈尤有疑于元標之未宜推乎夫

元標稱得之始即捐軀以爲國家其忠耆宜推也
祿之外囊無一錢書帕不敢入門其廉潔宜推也可
任若挾其山林可也即念其軒冕其恬退宜推也夫
此等皆今人之所不能也元標用而士類有所矜式
其稗益朝政多矣以元標之賢而　皇上尤不即用
則是捐軀報國者不足信也是推而不即用則是舉
朝皆不足信也無乃非堯舜疇咨急賢之意乎二月
初六日

吉水于此亟復開一生面不用之爲眞用也然出
自高邑尤爲以阜薦益也

工科周士樸疏日接應天巡撫周起元一揭爲仰懇
天恩宥負累之屬吏以儆聖度罷不職之微臣以定
官評等事又接蘇杭織監李實一揭爲袍段泒有額
數料銀給匠非濫等事政在躊躕講求畫一之理以
入告而撫臣周起元疏旋奉　聖旨下吏部轉送到
科職等一再捧讀不勝駭異有是哉臣之不敬致得
聖怒如此究其歸重則袍服之故袍服討用一身
聖主豈以一身累天下今不必稱引古誼但就事論

總後來事尚此一段賞水泼石

之原泒不有定數乎撫臣日少監臣日多多寡之口
兩持不下致生葛藤要之難以欺工部也但查屢奉
明旨或增或減自較若列眉矣故璘等曾有一疏過
部責其查明具奏而該部尚未有所覆乃楊姜徑以
爲民處矣嗟嗟硫一小臣何足深惜獨是巡撫者
皇上寄以節鉞之權將地方之利害惟其所興除官
評之得失惟其所裁斷倘另有人焉旁撓之中忝之
俾巡撫不得司其權則　皇上委托之意亦虛矣而
撫臣之顏色將何施耶故今日之處分　皇上不念
撫臣之力請則已如爲其力請當必有一番改圖不
得以姑黜爲民爲念撫臣之道也撫臣方且以楊姜
爲執法而今則坐之爲專擅撫臣方且以楊姜爲無
罪今則坐之以重典如是一疑撫臣之端也撫臣疑
更無可信者若轉而信織監恐　皇上不宜受此信
內之名而織監亦不敢安然自處於信如是又輕撫
臣之術也撫臣輕更無可重者若轉而重織監恐
皇上亦不宜受此重內之名而織監亦不當安然自
居于重　皇上何不以可信可重者還之撫臣以鼓

推遊時吏部不然所以用咨訪亂面咨訪[illegible]說如用高邑而一去之頂首豈外人妄謂十而允用皆靜言恩之吏部一蹴從缺再可一甚

舞其振刷綱紀之思以不必信不必重者遝之綫監以潛消其魚肉無辜之意俾官府各得其分之為愈哉　二月十五日

工科雖是職掌既抄恭又上疏然以撫臣為內監齮齕而舉朝無一言豈觀望俱在內方隆隆熾耶

吏部尚書趙南星疏今因職方司郎中鄒維璉之調稽勳事知望輕果不足服群情也臣三十年前之司官也其時司官皆堂上官所自選無咨訪之說蓋朝廷所用為吏部者必以其端方能用人也三事九列皆聽推舉豈其於官十數人而不能自選也厥後政下移升轉請告者皆引下首所引又未必得人屢被彈劾而外人遂謂其用頂首之金矣科臣阮大鋮曾與臣書曰吏部有秘客藏陰符經言頂首也臣甚恥之是以入部即上疏言曰司官有缺咨訪其鄉之京堂科道而以吏科河南道其鄉示大公以免頂首之議非得已也臣為揔憲時與鄭三俊同僚一日問以部屬之賢者三俊首舉鄒維璉曰風節學識種種超人臣輒信之後不復問他人而他人之稱維璉者甚

黨諫意首原重下[illegible]

多且見其恭朱明疇疏臣益信其賢遂不讓於人而用之今主事吳羽文欲求去曰江西不宜有二人鄒維璉亦求去曰有羽文矣又聞有慫維璉去曰是不由咨訪夫一處不妨三人臣所親見前疏已言之矣司官咨訪惟主事推官知縣而止耳然則他部之郎中員外無可吏部者乎有如維璉之賢者徒羨之而以非由咨訪不敢用是郎中員外皆入咨訪而後可也臣前疏所引陸光祖鄭汝璧等皆他部郎中也此外[illegible]有穆文熙[illegible]時馨等以尚寶司丞調皆當增[illegible]而後可亦不勝其瑣屑矣聞一調補庶賢無不舉宜無久曠舊制之善者也想舉行之初意在進賢或亦未必先奏聞而後啟事　聖旨不以為專擅況既已奏聞而尤欲一一關白聽其廩指乎當此部事急迫司官寥落之時遂而賢者既不能待近者又不肯用臣如失左右手已成廢物安能報　聖恩乎夫鄒維璉者臣奉　旨酌用者也而不得用又使二臣皆求去此以後寧能復用一人哉臣不知昔之調部者一處二人何以外人無議僚友相安至此而二臣皆欲

愛臣無已

引避不敢就列此臣之望輕所致欲以何者倡以臣
之望輕而使臣下視 明旨為不必遵舊制必不可
復臣之罪大矣臣本淺激欲要曲從凡以報 聖恩
令以維璉之事知其必不能矣臣老矣可以去矣如
皇上不欲臣去臣請竭力于進賢退不肖以行其良
心他省有孤清介特不求人知者也拔舉之必不敢
隨人穿鼻也至于鄒維璉吳羽文皆賢者不知何故
求去意者以臣老耄不足與有為也抑別有所為也
三月廿三日

所以要用賢者

吏部郎中鄒維璉疏臣以部郎而講銓司江西以之
省而有兩司官雖為徑側之所有實則近時之所無
以破格之典而加豪傑之士則人信以肅猜忌之流而
愛非常之拔則人駭臣待罪稽勛閒局已覺非據至
于考功考功何官為吏議叙罪所由分人才消長所
由係者寡昧如臣寧能堪此況以求去之身轉冒重
任無論人情退猜臣何解于伐祛之譏乎臣嘗讀古
人書頗知士人自堅不在官爵而在名節即士人名
節亦不在一時之明晦而在千秋之是非如以臣鄉

恐今時名刻薦碑者亦不及前薦碑流芳千載矣

而論入黨章者誰不仰吊陶元亮徐孺子元亮一縣
令孺子一窮人耳彼高官美秩何以不掛後人齒頰
哉王安石章惇之攻蘇軾也今日貶黃州後日貶惠
州然每謫軾一州即送一永遠香火軾又何幸蔡京
禁錮司馬光等刻碑朝門未已又令天下州縣皆刊
石乃碑上有名諸賢流芳于載而惇京的瀣則有不
肯認為祖者矣嗚呼塵世光華真同腐鼠名節所關
真同丘山臣雖愚陋亦嘗有教于君子矣肯以區區
銓衡為輕重不顧力量所勝而妨賢路以喪生平哉
四月十四日

左僉都御史左光斗疏接邸報見刑科傳樾為邪臣
比暱匪人把持朝政等事內論臣及科臣魏大中除
大中自疏外其言血性男子聰明丈夫粉飾虛名未
敢顯然與清途相背依附有道未敢公然與善類為
仇似乎科臣猶知有道有清途有善類者也而一篇
終不得其指歸着落何在倒戈于君子君子何人呈
身于小人小人何人汪文言之昭雪者前司寇前撫
憲也其題授中書者今閣臣也臣不聞也臣于山人

正人亦與爲難

墨客絕跡無徃還臣官階已崇不藉延譽何事引爲腹心臣有以知樾之意矣樾之意不利于考功有鄒維璉不利于銓司有程國祥又不利于吏垣有魏大中一則逐之去一則不欲其留一則不欲其到任而思臣之稍稍持法議也則併欲羅于一網維璉十年砥礪臣雖未薦之爲銓司亦嘗極稱其才品國祥二十年清令臣曾蹤同鄉諸臣後一微訪罪雖未嘗期其必用而不敢自昧其良心大中爲人不可親疎臣與落落而已此皆負海內之清望者也科臣何事而[illegible]必欲爲之仇也豈其性與人殊也抑亦有神奸播弄揑造者日簧鼓其間不覺目側而心危遂手忙而足亂耶人言科臣曾論清端大司農汪應蛟公論不許因求多于權貴之人果爾是科臣一生與諸正人爲難矣愿科臣之慎思也臣待罪風紀揚清激濁自臣職掌人才進退例得與聞何事攬泊如其納賄招權引用非類指有的實當明白糾參若其未也科臣言之失矣以科臣之權能使朝廷不能用人銓司不敢就列首垣不許到任把持朝政者非科臣耶若科臣

又常目認東廠理刑傳繼教爲兄弟脉絡機鋒長安冷覷久矣窩穴深藏布置已定將用邵輔忠陷毛士龍故事比匪人者莫科臣若名義至重鬼神難欺欲人勿知莫若勿爲願科臣之慎持之也臣一官忝竊久思避去且見人日下清正難容義憤塡胸生趣都盡何有一官伏乞 皇上勅下九卿科道明白處分要見鄒維璉程國祥等是否清品科臣身處言[illegible]不能獎恬拔滯爲何掃除清流顛倒國是仍乞將臣罷斥以謝科臣[illegible]賢能代茲重地臣愚幸甚四月

[illegible]

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疏職于本月十八日奉 旨拜吏科都給事中十九日報名廷謝訖擬以今二十日到任方俛仰以思何以使君子有所恃小人有所畏以無負茲任使旋接邸報見刑科傅櫆有疏攻職若不勝自危而謂人之側目者衆也大駢言職與熊明遇左光斗反戈于君子呈身于小人以內閣中書汪文言爲私人而職嘗助其資斧職不知櫆指何如人爲小人而職有呈身之事若文言遊于搢紳間郎汪

右緡紳[illegible]與之遊職無私無靡畜人以其私至謂職
府貲斧及人則職不能也顧槐何以若是惴惴焉其
自危也大都宵小之志最不便于銓院吏垣有秉正
嫉邪不可力撓不可黨阻之臣故冢臣銳意治平求
賢如渴得一清恬伉直之鄒維璉用之于銓而槐自
危又得一清恬伉直之程國祥用之于銓而槐又自
危光斗僉院而槐自危職忝首垣而槐又自危故維
璉逐之國祥逐之且併舊銓臣吳羽文各各逐之三
驅之後[illegible]以一[illegible]敢攻光斗併以及臣冢宰進一[illegible]
賢者于銓而[illegible]使[illegible]不得用一人 陛下[illegible]
賢者于銓而必使之不得安其位今日逐銓臣明日
逐院臣科臣擇人而食計必盡逐其如璉如祥如我
如中盡用其如槐既詆君子為小人必且飾一真小
人之尤者號之為君子奉之壇坫之上外有構內有
援而槐得以招權而槐得以納賄而槐得以厭其所
欲為槐之為計則得矣不空 陛下之國乎四月廿四日
吏科甄淑疏刑科傳槐疏忝左僉都左光斗也光斗
當 皇祖 先帝相繼升遐宮府危疑群情撓亂之

際正色侃言排紛砥柱豈永真人至今稱之翼大忠
清品超超流俗之表其平日剛腸勁氣不為利染慎
濡縝靜簡淡端毅精詳冠冕班行是二臣皆一時推
服者也槐心術端方議論侃侃固素稱正人何以忝
正人槐亦掖垣同列何以忝及掌科以六垣之體吏
之左右各稟成于都給事中人必首序吏科之都給[illegible]
事中良謂銓敵相關凡人材進退是非枉直悉得斷
為世道人心皆賴之所以尊朝廷而崇治體也故六
垣之[illegible]伯仲之[illegible]
宣斟酌[illegible]之迴禁也既無大不得已者
以進之又無最不能堪者以窘之何故而乃互詐交
加哉揆厥所由不過為鄒維璉調部一節耳于其鄉
多加二銓官非不堪事于其國獲用一賢人非不得
已事祇緣維璉疏語多激遂致人心不平議論紛起
葛藤支蔓一揭再揭一疏再疏毋乃激聒乎職等叨
托同官令志事主何敢于其間增片語隻字以分左
右袒以取朝廷之羞而貽四方之笑也四月三十日
既無大不得已又無最不能堪數語則有進于鄒

匪石者矣提醒得絕明快

吏部郎中鄒維璉疏臣璉至愚極陋無所比數而直道事人纂眞心任事與夫安分守拙之一念則自矢生平可對天日其于世途落落難合固由此即或為海內君子所不棄亦由此不意近以調銓之故大為不知己者所詬厲臣已具疏乞休拋此一官謝之自惟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君子絕交不出惡言千罪萬罪臣願一肩擔去豈願有言以傷雅道乃臣堂官疏請詰責而[illegible]皇上有 旨命臣具奏臣安敢不[illegible]

[illegible]

君衆之前[illegible]臣之初謫稽勳司郎中也臣同為省中二三臣同過臣寓若教臣又若憾臣而獨科臣傅櫆奮然草疏欲駁臣臣已訝之及臣往拜科臣章允儒陳良訓詬厲多端無復賓主之禮臣亦忍之及臣奉旨到任以後三臣視臣為眼中釘必欲拔去始快逢人嫚罵呼馬呼牛流言新奇無復人理待臣及轉考功忌刻愈甚適臣同官吳羽文即日出城以加臣璉驅逐羽文之罪案臣不得已拜疏求去而三臣一揭再揭攻臣不休允儒良訓猶是[illegible]口常情而櫆則硬

[illegible]有性命之憂

坐臣為倖進且以新推銓司程國祥亦坐臣為曲成一箭雙鵰為計甚狡臣聞爾汝之實等於穿窬色舉翔集鳥亦有智臣之受詬不止爾汝而三臣繒繳彈丸之畢施不止見色臣尚戀戀一官而不思為名節之計乎故上疏引退出城亦決矣固有大不得已者迫之也不然臣受 君父厚恩分毫未報何敢決去以貽天地臣既出城而科臣傅櫆首發大難巧竄機穽以求必勝明犯天下之清議欲使正人君子一網打盡矣柰虛發穽無遺策殆將不止奪臣官職而復

[illegible]

貽臣以性命之憂者臣且柰之何哉臣所據者始有兩揭後有一疏謹據實回奏至疏引章惇攻蘇軾蔡京錮司馬光等為言大意不過借古為喻攻人錮人如京惇輩畢竟無益而為人所攻所錮如軾光畢竟無損云爾豈謂臣即軾光其亦豈據坐臣鄉即有京惇其人哉夫科臣厚道能使四海皆兄弟及以桑梓為仇臣之人微望輕夫亦何尤伏乞 陛下鑒臣孤踪即准臣一去好官任櫆為之臣即削籍歸田死且不朽矣四月三十日

匪石之孤介，草茅久知而逐之者何心。又其榜[illegible]
二員吏部是于鄉譣有光，無損也。心事可知已。
刑科傅櫆疏，職前疏參科臣魏大中，大中辨疏，奉有
到任供職之、旨，大中于本月二十六日到任訖，忽
于二十八日鴻臚寺面恩起數，奉 聖旨魏大中傳
櫆互參事情尚未明，着何爲到任面恩，以後有道等
的鴻臚寺不得開寫朝儀起數，欽此。夫朝儀錯舉從
來未有旨意，此 旨之自中傳出者無疑也。職一見
之不任愕駭，着朝廷于諸臣章疏，以票擬付之閣臣，
則外廷耳目不惑，以處分付之部院，則一人之喜怒
不私，若天威之嚴重，輙從內降以傳宣，而異命之更
張，不由章奏以齊發，則不惟閣臣部院皆爲虛設，人
將揣摩于不可知之地，以爲左右之人或借 皇上
之威靈以爲所欲爲，遂致是非可以從心，僉壬因而
潛蹤，職又安得不以忠君愛國之公憤轉爲防微杜
漸之隱憂乎。且大中，小臣也，奉 旨未有不到任，到
任未有不面恩者，乃 明旨忽二忽三，令朝端且疑
且駭，至大中之進退，與微臣之論列，俱奉曉然明見
于天下，當盛明之世，見非常之事，此微臣之所大恐
也，不特此也，即如汪文言者，以干命之輩，作通天之
奸，何可倖從寬政，然刑章未付之司敗，訊語徒恣其
游移，而么麽既煩緹騎， 皇上復兩勅該司嚴究，雖
本犯罪固應爾，其如王言之體何哉。職非敢爲大中
等解也，特職恐行邪之徑爲害不小，故視同官之誼
尤輕，今見旁竊之漸爲憂方大，故較殿上之爭更急，
不然浸假而內批可罷，浸假而墨勅可封，雖大中非
其人，聖世無其事，獨是近臣用不測以市私，將忠臣
避[illegible]旨而鉗口，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天下
事尚可言哉。五月初三日
此 旨在朝儀報單來歷甚明，不特傅給諫知之。
給諫欲顯明其道，何嘗不顯明乎。
禮科劉懋疏，不數日，見職同官傅櫆，因冢臣趙南星
調司官鄒維璉一事，互有煩言，職即憂之，果維璉而
不肖也，吏部而引用匪人也，省臺據事直糾，其何說
之辭，即維璉而賢也，冢臣而用賢也，在維璉宜恪供
職事，以報知遇，在櫆等宜徐聽展布，以需後效，無何

而維璉有重任難勝一疏詞類忿激以致㭊等紛紛揭爭又無何而㭊出一疏波及于左光斗魏大中矣因故內臣王安攻及于中書汪文言矣以致諸臣或辨或解或叅駁同室之中互起操戈廟堂之上幾成聚訟是何景象也 五月十一日

左僉都左光斗疏藥衆聞又見傳㭊再疏大槩複理君子小人前說汪文言一事閣臣屢疏屢揭已明即鄒維璉等諸臣合省公疏單疏已明傳繼敎一事科臣自吐自証甚明臣皆不必言所慮者科臣能已見于[illegible]天下矣得意之所勿再往快心之事勿再試臣雖去國終願科臣愼持之至 皇上初登寶極宮禁危疑臣免循職分誓報君父無罪爲幸何功可居科臣疏中猶知有天高日遠者乎此宗社之福也敢不拜教 五月十六日

御史黃尊素疏如考功司郎中鄒維璉調司一事迄今紛紛未有已時臣以維璉爲臣師不欲有言而竊歎古道之難行又懼公是之漸泯則義不能已于言夫維璉之入銓也正值公道 昭明之後而又遭冢臣

又不[illegible]露此外別有肺腸還是過視維璉必欲逐之

許多端人[illegible]在位

破格之時如其不賢也則源頭必不清楚而旣已知其爲賢也則水石原自分明今之疑維璉者不過謂視吏部小視當世而以爲此物豈無因而至哉又或者深視當事過視維璉而以爲此物必有爲而設也夫不知維璉生平大節願掛冠以救實于儕之賢而不肯從撫臺而羅織敢繳檄以阻表一驃之祠而不肯附監司而獻諂寧失考選而勿受有力之招呼寧忤權貴而不忍妖人之朋比其心早已置一官于度[illegible]何不了了且維璉猶與鄉人共立也昔[illegible]當[illegible]邪誘之而[illegible]其籬落今之清議皆賢諷之而亦不屑其爾汝居嘗述蘇軾之言曰假使今日取謫何如少年合王安石以求進哉則其骯髒自負勁骨不磨亦足曉然表見于天下矣其同事而知維璉者爲鄭三俊周順昌方震孺趙時用諸人其有靦面并未面而知維璉者爲李邦華朱吾弼鄭宗周解學龍諸人夫取友端則其人必端維璉之生平益足自信矣 五月十九日

[illegible]副都御史楊漣疏臣惟 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

內官不許干預外事其在內廷祗供使令灑掃之役違者法無赦故在內官惟以循謹奉法為賢聖子神孫相守未敢有改雖有驕橫恣縱王振劉瑾其人旋即誅戮今聖明在上乃敢有肆無忌憚濁亂朝綱罔上行私傾害善類損皇上堯舜之令名釀宗社無窮之隱禍如東廠太監魏忠賢其人者舉朝盡為威制無敢指名糾參臣實痛之臣前以兵科都給事中親承先帝之命輔皇上為堯舜之君言猶在耳今若畏禍不言是臣自負忠義初心以負皇上起居毋間特恩他日何面目以見先帝在天之靈謹撮其大罪之著者二十四款為我皇上陳之忠賢原一市井亡賴人耳中年淨身貿入內地非能通文理自文書司禮起家者也皇上念其服役微勞拔之幽賤寵以恩禮原名進忠改命今名豈非欲其顧名思義忠不敢為奸賢不敢為惡哉乃初猶謬為小忠小佞以倖恩旣乃敢為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宗之制以票擬託重閣臣非但令靜心恭酌權無旁分正使其一力擔承責無他卸自忠賢等擅權旨

意多出傳奉傳奉而眞一字抑揚之間判若天淵傳奉而偽誰與辨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羣勒逼揹嚷政事之堂幾成鬧市至有徑自內批不相照會者假若夜半出片紙殺人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問害豈眇小以致閣臣辭悶堅意求去壞祖宗二百年來之政體大罪一也舊閣臣劉一燝冢臣周嘉謨同受顧命之大臣也一燝親捧御手著定大計嘉謨倡率百官于松棚下議斥鄭養性立寢后封以清宮禁皇上豈遽忘之忠賢交通孫杰論去急於翦己之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先帝強年登極一月賓天進御進藥之間普天實有隱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慎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憲臣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嗾言官論劾去至今求南都片牘不可得顧于護黨氣毆聖母者之人曲意綢繆終加蟒玉[illegible]行何親于亂賊仇于忠義偏不容先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難之老臣太罪三也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為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為司空清修如鶴忠賢[illegible]一則使人喧嚷

于堂辱而迫之去一則與沈潅交搆陷之削籍去玉
今請一復職不可得頒于媚已善附之人破格黜陟
驟加一品以歸是眞與我善者爲善人與我惡者爲
惡人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國
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愼
行盛以弘更爲他辭以錮其出豈眞欲門生宰相乎
妄預金甌之覆字圖作貂坐之私情六罪五也爵人
于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推皆黜陪一巻
自幣帝之案一復借用爲逐之之計致一時名賢不
安俱去顛倒有常之銓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
也　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蒲朝薦文震孟鄭鄤熊
德陽江秉謙徐大相等九人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
令降斥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　皇上之怒易
解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
上年　皇上南郊之日傳聞宫中有貴人以德性貞
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横謀之私比託言急
病立刻掩殺是　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
也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待封中外欣欣相告

矣忠賢以抗不附已矯其私比捏無喜奸　旨勒令
自盡不令一見　皇上之𦚍昔堯以十四月而生假
令當日裕妃喜在安知不爲堯母　皇上又不能保
其妃嬪矣大罪九也猶曰在妃嬪也中宫有慶已經
成男凡在内廷當何如保護乃繞電流虹之祥忽化
爲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
以　皇上麟趾關祥何妨斯男則百而忠賢包藏禍
心若此是　皇上亦不能自保其第一子矣大罪十
也　先帝之在青宫四十年操心慮患所與護持孤
危厖劫之不動利誘之不變者僅王安一人耳登極
一月安不可謂無微功　皇上倉卒受命擁衛防護
之中安亦不可謂無微忠即使有罪亦當聽　皇上
明正其罪與天下共見之而忠賢以私忿矯　旨擒
殺于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是不但仇王安而
實敢于仇　先帝之老奴與　皇上之犬馬而略無
顧忌也此後内臣誰肯爲忠義者其餘内臣無罪而
擅殺擅逐者又不知其數百千也大罪十一也因而
欲廣願奢今日討蔭賞明日討祠額要挾無窮王言

褻近又于河間府毀人房屋以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揷漢篤愁樹怨飲恨吞聲又不止于塋地擅用朝官規制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蔭中書明日蔭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語勅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才魏良卿魏希孔及外甥野子傳應星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亦甚褻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因而手滑膽粗用立枷之法以示威前歲枷死皇親家人數命矣其枷號家人者欲拔陷皇親也其拔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宮也當時若非閣臣力有護持言官極為糾正椒房之戚又興大獄矣大罪十四也猶曰借禁平人開稅也良鄉生員章士魁即有他罪自有提學乃以爭煤窰傷其墳脈托言開礦而死矣假令盜長陵一坏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為馬忠賢煤可為礦大罪十五也王思敬胡遵道侵占牧地果真小則付之有司大則付之撫按學院足矣而徑拏黑獄三次拷掠身無完膚以　皇上右文重道秋仲幸學而忠賢草菅士命使青衿赤璧之氣先結于璧宮泮藻[illegible]

間孔子之神將無怨恫大罪十六也未也且明懸監謗之令于臺省矣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竟停其升夫使吏部不得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駁陰邪因之以偷換手眼邪移叙升致士樸卒困頓以去于以成中官之尊大得矣而聖朝何可有此名色大罪十七也未也且有關羅織之毒手于縉紳矣北鎮撫臣劉僑不肯殺人媚人節是在刑慎刑也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敢不遵將使羅織[illegible]紳然後快心于以彰忠賢之威焰得矣而國脈何可祟此蘊毒大罪十八也未也且示移天闘日之手于絲綸矣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　明旨鴻臚報罷忽傳詰責及科臣回話臺省交章又再褻王言幾成解組無論玩弄言官于股掌而煌煌　天語提起放倒信手任心令天下後世視　皇上為何如主大罪十九也最可異者東廠原以察奸細非擾平民也自忠賢受事雞犬不寧且直以快恩仇行傾陷野子傳應星等為之招搖引納為之鼓舌搖唇傳繼

教爲之投擊打網片語違忤則駕帖立下如近日之
擊中書汪文言不從閣票不令閣知不理閣救而厰
星等造謀告密猶日夜未已勢不至于興同文之獄
刊黨錮之碑不已者當年西厰汪直之橫恐未足語
此大罪二十也尤可駭者東事未靖內外戒嚴東厰
訪緝何事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實往來忠賢司房
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奸細事成
一旦遽逼城下忠賢故爲奴酋首功之主人矣其發
[illegible]便創肅寧新城[illegible]可作爲郿塢深計不知
九門內外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也更可恨者
王者守在四夷 祖制不蓄內兵卽四衛之設備而
不操原有深意忠賢謀同奸相沈潅創立內操不但
使親戚朋黨交互盤踞其中安知其無大盜刺客東
夷西酋之人寄名內相家丁倘或伺隙謀亂發于肘
腋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議者每爲寒心忠賢復
傾財厚施與之交納昔劉瑾招納亡命曹吉祥弟姪
傾結達官忠賢蓋已兼之不知意欲何爲大罪二十
二也近日忠賢進香涿州錦騎之簇擁如雲蟒玉之

追隨耀日警蹕傳呼淸塵避道人人以爲 駕幸涿
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爲遲故駕駟馬羽幢靑蓋夾護
環遮則已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密謀叩馬獻策者
實煩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爲何如人想亦恨在一人
下耳不知更作何轉念恐泰山之神必陰殛之矣大
罪二十三也切思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
走馬 御前 皇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
聖恩已厚忠賢不自畏罪請死且聞進有傲色退有
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 皇
上果眞有此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致
收拾不住奈何尚可養虎兕于肘腋間乎此又寸臠
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跡皆得
之邸報招案與長安之共傳共見非出于風影意度
者忠賢負此二十四大罪懼內廷之發其奸殺者殺
擯者擯左右旣畏而不敢言懼外廷之發其奸逐者
逐錮者錮外廷又皆觀望而不可言更有一種無識
無骨苟圖富貴之徒或攀附枝葉或倚托門牆或寄
結居停或投充門客逢其所喜挑其所怒無所不至

內有受而外發之內有呼而外應之向背忽移禍福
立見閒或內廷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客氏爲之彌縫
其罪戾而遮飾其回家故掖廷之內知有忠賢不知
有　皇上都城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即大
小臣工又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不覺其不知
有　皇上而只知有忠賢每見中外有緊切當做之
事當起用之人必曰要與內邊說知或人不得用事
不得行亦只說內邊不肯宮中府中大事小事無一
不是忠賢專擅即奉奏之　旨反覺　皇上爲名忠
賢爲實且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
夜馳請其意旨票擬必忠賢到始敢批發嗟嗟　天
顏咫尺之間乃漫不請裁決而馳候忠賢意旨于百
里之外事勢至此　皇上之威靈尚尊于忠賢耶否
耶世界至此尚爲有天日耶無天日耶天祚　聖明
屢行譴告去年以熒惑守斗告今年以長日風霾告
又以一日三地震告而乾清之震尤甚皆忠賢積陰
蔽陽之象　聖明偶不覺察猶加之恩而忠賢愍不
畏死更甚之惡羽翼已成騎虎難下太阿倒持主勢

益孤及今不爲早治職不知　皇上之宗社何所托
三宮九嬪之安危何所托如此毒心辣手膽橫已不
能爲下意很必不肯容人即普天同載之　皇子元
良託重之貴妃能保時得其歡心而不犯其所忌臣
又不知貴妃　皇上之安危何所托萬一少有差池
職即欲以死報　皇上亦復何及伏念　皇上天縱
聰明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爲受制
么麼小豎令中外大小俱坐針氈之上而惴惴莫必
其命耶職在兵科時曾參及進忠名在御前益實有
見于忠賢狠子野心不可向邇不意　聖明斷之不
早養成今日倘復悠游姑息再念其隨侍舊人客氏
又或從旁巧爲營解不即加處治小不忍則亂大謀
矣　高皇帝洪武十年有內侍久侍內廷從容言及
政事　上即日斥遣隨諭羣臣以漢唐之禍雖曰宦
官之罪亦人主信愛之過使然向使內官不得典兵
預餉雖欲爲亂其可得乎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
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洋洋　聖謨中官
言及政事且懲將來況忠賢欺　君無上罪著惡盈

豈容當斷不斷伏乞　皇上大奮雷霆立集大小文武勳戚、勅法司逐款嚴訊考歷朝中官交通內外擅作威福違　祖宗法壞　朝廷事告天下以欺君負恩事例正法以快神人公憤其奉聖客氏亦并勅令居外以全恩寵無復令其厚毒于宮中其傳應星着法司責問然後布告天下暴其多狀君側之惡已除交結之禁已塞如此而天意弗回人心弗悅內治外安不新開太平氣象者請斬臣以謝忠賢臣知此言一出忠賢之黨斷不能容臣然臣不懼也但得去一忠賢以不愧　皇上堯舜之名即可以報命先帝可以見　二祖十宗之靈一生忠義之心事兩朝特達之恩矣于願已畢死且不恨惟　皇上鑒臣一點血誠即賜施行六月初一日

應山生平獨往獨來固是血性男子此疏誅璫取禍甚烈無識者乃謂焚林之禍疏實召之以爲應山咎而不知此疏爲諸正人之質筏也不然玄黃相攻門戶已耳孰爲誅璫孰爲媚璫而別白若此乎削奪誅戮若海波濤中有此疏在則斗杓可依其功大矣

御史李應昇疏昨臣堂官左副都御史楊漣疏參東厰太監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此非漣一人之私言通國之公言也通國之人畏忠賢甚乎畏　皇上故切齒不平搤手相慶漣獨冒死危論感悟　聖心謂宜大奮乾綱立加斥逐以正其竊弄威福之辜忠賢亦應束身待罪以謝天下忠臣義士之口乃一疏乞憐溫旨先下羽翼四布謬曰孤臣忿雖無忌謬云忠赤不知誰爲代草以欺　皇上者　皇上因其不辯轉謂小心夫忠賢非不欲辯也千真萬真無可辯也千罪萬罪又不勝辯也忠賢不能自辯而　皇上反代爲之辯則　中旨真可聽其僞傳乎閣臣真可聽其爰立乎外廷真可聽其交通乎老臣真可聽其驅逐乎言臣真可聽其禁錮乎生殺真可聽其自操乎爵祿真可聽其掌握乎奸細真可聽其深藏乎兵柄真可聽其在手乎出入真可聽其僭擬乘輿乎臣知我　皇上英明天縱此必非　皇上之意也　皇上特念舊勞不欲遽加顯斥而忠賢但招搖議動厭[illegible]

說、親裁、昨聞叅疏到閣、依然傳擬、而　明旨諄諄
遂一一爲忠賢任過、夫忠賢何敢欺　皇上至此乎。
且既云任事過直矣、事則忠賢任之、而名則　皇上
受之、忠赤者固如此乎。臣嘗觀從來小人之覦、其始
莫不有小忠小信、以固結其主之心、根株既深、辣手
乃露、故夫不遽爲王振劉瑾者、乃其深于爲王振劉
瑾者也。今　皇上曲賜包荒、明示寛大、姑念其犬馬
而反以畜豺狼、厚益其醇釀、而輕于疎藥石、譬之士
庶之家、奇紀綱之僕、日竊其主之財力、以恣雎斂怨
而日事左右之彌縫、一旦有人焉、盡告其事于主人、
不免念其奔走、姑與優容、然主雖不言、而僕固已疑
矣、疑則思自全之計、急則作走險之謀、蕭墻之間寧
無深患。故忠賢不去、則　皇上不安、而今日被論之
忠賢不去、則　皇上愈不安、臣爲　皇上計、莫如聽
忠賢之引退、以全其命、而解其燭影之疑、即爲忠賢
計、亦莫如早自引決、以釋中外之疑、而乞帷蓋之賜、
不然　皇上日爲忠賢作江海之流、而忠賢日以其
身供鳴鏑之射、縱多方䇿曰、百計防川、鬼神忌盈、物
惡其上、　九廟之靈、將必殛之、況于忠臣義士、請尚
方之劍者哉、嗟乎、君側不清、焉用彼相、一時之爵位
有盡、千秋之青史難欺、不欲爲劉徙謝遷者、恐并不
能爲李東陽。倘晝策投歡。不幾與焦芳同傳耶。臣忝
列言官、不敢作寒蟬、恃有　聖明之鑒、觸犯兇鋒、死
無所恨。六月初四日

仲達此疏、首繼應山、可謂諫官矣。○仲達先草十
六款、因爲應山所先、故此疏即繼其後。

戶科陳良訓疏、職讀史至宋、見司馬光知諫院疏論
任守忠十大罪、英宗中主耳、亦即行其言、然卒聽韓
琦以空頭勅竄之遠方、千古頌爲美事、如今日太監
魏忠賢、久經言官周宗建叅論不一、而足頃憲臣臚
列罪狀、特疏糾明、忠賢惡倍守忠、罪浮遠竄、　皇上
英明天縱、太阿在握、立逮而置之法、以快舉朝公憤、
實顒顒望之、乃忠賢具疏、反微　明旨、而憲臣之疏
尚未報也、國家二百五十年來、從來未有疏叅不下。
辨疏先下、而有之自今日始、又自忠賢疏始、職未見
忠賢疏抄、不知飾辨何語、但捧讀任事過直、不避形

亂士人語

迹致生猜疑之旨夫不避形迹則有迹可據矣致生猜疑則有事可疑矣忠賢種種罪惡所懼者　皇上知之乃　皇上明知之而明覺之在　皇上或謂孤雛腐鼠姑緩雷霆而忠賢且爲封豕長蛇毒流中外况忠賢漫誇戇直正以文其奸欺　皇上輕信小心日每恣其大膽使形見勢彰可疑可猜之人猶然且夕　皇上左右識者危之若忠賢隻手障天自殺王安之後無日不借事生端箝制言路蔽　皇上之耳目掃天下之忠直如論客氏一疏則立斥朱欽相倪思輝王心一相繼去如論李實一疏則加怒章允儒幾不測矣如借內相二字則謫處帥衆不旋踵矣向非　皇上轉圜凡茲骨力諸臣不墮危機則羅重錮此又憲臣疏所未及而忠賢遂不勝誅矣蓋從來刑餘之屬忠直絕少故交結之案律例獨嚴職猶記唐業京遇宦官于塗馬上一揖詬讓諠然遂終身不錄此無論曹節王甫之焰不可呈身即呂強張承業之門亦不宜托足彼通奸遊觀占風望氣惟勢是依有一于此則有莊士元之例在若搢紳士夫甘墮落市

與仲達同

朝之誅其又何逭謂宜如憲臣急逮忠賢究問果有交通呼應諸不法實事立請尚方以振士節而雪國恥此更于除奸剪逆之內寓勵世磨鈍之機所關非細伏惟　皇上大奮乾綱下憲臣討逆之疏明楷瑲不赦之罪早正刑章布告中外即九夷八蠻惕息聖天子之明威俯首歸命宗社實永賴之而閣臣爲今日之韓琦瞻仰在此舉矣六月初四日

御史袁化中疏如掌東廠太監魏忠賢四年以來羣日蔽明作威作福乘　皇上之初臨視大臣如奴隸斥言官如孤雛殺內廷外廷如草菅自殺王安後而排斥漸滑逐劉一燝後其勢愈熾朝野相危神人共憤其惡狀已悉具職堂官楊漣疏中職等無容再列但斥奸逐佞言官事也今職等不能先發而疏堂官發之職等已抱寒蟬之愧又以爲疏上之時　皇上不知如何震怒立下法司究問矣今在憲臣則責以憑臆猜忖尋端沽直在忠賢則冀以一不置辯更見小心是何斥奸者反加不美之詞而暴橫者反來翼翼之褒乎且辭嚴之疏先下而後批答之　旨繼之

是何王言之倒置而國體之漸輕也 六月初七日
吏科魏大中疏憲臣楊漣受 先帝之知國國士之
報每念 皇上聖明中外多故苟究吾身而可以有
益于君不難以其身死之誠見稔惡顯禍在 皇上
蕭墻之內肘腋之間故列忠賢二十四大罪以告疏
聞之日道路喧傳人情歡喜以為今日而禍本可拔
也乃漣疏未蒙發票而忠賢之疏先下念其勤勞錄
其小心矣又明日而漣疏始下沒其忠愛罪其沽直
矣忠賢種種之罪案引為親裁而代其任咎忠賢種
種之逆德不能置辨而代與分剖安排布置鋪衍逆
施自疏自票擬盡出忠賢之意恐楊漣之疏格而不
達 皇上未及省覽也如賜省覽無論違 祖宗之
制于外廷之政出入警蹕僭擬乘輿諸不軌不法罪
在不赦即就疏中所列風聞三事懷冲太子何以不
育裕妃何以華封 皇上南郊之日胡貴人何以無
疾而暴卒設深宮邃密之地果如通國之所驚疑是
皇上身為天子而三宮列嬪盡寄性命于忠賢與客
氏之喜怒危如朝露能不寒心 皇上又以宮壺嚴

密外廷何以透知諺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枚乘曰
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未有有其事而不傳之子百口
起中廷之疑者歷稽史傳編述甚多況忠賢客氏之
私人出入無忌一人出口千耳傳聲何可掩也伏乞
皇上納憲臣之言核忠賢之罪籍其家以佐邊斥客
氏就外毋令復入宮掖滋其兇燄下傅應星陳居恭
傅繼教于獄治其內外交通之罪并勑法司嚴鞫佟
養性之罪根究窩主以自為宗社計 六月初九日
御史房可壯疏臣所深憂過計者內之忠賢而臣所
痛心疾首者更在外之忠賢何也邇來法紀陵夷徑
竇開張或意急梯榮輒不顧名節之掃地但術工營
窟便自神伎倆之通天在忠賢敢以 皇上為孤注
在傅應星傅養全陳居恭及科臣傅櫆所自認之宗
兄傅繼教等輒以忠賢為冰山無一時不傳消遞息
呼吸立應時而密用精神陰以中人則設機伏弩鼓
其舌以提掇內之線索時而幻用精神陽以稱人則
蒙頭換面而轉其腔以塗飾外之耳目盡姓姓互引親
親共締內與外打成一片蔦與蘿永結萬年此其桃

不盡傾　皇上之善良立覆　皇上之邦家將毒心
辣手勢有不得自已者　六月十三日
工部郎中萬爆疏竊見今太監魏忠賢性資而貪胆
粗而大口啣天憲手握王爵如麾于便至一世再世
賞厮隷至千金萬金立枷士民斃至十數命驅逐大
臣處置言官至十數署是一切爵賞生殺予奪之
權全不爲　皇上有而盡爲忠賢有舉國側目𥈭𥈭
然有不勝太阿倒持之憂焉幸借靈于憲臣之首發
假手于九卿科道之交彈臣又何敢擬拾强爲附和
獨忠賢稔大不忠于　先帝而敢不一要　先帝九
天之靈大不忠于　皇上而敢不慰　皇上永思之
孝如盜利權侮陵工爲通天第一大罪而關切于臣
之職掌者諸臣尚未言及敢隨諸臣後而爲　皇上
陳之臣向承乏寶源局隨蒙升授屯司陵工正其職
也當臣在局時目擊銅錢匱乏因進局中人等而問
之日有何術而得購銅入局乎咸言有內官監破廢
銅器堆積朽爛不下數百萬但一移之旦夕可至臣
因移文請發數日不發細細訪問乃知忠賢怒云外
邊敢擅查內邊之銅故不報也臣時憤激于中遂具
疏特請查發廢銅到局鑄錢協濟陵工忠賢益怒旋
出中旨謂內庫銅器已有屢旨何得再請　旨下
之日而臣又以得代遂舉請銅一事竟不復越俎相
問矣嗟嗟以無用之廢銅而鑄爲有用之錢以若大
之工程而採于若寄之致微臣區區一念不可謂不
周且迫矣而無如觸忠賢之忌而復閣何也豈惟鑄
閣且併臣任事四月若積補秤錢得銀伍百七十餘
兩報助陵工亦無一語之及夫寶源局二百六十年
來未有積報補秤錢者報之自臣始然臣夫豈好作
破格事以要譽哉固實見得庫藏之虛陵工之緊而
佈此一念急公之耳亦以動後來當局者急公之
心或從此積一金即可佐國家一金之度支也又或
從此積十金百金便可省民間數千金數百金之加
派也而胡忠賢之見不及此也夫以忠賢珠玉盈箱
金銀滿屋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似此破廢銅器無足
入其目當其心而亦必一手拏定者其設心以爲不
若是拏定無以操天下之利權既操天下之利權何

難攬天下之政權。奸雄用意最深。詭謀最毒。臣恭有
以窺其微矣。臣猶記今三月詣陵開工。轉至小山玉
泉山。各工于過香山碧雲寺。親見忠賢所營墳墓。碑
石崢嶸。隧道深閟。翁仲簪朝冠而環列。羊虎接駝馬
以森羅。制作規模。彷彿陵寢。且前列祠宇。又前建佛
堂。璇題耀日。珠網懸星。金碧輝煌。丹堊照耀。竭東南
之物力。冠西北之旃極。欷歔久之。不覺拊膺而歎曰。
何物么麼。而敢于逞逆如此乎。是何恐乎。得無恣肆
窮內。故僭儗窮奸乎。且狹于糜費如此乎。是何來乎。
得無取盡錙銖。故用擲泥沙乎。使忠賢果忠也。果賢
也。必且以營坟墓之急。轉而為　先帝陵寢急。必且
以美梵剎之貲。奉而為　先帝陵寢貲。乃鑿池豎坊。
杵木雷動。布金施粟。車轂如流。曾不聞一痛念　先
帝之陵寢未完。曾不聞一蒿目完　先帝陵寢之貲
無措。即不痛念不蒿目。而于臣所請發廢銅鑄錢一
事。僅僅一引手之勞。便可立救陵工萬分燃眉之急
者。能朝聞而夕從之。朝查而夕發之。猶可以飾忠賢
之僞。而伏不忠不賢之真意。如其攬天下之政權以
探天下之利權。而罔知顧忌。纖悉不以假人。何
此疏比諸臺諫。為稍寬。而殺之。則逆璫借部郎以
嘗臺諫耳。而臺諫果為所嘗。此後寂寂。而惡勢成
矣。

福建道監察御史李應昇疏。近者盈庭請劍。憑社難
薰。孤憤銷沉。三光黯蝕。原任工部郎中萬燝。以陵工
補牘。遂觸震威。然恭誦　明旨。一則曰從輕。一則曰
為民。仰見　皇上聖明。以為燝之罪不至死矣。杖亦
必不至死。意燝生出國門。編氓原籍。長為　皇上太
平之民也。而燝今死矣。未報國恩。先填溝壑。六尺之
孤。縈膝八旬之母。倚閭。旅櫬無歸。游魂戀闕。臣僚飲
泣。道路咨嗟。然無不共亮非出于　皇上之心也。彼
時群璫橫擊。血亂神飛。監杖張威。傷痕甚重。兼以倒
拖逆拽。蹴踏摧殘。種種不支。故至于此。而令　皇上
損好生之德。負殺諫臣之名。臣故不暇為萬燝冤。而
深為　皇上究也。且天下士大夫所以激昂奮發。不
能自已者。獨念　祖宗養士二百餘年。禍在蕭墻。且
在旦夕。故懷忠仗義。感恩圖報耳。而一言觸忤。褫辱

身死豈所以作忠而勸士哉況于傷殘父母之遺體備諸楚毒以從龍逢比干于九原此魏徵所以不願爲忠臣也懸之以必死之法而求批鱗折檻之風雖賢者猶或難之若曰吾不用直言而可以致治則是剖心不亡腹誹不滅而惟言莫違孔子不以爲一言喪邦矣臣切願我 皇上惻然興思瞿然警念也人非奴隸法非詔囚罪非死刑命非草芥廷杖豈典殊失士心動杖一百尤不經見且以杖輕之故杖行刑之人是必欲衛士畏威立斃朝士于杖下而後快心

僖 卷四 甲子

也爲左右計則得矣 聖心何以自白 聖德寧不重傷耶直俟 天心悔悟平旦興憐死者不可復生傷者不可復續而後問罪左右卹死錄孤嗟何及矣伏冀 皇上因建言者之死覺借威者之非優容言官喜怒中節無致積威所劫人與邀恩天怒而莫之敢告人怒而莫之敢言而 皇上真孤立于上也七月十一日

御史房可壯疏近日舉朝請劍誅內臣魏忠賢疏中皆指及交通舉朝臣工不自疑而科臣傅櫆獨自疑也且舉朝臣工不疑及他人而獨疑及傅櫆有同心何也豈非以其自認之宗兄傅繼教爲之招乎頃職臨堂官楊漣之後執簡而糾忠賢嘗詳狀中閒臚列交通群邪傅應星等不覺義激于中直以傅繼教爲傅櫆所自認之宗兄明白入告者是豈職之有意過督櫆哉亦惟是就櫆言櫆即以櫆之繼教代還之櫆耳殊不意此一言也傅櫆所口吐而心忌者遂不勝疾首痛心急以邪黨中職矣夫職而邪黨也彼傅繼教者果何如人而櫆黨之查繼教之爲東廠理刑也

卷四 甲子

出身書役營爲較尉忠賢喜其狠狠陰刺以理刑屬之一無賴棍徒累資數十萬而故托身權璫已應切司馬牛之憂乃雖認支派分明者意欲何爲況繼教外張虐焰內借璫威關提線索代報恩怨小而商役大而縉紳無不人人重足長安共耳共目櫆獨不見不聞乎若其中之玄梲秘竅繼教有靈櫆豈無知乃竟漠然于臺省之公疏單疏任其譏刺交通摘駁中旨千言萬語刺刺不休而曾不一過而問焉顧獨于職疏中忽漫拈出自認宗兄一語忿不自甘輒謂職

揚忠賢正此意

突以交通坐之且謂橫誣且謂迭至豈櫆于諸臣諸疏亦覺如芒刺交加行有不慊于心者歟既已自爲吐露自爲擔承却又從拊膺長慟之餘强欲以發縱二字箝制天下言者之口嗟乎此櫆之所以爲櫆也機方聽陳居恭之發縱遂不覺其神爲告之復自供而自招有如此也然職因是而洞見櫆之肺肝亦不過欲自爲脫卸地耳則何不效居恭故智出袖裡彈文火攻繼敎以謝天下曰疇昔之事敎猱升木今茲之誓滌胃飲灰豈不依然與居恭心迹合符稱義不受辱之烈士哉何許不出此而動曰邪黨邪黨誣之人以及衆人而徒以臺省交參之疏得以列名爲僇言嘗不思以列名則其有中心之不欲列名可知矣自作之孽人乎何尤嗟嗟江右固君子之鄉也職居恒慕之益亦嘗數數待諸大君子之教矣親見其所服習者彬彬禮學所矜尚者侃侃氣節有櫆若此職不知其異日者貴游而歸將作何面目以强對其鄉之先達長者于里閈中矣　六月廿四日

海客此疏甚快但不知傅繼教是江右人否

觸進果聽乎戈必動

御史黃尊素疏今魏忠賢諸不法狀廷臣暴露亦不遺餘力夫小人爲惡往往畏主知畏人言則尚有悚惕及其已知之而　皇上視爲不痛不癢之物已言之而群臣弗獲片語單詞之益復何顧忌忠賢于此必不能復收其已放之韁而淨滌其邊忠賢之私人于此不能復回其已往之棹而默消其志始猶與士大夫爲仇而繼將以　皇上爲注柴柵既深螯蕀誰何此時不惟臺諫折之不足即于戈取之亦難爲力矣　皇上如念潛邸舊勞何不休居就閑薄示悼蓋所謂以生之之道愛之倘厚其毒而益其疾九廟有靈衆怒難犯即欲不施斧鉞其可得乎不幾以愛之之道害之乎尤可異者僉書陳居恭亦憲臣參疏中人也而同事反戈改頭換面情態恍忽不可方物苟非照膽之秦鏡博物之張華鮮不眩矣夫異忠賢者攻忠賢同忠賢者亦攻忠賢耳目昏瞶沙礫並函無惑乎朝端之上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是是非非眞僞孰定伏祈　皇上立罷忠賢厥務施行六月廿八日

白安此疏亦猶諸言路耳而敍之者豈非鄒考功
之疏。通内者以其姓名蠱逆璫之肺腸耶不然論
自安者。亦璫疏也。何以入其姓名
吏部尚書趙南星疏今之士人以官爵爲性命以鑽刺爲風俗以賄賂爲交際以囑托爲當然以循情爲
盛德以請教爲謙學臣乃　皇上之大臣又老臣也
今臣以阻抑用賢之故統一分別是非惡聲名也至
司官彼視之猶雞肋也曾不能當其一指之彈而望
不畏强禦良亦難矣臣嘗論萬曆年間近于以强凌
弱此時之人近于以衆暴寡力可弄權人可爲吏部
買爵處處俱是傷門面皮書帕長安載道士風如此
公道業已滅絕苟非天骨清挺之士鮮不因窮而作
亂此劉宗周所以耻之厭之恨之而不肯一日留也
七月初十日
斗膽說出後來即以其所摘叅者訴之諸奸報復
亦只爲其斗膽說出耳
工部員外王振奇疏伏見郎中身故萬燝者前以疏
言職掌指斥權璫致干　聖怒杖削爲民閣臣申救

無及臣堂官疏請矜宥不得致燝以苦楚慘殞旅櫬
血肉淋漓衾棺不具白髮無依士庶童叟共爲雪涕
我　皇上聞之必有惻然感動者矣至燝垂死語臟
工未竣國恩未酬忠貞心事九死不回我　皇上聞
之必有翻然嘉獎者矣夫燝豈不知交歡内侍儘得
好官尸素依思儘可無踈而恪遵職守仰成聖孝
皇上雖罪其戇必鑒其忠杖削旋示從輕　皇上憐
其才以終其用而不虞遂至此極也羣閹叢毆先已
碎身痛餘受杖何堪殘喘　皇上不欲燝死而權璫
偏欲燝死廷杖不致燝死群毆先致燝死雖燝氣壯
山河魂歸霄漢燝得死所但傳之海内垂之後世史
册曰天啟四年爲能忤宦宫杖斃郎中萬燝以　聖
祖列宗二百餘年未有之慘殊駭聽聞虧損　聖德
今燝已矣幽冥負此人矣我　皇上褒忠奬直先後
收録遷謫諸臣以逮先朝遺直悉荷旌揚豈現前死
忠顧靳帷蓋之䘏即陵工刻期告竣惟燝宣力實多
公忠既在應褒勞績又所宜較倘荷　皇慈憫念嘉
與追復贈録以下轉圜之度至聖也以垂勵忠之典

至仁也，以昭日月之更，至明也，以作靖獻之風，至義也。一舉而數美備，臣等敢不效愚忱于分內耶。七月

十五日

御史袁化中疏，前吏科魏大中，以煩言杜門，臣銜門不便先題，今幸出而視事，始得酌議具題，雖叅有聖旨，而議尚未有集也。較之往日，已屬後時，乃閑藉未幾，而丁憂之傳櫆，又剌詆不休，豈進退之權，不操之皇上，公論不歸之臺省，欲詆則詆，欲扯之去則洞去乎。臣以爲國家自有法也，天下自有口也，須舒甄淑之疏曰，序轉甚明，是皇上固已洞見其誣矣，焉可以天垣之長，任人之揶揄顚倒，而無所分別也。

七月廿一日

吏科魏大中疏，五月間職嘗疏請罷斥，荷皇上着供職，不准求去，職小臣，不敢固執其愚，近者傅櫆以六月二十五日聞喪，至七月十二日方始辭朝，復疏論職，不論職受何賄賂，薦引何邪人，仍指一長安共來共往之汪文言，謂職私人，文言下詔獄，煅煉兩日餘，無一指實，何又思以之爲所于國中也，又以攘竊吏都坐職，職查程註出缺之時，劉弘化微以艱闕，阮大鋮尚爲右給事，其艱不報，于大鋮未轉左之先，而報于既轉左之後，甄淑之疏具悉，乃謂匿以待職，職不知其解也，又查大鋮之轉左，以二月二十二日，周士樸之開送，又送以二月初三日，此時大鋮尚未到京，職垣案簿可據，乃謂大鋮轉左而急推，何其謬也，天啓二年，六垣之升者七人，三年升者八人，今二月聞升者僅二人，資俸及期，成例可援，誰能尼之弗升者，至士樸以弗升之故，豈其介介于聖心，此其故櫆能知也，已而大鋮以侍養乞歸，逢人淚下挽之，非能而櫆謂其嘗詆言于朝，此時正櫆章疏論職之時，其故櫆知之，職弗能知也，以退而爲進，共假之歲月之暇，而今日構以爲端，欲取者姑予，暫予之一夕之官，而明日坐以爲罪，表裡關通，呼吸霜露，職既嫉惡，人亦復嫉職，職恐不能竭犬馬以事皇上，皇上幸即罷職，與天下仁賢共致太平，職願太平之民，若傅櫆者，姑不窮其所百口而欲自掩者，獨兄事一東廠之廝養，而不父其父，天理澌滅已矣，職不與之難

[illegible]無解

也。七月廿二日

不父其父，將父其非父。兄已兄其非兄乎。廓圍焉

得不殺身也。

御史房可壯疏今丁憂上疏爭辨之朴臣曰傅檵者其心誠可歎焉臣按禮記奔喪者始聞親喪以哭荅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惟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則成服而後行禮也頃六月內傅檵已聞父喪矣越數日後復得檵近疏二册孟秋朔日刻也臣不覺爲一撫卷太息夫朔日去檵聞訃之日僅三五日耳當披跣躃踊之際而方寸不亂文采橫生傅檵之留神世事不以親之存亾二心有如此也近撰至千篇而見其附有僉商公疏方訝其無端牽合再讀其自明數語始知其爲臣前疏中商役而發一字驚魂手忙腳亂傅檵之留神於臣不以親之存亡二心又如此也玩愒時日粧點敘跋生不獲覩親之殮沒不欲奔親之喪禮可不載心豈能安忠臣孝子檵且何居政擬具疏糾叅乃忽接邸報則又見有刑科今丁憂傅檵陛辭一疏矣縷縷數十言無非欲自爲脫卸交通之計不哀。不痛瘠刺明識已不復顧長安鄙笑然味其意又似薄責在廷之諸臣而獨切齒痛恨于臣者何也則以臣先疏中露出傅檵二字檵覺礙耳再疏中露出商役二字檵覺刺心故也臣已知觸忌者屢矣然檵亦何不聞尤巳而尤人也今試據檵所摘臣疏中闗提線索代報私怨小而商役大而縉紳無不人人重足等語言之原無僉孤字樣又無供用各色況上文義[illegible]欲皆明指傅[illegible]敖之名乃檵獨何心而必欲從其不入口[illegible]急爲承認急爲分剖豈五百金賣宗以後厰兒科弟狠行狠依檵即繼敖繼敖即檵耶七月廿三日

海客此疏比之甎釆石者更快故止留海客一篇

吏科許譽卿疏宣德九年　上諭六科給事中曰爾官近侍職在記注凡朕一言一令內使傳出者當備錄復奏庶防欺蔽不然必有詐僞甚章祖制防微有深意存焉今中書爲政本重地乃票擬大權業已拱手而授之內廷矣每有傳言動成鬨市絲綸之體掃地中旨之燄薰天雖司封駁莫得而執奏其何以杜

欺偽乎。永樂四年，有上言時政者，都御史陳瑛劾其狂妄，請置之法。 上曰，草野之夫，不知忌諱，勿以直而廢之。又 諭尚書鄭賜曰，拒諫之道，明主不爲，瑛非助朕爲善者，卿等戒之。大哉王言，眞求賢若渴哉。今章奏一路，非不批荅，如流然，歷數卿寺詞林言路諸臣建言謫降，歲不乏人。子玦經年，賜環無日，近部曹萬燝一言觸忌，可憐又以杖下之餘魂，爲萇弘之碧血矣。短言者氣，而重損 聖德。如 文皇帝不罪言之意何。洪武二十年 詔焚錦衣衛刑具。先是，官民有犯，俱屬法司。其重罪逮至者，間令收繫錦衣衛。用事者因以非法凌虐。 上怒，遂有是命，此即天地好生之心也。今廠衛人犯，一奉打問之 旨，楚毒備嘗。年來復盛用立枷，士民稿項而立斃者，不知凡幾。冤魂晝號，道路側目。近更聖怒直言，開數十年廷杖之端，至流毒縉紳矣。不重拂 高皇帝好生一念乎。萬曆十六七年，蘇杭等處水災， 上憫曰，東南重地，自粮米改折蠲免外，又存留歲造段疋等銀，以備賑濟。一二子黎賴以全活，誠浩蕩之恩矣。年來蘇杭織造一事，撫臣爭之不得，科臣駁之不得，掛冠以行。今商羊爲祟，遠過昔年。 皇上何不近按 皇祖成例，俯從閣議，稍寬東南今日之民力乎。洪武元年， 上諭宦官不得典兵，謂侍臣曰，吾觀史傳所書，漢唐之代，雖曰宦官之罪，人主寵愛，然向使宦者不得典兵，雖欲爲亂，其可得乎。三復此諭，慮甚深遠矣。今禁旅日繁，內操未罷，寄狼虎之踪于蕭墻之內，聚鳴金之氣于心腹之間，他日終屬隱憂，則國初典兵之禁，謂何不一深長思也。八月十六日

霞城八款全佳，但復五款，尤切時事，特錄之。霞城謫居錚錚，不屈，聞規其座主毛巡撫以不上建祠疏語甚痛切，禍患中尤難此氣節也。

戶科陳良訓疏，用人之典， 皇上不自决，而待敬事于外庭，所以示公，然亦不與廷推，而朝上夕下，以明不爲內廷阻。乃今年一格于周士樸之推升，再格于楊漣之署印，何也。士樸言官也，備員侍從，令遷玆，而苦勒言官短氣。楊漣大臣也，不予署印，有傷國體。 皇上將爲鄭重與，詳審焉，而天下私相忖度，士樸疏

忝李實者。楊漣膽列魏忠賢罪實者也　皇上示人
以端矣職願　皇上俯吏部推升周士樸原疏立付
關票恍然以原官升用又俯都察院經歷朱時近疏
立付關票即勅楊漣署印管事不然無論士樸錚錚
諫垣官不可久錮憲院堂堂印未可久封而從來用
人公典與　皇上一腔心事實未昭揚于天下竊恐
中官日侍左右妄窺喜怒竊弄威權將來後題愈多
造機愈熟用人之權一槩手握而不可問。徒使國家
貽空虛之害　皇上將無念與且天下士亦未可羈
縻也請爵祿羈縻人臣若不愛官爵飄然遠引如科
臣周士樸者。謂生死困頓人已有不愛性命毅然碎
首玉階如部郎萬燝者。第今日大道暫匿狐鼠馳驚
大臣若鄒元標王紀曹于汴葉尚未召用而在朝之
挺格反露其倪直臣若熊德陽毛士龍侯震暘江秉
謙輩方稽賜環而在朝之摧折更張其燄者亦　皇
上所未深長思而爲社稷國家計耳八月十六日
御史謝奇擧疏神廟末年封駁淹沛言事諸臣一命
肯賴于轉石此言路之一塞也然神廟英明聖武權

頭上抄用
今日點出

不旁借重惟獨操有有功不賞者矣無無功之僥倖
也有有罪不赦者矣無無罪之濫及也有清議雖不
在上未嘗不在下即已塞之空言猶足陰攝群奸而
顯致太平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迨　先帝即位慶
法頓開朝上夕下此言路之一通而在位日淺通猶
未甚也至　皇上寶曆初膺止輦受言此言路之一
通也今　皇上之欲追聖法祖者猶切也經筵日講
未明求衣者猶切也第覺一否鬲中欝之象稍稍與
初異者而　皇上不覺也以爲眞塞乎則無疏不
廓上不答矣以爲眞通乎則該部該衙門知道王言
屢發而無一見諸行事細思其故或者諸臣章奏頌
少規多忠愛有餘和平不足故初猶諒其無他腸而
寬之既厭其爲賣聒而置之終惡其沽直買名以希
好爵而罪之冒雷霆之威蹈不測之禍此身之不保
何直之沽何名之買也則諸臣之肝腸可知而其戇
直亦可原也況今日之時視神廟之時何如而言惡
可也乎黔蜀之勞臣未盡優錄而肩輿之特典濫予
無功朝端典濫公議棄若弁髦而杖下忠魂化爲異

奇得好

物揭竿斬木、屢起山東、瀕海跨畨、禍藏閩廣、即未其決裂、而蠢蠢思動矣。西北旱魃、賑恤無聞、東南大澇、織造未減、更裒如充耳。必階之爲亂矣。至公忠亮節之鄒元標、王紀、滿朝薦、江秉謙、侯震暘、熊德陽、文震孟、鄭鄤、賈繼春等、永錮沉淪、不見天日、雖諫臣直言。大臣婉言。生臣煩言。死臣遺言。卒不能徹　皇上之一命。剏犬馬徒勤、乞靈罔效者、又不止此、是先朝有留中之塞而反通、今日有批荅之通而反塞、如近者屢疏不下。則又以多事之時、開留中之漸。舉朝皇皇。莫必其後。爲小臣者能無抱杞憂哉、以　皇上初政如彼、豈誠有意阻塞、特不覺而偶誤耳、倘乘其乍塞未堅、而猛然覺之、大奮乾斷、如　神廟之綜核英明獨操其重而出以轉圜、如初年之從諫若流無陽示以通而陰授之塞、則所爲轉塞爲通機存聖斷。意在斯乎。九月十四日

談言路通塞甚晰。令人轉思　神廟也。

右通政黃龍光疏、　世廟甲子年、十月諭法司曰、今者甲元建歲、會典脩舉、非常比也、宜奉天眷、不爲綏

甲子

毛師可恨　好痛

失應決衆囚、其停刑繫獄如故、夫甲子年、何以不行刑、甲子歲星爲東于德爲木爲仁、子爲元會之始、而天心之伏也、天道好生、不嗜殺人、　皇上今歲、正當其時、又　神廟實錄、纂修伊始、非僅如會典之非常比也、以會典之修、而猶推恩。以　世廟之神武而猶不殺如此。則　皇上之當停刑、斷可知矣、九月廿六日、

甲子與纂修停刑。　世廟既有成例。則通政之疏。可謂有據矣。而以廷弼賄戍之。逆黨真可恨也。

吏科沈惟炳疏、職觀數年以來、告廟獻俘行幾度矣、諸臣藉軍事爲功名、而所縻朝廷粮餉已百萬不計也、所殺傷無知小子已千萬不計也、嗚呼一將功成萬骨枯、況所謂功者何功乎、即捕一逃孽而且儼然稱能也。即驅除數十小寇。亦守土者常事而動輒曰奇功也、如今海外所獻之俘果奴之子若孫耶、抑奴之心腹將領耶、恐未足損奴一毛而奴且笑死于遼矣、即樞輔守關三年邊塵無儆、掃穴犂庭、旦夕俟之、藉此海外擾邊之零功、以赫聲靈于境上、而遂稱功頌德、恐樞輔亦有所不屑者、居然引大捷之例、頌祝

毛帥僞[illegible]如此尤甚于奴而中朝安之可歎

廟之文不知奴運旣衰遼土恢復之日又當用何典也且毛帥捷疏所薦文武將吏固皆共事有勞未可抹殺但報功則閫外制之而擬秩除官權在吏兵二部程能錫爵恩出朝廷彼公然謂某人宜受某官亦知有越俎攘權之嫌乎通判等銜原非無位市恩之物鎮撫大吏亦非島將應薦之官豈昔之沈有容以總兵任表可立以秉節鉞任之例其在毛帥因倣而行之嗚呼功名之路至今極矣自有軍功之名遠近躐進之傑也至眞僞可以相襍功罪不必相準可否未必定而蟒玉加封充滿朝堂履轍日相尋而紀錄超遷動煩銓注即如泗水之日若非按臣據府臣實揭具報則撫臣又將張大其說以爲異日首功張本襄此東民鮮不玉石俱焚糜爛其肉以助人功名之念者矣職言及此不識忌諱之甚要非阻撓邊功也特謂叙功之旣寬則當有議論之嚴以救之非常之典已褻則當存愼重之說以俟之 九月十八日

毛帥掠一二老弱甚且未必是奴而動輒張皇獻俘緣其中有輿櫬而炷煬耳此疏稍稍吐氣然犇

柒少

毛帥爲功者當必恨之

御史表化中疏自奴發難以來屠僇三韓之人民不止數十萬計又聞其焚刼刀俎慘恭異常人人無不欲食其肉而處其皮卒未有敢當其鋒而挫其銳者獨海外之毛文龍操一旅之師寄居海上能牽奴之內顧使奴不敢西向又能擾奴之老寨殺奴之偵卒眞智膽將也昨聞差官解來活夷十二名夷婦女五口叛逆一名首級七百二十六顆長安喧傳觀者如堵即此亦足徵人心之公惡矣兵部以功在海外未可草草遵傳單會審約于本月初五日于中草都督府審夷初六日朝陽門外審級是日三法司并兵刑科臣俱至而臣亦以掌河南道事亦與焉一一呼夷至堂上睇視之見豹散等五人像鬼猙獰言語侏儷旁之通事代訴有言某爲夷官某爲夷軍某係當陣捉獲事之虛實蓋不可知總之皆眞夷也均當同叛逆之賊押赴西曹以伸國法以快積憤者也但外有幼童四幼婦女四老婦一呼之至則見聯索繫頸勢如貫螺逐之起則鳥之相喚聲類群鶵臣不覺惻惻

謂撫夷此并不叅考

心動焉向諸臣言曰看此早幼男婦原非地方作孽
之人此不過山居夷民被我師掩捕以歸者耳揆之
無知皆 皇上赤子殺之或傷天地之和宥之益彰
聖仁之大況織厥渠魁尤古帝王解網之恩乎諸臣
然之昔貴州獻俘殺一幼童行刑之人法壞觀者亦
相聚而泣謂忍而非仁也況多至九命乎臣查律令
所載凡叛逆之族男子十五以下婦人不必年歲皆
免刑給功臣為奴今杷托等四人正十五以下而鞠
着等五口雖年齒不齊均不討合者也事與律合復
[illegible]
所 皇上大開好生之心以施渡蟻之惠將此九命
俱免行刑不惟慈祥所敷上召和氣即四夷聞之莫
不謂中國之所不赦者反叛爾我輩不逆顏行中國
自不我戕也盡殪梟之國有不歸心向化者誰乎臣
草疏已畢復接毛文龍將士宜升一揭蓋言諸僇力
封疆其枕戈帶甲最善若無顯名厚賞恐灰豪傑任
事之心此其議論正大直鼓舞之微權也臣以為論
功行賞只宜就島上諸將士言之若泛泛敘功中外
之人無一不敘無一不升此近日惡套獨不聞濫敘

化中已存死法

者之在人齒頰惟願廷臣慎之耳
連五人猙獰亦未必當陣捉獲況老幼婦女乎真
仁人之言也未後敘功與省疏同意
左都御史高攀龍疏臣初入院連見兩御史回道一
為江西巡按謝文錦一為崔呈秀臣心訝曰異哉兩
御史一時回道一至清一至濁清濁較然臣不列白
為 陛下明言之是不忠之大者也即發河南道考
察奉 聖旨謝文錦着回道管事欽此越二旬而考
化中始以所考核呈秀者至化中蓋有難于言者矣
[illegible]
臣于去年奉差孫出今年復命而入往來淮揚聞所
見淮揚士民無不謂自來巡方御史未嘗有如崔呈
秀之貪污者強盜地方大害也每名得賄三十金輒
放訪犯地方大害也得賄千金輒放不肖有司應劾
者多以賄無不薦應薦者多以賄薦各御史出巡每
有節省公費助國用者呈秀到處透支至一萬四千
兩各縣賠補不勝其苦彰彰于地方耳目不可得而
掩臣時以非職掌所關不敢訪其主名何人至于舉
核失真貪酷漏網則有兩淮運司同知譚天相並呈

秀所薦也，呈秀市離地方，而塩臣劉大受，且臚列其

贓私以入告矣，則有霍丘知縣鄭延祚，在呈秀所薦

也，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且發其餽遺，奉　聖旨提

問矣，是賄而薦之實証也，臣嘗竊歎人臣之負國實

自負也，受國家寵榮若何，而所爲者不齒于可榮，皆

流于至辱，御史巡方寵榮極矣，如呈秀者，辱身辱國

何如哉，臣聞其知譚天相之貪欲論劾也，天相稔其

易與，奉之以千金求免劾而卒免，天相益稔其易與

也，又奉之以千金求薦而卒薦，則是搖山撼岳之威，

祗供其黷貨攫金之用，而墦間壟斷之賤，且冒居觸

奸指佞之官，臣故謂其至辱，所當重處，以一洗巡方

之辱也　九月廿四日

吏部趙南星疏看得御史巡方，攬轡有澄濾之想，埋

輪儆當道之狠，能使墨吏望風而解綬，始稱巡方之

職，乃崔呈秀之按淮揚也，大開賂門，或舉或刺，一憑

錢神以轉移，何以令下，至于多支州縣之費，一萬四

千兩，則又明矣，預侵公帑以潤私囊，風紀安在，自有

正律，合先褫職，示儆以禁官邪者也，其透支銀數，州

縣自有文案可查，合行勘覆，如果犯眞，有照先年江

西巡按祝大舟之例，在追贓擬遣，又復何辭，安能假

借以壞三尺，而使法不行于風憲之官哉，既經具疏

參來，合就題覆，恭候　命下，臣部欽遵施行，奉

聖旨崔呈秀革職爲民　十月初六日

御史李應昇疏臣不知廣微品足以服天下乎，才足

以匡社稷乎，抑軍旅之勞，足以勒鼎彝乎，三者無一

焉，所翹然自負者，不過曰罪止失儀云耳，夫行禮差

錯，始謂失儀，謹按大明律，失悞朝賀者笞四十，縱淳

失悞者杖一百，廣微宜何居焉，可靦然復入中書之

堂乎，而一則曰違時，再則曰遠時，臣聞孔子曰，事君

盡禮，人以爲諂，雖違衆，吾從下，孔子之違時者如此，

豈廣微之慢　上無禮者，爲是而時之戴星鵠立，奉

璋駿奔者，反爲非乎，國家設言官，稱耳目近臣，言及

乘輿，則　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廣微之

父，嘗爲言官，公正發憤，得罪閣臣，以去聲施，至今廣

微獨不念乎，奈何比之路馬，斥之此輩，夫不與此輩

爲伍者，必另有一輩作緣，方今　聖天子在上，賢人

甦醒敬之

書家聲四字如見泉吐氣仲達乃是讀其味後

卿在下廣微有何疚心之事清夜抱慚微見指摘輒自張皇若十手十目之暴其隱也伏乞　皇上戒諭廣微繹敬慎之旨安臣子之分退讀人書傚其家聲毋倚三窟與言官爲難庶上可以對　聖明下可以對士大夫而異日亦可以見乃父于地下也十月初七日

仲達諸疏此疏尤堪膾炙朔不至祭不至大臣敬慎固無此戾然廣微所恨不在此事引律在末段摘出心肝也聞廣微欲廷杖之而中止豈亦讀至末段而氣歉耶

吏部尚書趙南星疏該臣南星會同左都御史高攀龍看得天下有公是非非一人所能操天下有眞是非非讒口所能亂如新山西巡撫謝應祥立身行己自有本末繇作令以致登朝其峻潔之品卓犖之求精絕之識彰彰在人耳目間即以御史陳九疇之善毀不能不許爲仲子之清品矣然而騁以昏耄實非本色加以圖謀尤爲厚誣圖謀二字是豈清品之所屑乎且御史不以廷推未及長安擬者爲圖謀而欲責清眞恬之應祥爲圖謀何其說之悖戾乎員外夏

此心一推

嘉遇心清若水則誣之曰狗情而給事魏大中品高如山則誣之曰私門增將令君子不得同道爲朋而吏科選司不得薦賢爲國乎夫吉之內舉不避親者何謂也況應祥之推發自臣南星之心出自臣南星之口實與大中嘉遇無與明有天日幽有神鬼御史旣非病狂喪心安得爲此無稽之言以蔽賢得非聽人嗾使有所擁藏而遂有排擠耶嗟嗟當今巡撫一缺長安奔走如鶩乃加不奔走者以惡名何異舉國酗酒若狂反以不飲酒者爲狂哉御史之首疏猶可托之風聞也及再疏三揭至于求勝必欲詆伯夷爲盜跖共姜爲夏姬其意所傾陷又豈在應祥一人而已哉從古巧言亂德辨言亂政惟恃廟堂有分別而使讒賊之口不得行焉耳故書曰任賢勿二去邪勿疑據此變亂黑白阻撓銓政實係陰陽剝復之大關臣等會官廷推領勅大臣豈敢輕爲改移以遂御史邪謀倘是應祥被嚇必不肯留審矣不若遂成其孤高晉撫員缺另行推補九疇無風生波以爲一網善類之計本當議處但臣等切念　皇上于言官每見

寬容、即大舜好問好察隱惡揚善之心也、御史所言雖謬、但宜姑置之、以作言官之氣、十月十六日

吏部尚書趙南星疏、昨以會推山西巡撫謝應祥爲御史陳九疇所參、文選司員外夏嘉遇、與九疇互相奏辨、奉　旨部院看議、臣會同左都御史高攀龍等看議、臣實主藁言、御史陳九疇之非是而所處分、奉聖旨云云欽此、臣讀之不勝愧恥、不勝恐懼、自愧老耄、以至于此、頃山西巡撫員缺、多爲郭尚友求之者、臣聞其厚饋前科臣、郤之而又至、故不敢推、若謝應祥之沉靜、可以有爲、轉與員外夏嘉遇言、而推之絕未與魏大中言也、然大中之峻潔、必不可行私、嘉遇之忠耿、必不可私于臣、臺臣亦信之、而惟以陳九疇爲非是、第以言官非可輕處、先年房寰之論海瑞、亦未嘗處也、竟姑置之　聖旨謂臣含糊調停、此臣之罪也、雖百喙無以自解矣、于朋謀結黨、此智者之能、非臣之所能、夫結黨者、欲其衆而臣之所取者皆單孑違衆之人、此樹敵之道、焉能結黨、臣血氣日衰于一日、智識日昏于一日、向者求去、如蒙　皇上允放、則無今日之謬誤、若濡需不去、恐得罪益甚、有負皇上之恩、禮非所以重朝廷光史冊也、十月十八日

上原不知高邑爲何人也、外廷藏高邑而棄福清、福清引去嗛嗛不已、但高邑不知、受此逐耳

左都御史高攀龍疏、謝應祥之推巡撫、出冢臣眞見、切爲人地員缺、于求應祥恬靜自守、欲開此獎勸恬士、故與夏嘉遇言之、而特用應祥會官推舉、衆論僉同、已蒙　皇上點用、不謂御史陳九疇謂其昏耄、謂其圖謀、乃以誣不要錢、不說事之吏科都魏大中也、天地神明昭布森列、九疇悍爲人使、以欺　皇上、臣則何敢欺　皇上、以欺天地神明、今大中嘉遇俱已降斥、臣部院被含糊偏比委曲調停之旨、臣愧死無地、自傷愚昧、不能仰當　聖心、報　主上知遇之恩、又煩言亂政、至重干　聖怒、以傷　皇上平明之理、臣諫臣之長、以諫爲職、當有顯諫、顧伏而思之事君如子事父、父母有怒、爲子者當夔夔齋慄、待親心之自明、親怒之自霽、何可更爲激聒、臣又伏而思之、九疇疏中有背公植黨之語、前代以黨之一字善類傾

人國亦由當時大臣過激以速成其禍今日何可別爲激憤然而臣之職失矣官以諫爲職而失其職皇上何取此失職之臣爲此伏乞　皇上即將臣罷斥以爲人臣不能其職者之戒十月二十日

景逸叅崔呈秀而後逆黨始翻轉臉來逐諸大臣羣臣議者謂景逸一叅過激然觀崔後事眞所謂犬豕不食其餘者叅之正景逸之先見也曲突徙薪未致焦爛講學所得不亦善乎而惜乎逐之而召崔也

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紹承大統四載于茲値軍旅頻興封疆未謐兼天災踵至歲事不登致軍興有條民生重困所望君臣一體上下同心登近仁賢講求兵食與中國以禦夷狄修人事而補天心朕每食寢弗寧焦勞罔恤未得安攘之道乃爾等大小臣庶坐享國家之祿罔懷君父之憂內外結連呼吸應答盤據要地把持通津念在營私事圖顚倒誅鋤衆正朋比爲奸欺朕幼冲無所忌憚邇年以來恣行愈甚忠貞皆爲解體明哲咸思保身將使朕孤立而後快其罔上之心抑思人盡緘口然後滿其無將之願歟朕前已有特諭備極詳明如何大小臣工視若弁髦愈不遵信近御史陳九疇令看議處乃國是攸關任情軒輊法紀所係謬與調停統均之道既乖風憲之猷更失因思從前所爲皆是欺瞞但遂營謀之私不顧肺肝之見今元兇既放群小未安或公爲黨救或妄肆猜忖本當根株盡拔徹底澄汰念玉石猝未能辨雷霆詎可驟放諭爾徒衆姑與維新洗滌肺腸脫換胎骨果能改圖仍留任用如有怙其稔惡蹊夫善類日爲指縱之鷹犬罔慮貽遺之禍患朕將力行祖宗之法決不襲姑息之政矣凡茲百辟咸使之聞特諭十月廿二日

此一諭乃逆黨招徠羣小入彀之計也維新二字其倪文煥所謂畢竟自家做乎

吏科許譽卿疏職等因看議晉撫事爲降用諸臣懇恩此職等六垣之言非爲首一人之私言也奉　旨沈惟炳降用矣職等方相顧內愧又見家臣趙南星憲臣高攀龍以此事相繼奉　旨着回籍矣職等益

不勝駭愕何庸復言也再思之會推廵撫一事耳國
家未得撫臣之用而以一人之言去諸臣又使宰憲
二老臣一疏立斥恐 祖宗朝所未數見也職等捧
誦明綸雖日出自 聖裁顧 皇上從來禮貌大臣
優容言官即此當日大小臣工章滿公車 皇上未
嘗以齒馬之嫌齮及言官而不意今日雷霆之怒迭
見摧折并統均之地風紀之司不少顧惜一二老成
人世所望爲歲寒松栢百尺無枝者速之去國乃漸
且朝廷待大臣應自有禮若使部院之長一朝咄嗟
而去有同厮察携手同行身輕似葉無論揆之國體
所傷實多亦豈國家數百年培養人才之意乎至于
惟烱承乏首垣又以公疏獲罪將藥石之言者且爲
着樹之蔓誰肯爲生庭之軼且爲伏雛之吠誰肯爲
立仗之鳴其勢必至結舌相戒不敢深言而天下事
大可慮矣十月廿七日
三庶幾二大老内已安排手段逐之即陳九疇之
疏亦是埋定陣脚然後做者盖知此五人必能耐
氣戀此一官也省中公疏亦是皮膚之言然亦誰
敢言及竅妙
戶科陶崇道疏今遇 聖恩復切禁近里居者五六
年趨朝者十餘日孤踪自植不知有東西南北之分
家學相傳敢逾于正直忠厚之外兹當受事之初值
皇上勵精之始敬獻芻蕘條爲四事仰贊 聖明統
祈省覽一曰慎起居 陛下春秋鼎盛意氣張舒列
在深宮何求不足竊恐簡省約節之意一刻不存則
摧精損氣之事豈能盡免至于溢怒之頻生亦非養
心之良法所當慎息以保元和葢在身之血氣同于
在笥之財樽節于豐盈之日常見有餘追求于空竭
之時盖加不足况今當長至微陽始萌王者承天尤
宜靜謐故職所以爲芹曝之初獻也一曰去疑衷夫
主上不示以無猜無貳之心則舉朝必行其揣摹億
度之見于是事本一而必更其端以見誠理本顯而
必迂其途以表信或賢或否夷猶于兩可之間似卸
似肩取具于形迹之内則尚能爲 皇上進一人効
一臂乎自今以後伏乞 皇上釋去疑衷使任事諸
臣直抒初心莫作四顧然後課以實業爲賞罰隨之

古聖帝明王馭世之法、如此　而已、職所以為諸臣請
也、一曰借名目、夫諸臣各執　成見、不無異同、猶望
皇上盡入陶鎔、化其畛域、如　彼此之局面一開、則水
火之情形立見、或進退者一　時之人才、爭勝負者異
日之隱禍、況借題立目、百弊　叢生、刦譽攘名、樅關反
覆、夫虞廷黜陟、不過賢奸、唐　宋末流、可為殷鑒、使諸
臣功罪賞罰、皆以職業為程、　不致毀譽是非得借旁
蹊窄徑、則人心攸賴國是亦　攸賴矣、一曰鑒下情、士
人遍野、皆求功名、及至登朝、千百一二、即以功名之
私念、敢忘兢業之小心、惟是識見偶殊、學術互異、或
以防流之故、而昧其源、或以護名之故、而畧其實、或
多方遜譏、反有似于徑情、或求治太深、跡遂疑于專
擅、自今以後、凡臣子偶有未愜　聖心者、審其無他、
盡從蠲宥、若果豺狼其人、臣等自行鳥雀之逐、白簡
森嚴、誰敢恕之、此亦君逸臣勞之道宜然也　十一月廿二
虎谿生于若耶溪、而能入都抗疏如此、一諭有餘
榮、眞劉念臺後一人而已。○陳岵月後兩日上疏
亦諭

大學士韓爌疏、臣以謭才、通籍侍從、荷蒙　先帝拔
擢、　皇上晩存、日從諸臣後、備員中書、項決樞務、頻
年以來、功能無聞、愆咎日積、即如南北用兵、軍需匱
詘、不能資廟畧以佐邊籌、寇災頻告、徵發驛騷、不能
軫民艱以培邦本、詰戎宜先營衛、而觀兵禁掖、無從
抒宵旰之憂、忠直尚稽召還、而榜様廟堂、無以回震
廷之怒、臣既不能先時深念、失調劑之方、又不能臨
事挺挨、為封還之戇、斯皆臣罪狀之大且著者、　皇
上釋此不問、而微示詰責、扎諭欵列諸事、前稱無此
謬戾、同官不相救正、揔屬罪端、曷容深辨、惟是看詳
文書、向有綸扉故事、商確有甲可乙否之殊、而票擬
無左圓右方之畫、　皇上責臣以協恭、責同官以協
過、臣即欲補過無由矣、糠秕偶前、極知非據、難除且
及尚昧妨賢臣之愚也、亦臣之罪也、旬日以來、杜門
席藁、恭遇　皇上聖壽節辰、勉出慶賀、拜舞班行、不
勝隕越、比還私寓、昏眩頓增、形神不屬、跬步不能出
門戶、乃知才綿技竭、福溢災生、上之所汚、即天之所
棄、臣即欲凜奉訓辭、勉圖策厲、萬萬不能已、伏望

皇上亟褫臣官仍治臣罪以爲虛冒逾涯輔理溺職
之戒庶政本以清國體不褻倘蒙 聖慈曲垂鑒貸
俾病廢餘生歸骨丘里喙尚存得以頌 皇仁而祝
聖壽寔爲厚幸踽踏省循罪釁深重恐未易以徼玆
恩造也十一月廿五日

蒲州此疏于自責之中寓規時之意真去不忘君
二公難陸已及則已斗膽說出矣

御史李蕃疏樞輔以東事自請督師庶幾裴晉公之
義即樞輔亦每云賊滅則朝天有日賊在則歸闕無
期儼然以裴晉公自處矣不知何不預先請旨倏忽
入都逦遲沿邊逼近皇居僅十數里而途歸拜疏始
以嵩呼爲名也十日前宣傳樞輔 旨下人情洶洶
莫測所謂而職以爲斷無是理且論樞輔所任非可
離之地所際非可離之時即以 祖宗之法度論雖
百里小吏亦未有不徼君命擅離職守任情自恣者
豈樞輔而見不及此耶自古擁兵閫外恐喝朝廷如
王敦李懷光諸人者方去來自如不遵朝命者樞輔
之意不過有激中朝議論煩多故思一覲 天顏彈
壓衆口再與群臣從長商確親面脫卸以求仝心以
期應手是則然矣亦幸薊門去天咫尺耳故得以便
宜取進止也設如蜀如黔遠在天末將以何道叩閽
而恭事耶樞輔于此未免意圓而語滯矣

此三李中之一李也高陽進來那有清君側之意
小人膽落故着意如此若云一覲天顏彈壓衆口
政欲其來何爲距之若此

巡撫周起元疏職奉命撫屬蘇松兵糧道右參政朱
童蒙近日告病回籍職已會疏題報矣然本官解任
之故遠近騰佈有口職叨膺計吏之責兼値計典諮
詢之日亦安敢不據實一陳之大都本官未習簿書
吏事又乏斟酌虛衷閭閻雖嗟暑雨似胡越之罔聞
繩束有如秋荼與刑罰之不中自蒞任以來聞有病
其踈于簡押而左右之嚮不收濫于搜括而鍰贖之
追輸過急者職未敢以道路悠悠之口據爲點抹但
見其官以兵粮道名而受事一年吳淞青村南滙等
營有五月無粮有六月無粮者甚至有十月無粮者
幾致脫巾該道逐月報職循環粮冊祇聽中軍吊用

或聽佚手呂用，如捕盜張松等兵自正月賣鬮，至今不入汛地者，又濫差沙紅號船，捕盜張德等多船，越二千里，艑艫啣尾，駕往濟上，各兵扣工食作行糧，合營稱苦，兵糧道如此，何以整飭營伍，約束諸弁，其事與職相關，實不得不言其廢弛瘝曠之狀，而藉為將來監司之申飭也，至于行道避人，雖云憲司之體，何至動撻數十，連笞多人，如所傳申家庄胥門等處，或渡船或隔河偶爾失避，一時駢責，血肉淋漓者，卒以十餘計，凡車舟所至，必有一班替打窮棍隨其後，如此舉動，到處駭人，傳聞不一而足。八月郡城中有陳龍林景者，即郎舅親，流寓賃居，俱煎銀營生，偶小忿，膚愬懸誣毆禁，此不過郡邑吏一杖可了案耳，該道差捕官帶健卒圍捉，斯已悞矣，既又誤聽捕役先入之言，不閱訴詞分理，更怒其呼冤，責六十板，重枷府前，仍禁家屬有送飯者，責百板，致龍立死枷上，合城士民咸為痛嗟，該道衹以怒龍稱冤，遂失刑至是，職即諒其無殺龍之心，然任意桁楊，不恤生命，職不能為該道解，亦不得不自認為過差，又何怪乎邇來南

臺之指摘耶。此一臣者，性近坦率，事多乖方，細人翻雲覆雨之奸，易以惑聽，赤子呼天搶地之苦，絕不關情，一切曖昧浮議，有關趣操者，職不必更行物色臚列，而其輕浮孟浪之槩，亦可見矣。十二月廿一日

此人已通內矣，而捋虎鬚焉得不爾，然所謂拚一官以伸匹夫無辜之死，巡撫公無愧矣。

倭釁野獲卷之四

古吳蔡士順孝來父纂

兵科李魯生疏諸奸傾陷正人類先假借名號近者起用動曰中旨夫旨不由中出而誰出哉執中者帝宅中者王而旨不得稱中必由汪文言許念敬之過付關說王安之交通援引部閣之雷同響應而後爲旨則旨眞外矣 皇上之爲能有其旨哉 乙丑年正月初六日

中旨之說可入笑林更佐以南方之强非方之强卽是强盜之强之誰眞令千古捧腹

兵科李魯生疏詞林之內資序爲重循資拾級人人覬覦豈帷幄造膝之臣亦可魚貫雁行而進如挨年里選乎若然則亦焉得眞才而用之况其間豈無有位躋台座而譽望不滿于公評夙附黨人而巧供更神于轉換或以地位相逼情面難割而推舉之時無聊及之至費 皇上之推敲則諸臣之誤也亦試取明旨所謂老成幹濟一語而細繹之可乎蓋老成云者成卽爲老必其屹然爲堅凝寧靜之器老卜識而非老于年幹濟云者濟乃稱幹必其卓然抱安內攘外之猷濟于民而又濟于國 正月三十日

工部主事曹欽程疏其間在莽之戎尚伏履霜之漸可虞則甘心作趙南星之鷹犬爲魏大中之爪牙相率而仰汪文言之鼻息賍實親見其四人焉則周宗建張愼言李應昇黃尊素是也謹據實二一爲 皇上陳之宗建原任仁和賍私狼籍恐後入發覺緣是力謟其至親同社素淵貞休之黨吳煥者以繼其後爲之百計遮護乃其鑽入言路卽首疏薦熊廷弼矣繼而屢疏薦劉時俊矣且私庇其黨沈萃禎而裨貪險之夫冒卓異之舉矣種種過惡懼其不免乃委身于張愼言而因以通其好于趙南星伏歸命于汪文言而轉以合其黨于魏大中此所以藉奸黨之大力而凡與宗建作對如論熊廷弼之姚宗文參劉時俊之張捷俱先後一綱盡之若彼附宗建之沈萃禎已極汚穢不知其作何神通而未滿一考之知府條爾憲副條爾大參從來神化有如斯者乎卽今宗建且通書長安爲其奸黨吳煥謀臺省以報其前日之護持而啓其後來之援應夫吳煥之憸邪陰毒不減宗

建將晃彼檣一吳煥是又添一宗建矣 一 張慎言屢
疏薦起趙南星刻有乃籍錄一書以圖報附己者之
私德慎言卽挾此以恣行無忌當其屯差報滿之日
正貴州輸差之日也輒托病規避而以鄧之于安伸
且伏乘機鑽求南直學差安伸不得已據例剖白反
遭辣手將伸重處同臺無不髮指乃其最可異者原
任曹縣侵盜庫銀三千兩被後任知縣石三畏查出
追比庫吏押赴慎言原籍取討補因而恨三畏入骨
乘其鄉同年張光前入京掌選郎捏送單款致光前
無端以屢薦賢令剗爲王官之劣處有入心者爲之
乎 一 李應昇專爲東林護法疏中屢作含沙隱語以
排擠正人如王永光等俱所不免惟亟援其東林大
敎主高攀龍騶𩦎要津冀得藉以爲所欲爲于是召
號其黨黃尊素等俱爲論言不論資俸之說顯背
明旨俾攀龍以不數月之亞卿而忽躋總憲之重地
一 黃尊素本以附汪文言而倖冒臺班而已力薦其
座師鄒維璉于文言以求轉吏部文言卽主使趙南
星倡一省兩司官之議而尊素之計售矣維璉一入
吏部專以搏擊善類爲首功凡其所爲總以助高攀
龍之虐焰而佐魏大中之鴟張耳乃其最可異者私
囑汪文言力主維璉坐定考功謀以專掌乙丑察典
而因以橫肆其毒螫　聖主見機明决立召端人掌
計已故今歲考察極其公虛人心允服倘使奸謀得
遂將賢良爲之一空矣以上諸奸跡其所爲同于白
蓮之倡亂而借題講學反愚一世以沽名埒于奴酋
耆酋安酋之荼毒而丕噬忠良害貽根本所謂在一
鄉則亂一鄉在天下則亂天下者也 三月初七日
欽程作令當誅天下所知也而正人輩反憐之庇
之釀成其入幕反噬之釁忽作人言咄咄怪事若
此疏固欽程嗥吠本色耳何謂至今不殺也
刑科霍維華疏臣草疏已畢見部郎曹欽程一疏而
紡四御史如承蜩然眞可謂發蒙振落矣
御史劉廷佐疏奉　聖旨考官錄文恣肆已降處示
懲舉人又都輕罰了劉廷佐如何輒來黨救本當重
處姑着降三級調外任用　萬元白杖死後臺省噤
無一言惟含白慷慨論列耳

北鎮撫司疏病故事、初二日汪文言病故、奉　聖旨、
汪文言素以病聞、如何遽死、以後監犯務要着實防
範有病的、亦須醫治、該衙門知道。四月初五日
殺文言、然後可以證誣衆正也、觀此旨、則文言之
所以死、死文言之所以死衆正矣。
刑科霍維華疏　聖旨、本内說張差風疾逼真、至如
進藥移宮情形、尤朕所目睹、劉一燝黨邪害正、韓爌
庇護元兇、孫愼行借題修怨、張問達、周嘉謨私改
旨意、朋比爲奸、本當削籍、念係輔弼股肱之臣、姑不
深究、孫愼行盬監生楊惟休私刻、便行彼處撫按逮
出立毀、惟休革去衣巾、仍將此本宣付史館、從實紀
載其修成　皇考實錄、另行改正、王之寀誣陷騙官、
待楊璉、左光斗逮至追贓後、一體治罪、范濟世、王志
道、汪慶百、劉廷元、徐景濂、郭如楚、張捷、當狂瀾旣倒
之際、有持挺不移之節、其濟世候巡撫缺用、志道等
六員、升太常太僕少卿、添注用、唐嗣美、岳駿聲、曾道
惟、守王致排、嗣美候起服、仍以左布政用、駿聲二員
與推用、李可灼免戍、回籍冠帶閒住、吏部知道、

一疏乃一部三朝要典也、情見乎　旨
御史周維持疏、臣尤恐諸奸得罪緣因、未盡明白、昭
揭于天下、凡草莽士庶、或中懷疑懼、彼見天威不測
未必不疑　皇上之苛求、臣下見東林以講學之敗
未必不并于疑　皇上之禁道學、不知　皇上向來
所譏斥者、何一非敗壞官常之輩、要皆臣下自取罪
戾、有負我　君父、非　君父有負臣下也、卽如　皇
上之嚴斥邪黨、正所以崇道學也、臣嘗伏讀欽餙學
政内、有一款、不許別刱書院、羣聚徒黨、大哉　王言、
凛于斧鉞、伏乞[illegible]廷臣、將諸奸情狀、奉有　明旨
處分者、逐一臚列、[illegible]中外、并將舊日倡建書院、不
論省直州縣、立將改毀、仍勅禮部、行各提學官、將前
項欽餙學政一款、[illegible]垂、如有抗違、許撫按臺省
不時糾劾、提學官卽以不職論、毋效今日首善書院
已奉　明旨、改作旌忠祠、遲回數月、扁額猶故也、夫
如是則罪案昭、而國是以定、光明正大之途、爲之益
闢矣、四月廿九日
諸奸者何、趙儕鶴、馮少虛、鄒南皐諸公之謂也、今

上方贈諡、侍御乃出持斧按越、号不埋輪都亭
日豺狼當道安問狐狸越不足按耶
御史高弘圖疏職本以小臣在告、不足有無伏蒙
聖恩起補還道旋畀以巡視京營之役感恩愈重報
國愈難念昔日乍入班行、轉喉觸忌、惟是黨人搆禍
猶未甚也及趙南星當軸、而一手障天舉國若狂說
者謂使其聞傳檄之說而悔禍于厥心、聽汪文言么
麼無賴罪論死勿救豈不共借大道、各保身名、然無
奈局陣已成、招搖津路、實藉與儇雖欲掉臂不救不
可得而遂以有今日之慘、貽縉紳之羞矣、一時昌言
盈廷直從東林門戶搜剔根株一劈兩分乾坤再造
而于借社稷封疆以博功名富貴之徒、尤加痛恨職
所謂國是者此也國是既明在愚昧一念竊謂雷霆
之威便不屑擊、即堯舜之世、亦僅罪四凶過此以往
有廢棄已久斥逐方新倘所犯未至不宥、斷宜如科
臣言除削官示懲外、其原給誥命、半係兩朝之覃恩
業沛一天之雨露、從而追奪傷國體、　皇上以孝治
天下、法外留恩同歸不測至于詔獄多人被逮則同
為犯有差逮之殺之一聽司敗之法泣罪之心正如
風霆震物不崇朝而收聲職所謂王威宜霽者此也
六月初七日
于不得已中調停只得如此末後一歸之司敗可
謂先于南樂之揭矣至今尚有原南樂者此疏亦
不可盡抹殺也
御史李喬崙疏如以職與臺班、即為附南星、然則同
時考選科道者纍纍將誰附耶以職資格淺薄力量
單弱不惟職不能擁戴南星南星亦不須微臣擁戴
士聞如實見得是何不明指某附職某忤職某等要
路其墜深淵一一據實跡以告于　君父而隱語赫
人奚為者為人鷹犬政是士聞今日本色職不任受
也所最異者士聞兩任縣令皆賓通南星者始而結
納王允成既而容託汪文言為南星之子過付以鑽
求吏部及南星事敗為謀不成彼原其門戶中人也
乃入班之後日惟恐覷破行止故先下手宿怨丁大
為蓋頭塗面倒戈相迎可以巃罩一世樹富貴不拔
之基而惟恐有識者終不肯認賊作子亦大可怜矣

眞待此諭始驚駭耶有打問帝事不駭耶

總之士聞多財多力職以乙榜刑官子立臺班處孤危而攖虎知茂濟也 六月十七日

大學士魏廣微揭令有文書官黻隱儒等至閣奉旨傳以鎮撫司打問過楊漣等同奏令臣票擬楊漣等贓私遂有逐日嚴刑追比若干着五日一回奏待追贓完日送刑部擬罪臣聞此諭不勝驚駭臣自辦事閣中並未見有此　旨臣伏念楊漣等在今日誠爲有罪之人然在前日實爲　聖朝卿寺之佐即使所犯贓私條條是真與前此有罪之人既經鎮撫司問過轉發刑部照律擬罪臣尤以爲獄議之條從來所泰不應輒同他人毫無分別更欲逐日令鎮撫之追贓乎臣聞古之帝王有見罪人而泣者何也蓋心本不欲加罪而法又不容不罪此所以惻惻于心而泪下也身非木石逐日嚴刑就死直須臾耳以理刑之職遽責追贓官守何在無論違悖　祖宗之制朝政日亂而與古之帝王大不相似矣臣謹遵傳諭擬票外另擬一票望　皇上省覽 七月初三日

南樂此疏巢激于一時乎抑爲後日解免之地乎。

總之以邪黨之魁而發此論是必有故不可不存以供推敲

南樂之揭救實出于家宰崔連坐其寓中三日力强之而後出者故未幾邪黨論崔謂誤魏誤魏者崔景榮也而欲重處之則此揭豈南樂之本意哉

倪文煥疏原任文選司員外周順昌者初以福州司理肆螫上官幾掛吏議祇因竊附東林得升吏部與魏大中結黨同盟假科臣朱童蒙抗論鄒元標講學一疏遂將童蒙例轉蘇松道爾時順昌居里于童蒙則部民也乃與魏大中南北交通謀所以去之首倡亂民造謗揭使童蒙不安其位而去且去年汪文言廷杖南回客居儀真時駕扁舟與順昌會于姑蘇非門之間謀傾撥路走檄都門呼吸相貫後文言被逮而順昌囑托之使絡繹于途謀所以出之即如近日又聞邀魏大中過姑蘇爲十日之飲大中以一孫託孤而順昌以女許婚焉此其意欲何爲蓋目中已無皇上矣至于在吏部時給假南還坐二大船貲貨充斥壓沉一舟痕籍河于白鑼暴露通州之人至今

搖口又其貪橫之一端耶 七月十八日

此疏前後所攻猶是門戶起見至誣蓼洲背貸壓沉一舟從古未有貪財至壓沉一舟者除非陸家鬱林石耶在廉官固宜有是

御史張訥疏切照書院房地原係本城大對雍坊官房先該憲臣鄒元標馮從吾聚徒講學占作書院而又鳩斂三所十三道公費銀二百餘兩蓋造此據去輔葉向高碑文所記者也職查北畤正廣寧失陷之後川貴告變之餘又山東妖冠倡亂之際主憂臣辱少具有血性者孰不思卧薪嘗胆拯溺救焚而乃高足濶步立戶分門據都城扼要之區標榜叢與儆文勒石儼然以孔孟擔持不但迂談廢事罔恤于朋聞而當呼吸安危中外洶洶輒咲口高談冷眼旁觀其幸灾樂禍之爲目無君父此不通之甚者也賴有諫垣諸臣如朱童蒙郭允厚郭興治呂言力排主盟解散而二臣禍不旋踵其結連之勢黨與之煩固已布滿要地矣自是而後盤踞糾合私交察典任其主張大位恣其攫取而皆書院爲之招也故計海內之爲書院者其最盛有四如東林如關中如江右如徽州無不各立門戶若輩以爲散處于野不若彙聚于朝可以建鼓登壇惟所號召故實偏處以與 皇上爭統一之大權吁設心良亦無將也茲幸乾剛大奮離照當天闢邪黨而禁私門天下曉然知化奇衺以遵王路世道漸次澄清而新咨言路諸臣皆能觸邪指佞日無虛牘職何敢更有援求但書院撤毀遍職巡視因思拔本塞源尚有慨于心者不敢不以入告也蓋今日之邪黨雖斥然皆占風望氣依草附木所謂脇從之流借以躐取顯位者耳若夫號爲南北主盟手執牛耳互相雄長如孫愼行馮從吾余懋衡王大頭目尚無恙也東林書院其來久矣乃李三才科歛東南財賦竭小民膏血爲修建者良田美宅不下數千萬金孫愼行與高攀龍輩窟穴其中肆行淫穢其用以交結津要納賄營私皆是物也如租田戶高輔速錢糧千餘從來硬不完納近日借口灾傷逋欠尤多有司不敢問辛酉鄉闈賄買舉人以洪範七字暗通關節而顧高子弟並列賢書此而可爲孰不可

某有多人

原儀二字從何而來

爲秉關中書院原係稅監李永所置私第也築愁築
怨爲附國中永撤之後馮從吾占爲書院并永所侵
官地民田計千百餘畝盡掃席捲此郿塢之藏豈止
盜泉之水而從吾居之不疑理學固如是耶至其爲
陝民害也每日聚講動費府縣供給彼此來往皆驛
遞應付如河東巡鹽例不入陝城非有以會講而入
長寧二縣費至二千餘金道路怨騰職蜀人經遊閩
之最眞也徽州書院則皆富家巨賈走集供輸其費
巨萬而以余懋衡主之羣不逞之徒附之所謂銅山
金穴爭趨如鶩而年來鄭三俊畢懋良等拾級而登
皆于此中得力也若江右書院其東更遠原自有理
學一派淸議所自出而無奈鄒元標出山潦倒又借
氣勢于東林翼引于西北劉一燝操柄悞國攬亂不
淸而羣黨亦少散漫置之不論可也蓋書院雖有數
處而脉絡總之一條南北相距不知幾千里而輿雲
吐澤史霧可以行天朝野相望至數十輩而後勁前
茅登高自爲呼應其人自縉紳外宗室武弁舉監吏民
星相山人商賈技藝亡命罪犯之徒無所不收其事

則遙制朝權掣肘邊鎭把持有司武斷鄉曲無所不
爲其言從內而彈章建白外而舉劾條陳書揭文移
自撰寄重情以及詞訟事無所不關說數年以來民
生不得安堵疆圉不得寧帖　朝廷不得收正人之
用而受嘉言之益謂非若輩之爲祟耶　八月初七日
書院之害如是可拆矣乃瑺祠之利安在而競爲
之耶訥且敗敗督生且欲祠忠臣此時何不先爲
建白自更弘麗之爲廠臺祝釐耶
聖諭朕惟踐祚已來日夕兢兢思復　祖宗封疆奉
行　祖宗法度共與二三大臣及諸百職事三令五
申至諄切矣念自逆奴內犯遼左戒嚴我　皇祖特
起熊廷弼于田間授以經略賜之尚方賜之蟒異寵
極人臣義當盡瘁乃廷弼欺朕即位之初始則托病
郤肩薦袁應泰而遼陽陷旣則剛愎不仁望風先逃
而河西失當是之時不知費國家幾百萬金錢喪軍
民幾百萬性命而征兵西蜀則西蜀變聞山東則
山東亂至今黔中尚岌岌未寧斯其罪雖擢髮數矣
迨三尺莫[illegible]復百計鑽求其最甚者則有周朝瑞十

日四疏以救有頗大章，妄謂罪屬可矜，而又托奸徒
汪文言，內探消息，外入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
之幕，囑令遺書求解，諸奸受賄動，以萬千，又安問
祖宗疆土，與　祖宗法度哉。朕深切痛恨，已將楊漣
等，置之于理，頃八月二十一日，于文華殿日講畢，卿
等五員，獻刊行有像遼東傳一冊，出諸臣袖中，合詞
奏曰，此熊廷弼所作，掩飾誇功，希圖脫罪，朕視覽之，
堅髮切齒，此蓋熊廷弼奸謀，不得肆行于朝，令又覆
以流言，煽惑于野，且心懷不軌，辱國喪師，惡貫滿盈，
[illegible]
罪在不赦，而又刊書惑衆，情益難容，既屢經言官郭
興治、門克新、石三畏等，形于章疏，再四評罪，宜亟辦
兩觀之誅，庶大快萬民之憤，卿等既擬諭來，具見獻
書忠懇至意，朕甚嘉焉，卿等即傳示刑部等衙門，着
便會官速決了，以為人臣辱國偷生，罔上不忠者之
戒，特諭。八月廿五日

獻書一事，聞孫席卷袖之以入，貴池、涿鹿、崑山，合
舉也，貴池雖稍有夙隙，然實湊內也，以內捏廷弼
賄，為殺楊、左諸人也，不然，廷弼即有罪，亦鎬、化、貞

諸人等耳，何事急急殺之，而孫席袖書講筵為首
功耶。
兵科吳國華疏，蓋自群邪亂政，宸斷屏除，人謂仕路
從此清矣，然巨貪異險之倫，藏身于閃爍變幻之內，
一日倖留，其患未有瘳也，則令工部營繕司員外曹
欽程是已，當其少年，狎比俳優，浪遊荊楚，拜周十二
為義父，已不齒于士林矣，及其令吳江也，聽信猾書，
偏任兜皂，視富民為奇貨，以庫藏為外府，人命嚇賄，
動至于餘詞訟索貲，輒尉數百，啟饑民之搶掠巨室，
[illegible]
因以一空，激運軍之鼓譟，冠服幾乎盡毀，各有主名，
不勝臚列，職當年奉使往還，時一再過其地，親見朴
殺景景家啼户號，嘗私嘆曰，天下有如此狼吏，居民
上耶，後聞竟盜庫金數千以去，致撫臣彈劾，且監其
家屬追取，以為可永錮矣，詎意兇脫極巧，蠅營轉工，
遂附炎炎之勢，結汪文言為義兄，仍求其女四姐為
養女，自是交情濃熟，力求速化，不數月旋進工曹，迨
至局敗禍臨，魂驚膽落，而聖治一新之疏出矣，若謂
所舉者半是頗儌，所推者悉係名流，便可附正人君

子之列庸知反攻其同類報復其私仇總一是先發制人之計其誰欺欺天乎吳門之士庶堪欺乎通國之耳目堪欺乎且凌轢冏邑自是為夜郎王必欲阻畢可芳臺諫之路而暗肆中傷則毒甚也傲睨同列自恣為遼東豕必欲奪李謙亨陵工之差而欲加排擠則很甚也百計盜公家之金鏤慶王未竟而謀督木廠物料工價一切抽取罔念破冒之罰非即平望工食加二扣散之故智乎千金娶劉弁之嬌女正室不容而寄居冒長班皂隸俱為人閭閻顧帷薄之玷

非即淮陽買妾久泊閶門之故智乎汪文言臨死語人曰吾罪惡貫盈恭提不枉獨曹欽程為吾所援引以有今日而亦倒戈相向吾死不瞑目亦可以為反覆之實證矣尤且揚揚得志瞞天說謊其當路是吾審契其金吾是吾通家至張家灣逆人煽惑假以辩長安之口孰知貽有識之羞哉以司牧則如狠如虎以立朝則如鬼如蜮以曹郎侵臺省之權既罪在躍冶以冠裳工狙儈之行又罪在陰賊官雖郎署而藏機叵測深人號痴顚而流禍甚烈則欽程之險邪可輕

貸乎倘謂其不稽輿援則如原任寶坻知縣周詩雅二載獲妖人稱曲徙異才何故以房師遷怒重處于原奉之外迄今長淪閑散獨何寬於欽程而祓飾復完又如原任元城知縣熊江百方禦寇人稱安哉奇功何亦以房師貽累頓升於考選之先竟令夢斷清華獨何愛於欽程而京街捷得非借文言死力默通舊銓線索烏至此哉贓覼破已久苦避其党鋒不聲罪請褫恐今日改頭換面既遂罔上之謀將他日望風占氣必弄者雲之手黑白混淆而國是隨之其為

新政之累夫豈淺鮮伏乞大奮乾剛將曹欽程速賜罷斥以為人臣負險反覆者之戒其周詩雅熊江應否優擢任用則聖明自有裁酌非職所敢擅議矣

廿六日

周熊俱為房師累若欽程冒認房師自當橫行愛日此疏亦不量力矣

禮科葉有聲疏伏遇我　皇上魁柄在握離照維新藻翰批決如神隱情洞燭如火而猶廣開容納之聽特增端揆之席切計新恭入直諸臣從先耆碩為之

一句小人

誰能如此

前規而後隨羣策因以此誤而彼斷莫不如夔如龍
以畢抒新猷仰答知遇而茲伏讀　聖諭諄諄切切
窺慮焦勞安敢無説而處于此八月廿六日
如夔如龍後果何如
族時雍揭昨二十八日堂上老先生進部職出廳同
舊廳史孟華上堂交代遇僚友多問熊芝崗出曾託
以收拾遺裝者職不勝驚咤此説何爲乎來哉因述
彼出始末曰廳內五鼓聞有駕帖到山東司職聞之
以爲熊廷弼也蓋失陷封疆無如熊之罪重也果然

卷五　乙丑

職念我係重大恐有服毒自抹之事令獄官設法誘
出彼已知覺猶從容盥漱之而後出房曰我大臣
也還要拜旨豈得草草從事久而中貴嗔其遲也欲
捧駕帖而去本廳懼其投水大聲疏票仰獄官速拘
出獄彼猶潤步上廳曰我與你説話既到廳職仰而
謂之曰芝崗今日數盡失陷封疆應得一死還有何
説彼嘿嘿曾無一言見胸前懸一紗袋職問何物答
曰謝恩本也職曰你不曾看李斯傳乎因安得上書
取去渠憤而趨下職猶差獄卒執滅囘送至此東取

劄毒至此

此其大略也隨至其原任處拔其旗門並閉三僕而
已復念渠已正法僕從乃禁何爲隨具呈禀堂堂批
云云外人或者聞此而有托以收拾之説乎不知廷
弼何人生而傲狠臨死不悛豈肯下氣求一獄吏職
是法官豈爲死囚收拾行李之人望諸老先生高明
聞言過耳勿使孤踪下吏又驚一番風濤也九月初五日
聞因安得上書語芝崗曰此趣高論也時雍語塞
御史盧承欽疏職請舉東林之局勢而聲言之自顧
憲成李三才趙南星渠魁而外其間力量不同流派

卷五　乙丑

各別擁華膴之勢參帷幄之權如王圖孫慎行高攀
龍等謂之副帥有持筆舌之末騁剽擊之勇如曹于
汴湯兆京史記事魏大中袁化中等謂之前鋒有身
名既玷撒潑無賴如木頭狗吃遇物標噬而奸黨輙
收之使先犯大難之端如李樸賀烺沈正宗丁元薦
等謂之敢死軍人有一種人初負强直之聲晚濡沉
酣之首受人擁戴而隨所欲弄耳目既已無主心志
亦復不靈如孫丕揚鄒元標者謂之土木魔神之數
臣者或身已退矣而不嚴錮其課無以杜進者之隙

不圖不可充鍋之說耶

或人已死矣而不追論其死無以癒生者之魄聖

鑒精明如果職言不謬勅下部院將一切黨人姓名

狀榜示海内使其躲閃無地倒翻無期而得太階永

固盛治無虞十二月十七日

此刻黨人碑也承欽爲吳淳夫本房䀡中聞其目

不識丁固宜宋史未讀如此如此

傃菴野抄卷之五

儀菴野抄卷之六

古吳蔡士順孝來父纂

御史吳裕中疏次輔丁紹軾矢口經濟見於入閣一
疏大率謂人人騷官事事躉實有題目之不可虛鼎
而文章之不可欺也職為心折望之極深近與職同
官趙徹目有言輒具疏求去是亦知止之明乃至再
至三若悖著怒冷人[illegible]其言輕其人因以[illegible]
理之官是關於一身小而關於相體大也關於相臣
猶小而關於　皇上待相臣之體更大也職請從其
大者略効忠告可乎　明旨中有曰快心四字聊為
次輔解嘲次疏千幸萬幸感　皇上賜此一言亦既
以為特達之知又曰何嘗太直曰鬧曰幾何豈贊襄
四月而尚有置賜尚有所謂藏舌者乎抑以為　皇
上之知遇有未深而圖像有未肖也然則次輔之所
謂幸似非真幸也　皇上遣官諭留恩禮備至五六月
經綸未展再三上疏曰曰聲聲咬定題目重復莽操
只謂以世龍而去可諭天下可報　皇上若將謂
皇上因一辨而去一輔臣者也忠臣既有去志又謂
善聽言者曾英意於言之外然則世龍又不分別似
有題目職不得知次輔又自知之也撥庸之半借一
題以塞責安在其為報稱邪總之過則歸己善則歸
君綸扉重地斷不宜弄舌播唇以自失其大節職望
之素深故略陳忠告如此顧次輔思之所全甚大亦
新　聖明之有以善其身也若猶是悖悖嘵嘵人皆
得關其口而測其心次輔之為計左而自悔晚矣天啓
丙寅年正月初七日

侍御此疏亦未及趙疏而殺之何耶得無以武昌
故[illegible]姻婭耶貴池初疏尼經畧遂與涿[illegible]
山補書講筵并成侍首并侍御亦殺之不畏天道
耶

御史趙徹目疏紹軾以陰邪庸流憑何夤緣竄入撥
地職心竊訝之已而細核其行事能延猾正法人謂
此英主之作用也紹軾語人曰彼贊其決矣或者綸
扉自有主張乎湯賓尹李徵儀之不用人亦未知其
就裡也紹軾語人曰彼倡其議矣或者汝南自有月
旦乎儻從此洗腸易胃便自肩負為國家一心任事

職何不借之大道焉未幾而馬世龍一事職於是不
得不一効忠規原非求多於紹軾也今試取彼前後
疏讀之始而曰兩請繼而曰　上傳之又曰已去之
反覆乎非反覆乎推諉乎非推諉乎在　聖心自有
眞鑒在天下自有公評職可無言矣惟是職從封疆
起見何負於紹軾若夜氣猶存何必侁職之深獨奈
何恣口横詈語不擇音邪職不足惜　皇上試令紹
軾自省二百年來有此關係否噫嘻天下自有明眼
人紹軾登詛登揚亂罵便是箝當世忠鯁之口乎至
丙寅
如引李廷機爲言職聞之不覺欲嘔矣廷機意見稍
偏即不敢許以休休之度至其亭亭正骨凜凜操持
立於波頹風靡中庶幾自完一品格紹軾而欲附廷
機乎試淸夜捫心能如廷機之自做秀才以至登揆
粗衣蔬食淡然寒素否能如廷機之環堵蕭然僅蔽
風雨不求田問舍吞侵閭里否能如廷機之存孤䘏
寡無慾無營半牘不及於有司鄉曲不知有李閣老
否若猶未也談何容易職聞之先正知廷機横被攻
擊僑居佛寺人方彼有所除此有所驅紹軾亦惟恐

果出言果去邪耶自解嘲

去之不速説者謂廷機之踉蹌去國門牆士有一聲
之力焉已而猶出假書一紙招搖揭出甘爲東林獻
首功此等機關識者覷破不値一文今乃侈爲得意
事邪是又自寫一反覆圖像矣（正月初九日）
刑科潘士聞疏如新任太僕少卿曹欽程其人者欽
程之得受王知自倡言去邪始在朝士紳亦以此始
知有欽程嗣後陵工將竣節省多金見于職同官楊
所脩薦牘靡不謂善紹馬者得之牝牡驪黃之外咸
以有用期之我　皇上卽欣與優叙超加太僕以勸
丙寅
急公捧誦　天綸咸荷知遇爲欽程者卽夙夜在公
竭蹶終事尙懼無以酬報萬一而無如其器小易盈
福輕難載而遂忘其得官之自也自面恩到任以後
足跡不履冒平惟終日駿馬雕鞍揚揚長安道上惟
恐人不知有曹太僕者而且叱馭冲突旁若無人聞
且見者無不恥笑而厭薄之而欽程還傲然德色而
[illegible]也非言官而議論人之是非非銓部而摹擬風
[illegible]慢遇事輒妄許可逢人卽認相知舞捕風以捉
影遠邇聽而遂説玩弄朝政於唇吻掌股之間而後

徃存爲其所愚者，自君子觀之，僅一鼠竊狗盜之流，而自邪人視之，不勝狼貪虎踞之狀，惡雖未盈，飄已盡露，値今不亟剪除，而令日引月長，勢必流毒縉紳，貽羞士類，約束不嚴，不費我 皇上一番整頓也哉。

正月廿三日

惟恐不好名

此疏特寫其一浮躁之狀耳。入案卽是出案。未若吳愛日之言其惡當誅也。聞欽程挨身門生，同門懼累，割揆席之愛爲之宜乎。僅寫其疾，不及其惡也。

南道徐復陽疏、一議黨藪宜拔，夫黨藪根，其有葉有根者，人已褫奪，地可復腥膻乎、如京師講院，問誰創始，則所謂合掌而念彌陀者、邇科臣建議以眞忠義闢假道學，改祠死難諸臣，豈不甚快，但臣鰓鰓過計，旣明禁地，覺有不便，與其議改，毋寧議移，儻議改不議移，禍王雖易，壇貌猶存，有邪黨過之，必曰此某道學先生舊趾也，營壘不拔，仍爲後憂，臣愚以爲不若移建城外，亟命工部或司坊之能幹者，擇一隙地造以便祠祭，不過一般運之勞耳，況京師一移，則海內

幾於汚衊

書院誰敢不毀，如是而後潛伺之陰謀可杜也、一議濫贈宜奪，臣觀黨人有所建白，盡屬名心，亦盡屬私心，或因事可借，而翹訐釣名，或因饒欲墮，而彎弓反射，甚則勾連徒衆，睥睨標榜，輒自命爲東林之黨，威焰炙人，邪臣王允成迎合窺瞰，疏贈羣奸若而人，何物么麽，欲吹旣冷之灰，竟諛久枯之骨，以致奸黨如鮑應鰲龔，追贈太常，陳大綬，追贈太僕，不幾褻 天朝之名器乎，諸如此類，實煩有徒，夫見在諸奸，且從前削奪，而尢原朽骨，廢冑寵榮，恐未足以褫斥奸雄之魂也，合當敕下該部，查有邪黨濫贈官階者，則革削之，使人知一涉憸邪，雖死不宥，亦今日銓衡第一議也、二月二十五日

誅及朽骨，設心何慘，同一攻東林，而比之勿追誥命者，何其刻薄也。

工部右侍郎崔呈秀疏，臣膺監察工程之役，親見總督廠臣魏忠賢材料周諮，員役催督，件件殫心竭力，臣甚服之，臣有薦魏忠賢脩城一疏，不知者或以爲臣行媚中官者，非臣與人爲善之素心也，彼身潔而心

誠法嚴而令行。聖明安得此忠直之臣。眞可謂藝
藿不採矣。欽此。皇上敕下部院。詳核事實。察朝野
臣民公言。如臣一字有欺。是行嫉中官。是甘顯殛。若
事事得實。言之不但史官書之。垂於萬世。亦見中官
出類拔萃。且見臣稱人之善。以堅其末路也。目前千
議萬罵。臣個安之。惟皇上英明。察其不欺。而原其
心。苟取。十二月二十六日

善不遺閹。眞是大菩薩心事。但逆物當誅。而哆口
大舜與人爲善。呈秀之肉。眞狗彘不食者矣。

卷六 丙寅

皇帝敕諭總督東廠官旗事提督禮儀房保和等店
兼管惜薪司內府供用庫印務司禮監秉筆太監魏
忠賢。朕惟名世代興。百年罕覯。納誨輔聖。撫辰亮天。
若於心膂之臣。克盡凝丞之職。爲上爲德。爲下爲民。
克勤克愼。惟公惟正。殫忠著烈。若薦不得一焉。乃天
祐朕躬。篤生良佐。爾忠賢念恐公家。蹟高磐石。宜勞
潛邸。不言丙吉之舊恩。僇力中樞。式啓周宣之新運。
朕每加宣諭。以重褒嘉。茲者臺臣特疏贊揚。披陳公
道。質之朝野。馭若聞聲。蓋實事並彰于共見共聞。而
芳心尤徵於上知。上鑒此非特申明諭。宣示外廷。將
收功之禮未彰。勸善之風尤鬱。故特舉爾大節。載在
汗青。以作楷一時。流芳百世。念爾自佐朕垂衣而治。
六載於茲矣。早夜以圖。心力爲瘁。俾朕敬天法祖。勤
學登朝。茂德保躬。明賞信罰。空黨人之宿習。而王道
蕩平。殛覆師之逆臣。而恩威震疊。朕用是耳目四達。
政事肇新。皆賴爾任勞任怨。於一身展經綸之事。苦
心茂績。軼古冠今。若小則平治道路橋梁。澤及商旅。
大則首倡陵工捐助。慰朕孝思。築肅寧以固金湯。置

卷六 丙寅

學田以育才俊。停店鋪而乾沒塞。曠賊羅而織旬安。
葺公廨以衛我宸居。築與來而利我屯牧。頻發盜鑄
羣惡。交收梟府之權。嚴懲竊餉神奸。益著投醪之惠。
偷責田桑。偷賣龍袍。以至搶劫銀鞘者。咸服種種刑
章。詐冒職官。詐刻印信。以至孫戕祖命者。難漏恢恢
天網。即勢要違制。必明飭僭侈之誅。其上納假錦。已
嚴垂詐僞之戒。年例若茶果。若煤炭。若米儲。一槩蠲
除積習。若納辦。若進獻。若鋪墊。徧行裁革。不時之品
不以供膳御。不正之物。不以混聽明。非爾導朕以清

心寡慾之功，而率下以廉潔奉公之訓乎。至於中涓盡遵約束，竿牘謝絕，吏兵一意無私，更爲表裡。及掌廠而恩周番尉，督工而用節水衡，刺奸之法信若神明，將作之勤迅於風雨，振舉天朝之曠典，節省百萬之金錢，雲集于東，勝靈臺之不日，暈飛鳥革，造小雅之斯干，其爲朕殫竭血誠，拮据大事，雖古之黃髮元老，奉公憂國，何以加焉。總皆外廷之所不盡知，口碑之所不易盡者也。有此總臣，宜膺渥典，唯爾堅辭爵廕，彌著謙冲，玆特賜爾羊酒銀幣新鈔，游敕獎勵，仍宣付史館，用垂永久。爾其新恩祇受，嘉績益襄，朕夙軫民艱，行將與廷臣酌議罷稅蠲租，流膏布闓，以副爾致君堯舜之一念，朕言所在，皎若日星，金石可磨，鴻嗣不朽，爾其欽哉。故諭。二月二十七日

是一篇禪文，九錫文不足言也。呈秀呼而內廷應，其罪可勝誅哉。

御史倪文煥疏：諸臣者，百姓之倡也。大臣者，小臣之倡也。內臣者，外臣之倡也。今閣臣顧秉謙等捐助以千計矣，廠臣魏忠賢等捐助以萬計，以數千計矣，且其扇纘奸細，遂探奴情，無非爲 皇上之憂愛 皇上之社稷者，誰非臣子，誰不可以忠義相鼓動。大臣如此，小臣其曷敢自愛；內臣如此，外臣其曷敢自愛；諸臣如此，小民又曷敢不慕義自勉。三月初一日

諸臣大臣俱陪說內臣，乃其發疏之本意，呈秀稱而文煥鼓之，想文煥必嗛嗛呈秀，更爲捷足在前者矣。小人心事必然如此。

蘇杭織監李實疏：職奉命督織舊例在於蘇杭二府，迭相輪扎，以其便於督催儹織，不誤每年春秋二運。向自應天巡撫周起元背違明旨，擅減原題袍段數目，措勒袍價，又不容職駐彼地方，故縱蘇松二府，連年悞運。職於此時長伊橫惡，無敢剖晰詛料，起元乃以邪黨傾陷朱童蒙、荊蒙，聖明洞矚其奸，削職歸里，始移檄蘇松二府，俾蕃衛守機張職於去年十一月初九日移駐蘇州府，會同撫按諸臣督催。今年春運及至，行催各府錢糧，而蘇州府十解其二，松江府毫無解監。職因是驚訝，遂遍訪根因，仍是起元撥弄相沿，不能遽改。且起元撫吳三載，善政杳關，惟

以道學相浒、討類呼朋、各立門戶、而邪黨附和逢迎
者、則有周宗建、繆昌期、周順昌、高攀龍、李應昇、黃尊
素、俱係吳地縉紳、盡是東林邪黨、與起元臭味親密、
每以私事講見起元、言必承順、起元之意、不日內監
移文、何足准行、則日袍段錢糧、只宜緩處、起元因是
愈恣暴慢、大肆貪婪、乃假名鑄錢、以太安池三府協
濟袍段銀十餘萬兩、鑄造濫惡薄錢、眩人耳目、則將
皇上急須之袍價、藉是而盡入私囊、致機匠若千
賠累、迄今吳民恨不能食其肉而寢其皮也、然黃尊

素愈為可恨、輒與織掌案司房黃日新、以其桑梓、甘
為任輩、奴顏諂事、意圖借貸銀兩、往來交際、意甚綢
繆、俾日新狐假虎威、妄自尊大、倚勢西臺、凌轢機匠、
嚣弊通神、罪盈惡極、職續訪最真、業將日新嚴刑拷
鞫、發局墩鎖、正擬具疏候　旨定奪、而日新懼法自
縊身死、則尊素之罪、固可逃乎、更加周宗建等罪惡
多端、奉有　明旨提問、乃敢肆無忌憚、不拜龍亭、不
服訊勘、色衣方巾、公行出入、目中何知有　君父、亦
何知有法紀、周順昌等俱係奉　旨削奪官誥、不思
潛身引咎於林泉、猶然冠蓋奔騖於故里、乃布散流
言、謊惑機匠、閉門逃躲、不行機織、恐再遲悞運之愆、
蓋運期已迫、若不預為奏明、則職臨時復何以辭諸
職之罪也、職雖無言責、仰叨　萬歲爺爺豢養殊深、
簡任甚巨、一腔忠憤之誠、何忍嘿嘿、况織務廢弛、係
職職掌、因是披瀝直陳、違悞上供之顛末、而併及宗
建等抗違　明旨之罪、伏乞　聖明亟賜處分、以彰
國法、三月十八日

實之所恨一周中丞當年與疏抗耳、而借此為媒

一綱而盡、如內廷借能經略為媒、盡殺正人也、幾
釀大變、實之肉其可食乎、內如黃白安、係武林縉
紳、李仲達尚未與中丞識面而牽入黑阱、真所謂
無天日乎、周吏部蓼洲聞有人故入之者、亦未知
當日造謀情形也。

應天巡撫毛一鷺疏、職等於本年三月十五日、因削
職為民犯官周順昌、奉　旨被逮、星夜諭蘇州知府
寇慎、著落吳縣知縣陳文瑞、將順昌到發該縣、用心
隄防、候期櫻讀、隨據欽差錦衣衛千戶張應龍、文之

紛紛以本月十八日午時開讀，職等同赴公所，沿途
士民如堵，車擁不前，洶洶澘雜，莫辨聲語，隨進公所
正開讀間，紛紛士民，號呼一擁而入，疾聲大嘩，事在
倉卒，職等以身扞禦，幸道府縣諭以名法，惕以禍福
奔雷掣電之勢，幾成斬木揭竿之形，彼時心口俱
窮，智勇交困，陵厲呼號，莫可名狀，冲突撞擊，勢甚岌
裂，謹將犯官周順昌仍前拘護，以俟解外，似此倉卒
異常情景可駭，除一面安輯人心，查緝倡亂以俟另
疏報聞，職等即就公所合詞上聞，事在危迫，仰祈
皇上速賜裁察施行

得體得機，聞此疏進內，甚張皇，種種風鶴，後如係
此疏再誑幾句實話，不倒在時局，便可作六婦嫩
拾也。

應天巡撫毛一鷺疏，本年三月十八日，因犯官周順
昌奉　旨下逮，臣等齊赴公所，正開讀間，忽士民擁
入，鼓譟變起倉卒，勢甚危迫，臣等不勝駭異，方為解
散已經合詞上聞請　旨，無容復贅，續據蘇松道張
孝呈，蘇州知府寇慎申，據吳縣陳文瑞會同長洲縣
張茂梧申稱，本月二十日，據西察院看廳門子報稱
有奉差官旗，於本月十五日，駐扎本衙門，至十七日
奉牌擇於十八日午時開讀，時合郡人民，執香號呼
喧闐，堦下正開讀間，羣呼奔擠，聲若轟雷，時衆官皆
圍守犯官，而堂下隨從驚避，有登高墜下者，或擠
倒壓者，有出入爭奔，互相踐踏者，遂至隨從李國柱
醫治不痊，延至本月二十日辰時身故，當備衣棺
殮等因，案查先據蘇州府吳，據吳縣申稱，本月十八
日百姓一時喧鬨，方蒙院道嚴諭解散，又聞有旗從
人等在於胥門河下，勒索應付，需擾爭鬨，隨該本縣
親詣船所，緝拏民人，禁諭當即解散等因，具詳到臣
該臣會同直隸巡按徐，看得周順昌之被逮也，至特旨
有　宸斷，勘問自有法司，分宜逮到之日，官旗齎行
開讀，而不虞其三日淹也，比傳開讀，臣等亟趨公所
見聚觀者如堵，即行聽斥，而各官以為向者周宗建
等開讀，日光景亦是如此，且傳相催，遂辟除從人，就
堦行禮，不意呼號之聲，如疾雷響應，莫可嚮邇，執香
稠衆一湧而上，勢如鼎沸，臣等相顧錯愕，惟以身為

扞蔽、力諭灌莅諸臣、賊示功令、幸順目枸縶無虞、而
奉差官旗蘻送、捲捉不定、驚潰却走、衆益揮號、攘臂
直入後堂、致蹕擠踐踏、撥擺撲跌、幾成狠狽決裂矣、
臣等速調防禦官兵、涉次鱗集、衆稍稍奔散、乃烏合
之衆、乘風鶴之驚、伏伺河下、有旗從需擾、若葦逄如
狂如顛、隨奔背門外、臣等覆忌促府縣正官、盤㒸嚴
拏禁戢、而旋亦散逸、此十八日情景也、次日亂者聽
路、徧街塞巷、臣等惟有密布防護、嚴行申飭、自辰至
酉方始解散、距已百餘而縱內有孝國程者、因驚竄
獨先踏傷偶斃矣、臣等切念事莫凜於 王言、法莫
嚴於三尺、詎意淸平世界、有此異常大變、舉國若狂、
幾於不可收拾、何人情之洶洶、而時事之叵測至此
甚也、四月十四日
御史余合中疏云、入都門、伏讀云 聖諭之所褒嘉、而
宸衷之所眷注、有潔己愛公者、以保護於內、有矢
心端愼者、以輔弼於外、賽謗之彥充延、徵召之書徧
野、仕積於朝、商饒於市、匠斂於工、億萬年攸躋之堂、
不日成之、猗歟盛哉、四月十五日

潔己愛公等語、纖崔倪而誦者、後來千誦萬誦、三
人其鼻祖乎、
應天巡撫毛一鷺疏、夫周順昌以植黨附邪、仰干
聖怒、馴至逮係、此何與諸人事、而藉口啓釁、用作招
搖、至號召黠衆、擁擠鼓噪、幾無天日、而復乘鴟張之
禍、幸烏合之餘、聞姑蘇驛河下、有經過從騎、攘臂狂
逞也、奉 旨嚴隄、 天威咫尺、凡有血氣、靡不屏息
欽承、若亦幸土編氓也、亦共稟心知也、而何以一旺
狂跳、似有物憑之、豈非深藏其魄、乃其以身為搆亂
而不顧邪、此眞淸平世界一大怪事矣、前日以內蠱
或四起、若不亟行擒拏、何以挽逝波之惡習、何以銷
蠢動之邪萌、又念彼時千百為羣、非環繞聽覩、即其
脅休譬至者也、若槩繩以法、恐人人自危、勢必至驂
然震動、禍貽滋大、臣等乃亟檄道府廳縣、秘訪密擒、
而首發大難之渠魁、與脅從附和之餘黨、始纍纍就
縛、且歷歷可數矣、據審十八之日、僨長有聲梆號召
者、為馬傑、臨期有傳香蠱衆者、為顏佩韋、同時有糾
聚宄徒者、為沈揚、有攘臂先登、追逐叢毆者、為楊念

如僩文元㑆者一時倡禍之渠魁惘不畏死之劇賊
所當速正典刑以除元兇者也至如倖閧助焰則有
吳時信劉應文若而人跳舞狂言則有丁奎季卯孫
若而人均之閭里驍雄同惡相濟固天網之不漏亦
輿情所共憤也如招邀稠衆之中以城外而呼人於
城以內則許成也艤舟胥江之滸以河東而渡兇於
河以西則鄭應貞也固法所不貸也以肉價之抑勒
而詬辞大作至釁起旁觀互相佐鬪則屠肉戴鏞也
與祗應之過索而張皇[illegible]呼致聲聞遠邇忽生事端
則驛卒楊芳也亦法所難寬也總之吳俗輕佻易動
倉卒易聚說新說異輒結黨以成羣吠影吠聲遂蜂
集而蟻起固若輩喜事好亂之常要亦標榜習氣高
自矜翻浸淫人心以致愚民亦膠結證入而不可解
卒然而起不知所自耳今執訊已確情事已真相應
分別以正兩觀之誅用伸三尺之法五月初七日

此疏若乘內懽張皇略說幾句天理語猶可爲焚
溺一拯如何友寓挑激反似周蓼洲外猶有當逮
者小人用心如是內所以復逮不成殺不止也

事近乃猜刺析邪

南道游鳳翔疏一入西都有相知者密語臣曰高攀
龍深怨積怒於汝布置私人於都門肆爲誣批以行
其反噬臣未敢信其人復屬曰此去攀龍家不遠謹
防刺客臣始驚駭今天厭其虐而奪之魄自投濁流
以死臣曰今可免戒心矣五月十五日

景逸君子人也言至刺客益爲無天日之談其自
盡深得大臣之體鳳翔不心服之而曰天奪之魄
一時恩怨時局今日鳳翔那施顏面薄廣州守不
薄此疏邪

兵部尚書王永光疏我皇上禮述堯舜銳意維新
固天所鍾愛而不忍加怒者也乃一怒而地震如雷
萬家傾覆矣再怒而祝融爲虐朝天宮付之烈焰矣
以四方輻輳之地半屬丘墟以千官呼祝之壇盡歸
煨燼卽行路爲之惋惜況臣子能不痛心因思水旱
盜賊之變猶待章疏之奏聞卽日月薄蝕星辰逆行
亦須太史之占驗茲獨譴告於都城之內迭徵於旬
日之間甚至雨澤未沛氷雹隨之乖戾之象 皇上
亦旣耳聞目擊悚惕不寧矣亦旣傳示諸臣共圖消

此特殺蓋殺人不特泄泄

嘗更始邪

可[illegible]政矣乃諸臣條上封事自停刑罷稅之後卒未[illegible]恩免何項寬恤何人槩以知道了三字應之夫委之不知猶伺有悔悟之日知而不改何時是蘇息之期且諸臣所不憚苦口而爭者第望　皇上以調劑而非敢强之以更始亦望　皇上以減省而未嘗强之以蠲免言舉斯心便成浩蕩之恩一念婉轉立見清寧之象而猶遲回未決者固知　皇恩欲出於睿斷而不欲諸臣之掠以爲名耳但上天之譴告愈殷人情之洶洶益甚慮生叵測恐難再緩須臾　皇上[illegible]當思天變可憂或兆於人情未審而能使人情帖服便可望天意挽回臣等豈不知容容默默儘可以安享富貴而臣子之富貴總托于　皇上太平之第如聖意未回天威愈赫即欲耕食鑿飲以農夫沒世亦不得而況能保有崇階能與皐夔稷契共垂堯舜之主哉臣等謹束身待罪統候褫斥特懇　皇上靈發德音將所陳脩省之事立付施行而或災變未消雨澤未降臣等甘受誣罔之罪詩曰天之方懠無然泄泄敢爲[illegible]皇上與諸臣交誦之五月三十日

[illegible]垣此疏在朝陽鳳鳴之日猶爲容容耳乃此時惟殺人媚人即天變猶以爲不殺之過也此疏即朝陽之鳴矣末句大有意味大有光景

山西道御史陳朝輔疏若輔臣馮銓可異矣閣臣職司票擬而專責首輔正處諉卸耳年來許以互相商確而銓便一手握定侵攬自恣或乘機報復托言內處或已經議處陽示救正即至封疆大事謀斷宜諉而動以上傳爲解曾不知果遵奉傳諭乎抑以善歸君乎諸臣方羨而爭之銓竊而乘之職之所[illegible]解也相臣持用人之權淺衷無用之徒巳延頸企足而至豈盡無才特患無恥今銓之掃門入幕者一見於曹欽程再見於趙興邦而此外宵小實煩有徒今且敗露無遺笑破長安之口則此輩導人作奸犯科不憫可知小人不可以作緣輔臣豈以是爲公門桃李乎職之所未解也閏六月初三日

吳淳夫雖首疏未搔其垢痒此疏獨切

浙江巡撫潘汝禎疏奏　聖旨據奏魏忠賢心勤爲國念切恤民憫兩浙連歲之災傷蠲百年相沿之舖

耆宜從衆請并建生祠著於該地方營造以垂不朽

朱邑有言死後子孫祀我不如桐鄉之人祀我子 閏六月初四日

孫殆不如㳅禎也

太常寺少卿趙興邦疏御史陳朝輔論閣臣馮銓及於職謂職攝閣臣之門入閣臣之幕矣職與閣臣同鄉也職昔年待罪兵垣時銓方讀中秘書毋一相晤無不談及東林之姦毋一談東林無不思東林之勠虎爲國家除黨人之禍手披肝膽瀝孤而期許者十餘年於茲矣而閣臣銓之門職今不必攝閣臣之幕職今不必入也朝輔入任尚淺未考當世得失之林實不知職不辭朝輔之言也 閏六月初五日

不辭一字妙

人之無良一至於此可謂面甲十重令人嘔噦

御史袁鯨疏如原任陝西巡撫喬應甲其人非紹徽生平知己而推轂恐後者邪應甲當日骨氣謬附正流而一日十疏潦倒病狂已笑破長安之口取 皇上之厭矣及任泰中贓私狼籍雞犬不寧奇貪異穢更有駭海內之聽聞者是盜名遺臭辱節贓而玷官箴不小也可從之而不一追問乎 閏六月二十二日

四字新

御史袁鯨疏推戴迎合從來小人貪位杜言之話柄尤老奸閃爍陰陽之慣態往往流污青史者職以新進小臣方何能推戴見何所迎合何不明明拈出而無端暗吠乎公論之後復有公論冢臣之後應有冢臣紹徽固欲一手握定不知紹徽非生來的冢宰誰爲推戴迎合邪頓忘與曹欽程直房拱手慇懃借重而同輩卿貳掩口者邪 閏六月二十八日

曹欽程一段醜甚

兵科郭興言疏至於樞部實重職方如郎中吳淳夫勁骨能抗冰山孤貞不畏黨人兩任馬曹一官難肋雖勞人草草堪憐而王事忽忽未已似宜加一銜以酬其勤瘁之苦也 九月初四日

順天府丞劉志選疏職敢爲 皇親右都督張國紀效他山之石也職備員守丞代庖數月民間寃抑臣得而昭雪之畿內奸宄臣得而持擊之鷹鸇逐雀敢避豪右唯是國紀荷國恩忝列貴戚薰天勢焰如何謙抑如何收斂而詎料種種罪狀乃敢爲臚列如謀

亦知國母

宮婢韋氏以作妾則色膽包天佔樂戶任房招居則窮肉避地選除而納賄行求則銓曹可以不設獄而輒稱懿旨則法司若於無權甚且睚眦之夫不過醜言爭差而立斃於拳毆之下通侯之賞自是優崇異數而陳乞於　至尊之前此等情節雖云結惡徐自强劉應乾等狐假橫行致扞文法而實因國紀狼貪酷嗾自敢株連　皇上體堯敦九族之仁開湯改三面之網竊意小懲大戒責始善終臣自受任以來人言嘖嘖近境州縣爰書從事無日無之非夙夜不[illegible]了之厭郎新犯不法之贓為色迷心以利昏智前事不戒罄竹難書臣亦不敢踵夫彼柱之事以傳不畏强禦之名矣但外家慎轄則　國母之壼德基兆威既壽張即　聖王之優容亦過恐區區習禮省諱尤未足彌官方之謗而塞道路之口也伏乞　皇上俯察芻蕘特申飭令國紀自今伊始務閉閤思過洗心自新毋令輦轂之下為無生之歎為不平之鳴甚至談及於丹山之穴藍田之種者此又臣之所不敢輕言者也 十月壬十三日

孔氏式憑 姬氏亦式 忍邪陸爾 隨流可見

觀此則弒君父無難色者矣末段尤令人咋舌逢迎之膽真是色天。

吏科李魯生疏撫臣之言曰徽稱沃土原非岩郡雖近日追賦開採諸務拮据惟艱而既已委質為臣東西南北者皆義之所不敢得而辭按臣亦日厭薄其規避此義所不敢出既已見其肺肝萬程即善病乎亦當愧死入地矣總是年來門戶為政人情浸淫已久雖　聖王當陽羣陰攸伏而奸邪一脈終未肯忘日志情荒在莽之戎吠既[illegible]或男肆鼓煽[illegible][illegible]弄機關厚誣朝廷以過舉而為異日番局之地者嘗煩有徒不獨徽守一人也如保定知府祝萬齡一旦兩推豈曰無因恐舊宰為累跟蹤肆辨諱求為與報然以德既已來有識之鄙薄貽海內之姍笑矣其最可異者以天變地震物怪人妖為拆毀書院所致皇上命毀天下私立書院放邪黨以明正學掃羣喙而定一尊孔氏在天之靈實式憑之而乃妄證游移亂言事應欲使人相率而驚曰書院之不當毀也如是非聖無法之天柱人其志甚僭而其計甚毒矣 十月

都牽入彀局以爭　上聽耳未定一尊於孔氏甦
如魯生之執中宅中乎
順天府府丞劉志選疏要典須行中外拭目論德計
功無微不彰即堯舜之誅四兇舉岳牧何以加焉
聖謨洋洋猶曰邪雖芟而能保無伏莽正雖顯而
能保無遺珠豈非聖人戒方盛之意哉念臣亦有紅
丸糾疏摘發元兇蒙恩採納則臣亦事內人也焉敢
無說而處此如借挺擊以要羽翼之功王之寀固[illegible]
魁矣而堅執風影情狀不肯附和始博浪之椎者劉
廷元岳駿聲也如借紅丸以快脩怨之私孫慎行固
戎首矣而特論[illegible]藥發憤不肯安刋許世子之條者
黃克纘徐景濂也如借移宮以希定策之勳楊漣左
光斗固難端矣而力爭為尊候　明旨萬無垂簾稱
制之說者范濟世賈繼春也此要典內功罪之初情
現無兩毀者也　皇上鑒別忠邪賜分勞廉業已傳
信天下照垂萬世矣惟是搆禍諸奸罪其罪豈容寬
假於吞舟之魚者寬示追贓而辟凝恐無以服[illegible]

濯趨正孫慎行削奪矣而不加戍讁不足以雪李幽
灼之冤此諸黨邪而尚有未盡懲者若秉正諸臣賞區
其功猶惜獵長之不及如劉廷元范濟三事矣而脇
老抽簪之黃克纘仍不可無去後之恩范世濟岳駿聲
九列吳石甞混中外之徐景濂賈繼春岳駿聲俱不
可無趨擢者推此謂顯正而尚有未盡顯者總之三
案罪臣類以東林為護法而東林借徑多以翼黨為
先聲自尚書崔呈秀卦纏批根請以刑言　皇上之
聲以繼孝二閣崔而畢報矣即游賈乘龍贊[illegible]
方臣更有請焉若是汪文言潛逼線索其門如市而
白簡從事者非給事中傅櫆邪當其奔喪去國羣奸
幸於拔眼前之丁矣而今苦塊已畢詎可令優游於
子舍魏大中開府酹師如取諸寄而為之剡破者非
原任御史陳九疇邪當其左遷出京奸黨且同為下
石之計矣而今雖屢膺簡命何可尚稽於冷局至若
慷慨發聯而為權猖狂瀾於既倒者原任大學士劉廣
徵也雖怡情綠野久遜碩膚而環命尤虛河清難俟
不當亟趨之揆席以繼五臣之盛事又若赤忠報國

而彌成巨患，源不日者，總督厰臣也。雖運籌密勿，功不自居，而遡流思源，月久論定，不當增入簡端，以揚一德之休光乎。

皇上以仁人立好惡之極，以虛心順物我之情，必於此竿頭進一步，處再加之意焉。而若彰善癉惡，無餘孅，伏莽遺珠，無容慮也。儻不以臣言爲謬，伏乞

皇上勅下部院，將王之寀依律正罪，與徐景濂等分別叙錄，庶衆正盈朝，羣邪退斥，而中興之盛治，保我子孫黎民者，將萬年一日矣。

老賊萬段已在戕賊之國母，此之莽，足論矣。

御史劉徽疏廷弼剛暴才足濟貪，方逮之日，大將儲裨咸受餽削，收受金盔金甲動以數百副計，此尤其小者。至於盜尅軍餉，假以買段買布爲名，陸轉海運，送至原籍，道路之人無不知之。且原領帑金三十萬，竟無支銷下落，見遺家資不下百萬，此孰非國家公帑之物，而僅以十七萬追還公家，何以厭人心而伸國法也。且廷弼以侵盜之餘賄，養鷹犬爲緩死脫罪之地，當時受弼之賄最多，代弼營脫最力者，則原任給事中劉弘化也。弘化豺狼成性，蛇蝎存心，招權納賄，無所不至。其更甚者，當廷弼繫獄之日，潛發中上陰蓄異謀，懼人發覺，弘化受廷弼一萬餘金之入，遂見金而不見法，其於蒙面喪心，出死力以救援，造公揭以保舉。今弘化雖已削奪，而所得廷弼首飾之賄，孰非朝廷公帑之物，可聽其擁富厚以終餘年，而不爲追究乎。原任給事中毛士龍者，孰牛耳於東林，倒亂國是，通線索於南北，濁亂朝綱，且貪淫無比，盜庫娶娼，惡迹最著，至於結納，故汪文言爲腹心，死黨鄒輔忠，曾疏參貪淫黨邪之狀，所論士龍司理杭州之時，得受訪犯王萬經萬金之賄，遂將二十五萬之贓開豁，假罪庫需，被同知戴強掩回，與盤庫皆鑿鑿有據。當時奉

旨會勘，正緣黨媚正孅，百足之蟲扶之者衆，都覆力爲回護，遂令公論晦蝕，國法未正。今聖主陽明普照，似此黨邪首惡贓私狼籍，烏可置之不問耶。十二月十三日

以然家告疏狀，毋論十七萬盆三十萬，熊芝岡子必至盡殺，而亦豈臺諫之體乎。西臺豸冠一疏狀，無頼而已。

卷六終

傃巷野抄卷之七

古吳蔡士順孝來父纂

御史梁夢環疏有皇親右都督其人者自得　聖恩弃髦國法近在輦轂尚多兇橫其於畿輔之外豫惡可勝道哉房山縣民陳秉坤上言國紀罪狀已蒙皇上洞燭切責國紀宜閉閣思過翻然悔悟如失聖恩終難再恃旅恢天網莫貸貫盈嘗謝絕帮惡徐日强等一日而三易其勝也乃職昨巡歷至房山與州一帶聞受國紀害者怨聲載道草菅人命魚肉小民擅奪店稅强取民房諸如此類擢髮難數前府丞劉志選疏謂其謀宮婢韋氏以作妾希恩典而乞遍侯此何等舉動必謂其至有此言及梵丹山之穴嚴田之種此則尤職所未解是奉有　明旨悟終如故既不自戢其兇焰乃輒然天而尤人國紀尚復有人理哉方今　聖治清明內外臣工夙夜靖共凜忠貞以事一人猶恐不足以稱塞國紀當報答　聖恩仰體高厚奈何爾事播惡作奸犯科雖　聖度優容不忍小嫌廢兹親昵切慮貽害無已上關　聖政良非

澀小矣丁卯年二月初五日

志選未已而夢環繼之直欲殺國紀危中宮以快魏客之志而　內旨亦止於回籍省愆乃知璫惡有限逢璫之惡無限也

巡按劉詔疏道四月二十五日而遵化道副使耿如杞至矣初見時見其氣宇剛毅談吐爽豁私心以為有才膽之人喜與共擔邊事越兩月隨聞其用刑峻刻不近人情臣乃召至論之亦以軍法固當嚴恩威須並用過於慘刻以傷士心非聯萬人為一身之道也杞亦唯唯自許省改臣亦疑其嚴以取謗檄行未必真良以任事之人難不敢輕以人言易置因許其自新而不追其既往也至今春喜峰口點兵一節而其叱咤愈彰檢押盡敗幾成鼓噪之變而軍中傳言曰該道使之也此何等景象乎臣據當日偵探所得合之盈筐之謗書與匿名之揭單如出一口而始不能為杞所解矣該道任未匝歲有謂其侵欺軍餉但有逃故軍下倒瓜馬匹錢糧即行扣除入己者有謂其點兵道奉撫院明文點兵是來點自己錢糧者有

謂其用刑太重、亦有所犯不死不休者、有謂其考童
生有幼童數名留入後堂飲酒至三更不肯放出、人
共傳爲笑柄者、大抵皆道路之言、與軍士之言、臣且
信疑、謂如杞七尺昂藏、鬚眉具在、何遂狠狽至此、今
逦三軍擁罟五步之內、若將甘心焉、本官自問自受、
而隱忍回署、豈能復一日居於軍民之上哉、臣久欲
以白簡從事、尚望本官自新、兼以邊事旣急、又恐一
時難於得代、即代或難猝至、迨春而奴子渡河、羽書
狎至、未便更置、近見其物議沸騰、勢不能少待矣、若

不使及時早去、軍民怨瀆日甚、有謂臣與有門牆之
義而曲庇之者、臣以乙卯舉於鄉、己未中會試、其房
師載在試錄可查、如杞以丙辰登進士、起家郎署、未
宦中州、而東昌以抵臣家千有餘里、誠馬牛風之不
相及、而奚有較藝房師之情哉、想人情已視彼如寇
仇、而恨臣之糸論不早、故爲此言以激臣、儻萬一有
急、三軍必不爲之用命、而且慮其生變也、此一臣者、
才堪濟暴、守未知廉、不覺谿壑之已盈、而恣睢是逞、
罔念紀綱之尤肅、而虐浪不收、臣益轉自恨露章之

晚而若悞本官以剸艾之遲、即使彼悞及臣尤小、而
以悞封疆之悞、則臣罪益滋矣、二月十七日

如杞自以忤璫觸禍無疑矣、但此疏不特奉內旨
糸兼亦懼內款也、觀門牆之議一段可見詔之張
皇不知五拜三叩頭九千歲何以猶未孚璫腹也

御史楊春茂疏、職因是而不無冒死之一言、向者門
戶濁亂、此日世界清明、夫濁亂者、曾難於芟除、清明
者、不易於保護、保護謂何、只有審極重之勢、無激之
而已、職思遼陽之變、從前之撫道貪而激之也、重處

之發徵兵之天使虐而激之也、今日徵民之亂未始
非窘迫激之而然哉　皇上天縱中興、厥臣又心心
爲國、事事節省、豈非唐虞中天之時邪、奈何近日忠
告之道似微、浸淫至於兢而生激、激而生亂、職恐積
怨深怒、不在顯然之夷虜爲可虞、而在隱然之潰池
爲可慮也、况齊民鼓噪、雖一時暫息、而人心洶洶、尚
不可測、部臣踉蹌、有不忍言、　皇上將安民之爲急、
[illegible]抑追取之爲急乎、將三十萬之山價爲重乎、抑
祖宗數百年之土宇爲重乎、與言及此、職已心膽墮

地如職之激揚無術致合地方生事即逮之係之處
之刈之又何辭焉職一念狗馬之誠敢自盡其忠告
者如此
疏中激字意別有謂至忠告二字誰敢以入則厰
臣幾句話語不得不為忠告地矣
國子監監生陸萬齡僞寓奇曹代何等疏臣闢縱橫
之世楊墨充塞聖道荒蕪于與氏起而闢之廓如也
故萬世之稱距放之烈者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至
今千秋廟貌比隆尼山報功之典固宜爾也我明

列聖相繼以斯文培養國脈以正氣教育士心二百
六十餘年聖道昭明已非一日不謂 顯皇帝中季
僞學日熾簧鼓為工有窟穴東林自立旂幟入其羣
者謂之名流拂其意者題為不肖黨同衆結政以賄
闘面目裝成誰具辨烏之識腹心布置明為穴兔之
奸欲釣高名竟忍揑觸斧之浮辭汚蔑君父勾引邪
類遂敢借衮鉞之大典排擊善良誣 先帝為不得
令終陷 皇上為不能善始言之指髮思之痛心惡
貫滔天 聖孝臨地此真孔子之必誅而孟氏之所

不赦也恭幸山嶽毓靈尼丘吐氣篤生總督東厰太
監魏負不世之清貞佐一朝之乾斷我 皇上沖齡
踐祚英烈夙成天縱聖賢固是比堯比舜非有聖輔
為引翼啓沃則有君無臣自古難之厰臣披丹開導
首勸鑾輿親學泮水生輝而且佐革實以壯國威捐
邇稅以甦民困宸居遄建而九賦無增藩邸同封而
四方不擾蓋懋德崇勲即連牘豈能悉紀此最有功
於世道人心為聖門攸賴者其芟除奸黨扶植善類
元兇何人
自元兒就縶天下翕然頌 皇上之明斷乃知欺君

悞國者難逭 聖主之必察必殺此即厰臣之誅少
正卯也要典昭垂天下曉然仰 皇上之聖學乃知
離間兩宮者總屬小人之羣吠羣和此即厰臣之作
春秋也朝廷之上昔為題甌斜結之區而今日何由
開朗孔孟之門昔為邪黨借冒之窟而今日何由清
明是厰臣挽回氣運匡扶社稷舉世立祠祝釐而功
在聖道力扶絕學者則尚缺焉其傳也臣觀宣聖宮
牆如七十子之外漢唐宋諸儒小有功于聖門者皆
芹藻生香辟雍著烈厰臣驅蔑法之邪黨復重光之

與孔子等其功不在孟子下

聖學其功不在孟子距詖行放淫辭之下德既偉於
宮牆而報不隆於俎豆豈人情哉臣等涵濡厥臣之
教佩服厥臣之綱念　帝都爲建化之地而國學實
首善之邦臣謹購國子監西偏民房空地一段同心
集鏹以永祝釐少展崇報之忱用伸仰止之意謹鳩
材諏吉已有成模而不奉　明綸未敢擅㮡伏願
聖明洞燭輿情採納輿論准於國子監西偏空地敕
建厥臣生祠臣等募建前楹以敬奉祀宋位而更起
後楹以祀寧國公像　皇上特製碑文一道敕額褒
以示崇獎至意使天下後世共爲聖人之道在所必
尊而尊至道之功在所必報端人正學之趨國收眞
儒之用則是舉之所以風化天下後世無窮矣五月初七日

萬齡欲孔子先禪素王然後禪以天下也蟹輔二
字便是舜禹之案三朝要典襲六經而七矣萬齡
何不請列之學宮也然舉朝皆讀魏家春秋矣

吏部等衙門疏自奴賊犯順陷無數城堡膏無數生
命費無數金錢凡在臣子誰不痛恨欲滅此朝食而
頻年以來未聞有戰勝實著今逆奴便巢而出攻圍
錦寧覷我　皇上宵旰之憂臣等跡躬靡寧齊心虔
禱奴賊失利錦城大挫孽狂是處蜂屯悉行晁竄此
皆仰仗　皇上天縱神武睿謨有赫大振國之威賴
厥臣丹衷貫日方略密授一切軍需無不輻輳人人
鼓舞效命建此奇功閣部省臺當事諸臣悉心籌畫
於中鎮守督撫道將諸臣殫力決勝於外數年之積
弱頓掃久淪之遼土可恢臣等不覺懽欣踊躍仰誦
皇威震疊　宗社靈長之慶謹合詞稱賀臣等抑
惟用兵之法其疾如風其徐如林其勁如山今賊遭
挫膽寒我軍銳氣益壯正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之候
也有能耀師海上以張風鶴之餘威間道出奇以建
犁掃之偉績此皆邊臣所有事卽不然而歸師勿掩
窮寇勿追我兵暫爲休養精力運餉教練有以防其
來有以定其往奬勸勞臣大張天討議戰議復則十
餘年欲除兇雪恥之烈當見於中興之日矣六月十四日

袁曾備兵時却虜一次錦寧之捷說者謂爲之也
至今東夷有于虛無是之疑舉朝之人在內在外

症始在終常絡何肖也。然極肖之外。自有一種逼
假之情從頭一一讀邸報神者授之巳。
叅政郭士望疏臣嘗伏覩古今之際人國之患莫大
於有黨然漢之黨皆一時名流互相標榜者也宋之
黨皆一時君子各立意見者也惟唐之王伾王叔文
號為邪黨然以柳子厚高賢猶入其中則其邪黨然
猶未甚也未有背棄君父而惟東林之輩擅作威福
舉國若狂如今天下也者此真　聖朝之怪事而罹
其害者惟臣為甚臣初任行人三載冷局自度[illegible]
畢典亦可備　天子之耳目詎意有邪黨赤幟史記
事力阻臣科道之選仍記事搏噬善類大都皆出南
居益之手而無骨之選郎朱世守惟言莫違臣之數
固已奇矣一時臺省正人皆心恨記事之毒而搖擊
於臣之遷也然何蒙　皇祖拔置銓曹臣誠自度殊
遇而執意無如邪黨何也臣堂官故冢臣趙煥立朝
正直群小力攻之每對臣搖擊臣目滿正選郎處廳
職被逐堂翁可默默去乎於是取其大甚者三人年
斬之而後去國三人者何魏雲中王時熙孫振基也

臣本剛腸疾邪調護衆正謂三人之轉臣有力焉時
御史周起元為五鬼之一遂上疏叅趙冢臣內云有
李養正為之主使有郭士望為之布網何患不用等
語而臣之禍從此深矣迫冢臣在事聽既不聰又臣
心以同鄉示公遂轉臣於外臣一任金華再任南陽
俱有聲績見紀而維揚一任拮据獨勞調劑商民擒
獲妖賊曾經臺臣崔呈秀特薦逐中東林深嫉乃百
計阻臣之入處呈秀開忌於臣南臺王計萬言揚尤
深於東林者囑淮揚按鹽兩臣劉大受樊尚燝將臣
備察要奸黨魏大中袁化中為趙南星鷹犬在袁化
中則曰高郵知州胡天錫不宜調繁之趙南星曰郭
士望與故給事中吳亮嗣兒女親家魏大中則叅十
餘本前督學馬人龍微文刺及知州胡天錫性氣毋
張以州官至為拮据手執其領何顏立於民上不得
不調臣與吳亮嗣隔縣本無瓜葛曰親家何也馬人
龍因選郎升之於臣何與背籍口以傾陷然臣疏末
但云酌議調處耳不意部院處臣聞者外轉內[illegible]今
不憑撫按之疏意其故吏部員外孫必顯為父報仇

下此壽乎，蓋孫振基必爲父也，大中化中雖去了矣
其意指於必顯子而思報父仇，適與柄事，有不惟力
是視嗟嗟臣命大謬，一至於此，臣庚申補官郎中隙
司官耿志煒署選科，臣惠世揚以勿補臣官，低徊六
月而後出，臣曾上一小疏，微諷諸臣以政局，而不虞
其局更牢，其忌臣更甚，幸 皇上天挺神聖，翦厥臣
魏上公精誠爲國，鋤奸轉陰霾之日月爲光朗之乾
坤，臣何幸而遭逢明良之盛世哉，且三朝要與柄若
日月，海宇何啻再造，臣思四兇涸處於堯鬷，至舜而

始投之四裔，以禦魑魅，此正所謂惟仁人放流屏絕
能惡人而能愛人之說也，正所以成堯舜之大也，祖
逖擊楫貢禹彈冠，時被廢丘壑以老，豈非天哉，然巢
許高蹈在堯舜之世，臣即不敢比蹤，而辭榮 聖代，
所安者、 皇上之桑麻，所度者，太平之居諸也，一片
血心，每見東西交訌，疆土不靖，雅思竭此不肖之膂
力，爲之驅馳，而今已矣，六月十日
爲崔呈秀所薦者何等人乎，哆曰可羞也，至上公
之種，如自此此恩澤出格可徵而惜乎權灰將冷

也，徒爲子孫玷耳
兵部霍維華疏，該臣於本月十六日，恭候 聖躬於
乾清門，詢知連日 天顏晬盎，宸心豫泰，飲膳從多，
脈理平和，不日便當御殿，慶賀大小臣工，讙聲如雷
共祝 聖壽無疆，臣區區烏私，久鬱於中，而未敢據
陳者，乃敢一一控於 聖明之前焉，伏念臣一介草
莽，臣父口授臣書，臣兄躬自耕作，以供臣讀，劬勞萬
狀，艱辛備嘗，臣幸叨一第，凡 聖恩之波及，一切悉
以供貽臣兄，以報當年之勞，二十餘年，相依爲命，未

嘗忍分形骸，今年已半百，並無子嗣，於是本年六月
間，屢以采薪相聞，思臣有如飢渴，臣兩月以來，寸心
如焚，恨不縮地一往省侍，第以東事告急，本兵無人，
不敢不勉強支吾，然積思成疾，以致怔忡眩暈，精神
恍惚，形容消瘦，面貌尪羸，討 皇上亦未照及之，而
鑒臣言之不敢妄也，今仰仗 天威，錦寧大捷，本兵
得人，權務有托，臣委頓之軀，供職已難，謹據實控懇
[illegible] 天恩俯容微臣回籍調理，俾得躬侍臣兄湯
藥餌 [illegible]如天之恩，臣兄見臣，而[illegible]可[illegible]臣

見臣兄、而積愆消滑、從此餘生皆　皇上再造之年、
子子孫孫、永切頂戴、生生世世、願矢啣結矣、入十[illegible]
此東光典逆離異、自爲見幾之智也、然安有帷幄
腹心、爲之左右、畫做許多殺人事、而臨了賣陣一
却可以自掩者乎、逆訴後、維華召還、自爲堂堂主
持之人、幸　上英明、旋卽駆之、逆腹渠魁、不投四
裔猶爲恩典也、
吏部疏、恭報三殿不日完成事、奉　聖旨、是、黃克纘
加太子太師、白所知・范濟世各加太子太保、董可威

傳稿抄　卷二　三

加太子太傅、張曉加太子太傅、照舊總督、曹爾禎改
戶部尚書、加太子太傅、照舊管事、呂純如加兵部尚
書、趙綖加都察院右都御史、照舊管事、劉廷宣加太
子太保、王之臣加少師兼太子太師、照舊督師、王之
采加都察院右都御史職銜、袁可立加太子太保、各
改任、郭鳴泰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協理京營戎政、許
宗禮升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夔龍升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illegible]九德各加都察院右都御史、照舊管
事、[illegible]加升都察院右都御史、暫添註工部左侍

此葉山東省圖配補

郎、郭興治・陳維新・楊維新各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楊文岳加太僕寺卿、楊所脩・郭興言各升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俱照舊管事、遇缺推用、張惟一加升太常
寺少卿、段國璋加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潘士聞加
升太僕寺少卿、各照舊管事、王鳴玉加升陝西右參
政、照舊管事、何廷樞・張樞各加升太僕寺少卿、照舊
管事、仍候升任之日、各加一級、王珙加升太僕寺少
卿、照舊管事、張素養加太僕寺卿、照舊管事、遇缺推
補、升任之日、仍加一級、陳王廷・倪文煥各加太僕寺

傳稿抄　卷二　四

卿、照舊管事、蘇兆先加升太常寺少卿、照舊管事、邢
紹德起補之日、照舊升京堂、王時英服闋之日、照例
加升一級、汪裕加升太僕寺少卿、照舊管事、升任之
日、仍加一級、何可及・陳朝輔・趙徹昌・汪若極・張文熙・
李應薦・李思啓・曾應瑞・袁鯨・安伸・李應公・王大年・晏
春鳴・智鋌各升太僕寺少卿、照舊管事、單明翊加升
都察院右都御史、暫添注兵部右侍郎、朱國盛加升
都察院右都御史、照舊管事、田吉改兵部尚書、加太
子太保、照舊管事、薛貞升都察院右都御史、照舊

此葉山東省圖配補

御事李茂春加升依擬八月二十二日

大行已崩。叙升疏下。叢神到底一借。然閣道瑨此時亦仰屋無策。倪文煥勸他奸自爲之。而崔呈秀以無兵爲阻。又云江南財賦無心腹人。故爾中止

人過是而使主爵者不敢違廷推者不敢爭此等權
要謂非欺君擅政可乎于是躁進者無不匍匐呈秀
之門望風者無不希冀呈秀之指門如市閙如鬼雀
而與過則鱗次魚貫以呈身不幸而見拒則溫氣柔
聲以致意彼輦金餽之者實不止丘志充一人志充
其敗露者耳甕中三千兩誰不知來自崔門乃無端
而嫁禍于禮部尚書李思誠使其吞聲而去嗚呼此
移天換日手也謂非擅政可乎無河而河南掌道報
陞矣　案　呈資俸俱深者補之呈秀欲

服　文煥必俟煥差報滿然後具
題夫前乎煥有誰非民譽而遷延至此蓋請呈秀有
言廠臣非煥不用耳不思文煥果勝此任廠臣何由
知之廠臣即有此言呈秀何由知之若廠臣本無此
言而呈秀妄傳之是假借也更負廠臣矣總之文煥
昔年曾悞責嚚扑岌岌有不測之禍而呈秀又爲之
解呈秀爲奸細傳孟春事不快夏之令而文煥爲之
報復故遂結此死黨牢不可破然使數百年臺規一
埽地而今冬之外計來春之考選又不知此二人

如何顛倒況其親張元芳又藉呈秀力貪入吏部矣
不謂之擅政欺君可乎更可懼者呈秀爲用一文煥
而若爲資俸所限凡在煥前者盡數咨部不知此一
咨也果二八月倒陞之期乎抑有八人同陞之例乎
無非欲知昔年楊左故事打發一阮大鋮爲一魏大
中地耳而病痊起復之李應薦亦列之賜環之中此
舉在應薦雖不願與然使　大行皇帝一責問前任
掌道張汝懋曰應薦係何年外轉或何年處降更何
年召　臣恐爲汝懋　據實以對則應坐支吾飾詞

以辯　應坐欺慢　有心爲之是惟知有呈秀不
知有朝廷呈秀又奏行至此不謂之欺君擅政可乎
又未幾而其弟崔凝秀推浙江總兵矣我國家曾有
凡爲本兵于內而弟握兵權于外者乎設有功罪呈
秀何可行其黜陟也呈秀必曰凝秀推在先然亦止
一日耳正爲呈秀避此名也不然缺出而非其欲用
之人河南掌道何以懸之于數月用弟而忽有可推
之缺浙江總兵何不稍緩于須臾亡云郭解雖不殺
人甚于郭解自殺凝秀雖非呈秀所推甚于呈秀自

推何也同為　天子大臣而可以頤指氣使甚可畏也而不謂之欺君擅政可乎尤可異者三殿工程原是吉祥善事呈秀以不祥之人經理其間殊非事體經營垂畢而　先帝龍馭遽升未必不由于此尤可曰　先帝留以結局也今又受事中樞萱九邊阨塞數萬甲兵自呈秀外再無辦之者乎當今邊烽屢儆之日恐不宜以貪汚之呈秀再助之瀾也當　大行皇帝崩逝之次日百官欲　皇上將御文華殿急自乾清　門趨出忽有　內臣招呼兵部尚書崔家禸

首莫　相顧錯愕夫公言公當與衆公言之天下事豈呈秀一人所可擅與耶臣言及此臣又不寒而慄總之　先帝信任廠臣甚專而廠臣亦孜孜竭力任怨任勞以圖報稱此其所長也獨是誤信呈秀一節乃其所短故雖謳吟之口未免亦有歎息而廠臣未知之耳蓋廠臣有王掌家者呈秀交結甚密以故譽言日至而穢狀未彰廠臣遂誠信而眷之而呈秀方且內諛廠臣外擅朝政苞苴入手咨則示意于所司而此人忽升九天氣味稍忤者則嚙摘以相陷而此

大臣頭誰

又有把持呈秀之世界欲不變者

人遂淪九地見今吏兵二部革去文書房常例方羨仕路一清忽　先帝第一善政不知無骨大臣乃私為呈秀作一買賣況兵部呈秀身且據之矣指缺議價懸秤賣官其穢狀可勝道哉語曰醯生蚋蚋即敗醯木蓄蝎蝎即蠹木廠臣信重呈秀呈秀即借廠臣以行其私至使朝廷之官爵徒為呈秀充囊植黨之具　皇上之臣子皆知呈秀術籠威制之人天下事眞有不忍言者然及今早懲　皇上處分或亟正兩觀之　或薄示三譴之典卽不然聽其回里守制向

不失　榆之收蓋從前高爵美蔭儘足酬其匪人成事之微勞而及今擁名娼據金穴亦足暢其衣錦食稻之心矣若仍優容不決則趨炎者不知必謂　皇上獨斷之乾坤尤是呈秀把持之世界依附日衆黨與日繁大家做　皇上的官公然幹呈秀的事而呈秀且以患失之心持之其如宗社何哉　十月十七日

究竟攻崔中安放魏至王掌家已直攻出矣依循

此疏而斬斷現在葛緣超出嘔吐窠窟名卿疏哉

御史楊維垣疏當楊左之時人皆以不恭廠臣為罪

舍呈秀之時，人又以不言厰臣爲罪。其不爲呈秀所
惑所刼者，举朝不過數人而已。故不知者只謂呈秀
于厰臣爲功首，于名教爲罪魁，識謂呈秀毫無益于
厰臣，而且若爲厰臣竊盡，厰臣公而呈秀私，厰臣不
愛錢而呈秀貪，厰臣尚知爲國爲民，而呈秀惟知招
權納賄，以讀聖賢書之人，而反遠出不識一字者之
下，眞可恨也。十月二十一日
厰臣公數語醜甚。錯鍾中褒獎，眞褒獎也。公而不
私，爲國爲民，知此世界焉得不把持其司一而
使 十萬年哉
工部主事臣澄源疏：國有四民，惟士稱首，以明綱常，
知分誼也。必朝廷加意愛惜，養其氣節，後可望其臣
裏。自東林黨熾，國是人心皆爲邪蝕，故 先帝嚴加
澄汰。然比來士氣漸降，士節漸卑，臺省庶僚不聞廷
諍，惟日以稱功頌德爲事。如厰臣魏忠賢服事 先
帝，贊襄邊務，拮据大工，亦人臣分內事。朝廷論功行
賞，自有常典，即欲優厚加等，官至都督，廕及子孫，至
矣盡矣。何寵逾開國，爵列三等，錦衣遍宗親，京堂濫
乳臭也。先帝詔旨批答，必歸厰臣，而厰臣居之不
疑。外廷奏疏不敢明書忠賢姓名，以盡廢君前臣名
之禮。至覩蠧過于海內，奔走狂于域中，譽之以臯夔，
尊之以周孔。臯夔周孔當時亦未嘗有是讚美，惟
漢代王莽稱功頌德者至四十八萬七千餘人。忠賢
既賢，必不屑與之合轍，而無奈身爲士大夫者首上
建祠之疏，以至市蠹屠梟在在效尤，士習漸降漸卑，
莫此爲甚。即如大工叙功，查得永樂十八年北京宮
殿新 成祖臨御受賀，惟陞營繕司郎中蔡信爲
工部 侍郎，其木瓦匠頭金衍等諸人，止授所工而
已。今木匠夫頭俱爲卿貳，儼然乘輿開棍，反欲臺省
諸臣引馬避路，陵轢踐踏，搢紳士大夫之念怯畏禍
者亦甘心下之，是夫匠之不若矣。又如欽差內臣總
理庫藏，不過稽查出入之數，原與別項部務無干，乃
體統相臨，儼然在堂官之上，竟使戶工二部司官羅
拜堂下，侍立竟日，有識者爲之寒心。至如外鎮內臣
其待方面有司之體，更甚于此者。士未嘗負朝廷，朝
廷何嘗以奴隸待士，且重以勅諭森嚴束之，使不得

東廠亦必
厭薄

不然也臣所謂正士習者此也十月二十二日

君前臣名皐夔周孔人所未發此獨發之

直隸巡按御史賈繼春疏稱兵部尚書崔呈秀狐媚爲生狼貪成性以聽勘御史蒙　先帝招採而曲宥之貪緣巡視大工未及二年躐陞司空復晉太保又䞧金吾天下兒童走卒之所傳笑已不堪聞矣爲呈秀者洗心圖報以自湔其醜可也乃鼠量既盈豕突轉甚借壟斷之所求叱咤橫行之勢哆威炎之恐喝廣開納賄之門不惟結黨行私乃遂犯上[illegible]臣遂在南畿不敢以風聞摭拾但據天下所共聞共見者言之王家楨之輦金營幹原入呈秀之室乃因蹤跡敗露而反金于家楨死之以滅口此非在京在外所共傳乎以說事賣官家累百萬娶多娼而宣淫穢東廠亦爲厭薄此非在京在外所共傳乎巡按淮揚舉前後賄鍰一網括盡而強納腹心奸胥于後差官李應薦之處以求爲之銷算致令應薦履額攢積莫可誰何此非應薦所面語微臣共相歎息者乎呈秀以母喪求卹已荷異恩加祭而禮部復爲其父覆請

欽程若爲
呈秀更彼
郡

固也但在天之靈係何等字樣而該部豈不知忌諱乃爾蓋呈秀以炙手之焰迫之違畏　明旨之切責耶此又非邸報抄傳天下之臣若民無不驚心咋舌者乎更可嗤者呈秀奉　旨暫畱原因大工未竣非爲堂堂盛朝當邊塵未警之時而必藉才于苫塊方新之人以正樞卿帷幄之席乎吏部娓娓推戴知有佞而不知有　君呈秀惘惘喪心知有官而不知有母天下豈有三綱廢弛人禽不辨可望以安攘之猷可責以君臣之義者不亦辱朝班而輕四夷乎[illegible]又

海內共唾蒙面之司馬固不如反哺之慈烏也子

先帝時蒙恩環召趨命入都即擬首糾呈秀與曹欽程二奸以襄　先帝之美彼時臣孤憤所激今在廷諸臣當日多有聞臣之言而勸止者以爲　聖明自有洞鑒奉旨之臣不必瑣瀆也諸臣在京自有公心公論臣固非面漫之辭也乃　先帝龍馭上升神明已早燭于欽程而雷霆尚需次于呈秀則今日我

皇上之煥新猷成前美者豈不以遄殛呈秀爲第一義哉至若田吉以殿試而被懷挾之參孔全已革

乃二載曹郎而尚書極品叨名器如承蜩單明翊以
作令而之簠簋之飾獲轉爲榮乃晌期主政而背撫
副都取節鉞于拾芥者又笑破士紳之口應聽自裁
而不足以汗白簡者也臣亦知呈秀羣羽翼之衆犯
之者必無生理然而臣忤權必死之身 君父所甚
者仍宜揃之以報 君父況堯舜當陽奸諛莫掩臣
即獨立以盡觸邪之職復何懼焉 十月二十四日
疏在楊前還是攻之首
兵部主事錢元慤疏夫崔呈秀之敢于貪橫者
皆緣藉廠臣魏忠賢之權勢呈秀雖去忠賢猶不臣
所謂根源未淨者此也忠賢以對非之才供綴衣之
役 先帝念其勤服左右假以事權忠賢當是任亦
頗知自效第出身微細目不識丁不明上下之定分
不知禍害之倚伏威權所及羣小蟻附極重之勢漸
成難返稱功頌德布滿天下幾如王莽之妄引符命
列爵三等畀于乳臭幾如梁冀之一門五侯遍列私
人分置要津幾如王衍之狡兎三窟輿珍輦寶藏積
肅寧幾如董卓之郿塢自固動輒傳 旨鉗制百僚
幾如趙高之指鹿爲馬誅鋤士類傷殘元氣幾如節
甫之鉤黨株連陰養死士陳兵自衛幾如桓溫之壁
后置人廣開告訐道路以目幾如則天之羅鉗吉網
書不云乎臣有作福作威凶于而家害于而國賴天
祐國家誕啓 聖明廓然反正然羽翼未除陰謀未
散山禹涕泣之謀吉祥狂逞之變可漫焉不加意乎
茲者外議紛紜妄相揣度有謂 皇上恐割肱之傷
肌徐因而未發者有謂 皇上念 先帝付託之恩
欲曲全其所信者夫割肱固足以傷肌而養癰足
以貽患利害所倚有若發機願 皇上決之而已若
夫纘承之時廣繼述之孝更則立更改則立改固不
在區區形迹間者往事不具論卽如 孝廟繼 憲
廟而萬安尹旻輩斥不待時海宇頌之而昭昭曾
不以損孝德也且 皇上之念 先帝孰若與念
列祖在天之靈乎卽 先帝挈 列祖無疆之鴻業
誕授 聖躬亦欲 皇上闡繹紹休洸光 先烈原
非爲忠賢一人之私寄也且 先帝念忠賢有驅使
之微勞聞譽言之日至豈料其趨附之至此威權之

至此使　先帝而早知其假竊之若是亦必有以處
忠賢矣卽忠賢蒙不世之遭受非望之福亦不料事
勢之至此使忠賢而早轉念及此亦必有以自處矣
昔徐福請殺霍氏之權以全其宗使漢宣早聽之必
無山禹之變曲突徙薪之言遂爲千載口實今日
皇上念忠賢之微勞而貸其不死亦宜勅歸私第散
死士輸蓄藏使內廷無厝火之憂外廷無尾大之慮
彼魏良卿輩旣非開國之勳又非從龍之寵安得玷
茲茅土污此彝章亦宜速令解組褫紳長爲[illegible]以
沒世使其家人父子擁斂國之貲而享喬松之[illegible]是
皇上浩蕩之恩忠賢自全之策也至于告訐獲賞
之張體乾煅鍊騾富之楊寰夫頭乘轎之張麥雲委
官開棍之陳大同號稱長兒之田爾耕寧國羿友之
■太始龔巽明等爲忠賢之爪牙鷹犬者俱令廷臣
明暴其罪或加誅殛或行屏放令奸宄肅淸九流澄
澈人情安士氣振如此而復有闒言䜛瀆者市美邀
利者惟　皇上褫斥之又誰敢怨苟巨憝未去隱禍
未除而欲臣子避聒瀆之誅遠出位之誚容身固位

則得矣其如仰負　聖主何抑臣又有說焉古者君
臣喜起一堂賡歌迭唱民隱國恤俱得以淸晏陳之
晩世金門九閽遂有黎丘之託狐城之假茲遇　皇
上銳精圖治臣竊以爲宜復　祖宗舊制平臺煖閣
不時宣召大臣軍國利弊臣下咸得面陳俾假托者
無所售其奸而上下之血脈長流矣　十月二十五日
此疏快矣然至調停其家人父子之樂亦是不得
已不敢以誅戮望也詎意　聖明之不貸哉至于
平臺煖閣召對　上得無致用其言耶

嘉興縣貢生錢嘉徵疏嘉徵草茅賤士世受國恩讀
聖賢書傳家惟忠孝二字可以上報　君親竊見權
奸肘腋道路寒心如東廠太監魏忠賢者可容一日
逭四凶之誅竄魑魅之投畀哉嘉徵雖么麼故不避
斧鉞爲我　皇上陳之一曰並帝　大行皇帝六龍
在御天無二日而阿附諸臣凡有封章必先關白忠
賢至頌莽功德必以上配　先帝及奉　俞旨必曰
朕與廠臣從來有此奏體否滔天之罪一也二曰蔑
后　大行皇帝之中宮天下臣民之母后也卑親張

國紀未有不赦之罪聞　先帝令忠賢宣　皇后面
忠賢滅旨不傳至　皇后當　先帝御前面折逆
奸遂羅織皇親多方欲置之死頼　先帝仁明秖膺
薄譴不然幾危中宮滔天之罪二也其曰弄兵　祖
宗朝不聞有內操之制忠賢外省臣民內通宮闈操
刀劍刃砲石雷擊謀圖不軌頼　九廟有靈潛消睥
睨滔天之罪三也四曰無二祖列宗伏讀　高皇帝
垂訓中涓不許干預朝政蓋鑒前代之失垂後世之
戒至法崖也乃忠賢軍國重事一手障天

必斥吠堯之犬必膺蠆毒縉紳蔓連士類凡錄
門邊腹重地漕運咽喉多置腹心意欲何為滔天之
罪四也五曰尅剝藩封夫桐封大典此金枝玉葉自
宜從厚所以體　祖宗之心以光　先帝孝治者也
今瑞惠桂藩一時之國其莊田賜賚合三藩不及福
藩之一而忠賢封公侯伯之土田揀選膏腴不下萬
頃是　祖宗本支百世之親反不若一豪悍之家奴
滔天之罪五也六曰無聖夫至聖先師為萬世名教
主配天而享太廟雖歷代帝王踐祚必先躬親釋奠

忠賢何人而敢建祠太學之側實逼處此以刀鋸之
餘孽而擬洙泗之俎豆至八月二十一日陸萬齡等
啓土營祠而　先帝遽以次日賓天亦可為凜凜矣
滔天之罪六也七曰濫爵夫非軍功不侯古制凜然
祖宗朝封公者除魏國定國英國成國黔國外雖開
平之偉績尚止一侯今忠賢竭天下之物力而後成
三殿以至激變江南幾成斬木揭竿損朝廷威望而
公然襲尚公之封靦顏不知省滔天之罪七也八曰
掩邊功自奴酋犯順以來墮名城俘士女神人憤

今未恢復尺寸地卽錦寧之捷差强人意袁崇煥十
年未雪之憤功未克終席不及煖而忠賢虛冒邊功
封侯封伯假使遼陽廣寧開鐵復歸版籍又將何以
酬忠賢功乎且諸文武出其力以捍圉忠賢居樽俎
以冒賞故豪傑為之短氣滔天之罪八也九曰朘民
夫國課歲額不過四百九十萬況今連年水旱東西
交訌或流離轉徙或嘯聚萑苻以至仰屋司農告竭
水府而天下府州縣之請祠不下百餘所計一祠之
費不下十餘萬金是豈四民所樂輸皆阿附之奸援

門比戶敲骨剝膚而出之者鄭俠之圖可憐楊雄之
頌日上即此糜費之金錢孰非國家之膏血滔天之
罪九也十日通同關節夫設科取士慎重關防而揭
榜在二十六日拆卷在二十四日爲忠賢所私者幣
出之名復上賢書奔競要結不可勝數此下第之劉
蕡所籲天叩閽冀援 祖宗朝考官劉䕫㳟等故事
翹首 皇上覆閱而逡巡躑躅者滔天之罪十也凡
此十罪有一于此駢首夷族而况種種無法無天莱
儽寵養刃世襲于 皇家乾兒㿺子聯衿諸于細族
魏撫民乳臭而班冠京堂田爾耕武弁而富過公室
皇上試問忠賢彌留之旨何人僞傳太府之藏何
故若掃其何說之辭伏乞 皇上獨斷于心勅下法
司將魏忠賢明正典刑以雪天下之憤以彰正始之
治庶 二祖列宗欣慰于在天千秋萬世誦徽于彤
管政治之美與天無極臣自知目覩兇鋒勢同壓卵
願一介微命仰答涓埃使後世[illegible]謂 聖主當
陽有敢言之士萬死何辭十月二十八日
十罪而不及殺忠良亦是缺陷

掌通政事呂圖南疏職于本月二十三日進衙門辦
事有嘉興縣貢生錢嘉徵齎本面投職閱其疏蓋條
款忠賢十大罪也職對嘉徵云此本議論甚正但當
言路大闕之時貢生未離秀才可省得否嘉徵云定
要封進貢生一念忠憤不能自已職云既要上不妨
且留細看嘉徵强職即看職云已見大槩還有衙門
公事等退堂詳閱嘉徵遂出是日以衞所官軍紛紛
告道狀者七八百餘人批發至上燈然後封本詳閱
嘉徵疏詞氣儘是激烈第內之擡頭有差字畫有錯
又有一二改補字痕職謂此本須重謄方妥蓋亦看
詳章奏職掌宜爾至二十四日職寓所守門人傳稟
有錢貢生在門首四拜而去口稱若不替我上本明
日再有一本職謂正要與他說明可一相見索之去
已遠矣職因見次輔施鳳來語及貢生疏與拜門事
云此貴鄉人也觀生意氣進言心急若遲必加通政
司以阻抑之名然恐于嚴謹則須費閣裏維持之力
次輔云 聖明優容自可不至伯虞今次輔在可問
也職初無不封進之心迨二十五日進衙門齎今書

評云敬慎然小事聖意必不較

辯得明快宜有實証

役寫一小帖示此生以擡頭字畫改補之故而書役云貢生在衙門外伺候職急令之進則嘉徵手持一本職對之云前旣有本矣今又何本嘉徵云另是一事職云前本有差錯須重謄過 御前要慎重嘉徵云此貢生自寫的卽有差錯貢生自當之職云重寫有何難嘉徵云隨你罷悻悻而出職乃開拆其疏閱之則叅職遲封爲黨奸也使職黨奸當忠賢勢焰之日嘉徵之同府監生陸萬齡曹代何等輩然具疏稱聖欲建生祠于 文廟之中爲獻媚計職且爲詳叅駁之國學內係 聖天子釋奠之所中不宜建祠叅監生李映日等疏引周公自天子禮樂太公專征伐比照郭汾陽封王職又看詳叅駁之封爵係朝廷特典非諸生所可言本內用周天子禮樂等語非所敢聽也寢不上此兩原疏在職衙門可取而覆按也不附于勢燄薰天之日而附于臺省交攻之時黨奸者固如是乎職謹具始末連嘉徵叅魏忠賢一疏及叅職疏同封奏進今日職應與同官引奏旣嘉徵有言分當待罪不敢入班伏祈 皇上留神裁察焉十月二十八日

二疏不上于前亦甚難哉固宜表而出之

禮部吳弘業疏獨有一無骨大臣如冢臣周應秋者卽爲呈秀作買賣之人也彈射紛紜褎如充耳任人明譏暗諷鑽如蝟毛而不爲動非面披十重鐵甲者可能耶自應秋秉衡以來非呈秀欲用之人一推再推而不得三四人七八人而亦不得今 皇上一憑外議點用正推旣以用人職掌復還吏部不知省應秋多少奔走探聽之勞弟欲責以秉公持正則應秋鼻令人牽魂不附體巳非一日必不能絕去承迎之意力融蹊徑之私爲 皇上用一番公忠骨幹之人共襄上理所宜首當罷斥者也今天下衆怨所歸謂拆毀民居廢壞公所近處 陵寢孔廟而大干公憤者非創生祠邪問誰首先獻諛作此厲階者非南兵部左侍郎原任浙江巡撫潘汝禎耶夫海內稱功頌德猶以虛詞相假借至建祠之舉則或欽民財或抑單餉或指官俸或動公帑或山震谷蕩析離居使天下呑聲飲泣敢怒而不敢言此首事之流毒無窮卽

如何不同律共誅

與孫如洌陸萬齡等同律共誅亦不爲過尚得靦顔九列而優游司馬之堂耶又有職所不容不言者如科場試卷有無作弊皆禮部與職科覆閱之責也先是順天場事揭曉後人言嘖嘖謂崔呈秀之子崔鐸只三篇半文字已帖出而復中者職心甚訝之及禮部以中式卷移送職閲至崔鐸卷見其七作清順眞草一手似覺人言之未必然今貢生錢嘉徵疏末一款有帖出之名復上賢書等語職再細加磨勘見墨卷第五篇題目有挖補痕迹當日之帖出者果有此名且坐此官耶若然則外簾知之內簾未必知也而硃卷則無可摘也夫職之磨勘所憑者硃墨二卷無弊是必非寸楮尺幅間所可摸索者故欲息衆議而解羣疑惟有覆試一法如覆試又文理荒謬則科場一綫公道亦爲呈秀澌滅無餘即褫斥未盡其罪如覆試而文理可觀則當爲彼昭雪亦不必以其父之惡并錮其子此係職之職掌宜併爲剖白以質公論者也奉

自應帖出

有周旋

聖旨這所奏崔呈秀事情着九卿科道從公會勘具奏其子崔鐸覆試定奪潘汝禎首倡生祠獻媚顯是患失鄙夫着行削籍追奪誥命以爲諛佞者戒其各處生祠着撫按盡行拆毁變價解京助邊魏忠賢既已有旨了不必苛求十一月初二日

河南提學叅政潘曾紘疏天下之諛權祝釐者多矣乃臣鄉杭州實爲始禍蓋謂子衿微有反舌守祠者輒毒拳相加爲胼于西湖甚有非守祠而數奸非反脣而祖擊名臣黃汝亨竟以此殞身可流涕也十一月初四日

兵部接出

聖諭朕御極以來深思治理而有逆惡魏忠賢擅竊國柄奸盜內帑誣陷忠直草菅多命狠如狼虎本當肆市以雪衆寃姑巳從輕釋發鳳陽矧巨惡不思自改輒敢將素蓄亡命之徒身帶凶刃不任其數環擁隨護勢若叛然朕心甚惡着錦衣衛即差的當官旗前去扭解押赴彼處交割明白其經過地方着各處撫按等官撥官兵沿途護送所有跟隨羣奸即將擒拿具奏勿得縱容遺患倘有疎虞責有所歸爾兵部

馬上差官星速傳至各該衙門特諭十一月初四日

刑部疏奉

聖旨嚴衛深交附會鍛鍊深爲痛恨耿如杞着與開復原職胡士容李柱明俱照奏內改擬發落方震孺惠世揚着九卿科道從公會議來說十一月初五日

兵部接出

聖諭朕惟軍旅國之大事也必事權一而後號令行人和協而後勝算得然勢敵則交抗力均則相別自非畫一以定計何由出令而制勝 先帝于宣雲薊寧遼東江等處督撫外各遣內臣協同鎮守蓋亦楨圉之意而一柄兩操侵尋滋弊比來內外諸臣意見參商嫌隙萌搆彼此自命咸稱贊員上下相蒙究且卸擔封疆事重豈宜堪此且內臣初遣以清軍查餉爲職而督鎮諸臣各有異見委難并任朕今于各處鎮守內官一槩撤回一切相度機宜約束吏士無事脩備有事却敵俱聽督撫便宜調度無復委任不專體統相軋其各鎮督撫諸臣及大小將領務提起精神殫竭忠盡以副朕委任責成至意成功有重賞不成有顯罰其敬聽朕命爾兵部馬上差官傳與各鎮知道諭到之日各內官俱着作速馳驛回京將原領在官器械馬匹如數交與督撫分諸將以備戰守清開數目具奏具自備器械馬匹許帶回京毋得阻撓特諭十一月初六日

世廟之稱神明者從永嘉言耳孰有不待永嘉不待十年而一朝獨斷者乎是眞聖人也

御史李思啓疏 皇上試取 先帝臨御以來七年于茲一切諸臣章疏多 先帝之批答凡 詔諭恭進 御覽誰爲墉隼而須德稱功誰效媚狐而貢諛獻佞誰先擁戴以居首功誰肆驅除以明入幕何爲一事也內方有其意而外已露其形一人也內方示其端而外已章之奏致使煬竈蔽明豐蔀掩晝緹騎之使四出桁楊之衆載道大臣以斥逐爲常小臣以削奪爲幸道路側目人不自保罔知有法度罔知有國家元氣罔知有假旨殺人有說謊之儆很虎貪狼如鬼如蜮今雖欲强爲飾說而前日娓娓者固在一覆按焉能逃日月之明而貞邪判矣抑臣又有說焉

先帝自不豫以至上升幾三閱月當夫呻吟床褥
之間保身不遑而內　旨據發誰爲秉裁以如綸如
綍之音竟同無倫無次之語一手障天包藏禍心不
急爲改正不幾辱朝廷而羞萬世耶謂宜速發閣臣
改正其僞以明示非　先帝之意此亦　聖明急務
而頃刻不容緩也十一月初七日

娓娓固在匈鬥定了誦璫媚璫者不得復來罵璫
然此輩倫來番身作罵也末段閣臣羞甚

通政司呂圖南疏奏

聖旨該司守正不阿所薦諸臣本末俱確黃克纘着
即起用王紹徽准與贈卹林釺等六詞臣及虞廷陛
俱着各復原官前來供職朕受言雖廣用才必核所
薦之人亦將轉核其薦人之人諸臣愼之十一月初九日

轉核薦人之人堯舜哉

吏部主事聶愼行疏奏

聖旨往日追奪誥命諸臣因有可原者也豈無應追
奪不可枉者如何一槩補給即如近新追奪之潘汝
禎謂不當其罪乎還分別酌議爲妥本中說袁崇煥
一節着與確議覆奏十一月初九日

聖意在言外特借潘汝禎作一劈面之計耳非眞
謂其欲補給潘誥也

上林苑監典簿樊維城疏夫吉祥之所與反者止一
昭武伯曹欽耳而忠賢則親姪襲三爵假兒徧金吾
皇上不立賜誅夷止出之私宅使得徐爲布置又
良卿三人雖奪爵土猶襲弁裳兄忠賢私養甲士近
者有萬人外不立于樞密內非屬于團營都中橫行
鮮衣怒馬識誠慮其一旦且憤奪爵之多忿職之遽
與夫親姪假兒邪謀非望用其敵國之財誘其敢死
之士將有吉祥曹欽夜火長安門之變而倉卒忽發
者也故臣竊爲　皇上計莫若著其罪而早誅之職
非欲　皇上殺不辜也第據法而正刑耳職按大明
律內一款凡文官非有大功勳于國家而朦朧奏請
輒封公侯者當該官吏及受封之人皆斬況良卿等
三人一白丁乳臭之兒又非有官職者此何功何勳
而忠賢朦朧請　先帝之命又不啻官吏之敝也又
謹按大明律內一款詐傳　詔旨乃斬今年八月二

十一二日、正　先帝彌留之際、一切批答、既非中傳
懿旨而誰爲出令也、忠賢至此、百口難辯矣、姑就其
大者論之、凡謀害　皇親致死者、律當何罪、而忠賢
于　熹廟皇親張國紀、則擠之勒令歸家矣　神廟
皇親李承恩、則誣以不法、而羅織論死矣、且律無罪
殺人者、應得何罪、而忠賢以狂僧扇頭之詩、入劉鐸
以誹謗、既誅之不得、又聽私人張體乾之譖、而謂其
詛呪大臣、使立而斬之、律有此罪乎、又按律奸邪進
讒言佐使殺人者何罪、乃忠賢使鎮撫司許顯純、楊
寰等、杖死諸臣、非讒言乎、以二十四罪之疏、而殺楊
漣左光斗矣、繼而萬燝疏請廢銅觸其貪婪之忌、寄
捕而攢殺之、亦已甚矣、何至于楊左株連若魏大中
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而并殺之也、尤未已也、蘇杭
織造太監李實、科求不遂、揑奏多人、而遂緹騎四出、
提拿周起元高攀龍周順昌李應昇黃尊素繆昌期
周宗建等、而一案并命矣、則何刑也、耿如杞不拜忠
賢生祠、而遂陷以大辟、胡士容觸怒差遇內使、而亦
坐以貪贓、前高陽知縣唐紹堯、執法定冊世魁之罪

而忠賢獲世魁暮夜之萬金、誣清平之吏爲受賄、下
獄拷追、趣令其死、向非輔臣深察其冤而出之、亦爲
圜土之鬼矣、天道神明、一人不可以殺、而況殺十餘
命仗節守義之臣乎、今未死者尚可原而釋、因有才
者或見而在位、獨死者不可復生、冤者莫之或伸、愚
以爲　皇上欲激天下忠烈之恍、勵士紳讜直之氣、
莫若速將楊漣萬燝諸臣、分別優卹、布告中外、以慰
忠魂、以振士節、而忠賢良卿良棟鵬翼體乾顯純楊
寰賞罰之公、以洩神人之憤、至若忠賢當日欲擅大
權、先除善類、創爲東林黨人之說、幾同宋世元祐之
碑、以陷舉朝不附己者、一則曰門戶、再則曰邪黨、以
楚蜀之才、如楊鶴賀逢聖梅之煥晏清汪始亨石萬
程趙維岳李長庚蕭毅中去矣、吳越之才、如陳仁錫
文震孟姚希孟張鼐錢謙益蔣允儀錢士升方逢年
虞廷陛去矣、秦隴之才、如劉懋劉芳孫必顯楊世芳
去矣、豫章閩廣之才、如姜曰廣章允儒黃道周鄭以
偉蕭命官劉先春樊尚燝陳熙昌陳子壯袁崇煥亦
去矣、此皆職所及知者也、而不及知者、又未得悉數

也最可笑者發策所以取士而譏切宦寺可加削奪
乎乃遂廢程文誠一字不識者矣黜陟自是兩途而
銓部遷差可妄斥免乎乃遂阻擱用誠獨一手障天
者矣況乎卿貳之濫及乎輿臺節孝之高列于開納
私軍白晝而胠篋市衵無端而錦衣其壞朝綱而亂
風紀又亘古僅有者也昔逆瑾既誅凡所改正者吏
部奏二十四事戶部奏十八事兵部奏十三事工部
奏三十餘事乃忠賢瀆亂典常虧損國體奚啻逆瑾
又所當速詔六卿條奏釐革者也誠加意于此數者
[illegible]
而宇宙煥然一新復見唐虞中天之盛際矣抑職又
有說焉忠賢所積之財雖董卓郿塢莫加者也而聞
其半盜公帑致歷朝寶玩盡在其家誠得籍而還之
大內足以裕九邊數歲之餉寬三農加派之征軍民
翹首頓足誦　皇仁之浩蕩矣忠賢所養之兵自魚
朝恩監軍未有者也而闖屢刼禁城至京兆信牌久
緝不獲誠得驅而散之邊陲[illegible]醜虜陛梁之虞免
神京豕突之變大小樂業安居倘神武之不殺矣至
若忠賢假借遼警設內操引用私人自爲防衛不知

天子守在四夷何養兵乎殿陛爲世不生戎馬敢較
射乎宦闈所當以次調遣留京及諸王府邊郡宿衛
巡邏之用者也職再願　皇上法　祖宗舊典于平
臺爨闈不時召見大僚儒臣而商軍國重務不但票
擬傳宣使左右爲陰陽之市而外廷獲覆影響得舉
其擔也　十一月初十日
快暢亦危聳亦剴詳
吏部[illegible]
聖諭朕承　祖宗洪基嗣服大寶早夜思維銳精治
[illegible]
理稔知巨惡魏忠賢等竊　先帝之寵靈擅朝廷之
威福密結羣奸矯誣善類稍有觸忌肆行慘殺年來
誣蔑不知幾許削奪不知幾許斷錮蔽日沉冤彌天
冤抑所積上干玄象以致星隕地裂歲祲兵連不可
謂非逆輩所致也今忠賢呈秀天刑已殛臣民之憤
稍舒而詔獄遊魂猶鬱錮籍譽髦未伸豈所以昭朕
維新之治乎着該部院并九卿科道將先前斥害諸
臣從公酌議宜採輿論有非法禁死情最可憫者應
褒贈即與褒贈應廕卹即與廕卹其削奪牽連者應

復官卽與復官應起用卽與起用有事故揑贓難結
家屬波累伍羈者應開釋卽與開釋勿致久淹副朕
好生之意嗚呼天道恢恢無奸不破王道蕩蕩有側
宜平朕玆寬結解鬱咸與昭蘇以後諸臣大家以國
是爲重毋爭玄黃之角副朕平明之治特諭十一月十二日
戶部員外王守履疏臣于初六日具奸臣罪狀甚明
一疏內叅崔呈秀四大可殺而及于奸黨陳爾翼且
升月恒之疏謂欲鉗天下之口使不敢言而爲呈秀
布置要津欲把持大計考選言之詳矣尚未知[illegible]
上天鑒何如而忽于次日接邸報見爾翼又有徵臣
得與會勘之局一疏臣不勝駭然以爲臣言果中矣
謹就爾翼疏槩之伏乞 聖明垂察焉其曰得與勘
奏之局幸其可着力勘也其曰敬獻畫一之法以便
遵行欲從中把持也曰離鼬之夫似惡之仍實以輕
之者微其罪也曰冒無道之行遮日障天以并藐吾
主則無分曉之語不知爲藐 先帝藐 皇上而混
入襯貼之語也此可念于意中叅之意表者耳至曰
將顯然暴白于天下雖曰多端未盡顯著明明謂未

必有也曰必須無疵無私者謂諸臣叅呈秀贓罪無
証據也曰明白具奏一以取裁聽之 皇上意將輕
擬而朦朧奏 皇上也此不知呈秀以幾百萬金錢
許之而敢爲此說也試又以爾翼之言抑之旣曰滔
天大罪罄竹莫書矣尚得謂之將顯未盡顯無証無
據而更別尋証據耶此則爾翼不覺自相矛盾矣其
曰推勘不直窮到底無以服罪臣之心而定其案意
謂窮無可窮而罪案終不可定欲開一面于直窮之
中巧施其出脫之計也原與呈秀同一鼻息故前句
冠之以頊職見崔呈秀而不加一罪臣奸臣字則春
秋書子書人之義明乎以非邪非罪與呈秀也且他
人幾舌敝頴禿而爾翼方頊見之耶黨奸乎不黨乎
其于處分諸臣旣奉 旨着從公分別具奏而爾翼
曰推官虛聽公同斟酌是又將黨同伐異一手把定
就中意去意取于酌議之中陰行其阻抑之謀也險
彼神奸犯人臣無將之戒矣爾翼謂二者皆得與聞
幸之也臣正謂爾翼得與聞二者深足爲憂必不能
洩神人之憤快天下之心也科臣段國璋曰若以應

秋勘呈秀是呈秀勘呈秀也何以持公道協國法哉
臣于爾翼亦云然也臣不敢多言以煩天聽惟就爾
翼疏一折之而爾翼雖欲不受亦不能辭矣奉
聖旨這本說崔呈秀罪狀明悉先行削籍為民追奪
誥命俟會勘定奪陳爾翼三疏自相矛盾是非反覆
着冠帶閒住舊輔韓爌清忠有執朕所鑒知十一月十三日
此非計部深文實陳呆猷殆甚耳
錦衣衛接出
聖諭朕聞去惡務盡御世之大權人臣無將有位之
炯戒我國家明懸三尺嚴絕大憝典至重也朕覽諸
臣屢疏陳列逆惡魏忠賢滔天大罪狀朕已洞悉竊
思　先帝以左右微勞稍加恩寵忠賢不思盡忠報
國以酬恩遇乃逞恩植黨怙惡肆奸擅作威福難以
枚舉略數其槩將　皇兄懷寧公主生母成妃李氏
假旨革奪至今含冤未雪威逼已封裕妃張氏立致
殞生雖死九原其目未瞑借旨擅將敢諫忠直之臣
羅織削奪慘毒備至朕聞心膽酷刑嚴拷誣捏贓私
立斃多命他若蹇諤痛于林下善良枯于立枷臣民

重足道路側目而奸惡身受三爵位崇五等極人臣
未有之榮通同客氏表裏為奸當　先帝彌留之時
尤復叨恩進秩無有紀極今賴　祖宗在天之靈二
犯罪惡大第畢露朕心又思忠賢等不世竊擬名器
紊亂刑章將我　祖宗蓄積庫貯傾竭珍異寶貨金
銀財物朋比盜竊幾至一空何物神奸大膽迺爾本
當寸磔念會梓宮在殯姑置鳳陽即將二犯家產着錦
衣衛會同五城御史親詣住所將家資莊田及連禁
等物盡數籍沒入官逐件開列具奏其原籍違式服
舍等項着落有司清查具奏如有隱匿等情許據實
糾參一併連坐亦不許株連無辜其冒濫弟姪親屬
俱發煙瘴地面永遠充軍嗚呼大奸脫距國典用彰
自催于辟情罪允孚特諭十一月十三日
戶部郎中劉應遇疏竊自權璫煽虐以來彼以為魁
柄在手可保神叢無恙不料今日有殄滅也自內外
交毒以來海內臣民亦以為涉火薪熱必無旦夕之
生不料今日有懽呼也天祚　聖明龍飛繼震以磐
石社稷衽席生靈而翦除元兇出自睿斷十月二十

六日以前尤溫詞雨露絕其睥睨之奸二十七日以
後遂立奮雷霆掃其奧援之路累年所不能去之大
奸兩日間而束手真大聖人神機遠略非外廷臣工
所能管窺萬一矣今昌言日納仕路漸清臣等惟有
歌咏太平復何陳乞但臣本楚人孤蹤寥落幸以乙
榜爲部郎爲逆璫所不屑斧鉞之人而 先帝彌留之
日首惡權臣猶以私揭株陷註臣爲楊漣親家幾遭
虎口然臣實與漣爲姻親進退維谷廷臣中多憐臣
危臣者皆 皇上御極票擬歸閣頂踵餘生得延今
日皆 皇上之賜也 皇上不念在死諸臣則寧噤
口恐血以挨公論 皇上如垂念乎則臣亦稍知其
略雖 仁主所不忍聞臣固不忍言者也謹述情苦
狀爲 皇上陳之一曰諸臣被逮之苦自楊漣二十
四罪之疏請斬逆璫魏忠賢而海內搢紳之禍從此
始彼時羣奸應合已謀殺漣苦無題目也復因高攀
龍有參屬官贓私聽勘之疏而奸臣翻身入幕一手
障天逆璫殺機遂至膠附而不可解尋且借題封疆
而提騎四出矣漣身事三朝親受 光宗皇帝顧命

輔 先帝爲堯舜豈料直言未納而身已爲膏斧哉
且漣在朝正直居鄉廉謹天下所共知一聞被逮郡
縣震驚士民仗義欲奪漣而禁官旂德安城外衆集
至數萬幾成揭竿之變道府開諭不能散漣帶刑具
出城叩乞父老勿譟恐累族誅然後得解各州縣村
市爲漣設醮祈禱生還者至數百處比就檻車士民
送漣以萬計下至老嫗菜傭爭持一錢以贈漣官旂
感泣爲具資設醮禱于關帝之廟河南州邑無不爲
漣薪禱自備資糧送漣至黃河者以千計而其八十
老母及三子僅出城永訣猶恐見繫乃漣果不生還
矣無端羅織骨化形銷望斷倚閭之老母宛慘至此
漣安能瞑目乎漣行次許州有舊識吏部郎中蘇繼
歐持名帖送飯一席遂被偵探尋以楊漣死黨削奪
懼禍自經矣參屬官之高攀龍以被逮登舟投江不
起餘此推之激變者不止一蘇州慘毒者不止一漣
臣所爲告苦者一也一曰諸臣獄死之苦自楊漣被
逮下鎮撫司而諸臣之續逮者皆不付司寇矣借贓
加刑因逮其斃楊漣之死體無完膚童僕驚散得

旨而後敢殮又值暑月屍供蠅蛆僅以血濺舊衣裹
置棺內此則其受顧命鋤奸邪一場結果也有人心
者獨不憐乎門生宰相四字尤激逆璫之怒于是有
發其點竄疏稿而被誣殺者詞臣繆昌期也爲友募
貲許友結婣而被誣殺者銓臣周順昌也尤可恨者
太監李實一疏汙衊數賢俱至殺身此逆璫威劫廷
臣所萬不能得而串同類腹心爲之者　祖宗朝有
此法紀乎累代培植之忠臣義士盡冤沉于文網天
地痛心鬼神飲泣王莽駭希有之變豈非此希有之
任奉聖[illegible]
冤致之哉臣所爲告苦者首在也一曰諸臣追贓之苦
自借題封疆以殺善類而楊漣懸坐贓二萬矣顧大
章懸坐贓四萬矣天下誰不知爲莫須有之案而贓
權所結即一二強項之臣亦咋舌不敢爭矣諸臣坐
贓皆冤而漣爲最漣生平砥礪名節家產止數百金
不足供官旂猾貫旅食之費況于贓乎遂使妻子囚
于獄有司不得已而親友之產盡矣又不得已而富
民之產盡半矣又不得已而議設印信緣簿遍募郡
縣矣至佛寺道觀之錢糧多爲充贓矣而好義士民
但願助金不願書名恐一涉偵伺遂罹顯禍　皇上
以爲何等景象何等威靈乎今漣老母住于城樓男
婦棲于客店尚有未完之贓因子勒比地方姑爲虛
數報完冀全孤免族亦苦之極矣究完贓諸臣有携
族盡逃海濱爲瘴癘之民者諸臣之于有死于獄死
于途爲晝號之鬼者殺其身破其家復絕其祀而乃
邀反正之奇勛開國公之上爵倘諸臣忠魂不泯得
見　先帝于在天當不知何如悔悼也臣所爲告苦
者三也一曰往途去跪之苦自門戶株連如火燎原
[illegible]
不獨被譴者無樂生之意雖陳列者亦無安枕之情
竟有被削奪路死者如臣兩度入京足前心悸魂驚
皆驚以臣一人之苦亦可知諸臣之苦矣三年來四
方孔道民間無敢偶語者驛使停驂即臥榻間無敢
提一魏字者身在京華童僕往來無敢帶一家書者
去國諸臣典衣覓騎蕭條狼狽而一傳削奪門無敢
謁郊無敢餞者雖師生戚友之誼亦蕩然掃絕豈非
道路以目之世界乎臣所謂告苦者四也一曰新進
禁錮之苦凡推陞題差株累被削者諸臣已纍纍連

雪勑令銓次起用矣乃有初列班行武未經授職遽
遭永擯者不尤可矜原乎臣嘗奉差吳中稔知詞臣
文震孟陳仁錫姚希孟鄭鄤矜名砥行博學宏詞震
孟廷對策內有中旨斜封之語早爲逆璫所銜後疏
陳日講遂爲逐客而鄭鄤疏陳留中恐有假竊亦并
斥去程良籌中乙丑會試此未銜一命之士也當日
參疏原無名何以借　旨除名又非當官溺職何以
永不敘用乎且　聖謨洋洋謂分門別戶已非滑徵
乃放棄名儒阻抑新進孝子無事親之歎忠臣無報
主之路臣所爲告若者五也一曰廷臣被劫之苦自
忠良陷殺比舍生取義者惟動臣木國殲一疏而已
逆璫寵勢積重客氏又暗行恐嚇郎　先帝亦且被
劫至不能保宮妃懿親惠文珥筆之儒無鐵券金章
可護身免死而欲以家族易名節亦人情所難矣諸
臣之留身事主守口待時不爲無意須京師乃有三
楊之號然昔裂裾而無益今止輦而有餘所遇之幸
不幸也生祠一事孫如洌傳單一至諸臣恐禍無敢
後者豈皆忠賢之私人乎臺臣所云疏揭一入家籍

沒而身虀粉其勛臣所謂啞子茹蘗者亦實情也臣
所爲告若者六也臣言至此止矣抑臣尤有請焉今
邊餉匱之逆璫攘攫私第者自當還之大內但鳳陽
掌遣之日尚買布袋千餘所裝何物甫來商民見其
車載百輛騾載千騎此何非內帑積貯聞忠賢欲歸
河間彼造有磚城萬雉第宅連雲恐以飽颺之鷹爲
負隅之虎是以重資借寇也臣請　皇上次第籍沒
并將原籍房產變價充餉亦足濟邊用燃眉之急消
內外叵測之憂矣至諸臣含冤始末臣不能縷其萬
一但略述冤若如此然伏讀　聖諭一則曰借旨擅
殺敢諫忠直之臣一則曰誣揑贓私立斃多命戮辱
臣民所囁嚅未敢言者　聖明先電照之矣今楊漣
二十四罪之疏具在忠耶邪耶直耶媚耶自有辨之
者伏乞　皇上沛發德音將逮死諸臣免其未完贓
銀釋其囚比家屬以慰天下臣民忿恨憐憫之意并
將文震孟陳仁錫姚希孟鄭鄤程良籌起用聽選以
彰大公之治太監李實與魏忠賢明正典刑以慰諸
臣不瞑之魂亦前　旨所云丕煥新猷之快事也奉

聖旨權奸竊柄煽虐慘毒異常凡奏諸臣若狀朕爲
惻然逆惡魏忠賢原籍房產盡沒入官已有旨了其
逮死各官已從在官既經奏報者該撫按查實解進
未完的都與豁免家屬悉與釋放所薦諸臣分別錄
用俱有旨了十一月十六日

劉故所稱有才人也逆柄之際乃能自全眞有才
者此疏亦有快才說得出

通政使楊紹震疏兵部上疏九卿科道赴中府會議
令罪臣汪化貞撫和西虜衆議已定而呈秀云待我
上邊回過老爺選一經略帶出去方可九卿科道誰
不知之不曰奏知　皇上而曰回過忠賢惟知有忠
賢不知有　皇上也是不但爲義兒而且爲義孫也
從此而呼朋引類吳淳夫等盡收膝下矣從此而狗
鼠狐羣張體乾等盡結雁行矣十一月十七日

錦衣衛千戶吳安國疏奉
聖旨逆惡魏忠賢及李朝欽縊死既眞該縣相覷與
白姑與權埋其行李解河間府同籍沒家產一併具
奏隨押內官唐昇着解來司禮監究問家人六十兒
店主騾夫審無別情即與放十一月十七日
戶部員外王守履疏臣又聞大臣中有五虎之謠而
眞知者四卽崔呈秀李夔龍吳淳夫田吉皆爲權璫
之羽翼者也其一知之不眞不敢誤列武臣中有五
彪之謠則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孫雲鶴皆是
忠賢之爪牙擅開告訐之門攫金輦下草菅人命究
慘蔽天亦當重處以光朝政以快輿情不宜令其滿
載而歸享富貴也十一月十八日

戶部主事孫此心疏忠賢非一譎可蔽厥辜也況鳳
陽乃　祖宗龍興之地豈是禦魑魅之所且密邇留
都內外監皆忠賢素布心腹吳越又多亡命逃竄之
徒易爲煽亂萬不宜縱鯨投壑借虎負嵎也亟宜解
還與其子姪駢斬于市庶足稍雪枉殺多人之憤而
慰　祖宗在天之靈乎呈秀亦宜速勘速逮毋令日
久機洩將國家錢穀轉匿他所至若外官之以交結
稱頌躐躋顯要貪戀清華爲諸臣所指斥者亦當俯
允其請聽自引退以風天下難進易退之名節毋令
輕　祖制而重輿援也十一月十九日

國子監監生胡煥猷疏臣特謂巨奸當除而輔奸者
不可一日容乎　聖明之側輔奸者誰閣臣黃立極
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楮是也　祖宗設立政府首端
揆席予以票擬假以事權朝綱國是惟所擔當豈容
漫無主持而聽寺人播惡于其衆也竊見忠賢弄權
專政排陷忠良倏爾遍差官旂肘拿倏爾密行撫按
提問倏爾廷杖敢言之部郎倏爾立枷無辜之貴戚
甚至顧命重臣不踰朔而斃于詔獄者不可[illegible]
時人心惶惑海內震驚內外臣工若有一刻不安[illegible]
其位者而輔臣晏處其間不惟不能立爲匡救猶且
揣摩意旨一味逢迎度其心惟恐一言相左[illegible]
瑠自召其禍故羣工荼毒慫慂而成矣黨邪害正之
若此而豈可一日容于　聖明之側者跡其噓遠腹
黨或以當該而遷部曹或以夫頭而位卿寺或以委
官而任監督冒濫一至此哉猶可言也甚至借名恩
蔭爵其諸孽俄爾封公俄爾封侯俄而封伯僭竊一
至此哉猶可言也甚至尊忠賢爲廠臣尊忠賢爲尚
公而詔布中外不可解矣蓋宦官乃朝廷之奴隸百
官迺朝廷之臣子以奔走于宮闈者而與引翼于殿
陛者同一稱謂可乎且尚之義更不容竊蓋尚者無
以加之謂也尚公之稱明與　至尊相侔歷稽前代
惟周之太公望尊爲尚父此千古以來未曾有之封
號以是而加忠賢其義何居蓋但知博寵罔顧名義
敢爲僭擬遂爾竊稱按其尊稱一念但知有忠賢而
竟不知有　先帝矣黨逆無　君之若此而豈可一
日容于　聖明之側者是論其罪四相不減[illegible]
當申國憲　皇上嗣位之初眷注大臣亦以優容則
四相自宜免官去國不待再計而無容觀望者也倘
四相貪位難割必多方飾說自謂並未輔奸[illegible]
一言詰之台鼎何地參知何事其與逆瑠同朝數載
正當猖熾之候鉗口結舌並無一字指摘浙直等處
題建生祠四相各爲撰述碑文稱功頌德靡所不至
萬耳萬目共見共聞即此兩端百口難辯律以縱奸
逢奸之罪將安逃乎今在廷大小諸臣如四相之輔
奸者不少有難枚舉如當日忠賢竊柄諸臣贊揚之
牘累累必歸功廠臣心跡顯露不問而知其爲逆黨

不止于此

也此　聖世之所不容也。如今日忠賢事敗，奸黨亦
交章論劾，明明掩著于大廷，肺肝如見，欲蓋而彌彰
其醜態也。恐　聖明之所不宥也。至若資俸原未及
期，遷轉遽爾超越，無端而進爵加恩，必非無因而至，
奸不必他求。如請建祠之督臣張樸、史永安、撫臣毛
一鷺、秦士文、王點、姚宗文、楊邦憲、李精白、郭增光、按
臣卓邁、盧欽承、許其孝、劉弘光、黃憲卿，諂佞奸逆，鼓
惑士民，望　皇上痛加斥奪，直道雖自難容，清議豈
因澌滅，無故而被黜受逐者，不待剖辯自明，賢不必

他求，觸奸忤璫之輔臣韓爌、諫臣劉宗周、詞臣林釺、
文震孟、顧錫疇、方逢年、鄭鄤、科臣沈惟炳、郝土膏、章
允儒、熊奮渭、臺臣王心一，兩間正氣，四海具瞻，望
皇上特為簡用。　先帝在位七年，忠賢憑藉靈寵，植
黨誣正，事事悖外。一忠賢擅專于上，百忠賢附和于
下，幾成岌岌之勢。今諸臣之章奏具在　御前，正邪
之心術難掩，　皇上一展閱而正邪立判，當舉當錯，
裁自　聖衷，黜陟之典，公而明良之遇隆，臣不避斧
鉞，不畏權奸，瀝血上陳，倘蒙　皇上不鄙小臣芟芟

是　果然　罕然忽

之言，式序在位，免相削奸簡賢之事，行而中興之謨
可立奏矣。十一月二十日

雍容劍履到底是三日新婦，而煩獻代言之想，四
相腑臆亦覺一開。

原任遵化兵備今復職耿如杞疏：臣竊惟逆璫魏忠
賢，非王振、劉瑾之比也。三四年來，禮樂征伐，生殺斥
陟，隻手握定，內府刼盜一空，私人偏置中外，司馬昭
之心，路人知之久矣。要其包藏禍心，籠罩一世，賊自
頌功德，建生祠始。去年冬，舊撫臣劉詔繼潘汝禎而

上建祠之疏，怪臣不肯呈詳，密商陶文取忠賢畫像
懸在喜峰，欲以脅臣。臣門下官稟臣云：此趙高指鹿
為馬之意。昨撫院及副總兵來，俱五拜三叩頭呼千
歲，令不可以不拜。臣叱之曰：天無二日，吾頭可斷，吾
膝不可屈。已見其像，又冕旒也，氣益憤甚，半揖而止。
文怒，乃馳報忠賢，大怒，立傳塘報劉鳳翔，一夜馳至
遵化，勒令劉詔劾臣。詔遂不會總督及按關兩御史
而特出糾疏矣。隨附密稟，金盃玉器投忠賢，忠賢賞
鳳翔錢十千而出，告詔家人曰：老祖爺甚喜，遵化道

逮矣明日　旨下果遣緹騎逮治嗟乎當是時臣豈不知一强項禍逐叵測也哉第念魯仲連以游談布衣義不帝秦秦兵爲却四十里孔融高志正氣以抗曹瞞雖爲所殺操之睥睨漢家神器不敢動何哉忠臣義士有以折奸雄之心而奪其氣也以故臣慨然就逮視死如歸語云士可殺而不可辱孰知臣被逮而臣之僇辱慘毒乃不可勝言也臣登檻車滿城官吏士民哭聲震野送至百里外臣子扳綏號泣臣以鞭擊馬首遂與永訣及入北鎮撫司則忠賢兩矯

嚴旨而許顯純酷虐士人甚于盜賊反叛臣皮盡血枯筋絕骨露展轉土坑者兩三月懸坐贓銀六千三百兩需索甚苦臣田廬賣盡與馬毀盡冠帶犨珥書劍無不變盡于是鄉親年友舊治士紳攜金走間道代臣完贓又爲職宛轉稱貸而臣乃得送刑部刑部問臣大辟蓋欲以殺劉鐸者殺臣是時押赴市曹者日日有聞命危朝露僇番之徒不時蜚語臣之子侍乃扮作厮役以避踪跡朝審之日尉較通衢文武士庶莫不掩面酸鼻誰敢開口爲臣鳴冤幽囚九月無復人形徐問臣家而家之伶仃蕩析愈不可勝言也臣出遵化城時劉詔不容臣妻孥在倚儀居民室又羈留月餘典衣糊口止餘一馬又令中軍奪去乞一火牌不可得乞一步卒護送不可得少婦嬰兒顧腳驢宿野店于里長途顛蹶萬狀臣里中訛言亦謂魏太監籍沒臣家舉家之人獸驚鳥散以致臣兄先亡臣妻服藥傷哉傷哉念臣身非叛逆家屬非逆孽何纍被禍如此數欲飲藥佩刀又以自經溝瀆爲恥豫讓曰凡吾所爲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

懷二心者夫一往之痛易忍耳于死萬死以至求死不得豈不痛哉幸賴　宗社有靈篤生我　皇上天古一大聖人不動聲色奸如脫距以訖天誅劉詔許顯純等始行罷斥立允臺臣部署諸臣之請竟首出臣于獄准復原職　天語鄭重謂臣情罪可原謂臣具有風節臣何人斯荷此寬典臣嘗攷國朝二百六十年罪釋放者固多復官者絕少即如先臣瑄不拜王振謫以受賄論死及其解網亦放歸田里從容起用我　皇上固堯舜以來未有之聖臣蒙　天恩亦

可惜

祖宗朝以來所僅見之恩也臣餘息殘喘皆我
皇上生之矣不盡捐糜以報我　皇上雖犬馬堪此
哉顧臣所欲致者身也臣股體斷廢瑰魄銷亡安能
蒞官受事至于妻子待人舉火債主叫號其門而令
臣歸家再上祖宗墳墓蘇息沉痾與罪孥抱頭痛哭
一場亦人情之所必至而天心之所大矜也臣小臣
不宜具疏控辭奈今方候補無撫按官為臣代題不
得不自行陳乞伏懇　聖明始終擴好生之心憐臣
異常痛楚容臣回籍調理倘不即塡溝壑所以報
陛下者日長矣　十一月二十五日

自痛自寫可涕可淚

原科李覺斯參胡煥猷疏如今之胡煥猷一疏更可
駭人心臣者夫煥猷第一么麼微士耳有何官守有
何言責掛論言之不當即使有當從來亦有以下士
之微宗疏而參幾大臣薦幾羣臣有此輕易否以一
下士之言致宰輔杜門謝事票擬無人從來有此政
體否若爾盡人而可以參論朝廷之是非則朝端之
上言官何必設考選何必行彼亦將視朝廷為何地

亦是一通議論

聖主聖主

耶況果眞有風力何不言之于臺臣楊維垣未破此
局之先何至今日始占風望氣出位嘵嘵也竊窺此
輩總之與陸萬齡李映日等同一人品同一肺腸其
當權璫勢焰之時則用之頌德建祠以媚厚利當此
置言無罪之日則因而搖唇鼓舌以傳名高亂國政
褻國體輕朝廷莫此為甚使此風不懲日甚一日將
來清平之世界又翻成囂陵之世界不幾大費義
皇上一片求言初心哉

官守言責不言煥猷言之何罪能上疏者便能
萬齡或有之但煥猷與萬齡等同在輦下而不與
萬齡同疏則其能上今疏而不能為萬齡可知已
原任錦衣千戶王元善疏恭謝　天恩事奉
聖旨朕念王安奉侍　皇考有年遭奸逆假　旨條
殺已准復原官額名用示憫恻少慰幽魂耳妄居定
策逼脅宮闈屢經參論亦豈賢璫乃有王元善等奸
貪小人望風瀆奏本當重處姑且不究着五城緝事
衙門將元善等併徐貴家人九才等都驅回籍不許
潛住京師致生事端如有不遵嚴行訪拏具奏重治

此何事也而同之是何等同異甚輕

討無復之之語

十一月二十八日

御史楊維垣參胡煥猷疏職更有說于此猷昨兩場
中硃墨兩卷豈不具在猷生平蘊蓄半腔熱血應畢
吐露此時試一一取而閱之如彼慷慨忠憤之語而于
此忽發大難之端非瘋非狂必有人從旁賄買之者
似不可不直窮到底以破羣邪掀番之計職再取其
所論一一虛心評之票擬失體惟首輔難辭其責何也
首輔既不能與內爭而望各輔與首輔爭此必不可
得之數然已先有部臣言之無俟煥猷之贅言矣至

建祠之議惟按臣汪裕之言最公平蓋作俑者罪自
無辭餘效之者不過欲泯一時𨵿同異之迹耳職前
疏不云乎在楊左之時以不參忠賢為罪在呈秀之
時以不譽忠賢為罪蓋忤楊左者俱不能安于朝而
忤魏崔者併俱不能安于野雖所言不同而趨避之
心則一也此亦可以諒者也　十二月初一日
只是去崔魏以為己功又欲用崔魏所用之人以
成己勢不忍現局之破壞耳汪裕之言何言而引
為最公平乎

吏部房壯麗等疏臣等會勘得已死罪臣崔呈秀人
是獍梟心同鬼蜮巡方而贓私狼籍以致掌院露章
之糾貪緣而投附權璫遂徼意外賜環之幸念頭既
已不正行徑安能改圖竊青衣小帽以乞憐五緦掃
地假義子乾兒以結契四維盡捐稱頌倍至呼吸潛
通威福惟其旁竊矯託之　上傳線索惟其暗提攪
歸之內意假門戶為陷阱而無辜波及者寧復玉石
之分借助工為標題而誣贓枉陷者誰憐薏苡之謗
私人布列重賄輦金若丘志充之六十元寶則擅權

納賄足憑如一單中而推十三武弁則懸秤賣官有
據最可恨者身亦屬于毛裏貪叙癃而忍忘母喪尤
可鄙者念一變于娼優辱　欽點而妄圖司閫且也
身據中樞而使惡弟操兵權于重地心殊可誅總之
首倡頌功以成其結交近侍之實跡罪島可逭惡罄
竹以難書奸彌天而更大不惟臺省交發其奸穢亦
聖明深洞其微隱雖呈秀業已投環家貲盡爾籍
沒似少快中外之心稍洩神人之忿但一死委有不
盡其辜此律尚有應得之罪懇乞　皇上勑下法司

按律確擬暴其罪于天下傳其實于萬世庶足永為
人臣負國忘親通內擅權者之戒十二月初一日
掌院露章高御史大夫始開生面曲突之功烏可
不酬
御史賈繼春疏如右都御史李蘷龍豺聲蜂目狗竇
蠅營昔年楊茂春之彈文已無完膚乃鑽幹與銓首
入崔呈秀之幕為之鷹犬又每事先白魏忠賢一如
設堂之例而冢臣周應秋者脅肩屏息若木偶然于
是忠賢呈秀之所欲為者則令蘷龍推而用之所不
欲用者則令蘷龍推而處之人但疑會推之弁何故
就處而不知實蘷龍為之線索也太僕卿梁夢環媚
骨狠腸如狼如虎立朝無他能止憑上本追贓為活
計居官有別徑只欲建祠頌德作生涯膽揷于回話
一番神昏于狡兎三窟如熊廷弼業已蒙街正法贓
罪瘵如矣乃再疏坐贓必至于殺其子辱其妻而未
已徒知逢迎內璫之鋤急其如不孥之政何又如張
國紀朱閣有大罪惡可罹不赦之辟也乃出疏特參
且以求解丹山之穴蓋抑藍田之種為疑端冀以搖

內官列銜先年拟擅時亦無此

撼　中宮而遂奸鬮之計此尚有人心乎又有刑部
尚書薛貞者生平本非邪類臣亦雅重之無奈功名
念迫遂至盡昧其心如劉鐸一案可為痛哭流涕鐸
之魔鎮忠賢也倘其事果眞亦可謂之得惡惡之正
況其事烏有也皆奸弁張體乾之揑造以希賞也貞
備員司寇既不能引義以爭又不能引退以避始而
擬絞罪責二十板已為殺人媚人既而將順擬斬決
不待時傳之千古將謂乾坤何等時也豈不慘動天
日而寃飛六月之霜乎又有大理寺正許志吉者么
麼侄子本不足汚臣皁囊之牘惟是呈身獻諛拔擢
追贓以歙縣鄉官即坐本縣察院捶楚本縣之民其
借璫勢逼令本縣官走其角門即縣官素清勁終不
肯少屈然而禮法蕩然矣為志吉者方且于　皇上
之前明具奏疏云上公美意垂于萬古等語此可不
謂清時之妖孽乎若夫科場一途本以取博學直言
之士乃本年秋闈中各省直所出題目既多媚璫之
語甚至試錄序文竟為內官列銜之譜者亦可歎也
且聞各場忌諱太嚴凡犯中官字樣者即錦繡亦為

不辱難言

棄置可謂普天士子之一厄矣又況順天場中如崔
鐸之事外簾固宜細核而房考主考豈有暗中摸索
如此其捷而可以脫然無累者此皆名義所在大典
所關不容不申飭也 十二月初二日
大學士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𣗳等疏臣等近
因監生胡煥猷疏論杜門省咎伏候嚴譴荷蒙 聖
恩不即罷斥再辱 溫綸兼遣寺臣宣 諭令入閣
辦事豬豨微軀過施拂濺臣等非有胸無心激志感
激然而從來大臣被論叅者有矣未有罪過深重至

爲縫掖書生所指如臣等之辱朝廷而羞當世者也
其所以勉承 溫旨蒙面入直者徒以決幾密勿擬
票私寓尤瀆綵綸漏洩事機有傷國體又枚卜未舉
撥地須賢臣等相與計議出完此局票擬有屬而後
次第乞身今枚卜之典已奉 旨舉行臣立極行且
荷 恩放歸矣臣鳳來瑞圖國𣗳亦且藉于後賢相
繼求罷矣然古人有言太上不辱身其次不辱名其
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臣等若不傾倒吐露尚
爾躊躇含糊不明質此四辱以去則臣等雖塡溝壑

何消

終不瞑目伏惟 皇上少垂覽焉胡煥猷以忠賢碑
文責臣等不能拒而阿意爲之不知臣等實未嘗爲
忠賢作碑文也彼其食客遊士能爲忠賢效筆札工
諛言者何限且假 先帝之嚴命索臣等官銜臣等
能不與乎與之亦臣等之罪也然以忠賢當日薰天
之勢取 旨如影響取裂土之封不啻等閒而謂臣
等敢惜其微銜以攖嵎虎之怒乎至于擬 旨褒贊
則亦往日一二文書官稱 上傳使依擬票之一字
不合卒令改票甚則 嚴旨切責此事從來俱在臣

未承乏之先爲日已久矣臣等不盡受罪也臣等不
敢浮談妄援即時 皇上龍潛之時本支則 天子
之介弟名分則近屬之 親王掯租賦以佐軍國此
皇上之大美而忠賢且公然攘之又何論臣等矣
臣等票擬不能舉其職計惟有見幾之作而彼且操
虺蝎之螫以隨臣等之後蓋彼不惟視臣等之去就
輕而視臣等之死生亦輕也宮闈之內睚眦之毒尤
無不至在臣等可知矣且夫以去就死生爭之而有
益于國尤若可爲也虎狼之性愈觸則愈怒揚左諸

不擬不捐在此時亦甚難矣

臣首犯其鋒忠義之氣耿耿不磨而三四年來乳虎
蒼鷹羅鉗吉網毒徧天下去就死生之爭其功可見
于此矣君臣之義不可廢也不得已徘徊其間冀有
毫髮之益于國則亦少盡臣等毫髮之心焉耳夫晦
而不易白者心也明而可覆按者迹也　皇上未察
臣等之心或略諒臣等之迹臣等向日求罷之疏亦
少及之然未敢縷數也今且盡言而無諱可乎逆璫
之銜恨　懿安皇后也府丞劉志選承其意而誣衊
戚臣張國紀當日有重處之傳蓋忠賢欲借爲傾危
母后之端臣等爭之以爲　君之與后猶父之與
母世安有人子而佐父以搆母者况原無間隙之父
母乎志選所言非臣子之道也國紀乃得以回籍輕
處去冬承天守備太監李希哲有爲忠賢告　廟令
史臣撰述功德藏之金匱之疏疏下之日有文書官
稱　上傳即舉行是日臣鳳來瑞圖奉　命分獻南
郊臣立極國楷爭之不敢擬也明日　上傳改票臣
鳳來瑞圖再爭之不敢擬也事乃得寢孫如洌所倡
建祠四臣不捐一錢如洌以捐簿相恫謂不捐當得

罪四臣終不捐也惠世揚諸人臣等于講筵共以
皇極殿工告成宜推恩停刑爲言忠賢勃然作色曰
此等大事誰敢言者臣等乃婉其詞曰所見如此須
借以上達　聖聽耳是以有停刑之　諭當時少峻
其詞則諸臣愈不免于罪矣耿如杞之逮也臣等有
揭申救講筵中復申之唐紹堯之及寬政也臣等亦
與有力焉陳仁錫之處也臣等爲稱冤而不可得既
斥之後講筵中尚數爲稱冤而此皆講臣所共聞共
見也款奴之策實出忠賢而盡委之袁崇煥寧遠之
捷實賴崇煥而盡歸之忠賢當時臣等不甘票擬中
借　天語力持且以許款受欺又且以浪戰致敗崇
煥有札遺臣等深誦廟堂之勝乃圍解之後忠賢稱
上傳重處崇煥者至再臣等不得其故第費幾許
調劑崇煥乃薄以叙錄議耳如忠賢意崇煥當得重
罪今日談者不知當何如扼腕也黃山之案激變地
方忠賢尚欲　嚴旨從事臣等謂如此則斬木揭竿
之事起矣以　寬旨劑之事乃少定崔呈秀李養德
朱童蒙等之奪情臣等原擬未嘗不放歸也　光宗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實錄之重脩也、忠賢蓋欲攘諸臣之正論為已功、今
史臣有所撰述、臣等約諸史臣無及忠賢一字、今實
錄在 御前、可覆視也、至于 先帝大漸之後、忠賢
矯有 遺旨一帖、婉然以忠賢為顧命首、此帖意
皇上亦當及見之、臣等相與計、奈何使 先帝以亂
命示四海、不得正其終乎、敢一切削去、賴 皇上神
聖、即依臣等所撰 遺詔頒行、不者寧不仍作詐傳
改票之故智、必矯傳 遺旨而後已也、 陛下龍飛、
臣等擬登極詔書、便以昭雪起用為第一義、而 皇
上暫去此款、示忠賢以不疑、而嘿探此意、卒收忠賢
于不測、此則 皇上神聖、羣臣莫及、然臣等之苦心
微意、非徒聽其頤使、以隨忠賢所欲為者、亦可少槩
見矣、大抵臣等所委曲者、往返套數之文、而所維持
者、實朝廷大體也、其終不能得之者、忠賢固深恨臣
等之逆耳、即其間得之者、忠賢亦未嘗為臣等遜心
也、其毒腸辣手、往往壞盡臣等閣中體面、然詞林推
陞、必由閣題、如臣等年來所題、無一免者、周道登、騐
從宇、汪煇、張鼐、曾楚卿、李康先、成基命、唐大章、姜逢

劉人何與已事

元、錢龍錫、賀逢聖、劉鴻訓、劉鍾英、蕭命官、林釬、姜曰
廣、胡尚英、丁進、莊際昌、朱繼祚、楊汝成、閔仲儼、馬之
騏、劉垂寶等、其餘紛紛摧折、皆如風雨秋葉、不可勝
數、蓋俱以臣等不盡曲意、而發毒于諸臣、以相覘殘
簡耳、若每事必得其歡者、何至是也、故詞林諸臣、雖
或久滯南中、或久勞講筵、或久淹林壑、臣等皆不敢
遜鈌推補、而況于錮籍諸臣乎、然而諸臣不以為臣
等望者、知臣等意出于保全、面非靳于推轂也、嗟夫
臣等不幸而當忠賢虐焰已成之後、亦幸而當忠賢
罪惡貫盈之日、不然、亦且以臣等滿貫、臣等未知所
稅駕、而不免于引繩批根之言、此臣等所謂仰天拊
心、搤控籲者也、平勃之値諸呂也、狄仁傑之値諸李
也、不得已而委蛇其間、以效其為劉為李之意、古今
人未有非之者、而何獨臣等之不一見諒也、抑非特
臣等也、在廷諸臣、如臣等吞聲忍氣、以共襄昌朝者
不少、彼皆聞聖賢理義之言、受累朝豢養之恩、豈眞
塗面喪心、甘為熏腐所籠絡、其遵晦養嘿之日、正其
處心積慮之日也、其與不肖如崔呈秀輩、一夫作倡

毒流天下、此穢氣所鍾而豈可盡累天下之士大夫
不亮其待時反正之情、而使偕亥佬善、喜關樂禍、用
以造漢唐末運之釁、以累維新之治乎、　皇上以龍
潛邸第之時推之、在　皇上爾時爲睿哲文明之治
思、而在諸臣則爲暧晦不明之心事、亦可悲也、　皇
上以楊左諸臣爲寃、則誠寃也、彼雖破家亡身、經
陛下昭雪、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臣等名行一遭點
汚、逢堯舜之君、不能自白、而隱忍以去、則臣等心迹
不見諒于天下、是以不避煩瀆之誅、屢陳其匡救彌

縫、少伸毫髮補益國事之槩、至于官銜之不得固拒
票擬之不得盡職、其罪則臣等固撫躬知慚、沒齒無
怨、誰其鑒之、則臣等心事、亦可以對天日而不作伏
惟　皇上少垂一夜之觀、曲賜洞察、非特臣等之幸、
亦天下士大夫之幸、非特士大夫之幸、使國家有維
新之治、而無紛囂搏擊之禍、亦　宗社之幸也、十二月初
八日
大都欲人原之如李長沙、然長沙當時、尚使逆瑾
入其彀中也、故稍稍有救一分之功、今却不能至

引狄梁公、則太自矜誇矣、誅忠賢者出自內閣耶、
至遺　詔不及惡逆一字、亦何可抹殺也

僿蒼野抄卷之八

古吳蔡士順孝來父纂

南吏部主事涂紹煃疏　陛下知奴酋之逆我顏行而數不利于中國哉道路流言僉以為今夏奇㨗莫非鹿馬之奸所僞而為奴等方以大兵東渡投于朝鮮安得又有大兵蹂躪我中國奴酋長技在騎突暑夏則蚊蚋嘵吮水潦淤閒草棘蒙茸故老奴數得志於我中國必以春初既云斬首萬餘棄甲曳兵不服彼安復能輿尸以歸而一無首級可報此以知今夏之言奇㨗詐也忠賢以為遯賜不僞言功不足徼上賞而且無以箝賢臣義士之口於時授意絕用諸猪惟所欲為內外為應卽表崇煥之不欲自以為功蓋可知也崇煥鬱不得志蹐跟以歸且不言終喪言告病恐以形崔呈秀諸人之惡其情良苦崇禎元年[illegible]月初七日

錦寧奇㨗至此始點破

吏科魏照乘拾遺疏原任關內道山東僉事劉詔[illegible]孟衣冠禽犢心性惡既稔於三輔綱難漏於六察[illegible]得之心太急至以劉應坤為叔父以圖薦邊才患失之心又太切至以魏忠賢為義父以圖謀入座客[illegible]先是何搢紳而金字匾尚見在乎其門蕭惟中乃一樂戶而眷生帖卄自附於其黨大閙如此[illegible]可知可恨者九千歲是何等稱呼五拜三叩頭是何等禮儀而俱以之事魏忠賢是陛任後事而訪單有之[illegible]之令人髮指此一官者不父其父而以忠賢為其父不君吾、君而以忠賢並吾　君當加提問以儆官邪正月二十日

一可作像贊亦行狀也

翰林院編修倪元璐疏臣聞持世不平則陰陽之戰起論人失實則舉措之道乖頃者　宗社之靈篤生我　皇上生知而濟以學問乾健而妙于從容大奸霆驅檄獻颷發天如再闢人若更生生平以堯舜為極軌今乃知有過之者臣非敢為佞也臣又仰窺聖人無我深厭門戶之名巽命重申勳引人才為慮純王之心較然天下矣然而　皇衷自著其公虛廷議猶存乎我見臣竊惑焉臣以典試復　命入都從邸報見諸章奏凡攻崔魏者必列東林為對案一則

曰邪黨再則曰邪黨何説乎以東林諸臣為邪人黨
人將復浚何名加諸崔魏之輩崔魏而既邪黨矣向
之首勃忠賢黍題呈秀者又邪黨乎哉以臣虛中之
言合之專後之論夫東林則亦天下之材藪也其所
宗主者大都稟清挺之標而或繩人過刻樹高明之
幟而或持論大深此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
不可也其所引援為用者亦每多氣魄之儔才幹之
傑其間卽不無𢌳類要可指數而盡耳而其中則又
亦有不可貝者
猾滑然無嘗倚乎[illegible]其若[illegible]
[illegible]
鬭而徒以聲氣心期遥相推獎此其人猶所謂清泊
寧靜純乎君子者也今而曰邪黨則無不邪黨者矣
且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于名義士
人之行巳寧存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復之
君子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而於是乎彪虎之徒公
然起而背叛名義毀裂廉隅矣於是乎連篇頌德匾
地生祠矣夫頌德不巳必將勸進生祠不巳必且呼
嵩而人猶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嗟乎充一
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然而今

之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巳甚之論
苛責吾徒亦所謂悖也以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如
西江西秦三吳三楚之間什九名賢多半豪傑黍之
理數決無沉埋况奉　恩綸屢俾酌用而近者任事
諸臣似猶以進蹊封疆四字持為鐵案雖或薄從濫
彼未肯力引同升夫原諸臣之心或亦深防報復之
事而臣以為此過計也水落石出正人相見總為崔
魏之異巳卽可化牛李為同心况乎年來之借東林
以媚崔魏者其人自敗卽不需東林報復若其不肖
[illegible]
崔魏又能攻而去之者其人既巳裔嶽矣雖百東林
曷能報復之哉事理甚明疑者不悟臣所謂方隅未
化者此也臣又從邸報伏讀
聖諭有韓爌清忠有執朕所鑒知之諭深仰　天聰
曠然知人則哲如此而近聞廷臣之議殊有異同甚
為大怪爌之相業光偉他不具論卽如紅丸一議起畢
國沸然維時與事大臣並皆蓄縮閔默而爌獨侃侃
條揭明其不然夫孫愼行君子也爌且不附況他人
乎追權奸表裏進焰太張爌以申救抵觸岍然投劾

讀其　陛辭三疏字字秋霜一時以爲寇準復生蓋
鼎再出而今推轂不及黜灼横加則徒以其票擬
廷弼一事耳夫廷弼固自當誅在爌不爲無議封
失事纍纍有徒而當時之議乃欲獨殺一廷弼豈平
論哉此爌之所以閣筆也然究竟廷弼不死於封疆
而死於局面不死於法吏而死於奸璫則又不可謂
後之人不殺廷弼而爌獨不能殺之也又如詞臣文
震孟正學强骨有古大臣之器其鄉人之月旦比於
陳寔王烈三月居官昌言擿罪人又以方之羅倫舒
芬與臣同年同官儕輩憚其方嚴不敢以雁行相書
而當其去國飄然聳身天際臣等自視則猶糞土也
有人如此雅謂千秋而今起用之　旨再下謬悠之
譚不已甚有加之竊盜之名者豈以其數十年前有
其兄文從龍不逞之事乎夫人知有從龍之不逞以
爲之兄而不知有文徵明之特行文彭之至德以爲
之祖父且賢愚相越舜象已然世不聞柳下惠膺盜
跖之誅司馬牛受向魋之罰震孟何罪遭此嫌議將
繇門戶二字不可重提聊用更端以相遮抑乎臣所

謂正氣求伸者此也總之臣之論東林不主調停而
主別白臣之論韓爌文震孟不爭二臣之用舍而爭
一時之是非伏乞　皇上以臣此說申諭諸臣凡于
掄局用人之際雖不可無薰猶區別之法但不當存
形骸芥蔕之心要在公虛以消偏黨其韓爌雖廷推
未與而早奉鑒知之　旨何難　特命召還文震孟
俞旨已頒而旣來不簡之言尚冀　溫文獎雪于
以破方隅而伸正直之氣道無出此者矣抑臣又思
故憲臣鄒元標業蒙　賜官優䘏矣而易名之典似
當一併舉行元標之理學宗王文成而鯁直類海忠
介宜令該部于二臣之間取衷二字以旌儒碩至於
海内講學書院凡經逆璫矯　旨拆毁者併宜令葺
復如故基書院生祠相爲貞勝生祠毁書院豈不當
復哉臣草疏畢又竊念部臣王守履以進言之急而
犯失儀之條　皇上慨納其言而薄鐫其級仰見
皇上造就人才之心甚曲而厚也然時經三月懲創
已深履端更新萬靈共躍倘蒙矜宥召復原官則
聖度極于如天而朝儀亦因之愈肅矣正月二十二日

鴻寶此疏未上之先朝野臆間俱有軫結得此疏
而喉中欲吐者吐矣彼隻手又思障天者舌辨愈
柢巳
刑部按
聖諭錦衣衛非法非刑慘酷異常名非盛世所宜有
着遵 高皇帝勅諭槩從焚燬卿還與各臣同心矜
恤俾囹圄無冤平明有賴 正月二十五日
御史羅元賓疏夫人之以門戶起見者豈以門戶為
實相而不可消鎔者乎職先述門戶所自來而後破
其惑夫累朝以來無所謂門戶也自有東林者出焉
聚徒講學思以激世自托非不善也然壇坫設而標
榜起標榜起而依附生不肖者且以道學之名為勢
利之藪因而排異巳因而侵朝權天下聞而非之於
是有攻東林者出焉夫攻者攻其頗僻以偕之大道
可也乃與人則引繩批根於巳則堅營固壘以彼為
我敵明以我為彼敵又或自處多瑕呼朋引類當攻
人之時巳開為人攻之隙各攻各守遞勝遞負有自
來矣至 熹廟初年耆舊登朝人仰為祥麟威鳳顧

乃流品不辨比昵匪人納厮招權黨同伐異且宮庭
秘密之間有事者尚宜處之若無何以借端生衅有
意邀功使人得為口實遂至決裂迨二十四罪之疏
一出而觸怒權逆流毒冠紳其氣燄必欲摧折東林
然而其盟主則魏忠賢也其羽翼則崔呈秀也其護
法則五虎五彪也其皈向則依草附木貪位慕祿之
徒也其設教則斁倫亂紀黷貨淫刑及僭竊冒濫之
事也借要典之公議以洩其私憤執門戶之虛套以
暢其毒心比之東林殆又甚焉能無敢手究而論之
門戶者羣小所搆煽而成者也是依附之[illegible]東林
之局也攻門戶者權奸所假借而成者也是魏璫之
局非攻門戶者之局也政如海泡空華浮游結聚本
屬烏有而認之為真實相若據必爭之勢若報冤其
之仇職不知其解也茲頼 皇上神聖奸逆殄滅世
道於是一新然而所誅殛者逆璫耳罪檻耳所屏逐
者脂韋縮朒之輩耳所懲創者不公不法之罪耳何
與於門戶亦何與於攻門戶者事也而得無有欣欣
然喜之者曰局可翻矣於是呼朋引類伏機設械以

尊李三才、而護熊廷弼也。然亦知東林中有首參魏
忠賢二十四罪之楊漣、及提問崔呈秀追贓擬戍之
高攀龍乎。且當時之議、其於三才也、特推其揮霍之
累、而未嘗不指之爲貪。於廷弼也、特未即西市之誅
而未嘗不坐之以辟。則猶未爲失論失刑也。若以今
日之事言之、以魏忠賢之窮兇極惡、積贓無算、而維
垣猶且稱之曰廠臣公、廠臣不愛錢、廠臣爲國爲民。
而何況李三才。以五虎五彪之交結近侍、律當處斬
法司奏有、嚴論初議止於削奪、豈不亦駭。况護之

而維垣身係言官、不聞駁正、又何尤於昔人之護廷
弼者乎。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折臣盛稱韓
爌、夫舍爌昭然抵觸逆璫之抗疏、而加以說情罔利
莫須有之言、已爲非論矣。即如廷弼一事、爌特票免
一梟、未嘗赦而用之也。至廷弼行賄之說、自是逆璫
借此爲楊左諸人追贓地耳。逆璫初擬用移宮一案
欲殺楊左諸人、及獄上而以爲難於坐贓、於是再行
覆訊、改爲封疆之案、派贓壽比。此天下所共知者。維
垣奈何尚守是說乎。至不附紅丸與孫慎行君子者

說、臣言原非矛盾、蓋慎行清標、較與王之寀不同。議
雖刻深、亦不失春秋書趙盾之法。使後之人加慎焉
耳。夫董狐不爲責直、趙盾亦未嘗貶賢、而以臣爲謬
臣不受也。維垣又折臣盛稱文震孟。夫震孟臣不更
論。即如王紀清正著稱、臣不知其與究死之周朝瑞、
究戍之惠世揚、蹤跡何如、而但知其以參沈㴶、忤逆
璫而譴斥、震孟則以薦王紀而降削、並均之得罪逆
璫者也。至以破帽策驢蟒玉馳驛。此說何可全非。夫
刑賞出於朝廷。而榮辱因之。若王紀之時、已是忠

賢之刑賞矣。維垣試觀數年破帽策驢之輩、較之超
階躐級之儔、誰爲榮辱。不特此也。宮保蟒玉之劉詔、
何如桎梏械繫之耿如杞。自此義不明、而於是乎畏
破帽策驢者、遂相率而頌德生祠、而希蟒玉馳驛者、
遂呼父呼九千歲而不顧、可勝嘆哉。至於批照告公
祖之謗、夫人盡能辨之。蓋當朱童蒙官吳時、偶一犯
贓獄、而其妻貧不能斂、乞丐里中、震孟從衆助銀斂
之事止此耳。有何把持放肆、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
維垣又折臣盛稱鄒元標。夫元標之爲兩截人者以

其前半峭直後半寬和耳若謂其爲要錢多藏則又
是厰臣不愛錢之轉語臣雖斬首穴胸不敢奉命也
故謂都門聚講非宜則可謂元標講學有他腸必不
可謂聚講之徒不盡正人則可謂聚講之念盡出邪
謀必不可且當日逆璫之所以驅逐講學諸人而拆
毀書院者其意正欲以辨學士大夫之口而恣其無
所不爲之心自元標以僞學見驅而逆璫遂以眞僞
自命學宮之席儼然揖宣聖爲平交使講學諸人而
在豈遂至此哉若臣易名之議假人以倫土文成武

以濟文而元標安攘之能或遜海忠介直而徹臨而
元標寬大之度更優此爲定論而以臣爲謗臣不受
也維垣又極力發臣矯激假借四字夫臣之此言正
爲人之詆眞狂狷爲假名義者發也當崔魏之世人
皆任眞率性爲頌德生祠使有一人矯激假借而不
頌不祠豈不成賴此人哉而非謂臣之有取於假及
東林賢者之於名義盡假也東林已故及被難諸賢
自鄒元標王紀高攀龍楊漣之外又如顧憲成馮從
吾陳大綬周順昌魏大中周起元周宗建等之爲眞

政是不使異同謂可洩千古

理學眞氣節眞清操眞吏治戍遣如趙南星之眞啓
力眞擔當其餘被厰諸臣不敢疏名以冒薦舉之迹
而其間之爲眞名賢眞豪傑者多有其人並以眞著
也卽如崔魏之惡貫久矣使不遇　聖明御極亦誰
有能攻而去之者乎維垣到底以無可奈何之時爲
頌德生祠解嘲而臣爲非訓也假令崔呈秀一人舞
蹈稱臣於逆璫其餘諸臣便亦以爲不可與同而盡
舞蹈稱臣乎又令逆璫以兵刦諸臣使從叛逆而諸
臣便亦畏而從之以爲適値無可奈何之時乎維垣

又言今日之忠直不當以崔魏爲對案而臣謂正當
以崔魏爲對案也夫人意見不同議論偶異總不足
以定貞邪如宋臣蘇軾之於程頤交詆爲邪而兩太
並自千古我朝大禮之爭論者亦多賢之而惟名節
大閑一失道分霄壤夫名節試之於魏崔而定矣故
有東林之人當崔魏所恨肆其抵觸畏其才望而必
欲殺之逐之者此正人也其攻東林之人雖爲崔魏
之所借而勁節不阿或逐之者亦正人也以崔魏定
邪正譬以鏡別妍媸維垣不取案於此而別爲中途

豈特不善立論恐不善立矣且

曲解之喻將無不東不西半上半下之間是卽維垣所云鄉愿之屬也總之東林二字不當復言維垣胸中不存四黨之見臣亦絕口不復東林之說矣總之東林之取惱於逆璫獨深受禍獨酷在今日當曲原其高明之槩不當苛舉其纖寸之瑕而揖揖焉徒予逆璫以首功反代逆璫而分謗斯亦爲不善立論者矣人才不可不惜我見不可不除衆鬱不可不宣羣議不可不集 堯舜之主必不可孕英雄之績必不可槩忠告善道之言必不可借爲生心害政之說顧[illegible]

亦也煥猷猶未諒作

維垣之熟計之也臣鄉中必賢者亮節平心臣雖未嘗與謀度其不可以爲謬而么麽胡煥猷何至拾其唾餘哉然而下士二言偶合豈必盡廢而反之古今有師馬師議者惟是忠賢之餘論崔呈秀之故智則必不可奉以爲經守之不失耳臣以維垣持議愈飛不得不再剖析要於就事言事此外雖有見聞不敢旁泰一語 二月初七日

極快處皆以趣出之眞是吐氣眞是解頤試問宋甫聞何從發此妙疏則楊之前疏實爲首功楊之

還是言官清議耳

後疏游後無當所謂一字不能辨

原任湖廣道御史今開釋方震孺疏昨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恭逢 萬壽聖節 皇上釋臣于獄而節奉 明綸 明旨者纍纍矣宋臣有言天地能蓋載之而不能容之于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于死中迺天地而超父母則 皇上之于微臣是也臣感激涕零已于正月初十日赴午門外叩頭謝 恩訖候當 陛辭乃敢長往伏念臣係南直鳳陽府壽州人中萬曆癸丑進士五年縣令兩舉卓異蒙 先

猶未[illegible]

皇帝拔置西臺甫兩月値有遼陽之變臣孤忠所激自請犒師以激天下忠臣義士東向之意不意當事巧借是題而擯臣于河西也臣巡歷已完至前屯衛造冊而河西失事雖事從屢勘如閣臣部臣撫臣關臣譏耳聞目見無不錄臣之微勞悲臣之奇遇要之臣既黍巡方遠不能效虞允文挽江左之戈近不能如梅國楨底寧夏之績此則臣之俯仰今古而無解于良友之相規也惟是臣請告里居業已三載而逆璫魏忠賢復矯 旨遣緹騎逮臣雖借端于言官然

言官之意自平逆瑺之意自毒較若黑白原不相蒙
止因逆瑺過疑臣為楊漣之同謫左光斗之同里魏
大中之同垣周順昌之同寅揣摩風影遂生怨毒而
別有私恨則臣之迎覲南城時適大璫張燁劉朝先
後被人告發忠賢曾遣內官求臣從寬免趣而臣竟
據實奉聞此逆璫傷心之恨雖臣避弋里居久已知
其不免比臣逮至忠賢又矯 旨必欲加臣以死賴
臺臣轆國事王業浩等執律以爭猶擬戍擬永戍擬
絞已三加矣而逆璫猶未快于心也究究因劉鐸之

事疑臣與鐸同為咀呪無端羅織而加斬此臣加罪
之奇冤也其問贓則拔院紙扎新紅學院試卷花紅
俱化而為贓錄二百四百而二千三千漸加至六千
五百此臣加贓之奇冤也舊例刑部比贓五日一比
而主事湯本沛改為一日一比此臣窘辱至極不但臣
之家產盡郎骨肉親戚之家產亦盡海內友朋為臣
所累者指不可勝屈此臣比贓之奇冤也至前年六
七月間不知何故而忠賢殺臣之意愈緊日遣東廠
理刑楊寰等偵臣獄中動靜又不時遣番役諷臣自

裁臣答之曰震孺曾備員侍從必欲免殺願見尺[illegible]
之 詔是時秋審已迫于是逆璫始決意殺臣于市
矣講筵之上賴閣臣合為爭力為解且觸忠賢之怒
此又閣臣公疏可證也嗟夫臣之一身當逆璫之世
一刻之內萬死勿辭何止病葉危枝且同空花陽焰
今日遭逢 聖主湯網洪開生幽谷之陽春回白日
于長夜使八旬之病母再見垂死之孤兒臣惟有子
子孫孫朝夕焚香頂祝 天恩已耳更何言哉臣自
被禍來骨肉解散親友絕交三載匡牀之上自省坐

平惟有慚愧設使臣不遭此異常磨折決不能閉關
息影靜照四十九年之非然則豈惟言官之章疏比
于生死郎逆璫之毒藥亦同甘露矣臣又何言哉因
思世間至苦者無如離父母困獄吏隻影自弔于桁
楊三木之間已受之如是不堪想人受之亦復爾爾
則自今以後凡逮繫禁閉等事自非萬萬法不可假
者不妨入中求出重中求輕華轂之上宜嘗憐百執
之圖綺羅之筵當永化光明之燭臣願以之為在朝
諸臣規也極搢紳之禍至臣等而極而臣一一反觀

舉皆自取則稍輕而爲荷戈又稍輕而爲城旦豈遂無纖毫自致之愆今既荷雨露之寬宜永銷報復之念若纔作藩籬之固使又種圜扉之釁臣願以之爲被罪諸臣規也總之人臣遇萬古希逢之　聖主擧龍鳳者建樹固奇狎鷗鷺者竟夢亦穩除郝絅因糺揩之外一切升沉顯晦所爭不遠假使逆賊不遭天譴諸臣卽蟄伏空山得一夕安枕否乎今日宜何如頂戴　聖主之宏恩尸祝朝賢之闢闢臣又願以之爲廢棄諸臣規也雖然臣猶有請焉臣從獄中出知獄中事年來逆璫柄政最喜深文經廠衛者其冤苦固多卽不經廠衛者其冤苦亦復不少且　恩詔減等在齊民得之甚易而在縉紳得之反難亦非法吏之平也臣在獄與諸臣果言矣倘異日得見天日必以此情控于　皇上今臣旣徼　皇上之特厚其敢負此心哉則一切詔獄不論廠衛不廠衛似宜如前日科臣之請在京者　勅諭法司在外者　勅諭巡按盡數公審一番以答月食之儆而信修刑之論此又臣特于工瞽芻蕘之後而哀籲于皇上者也　二月初十

讀壽州疏其殆借地獄相作佛事者歟

御史張鑌疏竊惟閹宦之惡過乎毒藥猛獸然不盡繇閹宦也皆繇一種無恥縉紳附之而成翼之而飛而禍卒亦縉紳受之逆惡忠賢呈秀表裏爲奸威福獨擅已經　宸斷處分臣謂忠賢不能自爲也忠賢特受人擁戴而還爲人嗾使者耳卽呈秀亦擁戴之獲獨彰聞者耳記臣甲子年初入班行惟時權璫之勢已漸漸縱橫然而未甚也卽縉紳中有通内者猶厭然畏人知或有指其爲通内者猶逡巡不自安蓋變也夫果懼禍胡不托冥鴻之高飛卽果觀變第緘默養晦焉可乎胡爲揄揚之不置而稱述之恐後也敢作新美之論以備屏翰之聽愧夾日之忠希博名之迹諸臣縱不自羞恐旁觀者已代爲之羞矣臣請舉媚璫之臣而槩言之有三等焉其一等漏盡鐘鳴之餘彼計忠賢得權之日長而一身受用之日短故苟可邀福於目前不惜遺臭於身後如劉志選等是也其一等希榮干進之夫彼見株守者循資而積俸何如逕趨者一歲而九遷如楊夢衮李養德等是也

其一等乘機報復之徒彼計威福操[illegible]定則臣下
誰能妄干威福出自貂璫則么麼亦可私借苟可快
一時之意不惜去終身之防如朱童蒙等是也楊夢
衮以兵科兼管工程得與呈秀朝夕密邇因投身忠
賢從來工部錢糧俱交節愼庫收放夢衮欲便己私
遂串合呈秀媚忠賢更 祖制設立內庫數年間外
解及搜括捐助銀兩入夢衮之私橐者不知其凡幾
也且與呈秀此倡彼和厥爲差回御史催欠物料之
議使其議果行處處皆黃山之續矣大臣王永光因
變直言正老成憂國之苦心乃夢衮自陳一疏若慫
若懟且倏而冏卿倏而司空倏而宮保卒邀 温綸
拾美蔭而去眞漏網之鬼蜮也李養德亦是己未進
士躐躋尚書晉秩太傅有何品望而速化乃爾不過
拜忠賢爲義父奴顏婢膝以承歡又日伺廷臣之動
靜以報之東廠而肆其萋菲則不獨爲忠賢之孩兒
而幷爲忠賢之番役矣又何怪其忍心悖理毋死不
齊衰乎若朱童蒙尤異焉童蒙初亦依附有道然矣
撫蘇松時暴戾貪縱江南士民怨入骨髓巡撫罷起

元據實糾參職自應爾旋奉 旨責起元以排擠抗
違而鐫其秩 皇上試觀國家自設官以來有巡撫
參一司道而削籍者乎此非有通天手段何以至是
蓋起元曾疏救楊漣以此開罪於李實童蒙爲起元
所參怏怏不平遂暗通線索使李實譖之忠賢而起
元罷矣厥後李實又有欺 君茂 旨一疏參起元
幷周宗建繆昌期周順昌高攀龍李應昇黃尊素等
六人而起元逮矣聞李實在杭州時屢向人暴白以
出疏原非己意乃他人做就追之具奏雖未必出自
童蒙之手然李實參起元於參童蒙之後不可謂[illegible]
仁非殺我而死也不然何參呈秀者殺而參童蒙者
亦殺也更可鄙者童蒙以媚璫而得巡撫復因巡撫
以媚璫延綏何地今時何時不聞選將練兵惟以建
生祠爲首務至引律奪情冥然罔顧倫理又禽獸之
不如矣童蒙必曰忠賢欲爲呈秀地也嗟乎岩關重
臣數年捍圉尚不難奪其應得之廕而立文守鋼何
獨忘之一童蒙必與呈秀養德而並留也伏乞 皇
上赫然一怒將朱童蒙李養德楊夢衮亟賜處分至

茈精

劉志選者薰心事璫側身近閹羅織　皇親離間
宮闈已犯無將之戒難逭不赦之條宜敕法司依律
擬罪臣非苛求四臣也去惡務盡行法貴平四臣不
處不惟國憲未伸且無以服處諸人之心矣若李實
一疏而殺多命且激變吳民幾成大禍罪不在忠賢
下并敕法司徹底根究原疏出自何手庶奸黨無繇
閃之地而新政益光矣周起元盡瘁任怨忤璫受禍
被逮之日漳人士相顧墮泪至橫坐以十萬之贓令
其妻子流離戚族驚逃尤爲可憫乞敕該部從優議

恤他如劉弘化梅之煥程註等皆以楊漣能廷辯故
誣多贓今梅之煥程註已蒙　恩超豁則劉弘化之
贓想亦浩蕩之恩所必宥也　二月初七日
　語都可以截鋑眞是鋑案
刑部疏接

聖主聖主

聖旨萬爆冤死堪憐這解到誣坐銀三百兩着原解
領回給還家屬以旌忠直　二月十一日
湹科給事中閻可陞疏前議起用之　旨不一而足
銓臣用是發一訪冊遍爲諮詢期於得當豈非體無

遺無濫之　旨哉近又有　旨謂往年起廢不無冒
濫可見　皇上於起廢一節至切亦至重也職愚以
爲此番起廢亦略與往年不同何也往諸臣中之廢
者或以黃髮示懸車之高或以恬退篤烟霞之癖或
以羸弱憚鞅掌之勞或以論列伏歸休之地故當訪
其年力與望與居鄉狀耳而三四年之廢棄者皆遭
崔魏之毒手也彼其人皆端方直亮秉正嫉邪寧不
顧攻名身家而必不肯阿附權奸故崔魏銜之遂橫
加陷害不問生平不分玉石莫不坐以東林門戶之

名色而株連蔓引備極摧殘諸凡係死者已不能起
九泉而肉白骨矣今之所存者皆杖殺撻擊之餘也
其骨鯁介操之致已昭然在人耳目尚何訪哉職前
疏所稱先擇其力叅忠賢及題差推升削奪諸臣畢
賜蒲輪速還原職者正指此也　皇上亦以職言爲
然煌煌　天語豈非憫其無故之淹滯欲還諸盛世
之人文乎知銓臣早晚啓事矣惟是在魏忠賢與用
事之時先經罷免及曾爲撫按所糾叅又如初聽魏
忠賢嗾使擊排善良後無當於小人無常之喜怒亦

遣斥逐者此自當徐為商確不得混而同之也若槩
無分別一槩以訪冊之言為據將彼亦一是非此亦
一是非心心有主喙喙爭鳴愛憎互出毀譽并存職
恐意所欲與將以揄揚之口為推轂之資意所欲抑
將以吹毛之求為下石之計彼孤踪寡援之士終無
瞻天就日之期矣不亦虛起用之屢 旨而負憐才
之 聖心乎二月廿二日

初聽魏忠賢排擊善良一段妙如此等人亦望起
廢亦有人薦引之故點得極妙

御史張養疏蓋起廢一事原與遴選初進物色方新
者不同今日起廢又與詿誤多端歲久易混者不同
自二十四罪之疏上其後逮問遣戍削奪諸臣雖借
端用內各不相同孰非忤意逆璫為異己驅除計者
此即諸臣本末何事過尋本末即諸臣各有本末正
不當以逆璫所定之本末遂為諸臣之本末當事即
為慎防之端亦當防其後來被棄之人而不當防其
從前橫抑之人蓋逆璫忿氣方新芟除任意一時忠
良觸忌承禍自無可疑其後因有委身奸黨助焰肆
惡或權閹喜怒無常或本官蹤跡昭著或宵人以法相
排擠以至逆璫厭薄其人因而斥逐如曹欽程輩間
亦有之不過數人二月廿五日

止為剔出一曹欽程面目費此數行然欽程而外
尚有其人

都察院等衙門接出
聖諭設官分職內外各有攸司人臣守正奉公交通
最為非法朕覽大明律一欵凡諸衙門官吏若與內
官及近侍人員互相交結漏泄事情夤緣作弊而扶

同奏啓者皆斬妻子流三千里安置 祖宗深知結
亂之原邪正之辨以此為後世臣子鑒戒至為明切
非逆惡魏忠賢崔呈秀表裏為奸把持朝政變亂
祖制貽禍生靈業已殄誅以抒臣民之憤自後大小
臣工須知各守職業各效忠誠本無招權納賄之私
心何必巧營別竇共矢特立獨行之風節自可上結
主知居高聽卑朕方廣開於明達踰階歷位爾宜自
衛其身名倘有敢蹈前轍交結作弊者甘為禍始國
憲王章朕必究治斷不姑息仍許科道官不時賞糾

泰治務醒積習用肅官箴爾等俱欽承之特諭二月廿六日

御史高弘圖疏魏忠賢亂政竊國種種謀爲的屬不
軌黃袍一加指日可待廷臣但指爲權奸耳獨 皇
上暴其罪敍名曰逆惡從此凌遲戮屍須布爰書頒
亂臣賊子之案始定五虎五彪怙寵挾勢毒害忠良
法司初惧從末減矣獨 皇上列其顯惡勑用重典
從此論斬遣戍明著讞詞而黨亂臣賊子者之案始
定雖然虎彪等之於逆璫不過濫竊名器決裂防維

殺人媚人遺千秋之臭而止若夫傾危社稷搖動宮
闈顯稱擁衛之干戈爭作反拔之羽翼曰劉詔曰劉
志選曰梁夢環此三賊者惡實浮於虎彪而天討未
加此忠臣義士撫膺泣血叩首九閽請尚方之劍而
不能須臾緩者也蓋詔之極貪極淫極媚極險經讞
臣交章糾彈已無完膚最可恨者薊鎮何地以天子
之悳臣於忠賢喜容之來呼九千歲行五拜三叩頭
禮非以倡逆九邊使效尤而舉事乎又於去年八月
廿一日聞 先帝彌留在遵化教場點兵三千密選

將領盡用私人卜文煥米來等精甲良馬一一忠賢
頒賜而蕭惟中領塘報家丁直接都門岌岌乎奪門
席而踐之明乎時哉弗可失若非有 大聖人出焉
內應之謀一成遂同享富貴非詔而誰此其逆惡甚
於虎彪否 先帝雍雍在宮原無驪姬褒姒之寵而
因逆璫妖孀表裏爲奸凡魚貫以進者苟非忠賢之
所貢概行殘害如 聖諭所云革奪成妃馮妃自盡
者天下莫不切齒究也謀孽中宮憚皇親張國紀在
外百計中傷志選夢環實謀焉以故連章糾劾天

子不得庇其外戚 母后不得全其生父若一旦易
后之謀成而兩賊遂爲元勳矣華歆代曹操勒殺伏
后狠不過是此其逆惡甚於虎彪否以甚於虎彪之
賊而偶當大計拾遺付詔於考功法蓋謂官箴壞於
作道之時逆跡露於開府之後提問遺賊猶屬輕典
不意改爲聽勘以至志選僅與潘汝禎同削奪夢環
止與倪文煥同遣戍夫罷斥之法爲人臣不能盡職
者律耳世豈有安忍無親中宮闈以不測之禍而猶
得比於人臣覩息天壤間乎世豈有呼嵩稽首舉兵

從賊而猶煩徐勘者乎則閣臣模稜票擬非所以為
訓也項見邸報建祠諸臣盡入白簡勢必令自引退
以謝衆議若果强項有據彷彿耿如杞之一班者職
敬之慕之安忍埋沒不表而出之一曰知府王堯民
始終不為崔文昇李明道等仰面屈膝而因致吳淳
夫參論一曰道臣梁廷棟方當上梁祝釐之候而拂
衣終養凛凛風節令人心折一曰縣令毛九華亦以
不肯呈詳建祠之故而劉詔唆倪文煥參之曰傲彈
文非華袞乎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惟 皇上
以處呈秀者處三賊臣勅下法司逮捕窮鞫立正典
刑以旌如杞者旌三直臣堯民廷棟九華立賜起用
二月廿八日

擊其三大賊亦心服

禮科給事中閆可陛疏自逆璫僭竊國柄忝竊者
身九死諂附者一歲九遷於是乾兒義孫爭先獻媚
二三年來稱功頌德倡和建祠者幾半海內除臺臣
寗光先所劾外據職所知者尚有數人敢為我 皇
上陳之剏建三祠者李蕃也聞其天津河間真定等
處倡率士民攫金建祠上梁迎像行九拜禮呼九千
歲日中真不知有 君父矣創建兩祠者李精白也
三王之國不行迎送而德州建祠親詣上梁何其
悖逆如此且迎忠賢金像旂幟上對聯有云至聖至
神中乾坤而立極多福多壽同日月以常明若居然
以忠賢為天子者稱頌何忍至此極乎乃若毛一鷺
之建祠於應天與潘汝楨同一作俑姚宗文張翼明
之建祠於湖廣大同皆為害地方至朱童蒙延綏建
祠用琉璃瓦劉詔薊鎮建祠用冕旒金像吳淳夫臨
清建祠毀民房萬餘間河南建祠毀民房一萬七千
餘間江西建祠毀先賢澹臺滅明之祠諸如此輩上
得罪於名教下播惡於生靈處以不赦之條當無
異者也此外職未的知者尚多獨不可引退以謝清
議乎然邪正不同爭建者固多而剛腸勁骨堅執不
肯首事者亦不乏人職鄉陜西省城鄉官生員無一
請建祠者豈非馮從吾節義廉恥之教所漸磨者深
乎內有一二武弁倡為創建呈撫按批行會議而孫
項之知縣姜兆張力寢其事陜民之受福宏矣至如

夏知縣王爾玉借嵩廷弼贓事嚇其子索貂裘帽套布古董等物稍不如意嚇以嚴刑致廷弼長男自刎於獄及廷弼妻赴縣堂稱寃復將二婢去衣責四十板天下有此貪暴之吏乎至若德安知府李行志爲楊漣贓事設印信緣簿且作募緣文不避將忌應山知縣夏之彥傾家捐俸以助漣懸坐之贓而保全其妻子爾玉視之當愧死無地矣職又思逆璫用事時獻媚者爲固寵計誘曰不得已也今 聖明在上邪正業已分明而尚有讒訕鄒元標馮從吾之李中正非宇宙間一怪事乎鄒元標馮從吾之理學與楊漣之節義當並峙爲一代斗山豈容輕議今其骨已寒其究尚未雪中正么麼邪類乃敢出位妄言橫肆詆毀必欲使逆璫存子而孔孟無後乃爲奸人報復之計而自干名教不已甚乎至若起廢一事職前疏謂當以參糾逆璫者先與起用已奉 屢旨而數日來會推卿貳尚多依附稱頌之人則今日局面亦槩可知矣其曾經疏薦之沈惟炳劉懋皆爲救楊漣九參忠賢者且淹其啓事各一原官尚 可望哉 聖主陽而羣陰尚熾頗 皇上深察之也。三月初二日奉

言下快截建祠諸人亦可補寗疏之未備

戶科汪始亨疏自逆璫煽焰縉紳不肖一流不獨爲禍且欲徼福引羣去忌而下水拖泥職不敢謂虎彪而外狼莠盡鋤也有等微跡未甚昭彰才具猶堪灌練正不必苛繩示刻即彼黨邪今正自謂轉關甚捷不知已在我 皇上冶化中矣惟瓚瑜互參是非兩持如掛彈章可議而奉逆璫意借題殺人之彈章又何可原摧折可原而先爲逆璫之所斃後以厭薄而折者又可議 三月初七日奉

正項議論恕與嚴並行矣

南吏部主事瓛照如疏伏睹鄒忠起廢屢厪 明旨竊思鄒以彰 主恩止慰九原寃抑謚以定臣品實垂萬世型模用舍在諸臣係一身之出處猶輕是非在天下關百年之顯晦甚大以鄒忠論頃楊漣等恩出自 聖斷通國額手稱頌此外慘死如周順昌高攀龍魏大中周起元左光斗李應昇等並蒙 聖諭分別褒䘏矣第二三碩德大賢士林泰山北斗者悲

一世趨而所關非藉易名華袞何以鼓舞人心撥轉
維新世界職謹採輿論得應諡三人鄒元標高攀龍
趙南星是已元標劾權相張居正奪情幾斃廷杖立
朝終始一節闡道淵源正傑共仰儒宗獨標臣鵠攀
龍抗疏忤時涵典史幾三十年講道讀書潛心二程
性命之學晚歲始出秉憲起首劾崔呈秀旋被誣陷
自投淵羅觸邪擬慨詢是天植忠貞就義從容尤徵
學問得力南星秉正執法為昭代第一考功迫陝統
均簡拔正人謝絕餽遺近遭崔魏搆家破身殞洵
[illegible]萬世聲聳千秋追思崔魏擅柄時使三君子得
人秉銓總憲豈坐視濁亂至此職查大明會典凡
大臣節概為朝野具瞻公論允服者具請諡號王賢
久協公論乞敕下該部議覆於文清忠介節愍諸諡
中酌擬二字以候 聖裁當此羣心波靡之後借崔
鉅典判是定案使曉知 聖衷加意名碩耳目聳而
頑懦立振準的定而紛囂自消固今日作新第一義
也以起廢論斯貳如李邦華孫鼎相詞臣如姚希孟
錢謙益科臣臺臣如許譽卿吳甡侯恂劉芳部臣如

孫必顯鄒維璉徐大相華允誠並著風節多列薦剡
獨二三孤芳為時論未剖者如劉宗周首劾客氏魏
忠賢幾致廷杖頼閣臣葉向高救獲免嗣轉光祿丞
時通籍逾二十年猶嫌速化引疾求去後升通政疏
乞骸骨疏中以進禮退義隱諷當時之走寺人者竟
忤璫削奪海內推清介第一流今未聞言及之且有
譏之為鬼蜮者夫宗周而鬼蜮也彼有靦面目者顧
反得自命為人耶孫慎行清修介操品望昭著乃閧
訪冊中欲削其名至不得與幺麽李可灼並存賴有
力爭者始得附載文震孟疏薦鄒元標忤璫謫降後
加削奪近猶有苛繩者三臣本末昭然乃為異同職
不能解也況總論參劾崔魏當錄參劾之最先者譬
之禦盜者必以盜初入門沖鋒被傷為首功又譬之
許貞婦者必以初挑即拒守死不從為貞節乃近年
初處未暖林泉之席者先登啓事而首擬冠銓久鄉
丘壑之賢者翻費推敲輿論不平莫此為甚且崔魏
借東林傾人今言東林未已崔魏借門戶錮人今言
門戶未已盜賊殺人之戈矛仍挾之以芟良善豈容

魏餘習一時未易湔洗耶諸臣中獨耿如杞太節不撓虛中無我真可稱中立不倚賈繼春同時旁見側有同異近能撤去畛域疏語持平可謂真能仰體明旨者其他非職所知職未識公論之何時定也

十二日

得大頭腦而出以持平

御史甯光先疏 聖諭不云乎逆祠不潔材料不許入經門矣況以紆青拖紫之倫白髮皓齒之老所在畫地程材鳩工此其不潔何如者竟敢立 皇極殿下豈祠逆而建之者獨不逆哉中駁臣者甚多不必置辨獨汪裕曰建祠在前到任其後抑知裕更有守祠之請乎按其情若恨人居功於前已未續美於後故又慎擇一守者之官豈知建者創於一時守者垂諸百世其媚爲更甚也 三月十五日

不潔之人之論亦有趣汪裕如此而楊維垣尚羞其言何哉

禮部主事喬若雯疏夫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諸臣甘爲魏崔乾兒義子子復有孫孫復有子瓜瓞綿綿布濡在位豈非滅倫迷姓乎臣所知者則有劉志選梁夢環劉詔張文郁智鋌白太始秦士文張訥八人餘不敢言其所疑也除已經議處者不後贅如秦士文巡撫宣府迎魏忠賢行樂圖則郊端俯伏乘馬前道及抵公署五拜三叩頭一如接詔之禮此其人可忝列冠裳乎張訥當崔魏朋比爲奸之時承風望旨挺身出疏是爲驅除從此被逮追贓詔死遣戍竟無已時功之首罪之魁也命償一命尚苦無此分身法耳至於智鋌尤可異焉方爲諸生同甯星及門高足萬曆丙午復同兩胞兄及李桂共讀書高邑一年有半新參李標可問也及考選時窺見魏廣微與南星有隙遂借爲贄開手一疏極口醜詆一則曰元惡再則曰元惡且波及風馬牛不相及之侯恪識者薄之蘇松一差果屬次及乎晝繡榮歸不幸有老親溘焉長逝且謀奪情不意魏崔亦我躬不閱也痛哉臣風聞魏良卿府中屏風書慶壽圖魏忠賢儼然高坐于孫四懸於前標榜銜名寫照傳神各爲其面貌几前跪獻酒者題北城御史而不名考忠賢初度在三月三

十日則天啓七年春季巡視北城者誰乎讀書之人
何便至此臣尚不敢信其有當令該城御史公同查
勘如屬傳訛何忍以莫須有壞人名節萬一有之則
當此起廢之際正若人多缺少按圖而誅彼亦何說
之辭郎及寬政令其蒙面荒谷生爲魏氏兒死爲魏
氏鬼於願足矣蓋不父其父是爲無親學羿殺羿是
爲無師中天二日是爲無君奉此三無亦何以立人
世矣 三月廿五日
末附一緊一鬆尤無成心二無妙
[illegible]江始末疏竊惟國家設立言官職恭重矣必己
之於處端正也而後可以糾人之邪必己之心事霽
落光明也而後可以摘人之險必引扶善類力禁憝
直而後可以絕奔競之風廣棄征之路又必出詞吐
氣寧直勿倚寧厚無刻而後可以平情宣滯培國家
之元氣乃險媚小人毀禮滅義其坊決矣詰曲鉤棘
其心險矣鋤異己而墜之淵殉私人而充其橐其塞
剚頸倒矣甚至以筆墨逢迎而使一方之山川蒙垢
遂至鑿削國脉害不可勝言矣欣逢我 皇上聰明

神武殛兇除佞逆璫奸人明正典刑虎彪而下投之
遠裔逮行勘問無不發之奸也乃有三處投身百足
不仆慣出不通文理之疏大肆辱詈之鄉試錄序以
取悅於目不識丁之魏忠賢至今日月中天諸奸遠
竄而猶靦首班行玷汚青瑣如見任兵科右給事中
李魯生者職安得不歷數其穢跡於 皇上之前乎
夫魏忠賢所以盜竊 主權殺人爵人者舊輔臣魏
廣微授之柄廣微所以傾陷善良放開辣手者門生
李魯生之引其緒此投身之第一處也魯生始見忠
賢廣微同謀殺人魚水相歡遂甘爲廣微伏籬之犬
及見楊漣左光斗酷刑垂死廣微佯爲疏救大拂忠
賢之意忠賢欲棄廣微魯生遂亦棄廣微而竄入於
舊輔臣馮銓之門矣臣見 先帝枚卜有老成幹濟
之旨蓋謂老成閱歷既深識力夙鍊而新進之人其
骨氣未堅凝耳魯生欲居銓之首功遂出疏云成郎
爲老而非老乎年幹郎爲濟而郎可以濟乎國信如
是言則髫年後輩郎當入贊黃閣而黃髮皓齒反當
就編簡之列矣如此不通文理之疏此是魯生長技

寧第執中用中等語為臺臣徐吉所參糾哉求滿溪壑之廣大肆封豕之貪欲不次超擢某某即超擢某某是以長安有要官起問二李之謠欲逮某死某即逮某死某是以一時二十七人次第就斃彼時茅山人往來線索銓亦借為魯生所薦此投身之又一處也孰知逆璫喜怒無常少年揆席不久崔呈秀於是以美官白鏹市吳淳夫攻銓而魯生飽颺飛去又不肯事銓矣呈秀則其死友也魏良卿固其義兄弟也哀卿欲請托嵩青徐魯生即傳之學臣李蕃而居間過付圖漁人之利其贓私狼籍行道之人皆知之此投身之又一處也三處敗而魯生之同卿管兵科左給事中不敗呈秀淳夫等贓俱追贓而魯生之厚藏自若於法為不平於鵷班諸賢趨蹌揖讓為有玷為魯生者當思所以自處矣乃被柔飾詞又欲依附於君子之林豈以投身三處為未足耶想倏從倏背蓬廬主人諸君子鑒於前而其孰肯納之也至其典試職鄉見上年詞臣方逢年科臣章允儒以五策暗入時事而削奪魯生遂主於逢迎又以止於不及時事

不足得逆璫之歡心於是所以後序大肆辱詈試毀前言劫以積威而使之懼又誘哄職鄉後進而使之效法乎彼不但衡岳蒙羞江漢流穢其於我 皇上楚材摧折寔可惋惜之旨何大背馳也 皇上憐楊漣之冤死羣臣共快而魯生序中詈漣同竊聖賢盜豪傑走天下如鶩獨以為漣固忠賢所恨不得不詈此外多士如林蒸蒸蔚起皆 肅皇帝豐芑之遺禮數百年培養而魯生詈之曰楚士抱狼墜於三荊楚風趨上捷於細腰夫多士亦何冤而受此詈也然猶曰不幸於漣同時應當罵詈至於前賢如屈原[illegible]宋玉風藻于古齒芬魯生辱罵之曰楚所矜推推崔屈宋來玉稱神引夢賦雨橫厭嫖褻蕩佚屈子牢騷詫傺之感哀悼悲些之調變雅為騷亦何足道據其語意喋喋厭薄屈宋恨不起上官大夫與之把臂邀交矣若夫迫劫多士令之股慄則曰短纓在前斧鉞在後士將焉往意謂吾以斧鉞臨之爾多士亦必文人寧不舍所學而從我乃其誘哄職鄉後進使之法所向往則猶可諉焉彼不教職鄉以法孔孟亦不

面教以學左史倚相輩諄諄教職鄉學魯生其序曰
臣不必以楚衛楚而以臣衛楚亦不以臣衛楚而以
皇上之衛臣者衛楚臣擴所欲言疏朝上夕報可
且褒諭有嘉一則曰留心邊計一則曰苦心計畫以
是為呼吸上通　帝座之驗令諸士是步是趨夫職
鄉即令不達古不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然
義路禮門童而習之亦何至瞎引盲趨甘學魯生也
職鄉死者戍者削奪者受忠賢之酷止於天啓七年
而受魯生試録之辱則無有窮期　皇上愛惜楚林
[illegible]職骸
[illegible]天語獎畫一時三湘七澤之靈頓覺塵滓洗[illegible]
焰獨天魯生亦何能辱職鄉獨是子孫相繼皆知[illegible]
生之醜則不能為魯生解矣及見　聖上浩蕩恩寬
魯生又改頭換面為楊漣等上疏免贓希圖施恩職
鄉為自全之地因依回留連需次欲徼吏垣之長夫
吏長垣六垣之冠冕人才進退實攸關焉豈通身穢
跡之人所可領袖職非不知初入班行亦當隱忍以
明同類之厚道但　皇上廣開言路起靡維新一時
純忠亮節之英濟濟梧掖魯生以醜類混迹舉世共
棄職又安得嘿嘿處此乞　皇上洞照神奸如果職
言不謬即將李魯生遠賜罷斥仍勑下禮部將丁巳
湖廣試録序命另為改定庶言路一清職鄉億萬戴
浩恩矣　三月廿五日

疏甚觔節無懈可擊

御史張三謨疏蓋自楊左開罪逆璫必欲甘心舊輔
魏廣微合謀以殺天下之人卿貳臺省一朝盡逐乃
取平日銜怨楊左諸臣避畏要津明使與逆為仇又
招新進為功彼時不言楊左諸人亦可投東林門戶可
[illegible]
誅必不能保富貴而都通顯於是慷慨應募各出死
力以一網打盡之心為徹底澄清之說以天下之大
事盡為諸臣之罪以天下之名賢盡為諸臣之黨而
提騎四出撫按并提因使身亡家破子西父東見者
流涕聞者酸鼻可以已矣無奈騎虎之勢已成翻案
之懼轉甚百計防閑強拏四出遂令朝無帖席之人
家無安枕之士職於此時察此輩之心非獨甚毒亦
良甚苦蓋鄙夫患失無所不至又不得不擁戴逆璫
以明諸臣之謬故譽言日闢祠堂滿地既已擬賢擬

此輩附中邪黨要援狄比肩只是交林邪寶靈賞面也

聖將謂可君可師彼逆璫者安得不為所欲為削奪竟無巳時恩威固示不測雖素在邪媚稱個中人者亦或不免羣小益為驚駭必思求當其心以成翼戴之舉此年來殺人媚人欺　君賣國之定案雖口若蘇張將焉辨此一旦天開　聖明如夜斯晝職竟魑魅自當潛形乃山鬼終存伎倆罪權崔呈秀論死而一時謂可以解嘲塞責矣其中布置熒惑如陳爾翼者正自不少必欲使楊左不為忠臣鄒趙盡為邪黨死難蒙冤嫉使經論之臣不得厭薄被逐題差會推[illegible]者同登啓事而發諸冀冤舉主幾於盛排天下仍居逆璫舊日之餘習其故可知蓋以原被厭薄斥去者自是個中之人可急引之以為同調其會推題差處者可歸罪於逆璫獨是首被推折者吾輩嘗合謀并力以攻之而恐不及舌言猶在耳諸臣若來吾輩或去甚者舉王安之風影為對案借李三才之舊帳為葛藤同市井白賴顛左右而言他必欲使千古上下盡為通內邪黨一時媚璫者皆陳平周勃狄仁傑正可相與比肩事主用待適侯之賞或恐　聖意借格

再幾年天下便不知有媚璫非矣豈不斷喪人心

舊罪何辭

旁觀未據遽言澄汰已清紛囂可禁其意固欲結舌下之口而蔽　皇上之聰明也夫以四海之大豈無一心知血氣之男子可為　皇上道破者蓋自逆璫發難雖名役用諸人實諸人陰用逆璫又各用之以報怨爭寵不但驅逐殺戮天下之賢士大夫而實壞盡一世之人品心術甚於率獸食人尚欲為一定之案相尋之轍永稱魏氏忠臣長作崔家孝子豈不悖哉今之邪媚縱能殺戮禁錮往日之諸臣而必不能使匹夫匹婦旁觀清議不思男撰仰稱諸臣為賢[illegible]即以為不肖為敗壞國家必不甚於此輩之媚璫成之世界即往日諸臣不得為貞賢亦何解於此輩之真不肖況由後思前執此衡彼益知往日諸臣良不易得若為索垢尋瘢謂不可用曾事逆璫之羣小果可一日立於廟堂之上耶諸奸不悟方自快以為能阻塞賢路實巳供成罪案今日尚爾當年可知人心猶忿天怒可知　皇上天縱聰明知人知言無難辨者職有數言以定近日諸臣之品行議論自謂不謬請伏而陳之今當公逆昭明言路始逐之日有識

痛心疾首事見天日者上臣也洗心滌慮任過謝罪者正臣也改頭換面文過飾非者邪臣也强毋硬作把持結納者奸臣也感時發抒悼事嫉惡者讜言也明白直截公正順理者良言也葛藤支蔓含近晉遠者悠謬之談而譏佞之說也、皇上但以陳爾冀之言驗羣下之論一辭九辨何難哉惟在、皇上明諭諸臣向來賢奸是非及諸隱情已洞若觀火業許滌瑕者改過自新不得護短錮賢辱生罵死或華金長安哉交通近倖嫉冒婦寺過飾混亂是非加[illegible]則懲[illegible]偷不生人心可正邪說自息抒久鬱之人情還清明於天地忠者顯而良者遂於以各修職業然後太平可望不致天下與有君無臣之嘆至太僕寺少卿管兵科左給中事李魯生者則尤肆行無忌敢為邪說剏言 中旨為執中之中年來出入奔走事魏忠賢魏廣微馮銓崔呈秀以驅逐殺戮天下之士大夫長安謂之四姓家奴近已屢經彈射其人忿戾狂悖必不能自反求去當如崔呈秀初經糾參之時猶曉曉置辯不已必又生一番不經聽聞之語傳為天下咲柄總之不可一日暫容以羞朝廷而辱當世伏頭[illegible]皇上毅然罷斥仍戒天下後世之臣無如李魯生之所行所言則人心幸甚天下幸甚 三月廿九日[illegible]

俱是剜出心肝之談

南京吏部主事臧照如疏楊漣等慘死幾二十餘雖幾許顯純手然顯純特行刑劊子耳追考當年有參疏而後有逮問此輩皆逢迎主謀之人顧可不問乎秦係某參原疏具在姓名一一可查治殺人之[illegible]手而究發難之謀惡顯純必不服如楊[illegible]等皆受逆璫之慘禍復誣通內之穢名果通王安[illegible]不聞於王安司禮之日擄編兇惡使果通魏忠賢[illegible]不肯於忠賢擅柄之特首加參劾此昭然易見也止因傳應星傳忠賢之意囑許顯純捏惠世揚青衣小帽進見王安之說以為出自汪文言口然文言當時實未嘗承認一語可遂捏誣為成案乎今幸許顯純現在獄同官吳孟明現在家伏乞 皇上勑法司提顯純嚴加鞫審并起孟明至京令三面質對以為通內不通內之定案如係捏造即應昭雪若魏大中子

生員魏學洢父遠追隨榛苦萬狀比父庾死竟一慟而絕忠孝一門卓絕千古高攀龍誣陷投水逆璫猶加苛繩伊子高世儒復以父故擬徒古稱罪人不孥錮父爲名賢既蒙優䘏又可累其子乎一則孝烈宜旌一則株累宜雪 皇上浩蕩[illegible]當不靳併及耳 四月初一日

前二欵俱進一步論事要如此

南京兵部主事別如綸疏夫要典中所指爲奸邪爲[illegible]遂誅竄者孰非今日之濟濟在位與[illegible][illegible]人孰非 皇上許䘏諡許爲節義之人堯舜在上已無不當之賞罰豈可仍執要典爲信史使與[illegible]聖意有參差之是非乎蓋此典纂修於天啓六年正魏璫虐焰盛熾之日彼蓋恨楊漣二十四罪之參疏仇刺骨髓計欲指漣爲奸邪并左袒漣者槩加以奸邪之名而後漣等參疏不足爲其累也比時中外臣工畏其焰者方誇功頌德爲忠賢地史臣即欲不仰鼻息而聽順指不可得但章疏特一時一人之論斷筆實天下萬世之公在持斷者少有骨力當爲折衷之論

何至今日朝野臣民腐心切齒於史臣之一日何議也如言挺擊之近宮似懷逆志言進紅丸之不慎亦應賞奸言移宮之當速慮有他虞語氣雖有少激處而史臣必反覆詈爲奸邪其於參駁者除凡其賢良別有深心外亦有本領不肖之人如劉志選等同聲狂吠乃字字奉爲龜鑑直使効忠 君父者以保護少激之議竟抱不白之冤於地下且使有曲全慈孝之深心者亦爲不肖同聲所累而留不決之疑於萬世是何得不一爲商榷而使賢奸各各分明乎如許[illegible]顯純當將參魏璫意指橫鞫楊左諸人非法炮烙不可堪忍想其忍死招承豈是服辜之言而深文羅織顯非節手之詞顯純云所審漣等數人獲罪王章研審旣眞招承非枉此俱載之要典今顯純近奉 嚴旨一則曰殘殺忠良皆出其手一則曰忠賢串爲心腹酷刑嚴拷誣捏贓私立斃多命而尚可以其要書傳爲確論不一削裁乎如劉志選梁夢環邪媚惡璫搖撼中宮神人共憤志選疏稱元惡大憝如楊漣左光斗魏大中濁亂朝政而於紅丸末載志選一疏邀

臣斷語中、恨孫愼行抑之使不上。今志選麥璵等臣
奉 明旨提問則罪不容於死而尚可有其疏爲正
議乎如崔呈秀今以附魏璫籍家戮屍曉然發其奸
要典結尾一篇則崔疏也此疏尚可存之而與煌煌
天語相背乎 四月初七日

許顯純劉志選崔呈秀三人爲要典眼目不綴不
可得矣

工科顏繼祖疏以職所知有通內最著自此自供漸
覺改頭而換面腦圖覆雨以斷雲至陰至險爲[illegible]國

所共擯者兵科左給事中李魯生是也魯生豺狼其
貌蛇蝎其心詭附正人以護身提走權門而[illegible]
強詞飾辯其鋒莫當然而他人之通內猶昏夜乞哀
魯生之通內則白晝公行矣他人之黨邪害正猶不
可告之妻子魯生之罔法欺君則自形之楮筆矣當
先帝之朝票擬不歸閣臣遞槃半出中 旨長安
頃有頻言職猶記甲子冬間魯生明目張胆謂 旨
不當中出而誰出甚至劉執中者帝宅中者王之說
肆強附會以長魏忠賢嬌竊專擅之惡而不知中旨

之中與中外之中之義判不相涉奈何離經叛道甚
心作名教之罪人 皇上試執原疏而罰之魯生有
以對乎天啟五年七月內魯生有愼枚卜重政本一
疏云國家取相之額甚寬論相之途則監中書一席
地他臣曾不得跂足而望焉獨有詞林一脉相傳若
爲後日推轂崔呈秀大拜地也又云詞林之內資序
爲重循資拾級人人覬覦烏得眞才而用之且曰老
成云者成即爲老老於識而非老於年蓋陰爲[illegible]
爲銓地也未幾而三十六歲之宰相遂傳爲得未曾

有之怪事壞 祖制以市私恩引宵人而玷揆席
皇上試執原疏而問之魯生有以對乎丁卯試差典
題者多被削奪獨魯生得 旨迅如影響乃試錄後
序荒唐頗僻如屈宋文章千秋不朽魯生極口詆毀
謂屈然宋讒安所用之且洋洋江漢豈無春陵峴山
之勝績敦願東之名流可采以入告而偏言楚士抱
璞堅於三刖楚風趨上捷於細腰其如灰豪傑之心
喪 君父之心何哉若所云抒所欲言朝上而夕報
可則亦小臣呼吸上通 帝座之驗此等語是明白

道破線索在手。取　旨如寄。不敬莫大乎是。　皇上
試執楚錄序語而問之。魯生有以對乎。魯生辯臺臣
徐吉之疏曰。崔魏既誅。嫉崔魏者忝之。附崔魏者亦
忝之。魯生實自寫照傳神矣。　四月十三日

禮科仇維禎疏。原任工部尚書孫杰壬戌之歲以給
事中倒轉。亦功令之常。而京堂之　旨。是何神術而
得也。迨乙丑魏忠賢逆跡大露。隨以中旨起大理寺
丞。未幾而少卿。未幾而工侍。未幾而宮保尚書。豈果
資望勛階以漸而躋乎。亦有別途之通合也。[illegible]
[illegible]
知一時通內之人。他人皆仰崔呈秀鼻息。獨杰尤所
欲呈秀不能爲異。蓋由杰爲逆璫之腹心。忝逆璫之
審謀。而其才智力量又爲逆璫所倚重。故以素稱乾
子的親而莫能爲之間也。晛見雪消。固當與田吉輩
仝一提問追贓。而猶然聽其悠悠一去。錦衣玉帶。誇
耀鄉閭。擁其剋削之帑藏以快意於歌兒舞女之樂。
使人指之曰。此通魏忠賢者也。何以儆邪士而明三
尺乎。　四月二十日

孫杰與田吉輩。尤爲先道。

兵科彭祖壽疏。如今左都御曹思誠其人者。姑不敢多
列穢狀以瀆　聖聽。但據其當逆璫用事時。以同府
之因線。爲當先之諛佞。凡河間建立生祠。皆思誠爲
之醵金倡首。又聞忠賢籍沒之日。思誠或錦屏頌德。
或金卮鐫名。一切取媚忠賢之具。極巧窮工。但未知
可得　御覽否。甚且魏良卿締約姻親。希圖固結。所
以由寺卿而司寇。而少宰。而司農。一歲六遷。躐躋崇
階。勢如破竹。　聖主之夢寐乎。抑別有遇合速化至
此乎。聞今之總憲。古之御史大夫也。在漢時秩亞丞
[illegible]
相爲三公之官。與尚書令司隸校尉皆專席而坐。號
爲三孤。其任至重矣。所執掌則係　天子耳目風紀
之司。關天下賢奸進退消長之數。思誠非有敭歷中
外之望。何以提綱挈領而督率諸御史以澄清天下
乎。　四月廿一日

曹御史大夫野固疑其何繇尊顯。此疏冏乃爾尊
顯也。

兵科給事中林正亨疏。如江西巡撫楊邦憲只知一
媚。絕無四維。稱功頌德。歸人所不忍開之口。最可恨

者澹臺先生、與周程二賢祠、吳人尸祝、已非一日、慫恿毀周程祠、爲璫祠、大爲名教罪人、乃又并澹臺祠毀焉、且以麻繩縛澹臺先生像而毀之、狂悖無忌、士類共憤、即投之四裔、猶不足以謝先賢而平士氣、奈何仍聽其紆青拖紫、榮入里門也。四月廿七日

侍講倪元璐疏、臣觀挺擊紅丸移宮之三議、關於清流、而三朝要典之一書、成於逆豎、其議不可不兼行、而其書不可不速毀、請詳其說、蓋當事起議盈廷、互訟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亦各有是、不可偏非、以爲忠悃則皆忠悃、以爲明見則皆明見、此在逆璫未用之先、羣小未升之日、總其水火、不啻塤篪、此一局也、既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輩門戶之說興、於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於先帝、猶夫頌德稱功於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極重而或憂其翻局、於是崔魏兩奸乃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共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爲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若夫翻即紛囂、改亦多事、如臣所見、惟有毀之而已、夫以閹豎之權、而屈役史臣之筆、亘古未聞、當毀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言而加論斷、若云彷彿明綸、規模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　肅皇帝爭聖、崔呈秀可與張孚敬比賢、悖逆非倫、當毀二、矯誣先帝、偽撰宸篇、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製序文爲例、假竊誣妄、當毀三、又況史局將開、館抄具備、實錄有本等之書、何事留此駢枝、供人唾詈、當毀四、故臣謂此書至今日不毀、必有受其累者、累則必非主三案者之累、而爭三案者之累、抑纂修三案者之累也、何也、爭三案諸臣、其品原分三等、下者、如崔呈秀劉志選李春燁等之附和希寵、不足問矣、最上莫如黃克纘賈繼春王業浩高弘圖劉廷宣等、始則特立而不爲苟同、既則矯挺而著其[illegible]

節本末柄然雖有枝者莫或能加之也然而管華之
席未割則老韓之傳同編在數臣高明之觀豈不孔
爲坐塗之辱若其次焉者雖非盡有撑持要亦原無
濡染而特以史氏抑揚之過保不爲後人翻駁之端
至於纂修諸臣之在當日則更有難言者丹鉛未下
斧鑊先懸姜逢元閣筆一嘆朝聞夕逐矣楊世芳吳
士元余煌等備竭調維其於忤璫諸疏有匿其全文
者有删其已甚者書成而獄又起則又寧加醜詆之
詞而决不肯下一不道無將等字面以傳爰書者況
此苦心亦多方矣而事在見聞之外未易可明彈章
一朒萬節俱喪諸若此者臣之所謂累也累之在
已元氣又必大傷當今正氣日升方隅漸化自應進
其平飲沃以温湯倘復尅伐不休正恐清寧無日然
而逆璫之遺蹟一日不湮則公正之憤心千年不釋
也伏願　皇上勑下該部立將三朝要典鋟存書板
盡行毁焚仍命閣臣擇期開館纂修天啓七年實錄
而又命纂修詞臣捐化成心編摹信史凡關三案之
事必執兩端之中而又命三案中賜環諸臣各以

聖明御極爲再生之年勿以恩怨横胸理前身之業
至於一切妖言市語如舊傳點將之謫新騰選佛之
說毋許妄形奏牘横起風波則廓然蕩平偕於大道
矣臣向以是非之心言是非今以史臣言史統關太
計伏惟　聖斷施行五月初一日
說破要與始末而諸人之本末亦確
御史黄昌宗疏自逆璫竊弄國柄陰謀叵測屏除異
已誅夷善良彼豈一旦而無忌若是卒由懷祿固寵
之輩阿諛苟容當先而逢遂駸駸然有以鼓其好大
喜功之心因以生其鴟鴞問鼎之漸幸我　皇上大
聖人挺生彼逆安排未定若稍後時日俾進之徒津
津不已逆之覬覦尤甚尚怨言哉如寧錦報捷不過
雜奴解圍自遁非欲斬將搴旗猶有寸土乃虛張聲
勢命爵論賞卽朝臣一毫無與者皆升官廕子賜幣
賚金監至百餘人國家名器盡爲逆璫收買心腹之
物然此距　先帝升遐之時尚有旬日雖欺罔擅行
猶曰容勿之事誰敢與知或矯或否半屬疑端至三
殿不日之成一敘尤亘古所無據昭示外庭　先帝

賓天之日乃八月二十二日敘功行賞在八月二十一日計　先帝久已不豫此正大漸之時豈有安閑出詔之理縱曰彌留一息不肯以昏亂示人則不聞此川召我　皇上付託大寶及命大臣申諭軍國事而乃諄諄以不必緊要之臣以爲大顧命乎此薄海内外人人所不敢信者也蓋逆此時雄心正熾向後步驟自有安排故預先竊　命論巧結心腹蒙賞者大半非乾兒義子即稱功頌德之人他日欲有所爲取之左右其手其心亦大不良矣今首惡既殊黨翼當殲凡加銜升爵諸臣出自魏氏者皆魏氏官非我皇上官也恩奥既失猶載僞器以立於我堂堂堯舜之朝此亦良心盡喪不可以稱人矣即我　皇上久已燭其肺肝惟不欲顯暴其罪狀曾傳諭加銜者各使辭免已於優容之中明示厭薄之意乃諸臣不自引退猶留戀如故甚至蒙面喪心操戈反向欲混於正人君子之流以固位者有之是欲自掩欺人以欺我　皇上也伏望　皇上大奮乾剛爲加銜僞官諸人勅令各各引退得自投閑庶清明之世不至玷辱朝班五月初七日

僞官二字甚確寧錦之捷說到大工加恩側入僉見其僞

禮部接出

聖諭朕惟　皇祖　皇考洎於　熹皇止慈止孝炳若日星載之實錄自是光昭盛美乃復增三朝要典一書原不能於已明之綱常復加揚闡縱爾刻深傳會偏駁不倫朕無取焉可將皇史宬内原藏一部取出焚燬仍傳示天下各處官府學宮所有書板盡毀不行自今而後官方不以此書定臧否人才不以此書定進退雖是三朝原無遺議朕明明前烈注意編摹諸臣各宜捐去成心勿滋異論務襄清平之治欽哉故諭五月初八日

御史任贊化疏天下不患有眞小人而患有假君子何謂眞小人居身於穢濁惡道而肆然無忌衆所交攻立見其敗此其爲禍猶淺也何爲假君子膺托於清淨法界而陰行不肖彈射莫加滋蔓難圖此其爲禍最烈也臣於今日得一假君子不敢輕言而實不

得而不言也恐一不言而蛇蝎養毒潛滋暗長一朝
發難勢難撲滅彼其時即百口言之竟何益焉夫假
君子者譁則改頭換面之楊維垣也蓋究維垣出身
來歷與夫立身本末原與魏忠賢作大護法而與崔
呈秀並立登壇互求雄長於一時者也惟互雄長故
漸成釁隙其後之擊崔也一則見勢之將敗而脫身
於局外一則思天下惟羿爲愈已於是殺羿而其實
學射於羿者也即以燕伐燕遂可爲伐燕之非燕也
哉窮寇之及高原非出於嫉邪之本念故專擊崔而
不擊魏如所云忠賢公忠賢不愛錢忠賢爲國爲民
此數語已足見肺肝是臨岐跂望四顧徘徊猶然不
恐背忠賢也發隱至此石人亦將點頭不患天下後
世之不信臣言也雖然彼時亦未敢苟求維垣也竊
意其逃墨歸楊逃楊歸儒出幽谷而遷喬木夜氣之
所存似有機括而不謂其牿之反覆旦晝之所爲又
建含歆不遠借擊崔之名立身於風波不到之地而
其實陰護邪局不貴正人登朝恐盡翻前案大露本
色即如近日力阻舊輔韓爌之進預塞衆正彙征之

法未皆似
有也寬耕
汗

門捏作無稽之妖言不顧舉朝之公議明以此幾句
鬼話獨樹赤幟以爲從人之窠則又將覆雨翻雲妙
轉魏崔之後身重造媾寅之宇宙說謊欺君律有定
罪無端冒犯意欲何爲哉我　皇上試取所造妖書
呈進　御覽而維垣之說謊立破三尺其何能逃夫
以　堯舜在上凡有血氣者誰恐輕負　聖明以自
速鬼神之殛滅而維垣竟甘心爲之此其險狡陰謀
非區區爲一韓爌也縉紳之所以餵餵恐懼慮舊病
之又發也蓋韓爌之賢長安走卒悉知之憶昔正色
立朝力持於波蕩之中獨砥乎狂瀾之倒惟天啓三
三年間爌在揆地彼時逆璫雖已登焉思逞而猶以
嚴見憚不敢放手殺人迨後爌一去位而逆璫遂如
狼虎咆哮橫行慘殺不可藥救此其關頭舉朝共見
誰能昧其本心至於紅丸一疏定千古之是非解滿
朝之冤業天下有不服其識見膽力者哉即熊廷弼
一案票以姑待不死亦正爲朝廷惜生殺之權非爲
廷弼地也且廷弼一人獨殺法似有而實亡此種苦
心烏容不爲之洗發而且追贓三千且杖死僕人韓

三明以代癀之死此其擢抑慘毒從來輔臣去國未有如此之甚者是亦古今之大痛也而維垣又於萬死一生之餘忍於入井而下石以魏賊所不共戴天之正人竟欲禁錮其終身且浸浸波及於善類則是魏賊之身雖死而魏賊之法猶靈想魏賊在地下必諒維垣之無他而始終信之爲忠臣孝子旣爲魏賊之忠臣孝子即爲我 皇上之亂臣賊子矣此可日容於 堯舜之世哉臣明知維垣之手段不可輕擊也擊之定有奇禍然而 國家治亂否泰之關與緊在此遲之一着勢必至於無可爲是以臣止知有 皇上知有國家不復知有身家性命也卽維垣用大刑通連奸黨以殺人如魏賊之殺楊漣也亦何敢辭焉 五月初八日

一筆鋒銛利字無虛設然曰假君子猶寬之也不如曰極眞小人

御史吳玉疏夫今之極力攻之者非逆魏耶臣以爲忠賢目不識丁當揚左諸正人連章糾參之際業已氣短使外廷諸人盡不從風而靡則迫於公論亦自竄伏不敢動雖百忠賢何能爲無奈無骨之徒例身投拜竟以生殺大權供手奉之以修怨於諸臣假邪黨爲題目借王安汪文言爲戶實削奪逮繫竟無虛日使忠臣之血化而爲碧淸修之產變而成贓追贓則累萬累千株連則及親及友甚至秦晉吳楚之墟虛無人焉而各奸復自誇澄淸以驕語於人世以取媚於逆璫亦太慘矣愚矣後來逆璫之勢焰愈熾而各奸之媚態彌巧有驅除異己以取容悅者隨有無端羅織殺人媚人者有稱功頌德並耦 先帝者復有進爵加封擬帝擬王者有請建祠堂請守祠堂者又有認爲義子認爲乾孫者有擣蒜燒葱不羞奴顏婢膝者復有拜行三叩頭禮呼稱九千歲者有以金玉珠寶結璫歡心者更有打金溺器自書其名金美人書其妻之名者嗟嗟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無廉無恥至此極耶幸賴 宗社有靈篤生 聖主震世權璫一朝正法雖古堯舜之去四兇何以加此而一時共事諸臣謂宜洗心滌慮以副 聖主平明之治而何猶有未盡然者乎請尚方之劍者以崔魏爲軸

骨之談而懷一朝之忿者乃以崔魏爲修怨之具鯁
骨不容之儔以獲罪爲昭雪之名而頑鈍耐彈之輩
却以獲罪爲護身之符惜才爲心者惜起廢以羅抜
名賢背公行私者又借起廢以招號邪黨持猜核之
慮者以愼重而杜羣枉之蠹懐反覆之思者又以愼
重而塞方正之門是玄黃之戰猶未歇水火之形猶
未淸也豈不負明時而羞 聖主耶臣以爲宇宙共
一虛舟臣子皆有血性一腔肝膽自當付之修職修
業全副精神豈宜用於爭人爭我至於以門戶三字

暗中挑激多方布置以圖番局者正伎倆百出之怪
物也此等險詐小人有目共見豈能逃於 扆照伏
祈 皇上勑諭諸臣將從前窩窠盡爲打破今後意
見力爲洗刷以報國念頭易狥私腸肚倘此輩仍或
不悛弄鬼態於白日布殺機於淸晴傷我 皇上平
明之治卽嚴爲處分其於光昭新政豈渺小哉五月初十
日

魏前魏後情事逼眞

工科祖重曄疏 皇上首奕大憝重定乾坤同逆羣
兇次第伏法顧有賊賢之腹心賊秀之羽翼昔建死
鼓吻爲陰雨之鷄梟今改頭換面作青天之魍魎熒
惑亂聽者職敢直發其奸爲 皇上陳之自賊賢妄
竊太阿逆黨共効死力文有五虎武有五彪姓名的
確計日伏兩觀之誅矣惟是五虎之首原係協理戎
政尚書霍維華今乃以崔呈秀易之職質之通國之
輿論實有大謬不然者蓋呈秀先維垣而入幕政如
蒐鬼之相依附夷賊秀於五虎之中賊秀有所不屑
維華先淳夫等呈身又若衣裳之有領袖置維華於

五虎之外淳夫等有所不甘維華初以年例外轉貪
遷[illegible]意造謀發縱指示搏擊正類一網無餘其昏夜
事因與賊賢維桑至戚首先應募既逐楊左當卽召
乞哀之態職不具論卽其稱頌功德獻媚逆賢形之
章奏者職記十有餘疏閒呈進 御覽者不過一二
而已豈別有神預爲藏匿抑尚留該科而簡尋未及
耶 皇上勑該科將維華章奏俱各查出則維華之
肺肝自當立見至其探知先帝之疾大漸彌留逆賢
之級猶豫未決於是謬爲讓縻畧示異同逆賢秀并

遲到二人辦得快

誅活口無據。乃又巧作翻身工爲布局。而揚揚誇詐瑺風節矣假令維華果敢忤瑺則乙丑春間尚是七品給事耳未幾而卿貳而宮保兩年之內如取諸寄

皇上試問維華有何經天緯地之猷濟世安民之畧而遽化乃若此耶假令一去遂爲風節則曹欽程馮銓固先維華而斥逐矣今欽程遂當正席銳均而銓亦宜還揆地耶 皇上大造兼容棄瑕錄用爲宜畫灑腸肺仰報 聖明乃不勝膽悸心虛西奔東走以八座之大臣而作佻達之態舍六師之重寄而僕

封駁之權與生涯只在儀譽養交其機關正[illegible]風望氣今乃不係省臺之交薦不由卿貳之會推竟投大理寺寺丞劉廷宣一疏而居然出鎮行邊矣夫棄西交訌驕虜戒嚴是非元老壯猷曷稱師中長子及以婢膝奴顏之流當嚴關虎豹之寄朝廷即曰乏人然端品長才數倍維華者政自不少何至人人蒙其雲霧而以疆埸輕試於一擲也哉職固知維華遍身鱗甲不敢輕犯兇鋒而事係封疆不忍緘默負國伏與 皇上收回成命別選才望大臣星夜往代天下

幸甚 宗社幸甚至若五彪之田爾耕辣手兇心草菅多命伏誅西市未盡其辜乃猶寬之里門安享如故當即爲解訊明正典刑以肅清逆黨者也五月初十日

疏未上之先朝野僉傳霍之躲閃不意直截道破無一字虛假支蔓

御史黃昌宗疏臣待罪衝邑尺五天南於凡吏治民生朝常國是見聞頗悉然尚有待於數奏未敢遽瀆特於邪正之大防消長之攸繫否泰治亂之大機不容姑待者故於進身之始先舉以聞耆臣袁[illegible]直

中懷鬱憤不暇逢迎物情[illegible]乃於[illegible]七日恭奏矯 旨不可不辯僞官不可不斷一疏其意以爲當今大事莫過於此欲附於豺狼當道安問狐狸之意於本月初一日奉

聖旨這敘功冒濫久宜澄汰所奏加銜與殿工無涉者都着查核以憑裁奪該部知道欽此臣思前疏所指逆瑺擅行矯 旨多官項戴僞銜故舉其叙功時日彰明較著者言之自始自終通篇惟此一事並不敢以駢枝贅語混 聖聽蓋意原非糾冒濫也謂冒

濫者固可誅郎并冒濫者而授賞於此時是誰賞之
耶亦非糾與殿工無涉者也謂無涉者固可誅郎與
殿工有涉者而命官於此時又誰命之耶蓋冒濫之
罪猶可商矯僞之罪不容誅耳臣仰見我　皇上祀
天禱雨有成湯桑林之應兩宮大禮有文玉河湖之
化盛典頻仍萬幾不輟凡有章奏自宜發票閣臣臣
令所奉　旨閣臣票也臣披肝瀝血不避忌諱竊疑
此大奸不道之事而閣票乃以冒濫二字槩之於與
臣立言之意大不相蒙矣[illegible]臣果爲冒濫[illegible]

來加銜加爵冒濫非一人敘功敘賞冒濫非一事皆
舍而不糾亦何必舉此敘殿工者而汲汲焉拚命亟
請爲也夫臣疏所糾若此而閣臣所票若彼有以啓
臣疑端矣得無閣臣平日稱功頌德戴逆惡爲二天
一旦失其怙恃見臣所刺有隱隱心動者耶得無前
日所出之　旨閣臣與逆惡表裏爲之故見臣之疏
囁嚅不敢出口以自護其隱痛耶得無力庇其所私
狐兎之悲切香火之情濃耶不然何其判然不侔若
是也臣竊見邇來閣臣席不暇煖皆以言去竊嘆所

[illegible]口謹按必實有其事

去者固非盡忠謀國之老然以一撰地爲遞處其非
所以　君臣歡洽求治之道萬一居言路必於此斟
酌不敢求多焉令奏者大惡不赦之條而票者毫無
干涉之語是豈小事糊塗乎又何怪乎言者不日相
尋而至也臣願　皇上加意於閣臣所擬進票　旨
或於原疏相蒙與否典其事勢情理相符與否是是
非非或可或駁務令勁堅脊骨大張眼界以付其平
章之實則奏報合情上下相應天下治平不難立致
又願閣臣念　聖主挺生不易各各攄其忠[illegible]

明時使異世而下稱爲賢輔豈不休哉臣區區爲縣臣
效他山之石者如此　五月十三日

矯僞冒濫辨得披切至於閣臣針人膏肓　聖意
必旨哉此疏

廣東道御史鄒鯨疏維垣以例處副使忽徽　中
旨越人臺班此豈貫日精忠足逼　帝座無亦奸人
線索能結逆璫耳金卮勒名廟祠撰文是非其諂據
乎黍語翻作頌語一體分作兩人是非其供狀乎臣
所謂初附崔魏者此也忠賢爲維垣義父終不敢黍

美於人實則揚芳于已令臣盡官亦覺跛躃小器易
盈爲識者鄙斯不易輕朝廷欺當世之士何無忌憚
一至此哉又有禮科李恒茂者與李魯生李蕃號曰
三李爲維垣密友聲勢相倚納賄招權薰天灼地故
長安爲之謡曰官要起問三李今李魯生李蕃已爲
科臣汪始亨參去其未及恒茂者冀其自退耳而恒
茂顏甲十重腹劍千尋靦顏在位豈以朝無屈軼國
鮮神羊倖逃四凶之誅于堯舜之世乎故因論維垣
而并及之總之維垣不去則豺狼當道衆正却足是

懷秦單鈔　卷九

養雞而畜狸也且令懸虎諸奸評劾法之不平恒茂
不去則腹心尚留羽翼復生是刈草而培根也且令
同惡二李倶錯枉之未公伏乞　勑下吏部覆兩臣
始末立賜處分庶正氣申而羣情快是今日除奸用
賢之第一急着也五月十五日

小人善伺。及歸美于人倶是但終是氣類相臭味
此處推敲不屑也。疏宅擊邪。

刑科給事中劉斯𡍼疏繼春初爲任丘縣令剝削民
家已有餓虎飢鷹之號其諸不具論論其于舊輔臣

亦何必要也

劉斯𡍼力此時諸出徒怨

前呈秀因以爲容初亦未敢參也。緣揚所修奪情疏
入　皇上嘉納小人善伺竊窺　聖意乃敢疏參呈
秀以快爭掌道宿忿臣所謂占氣得先轉身得捷者
此也然使改面之後果能洗滌肺腸則化枉亦可爲
直後美可蓋前愆而從前穢迹庶幾抹殺臣又何專
督過焉奈何逆璫之殲貪天爲功因而賈名市重自
此而侵考選則曰吳楚江西各邊與一人誰之推轂
微維垣將吳楚江西一一人不與乎是　皇上言路之
闢爲維垣招權之舉矣自是而佐察典未嘗聲舉從

懷秦單鈔　卷九

以公虛徒拋搵差之　君命與受覲臣之書能□之
皇上之計典爲維垣納賄之門矣臣所謂一手擅天
下者此也他如李魯生有掌科之推霍維華有待邊
之命啓事雖屬他人居間實多垣力臣所謂同已推
轂者此也又如舊輔韓爌忌其正直極力排阻至於
去就扶之與夫鄒元標馮從吾之理學楊漣文震孟
等之氣節詆毀傾軋不遺餘力臣所謂異已排擠者
此也夫以人臣爲國擎邪亦職掌事安得居以爲功
乃沾沾見諸章奏曰賈繼春發疏先臣半月名雖歸

吳道南行取經過供億祖帳比之王者以圖取容道南撤去不顧遂至今卹之則凡其行可槩見矣及撥入臺班卬首攻直臣楊漣暂不供生而公論直漣畏漣將用則遂俛首求和又出揭聲言疏非已意何其為德于漣之厚也此繼春之善幻也魏忠賢竊國凡為正人摧折且盡矣乃萬爆杖死楊漣就斃之年即繼春得 中旨召用之日李魯生所為肯不從中出而誰出者殆若首肯於繼春此舉乎於時感恩圖報欲撰私書以悅璫意遂極意揚漣之行恨不修揚漣

之屍至以不道無將等語妄加之而不疑且自南京上疏求以其言載之要典為不可少之鐵案此豈有使之者耶然真繼春意也觀往者出揭聲言疏非本意大相刺謬此又繼春之善幻也 皇上御極首擢三尺以誅巨憝繼搡華袞以顯良善故凡崔魏所削奪者皆後先起用矣死于奸人之手如楊漣左光斗萬爆周起元劉鐸等皆褒嘉贈卹之矣變亂是非以正為邪以佞為忠之要典又從公論而議毀矣即陰為逆璫而陽以攻璫反覆游移如楊所修楊維垣者

又為公論所不容而不能一日安其位矣此皆繼春所深抱兎死狐悲之慟而亦容計薪盡火傳之謀者也不得已乃列薦多人市恩植黨既曰楊維垣首攻逆璫又曰倪元璐直陳公道夫元璐與維垣一薰一蕕其相去不啻萬里繼春乃欲比而同之乎豈攻逆璫者實可出于媚逆璫之人而陳公逆者亦可譽以不公道之口乎即如曰崔魏又曰楊王凡皆取夷躋而混稱志涇渭之自別此又繼春之善幻也夫繼春雖幻然分類以求情狀可掔如職叔父劉一爆最先

忤璫而璫所試手而際異恩者也韓爌則維其後矣以此去國陳言逆璫之怒書此何如矯矯者耶乃繼春值劉一爆韓爌票擬之時則得罪而為民值逆璫同事之秋則矯 旨而召用其為匪類斷不可一詞而服矣顧自詫其七年御史未加一銜以為不媚則天下人將無復有耳目不得知其七年御史之何自而致也不得知其為民時寫書入長安而哀鳴求冠帶也不得知其薦于崔呈秀而取 旨加攜也此愈幻也又乘通國共譽韓爌之時而揣摩 皇上簡在

之心遂應嘱望風謬為不情之推轂以冀得當于
君相不知續將以繼春之言為榮也辱也此愈幻也
書曰無或胥譸張為幻者見得繼春之情狀乎夫繼
春於楊漣則始論之中又侮之末又極詆之蓋三變
焉今不敢曰漣宜殺又不肯曰漣宜贈宜諡而推須
高弘圖申救楊漣於後閹作威之際此不過欲對舉
前閹之虛名厚報弘圖之私德而語又同於譽漣也
此論一人而四變矣於韓爌則先致慫其同功之人
而後為佞於不衷之薦蓋亦再變焉至其洽魏忠賢
則一媚而一攻皆自甯袁上疏是維垣所羨慕最捷
者亦再變焉於崔呈秀則前黨其薦舉之恩而首建
為傒屍之議亦再變焉極口於同惡之楊維垣而建
服於不兩立之倪元璐亦再變焉今倪元璐曰要典
宜毀矣微其詞曰爭三案者累未嘗以為無累矣李
明睿亦議毀而更欲罪其書中極口揄揚之人力持
正論矣不知繼春此時亦有變為而自悔其無端揄
入予節不變而守其求列名之初志乎其或者將昔
日救巳之孟紹虞以無恐也總之繼春變幻百出無
非欲長有其功名遂不憚以身與戶為蝶螂之一擲
至於所不變者則亦以有前後薦人數百不過極口
於比周為姦如職所首疏糾參猶有餘氣未磨顯僇
之霍維華及高弘圖劉廷宣之類無變詞也其身黍黍
則恫疑恐喝而以打算二字示巳之能制乎人其位
巳安則望幸求容而以和衷一言冀人之或免乎巳
有變詞而無變意也比於戲場傀外傀生脚踪不定
時悲時喜面目可更而人之觀者自非兒童定知其
為優賓某而巳矣然則繼春雖善變似不足自慝其
端而　明主者必能得不露之奸而誅之者也蓋臣
者必不能以其善蔽而不入告也且奸以似忠為巨
而媚以似直為最故堯之四凶能欺乎岳牧而魯之
少正卯得冒為聞人今日賈繼春是也有臣如此而
尚與之同立乎　聖明之朝比肩而事　聖明之主
則臣豈得為忠乎哉臣草疏畢見媚樞霍維華辨臣
參疏內稱臣係輔臣劉一燝之侄以職所糾為反爾
之報臣料繼春死不擇音將亦類此然職叔父實有
功國家而獨遐羣小公論自能然之臣何敢言惟是

臣愚在指佞去邪必以嫌疑之故緘口不言臣誼不
敢出耳。五月十七日

若浮弋竟守最初優厚遷待之説直至　今聖御
極出山發言抑何善也惜乎

廣西道吳玉疏竊惟國家去邪之典與用賢之典原
並重故書稱勿貳隨繼以勿疑誠以邪不去則賢不
得任有不得姑息焉者況以巨奸之盤據爲羣邪之
線索者乎巨奸者誰楊維垣是也羣奸者誰趙興邦
阮大鋮等是也臣爲　皇上直陳之維垣天啓三年

一鬨處之死灰耳值逆璫御怨楊左諸臣之際爲媚
璫認爲父子故孩兒之結納　中旨之起用俱自
維垣始君子于是已知履霜矣乃維垣遭逢既偶狼
手横施一時正人君子百方羅織殺竄殆盡迄今廻
想當日諸臣所遺光景朝衣冠而暮楚囚酸盡路人
之鼻屍流蛆而血化碧慘傷忠義之心則維垣之肉
其可食維垣之皮其可寢耶幸天祚我　皇上神聖
御宇一切魑魅之徒如日當空無處躱閃乃維垣早
爲卸覺猛爲抽身以爲不要一絕好題目以占後來

地步則護身之術不靈不恭一絕大巨奸以爲逆璫
出脱則冰山之依易倒遂舉從前惡狀盡委罪于逆
崔而于忠賢則段段奬借字字揚詡舍元兇而問羽
翼意欲何爲猶曰維垣爲忠賢也子則宜爲忠賢也
諱不忍翹其親之過以爲幹蠱之道宜爾也迨逆璫
殄而衆怨雪奸焰盡而泰運新維垣之面目加一番
洗濯孰知梟性到底難除鷹眼終久不化把持朝廷
毫不放鬆虎視廷臣堅持已見非我族類竟爾加滕
升天是吾正人立見擠淵下石試舉維垣督察時之

所行非權黨之盛而排陷之巧也者故邸西爲見刑
之趙興邦起常卿矣九尾狐媚之阮大鋮登啓事矣
老手殺人之徐大化透信盡逋之周大成曆薦牘而
補中書矣淸眞有執之韓爌重抑以非賢表表詞林
之文震孟錚錚史舘之鄭鄤厚誣以莫須有矣諸如
此類未及更僕維垣好惡之情獨與人殊抑亦其辭
于忠賢與孟莊子舍故不改其臣不改其政耶獨念
忠賢以國士遇之故維垣以國士報之以愧天下後
世爲人臣子之懐二心者也至世局乃無着之宗

左右之覘原自可以不分朝事非一家之私則營壘
之說豈必從頭提起且 皇上消融意見之諭再三
不啻真切何猶以魔話鬼語弄影于清天白日之下
耶想其用中籌畫爲舉海內名賢滿盤打算一番欲
以供刀俎之用與我 皇上一時誤聽之隨拿出舊
日手段爲此時一番新著必且曰某某爲三千諸佛
也某某爲五百羅漢也某某爲八大金剛也某與某
傳衣鉢某與某冒享受西方極樂世界也將見昔以
黜將諸錄殺之尚論碩果者茲以無端妖言鍛之必
無譙類矣清流白馬之禍尚忍言哉今雖埋雖經羅
射然止聽部議尚在不白不黑之間而諸奸又一紮
藏頭並未經摘發必且爲然灰捲土之計與言及此
良可寒心伏祈 皇上大奮乾剛立施廣斷削雜垣
以洩衆怨之鬱不滋部議之葛藤罷諸奸以快輿論
之公立清羣狂之糾纏庶朝署清而新政光矣抑臣
更有慨焉邇來魏屈崔汗不獨厭人耳目抑且染人
肺腸即如要典一書倪元璐以虛公之見奏請欲燬
而孫之獬伏闕上疏與閣臣力爭不可甚至破涕繼

道何耶無論燬要典非可哭之事 君門非痛哭之
所而冊封之際更非宜哭之時之獬乃捐靡欲毀不
幾病狂喪心也耶忠賢刊要典一書殺盡天下幾許
名賢之獬不聞涕泣以道乃哭要典之燬也則非哭
要典也哭忠賢因哭要典不能以矯借之威靈庇忠
賢于昔日更不能以遺留之墻壁護今日之忠賢耳
此其爲逆璫私人不問可知伏乞 聖明嚴處焉五月
十九日

不改父之臣未幾春井惕但不改明寶畢書

大學士李國㮶肅恩罷不能不致情于監生胡煥猷
焉夫煥猷一布衣耳何與朝家之大政而明目張
膽義憤勃然其志可鼓也且自今觀之其言有云老
不行否夫用其言而棄其身何以發忠義之氣乎昔
文彥博于唐介極力挽之李賢于羅倫則終身排之
此亦千古得失之林臣不能爲彥博而煥猷有羅倫
之志我 皇上還之胄監優與錄用以新橋門之觀
豈忍終錮焉 五月廿一日

還是容賢之相

刑科張國維疏，自逆閹竊柄，醜惡高張，乙丑通顯
之後半是乞憐上言德政之儔，孰非媚璫，令頌疏在
御前，此輩耳側彈文，神搖斧鉞，萬世還有口誅，夢
寐猶有餘悸，似無足汙臣白簡矣。然臣搜其用知深
而謅調快者，有三窩焉。慮媚態之未工也，乃首護其
意中之人，以巧爲逢，力援其眼中之丁，以編爲羽，此
呈身之一窟，占媚局之將殘也。初俛首于璫者，還操
戈于璫，懼不爲璫喜者，又懼不逢璫怒。此抽身之一
窟，處媚行之終，衆此借言斷飆，便窩畢寒之功。今事
件皆便附方正之列，此又挾身者之一窟也。窟深窟
怪，攢生臣能不以一矢加遺乎。則有累疏頌璫而又
不盡干頌璫者，左都楊所脩也。有雖不頌璫而工于
頌呈秀以媚璫者，原任御史田景新也。終忠賢之世
以掌垣而晏然兩載，止所脩一人，是何親暱而任之
獨專且久。不幾與李夔龍獨安選司等乎。五等之爵
固關吏部，而封駁誰司。欲公則公，不可謂所修非有
所趨合也。吏垣職掌，盡廢于爾時，絕不聞爭執，而龔
戶共唾之曹欽程，何乃首議加太僕之銜，及轉南通

腐款程條
類頌璫反
是常事

而始忝乎崔呈秀，識者第比之兄弟鬩牆，去婦善詈，
而躐躋二憲，又何也。至言邊事，必頌璫，三殿告成，必
頌璫，雖云舉朝若狂，然六垣之長，何敢于蔑　君父
至此。今所脩逡巡乞退，亦自知夫病根之難救，然不
亟暴其罪狀，得毋以回籍爲然灰之地耶。田景新作
令，聞有能聲，乃一入西臺，萬狀狼狽，恃輔臣爲座主，
以新咨而管章奏，得唾手學差，班行莫輩與抗，若冰
山可久，幾與驟登八座之李養德等並駕矣。迫其攀
附呈秀，又復掉臂，瀛門爭競，□□坐□，竟作兩尊之
蛇，且待請加呈秀協院，以據摩御史居然何異爲虎
惡人，而于議萬世景新自捐名節可耳，奈何裂國家
之官制，以爲求媚之具也。若夫朝秦暮楚，即邪類亦
厭惡之，其處以閑住，固戈矛反覆之常，何足爲景新
解嘲。夫呈秀之再出也，以李恒茂免勘之議，其肆惡
也，以田景新加銜之舉。今恒茂處矣，而景新尚得赴
賜環之典耶。方今正氣雖復而尚孤，妖魔已退而猶
在，志澄清者，虞以倖位而玷清流之席，憂往復者，虞
以旋退而復捲土之來，是大憝既剪，二奸猶升，是猶

之誅其身而賞其類、忠賢殆含咲入地耳、五月廿二日

、商坵卽自詫首疏擊賊、轉身最快、何如薦曾欽程之明目張膽

戶科毛羽健疏、臣之初劾楊維垣阮大鋮也、値明盛之世、事　堯舜之主、舉一人焉、必朝野僉服、黜一人焉、又中外同快、蓋十週九轉而乃下筆、千眞萬確、然後入告、非敢妄也、邇來伏讀　聖旨、見朝端之上、是是非非、斬釘截鐵、予予奪奪、雷厲風行、非復曩日所議故事、乃于臣疏獨拈部覆、謂維垣已矣、豈以大鋮尚有遺議乎、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爲主、李充曰、遠觀其所舉、試問大鋮年來先後舉主何人、前一疏特薦之者非五虎之首倪文煥、後一疏特薦之者非十孩兒之長李魯生乎、從來未有京官薦京官者、大鋮何以得此、其舉于虎也、卽爲虎之翼、薦于十孩兒也、非孩兒之雁行乎、臣所爲黨邪者此、非其確證乎、先是甲子歲、大鋮鑽刺營求、欲邀吏垣之長、爾時冢臣趙南星輩、惡其邪類、堅執不與、則以與魏大中、大鋮怨恨入骨、後乃番身入幕、拜崔呈秀爲義父、連章累

下路推住

剔管不掛入木八分

牘、明攻暗害、一時正人論罷、而大鋮便儼然吏都之席、則南星之戍死也、謂非其同謀、大中之慘殺也、謂非其毒手乎、臣所爲害正者此、又非確證乎、至于中途上疏、主意尤爲易知、　陛下不見二月二十八日之推、大鋮曾陪山西巡撫乎、席尚未煖之常少、何以卽邀節鉞、謂非其窺時局而冒通顯之確證乎、若夫通筭一疏、力詆左光斗、極罵臣鄉之周嘉謨等矣、而臣言過戇一疏、于左先手後力救之、求歸未嘗一疏于臣鄉之諸臣、復力薦之、謂非全此重誅、建言諸臣以取維垣之歡心、後此依附正人君子、以掩黨邪害良之確證乎、凡此皆臣言之歷歷有據者、雖然此猶以大鋮之出處言爾、乃其所最不齒于人者有一事、人臣委身事主、遂不暇顧其親、及白雲興思、陳情乞養、則又暫置簡書、一意菽水、必待親歿制終、然後徵進、此定義也、大鋮前此告養歸者、試問彼二親今存耶亡耶、胡以遽蒙面來耶、豈所乞養者非生身之父耶、乃其投身之父、自義父崔呈秀論死而後乞養之局遂終乎、雖然此猶大鋮之名節言爾、臣所髮指眦裂

于是點將錄天鑒錄令其黨分曹撰送以爲滅盡而
縉紳削奪之禍遂不可爲問誰勇于奉令悍然預寘
而不顧天下之公怒者則原任浙江道御史張訥也
張訥初疏叅趙南星十罪所指王允成鄒維璉程國
祥夏嘉遇俱經削籍而再疏指名回話則史記事李
炳恭丁元薦賀烺沈應奎俱照察典革職吳爾成王
元翰閑住毛士龍爲民李邦華閑住孫鼎相施天德
回籍聽勘張邦經華任鎔衣衛打問許念敬則盛世
承傳淑誹謗[illegible]提問[illegible]
詭[illegible]
[illegible]行旂擊龍窟穴其中關中書院馮從吾[illegible]
書院余懋衡孟管鄒三俊畢懋良拾級而登皆予[illegible]
得力江右書院鄒元標潦倒劉一燝復侯國于是鄒
元標孫愼行馮從吾余懋衡皆削奪矣鄭三俊畢懋
良皆閑住矣又疏叅李日宣并日宣所薦諸臣皆嚴
處矣又疏叅馮從吾飛書長安志在番局而冢臣李
宗延逐矣臣料逆璫雖憾不過怒楊漣諸臣之異已
者耳彼何知葉東林而種種誣造誹爲爲之助王紹

者則尤在屈指待　皇祖昇湖　龍昇一語夫屈指
者日日計算之義屈指以待者日日計算而又不能
一日以待之迫情也鼎湖龍昇此乾坤何等大變故
目前何等大不幸事而可屈指待乎大鉞亦　皇祖
所守極之犬馬不知蓄何禍心而乃今日屈一指明
日屈一指以待　皇祖之龍昇也　陛下覩此等心
腸惡乎不惡乎此等語言大逆不道乎非大逆不道
乎猶記嘉靖三十年世廟以金幣賜駙馬鄔景和景
和疏辭有使臣先心滌慮欲爲馬華晏晃之報一語
世廟以景和故出不祥語當從慾詛律竟革爵令
日大鉞之龍昇豈止景和之馬華耶駙馬猶且革職
大鉞當得何罪臣知糾劾至此大鉞卽不坐慾詛律
亦當與維垣同一處分蓋有不待臣言之畢也 五月二十
二日

中興奏疏錢筆

兵科給事中宋鳴梧疏竊照舊輔臣魏廣微假楊漣
宰相門生四字遂托身逆璫結爲輔車遂首輔韓爌
而提逮四出戕無虛月馮銓逐廣微代之而甚其波

如夢忽醒如雨忽霽者此疏

御史吳阿衡疏竊惟人臣傾葵報主必有指天誓
日爲朝野所共見之心腸然後可以竪立不朽未聞
有骨相險邪機鋒變幻而能明目張膽做忠純之事
業者若戎政尚書霍維華深可異焉特爲我　皇上
陳之臣去歲入都正值逆賊魏忠賢崔呈秀等弄權
竊柄流毒煽禍之時每視大工維華婢膝奴顏諂權
獻媚已爲正人所側目乃置身逆璫甘爲爪牙派遣
必隨其後皤首賀耻以辨忠臣義士之飛章
年猶然省署至下卯而遽遷爲尚書矣律以
祖制是何轉法且逆賊荼毒忠良死者戍者削奪者
不啻摧枯拉朽維華立致宮保徒加探囊謂非機彀
潛通線索布就而取　旨如寄歟況稱功頌德又爲
魏良卿孫雲鶴楊寰等覆題賜䕃前後不下十疏皆
係一手握定原疏已封進二本見在　御前維華其
何說之辭夫維華感忠賢之恩深于國士倘篡逆謀
成譁　詔中出呼嵩羅拜之時維華必有以報忠賢
矣幸皇天默佑　祖宗感靈篤祐我　皇上聖神文

心事皆非

武應運乘乾立賊芟鋤柄權歸正魏崔之謀不就維
華之智轉工乃假借辭䕃一題以爲遮飾之計在維
華打算自謂此疏一出可以愚天下人之耳目是以
脫宮保之䕃又謀爲行邊之舉夫黨逆背主自知罪
在莫逃必尋一不可測識之局面不可動搖之圖柄
然後據爲三窟貪人行徑于是乎彼而深矣邊事到
手方將據牙旂爲護身之符萬一衆正糾彈則挺遁
烽烟惑亂視聽使中外危疑有如鼎沸燎原而不可
人撲滅又非所不至也昔司馬相如之檄喻
西夏積蓄皆以服人君子制勝樽俎維華老堪
已羞品格久褒豈當日憑城媚竈方爲肘腋之孤鼠
乃一旦改頭換面忽作封疆之韓范乎此臣之所以
蒿目于安危治亂之關苦心于邪正賢奸之辨而不
欲以老奸混嵩苗貽國家之隱憂以封疆爲嘗試耳
況經臣袁崇煥智襄武庫膚功久著封疆撫臣畢自
肅偉略雄才壯志欲吞全虜即王之臣朱裴候代
關寧兵馬暫聽撫臣調度以候經臣來同心併力共
圖勦滅自有長算若維華一用將去其所濟而後愉

恢一泒機謀、方用之以報怨復仇、又何暇計及于
君父之緩急者封疆之事潰裂而難爲收拾矣、夫殘
破之局、正不堪内訌者之再壞也、臣慮切危疆、恐誤
用憸人、爲害非淺、特瀝血直糾伏乞　皇上速賜罷
斥、以杜禍始、封疆幸甚天下幸甚、五月廿三日

維華其何說之辭。薦之行邊者。又何說之辭。
刑科曹師稷疏、竊惟年來大獄、備載要典傳示中外、
罔不痛心、咸謂逆惡刑書、祇累　先帝聖德而鑴扃
宇之以堅宗銷之嚴、敢爲假托子、宸簪頒鑑
留之以存刲照之鏡、未免相尋于報復、皇上
洞然遠覽、淵然深識、知萬世止慈、莫如　神祖、惟慈
故燕翼之謀遠、雖有指及宮闈、而不以爲罪、萬世止
孝、莫如　熹皇、惟孝、故追慕之情切、雖有一時憤激、
而不以爲誣、奈何天啓五年以前、詔諭非一、六年以
後頓作殊觀、豈眞　先帝前後自悖、抑亦逆璫表裏
爲奸、痛彼羅織之深文、難言孝子慈孫之處事、幸今
褒鄉之新政、實爲耿光揚烈之訏謨、永息玄黃、芟除
枝蔓、天下誦大聖人作爲于　先帝彌光、非臣工所
能仰窺萬一矣、乃有太僕少卿徐景濂防海亟宜擇
將一疏、擬人既已非倫、詩巳不勝狂謬、疏中娓娓自
稱爲御史獨劾劉一燝之惡、熊廷弼之奸。又斥孫愼
行之邪、王安之橫。滿腔戆直、具載三朝要典中。見者
無不駭嘆、謂其一篇主意、全爲要典護法、而指摘一
燝廷弼愼行者、恥又祖因黨之說而遁焉者也、第見
鄒元標已經贈卹、無可訾矣、而指劉一燝、又將言劉
黨乎、夫一燝愼行理學眞品、自有公論、景濂以一燝
則誰爲善、以愼行爲邪。則誰爲正。廷弼與化貞
局任封疆、何以獨辟廷弼。王安爲忠賢謀死、何獨不
叅忠賢、而獨高自標榜、御史風力謂何、豈其劉之竄
逐、熊之傳首、孫之譴戍、王之僇屍、皆景濂手采足自
表見乎、至擁戴去輔馮銓爲卿雲而艷稱少年英杰。
正恐與元老不拊、銓亦不喜作此語也、推轂銅臭茅
元儀爲韓白、力牽引樞輔薦剡、正恐樞輔數年彈壙、
今不堪以抑容再誤也、况元儀詭跡陰幻、臣同官汪
始亨錢允鯨俱詳言之、爲閹忠計者、方幸去一兪咨
皐、復添一茅元儀、豈善爲梓里乎、抑別有肺腸也、總

之景濂滂倒驊嘖貽玷朝班綠何線索俄而賜環俄
而京堂而復以忤璫二字欺　君父以垂涎巡撫致
誤銓曹　皇上試問景濂向朝參時何以呼之不聞
竊祿數載曾有幾次朝參乎支離敗類不堪自簡臣
第見此等肆言亂政實繁有徒若不肅清恐法紀凌
夷頑讒得志其爲世害可勝言哉　五月廿三日
山西道御史徐尚勳疏賣國之奸爲誰則舊閣臣顧
秉謙也秉謙心雄手辣行穢機深其相　先帝也歷
年最久受恩最深始終欺　先帝負　先帝擁戴忠
賢孫翼忠賢亦罷罄力經營臣臺臣疏糾而未有舉
其不公不法無國無君之罪待疏入告宜　皇上之
屢示優容也臣故不避兇鋒毒手臚列其九大罪爲
皇上陳之慨自逆璫柄事制刃正人緹騎四出削
奪如雨不見秉謙片言申救反從而下石焉試問血
肉淋漓盡多賢之驅命于五日一比之下是誰票擬
耶最可恨者恐嚇取財矣復畢其命于囹圄異日秉
謙何以相見地下空王廟之楨幹而今　先帝有殺
正人名一大罪也五等之爵以待軍功　祖制昭然

璫卽垂涎秉謙何不以去就爭徒貪官銜恩廕大家
享受不顧鐵券冊書濫及于腐餘之賣菜傭褻帶礪
之鉅典而今　先帝有壞　祖制名二大罪也禮義
廉恥國之四維秉謙蒙面喪心羅拜權璫自呼白髮
兒已復出其子爲孫子當日長安道上嗚珂巷里台
碩良卿有一日不連鑣並轡否由此而乾兒義孫舉
國如狂皆秉謙教之也壞士林之廉恥以裂國維三
大罪也忠賢一刑餘何足辱温綸秉謙揄揚盛美每
從　明旨中拈出問誰呼廠臣秉謙也問誰稱元勳
秉謙也問誰洋洋灑灑極力形摹秉謙也自是而相
率爲稱功頌德于大小臣工又何誅焉辱　先帝之
綸綍而損國體四大罪也逆璫睥睨神器線索漸成
所慮者邊兵躡其後耳內臣分鎮璫之心路人知之
秉謙擔何爵立何朝一官爭之不得卽應萬死爭之
乃恬然擬諭奚爲者也若非　先帝明明指示幾以
一揭障天下目矣送朝廷之兵柄助成不軌五大罪
也考銓所以羅才秉謙則賄賂公行有以金磚進者
有以珠寶壽者長安傳爲咲談而且升吏部有價升

巡撫有價朱提到手不論是正是陪捷應如響甚至
孝廉乞恩之考亦其漁獵所及官方安得不壞寵賂
安得不章也賣朝廷之官爵以實私家六大罪也舊
銓臣李白春作令臣鄉一清徹底 先帝自優以銓
席秉謙乃借爲私恩索其千金不與白春饒有氣節
死不應也曾幾何時被倒身門戶之 旨削奪以去
舉一白春而凡借題門戶驅天下之善類皆秉謙所
以快私仇也矯 先帝之 詔旨以行報復七大罪
也秉謙居拶件仵養虎事事教猱逆正人盡矣兵柄
送矣羽翼成矣龐宗金甌無缺之天下日見孤危
乃始抽身乞歸以超然事外于計得矣如 宗廟何
如 社稷何騙盡朝家之富貴復漠然秦越之視八
大罪也秉謙居鄉豪橫魚肉閭閻冨已敵國猶恣狼
貪如子獻父產秉謙受之兄獻弟產秉謙受之徵債
徵租急于國課私拘私鎖慘過官刑玉峰一片地人
情洶洶特何隙而動耳剝削 皇上之赤子與剝削
其父毋何異九大罪也其他贓私狼籍過付有人纍
纍可指臣姑不盡言以傷雅道惟是負此九大罪而
令其官階無恙蟒玉無恙恩蔭無恙不特無以服崔
魏之冤塞虎彪之口謝諸稱功頌德者之嘖嘖于國
法爲未平于人心爲未暢即 先帝在天之靈追維
往事恐亦不能釋然于秉謙耳 五月廿四日

此老通身是穢不可言盡後因御史張茂梧疏入
有頑鈍依阿之旨眞實錄矣

江西道御史葉成章疏竊惟天道好道殺人償命此
必然之理一定之律不容以意爲出入者惡黨李實
附兇忠賢毒害搢紳怒周起元三疏抗衡必殺之而
後快于是羅織周順昌周宗建高攀龍繆昌期李應
昇黃尊素等陷關說多贓而繫逮之而戕殺之昇應
立磔漏網至今臣與同臺臣劉重慶相繼疏參李有
明旨將李實李永貞劉若愚與許顯純等提送法
司定罪正法人心共快方謂罪人斯得冤慘獲伸不
意李實公然疏辯而多方脫卸也又不意實黨孫昇
乃顧卬 九關請代李實對質也遍揭長安道上語
語稱冤聲聲卸罪一以爲忠賢之播虐一以爲永貞
之主謀眞若七臣被殺與李實不相于也者不知人

情之常。寃與寃相報耳。忠賢之于周起元仇也。忠賢即甘心于慢罵之周順昌。慫恿二十四罪之繆昌期。于周宗建李應昇諸臣無仇也。何故而一網盡之。如謂疏參起元等。乃忠賢迫取空頭印本為之。而非出于李實之手。果爾則向者疏參楊姜時詩。疏與起元互相糾彈。亦謂迫于忠賢之威。而以空印奏本聽忠賢之揑塡也。總之忠賢以永貞若愚為心腹。以李實為爪牙。而自恃為忠賢心腹爪牙者。亦各為所欲為。以矣其私。彼永貞若愚決當與李實同罪。李實決不差等于永貞若愚。而別有處之法也。而殺人媚人之許顯純。又無容再議矣。假使孫昇之懇得行。則李實既操諸臣殺生之命。孫昇又操朝廷出入輕重之權。豈青天白日之下。此輩尚繁有徒。布滿中外。而為之護法者耶。五月廿四日

諸人何得不提起。侍御亦天理之言也。

御史任贊化疏。夫要典何為而作也。奸人借名甚正。曰彰明先朝慈孝云爾。夫先朝慈孝。原昭昭揭日月而行。自有實錄傳為信史。又烏用是彰明為者。蓋彰明云者。有不明而後彰之。非原自明而後彰之也。不彰之而明自在。一彰之而明者反晦矣。若天下後世不見諒曰。此書殆為三朝解嘲也。若原無嘲。奚為是呶呶也哉。若是則三朝寃矣。我 皇上神明天縱。淵慮及此。從數臣之請。而有候 旨焚毀之 明諭。大哉 王言。舉朝喜相謂曰。今而後妖氣沉累之根始斷矣。天地始為清寧。陰陽始為順序。萬物始各正其性命。而三代之直道始長存于天地之間矣。亦快事哉。臣于是而轉恨當日基禍之源。不覺其憤然于心而津津然于口也。敢窮其始末。為 皇上陳之。其最初起于奸輔魏廣微。欲報時局之恨。而適逢逆璫魏忠賢亦欲報二十四罪之恨。展轉計無可出。于是交通喪心言官張訥。首出一疏。繼之回話。始行逮繫。而忠賢辣手。一動不可收拾。一時忠良今為慘殺半為削奪。以致天變火流。山崩地裂。 九廟鍾簴岌岌乎不可問矣。嗚呼痛哉。及至殺人太多。魏廣微張訥。及虎彪諸人等。竊慮其案之難結也。因而謀之廢黨徐紹吉謝啓光。書非常之策。凡見殺見廢諸臣。各欲留

一罪案以謝天下萬世之口而徐謝兩奸素號善謀遂挺身而任纂修之事把持史臣雕龍繡虎初以楊左諸人之死而借要典以爲爰書使其無異議繼以要典之修而工羅織以爲坑穽竟一網打盡焉又其甚者假出生入死之筆挾制恐嚇賄賂公行賍私狼籍。曾聞其有除一疏不入得五千金者類而推之尚可以數計乎哉噫難言矣此要典之所以爲要典也諸臣爲謀良深而釀禍亦奇也哉乘殺運而各逞奇鋒。虎彪諸人共造大孽而其基亂之始與夫流毒之終則總由魏廣微張訥徐紹吉謝啓光四人會成殺局遡流窮源此爲最喫緊也今要典一書既蒙 皇上讖破根因將欲付之灰燼而首禍諸奸尚未盡法人心猶未盡快也伏乞 皇上大振天威將此四奸與虎彪諸人一律處分庶人心震疊無復有作寃業以自外于淸時者矣其于我 皇上平康之治不大有補裨哉但四奸中魏廣微病故法似難加然亦當褫其官爵追其鬼于既往而消其寃于九泉亦彌世垂戒一大機權也而見存者斷不容其漏網矣此後翦端若猶有未盡澄汰之邪黨借虛平之論支吾其詞兩可其說以巧護諸奸熒惑 聖聽者乞 聖明詳察立斥之勿使其說得行復起玄黃之戰（五月二十五日）

要典心術發揮盡矣眞可哭也

戶科張承詔疏我朝特立詞林于以儲養相業自非端重淸貞之品何以稱平章啓沃之獻故詞臣之服官也譬諸處子守身即尺瑜寸瑕猶非全璧詎意有敗簡爽心病狂誦怪如侍講孫之獬其人者非恭逢 皇上冊立兩宮次日正千官拜舞中外歡呼突有之獬闖入閣中號泣呼天跳躍搶地裂冠毀冕醜態俚談中堂盡爲變色左右一時掩口臣竊駭然明無諱之朝有何憤懣不平之事至欲效賈誼痛哭流涕追魯連蹈海拂衣已而知爲爭三朝要典也夫事關國是或存或毀要核諸通國之公豈一人私臆所能妄護即使意見偶左總爲國家不惜作越爼之談以仰希轉圜之聽自當上候 宸斷下稟盈廷何至以[illegible]名雅重之官甘如市井使綸扉禁密之地忽作劇場臣終不能爲之辨解也況前此毒燄高張忠良畢

命之辯宜哭而不哭馴至閹鎮握兵于邊塞封拜謀危于社稷之辯又宜哭而不哭而强哭于　聖明闢泰之時且偽哭于慶典吉祥之日安得此一付急淚乎或謂丁卯順天鄉試之辯垂涎副考投身崔呈秀以通線索于魏忠賢因得加銜入閣以遂其所爲者煩言嘖嘖豈盡無因不知南北京闈之主衡從來須德望兼隆之詞臣之辯以疵常初入詞林卽養病歸里盟言既定方星馳入都木天之席未煖典闈之柄遂處有何神通而能越正點陪取　旨如濤如是昔董卓徵蔡邕一歲九遷卓誅而邕以舊誼哭之今之辯哭崔魏亦欲效邕之哭卓與臣有以知之辯矣無非以氷山已消寃夢猶驚甘㧞破觚聊用解嘲雖敢猶得靦顏于人曰吾以爭要典哭非以依崔魏哭也不知面目雖改其肺腸已昭揭于人間矣今　皇上勤御講幄　先帝實錄正開館纂修則所倚啓心沃心之益操衮褒筆誅之柄者惟賴詞臣而使負塗之豕與集梧之鳳並橫經而稽筆不亦辱諸賢而滋異議乎臣蠢在擊邪不忍于清明之朝有此狂悖之臣故不避兇鋒特爲糾參伏乞　聖明亟賜處分以爲人臣大不敬者戒庶敗類不混于熙朝清議益昭于萬世矣五月二十五日

哭處描得有景駁得有味

原任刑科給事中邊遣蒙釋毛士龍疏臣自忤逆璫魏忠賢兩番削籍兩番追贓既戍邊復遠殺進于平陽原逮所親給指揮使宰讓批文及齎南回所查在浙兩印冊遵　恩旨自到結案途次保定接邸報奉

聖旨始得開釋臣就途次焚香叩首感　皇上再生之恩不啻天高地厚兩無窮極一面令原衛差役就部繳批文銷註併呈兩印冊立案備照而六月飛霜之寃且隨　皇上巽盟解雨盡行煥釋臣又何言哉但臣遭逆璫希有之奇禍幸際我堯舜中天之奇遇其所以間關萬死者只望有今日見天一言縱淚竭血盡不得不一言披瀝也臣自泰昌元年　先帝擢刑科給事中臣師事鄒元標友事楊漣左光斗等眞士矢忠共圖報國皇天后土所共鑒也于是請劍除奸不避權貴自知明蹈殺機逆賊魏忠賢矯命亂

政、實始予天啓元年六七月間、本　旨熟審忠賢納
衣毁大璫劉朝田爾耕劉進忠等五人賄萬金、傳　中
旨取入司禮監下掣法官之手而上撓　高皇帝之
法實開大亂之端、臣誓死抗爭三疏其僞旨嚴行抄
駁忠賢不關本科竟行取逮族全諸璫、分掌司禮監、
并乾清宮內牌子事、其計殺臣者直欲剪滅而朝食
矣、忠賢欲大張威焰、廣開廠衛告密之門借交通李
永芳爲名、忽逮廢總兵陳天爵、一家五十餘人、鎭撫
司打問、條動天地、臣糾錦衣駱思恭重究番役官旂
告人、魔輔以坐誣論、後廠衛切齒臣一、切阻撓殺機
愈决、此時、　懿康皇后入中宮、綠教月忠賢客氏飛
造妖言誣　聖母係監犯孫二所出、　先帝旨論莫
戢、臣義不共天、糾斬妖言奸黨并主司逆徙遊賊與
臣勢爭騎虎、而殺機更如弦上矢矣、不踰月以美官
議祓僤破鼠之邵輔忠誣蠛臣貪盜滿奸下九卿科
道會議、邏卒四布緹騎驚天、忠賢議必殺臣、幸九卿
周嘉謨鄒元標王紀馮從吾王佐等及科道諸臣一
百餘人從公確議、昌言雷動、疏稱臣備位諫垣錚錚

有聲、輔臣失言取戾、甘自菲薄、議籍忠所奏、欵欵皆
坐誣、忠賢無可下手、但謂東事方亟、不宜訐奏、矯
旨革職爲民、夫會議旣明而純以革職則革職奇也、
科媒逆黨張訥疏參、傳　中旨依舊照革職爲民夫
業爲民何職可革則再革尤奇也其后授意五彪田
爾耕許顯純殿煉鎭撫司招、卽欲殺臣、與楊漣等大
人乃移官及封疆兩案臣皆不涉、改坐李三才賄起
南京吏部尚書、分三千與臣、遂與趙南星十五人究
問追贓、夫臣削籍在于天啓元年、三才起用在天啓
三年四月間、有受賄三千之理乎、則追贓奇也、臣孤
聲受罪、例擬附近遣忠賢復違例矯　旨改問邊遠
充軍、則遣戍并戍邊遠皆奇也、臣身負毒疽、僉妻裹
跣、于天啓六年十二月着平陽本伍、此時逆璫盡殺
楊漣諸臣、逆謀愈著、謂臣爲楊左心腹隱患未除、復
嗾臺臣劉徽參臣及劉弘化房可壯樊尚燝四人、仍
扯輔忠舊誣奏案矯　旨復逮問追贓、夫兩番追贓、
前後追贓諸臣之所無、旣遣復逮亦前後被逮諸臣
之所無、則追贓逮死至臣而更奇也、臣久誓一死、業

甘鞭血禁地但事干名節臣念理杭兩卷冊鐵案如
山臣從戍所親回還八千里齎兩印冊希詣闕對簿
慷慨自明以死適舊疽迸裂一夕而昏絕數次途中
進退狼狽逆璫遂授意鎮璫崔文昇等四布兵排邏
卒欲殺臣于途四臣一家四十餘人先后死者十二
人而受禍之奇更不可言矣臣由間道迂廻輿櫬赴
平陽原伍將詣闕請死幸 聖明登極磔誅逆璫延
臣並爲臣陳兖奉有自到從寬結案之 旨正于戍
所猶批改及兩印冊入國待罪而 皇上且以格天
仁德 俞廷臣再讀血寃釋臣臣聞 俞旨天驚喜
拭淚而感泣欲死今且釋臣歸里和風盛德而又何
以有此哀鴻也臣于闕闕萬死中每讀 聖旨欲實
按羣臣心術人品始終顛末仰天泣曰心術人品函
不可告諸君父是不可爲忠臣亦不可爲良民今臣
豈得爲民不敢不陳其終始顛末而心術人品庶在
皇上乙夜之觀臣自此沐浴平康共斯民遵 皇
上之極而有榮矣五月廿四日

眞正豪杰作用

雜論

南京國子監助教施元徵疏臣惟人才自魏廣微啓
其毒魏忠賢崔呈秀等恣其兇焰削逐奉已繼以誅
夷肝腦塗地寃慘動天摧殘極矣頼我 皇上首殄
逆璫續除虎彪及十孩兒輩亟欲衆正共登當事者
亦且以推升題差諸項需次請補海內孰不彈冠相
慶頋臣竊有慨于中者惡逆肆毒之際白簡半屬假
手則彈劾正是華衮何必過費躊躇門戶借題之日
中旨盡屬詐傳則處分正是表章何須過煩稽訪
卽間有二三宵小亦被昇斥所稱小人汪傚小人者
要亦屈指可數無容瑣慮乃若薦剡同一下部而有
復有不復者何故奉 旨同一起用而有補有不補
者胡爲況就所爲分別原無別術但卽其人首犯兇
鋒與稍知圓通者摧折有先後剛方畢露與稍加委
蛇者罹害有淺深卽此便是分別臣以爲丙寅丁卯
之廢臣當起補而甲子乙丑所摧折尤急當起補閣
住降調之諸臣當顯擢而原在戍配追贓之列尤急
當顯擢頋當事者深思之也若磊落名賢如錢謙益
文震孟姚希孟顧錫疇許譽卿吳清等已後先啓事

分別其當

有君如此、諸臣乜宜久戀丘園、無俟臣贅、其未起未補者尚多、亦不敢㯀列以冒薦舉、但値波靡初返、正須對證良砭、則有恬雅無營、緇繳不及、如鄭以偉葉茂才者、尤急用以砥廻瀾、則有難進易退、孤介絕塵、如劉宗周程國祥者、尤急用以振頑懦、則有抗疏批鱗、昌言為國、如陳必謙徐大相者、尤急用以繼風起敝、乃若四朝耆碩、百代名儒之高攀龍、為崔呈秀反噬、抗志自裁、臣曾讀其絕命之筆、有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循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結願來生等語、從容就義中、一何忠蓋悱切、求之古名臣、亦未易屢指、項掌、 賻廟稍慊公議、然千秋大節、未蒙特表、厥子世儒、無辜城旦、則揚名與雪恥、又褒直旌忠所未竟者、若魏大中、忠膽似鐵、勁節如霜、與楊漣顧顒昌等、均各亘古奇男子、而大中未錄其嗣人、情尚多伲鬱、 聖恩更加優異、恐亦無容再議也、臣雖南雍冷秩、然日與多士講求者、惟此禮義廉恥、相與諄諄、如前數臣者、雖存亡不同、而急擢以懸標的、追䘏以樹風聲、均足張四維、扶名教、于世道人心、未必無補也、五月廿五日

侃侃正論。

戶科瞿式耜疏、今者 聖明在上、日月雷霆、罔不照臨、罔不震疊、誰敢復有懷私植黨、鼓煽邪說、淆亂是非、以自于 聖明之三尺者乎、乃今不意有江西道御史袁弘勛其人者、弘勳于辛酉分較、非闈廟賣關節、嘖有煩言、近者鑽謀選考、以同鄉周昌晉之力、得濫厠臺班、長安無不薄之、乃乘機藉勢、積忿彰聞、有謂其為劉志選之甥、[illegible]求當事寬處、又為[illegible]親[illegible]挾舉人[illegible]誰其受五[illegible]重賄、致書刑部問官、求擬罪因、公論不容、[illegible]又為顧純之弟顧道求寬刑、輕擬者、事涉[illegible]具論、止就其章奏內顯而可據者、薦閆鳴泰[illegible]力糸督師王之臣、彼豈眞為封疆慮哉、鳴泰自鎮[illegible]議不容、欲借行邊以掩其媚璫建祠之罪、特[illegible]知以五千金爲弘勳糸之臣而薦巳、而弘勳不得不從之也、而一疏列薦武弁數人、此豈皆赳赳干城之任、而絕無根柢之容者也、金珠萬金之說、未必無據

題公行白晝共驩苗鯀煽焰虞廷豈不亦咄咄大怪
事哉 五月廿七日
此不過楊維垣後身也以劾維垣者劾之甚是
御史王應斗疏若近日昏庸顛倒之臣臣見其二焉
則見任太僕少卿揄景濂侍講孫之獬也景濂日近
桑榆形同槁木五官雖具聽順指于他人四體僅存
仗扶携于左右聞其潦倒長安並未 朝參一日長
樂之鍾盈耳而高卧不聞春明之夢雖殷而趨蹌實
廢國家亦安賴此臃腫物耶雖然使其涇渭不混猶
可言也乃今觀其海防擇將一疏不但耄于年且耄
于心矣如茅元儀一市井棍徒耳携貲入都偏求推
轂凡有識者誰不擯之而景濂漏盡之時政可以利
餌也于是方之韓白比于孫吳求南路專閫即斷送
鄉國之生靈所不惜矣袁崇煥洒血誓師天下仰為
韓范而景濂度其未必來來亦未必濟不知其意中
所尊屬視 皇上之封疆真兒戲耳熊廷弼雖死
法然偏枯不平 皇上亦既憐宥免贓矣而景濂
執而刺刺不休是 聖天子之德音全未聞也漢

與一書 皇上鑒其出于逆璫已付灰燼矣而景濂
窟穴其中猶曰臣滿腹真誠載在要典是 大聖人
之作用尚未知也事事情懂如此尚可聽其優游尸
位以階昏亂之漸乎至于孫之獬衰朽不如濂昏憒
不如濂而邪媚乖舛殆尤過之昨忠賢竊世凡守正
諸臣題差典試者多被削奪之獬資俸尚淺越次鑽
求取 青如芥其所從來亦可知矣比入秋闈一味
揣摩時局迎合逆璫中庸一題聞之獬擬出隱然借
敬信尊親寫出稱功頌德之語是媚璫最巧而托經
傳以行之者也方且迷情阿堵容逞機關眼底糊塗
非入歐陽之夢暗中摸索止徇顏魯之私致使文章
之聲價不敵司馬之威靈而筐鐸裒然賢書矣及至
事已敗壞逆知功令難以放過遂借爭要典一事以
掩其前日之弊此遠日上疏之本情也夫要典 皇
上已燬矣皆蘇從此斷矣職何必復辨其是非但前
日閣中一哭有不能為之獬解者夫之獬何為而哭
哉豈非賈長沙揮漢室憂時之涕近非方正學赴文
皇門下之號數載忠義掃地不以英雄下淚今日權

奸既朽。反令兒女增悲。倘謂哀痛憯怛。出于其不自已者耶。嗟嗟淚痕雖洒于一時。笑口將傳于萬世。行且玉堂無光。五經掃地。不亦大可羞哉。職與之儕同年。向無嫌怨。因覩其乖張太甚。故劾景濂而并及之

五月廿八日

二人總心予要典人也。以要典黜之。彼方懷公案予中。爪為捲土之謀。徐積慮。孫急泪。俱借為護身符耳

滌菴野抄卷之九終

古吳蔡士順孝來父集

戶科給事中瞿式耜疏如張差一案主風顚者雖爲仰承慈孝之深衷然主挺擊者亦未始非保護東宮之至意千金之子突有無知執梃闌入內室爲犯綱者尚當執而問之禁中何地任妄男子作此舉動而一味以風顚二字抹之乃 慈寧召見劉光復以半吞半吐之詞迹涉唐突以致觸忌幽囚今既追錄其忠贈卹祭葬須頒有加矣而赤心調護東宮之王之寀[illegible]望與卹[illegible]恩并復官而斬之至今[illegible]葬城外遺骨不能還鄉恐 先帝有靈當自悔之千秋有史當自白之臣之所謂不平者一也紅丸一案主弑逆之說者固屬偏見然 先帝聖躬委頓至此豈臣子嘗試邀功之日彼崔文昇李可灼不加一僇則亦倖矣乃 假旨批答放歸原籍楊楊晝錦即今 聖明在御褒忠癉佞千古一時彼嫉惡防奸之孫愼行尚推敲疥事不遺餘力而么麼可灼先登訪冊儼然與廢棄諸賢並列何以服天下之人心乎臣之所謂不平者二也移官一事在楊漣左光斗等一時激烈徼邊或不能解於居功迫上之疑然一腔擁護 先帝爲心亦未始非杜漸防微深意賈繼春之持論自是移官後一截處分以補偶遠說之未盡非相反也今必欲以移官一議爲漣罪案何居予漣幸而有擊璫二十四罪之疏不能沒其除奸大功賜卹不得不從優耳使果如諸臣一偏之見不將與王之寀孫愼行同其沉抑乎臣之所謂不平者三也封疆爲重復失寧者罪無無逃決乃熊廷弼梟首西市且傳首九邊而三路喪師之楊鎬與擅離信地之王化貞竟逍遙漏堂甚且有以化貞薦牘者又何以服廷弼之心并何以服天下人之心乎人皆知廷弼以門戶殺非以封疆殺而冤竟無人敢訟言之者使服辜者服辜而漏網將來何以嚴邊臣失事之禁乎臣之所謂不平者四也楊左與王安聲息相通誠不知其有無然其主意無非羽翼 先帝於 神祖升遐之日使倥偬之中大權不至旁落 宗社安於泰山初非與安有交結之情如崔呈秀黨附魏忠賢爲不斷之謨也乃今

至今[illegible]尚少

公論

論而淡且嘗

動輒以王楊崔魏爲對案無論楊不可與崔對卽王
亦豈可與魏對乎又以楊左交結王安與崔呈秀交結
魏忠賢同類並稱凡有心知孰不痛之今卽贈廕卹
錄恩典無所不至然以一片血忠被此惡名能無飮
恨於九泉乎臣之所謂不平者五也大臣者小臣之
綱也而宰相尤爲諸大臣之綱何者阿璫取容權璫
作勢已多矣第伏法烈大者卿貳小者臺郞彼見魏
魏政府甘作乾兒誰不惴惴身家自捐名節今五虎
輩雖罪未盡法贓未籍沒人心猶有餘憾然亦旣顯

暴其罪狀於天下矣彼造意主謀無毒不具之魏廣
微固寵逐璫無醜不備之顧秉謙與夫媚璫而反取
厭之馮銓璫敗而猶彌逢之黃立極頓乃死不戮屍
生不褫奪竊恩綸而誇奕世擁富貴以樂餘年其何
以爲大臣黨閹之戒乎臣之所謂不平者六也方今
公道昭明羣情踴躍已無復閉鬱偏枯之病而或巨
奸偶藏鋒於脫網或幽貞猶抱泣於向隅或薰蕕着
素一時尚多訛亂之言或斥陟斧鉞四海未盡澄淸
之望有一於此俱非蕩平臣是以不避恩仇不顧鼎

鑊爲我 皇上直陳其原委八月初一日
眞正不平此疏大有挽於時事。
御史曹遇疏竊惟域中有兩大曰天曰君謂其體足
以相承位足以相配也雖有竊柄之奸雄難逃天討
雖有黨奸之媚子定伏天誅易稱飛龍在天春秋繫
王於天周禮尊祖配天而其詠文王者曰於昭于天
祭文王者曰對越在天明乎天之一字王者之子孫
臣庶所以尊 祖宗之隆稱而非尋常所敢褻尤非
尋常所敢借也乃有喪心病狂眯目亂道止知氷山

之重罔念 帝天之尊如輔臣來宗道眞大可怪矣
當崔魏之擅權也當先巧逢百端獻媚頌德建祠特
書扁額姑不具論至於爲崔呈秀母乞 恩祭葬併
及其父輒開加祭之例且稱其父曰在天之靈是何
言也夫崔呈秀者天下之亂臣賊子也呈秀之父生
此惡子亦天之僇民也地獄之名正爲權奸而設生
天之路豈引賊父之魂乎媚賊之人不過苟圖富貴
甚至妄取臣子所以尊稱 祖宗者而加之賊臣之
父有意乎無意乎是可忍孰不可忍乎以爲無意是

批駁得好

不識字之盲相也字且不識況於人乎以爲有意是
不畏天之小人也人而欺天莫大之罪矣且呈秀之
父既等於在天則以呈秀爲之子將何以稱之登臣
下所忍言所敢言者乎宗道之罪上通於天矣我
皇上奉天枚卜而宗道何以偶應則推舉者之過也
意或者天亦巧用其使過之權顯示以改過之路不
則欲厚其毒而降之罰耳爲宗道者急宜洗心剔肺
竭智盡忠而飽奇蔑守正不阿之票擬又何爲者邪
向者在天之語徒委罪於吏書近者守正之言方自
認其錯悞豈典禮之重吏書爲政而廟廊之上可但
用一龍鍾顛倒大事糊塗終日差謬之大臣乎且如
光廟實錄告成自是一代大典往例編纂諸臣照
資加級載之典故今宗道於已之宮保級廕則偃然
受之於他人之應得則偏執裁之夫 光廟彌月美
政史不勝書卽享用未久寧敢簡略而宗道藉口毋
濫盡变成章豈 光廟在天之靈不及崔賊之父在
天之靈也邪總之柔媚恣其攘攘狡險托之憒憒不
可令一日玷此揆席者而彼且借枚卜之典爲護身
之符假 主眷之隆爲盤根之地不思我 皇上法
天無私獎忠殛佞卽逐諫輩數百何損於時豈獨私
一宗道而不重加罷斥以慰 祖
宗之憤也哉 六月初二日
語雖一仰決不可無此一疏○天字是何宗吏書
亦欲行媚邪
四川道御史吳煥疏臣閱邸報見詞臣孫之獬疾發
不能供職疏不勝駭愕其所爭要典不可燬云 皇
上於 熹宗嘗北面事之見有 御製序文在朕之
一字豈可投之火是明以 御製兩字壓 皇上不
敢動矣又云 皇上同枝繼立非有勝國之掃除僭
必以此忍心狠手使於 神宗則失慈於 光宗則
失友是明歸 皇上以不孝不友矣且於拜疏不日
進呈而日投入獬尚知有人臣禮乎夫欲知今日要
典之燬毫無損於 聖祖神孫之孝慈應先白當日
爭挺擊爭紅丸爭移宮三案諸臣原未嘗陷 主於
不慈陷 主於不孝特擧奸欲殺忠良苦無題目故
借爲罪案耳夫當張差執挺排闥而入也其有所使

而然何待辯。此而不問、將匕首魚腹區發禁廷。　東
宮危矣。惟廷臣爲朝廷持破柱詰奸之威　神宗
光宗自行燒梁獄詞之法、父子兄弟間所全實多、當
時召對、和氣盈廷、光映千古、止慈止孝、得此益彰、而
謂諸臣陷　主不慈、陷　主不孝、不亦冤乎、及　光
宗嗣位匝月之內、雨露滂沱、天下方慶萬年有道之
服、一旦哀思太過、　聖體尫羸、崔文昇李可灼漫以
瀉下之藥進、而鼎湖遽逝、攀髯無計、則涕泣呼號、咎
藥此忠臣孝子、痛極不擇音之言、此而遽以悲情呼
號、加諸臣不赦之辟、而以　聖躬嘗試之崔文昇、並
躋總鎮、李可灼登用方新、刑賞亦大不平矣、至於移
宮一案、誠嫌太驟、然當其時、大故接踵、朝野震動、宮
府徑庭、危疑紛起、早得元子中出震以定羣疑、則負
扆奠鼎、饑無遑恤、彼謂宮眷必宜從厚、此痛定事後
之言、及至　聖眷無故、恩禮有加、於　先帝之孝益
彰顯、已惟日爭梃擊、爭紅丸、爭移宮、而初無損於
三聖之孝慈、又何必劉志選徐紹吉輩諸大奸共成
要典、一書稱之爲孝、而後孝稱之爲慈、而後慈、然則

要典在當日原不必作、在今日又何妨於毀、如以
皇帝之製爲必不可更、彼僞祠之建、僞爵之頒、凡錫
鐵券、錫土田、何一非稱　皇稱　帝、奸人邪黨、正將
借此以壓庸愚、欺當世、而不知三代之民、斷不可枉
也、惟是功罪不明、邪正顛倒、所以辯言亂聽、邪說橫
行、夫觸邪者爲君子、媚邪者爲小人、兩言可定羣品、
臣首疏即舉以入告、類有一疏之內、一以觸邪、而一
以媚邪、甚至始觸邪而繼即以攻正、變換無端、何怪
乎人言之及、惟是始進雖未甚正、而能首出攻邪、或
當徐俟以觀其將來之向往、則政府主持國是、萬不
可不斷、而其候似宜少需、分別忠邪、萬不可不嚴、而
其路似宜少廣、蓋中人之見、當羶艷在前、或動依草
附木之思、幸遇　明聖當陽、轉興傾葵向日之念、故
遵王之路、宜蕩蕩平、使天下回心易向、以共遊太道、
可息紛囂、而消反側、如復有陰陽閃爍、形跡漸露者、
必與衆共擊之、今日弘開治平之象、似應如是、則有
疑者、宜即以此意明告於　皇上、明商於政府、何至
倒置其詞、譸張爲幻、而政府本用嚴而名之曰兇心

本用斷而名之曰辣手必至首尾兩端依阿情面賢
奸并進而涇渭不分。羣言雜投。而黑白莫辨。養成一
不痛不癢。為過為命之世界而後可。則又誰肯身任
勞怨與擔當國是。以開闢清明之治哉。不幾上負
聖明而邪正犄角無已時也。六月十二日
末段觸邪媢邪及政府深可味
戶科瞿式耜疏。臣聞禮義廉恥。是謂四維。況宰相尤
秉國之均而四方是維者乎。天啓四年以後大臣背
禮滅義。捐廉棄恥。良心夜氣漸滅無餘。如前疏所指
魏廣微顧秉謙諸人。行徑不同。奸貪一轍。冀舉朝之
所羞聞。而士林之所不齒者也。近者施鳳來張瑞圖
以人言去。雖各有本末。原不相掩。然碑文四六業經
道破。豈容靦顏蒙面。復玷朝班。皇上允其告歸。真
所以全大臣之體。亦所以重朝廷之體。乃不謂尚有
靡瘓滿身。依樓丹闕。汙政府而辱綸扉。如大學士來
宗道楊景辰其人者。宗道居宗伯時。為罪樞崔呈秀
父母疏請越格祭葬。奏內在天之靈。久已宣傳海內。
然屢經論列。計作耐彈綿花。彼其意不過謂此事業

已卸責承行吏書。止自失於簡點。便可了此公案。夫
大臣有一奏疏。不能簡點。而乃能平章軍國者乎。臣
又讀邸報。見河南按臣鮑奇謨辯建祠一疏。忽避守
正不阿之 旨。殊駭聽聞。及該臺臣䇿光先糺駁。
皇上查票擬何人。宗道乃自認罪出其手。而止以識
見不明。衡量不確。自掩其非。夫閣臣身掌絲綸。惟辟
威福所從出也。而乃至票擬失倫。使煌煌 天語不
見信於天下。罪將焉諉。而可使之一日居揆席乎。至
於景辰在翰林禮部時。三疏媚璫。鑿鑿有據。皇上
業簡媢璫諸疏陳於 御前。彼其婀阿醜態。業已無
遯秦鏡中矣。為景辰者。自揣清明之世。公論難容。急
應引過林泉。猶不失為自全晚景之計。乃乘李國𣚴
謝病之日。居然首輔自居。揚揚入閣辦事。一似全無
瑕點。容人指摘者。獨不思國𣚴從無媚璫實跡。止以
人言一至。大臣義不可辱。遂爾浩然長往。今景辰自
揣果能與國𣚴相低昂否。臣又從邸報見景辰有直
陳要典一疏。夫要典之副總裁。景辰與焉。方自幸得
厠名不朽之書。以崔魏既敗。是非大明。乃蒙面轉朵

又欲自附於議處之公論以為藏身著脚之地小人
屢易其頭面君子直見其肺肝矣亦可使之一日居
揆席乎臣非不知兩臣皆出自枚卜豈容漫為指斥
第念當日會推閣臣之人未必皆赤心自意之臣也
憤公論之不容推轂固多賢者牽情面之難割挾竿
登之私人兩輔臣之協夢卜於金甌未必非 天心
之試鑑衡於 皇上今 皇上留兩輔臣國體之所
全者小 皇上去兩輔臣國體之所全者更大兩輔
臣皇皇求去而 皇上留之國體之所傷者少兩輔

臣戀戀求容而 皇上留之國體之所傷者實多昔
嚴挺之寧不作相不見李林甫崔隱之寧不作相不
見牛仙客當此瀾倒波靡之後止宜擇清貞勁挺之
士居揆地而作楷模於以揭方醒之人心作久頹之
士氣乃平章何地任此輩久據長養使天下之賢士
大夫謂如此 聖朝而患朱鄙夫猶赫赫居具瞻之
位恐非所以煥重光之日月而扶再造之乾坤也 六月
十二日
戶科瞿式耜疏竊惟今天下大事莫過於遼與黔之

果然非加之罪

用兵而近又與闖寇顧闖自黔黨而生者也黔又自
遼黨而生者也遼陽既陷尚有廣寧一旦驚風鶴之
逃為拱手之棄人皆曰王化貞熊廷弼之罪而不知
本兵張鶴鳴之罪為過之夫鶴鳴胷懷鱗甲恣逞愚
休其踞中樞也無他伎倆惟有潛通線索於魏忠賢
日佐化貞以與熊廷弼搆鬬於戶舌間耳及河西逃
潰廣寧七百里之地輕輕斷送而鶴鳴自知不能脫
然無累乃輒廼姦細一獄以自為功以為卸罪地夫
文致一二莫須有之奸果可以贖失棄喪地之罪乎

殺人自掩卸罪冒功立伏斧鑕亦豈為過乃猶揚揚
視師垂涎故物藉非公論沸然省臣與臺臣彈射即
求蹺跟一去亦不可得矣顧畢竟以忠賢奧援之力
得逭於三尺非倖之倖乎未幾徒黨崔呈秀來興李
魯生謀更首推轂鶴鳴廼南工部尚書又未幾改兵
部尚書總督川湖等五省兼撫貴州也借言鶴鳴向
撫貴州輕車熟路耳不知邦彥初本安酋餘孽小醜
易耡自鶴鳴噉其厚賄署檄遐捕假以兵權遂成尾
大不掉之禍過誰階之鶴鳴不但悞遼且悞黔已明

彰較著矣，乃必欲嘘灰再起，然昔豈眞爲封疆起見
哉。魏忠賢肴工時，大言欲用鶴鳴於黔，李夔龍等預
首奉命，誰不聞且見之。蓋此時忠賢等逆謀已定，欲
布腹心於天下要害之處，西南半壁，非鶴鳴不可條
故陽建置之，陰倚托之，而去督撫閔夢得，以一事權
於鶴鳴，從中舉事，無慮川、湖等處矣。初入黔時，即鶴
鳴妄自擔當，亦輒意邦彥夙與渠狎，可受條籠，萬一
撫成，且無爲忠賢豎一片功德碑，與摩崖銅柱，稱不
朽，豈非鶴鳴快心事乎。乃天祚 聖明，長夜[illegible]
坤氛氣一朝頓掃，鶴鳴冰山忽頹，魂魄若失，邦彥見
輕其昏耄，益肆悖慢，木牌遣書，數其爲撫時受過黃
金珠玉，以巨萬計，乃始怒而議勦。夫勦豈易事，鶴鳴
豈能用勦以收功者，但聞其驕蹇如故，凌轢有司，鞭
笞士卒，而一切文移，並束高閣，時有奏章，俱左右代
爲之，市棍衙役，皆以賄賂給參遊札副，冒餉無算，試
問鶴鳴入黔閱歲，曾設一奇，畫一策乎，曾交一兵接
一矢乎，月曉曉索餉二百萬，即具二百萬餉，果能無
冒破而盡用以了黔事乎，故職謂其亟宜之不[illegible]

不能使台鵠之用命，則宜去，僨轅於已事，必不能使
桑榆之晚收，則宜去，逆賊之心膽，必不能鼓師中之
忠勇，而成關外之大功，則又宜去。不但督撫併其向
來宮銜世廕，濫冒隆恩，一槩褫革，職猶見有逸罰也。
竊聞曩者播州之役，初爲江東之賈希恩等僨糜財
喪師，後用郭子章於貴州，江鐸於沅湖，支可大於湖
廣，而李化龍爲總督，夫然後分兵八路，奏功一時，雖
其衆力齊奮，實由提撥有方也。爲今計，無如仍設黔
撫，而擇總督如楊鶴、傅宗龍、朱燮元、閔夢得者，駐於
蜀之重慶、遵義間，楚、蜀、滇、粵，同心共濟，如臂使指，輸
餉不貲，多方設處，務爲蕩平休息計，庶有救乎。如滇
撫謝存仁，盡撤防露益兵，示不復爲犄角意，且去歲
欲輕身入水西受降，非黔中院道力阻，不幾爲王三
善之續乎。所當擇人而用，以望助黔一臂者也。職方
草疏，更聞鶴鳴遣子張大用，齎金來長安，更多携空
頭札副以市藩，又當有神通以施勝算，以保富貴，職
不量，輒爲直糾，祇念封疆大事，關係至重，不敢避見
等以默默，伏候 皇上立賜乾斷施行。六月十三日

御史趙洪範疏凡忠義沉冤權奸虐燄天下已盡發之　皇上已盡白之職不再瀆亦知縉紳之禍始於職鄉周宗建為奸權郭鞏所陷乎鞏與魏崔戚里氣息相通往年借熊廷弼為題唾罵宗建疏中穢語褻瀆　至尊之聽笑破長安之口鞏不顧也貽嫉權奸緹騎逮繫而宗建死矣縱曰宗建死不出其手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鞏其何說之辭殺人者抵償而造意者不惟漏網且竊崇階宗建有知雖邀曠典目未瞑也又有遐方小吏橫遭慘死人言不暇及職目擊心傷不得不言者黃岡知縣梁鳳翔也去年六七月酷暑中職與鳳翔同以迎送　三王奔走江干鳳翔病中竭蹶從事偶因私餽不到致怒惡璫王敏政田維章遂縱牙爪數百上岸促打毀其衣冠破其頭額全事冬官側目護送大臣籍其人月初二日扶掖送　王是月初十日須命矣傷哉縱曰手下人役紛紜莫禁郭解之客殺人其罪甚於解殺之王田二璫未正厥辜縣官雖卑獨非朝廷臣子而祇供刑餘一擊邪此二案或事過而情遺或　天高而聽遠

職為摘其幽發其鬱古有孝婦含冤而天不雨者不得以一人一事之微而忽之也六月十八日

御史姜兆張疏慨自魏璫播惡擅弄威權竊窺神器金吾延世五等分茅幾無虛日卽梁冀之閨門七侯二大將軍不足貴也且疏請建祠誦德頌功徧域中新莽之頌者四十八萬餘溢於數矣幸　宗社靈長挺生　聖主不動聲色而滌穢鋤奸如五虎五彪義子乾孫漸次削除雖未正法然亦足以褫其魄矣獨稱功頌德之臣久稽　天誅豈以此輩可從末減乎非也彼其心卽五虎諸人之心而其計更巧於五虎諸人之計若曰吾姑藉此褒揚語以點綴目前之光景埋伏後日之機鋒使魏事而成不難邀封爵老賞蔭魏事而敗亦倖免斧鉞之誅此則稱頌諸臣之用心也職不能悉舉就耳目所睹記者為　皇上陳之如疆場捷音一疏稱廠臣殫精幹國竭慮籌邊者南吏科郭如闇也堂構立新一疏稱廠臣殫慮勞心提綱挈領者原任工科陳維新也天兵奇捷一疏稱廠臣丹心致　主從算安邊破挛兵倫之畫指授戰

守之略者。南京山東道劉漢並原疏具在。御前可
覆而閱也。六月二十一日

御史梁子璠疏。臣竊謂媚璫諸疏。殊多未盡者。姑就
科臣閻可陛、臺臣甯光先之所糾者。摘其媚最工而
罪最著。如原任督餉尚書黃運泰、兵部尚書閻鳴泰
蓋建祠中之可異者也。媚璫諸臣皆建祠而止。而運
泰則計及守祠之人。媚璫之人皆建一二祠而止。而
鳴泰則獨有七祠之建。臣閱運泰贊璫之語一則曰
百年萬世。再則曰浴日補天。於河間府祠則舉遊擊
錢體乾守之。於天津祠則舉參將靳廷桂守之。必欲
逆璫一像。冕旒萬年不替。嵩呼禮拜。百代如新。而
後快其心者。是何擁戴而愛護至此乎。豈乾兒義子
之情頗深。貽羞七尺之形。空遺萬年之臭。獨不當削
其官奪其廕。流之遠方。以暴其罪於天下乎。臣閱鳴
泰之贊璫。一則曰亘古元良。再則曰民心之歸。即天
心之順。此時須璫以得民。則得天矣。於密鎮而建祠
焉。於昌通兩鎮而建祠焉。於寧前而建祠焉。於涿鹿
等處而建祠焉。臣不知其重建何心。而擁戴何功乎。

豈多多益善。將爲定策之元勛乎。然此蓋媚而益媚。
爲附逆之首兇。奸而愈奸。曾狗彘之不若。而猶得金
紫揚揚於里中。恩蔭叨光於奕世。尚謂有國法乎。所
當立正典刑。亟行削奪者也。又如原任吏部尚書周
應秋。以苟容之媚骨。首作患失之鄙夫。倚罪樞爲冰
山。逼李夔龍爲線索。搖尾乞憐。脅肩屏息。覬崔欲用
某官而應秋即用之。欲升某官即升之。欲削奪某官
即削之奪之。甚至欲公則公。侯則侯。伯則伯。奴顏婢
膝。如鬼如魅。溪壑充盈。廉恥盡滅。數年之內。忠良喪
其氣。逆璫肆其兇者。皆應秋爲之也。此一臣者。按之
交結近侍之律。固所難逃。正以大奸誤國之罪。又將
安逭。使非嚴行重處。何以服天下之心乎。亟宜褫職
削廕。以抒公憤可也。夫引退一例。爲不能稱職設耳。
以天朝之臣子。敢背主而從邪。此等罪惡。上通於天。
可令其全身一退。而置之不問。邪臣見先朝逆璫劉
瑾伏誅。而瑾之餘黨。有下吏部尚書張綵於獄者。有
將大學士焦芳并其子侍讀焦黃中除名爲民者。有
奪祁英伯爵。而戍曹雄於海南者。皇上於稱頌諸

疏再三諭吏科查進此其行徑始末遏逃日月之中
天但顯以剛德布之按其罪狀不終日而處分正國
憲之所昭彰而乾坤之大𡨋會也夫權璫之律宜嚴
褒忠之典宜亟惟乞　皇上大加睿斷將黄運泰閻
鳴泰周應秋削職奪廕郊遂流移以爲大臣黨逆之
戒并查前稱頌諸臣早賜處分庶巨奸不致漏網朝
宁立見廓清世道之大幸也六月二十三日
禮科仇維禎疏職前論南戶部尚書張樸工部尚書
孫杰其爲魏崔之黨通國三尺童子能知之能言之
非以風聞懸坐也忽於邸報中見杰有在籍開言一
疏反覆辯其非魏璫私人不與崔呈秀並列今方挿
曾猖狂正中外戒嚴之日似不宜競爲杀毆但杰以
疏辯而不據實以剖則前言虛誕爲罪滋甚請先就
其疏辭折之而後指其一二顯著之實可乎其曰壬
戌倒轉以舊科臣郭鞏疏薦輔臣葉向高票以京堂
起用夫郭鞏行徑今其自辨之疏供其七八想杰猶
未知爲公道大明之日也在京堂起用之　旨兼向
高當時已屢對人言非由閣票矣舊輔雖物故在廷

杰詭反覆辯舌通蔽矣

抄錄呈秀遺疏道稱忠無已之書眞自供也

諸臣尚有聞其言者而欲以誰欺也其曰甲子冬起
用以後同爲宮保尚書者不止一人職亦謂交通得
美官者不止一杰但諸人俱掛白簡獨杰以巧卸得
免故職欲問鯨鯢之漏網耳杰試追憶奸細武長春
之獄贊戍封爵杰鞠躬璫前須臾老爺有此大功晉
封爵土國家增許多氣色旁觀聞之吐舌汗下此衆
目共見寧忘之耶七年八月　皇上登極羣小見寡
將敗欲將年來惡孽歸罪崔呈秀而彈去之因以杰
爲太宰以固殘局議已定呈秀覺之馳至杰寓属曰
人人參得我你參不得我你宮從何處來手書見在
杰語塞又曰好爲之猶可共保富貴杰唯唯次日陳
爾翼毆楊所脩之疏出矣此語人多傳之而欲以詭
秘掩天下乎至其袖珎手摺臚列朝野多人稱爲門
戶勸忠賢漸次削除以故升轉題差忽奉旨削奪皆
杰冊中之人也見今吳養春男吳繼獻投揭乃求孫
杰引進呈身拜逆璫爲義父矣夫非膝下承歡而何
以接引義子邪崔二哥孫三哥之稱幾令聞者齒冷
獨呈秀貪縱彌甚杰善躲閃能掩其迹今若逸於法

恐崔逆之目不瞑也至大工錢糧題覆科道出納尚書薛鳳翔且不經手而杰以侍郎越分料理致科院不敢問自以五上疏未嘗與借逆璫一字以絕不干涉之人而二年之間七品小臣官保展玉帥行如曾閣亦不能有此遇合也李夔龍曹欽程輩曾有稱頌之疏非緣免其逮問乎而又張擅其在刑垣時參輔臣參冢臣以自免罪乎職論杰未嘗及一舊事此語從何而出况參輔臣者尚自多人余大成方以强項而起用之未聞有阻抑之者也總之杰佯認職疏爲局面反覆之常而文其結交魏璫之醜此躲閃之故智人已見其肺肝矣然亦就杰之顯著而人其聞見者參之耳至其污穢卑諂言之羞士林者職且不陳以仰瀆於　聖聽也伏乞敕下九卿科道勘杰果否交通魏璫如若情眞律有明條不可爲杰私也六月二十日九

如杰者似以不辯爲高不辯則無此醜論。

南戶科萬鵬疏職惟求治之道不過親賢遠奸而已矣向來逆璫竊權淸介端方之品削迹於朝奸邪諂媚之徒接踵於國使　祖宗二百數十年尊賢敬士之典祗供姦蠹之資而建牙授鉞之儔爲其腹心之寄幸我　皇上側席求賢廓淸仕路俯俞臺省諸臣糾薦等疏有廢必起無奸不除然而人材催鬱之極奸雄盤踞之餘尚不能不歎遺珠嗟漏網也職謹以聞見最確可備彰癉者爲　皇上陳之憶昔逆璫發難首催忠直曾揑趙鐃孫李之議並指趙南星錢春孫居相李邦華而言也南星戍死春蒙恩郵居相邦華並荷召用獨錢春一人曾經科臣曹師稷等奏薦尚未推用按春淸貞自砥守正不阿筮仕獻縣時魏忠賢兄强娶邑中有夫之女春執法嚴斥忠賢啣之以故虐熖一張遂遭削奪如此正人所當與居相邦華連袂彈冠者也至矯詔逮問遣戍者不獨有李若星熊明遇徐良彦毛士龍鄒維璉乎五臣擬戍則同受苦各異若星有責打一百板之　旨當受刑時天日昏暗旁觀墮淚而奉行者猶謂杖輕立斃用刑皁隸二名此其勁骨稜稜會問時强項不屈遂竄之蠻烟瘴厲之鄉維璉則淸標絕俗人也泣呼　祖宗在

天之靈語語自陳孤介在廷執筆者惻然動容若良
彥與疾赴審無贓可罪曲擬一杖亦爲過當而乃矯
旨改遣初定楚徼復投鬼域其屢瀕死而未死者
天也至士龍則尤可憫焉邏卒紛馳昭關夜渡埋名
遁姓或醫或巫典衣鬻食萬死一生雖今並蒙開釋
胡可令其久困家園先叅客氏後劾忠賢無端被削
尚未正推者不猶有朱欽相陳于廷乎而清正有執
今家食朱經行召用者不猶有鄭以偉陳道亨沈儆
炌朱世守乎至以同姓受累者不猶有楊鶴李日宣
乎遽卹矣邪華用矣鶴與日宣不當遺其故物乎乃
若萬里投荒之侯恂一月按粵之胡良機當日不逢
璫意先推年例隨即削奪今日公道大明應俾深者
遷以京堂俾淺者還以臺諫乃猶然置之外籓豈例
轉之果當而見局之難轉乎以上諸臣皆逆璫所摧
折而清時所急需者也人壽幾何河清難俟前此主
爵者遲留顧忌今冢宰司屬煥然一新尚可不急爲
推補耶此遺野之麟鳳也職所云當道豺狼則總督
貴州張鶴鳴是也職壬戌叨第之年正鶴鳴司馬之

可恨可殺

日伊時經撫不和自宜中樞調劑有功同受上爵有
罪同膺顯戮法也胡爲偏護王化貞而掣肘熊廷弼
以至廣寧失陷質之　世廟立斬丁汝夔之例鶴鳴
固當首誅矣迺熊王坐失地之律不知鶴鳴使何神
通能逃國法且揚揚出鎮行邊刻意媒孽誣殺良善
狠心毒手只欲搆成廷弼之獄卸己彌天之罪遂劈
空揑拏劉一燝爲奸細王僕並礫乎古奇冤計欲傾
危顧命之元輔幸爲首揆主持公論未泯僅於癸亥
拾遺糾處試思　先帝初年授逆璫之權開殺人之
衆得非鶴鳴批激以毒之邪此時叢銜不盡厥辜乃
祭處未幾輦金賂崔呈秀等薦之出山偃然宮保而
爲南大司空矣有關提線索在手又奪水衡之莫遂
鯨吞而計邊徼之可張虎吻遂乘忠賢授意邊將報
功之時遣子人京賄買薦牘又通幕南無王庭圖以
悅璫心命子呼忠賢爲祖公公自稱義兒孫夯是乎
總督雲貴之命下矣到黔之後尊倚劉范和爲貼身
之侍死生予奪悉出其手時有兩總督之謠又藉劉
藥婆爲入幕之客人才臧否任憑其口時有女軍門

之號黔餉每月所費不貲每見鶴唳奏請動稱不足
乃其五子遞相來往包扛纍纍其中 何物乎非脧剝
邊餉則剝削民膏也楚黔驛遞怨恨入骨此時虛擁
制臺不動不撫玩寇養寇徒費金錢惟知飛票承差
乎取各府州縣贓錢以肥私槖軍務弛而不理民命
殘以何堪每日解送人犯紅旂下則捆打黑旂下則
梟示血赤貴陽之水尸横金筑之山如此慘虐殊駭
聽聞且動輒驕人曰匹馬定獄單騎破苗一疏再疏
稱膽稱旗無非誑謊欺君耳亦思九重之覿聽雖遠
四方之耳目難塗邪況乎潦倒龍鍾贓蔭不殄四大
混覽五官不靈將溝壑之專憂豈節鉞之堪寄此一
臣者性本兇邪行尤貪鄙喪師既逃顯律媚璫未下
天誅竊其出山根苗原授逆璫窃肯把持東南半壁
之山河今日魏崔尸僇鶴鳴自合魂消所宜亟賜褫
逮早正兩觀之誅併將諸子冒濫恩蔭一并斥奪速
推才望大臣往結黔局以紓 聖明南顧之憂者也
七月初三日
快哉詳哉之言中興大疏

兵科許譽卿疏國家設立言官封駁糾彈自有職掌
不得已而有薦舉非其心也蓋正直忠厚雖當並存
而至稱言官必曰殿上之爭仗下之斥則糾駁之意
居多焉惟邇來逆璫用事至有承望中旨首劾楊漣
等以快其憾者即有借此立題召興大獄以逐三案
之異己者於是各人分題命意某人論某人某人論
某事讒言高張忠良短氣天下士大夫貶竄誅戮殆
無虛日矣此等糾彈其於職掌何居而吏刑二垣曾
無一言駁正方且連章頌葬稱功甚至甘心從
逆不顧名節有爲華歆郗超其人者舉 祖宗設立
言官本意棄若弁髦此朝廷何等時哉迨 皇上御
忠怨廢屢壓 明旨而猶敢把持吏部或明操線索
或力扼要津相與詆其所伸忌其所喜先以私人濫
與賜環以爲廢者未嘗不起是以巧應 明旨矣後
因物論譁然始變爲訪冊而無肯冢臣仰人鼻息直
將戎政一疏折衷乃以職等幾人塞責而其意總欲
處分乃以被劾序查四字錮諸臣以遇缺銓補四字
寵職等且就幾人中不離將死作生占闕首垣不補

渫淤

濁流漭瀁
吟躑自明

資深之、郝土膏今尚係白駒於空谷也、況應時一毫無罪、歷俸有年、一番賜環、止博得一番投荒也、是何逆璫欲起私人則捷於轉圜　聖主欲起用人則艱於轉石乎、無怪乎言者憤憤咎舉廢籍姓名入告我皇上、而借此徇私者紛紛薦剡、致仰煩　聖諭矣、忤逆璫者薦、媚逆璫者亦薦矣、爲逆璫所處者薦、非逆璫所處者亦薦矣、濫觴至今、幾於有舉無劾、間有一二被劾、最愜人心、而薦者亦踵至矣、夫由前論劾、皆知爲逆璫作牙爪也、由今薦舉、焉知不爲逆璫羽翼邪、乃欲獲論人之人、遂縣摟彼論之人、且不核所薦之人、反還核薦人之人、而賢路久鬱、倖竇旁開、則職所謂其寃宜雪、其濫宜澄者、恐亦剝復之機、而治亂之局也、嗟嗟年來年例、一逆璫爲政、吏部承行、王鳴玉一疏和盤托出矣、乃昔日例推、中旨起用、而矣竊賜環之名、今日例推、　明旨起廢、而竟絕賜環之望、何悖謬也、即如蔣允儀、叅王紹徽、而紹徽掌院、即以例推、且授意門牆攻之削籍、此其橫遭摧折、又前此例之所無、不當立補臺班、竟其謇諤之用哉、奉旨日久、而啓事在該部、不得不執其咎矣、至職生平硜硜、在先朝未嘗妄薦一人、止因卓異太濫、偶舉清介之劉可法、爲之則式、疏意自明、而論者因職一言波及可法、豈知浙撫會推、在趙南星與職去國之後乎、職至今尚惜之悔之、今又何敢爲年例諸臣以丐恩、第存此一段公道、期不負　皇上召還言路之職掌而已、七月初九日

言官不得已而舉薦、是正議論。

御史徐尚勳疏、如原任兵科郭興治、正爲巧逢最先之人也、興治年例轉叅議、忽蒙中旨起用、不知其何與援、而第就薦吳淳夫一事、爲　皇上陳之、淳夫被察處、挾貲而走投崔門、遂入賊幕、營補武庫、旋調職方、長安憤憤、咸知爲崔魏之私人、興治職司封駁、非瞶非聾、特疏薦之奚爲也、疏入而邀旨如寄、不數日而淳夫儼然京卿矣、因忠賢欲用淳夫、何以興治一疏適投其好、謂興治不通忠賢、何以知忠賢欲用淳夫、嘗先疏薦、定有相提之線索、無此湊巧之機緣、臣始不能爲興治解也、今淳夫已蒙正法、且奉　旨解

訊、而薦淳夫者、尚揚揚晝錦、超然是非之外、豈法之
平乎、進賢受上賞、進不賢受顯僇、千古至論、况淳夫
滔天過惡奚止不賢、而與治逢迎璫意罪不止薦不
賢也、抑臣又有慨焉、自忠賢垂涎神器、不惜朝廷之
福澤、以與外廷市、而年來爵賞必處其極、今加銜諸
臣、已漸次釐正、恩廕一節、有以虛銜得者、銜去而廕
或存、有以黨逆得者、身削而廕未去、以遠化得者、免
其褫斥、已幸、奪其世賞、非苛、今日　聖明在上、魑魅
何敢晝啃、而惡此根株、以滋山鬼之伎倆、而獨日後
為官方大憂耳、敢不避衆怨而并及之、伏乞　皇上
留神採納、將郭興治立賜褫革、以謝天下、至若臣所
言恩廕、勅該部科查核應留應汰、奏請定奪、七月初九日
薦淳夫者與薦欽程者、俱不得轉身件璫擊璫也。
御史鄧啓隆疏、臣於先月初十日具疏糾去任工部
尚書劉廷元附璫竊位、越九日未蒙　俞旨、於十八
日再糾、至二十一日初疏方下、已有　旨、下第不知
有　旨竟何所指也、今又待　命越月、而疏仍留中
矣、夫廷元為巡視皇城御史、以風顛蔽梃擊、壬戌之

年、曾奉　先帝旨降級調外、此天下所共見共聞也、
乙丑逆璫用事、乃夤緣入幕、俄而卿寺副都、俄而南
司馬北司空、亦天下所共見共聞也、慫恿修纂要典、
羅織正人、忝王之寀杖死鎮撫司、現今藁葬城外、又
天下所共見共聞也、臣所糾乃歷歷實據、非風聞也、
皇上御極、誅逆璫、宇宙廓清、凡附逆璫速化、如尚
書張文郁楊夢袞、一經論劾、立賜褫斥、獨於廷元
溫旨予告、迥異諸奸、長安臣庶相顧驚愕、不知廷元
有何功德。臣已惴惴危慄、且我　皇上雷厲風疾、百
官竦奏無不旋上旋下、獨於臣疏留中閱月、長安臣
庶又相顧驚愕、不知廷元有何線索、臣益惴惴危慄、
臣以擊邪為職者也、言而當、則宜早賜處分、言而不
當、則或削奪、或降調、敢不惟　命是聽、何至批發久
稽、使臣踽跡於天高地厚之間、進退維谷、又使臣疑
眩於雲開日霽之朝、語言無據、臣困極矣、不得不呼
籲矣、竊思清明之世有疏留中、漸不可長、臣子之義
不得其言、理難蒙面伏乞　皇上省覽臣前疏、將廷
元速賜處分、以示中外、或罷臣譴臣、以謝廷元、使天

下知　聖朝有從諫如流之美而臣亦免溺職尸位之咎矣七月初十日

戶科給事中瞿式耜疏夫人立身止此名節或以官評之劣受斥考成或以一節之差見擯有道皆可飾說自解獨至媚璫而終身不可對鄉閭醜莫甚矣然就中亦有數等未可一概而問試就以七年章疏約略言之有純乎阿奉為心專題取媚無所不極其醜者有職掌所係騎虎勢成不得不從衆為之者有一人而一二疏有一人而二三十疏者有一疏中原因陳奏他事而帶諛幾語者有一疏中帶諛幾語而稱頌無等情不容寬者有雖涉稱頌而詞意淡泊僅取塞白以完詠求於一時者諸如此類情之輕重事之大小即此攸分臣愚謂　皇上宜將一切紅本盡數發出着九卿科道從公會勘某情屬可恕某情屬難寬因其稱頌之多少而差等罪之或削奪或閑住或准其自陳姑養廉恥或免其追究策勵供職則天下始曉然於　聖主之無苛政無逸法而寬貸諸臣益洗心滌腸圖收桑榆之效矣不然聽其引退直俟何時而現在供職者未免有憂疑之心豈　皇上維新之意乎七月十四日

媚璫疏分等第極恕極刻極當

原任吏部尚書趙南星男趙清衡疏臣父南星秉性剛方叨中萬曆二年進士選授河南汝寧推官五年初轉戶曹後調銓司癸巳管內察堅正不撓忤權削籍公論稱為從來考功第一林居三十載閉門著書薦無虛歲至天啓元年起升太常寺少卿起通政司左通政太常寺卿工部協右侍郎上疏力辭時輔臣葉向高韓爌等憲臣鄒元標部臣王紀等責以大義感激赴召管理陵工拮据勞瘁升都察院左都御史有申明憲職諸疏癸亥京察不顧情面天啓三年十月改吏部尚書見部事大壞具有再剖良心等疏凡用人行政務核實跡破常格禁賄賂絕請託如調鄒維璉劉廷諫夏嘉遇入銓曹及用張光前程國祥等皆極一時之選總憲則推高攀龍左副都則惟楊漣巡撫則推王洽李成名等至左光斗魏大中等並皆臣父所用者衆正登朝羣奸側目值楊漣疏叅逆璫

忠賢二十四大罪、逆瑞恨之入骨、一日在弘政門選
通彖舊例、與司禮監同事、則逆瑞在爲臣父訟言針
砭、瑞恨益深、聯轄臣魏廣微正認逆瑞爲俏叔、方將
借刀殺人、而臣父與其父允貞素以節義相砥、廣微
執尊稱相信不疑、毎干部政正色謝却、久已怏怏、後
臺省交糾廣微、須朔後至、乃疑臣父主使、必欲甘心、
竟暗挑魏忠賢謂楊漣疏、臣父改定、此已足殺臣父
又値高攀龍論崔呈秀淮揚贓私、臣父覆疏、引祝大
册遣戍之例、呈秀向拜逆瑞爲義父、叩頭流涕、訴其
見斥、於是同惡交煽、不殺臣父不已、後因郭尚友巧
營晉撫、臣父薄其爲人、不與會推、而推恬靜之謝應
祥、廣微嫉姻親陳九疇糸之與夏嘉遇互相辯奏、奉
旨看議覆疏既上、三奸揑旨嚴責臣父與高攀龍朋
謀結黨、臣父及攀龍隨上疏告病、票擬不由內閣、竟
逐兩臣、首輔韓爌面奏、先帝極言臣如負天下望、
不宜輕去、而三奸遷怒、并逐爌臣、時臺省薦留者、
亦悉爲所罷斥、又以楊漣諸臣、皆以臣父之黨、復揑
旨指臣父爲元兇、唆張訥梁夢環等追論臣父、及楊

漣等於去後、楊漣等被逮論死、臣父奉 旨撫按提
問追贓、其撫臣即用臣父未推之郭尚友、其按臣即
用臣父例轉之馬逢皋、望風承旨、假威報怨、臣父曾
冐冢卿、百般詈辱、懸坐贓款、臣與臣甥二日之內各
受責四十板、枷號二月、幷知府蔡官治委曲調護、性
命萬不能保、贓完、臣父子及甥俱擬遣戍、臣父年届
八十、不准收贖、於酷暑淫潦中、立押臣父赴振武、臣
赴邢浪、臣甥赴永昌、同日出門、覺成永訣、臣母馮氏
追比時既驚而死、生母李氏牽衣號泣、絕而復甦、隨
以須命、家門離散、骨肉摧殘、奇冤異苦、古今罕見、幸
聖明踐祚、殄滅權奸、舉家欣望、再見天日、欽恩部
於去年十月十二日到振武衛、瑞黨山西巡撫牟志
夔以臣父察處不護、積恨挨至十二月十五日、始給
回文、臣父憂鬱憤悗、至十七日遂殁、旁無次丁、暴露
顛連、遠近墮淚、幸主事黃元功及彼處一二賢紳、維
持資助、始得殮、與櫬回鄉、臣以萬死餘生、間關抵里、
三喪慘暴、家業盡空、即石人當爲腸斷、而一日亦難
視息、切念臣父在昔既爲羣奸首指之元兇、在今即

當爲 聖朝首卹之忠耿然尚後於楊左諸臣者則
以楊維垣輩旣扼輔臣韓爌之進復以臣父爲黨從
中阻抑氣焰方隆未敢代爲臣父一言今幸公論大
彰 聖明獨斷臺省史官部寺諸臣請謚請卹業蒙
皇上灼知洞鑒須此卹典宜優之 旨而父骸未
葬父寃未明臣不敢不瀝血備陳於 聖明之前其
賍欵除另疏剖明外伏乞俯念臣父生平清貞守正
一意盡忠與楊漣鄒元標馮從吾等實同一體而情
事更爲可憐物望原已素定懇乞 聖慈早給祭葬
贈謚卹廕以慰忠魂臣父有知當必感恩結草於地
下矣奉
聖旨趙南星復原官給與祭葬已與他謚趙清衛准
復廕七月十八日
御史劉大受疏臣由萬曆癸丑進士除授中書舍人
俸滿拔置西臺濫竽巡方之任十六年於茲矣臣自
分碌碌無所短長亦惟是殫其心力率其職分以爲
其得爲者臣之願也無奈巡鹽河東而後巡按淮揚
正値崔呈秀破壞決裂之餘有司百姓如蹈湯火中

臣畏此簡書敢不改絃易轍以稱任使故凡庫藏錢
糧刑獄官評呈秀無一不爭張而臣無一不釐正兢
兢循分自謂可幸無罪矣乃臣以爲盡厥職而呈秀
以爲搜厥弊臣以爲救彼失而呈秀以爲形彼短追
糾其用賄得薦之誅天相而呈秀怒矣又處其腹心
用事之吏書爪牙網利之承差而呈秀愈怒矣又呈
秀恣意横取有司不足應其求借支山界之利臣恐
累及百姓因貽書呈秀令其賠補而呈秀殺臣之機
動矣臣非不知呈秀虎鬚難捋微臣螳臂難當獨以
在官言官不忍先後扶同犯人臣不忠之戒無端而
罰俸一年而奪籍追賍矣呈秀猶向人切齒未有歇
手也自非 聖明御宇世宙再造臣寧有今日哉然
臣一人性命奚足重獨呈秀造彌天之罪致裂地之
災雖與魏忠賢相煽動而當時陽助顯援孰非故輔
魏廣微之所爲當呈秀被高攀龍疏參奉 旨勘問
一指之所能滅耳而正當廣微借刀殺人之時因科
臣李恒茂就便會勘之疏旋票以回道管事以致呈
秀内借忠賢廣肆威倨忠賢外托呈秀極意羅織凡

可恨

廣微夙昔所睚眦而快一擧者皆指授兩奸以洩其忿且創爲楊漣等葬金十萬之說以箝覇士之口而使忠義之士殘肢斷體畢命於囹圄之中廣微抑何窮兇至此哉今稱首逆者必曰崔魏而崔魏爲殺人之人廣微爲主使之人則廣微罪實在崔魏之上豈顧秉謙周應秋等承風順旨所可同日語者臺省諸臣相繼以請我　皇上爲大臣體面曲賜優容然國法未彰人情終鬱且崔魏戮於旣死之後而廣微獨保首領於地下豈法之平乎伏乞　敕下九卿科道要見當時盜國柄而授兩奸者的係何人將廣微之罪布告中外與魏忠賢崔呈秀同一處分然後將虎彪兒孫之類分別正法庶忠良之氣獲伸而奸邪知所屛跡矣。七月十九日

中論魏廣微豈顧秉謙周應秋承順風旨者等亦是持平之論

南道朱純疏尤有昧心蒙面已入魏崔之幕復冒起廢之典石三畏是也三畏爲令穢狀難悉以辱白簡至其生平業以賄聞轉王官矣崔呈秀竊還故物渠亦旋得西臺是何神通而翻天覆地如是其捷非十孩兒之一邪假虎噬人無所不至偶以不合璫意有姑着削籍之　旨一時前奪者從無姑之一字惟三畏有之意可知矣今日伏在田間足矣猶欲轉身出而殺害忠良撓亂世界得無曰我亦忤璫我亦被削以自附於正人君子之林邪噫愚哉亦何不顧識者之笑之也譬之厮役業爲某也奴奴而終則主奴之分已明卽奴而不終可遂向人曰某非我之主我非某之奴如是以欺人乎。三畏何以異是。七月十八日

發撥翻覆

三畏出頭面矣然眞面目此輩尚多三畏其一。

兵科許譽卿疏職糾逆璫魏忠賢在　先廟猶然一闖豎爾雖口含天憲隱然有狐假之威尚未敢飛而食人也自逆輔魏廣微入後居之爲奇貨欲借以倒番世界故相與表裡爲奸欺罔　熹廟而一時小人之苟求富貴輒以壇坫奉之於是甘心掃門置身人幕而忠賢羽翼成矣職嘗疏劾忠賢因爲輔臣懇乞　熹廟割恩正法而末引莽京王黼往事爲諭蓋以陽制廣微亦以廣微疏辨失禮藉口時局語涉支吾

直駁其欺君廣微奸膽畢露遂切齒恨職適值　旨
逐冢臣趙南星憲臣高攀龍科臣沈惟炳職循職掌
公疏爭之而中有自樹之孽伏籬之犬等語重忤權
倖復相與搆罪於廣微而職乃得　旨降調矣去之
後言者以職爲戒廣微呼吸氣靈忠賢驅逐手辣馴
至公侯滿門生祠遍地變亂法度殺害忠良甚至兵
權利權悉歸宦寺九邊漕運共付私人幾年來有司
搜括恐後海內盡空邊臣貢諛爭先封疆無一足恃
夫孰非廣微倒置太阿使包藏禍心圖危社稷一至

於此　皇上旣褫忠賢復僇呈秀以謝天下至神武
也獨廣微奸佞之骨雖寒而欺罔之罪未正令當年
入幕臣憨敢口展辯硬冒擊邪今日賣身非類甘狗
死黨宜言者交章憤戎首之作偏恨渠魁之漏網耳
皇上卽念大臣不卽拷之以交納本律亦望毅然
獨斷查照逆璫事敗奸輔焦芳事例暴其罪狀於朝
堂褫其逆魄於地下且以作將來大臣榜樣毋續薪
傳之脉開宵壬捲土之端也抑職之去爲爭南星攀
龍而去南星攀龍之去爲忤一呈秀而去也今呈秀
爲何如人則南星攀龍爲何如人晛見雪消水落石
出彼二臣者蓋棺之論已定名易之典宜加又何俟
職疏言之乎哉 七月二十一日
廣微罪魁不可無此特疏以糾逆魄
御史汪應元疏竊慨夫往日之被逮諸臣朝提暮至
轉盻捐糜而今日之解究諸臣任縱優遊遷延歲月
意者其逍遙道里乎抑有神通廣布乎雖輕重各有
科條而玩愒如出一轍此亦法之未伸者也國家用
人誠不當限定資格獨陳九疇以乙榜豸冠與魏大

中同時降處而俄然召還俄然卿寺果操何線索乃
能速化若是則借題師生以傾陷大中及謝應祥等
深有當於逆璫之心契乎逆璫之黨是以躐等而升
耳夫以首發大難之人不加處分將來誰肯持風節
者吞舟漏網磨勵無由此亦法之未伸者也他如李
魯生之矯用中旨以大權送歸逆璫薛貞之殺人媚
人臨刑尤加朴責豈此褫斥者未盡其辜甚有王化
貞能廷殲同失封疆寬緩異法顧秉謙魏廣微同爲
政府輕重殊施國憲炳若日星戎首尚容宵遁是得

為法之盡伸乎、七月二十四日
御史李長春疏、竊惟國家理亂之故、有關必先人主
厭易之私、漸不可長、今之為臣者、靡不欲欣欣以覲
見堯舜、為不世之遭逢、然不以禹益皐陶之所以事
堯舜者事 皇上、不幾負泰交而羞論讀也哉、夫禹
不曰、惟帝時念乎、益不曰、儆戒無虞乎、皐陶不曰、元
首叢脞乎、遘茲四方風動之休、猶䫄䫄焉為憂盛危
明之慮、誠討所以防其漸而據之早耳、我 皇上聖
神文武、關乇年陰翳之宇宙、而耀之光明、創從來僅
遘之積習、而責以明作、召對時勤、言路宏開、起廢擢
奸、而好問好察、國家二百六十年來再見之熙隆盛
從天之挺生 皇上卜之更從 皇上求治之精神
卜之惟臣靜思 聖德如精金美玉、備萬分中有一
分渣滓不化、未必非本色之累、臣敢冒斧鉞之誅、設
為不必然之防、伏祈 聖鑒可乎、其一恐自用之漸
不可有也、人主以惇大為體、超然遠覽、穆然深識、天
下莫窺其朕焉、萬一露其聰明、而天下之聰明廢矣
集衆聰為聰、集衆明為明、而一人之聰明神矣、 皇
上明炳幾先、智周萬物、古睿哲勇智之聖、莫之踰者
邇來乎臺召對、大小臣工、或知而不能言、或言而不
能罄、夫豈盡憒憒訥訥者、亦惟 皇上發問無有餘
不盡之旨、責成戒諭之命、臣下秖有領受、無辯也、夫
皇上憲天出治、所見所聞、而允協於天、何庸臣下
口舌相尚、一有偏主臆斷、為之臣者、唯唯諾諾於斯
時、將順不已、必流而為逢迎、希旨妄佞、公道之不昭
也、此其漸矣、其一恐疑貳之漸、不可有也、周官師氏
保氏、詔君德之媺惡、瞽誦工箴、士傳言諫、無專官也
皇上虛心納言、誘之使盡、無異古懸鞀止輦之盛
國宜科道官蒸蒸動焉、邇來或厭其風聞、或咎其異
同 皇上固肫肫於歸根着實之務、而言者踊躍不
自安、不揣為厭薄、則揣為裁抑矣、夫有聞入告、是言
官職掌、儻非 皇上擴山海之茹納、開誠易以相與
俾得畢竭其是非可否之見、並陳以備參考、則 天
威雷霆之下、忌諱不遑、誰敢切切然揮三寸舌而漫
嘗者、從來痛癢無關國事之泄泄也、此其漸矣、其一
恐假借之漸、不可有也、人主愛一嚬一笑、或謂左右

近習之地窺伺之易而防閑之難略摹其似便分其
端皇上逐宵小於御宇之初誠慎之也邇來緝訪
密有差遣固皇上窮幽極遠之深心如日月之無
不照臨者彼無知者未必能仰體聖慈也誠想皇
上密遣之時不令人知而人知之不令人聞而人聞
之藉非有所挾而要人亦何所見而云然夫今日就
皇上遣之也侵假而保無如王國興等之詐爲口
傳者乎人皆揣摩其不眞不假之形躊躇於欲言不
敢言之地於是因而變亂黑白眩惑聽聞者至天下

之香香多事漸有以致之矣其一恐遺賢之漸不可
有也天下不患無治法患無治人尤患無用人之人
當日刑辱削奪諸臣誰非有爲國爲民之熱腸掀天
揭地之作用爲權奸所忌者乎皇上愛惜人才屢
旨起用啓事未聞此硜硜者俟河清於何日也所以
一人陳之人人復陳之今日陳之明日又陳之致聒
瀆宸聽者殆非言者之過矣又何惑乎語理財而
仍歎匱乏語詰戎而仍歎縮朒語持風紀而厲廉恥
猶然貪昧成風邪夫皇上悉求之而下且緩應破

格求之而下且執方圍若使終冷起廢之旨紙畢知
之口則草野之沉淪不足惜國家不收尺寸之用而
日見空虛也此實階之漸矣語曰蟻穴之隙足以潰
堤蘊燼之燃足以燎原漸使然也漸始於不自知而
引於所易就發於無可倪而壞於不及圖此惟皇
上間出之聖人有不難反顧立剖者臣須召對之際
獻替可披形迹可略也納言之餘愚戇可容淺渉可
收也似忠似信之徒偏易結主知臣以爲遠之便正
氣湮鬱之蘊懷忠而思奮所當撑而用之無容再誹

者如是而皇上猶虞耳目之弗廓也庶政之弗脩
也蕩平之無機也理之所不載矣 七月二十五日
南國子監助敎施元徵疏臣聞清華具臺閣之望今
日史臣他年政府也必端人正士可分一席來聞辱
人賤行得以身躐也如徐特泰孫之獬陳具慶張士
範者投身忠賢拜爲乾父長安共聞垂涎南北主考
而於杳深望重者概嫉忠賢以門戶處或擯弗用出
題獻媚屬詞比事以阿忠賢無所不至如日敬信尊
親日聲名洋溢日惟幄親重臣縷縷未易殫述最可

恨者我二人共貞一語是何意義不幾與當日朕與
廠臣之並擬同一僭逼及　神祖朝權輔張居正柄
政己卯應天鄉試命題輒曰舜亦以命禹共一犯
上大不道耶且北中崔鐸南中周鏕甚爲對案人言
久已嘖嘖黨逆益有明證何怪乎孫之獬於　皇上
已有實錄自不必復增要典之　旨全不遵信於忠
賢禁錮賢良之私書至痛哭以爭更悍然以失孝失
友加　君父也請　皇上各嚴究以誅其應得之罪
而人心始愜豈或養痾或假旋遂可爲了局耶臣歸
學臣將以教士子今且廉恥也教士子他日忠義也
必立身恬靖潔己奉公者始可稱任使於北學臣周
昌晉不無議焉昌晉遍身鱗甲滿腹戈矛投拜忠賢
因借忠賢力以快報復之私當楊左被逐日首發大
難於進藥移宮等事數陳開端令逆璫因以深其指
摘大啓殺戮謂非忠賢草昧功臣乎及忠賢伏誅乃
一疏指陳借調停爲藏身護局之計復肆明識冷刺
於一代名臣之顧憲成鄒元標逞謾罵於孤忠獨挺
之楊漣且切齒今日發憤諸臣謂彼欲抑此必更鼎

翻枉益甚波掀浪湧是必欲仍守魏崔苛誅戮之禁
錮之始快耶矧當先與李魯生李恒茂李蕃張訥同
作忠賢鷹犬有五先鋒之號昌晉與逆共始自
當與逆共誅奈何僅使優游里門也而南學臣曹谷
愈有可議者谷亦同宗孔孟爲人臣者不知是何心
術與魏璫偏合與正直偏違于忠賢呈秀所剖奪之
劉宗周鄭鄤則指爲鬼怪宗周性好清恬閉門講學
明道而已位躋九列饔飧不治四海仰其清操清操
而可爲鬼怪耶鄭鄤宏才偉畧疏救文震孟得罪遯
當中外知爲麟鳳麟鳳而可爲鬼怪耶至於要典亦
云必不可更夫要典成于魏崔之手谷抵死爭爲不
可更是谷故魏崔後身也且諂附楊維垣于勸問胡
煥猷時指案唾罵韓爌文震孟而欲重處煥猷決不
容正人得出正氣得伸可謂忠於　皇上者乎所當
亟斥逐以除餘者也至陳保泰任臣鄉學臺臣不當
指摘但所貴學使者謂宜旌揚一方忠孝節烈以風
世善俗如臣同邑高攀龍千秋偉節百代真儒保泰
不能力疏以旌其賢而乃一言沮之曰攀龍贈卿尚

侯論定楊漣首糸忠賢二十四罪而保泰曰漣不能
無罪果爾則高攀龍楊漣竟當死忠賢手而保泰所
擁戴上公元臣者不當斧鉞誅矣保泰之心可勝誅
邪且南差原係李懋芳陸世科等俱立擠逐保泰祇
以吳淳夫李夔龍懿戚引投忠賢遂蒙黜用逆璫義
子久玷東南師席今雖巧于抽身豈可不暴其罪褫
其職使尚以豸冠恐赫鄉閭也此數人者邪臣媚子
心手偏辣臣疏一出必加毒噬臣不懼也臣奉 皇
上明詔原許諸人直言無隱況國學為風敎攸關之
官與無端越俎者不同臣但知忠我 皇上一腔赤
血直洒丹陛一段清議獨存人間餘非所計矣臣跡
是疎然於恩恐不可不損是非必不可不用也 皇
上尊崇先哲大破黨錮亟復滂臺周程祠亟擢曹于
汴孫居相等而於忠貞勁挺被禍尤烈如孫愼行惠
世揚亦已屢 旨議用追憶昔年尚有繼張訥而請
毀書院甚之請立黨碑者當日海內已鬨而絕倒今
或猶然蒙面苟容不嚴加顯斥毋乃是非有未盡絅
清朝衮鉞有未盡暢邪敢因論風敎并及之統惟

聖明垂察端化範以振人心本根既風[illegible]陲不足慮
矣八月十六日
極悶事得此快疏又經 聖裁處分二考官尤洩
衆變
南兵部武選司主事未任丁憂侯峒曾疏臣屏處草
土伏讀邸報本年三月十八日起補臣父吏科給事
中 恩命乍聞合門感慟該臣父於天啓七年正月
在籍身故臣峒曾泣血吞聲逾年所矣恭遇 皇上
聖政聿新神明夐出卽欲拜疏陳情顧念慘死諸臣
駢肩系蹟臣父禍不及此未敢先控不意早膺 褒
召輒厠原班從茲瓏覆白揚已自名高青瑣 君恩
至矣抑又何言顧惟錄生恤死國典並優臣父原復
被有生之榮應援恤死之例瀝血哀鳴仰惟 垂鑒臣
父震暘初任行人考選給事中適有再召客氏之
論時客氏煽處後庭內與逆璫魏忠賢比外與奸輔
沈漼比關通線索傾危 母后虐熖未張識者早上
燎原之勢此論實第一關頭先臣半夜披衣質明拜
疏反覆數千言多刺要害輿情洶洶幾蹈不測 先

帝傳　旨重處閹救幸免同垣朱欽相倪思輝臺臣
王心一相繼入告遂蒙譴謫臣父自媿同事異罰且
首事遑罰而不知蓄毒已莫可解矣此先臣被斥之
根也廣寧未陷熊廷弼王化貞日競口事奉　旨會
議十九調停臣父獨抗言化貞之用虜非著廷弼之
並任非宜　先帝嘉其直捷下部立撤一人限次日
卽奏未及上而廣寧陷經撫逃臣父又侃侃兩疏各
聲其罪乃奸輔沈漼憑藉國奓公論共棄偏借攻廷
弼以護身臣父謂封疆壞吾自糾壞封疆者宮府壞
吾自糾壞宮府者遂耑疏糸駁并規諸輔臣大挺責
見在者之擔當諷已往者之隱忍謂輔倉皇引凝漼机
發已通內外積恨合謀并力午刻疏上申刻內傳重
處閣擬寬宥內批調外而先臣未竟之言一揭一疏
又繼之奉　嚴旨鐫二級遂決又見　嚴諭禁私揭
累數百言乃特爲先臣發者此先臣被斥之實也蓋
先臣生平自矢一意公忠絕無依傍初疏入告卽以
和衷勸勉在廷諸臣又於挺擊移宮兩案信心剖析
後爲史臣纂入要典中深文巧詆幾中奇禍試取全

此事亦難得

稿覆視有無黨無偏確不可易如先臣數言者乎至
於骨鯁性生忠貞世篤臣曾祖堯封曾任御史忤權
外轉遺訓凜然先臣每談及變倖貂璫輒義形詞色
記入都門臣以會試隨侍僦寓數椽已逾三月忽逆
璫魏忠賢遣帖致意勿復取值驚問之始知此舍新
屬忠賢矣先臣艴然不應遂移居會館忠賢恨之入
骨時有皇城之役一切鞫人命飭門禁少有究詰動
觸閹豎惟意所爲取　旨如寄臣父憂憤廢食屢屢
補牘執爭盡從中格蓋垣席未煖自分必不免矣歸
田以後爲先臣申救者合疏單疏二十餘上前此被
放諸臣皆相繼賜環獨臣父一斥不復丙丁之際逆
璫至舉先臣名姓詰責同朝不甘心不已幸沉埋已
久無有應者然而駭網危機喧傳道路蓋先臣幾爲
就釜之魚卽臣亦幾爲覆巢之卵矣觸目之慘驚其
外剝膚之患攻其內沈痛幽憂卒以不起早知今日
遭際　聖明弘恢　天網臣父固當忍死須臾聿觀
大化而豈意天奪之速哉臣伏見　皇上睿照燭奸
沉幾觀物假使先臣珥筆彈冠未必不少佐維新之

理。而未翔雲路之鴻。已集座隅之鵩。旣天衢之莫騁
將泉室以何光。天啓元年。將　皇祖朝廢籍各官分
別卹錄。內如劉弘寶劉爲楫。皆以給事中建言降級。
贈太常少卿。先臣事體正與相同伏乞　敕下該部
照例加贈。則臣父雖春明夢斷葵藿未竟於生前。然
夜壑榮施環草尙圖於地下。於以激發忠義揚厲世
風。非淺渺矣。八月十九日
給諫幸烏程卽世耳不然決從廊園諸公後也然
給諫亦僅享中壽　聖明一卹。大年彰彰矣。
御史馬鳴世疏遡來　皇上見諸臣議論切直。卽加
以大破情面。如愼行世揚。持論凜然。風稜夙著。儼蒙
皇上獨斷并賜起用。則二臣以　皇上所雷之身
致之　皇上。肝膽髮膚。不敢自愛。寧復知有情面乎。
職故謂發忠直久鬱之氣者此也。顧君子拙于謀進
而小人巧於乘機。見在之小人蒙而未去。旣去之小
人捲土重來。卽如濫竽起廢之韓敬。可一日容于淸
朝哉。彼其賄囑湯賓尹。潛通關節。首冠多士。當時臺
省交章。罪狀已明。擯斥已久。則以奸人用事。復贋補
南行人司司副。迨癸亥京察。咸謂死灰不燃。又於逆
璫擅權之時。復以二千金送魏廣微。廣微以公論難
違。卻而不受。繼之送霍維華。則公然受之。出疏薦舉。
廣微知之。遂票旨中格。而敬益熱中。與其黨岳駿聲
吳中彥造爲天鑒錄一書。遍布長安。傾陷正人。而中
彥者。科臣虞廷陛之姻家也。廷陛恐他人摘發。不免
於禍。乃疏請見。卽燒燬。則敬之計阻矣。而其未已也
及今　聖明御宇。復入維華薦牘。且謬與文震孟同
列。遂徼　俞旨。而儼然行人司行人矣。近更鬧其營
升尙寶。且欲引賓尹復出。而濁亂世界也。不亦大可
畏哉。此等人必不肯安靜。而通神之手。作霧之術。無
所不至矣。職所謂杜奸邪僥倖之端者此也。八月二十八日
御史任贊化疏。昔者臣以假君千三宗道破楊維垣
眞面目。而世道之蠹。已爲之拔本塞源。說者謂臣議
膏肓之病也。然膏肓之病。二豎爲殃。今假君子亦有
二。卽膏肓之二豎也。其一豎爲楊維垣。借擊賊以護
身。而其實深于黨賊。其一豎爲陳以瑞。借奸璫以藏
身。而其實深于媚璫。兩人氣類正自相須。維垣旣經

處分快天下之公論矣而以瑞縢巤賜環至今無人
道破則猶然清世一重雲霧也八月二十八日

戶科陳良訓疏竊見 聖主當陽朝瑞振肅即有漏
網宵小覆載甚寬何物不容職似不必再瀆矣第雖
照當空羣奸雖莫逃肺肝而國法未正羣奸尤自匿
顏面職不必洗垢索瘢即以諸臣之語還按可乎如
郭尚友疏報祠空於 先帝索然一語止耳頌忠賢
崔文昇李明道紛紛有建祠一疏直日神功叅贊天
地今 皇上試問尚友忠賢叅天地矣將置 先帝
於何地哉而郭允厚者禁講學者也乃東安莊田則
覆東安祿米則覆萃三千之禮樂舞兩階之干羽獻
周公之經營昭文武之效靈此何等語爲忠賢頌而
至曰匪惟達聰明目信可居高聽卑則優以帝位屬
之矣不講學人如是品格邪如殺人媚人職舉其二
張問達歷事三朝矣誰鄰厲刃一疏坐賍十萬令元
老立斃追賠日年志夔高攀龍三十年清苦矣誰挑
殺機誣以養畜刺客致老臣重淵送命日游鳳翔諸
如此塗面喪心兇鋒辣手皆函蓋所不容 君父所
必誅尚留冠帶逍遙誇耀閭里將養賊賞奸天下人
憤恨未釋即倪文煥潘汝禎藉口不平哉然猶曰曾
微經拈出也乃有朝論共棄彈墨未乾暫許蟄伏再
賜鵷張曰陳殷周維持者陳殷候璫着工長跪不起
璫笑曰子爾京堂遂半年加級矣半年升祿少矣從
來諸奸人拜像拜祠望風拳曲皆此人作俑乃當年
伏地今日穴藏猶是光祿少卿未斥也殷可一日容
哉若維持則更異焉維持亦少讀聖賢書乃不論省
直州縣書院立時改拆勸石未垂維持豈復人心即
皇上聖明在御魍魅潛逃維持猶大膽說謊薦起
仝惡田景新思共爲捲土重來之計夫景新固首劝
鷹犬請加崔呈秀左都者幸 神聖洞然離照景新
立逐而維持尤是御史未斥也維持可一日容哉嗟
嗟年來人心太痼國法未伸如熊廷弼以封疆入獄
璫怒獨死至今身首異處不能歸葬而璫首不傳天
下不懸通衢竟懸於逆宅之門尤覺法之未伸時
耑夫忿恨此係積習不醒行法不痛快之一大驗也
九月初五日

吏科章允儒疏、職至愚極陋、不足與仗節死義諸臣
之末、而尤爲罪輔欽恨逆璫深仇、四年錮逐、無日不
足以死、乃蒙我　皇上拔之削奪之餘、與以簡用舊
臣之　旨、惟願　聖明無使臣甘處默忘言、但私心
踢蹐尚有未安、謹圖　以報効、則以爲　皇上天也、
閣臣代　天宣化者也、冢臣代　天生物者也、敢爲
閣臣忠告者三、冢臣忠告者三、從來內閣票擬、必有
專屬、凡有得失、六科得而駁之、自魏廣微交結逆璫、
專權票擬、一時輔臣依阿澳涊、而中旨奪封駁之權
至黃立極專取易者與已、難者與人、而票擬乃分、後
遂爲固然、假令票擬未當、甲乙可移、職等又何難封
駁乎、職謂目前韓爌未至、宜專責居前者擔當、而更
不廢叅酌、庶一旨出而是非明、輔臣亦不得交諉、則
權宜一也、　皇上親裁庶政、勤法　祖制、輔臣當取
祖制典故、禮樂兵刑、用人理財大端、一一講求、凡
遇召對、如叩洪鐘、毋以不知仰謝　明旨、蓋輔臣平
章軍國、苟云不知、誰爲知者、昔姚崇事中主、尚能設
十事以堅上意、旣遇　聖明、可無偉略、所謂重救時
之相、則識宜體也、先臣薛瑄爲御史之時、爲相忠識
而不可得、若是乎言路之不敢與政府親也、猶憶職
等典試入朝、罪輔廣微令人至職寓求職往見、職堅
拒之、乃賈試錄奇禍、今實封具奏自矢、勿狃循例送
揭、已非古道、況可踵門乎、即或未有此事、然漸不可
開也、願輔臣以集思廣益爲心、勿以疎遠而抑嘉猷、
勿以便近而增褒賞、庶幾作忠鯁之氣、披吐握之誠、
則心宜虛也、職所謂輔臣忠告者此也、宜德五年
論吏部尚書郭璡曰、朕以用人之權付卿、卿宜爲朕
撑木大哉　王言、眞吏部之蓍鑑、但王紹徽推正人
以媚璫、精神專用以知邪人、周應秋則專知媚璫納
賄之人而已、然亦邪之爽傑材餘也、至今日而柱直
大明、冢臣宜取眞經濟氣節特舉一二、以風厲天下、
以應　皇上求舊之思、而確有所見、眞足以服天下
之人、便宜卽登啓事、必不游移變動、以起搶攘之漸、
則見宜定也、周禮天官冢宰掌邦治、而均邦國、夫人
才乃　皇上之才、各省之中、各拔其才而治平等之
觀、眞才旣得、國事有賴、人情自平、一爲近水樓臺、

爲不陰寒谷、天地生才實難、 聖明遭逢不偶、奈何
可令偏鬱、則用宜均也、逆璫初發難時。所處者盡皆
君子、及後璫意不測。有因媚得處者、又有人自應處。
非關璫事者一槩蒙曰忤璫、著以啓事、反來自簡。孰
若嚴之未起之先。而又有濁亂之時。既處要地清明
之世。復踞榮班、何其人之獨耐官爵乎。則用宜精也。
職所謂冢臣忠告者此也。職因是而有感於先朝之
輔臣冢臣也、劉一燝折逆璫於幾先。韓爌廻狂瀾於
既倒。朱國禎全明哲於事後。至閣嘉謨與劉一燝之
去國同忠、趙南星與韓爌之砥柱全節。而崔景榮舉
世如狂之日、獨立不懼、皆不愧古大臣焉。今特召者
天下慶司馬之出、雖而存問優卹之詔、近又賁於苕
水桓山、則於一燝景榮似屬有待、想存問一使亦
聖衷所不靳乎、伏乞 皇上特敕閣部實實承當、毋
使上有堯舜之君、下無皐夔之臣、使 至尊獨憂社
稷也。九月初五日
御史王心一疏、職惟自來天下有君子、卽有小人。然
君子固以名教、小人亦嘗借禮義以藏身、獨至崔魏

用事、羣奸相比、有一自好者、卽擯而去之、不曰東林
卽日門戶、相率爲寺人之嬖子、以成簒逆之勢、蓋小
人之醜態至是始無不呈、而其禍亦可畏矣、幸社稷
有靈、天生我 皇上、以神聖御宇、伏誅大憝、除芟醜
類、凡向來爲逆璫屏逐諸臣無不需次起用、卽囿陋
如臣亦叨璇召、復入臺班、職於天啓元年、考選御史、
正遇逆璫與客氏皆恃 先帝東宮舊恩、表裏爲奸、
日見寵異、職憂其漸、是以有以義裁恩一疏、觸忤逆
璫、蒙 旨切責、而科臣倪思輝、朱欽相、皆以忝論客
氏相繼降謫、職隨有疏申救、與勸 先帝虛心納諫
毋聽佞人、得 旨降調外任、旋蒙 先帝諒職朴忠
召還原職、職復有疏裁抑諸璫恩廕、逆璫由是愈恨
職至天啓丙寅以巡按廣西事竣回道、則羣鋒愈橫
詔獄頻興、職以一身孤立於羣奸之中、適當職仝官
劉大受以發覺崔呈秀穢跡、爲呈秀積恨、大受差回
考察時、職掌浙江道印務、例應保結、遂借庇護爲題、
并職削逐矣、職因憶其時、崔呈秀與舊輔馮銓爭寵
不相下、兩人各有私人爲鷹犬羅織正人以行媚於

虞大真多

掌河當日情極欲上疏伸辨得此亦快

逆璫呈秀之鷹犬非一而倪文煥爲最銓之鷹犬非一而曹欽程爲最文煥之罪擢髮莫數而其最爲中外痛恨者無如陷害周順昌一事順昌一介不取海內共知共以吏部員外給假南歸原由陸路而文煥誣之爲水路行李則有輕裝半肩而文煥誣之爲積金沉舟蓋文煥亦知順昌之清特欲借締婚魏大中以逢逆璫之怒遂不暇顧紅牌說謊之禁而官旂及門沸然幾激三吳之大變矣人知李實之殺周順昌而不知自文煥[illegible]欽程以贓敗縣令依[illegible]師憑銓爲奧援媚邪狗彘殘道路側目惟銓視爲奧逆門生借以逢璫之意而修巳之怨如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等皆以忝璫爲璫之所欲殺而張愼言曾忝銓父爲銓之所必報於是嗾使欽程收入一網傳會成獄人知李實之殺宗建等而不知又自銓殺之也職向嘗痛宗建之無辜曾詣朝房以公義面責銓欲開釋銓聲色俱厲云宗建不當言郭鞏逮內職知宗建必不免矣爲之洒淚而出此段光景至今思之髮欲上指逆至　皇上嘗賜冰山畫附銓然後心虛

誅心

膽怯曉曉自鳴反謂以救宗建忤璫而去嗟乎天下豈有下石之人而能爲援手之人者乎銓曾被糾忝久無物望但與逆璫同里魏廣微欲借爲後勁賁緣入閣招權納賄其門如市又與魏良卿傅應星結爲兄弟通宵狎飲呈秀遂得伺其短譖於逆璫因令其黨吳淳夫輩而逐之是其去也天下雖惡魏崔二賊誰不快有此舉者乎今李實成矣倪文煥曹欽程尖第就逮將服法矣即魏廣微亦蒙　旨削奪矣獨銓以彌逢多巧猶幸玉安居使堯舜之世尚有漏網之四兇萬一死灰復燃再開匪人君子之殺機職憂更有大焉矣不得不據職目擊直陳其罪如此九月初八日

針針見血奏議中之錚錚者

御史馮明玠疏據臣所知尤有元惡巨憝走璫如鶩入幕最先或巳經論發尚逭處分　宸斷未彰輿情終鬱臣敢不避嫌怨而請尚方之劍可乎一爲原任兵部尚書邵輔忠輔忠生平亦知砥礪自再起爲京兆聯便巳投入魏忠賢門下忠賢攬權弄權始於天啓七年結劉朝等爲腹心恨臣毛士龍之参取輔

忠遂嘗先應葵復爲驪除忠賢稱公問鼎成於七年盡殺楊漣等以固逆局虞後來之翻案輔忠再挑激機百方族陷務必除根而士龍尤從戍所復被逮矣輔忠因葵爲功而宮保蟒玉取之如寄尤可恨者賊臣劉志選逢迎瑞意誣劾張國紀欲搖動　中宮此天理所不容人心所共憤乃輔忠實贊成之令志選疏遠行將肆諸市朝而輔忠猶憑恃乞之靈安享晝錦之樂則何以服劉志選等之心也一爲原任兵部尚書李精白精白生平無甚穢尤亦曾論忠賢客氏竊附正人之後獨是嘗魏廣微炙手之日崔呈秀劉身之晩功名熱衷甘喪氣節乃投附逆黨李魯生等儉而開府三齊別無政績惟知獻媚忠賢爲袞冕三窟故一須安攘大功再頌元勳功德請建生祠進且恭報祥瑞謂麒麟之出皆厰臣功德所致何諂諛之甚也至　三王之國不出迎接而遠遣德州爲逆祠上梁其對聯有至聖至神並天地而立極等語業經科臣闕可陛露章不亦悖逆無人臣禮乎而猶然曳尚書之履開緑野之堂則何以杜潘汝禎之口也一爲原任陝西道御史今升湖廣副使黃憲卿憲卿生平不齒鄉曲初時欲拜魏忠賢爲乾父乃托腹親鴻贊王甲俊爲介紹以二萬金作贄禮不意甲俊私扣一萬入囊爲忠賢所覺踵門至再不得一見憲卿乃於中堂整椅望空懸拜三叩頭而出後復與甲俊講明兩人又竭力備造金銀器皿送魏良卿許差山東巡按特建生祠以報聞疏中有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等語時擁戴忠賢必至何等地位而後快乎由是憲卿得以驟加卿寺而甲俊一年之內亦倏而序班倏而寺丞而少卿銅臭之徒揚揚得意今且與曹欽程打點葢因欽程罷去時托以腹心家貲盡寄其室所以長安消息欽程旦暮即聞以至緹騎緩急久稽逮係實甲俊爲之線索也九月初八日

御史王心一疏職聞禮義廉恥謂之四維而天下視爲存亡者也使人心有廉恥風俗有禮義雖夷狄有不虞之儆譬之人身有外邪之疾一劑可愈唯禮義廉恥之一去而俗流失世敗壞如漢哀平之季萬夷賓服天下晏然王莽已潛而移之矣此膏肓元氣之

廉恥是何 不知廢棄 爲何物

症也我國家尊重禮樂士大夫競競於禮義廉恥尤
憶 神廟年間士大夫有與中官交者淸議卽擯而
不與大臣卽有德政未歸嶄然須言之者自逆瑺擅
權羣奸附之以苟圖功名富貴攻擊道學視禮義廉
恥爲怪物人心風俗靡然從之於是稱功頌德舉國
若狂刑餘之賊且以爲元臣爲心膂爲上公爲周召
直欲擬孔子矣其無禮義廉恥馴而至於親愛可以
不丁 母后可以搖動斯時也岌岌乎天下殆哉幸
天生我 皇上立動元惡掃逐羣奸人心始知有

君父始知有是非邪正之分藏愚以爲今日中興第
一要政莫若宣明敎化以禮義廉恥詔告天下使天
下士大夫皆知有孔子不主寺人之意凡向來頌莽
之徒借名攻門戶滅絶名敎者皆是亂臣賊子庶幾
人心風俗番然丕變詩書禮樂極治之象皆此敎化
先之也且人至孔子而止矣然孔子曾憂學之不講
則講學之有關於世敎可知奈何崔魏用事拆毁書
院以講學爲陷阱職不敢謂講學之中必無小人終
不敢謂孔子之外更有人品自昔大儒如周敦頤有

崔公死且不朽

濂溪書院朱熹有白鹿書院至今崇祀孔廟而孔子
則及門之徒有三千焉果若崔魏之禁則周朱爲罪
魁而孔子之彬彬兩廡者皆可誅也幸天下而出於
無禮義廉恥莫甚於此今何仍其餘虐不一正之乎
職以爲向來之死詔獄死廷杖與橫遭遣戍削奪者
皆從禮義廉恥堅凝其骨以抗方張之焰固所謂孔
子之徒其得禍甚酷幸而不死者皆 皇上所賜之
餘生也謂宜愛惜之顯揚之而尙穉山公之啓事使
須德建祠一歲九遷者得借湯網之寬偷息於人間

獨此抗直不阿幾斃囹圄橫遭遣戍者尤仍酷閹之
政倂錮於 聖世亦何以激勸人心風俗而使之知
有禮義知有廉恥也哉今日所宜急講也 九月二十五日

揭出學之不講一語喚醒天下聾瞶朱張輩可愧
死。

吏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章允儒等疏臣等於十一
日恭接 聖諭一道隨卽具疏繳進外因伏思 皇
上虛懷樂諫推誠[illegible]納特敕臣等銜門先諭以設官
畸呲之宜欠鑒其逆奸屛斥之條中宜弘開言路之

意、以求忠讜、末戒勤襲紛紜之說、以安大臣、卽恭[illegible]
聞、嚴失實、亦不過欲糾奏核實、以便 聖明處分耳、
天縱 聖人、明四目、達四聰、斷斷無厭薄言官之心、
但恐大臣借此遂行箝制之術、以成壅閉之私、則臣
等之所大恐也、夫臣等七品小臣耳、生殺聽之 皇
上、斥陟聽之大臣、然奉公守法、上能決 主壅、下能
發巨奸、皆貴於未然將然之際、爲觸奸指佞之防、故
或出於一念之所憤激、一時之所傳聞、皆以時對上
達、庶幾可以預折邪萌、潛消覺孽、故臣等雖不可存

風聞言事之心、然必待事已見而後聞之、將 皇上
有不聞者矣、昔 太祖諭諫議大夫唐鐸曰、朕日總
萬幾、所得所失、非從人言、何由以知、故廣開言路、以
來衆言之有善者、則奬而用之、言之非實、亦不加罪、
惟讒佞面諛者、決不可容也、而永樂年間給事中柯
暹、御史何忠等、議應詔言事、詞侵工部尚書李慶等
不能平、數請罪之、 成祖曰、朕於今正欲聞過、古之
明王、皆奬直言、今汝數請罪之、是欲朕爲何如主、且
彼所言汝等過失、若誠有、則因而改之、豈非美德、果

剴切之極讀之可[illegible]可[illegible]

若無之、於汝何損、今罪之、將重其名、而亦朕與汝等
之過失矣、嘉靖間尚書汪鋐等事悖悖、 上曰、科道
何不彈之、大學士李時曰不敢、 上曰、此謂寧忤天
子、不敢忤權臣也、惟 太祖之神武、故不以非實罪
言者、至以 成祖 世宗之聖、而尚有請罪言官之
大臣、不敢彈人之科道、亦可知從來批鱗之易、而齒
馬之難矣、卽如近來諸臣如楊漣之糾魏忠賢等李
應昇之糾魏廣微等、其初何嘗不以誣捏反坐、乃其
爲忠直不爲誣捏、必於 聖明之世方見之、然以昔

日之反坐爲今日之旌卹、而忠良已不可作矣、豈不
痛哉、夫純忠敢諫之士、天生亦自不偶、其餘則望
皇上導之、大臣容之、若使大臣錯認此諭、萬一有以
權力爲驅除、借功令爲陷阱者、將使臺諫諸臣不
明 皇上求言責實之盛心、而共爲養沓待遷之時
局、豈惟 聖明不願有此、料亦閣部大臣之所不忍
見也、若夫樞臣既出受事、前臣迭受 縕綸、自應竭
力盡忠、仰答 聖明、以安大臣之位、而無亟小臣之
非、而如綸如綍之地、誰字平章、儼然坐數事之患、何

如爲思患預防之舉、則亦顧閣臣熟思之而已、至於
身膺法紀、先自援擬、聖明且愛諸臣、諸臣敢不自
愛以爲言路羞乎、伏乞皇上明諭大臣、開誠布公
毋因此啓規瑱之漸而諸臣既承戒諭、益勵氣節、毋
以此成尸素之風、世道幸甚、十月初五日
不激不隨可謂法庭第一義

卷十終

召對錄

六月廿七日

召輔臣并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翰林院

記注官二員吏科河南道等道掌印官總督錦衣

衛堂上官來平臺

召對特

召戶科給事中黃承昊廣西道御史吳玉又

召翰林侍讀張士範曰講諸臣肅衣而入閣臣錢龍

錫先行面恩禮

上傳諭召閣臣閣臣皆進檻內

上手一疏示閣臣乃御史吳玉言錢根弊實疏也

上曰此疏何如臣標對曰此疏極徹臣道登對曰所

奏諸弊在內者着各衙門詳悉具開在外者着撫

按衙門照數裁革奏

命御史自讀至中篇

上問弊實俱是實否御史對曰歷年弊竇俱實有之

讀畢取進

上復以原疏詳覽再問曰此疏皆實否御史對如前

上曰何不指名來對曰先弊實非一人非一時相習

已久難以指名

上獎諭之曰如此疏具見忠誠大破情面御史謝恩

而退乃

命侍講張士範讀所奏館額蒙　恩再加疏至

龍飛首科選庶吉士准加六名以示優異之

旨

上詰士範曰此旨從何來對曰此疏臣不與知乃一

新進士所奏

上曰既不與知何以列名因取疏示閣臣

上怒曰誰洩朕旨閣臣標奏曰此奏寔士範所作當

時東閣會議之稿有增六名致有此疏

上曰誰教東閣會議又曰

明綸未出何以知之臣鴻訓奏曰東閣九卿科道會

議實曾上

聞臣龍錫奏曰所傳之

旨與所擬之

旨不同臣等所擬原無以示優異四字

上曰此疏誰人所作士範對曰新進士張星
上曰旣知張星名何又云不與知士範對曰疏入後
始知之
上詰責士範再三臣鴻訓奏曰此新進士功名念急
以爲此舉也
上乃命查寫吉人來又
命士範具本回話謝而退
上又取給事中黃承昊所奏疏令讀
上側身聽之讀至京支雜項錢粮

上問京支雜項錢粮何以如此承昊奏曰太倉庫所
刻京運槩揭開載各衙門多寡之數甚詳乞
皇上敕各衙門逐一稽查回奏以憑處分讀至加餉
乃
問戶部侍郎王家楨承昊所奏是否對曰臣家楨前
次蒙
上曰何以增額至此家楨對曰當　皇祖出數入數
無不相合故太倉積至七百餘萬內帑充積無算
後來看得財貨太輕每歲邊臣請增額餉輒輕應

之年復一年遂以成例出數是以不與入數相合
至按其變亂鹽法
上問輔臣此一疏何以不舉又問　祖制如何便變
道登奏曰　祖宗朝開種鹽引各邊屯田並無年
例年例不足後有民運粟日貴軍日餓鴻訓奏曰
臣等正欲有言議復開屯種引之法乞將此疏立
作一案但其中有一句未妥臣于外朝見之正與
相商
上問何句鴻訓奏曰中言古錢稍異不用此句來是

今河南山陝皆用大錢若遽廢之于民不便此乃
書生之見承昊便奏臣一時膚見之誤誠如輔臣
言鴻訓因奏請
皇上勾此一句
上曰卿言是復
諭承昊以後上言宜一切遵照　祖制并
諭改票龍錫奏曰事例開納一節屬戶部覆因　大
工改爲戶七工三然戶部餉須精鏐工部商人對
支或不拘成色人皆樂趨故工部上納者多而戶

異己弊之 清

部絕少今　大工已完宜竟歸戶部着侍郎一人
爲專管一年可多餉幾十萬
上曰事例皆不得已而開對曰臣等連日在閣討議
正爲此事欲上一揭爲定
上允之曰今後事例俱納戶部家楨隨叩首謝臣鴻
訓奏曰內庫物積剩有餘如麻鐵顏料之類可以
准折充軍餉
上猶未允丞昊奏曰東南時患災荒因水利不修之
故臣因疏聞不敢冗長故未暢所欲言前禮部郎
中陳懋德有疏言之極詳乞并臣疏下工部行之
上問水利何謂不修是何地方丞昊對曰是蘇松撫
方閣臣道登龍錫並奏云臣道登即蘇州人龍錫
即松江人水利是江南一件大事但修理須要錢
糧懋德本內說停止織造一項錢糧已經助餉原
說有開河銀兩
王問有幾對曰亦不多臣等前已擬
旨撫按酌議具奏
上沉思久之曰要修水利可擾民否臣龍錫奏曰臣

聖主于此有大不得已

等惟恐擾民故須本處撫按酌量
上曰水利事着公議來奏臣標奏曰适戶部侍郎王
家楨實心任事饒有心計乞與尚書畢自嚴專任
俾同心調劑財用不難足矣臣龍錫又奏曰兵部
事體要吏部接應如戶部參罰一欠糧官吏部不
相照應戶部如何行得去
上曰此卽是久任責成的話前已有旨了臣鴻訓奏
曰新到二臣皆老成臣在閣中辦事無一語支蔓
俱是眞品若非
皇上大福何以得此
上然之
上諭諸臣暫退四輔臣復環
御案懷疏啓奏久之語闕莫聞
上賜諸臣茶
上復卽平臺出宣撫李養沖對疏以示輔臣蓋言旂
尉往來如織蹤跡難憑中引葛九思王國輿爲言
上曰邊情緊急危在旦夕朕兩次着旂尉緝探何得
有假　祖宗立廠衛衙門豈屬虛設且國輿口傳

此有旨意尢思内臣此乃旂尉何得相比臣標奏
曰厰役不宜輕差
皇上此舉當宜慎重又疏中言不賂之恐毀言之日
至每賂之愁物力之難勝撫臣之言亦自有見
上以疏授吏部尚書王永光讀之問此疏何如永光
奏此疏誠屬輕率然其意自無他兵部尚書王在
晉奏大同一帶地方果被搶殺只着按臣從實勘
報旂尉可無遣又奏大同城外用野鄉村虜至不
及收歛人口頭畜事誠有之幸城郭得完所全寔
多語至數百言
上曰朝廷養許多兵費許多餉一遇虜至便講款又
曰捕首級戮人民滿載而歸撫按官不能防禦是
功是罪朕之封疆仗一喇嘛講款文武何用且不
令虜輕中國耶臣鴻訓奏曰
皇上中興正如元氣一般漸漸熏蒸久自透徹今且
慢慢做去喇嘛講款不可以示後然虜中酋信核
結亦白一時權宜在晉奏曰自古漢唐極盛之事
奴侵犯皆相機權應變不全仗兵力兵力與匈

奴不能對敵
上曰中國非匈奴之對敵我　成祖何以掃蕩胡蠻
還是文武協心在晉奏曰　二祖開天闢地彼時
兵力甚强財用甚廣又有開國名臣是以所向無
敵今承平日久不如往時宜大自虜款以來五十
餘年不知兵革一旦虜至如何猝能整頓
上意弗懌臣鴻訓與諸臣復奏曰如有王者必世而
後仁論語中有是言願
皇上細細尋繹又曰如此纔是中興　世廟當時無
一矢之遺何得謂之中興
皇上即位先有遼東淪陷焦心勞思宵衣旰食以圖
恢復這纔謂之中興又曰
皇上龍德正中國本已立臣所以不憂
上意始解因諭虜報已久邊備懈弛邊臣宜任其責
臣鴻訓奏曰須看受事淺深在晉奏曰自有遼事
來十載于斯九邊士馬調去援遼死者不歸家生
者不就伍行伍单弱所從來矣今邊餉缺至數月
有缺至三十個月者兵如何得勝

上問三十個月缺餉何鎮家楨奏曰是延綏
上曰缺餉至三十個月爾部所司何事家楨對曰臣
部空乏前奏已明
上曰宣大兵士多少在晉對曰宣鎮兵七萬九千九
百有奇大同兵七萬六千五百有奇山西兵五萬
三千五百有奇
上問屯田實在否在晉言事勢至此邊臣即不顧朝
廷封疆亦當自保性命理無虛冒
上曰講款一面講款整飭着實整飭難道中國猶勝
不得他臣鴻訓奏曰大哉
王言臣標奏曰先有戰守之具然後可以議款臣龍
錫奏曰先要嚴防禦然後講款可也
上然之又出承天守備太監魏相一疏示閣臣云前
有嚴旨二次何故不遵好生可惡着改票又曰事
雖小不遵旨大
上召戶部侍郎王家楨諭云前已有旨褒嘉今又閣
臣薦舉家楨叩首謝恩奏曰臣仰見
皇上望治之心甚急臣有所言

上出御案而聽之家楨奏曰今日
國家重文輕武指揮千百戶不及一秀才邊備之廢
此一弊也遼事之起九邊士馬盡于援遼延至今
日不特無軍併無馬無盔甲無器械
上問便可整飭否家楨奏曰天下無不可為之事如
何整飭不得從此步步着實做去自有成效因薦
兵部尚書王在晉曉暢邊事且悉諸邊戍之苦又
言自有遼事以來每年加派六百萬今十年矣豈
不是六千萬
皇上試思此在千萬從何處得來盡是小民脂膏以
此思苦不言可知矣
上曰加派是不得已時不得不加派
上又諭今邊情失事只參總兵官等難道有功不升
文官賺奏偏心朕甚惡之隨
諭言官奏疏每日六七十本皆悠悠不是起廢就是
保朕躬殊可厭臣鴻訓奏曰薦舉着實要飭在晉
奏曰科道官奏疏臣見其煩然可採的望
聖度優容

面情二字恐只解得一面字

上召吏部尚書王永光。
諭曰卿清眞正大海內所知。一切用人會推當十分
選用眞才。如撫按尤爲緊要。爲民父母用得其人。
則天下安。永光叩首謝
恩。奏近來薦舉太濫。
上云都是都私言。罷永光奏
嚴旨未見欽遵。再祈
天語申飭。更有一事。近來以考選論劾去者。都奏請
起官。臣部查出二員。望
嚴旨處分。
上云明奏來。
上又問閣臣近來諸臣本內多有情面二字何謂[illegible]
面臣道登對曰。情面者面情之謂也。鴻訓奏曰謂
是淺有執持依徇人情的意思
上曰人生天地間以何爲本。鴻訓對曰人之生也直
直則不徇情面矣
上召五府科道官諭曰。前者都成治欺朕冲主。隱語
相欺姑示薄罰後如有效尤。當以 祖宗之法治

要覓聖學精術勝似十年理官

之乃
召刑部侍郎丁啓濬問李實一案有疑惑無疑惑。有
暗昧無暗昧。啓濬對曰李實一案係未
旨會九卿科道等官中府會問。據寔回奏。
上問李實何以當決不待時。啓濬言李寔李永貞搆
殺七臣。不刑自招。
上曰。豈有不刑自招之理。因問吏部尚書王永光對
曰李實初亦未承。及見刑具。然後成招
上曰。箠楚之下。何求不得。李實被魏忠賢追取前信
空本。係李永貞填寫。如何含糊定罪。啓濬對曰威
福出自朝廷一憑
聖裁。
上曰法要待平。朕豈爲李實爾。五虎五彪緣何不問
他。決不待時。啓濬對曰虎彪自崔呈秀許顯純外
並未解到。
上問未到何人。啓濬一一指名奏聞
上宣輔臣改票李永貞決不待時。劉若愚次一等。李
實又次一等。隨

諭刑部以後有疑惑不妥的不許定罪啓濬叩頭謝
恩
上諭吏部等日卿等寔心實事無徒紙上虛文以樹
朕圖治之意
上諭輔臣曰卿等同心竭立担當朕爲卿等主持無
負朕庇倚至意
上起還
宮時暝色在觚稜矣

七月初四日
召輔臣并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翰林院
記註官二員吏科等科河南道等道掌印官總督
錦衣衛堂上官來平臺
召對特
召戶科給事中韓一良翰林院侍講張士範內閣中
書官日將晡諸臣肅衣而入
上召閣臣皆進檻內時見
天顏和藹
聖音清亮

上手一疏從容詳覽乃吏部王永光條陳銓政入款
以
示閣臣遞閱臣標對曰此疏極有條理尋
召永光褒諭邇來官方貪冒已極這所條陳洪于銓
政有裨有臣如此何憂不治卿等當着實舉行無
徒紙上空言永光叩首謝而退
上復手原疏把玩次出給事中韓一良勸廉懲貪疏
覆閱良久命一良高聲朗讀讀竟

上復命再讀後一段。
命閣臣閔一良疏。臣標對曰。此事臣未敢必其不然
亦未敢必其盡然。鴻訓對曰。如今眞不成世界所
以宜有此疏。
上顧西邊云。卿奏臣道登奏此弊相沿已久。龍錫奏
此積弊實不能盡無。臣鴻訓復言這弊有兩端。有
交際。有納賄。
上問交際謂何。鴻訓曰。交際如親戚朋友饋遺之類
尚有可原。納賄則希榮求寵。便不可以數計。龍錫

奏此等納賄自然該重處。
上曰朕覽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鯁可嘉。當破格擢
用。閣臣言事在吏部。
上召永光如前諭。永光叩首承
諭。又永光又奏曰。貪墨成風。已非一日。臣在田間深
切恨之。近自待罪吏部以來。凡部院大僚之會推
司道府郡邑之陞遷。與司臣矢公矢愼。必期無負
皇上選用人才至意。但臣受事僅二十餘日。科臣露
章必有所指。不知是臣未受事前抑既受事後。雖

諸臣愛惜名節者固多。賄賂夤緣者時有之。
皇上命科臣擇其尤者。指出一二。重處以爲貪官之
戒。
上復召一良曰。奏內開之有源導之有流等語。可據
寔具奏。一良對。臣未敢深言。
上曰如何未敢深言。對曰。如今且未敢言。待補酋平
後具奏。
上又令指名奏來。一良曰。此二語蓋指例言也。若納
賄等事。臣疏中原說風聞。不曾知名。

上責曰。難道一個不知。遂有此疏。臣標道登鴻訓奏
宜令指名。一良復對如前。龍錫奏言一良疏中原
有納賄之尤者。
皇上之威如雷霆。但是罪過發露的。必不可放過他。
上正色曰。限爾五日指名奏來。
上端坐良久。手于匣內出一疏示閣臣曰。此李實舊
參周起元等七臣原疏。卿等可詳覩之。看是硃在
墨上。墨在硃上。閣臣詳閱良久。奏曰。果然墨在硃
上。

堯舜而瑞 與禹之學

上曰可見是空頭本復
命九卿科道遍閱皆如閣臣言收回原疏
上命賜諸臣茶復
命光祿寺官四員捧出
御盒餅果頒賜諸臣畢少頃復
召閣臣吏部又
召一員詰奏事與閣臣密語移時時記注官以內臣
云未奉
上傳不敢入來編筆遙望

御前燭光明燦几案間
上親洒宸翰者久之時將漏下一鼓諸臣謝
賜餅菓再叩頭而退其士範鵠立候
命亦未經
宣召承
旨臣不敢具載
上起還宮

七月十四日
召對記注官丁進李明濬恭記
上召輔臣并五府六部都通大督師袁崇煥翰林院
記注官二員吏科等科河南道等道掌印等官錦
衣衛堂上官來平臺
召對又
召四川道御史高欽舜雲南道御史毛羽健內閣中
書官二員日踰午
上御平臺諸臣行禮序立特

宣督師袁崇煥
上曰奴酋跳梁十載于茲封疆淪陷遼民塗炭卿萬
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胡方畧具實奏聞崇煥
奏曰所有方畧已具疏中
皇上千古之堯舜行此不難臣受
皇上特達之知注臣于萬里之外臣六年前蚤已期
定倫
皇上假臣便宜計五年而東夷可平全遼可復以報
皇上

上曰五年滅奴便是方畧朕不吝封侯之賞卿其努
力以解天下倒懸之苦卿子孫亦受其福四輔臣
俱奏云祟煥肝胆意氣識見方畧種種可嘉眞奇
男子也臣鴻訓又奏曰臣于私寓叩其作用威愛
寬嚴眞堪副
皇上閫外之寄臣祟煥奏曰臣在外調度所有奏聞
一憑閣臣處分閣臣不可不力主者祟煥謝而退
上又出御史毛羽健所參蘇駟遞一疏令其朗誦畢
上示閣臣曰朕覽此奏駟遞困疲已極小民敲骨吸
髓馬不歇蹄人不息肩朕甚恨之若不痛革民困
何由得蘇卿等卽擬票其假勘合白牌馬票奉
旨嚴行禁止閣臣領
旨出
上命閣臣而下俱賜茶菓瓜餅諸臣叩頭謝恩暫退
時
上親評章奏
御墨淋漓目不停瞬手不停批奏又
召閣臣記注官入臣標等卽捧所票毛羽健疏呈覽
上以票內有撫按司道公務外俱不許造白牌語屬
含糊復
命改票
上又謂閣臣曰卿等凡遇本章須要逐款票擬勿得
遺漏臣標道登龍錫奏曰科道官條陳多說有語
言平常無當實用者臣等恐煩
皇上省覽故不敢濟擬以混
聖聰臣鴻訓又奏曰爲政不在多言議論愈多成功
愈少豈得一槩票擬
上曰卿等旣肯一力担當何憂不治
上又念邊餉匱乏礙難事例宜歸併戶部次又覽工
部張維樞執爭疏謂軍器急需不可遲悞准戶七
工三之說行之一年着仍并戶部
諭閣臣訖
上又覽戶部覆南京戶部疏總督倉場與巡倉御史
各請勅一道
諭閣臣曰勅不是輕易的　祖宗累朝何故不與臣
鴻訓奏曰與之是卽今事例戶七工三商人便于

先支兢趨工部亦該與
勅一道令二部司官公同收算
上然之次又
召崇煥臣崇煥奏曰東夷四十年蓄聚此局原不易
結但
皇上留心封疆宵旰于上臣何恐言難臣所賴者
皇上聖明雨露無不栽培雷霆無不挫折臣居平打
算不過五年但五年之中事事應手首先錢粮宜
有爲遼而有加派之新餉臣昨與戶部臣王家楨
對面打算查每歲新餉入數與出數已缺一百二
十萬臣能于臣督屬中裁省六十萬部臣自措六
十萬則不憂不足矣但餉有舊當新者還臣將額
抵舊令臣不乏于用
上召戶部臣家楨奏曰新舊餉原分兩庫近因北直
州縣糴買遼米遼荳動支舊餉宜扣新餉抵還非
那借也遇者鹽課已將解到臣部當儘數解邊且
關內外有新餉而無舊餉宜大有舊無新薊密永
津新舊並有臣部以新餉發關外以舊餉發各鎮

新舊款項絲毫不差崇煥又奏曰東奴爲謀已久
其器械犀利馬匹肥壯非容易可破之虜凡工部
解來器械極是要緊勿得苟且塞責
上召工部諭曰盔甲弓箭鎗刀火藥等項皆禦虜長
技該部製造俱要堅剛精利鑄定監工司官及匠
作姓名若有脆薄不堪挨查究治崇煥奏曰臣向
年請工部兵械俱盡刻監督主事匠役等名正如
皇上之旨倘造不如法指名參處臣維樞又奏曰九
邊軍器臣部額派錢粮甚少自遼左發難另多急
需其事例宜與遼陽相終始
上詰責曰爾前如何不奏且事例亦不得已而用者
也又問閣臣前止言粮草不足軍器未備昨該部
說事例須開一年何又說與遼終始臣鴻訓奏曰
軍器備辦一年便可當用自今年八月始至來年
八月止遼事稍有頭緒再作區處
上令諸臣起
上又憫念軍士寒苦且云海內加派何時得止崇煥
奏曰軍中加一錢粮未必見德倘減一錢粮便

悉聖但當此三空四盡臣敢不節嗇只到任後必
多方設法如額餉再可減省而以助工部抵造軍
器之資并馬匹賞賚間諜俱取足于此雖兵家勝
筭難料以臣毫釐不差至五年之後餉自以減伍
日以實地日以闢而全遼恢復只留額餉一百五
十餘萬餘可蠲免以蘇百姓加派之苦則軍民俱
受
皇上之賜不淺矣然而五年中事變不一又要吏兵
二部俱應臣手所當用之人選用與臣所不當用
之人勿要選用
上乃召吏部兵部面諭俱承旨起崇煥又奏曰
聖明在上各部臣俱公忠無有不應臣手者但以臣
之力制東奴而有餘調衆口而不足一出君門便
成萬里忌功妬能夫豈無人即凛然于
皇上之法度不以權掣臣之肘亦能以意亂臣之方
畧
上曰朕自主持即有浮言亦不聽也臣崇煥再奏曰
皇上既爲臣主浮議矣又

勑吏兵二部爲臣用人戶工二部爲臣轉餉造器臣
一若不殲除東夷收復故土何顏面見
皇上至臣學力疎淺伏望
皇上再爲指示教訓
上起立佇聽者久之尋諭曰卿條對方畧井井不必
謙遜閣臣俱奏曰此臣作法自別向爲縣官不要
一錢天生此臣以爲社稷佐
皇上中興佐乞
皇上假以事權與之以尚方至王之臣滿桂尚方劍
俱望
皇上撤回以一事權
上然其言傳示該部知道又諭崇煥早平夷酋以紓
四海蒼生之困臣崇煥奏曰
皇上念及四海蒼生此一語天地鬼神降鑒臣所學
何事所徹何官而不仰體
皇上早結此局臣之作用做漢趙充國無異勿煩
皇上焦勞惟
皇上寬心

上曰卿所奏更見忠愛卿宜嚴明號令撫恤士卒與
文武同心何難滅虜臣崇煥奏曰
明旨銘之肺肝前去告諭官軍以宣
皇上威德必須平袁煥叩頭起
上又問高欽舜所奏軍器令各邊開爐製造可行否
閣臣皆奏曰可行
上曰何謂可行臣標奏曰各邊爲禦虜計定是好的
上曰此非 祖制尋又出兵部尚書王在晉所參關
內道張春疏

上曰此疏實否在晉奏曰俱實
上即命內閣票來復
賜茶張燈出科臣許譽卿疏令讀至黔南后先事李
標楊述中因而漏網語以問閣臣閣臣奏曰此事
已久臣等原在田間知之未眞譽卿又執奏曰李
標于安酋襲慶時曾有金盆之索是以起釁
上又問大小諸臣內御史毛羽健出班奏曰臣今蜀
中所見最眞當貴陽圍困之時米僅升合而李標
死守封疆還是有功

上曰據許譽卿奏李標起釁有罪據毛羽健奏李
守城有功着九卿科道會議來奏
上起立諭閣臣曰卿等傳與大小各衙門凡
召對事績俱要着實遵行無徒視爲往昔之空言有
不遵行者重治不宥科道官不時糸奏
上還宮後顧諸臣曰須着實行不然即召對亦爲故
套諸臣叩首承
旨時漏下已二鼓矣

七月二十六日

上召輔臣并五府六部都通大翰林院記注官員吏科等科河南等進掌印官及辦理錦衣衛堂上官內閣中書二員來平臺

召對又

召戶科給事中韓一良四川道御史梁子璠舁向午

上御平臺諸臣各行禮序立閣臣標鴻訓率記注官臣進臣明奉旨記注昨止二員今新二員未奉

召不敢入

上宣臣秉乾臣冠見叩頭畢

上手出御史梁子璠請汰兵餉疏示閣臣臣標鴻訓奏此疏核兵請餉俱有次第

命子璠宣讀讀至邊臣虛冒等語

上召戶兵二部兵餉何以冒濫至此戶部侍郎王家楨奏曰兵餉冒濫已久各邊有事督撫累次奏請添兵增餉積弊已非一日兵部尚書王在晉奏曰國初有屯鹽之法今俱久廢所以日見餉多

上曰屯鹽廢久今兵與餉通不相似臣鴻訓奏屯鹽之法即古寓兵于農之意

皇上留意封疆知[illegible]立此良法所以經虞不足梁子璠[illegible]之不預題左謂爲也

差御史其法實[illegible]行

上曰兵通是這些兵餉如何多了在晉奏國初設各衛所軍就算做兵軍政廢便[illegible]兵日增而餉自此多矣臣鴻訓又奏曰畢竟屯[illegible]兵軍即定兵臣標奏曰今軍與兵果分爲兩事了

上又

命子璠讀前疏畢至老弱之人曾荷戈而勿克

上側耳躊躇曰荷戈者皆老弱如何不查覈

敕戶兵兩部差廉幹司官挨年挨月查核具奏又出科臣韓一良前疏示閣臣韓一良第一疏大破情面

朕特命抄寫一通卿等并末一疏持出細看具奏

上復親酒宸翰看詳別疏

御墨淋漓少頃閣臣捧原疏入奏云一良所指周應秋閻鳴泰等俱久有物議

[illegible]超龍 一語破的

上曰周應秋等自有公論何周他參臣鴻訓奏一良
疏所參者俱應重處
上曰韓一良前所指非此如何改了卿等奏來鴻訓
奏此須宣一良面奏自有緣故
上召一良出奏 旨指名疏令宣讀閣臣票擬乎
皇上獨斷乎
上乃詰責一良曰票擬雖閣臣事主意是朕獨斷有
不合者令其改票如何說脫手閣臣乎又
命讀至知其畧而不知其詳知其人而不知其名

等語
上曰你前明知其人何不實奏一良奏曰臣所指人
多原為國家起見乞
皇上將臣前疏下吏部查核自見明白還不止此數
人
上又呼一良前疏徘徊展視御前朗讀疏中科道官
人多為抹殺有解曰只要他人淨不管自巳汚臣
惡此名素不愛錢而錢至矣據臣兩月內辭却書
帕計五百有餘金以臣絕無交際之人而有此金

二句亦妥 今[illegible] 確

餘可知矣至此目擊感嘆聲厲臣鄉問一良曰此
五百金何人所餽一良奏曰臣有交際簿在但所
餽不止一人閣臣又奏臣等在閣看詳章奏其納
賄之人還有未經指摘者遍
勑一良再奏
上曰怎麼與前不同一良奏曰原記不真
上曰你記不真如何上本一良奏臣原說風聞
上曰如何只擬風聞就來上本一良奏曰言官原以
風聞言事

上怒曰你以風聞塞責麼又
命讀至張翌明一段詰之曰張翌明巳下部聽勘
何待你參一良奏勘者是軍情不係納賄又
命讀至所參褚泰初之事款內有鄉謠等語
上微哂以問閣臣此方指摘如何臣標鴻訓奏二臣
俱未識面但聞道路之口多云此人有些放肆一
良奏不差
上援筆書改字于票擬
上付閣臣乃

命賜諸臣茶菓暫退有間復
召閣臣記註官閣臣手一良疏來及票而奏
上諭閣臣韓一良前後矛盾他前疏明知有人今以
周應秋抵塞又牽抵坊官受許多人金寶坊官得
此御史欽差所得又當何如速改票來閣臣奏臣
等不知
聖意乞
皇上明示臣等方好擬票
上曰他本上卿等豈有看不出閣臣請近御座前密
奏語秘不聞良久
上曰都御史不是輕易的要有實功方可實授他無
實效如何與他臣鴻訓奏曰臣不為
皇上惜此一官但為
皇上重此一言
上曰安知他為公為私豈可輕與閣臣又奏曰臣等
平生迂腐為
皇上惜此一言
上慍色曰分明替他說話他既不知其人何得來奏

問豈有紙上說一說便與他一個都御史
上怒付令速改票閣臣承
旨而退次
召一良大怒而叱責曰韓一良所奏前後自相矛盾
顯是肺腸大換本當拿問念係言官姑饒這遭以
後科道論人俱要的據方許具奏不得談之風聞
尋出渠家禎辨疏示閣臣曰卿等以為何如臣標
奏渠家禎瀆奏都是遮飾大同失事極真彼鄉人
盡能言之鴻訓復奏擁兵坐視狂虜猖獗搶掠男
婦牛羊自是來禎之罪
上曰督撫如何令一千餘兵馬使要去敵揷花十餘
萬渠家禎既有罪督撫作何事臣鴻訓奏曰此與
閫中一樣武臣在外督兵文臣在內調度
上曰文臣還當節制武臣今督撫一向人馬不相操
練平時虛冒臨敵張皇以千餘弱軍抵十萬之揷
花卿等試評如何抵對得臣標奏督撫如今不能
無罪鴻訓復奏
皇上責備大臣是絕好機括但此邊事不是急得的

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臣不敢爲不忠之言
自
皇祖靜攝以來至　先帝時一二十年已無政事矣
財用何由而足
上曰而今如何閣臣奏曰而今比前大不相同
上曰此俱是贊揚之詞尚未見行一實事臣鴻訓奏
臣本率直豈敢面諛
皇上就是袁崇煥未到臣等與兵部時時酌議須要
件件接濟况臣平生讀幾句書只愿我

皇上爲堯舜之君就如韓一良事亦爲
皇上惜此一言原
皇上留神細思
上命諸臣退
召閣臣標鴻訓密商機務許久臣道登龍錫德陵未
同不與焉諸臣鵠立階下少項率諸臣叩頭而退

九月十四日記註官倪元璐朱之俊恭記
上召輔臣并五府六部都通大翰林院記註官二員
吏科等科河南等道總協錦衣衛堂上官來平臺
召對又特
召督師王象乾日將午
上御平臺諸臣進見叩頭畢
上召輔臣入檻內退召督師王象乾象乾趨伏檻外
上命入既入又
命前象乾前去

御案咫尺此先
召對自輔臣外未有召及檻內者蓋異數也
上諭象乾曰卿三朝元老忠猷素著見卿矍鑠知督
師袁崇煥薦舉不差有何方畧面陳來對曰臣年
踰八旬齒跡不能詳奏所有方畧具在疏中
上因問之象乾因言插漢大酋虎墩兎憨與順義主
卜石兔哈喇愼白彥台吉元小王子之後也卜哈
二酋皆是插酋部落其先世歲歲與插酋納貢自
黃台吉與插漢構兵屢敗插漢貢事遂絕隆慶庚

今之韓范

上亦虛問幾微

午俺荅叩關　穆宗皇帝封爲順義王開市撫賞
揷漢部落來張家口及水星營賣馬買貨屢被卜
哈部夷刦掠多欲報復不意去歲果來卜酋兵敗
西走哈鎮一營俱被擄去白台吉僅以身免東投
奴酋其弟跌各兎等皆不願白酋愧恨以死哈喇
一營無人統領部夷所餘無幾
上曰方畧如何對曰朶顏夷三十六家今日亦當連
絡與哈慎可得三萬安揷薊鎭沿邊駐牧爲我藩
籬東摧關門以斷右臂塞外諸夷惟永郡部最强

約三十餘萬永郡若與卜酋合兵似亦可敵揷酋
上曰觀酋意似不肯受撫者象乾曰從容籠絡撫亦
可成
上曰禦虜當恩威並濟不可專恃羈縻鴻訓奏曰聞
虎酋知象乾至退去六百餘里
上問退去何處象乾奏曰退去直北沙磧中
上又問曰偁款事不就如何象乾曰偹奏夷情緩急
乂有後先百餘言事關機密不具抄
上喜曰這幾是象乾又曰臣統夷揷酋二十一年矣

萬曆三十六年虎酋聚兵十萬欲犯薊門　皇祖
廷用總督薊遼臣至密雲遣官往諭十萬之師還
解天啓元年奴酋攻陷遼陽　熹宗皇帝召臣還
部臣疏計出鎭行邊總督薊遼諸軍正月二十二
日廣寧潰敗二十六日潰兵難民紛集于
關下二十九日桃林口據罕孛羅勢率鐵騎二萬餘
欲攻冷口搶永薊鎭遣遊擊閆守信通官王濟胡
持臣諭帖往諭罕酋不覺涙下明日卽傳居夷來
量等道帳一千頂護守關門遠出哨探此山海東

門始開東遼寧遠臣叙愍山海關南海北山路通
一線遠者不過二十里近者七八里奴兵雖衆能
合而不能張用砲打去其不中者惟是山後諸夷
奴酋賄而得之皆坦途也自山海至喜峯奴無不
可入我無處不可防勢斯難矣臣前遣通官王濟
胡等收拙扣兒小書拱兎三酋皆大部約三十餘
萬衆爲我東鄙藩籬臣出鎭山海者三年召無風
孛之驚皆語夷之力者也
上和顏傾聽久之乃

諭象乾曰。卿此去還與袁崇煥同心共力。因
想已又
命象乾至。再陳所見。乾又奏曰。欲修戰備。先養士卒。
養士卒。先足糧餉。今據張曉揭開三鎮軍士。宣府
缺餉五箇月。大同缺七箇月。山海十八箇月。枵腹
之士。何能荷戈。
上曰。糧餉須要應手。因
召戶部入
上問曰。餉如何不足。　臣部錢糧匱乏。從來
所入不足供所出。　着每年少者止發其
分之一。多者止發三分之二。宣府京運原額年例
銀二十九萬九千一百餘兩。天啓五年止發八千
兩。七年止發十一萬。今年發過二十萬六千九百
餘兩。止欠九萬二千一百餘兩。大同京運原額年
例四十五萬六百三十餘兩。天啓六年止發一萬
一千百餘兩。七年止發一十三萬一千兩。今年發
過三十二萬五千四百餘兩。止欠一十三萬五千
一百餘兩。

上曰。據奏往年京運。止發三分之一。今發三分之二。
糧不少。如何不敷。象乾對曰。臣未到地方。不知
詳細。據督臣揭報。月餉有缺至五月六月者。故此
請餉。自嚴奏。宣大二鎮民運甚多。宣府一鎮。該民
運銀七十八萬七千二百餘兩。大同一鎮。該民運
銀六十七萬一千七百餘兩。其餘屯糧鹽課在外。
自今月餉不敷。想是民運拖欠數多。
上曰。民運如何拖欠。自嚴奏曰。民運錢糧原係各邊
督撫着行查催。　拖欠。臣昨初任具有
舊餉告匱一疏。　為民運錢糧盡以咨
邊民運就近徵解。原係　祖制額設。
上供京運錢糧。尤是后加之數
上問曰。民運完欠之數。戶部如何不知。自嚴對曰。宣
大民運。州縣隔遠。銀數零星。多在山西北直山東
河南之間。年來督撫因循。未經查參。此后臣部惟
當責成督撫盡法查參。以充舊餉。標奏兩鎮民運
拖欠數多。須着嚴催解納。能錫奏。各邊向來民運
錢糧向來民運不足。以京運補之。今若全靠京運。

邊餉何繇得充須將民運完欠支放數目清查與
運合并銷算然後邊餉有緒
上然之鴻訓奏曰民運錢糧當令季報戶部方知完
欠之數
上曰還該季報為是象乾又曰臣所請月餉錢糧每
鎮三十萬雖不敢望盡發亦祈
皇上批准以鼓軍士歡心
上曰既已批准豈容不發因顧問輔臣云何鴻訓奏
此事外面已作[illegible]典措處自嚴奏宜大
二鎮年例除發過[illegible]二十餘萬目下臣部極
力奏處銀十萬兩續發象乾出京其餘容臣陸續
催至再發以完今歲原額從來臣部無全發者今
因邊疆多事不敢拘常例且宣大撫夷銀兩卽在
年例之內前宜撫李養冲有疏曰夷人撫賞馬價
俱取給于年例今事已急臣不敢不竭力湊發此
外舊欠臣部從無找補之例勢必不能
然之
命起象乾又請發銀五萬兩以供撫賞之用如不足
再請如有餘奏繳
問戶部如何自嚴對曰此項錢糧臣部原無額設
督臣上疏取給戶兵二部兵部該銀二萬五千兩
臣部該銀二萬五千兩
上因召兵部入
諭曰督臣所請撫賞銀五萬兩戶兵二部可速解在
晉奏臣部原不管錢糧并無額編銀兩前銀無可
措給自嚴奏兵部有太僕寺馬價在晉三奏祖
宗朝設立太僕寺[illegible]馬并非征價止因先
年馬匹番族民有[illegible]便乃折銀乃量征馬
價額止四十三萬今透用百餘萬以致冏庫空虛
上問此時如何空虛自嚴奏曰今歲因
皇上登極所發
皇賞數多以致不敷在晉奏馬價留備買馬非備撫
賞因無額編借用馬價然臣在邊款虜令泉頗三
十六家虎墩八大營共費銀七萬兩今溢觴至三
四十萬矣內戶部認二萬臣部二十一萬太僕寺
一年之額過半矣各省又有年例該寺何以應之

陳維新楊鈺新各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太僕寺卿楊所修郭興言各升都察院右

都御史俱照舊管事遲鈺推用張惟一加升太常

少卿段國璋加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潘士聞加

升太僕少卿各照舊管事王鳴玉加升陝西右參

政照舊管事何廷樞張樞各加升太僕寺少卿照

管事仍俟升任之日各加一級王珙加升太僕寺少

卿照舊管事張素養加太僕寺卿照舊管事過欽推

升任之日仍加一　……文煥各加太

卿照舊管事蘇兆先……太　少卿照舊管事

紹德起補之日照舊升京堂王詩英服闋之日照例

加升一級汪裕加升太僕寺少卿照舊管事升任之

日仍加一……可及陳朝輔趙徵昌汪若極張

李應薦……啓……應……袁鯨安伸李應公王太年吳

尚智欽各升太僕寺少卿照舊管事吳明朔加升

都察院右都御史　部右侍郎朱……盛加升

御史

照舊管事

口令役民運鈔糧

奏牘四卷

〔明〕倪元璐撰

明末刻本

浙江圖書館藏

序

禹有禹謨臯陶有臯陶謨
益稷有益稷伊尹有伊訓
太甲咸有一德傅說有說
命召公有召誥周公有無
逸立政諸葛亮有出師表
此八聖一賢未有不陳言
者也今治不尚於繩學不
尚於畫而曰弗陳言奚其
宜哉此高德之所以逃俗

儔之所以絕夫
國家立之史也而使其地得
以近不爭事其近不若遠
其詞得以直不爭事其直
不若枉使其位得以高不
爭事其高不若卑使其人
得以親不爭事其親不若
疏故凡史爭非論諫也通
春秋也必立天下之所是
而不詭之是謂君子羅倫

抱修之素儒也舒芬執德之輿宿也爭於方直劉球指事之善言也爭於守㐱楊慎文章之後進者也憑於典故爭於大禮此四人者擅理矜節之士也今非徒稱於擅理矜節也繇此爲天下顯人大臣以昌其名當時今世聞而敬之此得之於爭事也凡爭事必

守本樞心則內清斥營交稽儻闇畏綱法閑大體祕精念不外泄求交驩師所獲是之若虛否之無揚務明其見小事寧裕寧裕之道恕人爲本大事振厲振厲之道恭國爲宜此所以陳言也惜才節疾讒說訴有道敦經訓放淫佚端辯論在朝廷仁聖道義之序

燕處聽雅頌之音此所以
陳言也毋苟得質疑言內
君子務擇定遠小人必寬
舒善辭命務簡要必聽
和威儀正起步觀顏色必

勞謙此所以陳言也君子
之事其君也致身必培力
以凝績議事必屏氣以昭
宣議事不屏氣命之曰懦
致身不培力命之曰尸懦

夫尸官聖王不臣賢人不
友故讓也者禮之從者也
爭也者勢之反者也禮之
從者莫大於恭和恭和莫
大於讓勢之反者莫大於

執兢執兢莫大於爭。執兢
則當暱時反闇而知矣當
賊臣反佞而經矣當亂世
反危而彊矣有大權可以
爲四夷威矣昔孔子曰事

君不下達不尚辯非其人
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
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
女其謂是乎天子設鞀鐸
祭先王燕羣臣則使嘗爲
射者抗侯所以令爭事與
陳言也
倪公陳言凡論斷方隅二
奏躋正閑邪也毀私書一
奏將有信於後也釋纍一

奏赦青也留學行一奏惜
賢達也上制虛制實十六
策有所反覆凡六奏立言
條務秉道不回也寇禍一
奏固民也學宮墜事一奏
勤也八議成人而進之也
求事親六奏易退也孝也
通家侍弟宋玟文玉
甫撰

奏牘目錄

奏牘卷之一

翰林院編修臣倪元璐謹

奏爲世界已清而方隅未化邪氛已息而正氣未

伸謹瀝愚忱仰祈

聖鑒事臣聞持世不平則陰陽之戰起論人失實則

舉措之道乖頃者

宗社之靈篤生

陛下生知濟以學問乾健妙乎從容大奸霆驅

徽猷飈發天如再闢人等更生生平以堯舜爲極

軌今乃知有過之者臣非敢爲佞也臣又仰窺

聖人無我深嫌門戶之名

巽命重申動以人才爲念

純王之心較然天下矣然而

皇衷自著其公虛

廷議猶存乎我見臣竊惑焉臣以典試復

命入

都從邸抄見諸章奏凡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爲並

案一則曰邪黨再則曰邪黨何說乎以東林諸

臣爲邪人黨人將復以何名加諸崔魏之輩崔

魏而旣邪黨矣向之首劾忠賢重論呈秀者又

邪黨乎哉以臣虛中之言令之事後之論夫東

林則亦天下之材藪也其所宗主者大都禀清

挺之標而或繩人過刻樹高明之幟而或持論

太深此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可也

其所引援爲用者亦每多氣魄之儔才幹之傑

其間卽不無非類要可指數而盡耳而其中則

又有泊然無營翛乎自遠謝華膴其若浼付黜

陟于不聞而徒以聲氣心期遙相推奬此其人

尤所謂澹漠寧靜純乎君子者也今而曰邪黨

則無不邪黨者矣且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而

必不可不歸于名義士人之行已寧存矯激而

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後之君子以假借矯激

深咎前人而于是乎彪虎之徒公然起而背叛

名義毀裂廉隅矣于是乎連篇頌德匝地生祠

矣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呼嵩

而人猶寬之曰無可柰何不得不然耳嗟乎充

一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然而今之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所謂悖也以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如西江西秦三吳三楚之間什九名賢多半豪傑豨之理數決無沉埋況奉
恩綸屢俾酌用而近者任事諸臣似猶以道學封疆四字持爲鐵案雖或薄從湔祓未肯力引同升夫原諸臣之心或亦深防報復之事而臣以爲此過計也水落石出正人相見總爲崔魏之異

己卽可化牛李爲同心況乎年來之借東林以媚崔魏者其人自敗卽不需東林報復若其不附崔魏又能攻而去之者其人旣已爲獄矣雖有東林烏能報復之哉事理甚明迷者不悟臣所謂方鬪未化者此也臣又從邸抄伏讀
聖旨有韓爌清忠有執朕所鑒知之諭深仰
天聰曠然如人則皆如此而近聞
廷臣之議外有異同可爲大怪爌之相業光偉他不具論卽如紅丸議起舉國沸騰維時與事大臣爭皆蓄縮嘿然而爌獨侃侃條揭明其不然夫孫愼行君子也爌且不附況他人乎迨權奸表裏逆焰大張爌以申救抵觸岸然投劾讀其
陛辭三疏字字秋霜一時以爲寇萊復生趙鼎再出而今推轂不及熱灼橫加則徒以其票擬熊廷弼一事耳夫廷弼固自當誅在爌不爲無說封疆失事衆衆有徒而當時之議乃欲獨殺一廷弼豈平論哉此爌之所以閣筆也然究竟廷弼不死于封疆而死于局面不死于法吏而死于

奸璫則又不可謂後之人能殺廷弼而爌獨不能殺之也又如詞臣文震孟正學驄骨有古大臣之器其鄉人之月旦比于陳寔王烈三月居官旨言獲罪人又以方之羅倫舒芬與臣同年同官儕輩憚其方嚴不敢以爲行相畜而當其
去
國飄然聳身天際臣等自視則猶糞土也有人如此雅謂千秋而今起用之
旨再下謬悠之譚不已甚有加之窩盜之名者豈以

其數十年前有其凡文從龍不逞之李乎夫人
知有從龍之不逞以爲之凡而不知有攵役明
之特行文彭之至德以爲之祖父且賢愚相越
㒹象已然世不鬪郴下惠儔盜跖之誅司馬牛
受向魋之罰震孟何罪遭此嫌譏將無門戶二
字不可重提聊用更端以相遮抑乎臣所謂正
氣未伸者此也總之臣之論東林不主調停而
主別白臣之論韓爌文震孟不爭二臣之用舍
而爭一時之是非伏乞

陛下以臣此說申
諭諸臣凡于持衡用人之際雖不可無薰蕕區別
之法但不當存形骸芥蔕之心要本公虛以消
偏黨其韓爌疏
廷論未屬而早奉鑒知之
旨何難
特命召還文震孟雖
命旨已頒而旣來不前之言尚聒
混文獎事於以破方隅而伸正直之氣道無出此者

矣抑臣又思故憲臣鄒元標業蒙
明旨優卹矣而易名之典似當一併舉行元標之理
學宗王文成而鯁直類海忠介宜
令該部于二臣之間取裹二字以旌儒碩至于涉
內講學書院凡經逆璫矯
旨拆毀者併宜
令葺復如故蓋書院生祠相爲負勝生祠毀書院
豈不當復哉臣草疏畢又竊念部臣王守履以
進言之急而犯失儀之條

陛下慨納其言而薄鐫其級仰見
陛下造就人才之心甚曲而厚也然時經三月懲創
已深履端更新萬彙共躍倘蒙
矜宥召復原官則
聖度極于如天而
朝儀亦因之愈肅矣臣無任悚惕待
命之至崇禎元年正月初五日具
題初八日奉
聖旨朕屢旨起廢務秉虛公酌量議用有何方隅未

化正氣未伸遣所奏不當各處書院不許倡言
創役以滋紛擾王守履混亂朝儀業經薄罰安
容爲舉市恩該部知道

翰林院編修臣倪元璐
奏爲微臣平心入
告臺臣我見未除諍再疏申明以所
聖鑒以質公論事頃臣不揣固陋目陳世界已清一
疏此臣原爲臺臣湯維垣而發也特以意存微
諷語似含糊致蒙
陛下責臣以不當臣方惕息省愆措躬無地旣又恭
繹
聖旨務秉公虛一言非特教戒臣愚實足驚醒羣寐

維垣正人自負度其必無怙心乃接邸報見維
垣有詞臣持論甚謬一疏辯難臣言甚力則臣
請先明前疏之意而後及維垣之所難臣者可
乎夫臣之於維垣非敢苛求之也誠以維垣能
乘
陛下之明斷繼楊所修後而直糾罪樞又攻嵯差而
佐察荷
陛下之重任則凡一切轉移世局攬羣材而遊大通
者非維垣誰望乃臣竊讀維垣入

午當疏則深詆其不從作留

聖心且若相反然者蓋

陛下之諭一則曰分別門戶已非治徵一則曰化異

爲同一則曰天下爲公而維垣之言則曰孫黨

趙黨熊黨鄒黨

陛下之於韓爌文震孟曰清忠有執曰已着起用而

維垣于爌震孟曰非賢曰不簡是

陛下之于方隅無所不化而維垣之于方隅實有未

化

陛下之于正氣無所不伸而維垣之于正氣實有未

伸

陛下事事公虛而維垣言言我見臣于是深懼維垣

以城府之心坐縣成績所以冐昧有言蓋爲

陛下據啓沃者微而爲維垣效忠告者大不圖維垣

之以臣爲甚謬也據維垣怪臣盛稱東林蓋以

東林之尊李三才而護熊廷弼也然亦知東林

中有首參魏忠賢二十四罪之楊漣及提問崔

呈秀欲追贓擬戍之高攀龍乎且當時之議其

于三才也特推其揮霍之畧而未嘗不指之爲

貪于廷弼也特未即西市之誅而未嘗不坐之

以辟則猶未爲失論失刑也若以今日之事言

之以魏忠賢之窮兇極惡積贓無筭而維垣猶

且尊稱之曰厰臣公厰臣不愛錢厰臣爲國爲

民而何况李三才以五虎五彪之交結近侍律

當處斬法司奉有

嚴綸初擬止於削奪豈不亦驕兒護之而維垣身係

言官不聞駁正又何尤於昔人之護廷弼者乎

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怪臣盛稱韓爌

夫舍爌昭然抵觸逆璫及抗疏要禍之蹟而加

以說情罔利莫須有之言已爲非論矣即如廷

弼一事爌特票免一梟未嘗赦而欲用之也至

廷弼行賄之說自是逆璫借此爲楊左諸人追

贓地耳逆璫初擬用移宮一案殺楊左諸人及

獄上而以爲難于坐贓于是再傳覆訊改爲封

疆之案派贓毒比此天下共知者維垣奈何尚

守是說乎至不附紅丸與孫慎行君子之說臣

言原非矛盾益愼行清望較與王之衆不同議
雖刻深亦不失春秋責趙盾之法使後之人加
愼焉可耳夫董狐不爲實直趙盾亦未嘗貶賢
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怪臣盛稱文震
孟夫震孟臣不更論卽如王紀淸正著稱臣不
知其與寃死之周朝瑞寃戍之惠世揚踪跡何
如而但知其以爲沈淮忤逆璫而譴斥震孟則
以爲王紀而降削益均之得罪于逆璫者也至
以破帽策驢傲蟒玉馳驛此說何可全非夫刑

賞出於
朝廷而榮辱因之若王紀之時已半是魏忠賢之刑
賞矣維垣試觀數年來破帽策驢之輩較之超
階躐級之儔誰爲榮辱不特此也宮保蟒玉之
劉詔何如桎梏械繫之恥如杞自此義不明而
于是乎畏破帽策驢者遂相率而爲頌德生祠
而希蟒玉馳驛者遂呼父呼九千歲而不顧可
勝嘆哉至如批照告公祖之詬吳人盡能辯之
蓋當朱童蒙吏吳時責一犯寃斃而其妻貧不

能欽乞丐里中震孟從衆題助二金事止此耳
有何把持放肆而以爲臣謬臣不受也維垣又
怪臣盛稱鄒元標夫元標之爲可裁人者以其
前半峭直後半寬和耳若詆之爲要錢多藏則
又是厭臣不愛錢之轉語臣雖斬首穴胸不敢
本命也故謂都門聚講非宜則可謂元標講學
有他腸必不可謂聚講之徒不盡端人則可謂
聚講之意或由邪謀必不可且當日逆璫之所
以驅逐講學諸人而拆毀書院者其意正欲以

鉗學士大夫之口而恣其無所不爲之心自元
標以僞學見驅而逆璫遂以眞儒自命學宮之
席儼然揖宣聖爲平交使講學諸人而在豈遂
至此哉若臣易名之議擬人以倫王文成武以
濟文而元標匡攘之能或遜海忠介直而徼臨
而元標寬大之度更優此爲定論而以臣爲謬
臣不受也維垣又極力洗發臣矯激假借四字
夫臣之此言正爲人之詆其狂狷爲假名義者
發也當崔魏之世人皆任眞率性爲頌德生祠

使有一人矯激假借而不須不祠豈不猶頓此
人哉而非謂臣之有取於假及東林賢者之于
名義盡假也東林已故及被難諸賢自鄒元標
王紀高攀龍楊漣之外又如顧憲成馮從吾陳
大綬周順昌魏大忠周起元周宗建等之爲眞
理學眞氣節眞清操眞吏治戊遺如趙南星之
眞骨力眞擔當其餘被廢諸臣臣不敢疏名以
目爲擧之跡而其間之爲眞名賢眞豪傑者多
有其人凡玆存沒不同並以眞著豈有所矯激

假借而然哉維垣認臣抑揚之詞爲一成之論
而曰臣大謬臣蓋不受也乃若維垣之持論臣
心所未安者有三維垣以爲眞小人待其貫滿
可攻而去之而臣以爲非計也必待小人之貫
滿而已不知壞天下多少世界殺天下多少正
人雖攻而去之不亦晩乎即如崔魏之滿貫久
矣使不遇
聖明御極亦誰有能攻而去之者乎維垣到底以無
可奈何之時爲頌德生祠解嘲而臣以爲非訓
也假令崔呈秀一人舞蹈稱臣於逆璫其餘諸
臣便亦以爲不可異同而盡舞蹈稱臣乎又令
逆璫以兵劫諸臣使從叛逆而諸臣便亦畏而
從之以爲適値無可奈何之時乎維垣又言今
日之忠直不當以崔魏爲對案而臣謂正當以
崔魏爲對案也夫人意見不同議論偶異總不
足以定貞邪如宋臣蘇軾之與程頤交詆爲邪
而兩人並自千古我
朝大禮之爭論者亦兩賢之而惟至品節大閑一失

遂分霄壤夫品節試之于崔魏而定矣故有東
林之人爲崔魏所恨其抵觸畏其才望而必欲
殺之逐之者此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雖爲崔
魏之所借而勁節不阿或逐或遠者此亦正人
也以崔魏定邪正譬之以鏡別姸媸維垣不取
案于此而別爲中途溫解之牘將無不東不西
半補半下之間又即維垣所稱鄉愿之屬乎至
云東林二字不當復言臣深服維垣無我然請
維垣胸中不存四黨之見臣亦絶口不復標東

林之日矣總之東林之取憎于逆璫獨深受禍獨酷在今日總當曲原其高明之槩不當毛舉其纖寸之瑕而揭揭焉徒于逆璫以首功反代逆璫而分謗斯亦爲不善立論者矣人材不可不惜我見不可不除衆鬱不可不宣羣議不可不集

堯舜之士必不可負英雄之績必不可蔽忠告善道之言必不可指爲生心害政之說願維垣之熟計之也若臣鄉中之賢者亮節乎心臣雖未嘗

與謀度其不以爲謬而區區胡煥猷臣何至拾其唾餘哉然而下士一言偶合亦豈必盡廢而反之古人有師馬師蟻者惟是魏忠賢之餘論崔呈秀之故智則必不可奉以爲經守之不失耳臣以維垣將議愈乖不得不再剖析要于就事言事此外雖有見聞不敢旁參一語惟

聖明裁察崇禎元年正月二十四日具

題二十七日奉

聖旨朕總攬人才一秉虛公諸臣亦宜消融意見不得互相詆訾至於宣衆鬱集羣議惟在起廢一節已下所司着銓臣咨訪的確具奏該部知道

翰林院侍講臣倪元璐謹
奏為公議自存私書當毀敬陳膚見以襄
蕩平之治事臣觀梃擊紅丸移宮之三議鬨於清
流而
三朝要典之一書成於逆豎其議不必不兼行而其
書不當不速毀請詳其說蓋當事起議興盈庭
互訟主梃擊者力護
東宮爭梃擊者計安
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

宮者弭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六者
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以為忠悃則皆忠悃以為
明見則皆明見總在逆璫未用之先羣小未升
之日雖甚水火不害塤篪此一局也既而楊漣
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於
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又借三
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
歸孝於
先皇正其頌德稱功於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
疑有遺鱗勢極重而或憂其翻局於是崔魏諸
奸乃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
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又
一局也繇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共議要典者
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為金
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若夫翻即紛囂改亦
多事如臣所見惟有毀之而已夫以閹豎之權
而屈役史臣之筆亘古未聞當毀一未易代而
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云彷彿明倫規模

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
肅皇帝爭聖崔呈秀可與張孚敬比賢悖逆非倫當
毀二矯誣
先帝偽撰
宸篇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
神宗手製序文為例假竊誣妄當毀三又况史
局將開館抄具備七載非難稽之世實錄有本
等之書何事留此駢枝供人唾詈當毀四故臣
謂此書至今日不毀必有受其累者累則必非

主三案者之累而爭三案者之累抑又纂修三
案者之累也何也爭三案諸臣其品原分三等
下者如崔呈秀劉志選李春曄等之附和希寵
不足問矣最上莫如黃克纘賈繼春王業浩高
弘圖劉廷宣等始處君子而不必求同旣遇小
人而自能爲異本末炳然雖有忮者莫或能加
之也然而管華之席未割老韓之傳同編在數
臣高明之觀豈不引爲坐塗之辱若其次焉者
雖非盡有滓持要亦不皆濡染而特以矣氏抑

揚之過保不爲後人齮齕之端至於纂修詞臣
之在當日則更有難焉者丹鉛未下斧鑕先懸
姜逢元閣筆一歎朝聞夕逐矣楊世芳吳士元
余煌等備竭調維其於忤璫諸疏有匿其全文
者有刪其巳甚者時傳書成而獄又起則有寧
加醜詆之詞而決不肯下一不道無將等字面
以傳會爰書者凡此苦心亦多方矣而事在見
聞之外未易可明彈章一加萬喙俱喪諸若此
者皆臣之所謂累也累之不巳元氣又必大傷

當今正氣日伸方隅漸化自應進其平詖沃以
溫湯偏彼剋伐不休正恐淸寧無日然而逆璫
之遺蹟一日不湮則公正之憤心千年不釋也
伏願
陛下勅下該部立將
三朝要典銷存書板盡行毀焚仍
命閣臣擇期開館纂修天啓七年實錄而又
命纂修詞臣捐化成心編摹信史凡關三案之事必
執兩端之中而又

命三案中
賜環諸臣各以
聖明御極爲再生之年勿以恩怨橫胸理前身之業
至於一切妖言市語如舊傳點將之謠新鷹逐
佛之說毋許妄形奏牘橫起風波則廓然蕩平
偕於大道矣臣向以是非之心言是非今以史
臣言史統關大討伏惟
聖斷施行崇禎元年四月二十五日具
題二十八日奉

聖旨覽奏三案兩端之議原當並存但已有
實錄自不必復增要典且既說史臣編摹苦心則其
論斷之有難傳信在史臣亦自念之道所請關
係匪大著禮部會史館諸臣詳議具奏聽朕獨
斷行
熹廟實錄著擇期開館纂修務以平心存其兩是餘
諸臣亦各宜和衷共濟這疏持論虛平有裨新
政該部知道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加俸一級臣倪
元璐爲
試典告成纍臣可念懇乞
聖慈
宏開法網以章至仁事伏蒙
陛下鄭重武科
創興殊典
臚傳之後一時翕然以爲得人最盛臣元璐承乏

愛
命從同官方逢年後欽冰惴惴幸覩厥成昨者
晏啓彤方與沾
寵灑志意酣鼓忭舞俱興旣復愉然則有感於前主
考監試楊世芳等四臣之蒙繫未釋也夫四臣
之罪則有之矣在監試余文熠馬如蛟不能特
設科條而因仍已事在主考楊世芳劉必達不
能細繹
明旨而過拘小嫌若此者臣之所謂罪也然臣謂其
可原卽在此何者監試二臣所收之技勇非真
無技勇也緣于刀劍跳擲隨武人所自呈而文
臣不精武事苟見可觀不暇深求其實主考二
臣所遺之技勇非以其不文也以其犯
諱涉嫌爲
明旨所未及而武場拘以文例自謂敬謹不知反涉
于違總之事當創始未易精詳若夫情弊悖範
則四臣所斷斷不敢出此亦舉
朝所共欲百口保之者也廣場耳目共屬

聖明毫髮難欺
功令方新
天威孔赫雖復至愚極頑豈其利害之形蒙于襲石
軀命之事等于飄風而敢肆倒顛公行範玩者
乎卽如主考二臣回話之遲亦緣誤認
聖旨文武二字爲監試而設不敢輒擅啓陳因拘成
借旨如此類大可哀也况今
陛下亦特拔冉元王來聘卽前楊所收技勇文章四
臣皆能識之亦豈可謂之不得人哉至于四臣

生平如楊世芳劉必達之清謹端方詞林推重
而監試二臣之在栢署亦錚錚有聲其馬如蛟
又以按蜀報功方在叙賞之列人才實難伏惟
聖仁如
天曠然出之幽囚加以薄罰卽欲懲誡而以侍從執
法之親臣纍拘匝月亦足以示辱而人知所懼
矣威衆之道寧在多乎臣以承乏踵事頗知詳
實輒冒控陳誠非敢出位黨欺自干
斧鉞伏惟

聖慈矜察臣元璐不勝皇悚待
命之至崇禎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具
題二十一日奉
聖旨本内事情已有屢旨俟法司問明不必申救該
衙門知道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加俸一級臣倪
元璐
奏爲學行第一詞臣宜留史局微臣自揣不如懇
恩換職以全器使事臣聞常才易得奇士難求故席
前宣室有吾久不見之言賦奏上林興安得同
時之歎彼皆中主有此勤拳况以
陛下理學文明首出千古
龍雲道合適有其人而坐使淹沈實可惋惜伏見原
任右春坊右中允今聽降黃道周學行雙至今

代所稀覯其嫉俗多忤至清絶塵
禁近十年日益貧寂甁鮮儲粟廚或無烟此皆
中朝所共知信執母之喪廬墓摧毀里衆見者並
云曾閔後生其學原本六經博極羣史旁串百
氏澤于仁義所爲文詞宏深奇典上凌數代西
漢而後莫有其儔然又精洞時宜務爲經世有
用之學自
天文曆筭禮樂名法邊籌財賦往代
今朝典常典革出其胸手悉有成謀

陛下試以淸議之暇
召見
文華武給筆札使條所蓄自可倚馬萬言坐剃
董賈如道周者誠天下奇才
天爲
陛下生此一人使之仰佐
天章黼黻
一代不可謂之偶然也在今一時聞臣此說者或以
爲疑所謂世人貴耳賤目若道周死後數十年

天下之推之必有甚於臣言者臣雖愚悖豈敢
以身觸
雷霆過情獎物即
陛下釋之不誅臣亦懼爲後世所非咲所以推舉本
係至誠且道周前因疏救舊輔錢龍錫忤
旨降調未幾而其言卒行是則
陛下之知道周久矣當道周抗疏之時同輩聞之並
爲危慄而道周以爲惟
聖主可與忠言侃然進說此誠至難臣謂

陛下今日用人惟當取其伉直有氣者今人多畏禍
重其身家又聞者中使斷
憲四出動以威倨上官之體加于庶司臣懼海内士
大夫之氣必化爲繞柔
陛下又可不式怒鼃重摧折之乎然自道周既獲罪
而一時論者遂有摘其試錄議及科場以其經
史爲子書以其精詳爲孟浪此可歎也又臣仰
窺
陛下勞于求賢

睿懷孜急曰安得不貪財不愛官不徇情面實心任
事之臣而用之然以臣所知道周而外又有如
原任順天府尹劉宗周淸恬鯁介正類道周而
宗周居尹罄之職盡力尹罄道周守文史之官
致精文史以此二臣仰符
側席猶圭璋之合而今宗周既以骯髒投閒道周亦
以蹇諤承服天下本無人得其人又不能用如
此安望天下有爲
陛下奮其忠能者乎此皆諸臣之過非咏則攸不以

告
陛下耳臣聞制世之道非有他端其上用必當材使
必稱器其下愚者遜智拙者推能則天下自治
臣自量庸劣遠遜道周從道周蒙譴以來臣內
愧氣失因其有科場事未結縮默至今項經部
覆奉
旨是臣披胸見心之日矣誠以臣在詞垣有如鳧鴈
若道周者使之大承
顧問小效編摩必有補益度越時賢
奏牘　壬申　七
陛下幸聽臣言還道周原官而出臣於外承道周所
應降官級此猶棄珷玞得良玉也昔孔璋請為
李邕代死柳宗元以劉禹錫母老願以柳易播
今道周所遭不至死徙而其才又遠過李劉即
臣自處亦實羞出孔璋宗元之下且臣自爲
聖朝用人及史局需材之計非爲道周惟
聖明垂察崇禎四年閏十一月十九日具
題二十二日奉
聖旨黃道周已有旨了不必代爲陳請該部知道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加俸一級臣倪
元璐謹
奏爲思親患病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俯容歸省就醫少延微命事臣本悉愚遭逢
聖世翱翔
禁近十有餘年清切從容莫如斯職
天地恩重去此無家
日月之光尤人共戀故從筮仕至今除中間兩奉
差移未嘗一日稱疾求便獨今以此閒極念奄遘
奏牘　壬申　八
沉痾百療不能乃思歸計伏念臣母太安人施
氏行年七十有二體素癯薄不任遠行臣官
京師十年之間凡再往迎不能一至崇禎二年伏
蒙
聖恩陞臣南京國子監司業幸以去家一水然猶艮
又始就潘輿相聚既歡臣于此知古人捧檄之
意不悟
隆恩無極驟又量移時初被奴氛
聖明宵旰臣母子難同行止自合分携臣母素賢通

曉大義自臣備討到今二十年間凡六七別率
皆中坦歡顏獨于此行雖誠勉再三而涕泗巳
出臣既就道中懷攣攣凡十餘夜不得歷寐抵
都雜以塵勞怔忡陡作兼臣舊患脾淫時或失
血注下諸苦奔會不得停休自去夏五月歷秋
涉冬肌肉日消見者憐駭然臣猶自恃中强勉
趨
朝謁延至新春寢增危劇不復能興先是有臣所
知察臣氣色謂臣憂思拂亂不治將深初不謂

然今已驗矣
京師如海然獨無醫即幸有醫亦無治臣之藥臣
覡逐親廬而求生
都市雖使盧扁傾其上池亦豈有濟哉以臣迂拘
木強不能逢時僭昧緩綴不能誦古沿述舊聞
無編摩之效感歎時事無論思之功即使其親
未老其身不病猶當引分求能以誠侏儒充負
烏私命危朝露疾痛如此能不呼
天倘蒙
聖慈矜憫臣私並
俞所請俾得就此春和生出
國門生入里門一見臣母縱填溝壑靡所憾恨所有
承泒
實錄先經力疾纂修謹一面繕寫次第完繳無敢
荒率緣伏枕間恭遺義男倪安代齎具
奏上
聞崇禎五年二月初二日具
題初五日奉

聖旨倪元璐纂修未完且新補講員着照舊供職不
得陳請該部知道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加俸一級臣倪
元璐謹
奏爲微臣思親無已積病日危泣懇
聖慈垂矜允放事該臣於春初因思親患病具疏求
歸伏蒙
聖恩以臣新補講員不遂
命允臣感激惕息從此不敢言歸會值
春講初開臣因力疾出而供事馬背藥爐時用匙
勉延至五月八日已不能支乃始移文註籍爾

門調理凡臣所患之症雜亂多端怔忡不已繼
之脾泄脾泄所加甚爲痰注然以臣悉法調劑
積月之功稍漸寧貼深冀秋清爽然
秋講又開此臣引吭颺忠之會矣不意七月二十
日適體蒸熱若萬斛之火投於乾木頭痛逆坼
如被斧槌如此三晝夜臣既昏然諸醫雜進章
凝和錢國賓沈敬樞陳抱瑜等測寒測熱疑實
疑虛溫凉補瀉各隨其意復四晝夜有加無解
家人嚎號臣於是升藥不進又三晝夜雖外火
稍紓而中焦蘊隆彌積煩懣生死之事實未可
知轉盼
經筵臣復坐誤冶以曠官臣亦當罷也伏乞
陛下鑒臣眞實放臣生還臣觀諸醫藥籠所有無不
爲臣用者而不能治臣臣之病其非湯熨所能
攻明矣小人有母生死相依惟
陛下錫類至仁
惠臣大藥臣不勝嗚咽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專差義男倪安齋捧奏

聞崇禎五年八月初六日具
題本月十七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二十五日吏部覆病非假托應准給假回籍調
理云云九月初一日奉
聖旨經筵史局需人倪元璐着恪勤供職不准回籍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加俸一級臣倪
元璐
奏爲
天恩甚重臣病實深補牘申祈乞
允暫歸就醫俾延殘息事頃臣患病哀陳徼
恩下部吏部覆臣病眞應放奉
聖旨經筵史局需人倪元璐着恪勤供職不准回籍
欽此臣從枕間扶掖拜誦
溫文悚感涕泣小臣蟣蝨荷

注諭留聞者悉驚以爲異數臣自分卽旦暮死恐更
言歸旣又圖廻臣病多端而怔忡脾泄爲甚自
客夏至今百療不瘳今年從五月杜門調理凡
逾百日反致鬱火蒸騰幾卽危阽近幸火怒稍
衰而心脾本病乃彌沈劇自與人語至一再往
復或小泄思卽悶煩中戰如鹿駭弃仰視屋梁
動旋如盪一爆熒然望猶黶漆臣心知此候非
佳日抱憂懼然臣所以亟
請求去旣絲思母亦以
京師鮮醫自歲餘來延召數十水石罔投臣鄉夙
有名醫孫一臨凡遇艱危之症應手卽除今其
人老矣冀及其未死就與之謀苟其刀圭有靈
臣事
陛下之日甚長也故復昧死從
陛下乞一年之假臣遭際
聖明備員侍從論思啓沃出則徼有事之榮偃仰棲
遲入則享無事之福自盈
朝執掌奔命之士企爲仙曹身非土木胸心並具

獨何爲背違
明主厭薄榮名釋其鳳池之安而波波道路乎哉
陛下仁覆天下其于文學近臣尧尤
軫體必疑臣假托請
令詹事府堂上官公嚴查勘果爲欺罔規便雖承大
戮所不辭也緣臣虛羸不能車馬舟行寒鈍轉
眼河氷所爲急呼亦慮窮途之哭伏望
聖慈矜惻
俯臣暫假就毉從此餘生皆

陛下所賜臣見
經筵林列皆賢者又臣所承派
實錄既告成繳閣纂修之事亦不需臣臣卽留不過
保殘視蔭糜大官之俸已耳臣不勝哀切待
命之至恭遣義男倪安齋捧奏
聞九月初三日具
題初七日奉
聖旨倪元璐既係眞病着在任調理不准回籍該部
知道

奏牘　壬申　十五

日講官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掌坊事

臣倪元璐謹

奏爲

講筵暫撤子舍久離申籲

聖仁錫類歸省事先是崇禎五年臣以母老身病疏

求

賜假省親就醫自春涉秋凡三瀝請終不蒙

允重以溫文臣感激

殊恩遂且抑情忍死冀踐一期乘間補牘不悟昨歲

日講缺員閣臣據資以臣名

上奔辭不追旋奉

俞綸臣自惟碌碌簪筆十餘年無所効誠得稱引古

昔攄竭工瞽或亦臣母聞而憙心以此矯勵小

紓明發今歷春冬

講席再撤而碌碌猶初是則臣智識淺陋納誨無能

之明驗也旣自慚報烏私益深當臣始陳臣母

時年七十二衰矣今又二年豈反益壯又臣向

以離養三年鬱陶病困幾至危殆今積五稔豈

更泰然前日陟屺

關之心置何地乎臣嘗讀詩至四牡之章其臣不言

而其君則爲之言曰是用作謌將母來諗春秋

左傳頴考叔懷羹遺母稱之曰純孝錫此而推

使其臣自言必益軫體而有食于君側不思其

親者聖人之誅之豈待問哉又臣觀唐臣陽城

爲國子司業引告諸生曰得毋有久不養親者

乎明日告歸者二十輩三年不歸侍者黜之魏

公子無忌率師禦秦令其軍中曰獨子無兄弟

者歸養夫二臣之志本在于徵材集衆而其所

令適便私謀麾駈使去恒人觀之即是乖舛然

二臣以爲即人不懷其父母寧復可與學道圖

功若其有懷中亂又縶維之學亦不成功亦不

出夫勵世之術以忠孝予人以功能歸國二臣

皆有取爾也遭逢

陛下聖明典勵德行循責名實所求乎天下則豈可

不自近臣始乎臣敢遠引前講官李明睿近援

左中允李建泰爲劍仰冀
同仁袀衔
矜命臣母子啣結何紀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崇禎七年十一月初九日具
題十二日奉
聖旨倪元璐講筵啓沃着照舊供職不必以私情陳
請該部知道

日講官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掌坊事
臣倪元璐謹
奏爲感繹
溫文敬攄鄙見塞啓沃之責疇
訪落之懷仍瀝烏私終祈
天鑒事該臣以母老陳情伏奉
聖旨倪元璐講筵啓沃着照舊供職不必以私情陳
請該部知道欽此臣驚感之餘㴋汗俱下如臣
固陋尸素爲羞本以飃窮并心懷𢘑又復深維

啓沃何事可得輕言以
陛下天縱淵虛兼時多事即非精洞今往奚取曖姝
惟以其官名爲論道毋承闊誠務存渾成翌翌
之愚實多未竭又或事隨時起所爭俄須跂及
講期已成往事以此感發別爲奏記之言凡條十
六其八制實其八制虛又以覼縷繁稱輒離二
牘用便
覽觀伏惟
聖明財擇至臣母望八衰齡臣懷思心亂終冀

矜命暫假歸省臣苟不即與溝壑犬馬宣力豈患
無時臣不勝悚亙謹具奏
崇禎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具
題二十四日奉
聖旨疏陳已有旨了倪元璐着照舊用心供職不得
以私情陳請該部知道

日講官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掌坊事
臣倪元璐謹
奏爲首陳制實八策以祈
聖明裁擇事臣所謂制實者皆關時急切而急則又有急者臣慮失之一瞬後必難爲故先言之凡臣立言之序視諸此蓋寇急莫如離虜交昔漢先零羌與諸羌解讐交質趙充國以爲至秋必變今奴挿勢弁虎翼飛食溼鎬之事慮在來春宜

勑撫臣秘通邊吏秉兹方合伐其本謀凡古離交法惟用間陳平之離項范燭武之離晉秦魏武之離韓遂馬超慕容廆之離宇文高段並能挽膠漆爲水火俾疆境危而復安今獨何爲擣足拱胸坐承禍患一也其次曰繕旁邑奴用兵無他長而徼知聲擊潛虛之法向以吾備關即不趨關而趨口今知吾備口又不趨口而趨雲上虔其再來必不趨雲上而趨薊又必不過京城而拟旁城其抄旁城必不先乘堅而乘瑕今畿郡

雄州或亦猶知守計惟近畿玉田三河豐潤平
谷等邑土墉低頹可超而越有如虜入因此爲
糧仍使游奕逍遙我亦坐困宜急
勑各處及時增庫繕薄大修守具庶可以堅壁淸野
奪其久持二也其次曰優守兵項者宣大之役
不禦不追罪錄將吏嬰城力守勞在師徒今罰
行賞稍臣慮沙中從此偶語矣臣查守兵月廩
不及戰糧五倍今京士完師而返賞不踰時援
卒驕蹇不前猶然厚奉相提而論誠似非平昔

唐郛寧兵衆以神策賞殊怨憤變生可爲殷鑒
謹條二議一或量給賞賚勵其守氣一或倍增
糧額責以戰功猝有邊烽遂可不煩征調三也
其次曰靖降夷夫收夷非計而旣云不拒則江
統從戎之論又非可拘于今何則以今歸來皆
散丁零衆非如魏晉五部氏秦鮮卑之比近者
譁逃仍係我人挑誘惟慮釁端已見終善爲難
調馭之方存乎權智蓋不在主將甘苦與共之
情而在行伍番漢不分之跡使得各無猜忌或

聽互爲婚姻視瘦猶肉瘦亦何害否則突厥九
成之變動可憂虞四也其次曰盜寇餉秦晉流
寇蔓延日滋苟圖必剿剿必可得惟以餉匱每
來疾呼臣惟竭天下以奉遼左不以爲厲今秦
晉自急還使自饋又曰非宜乎請聽兩省以舊
賦之半新賦之全留輸行間以玆小移必有大
省五也其次曰儲邊才夫邊才難辨比于膈垣
而觀正使有之何容易信臣惟上智自係天授
餘材皆本習成練習之功自非一日之積請凡

近邊縣令責部設法遴掄科貢罔拘惟求英茂
因著爲令減俸超遷三年見能卽陞本道而自
僉臬以至藩長悉亦覈其成績減俸加銜本方
節鉞之才卽取諸此節鉞無缺則加三品卿銜
照例三年一任其子如此則以戎馬軍旅爲家
當塞責者稀而有不次世及之恩波願從亦衆
況廵撫一席而儲畜以待者嘗得數人亦不至
臨事周章旁求生手若云名器世官無庸纍畀
不知成敗之論自有致歸成則茅土猶輕敗則

追除自易六也其次曰奠輦轂昔漢徙富民以
寔京師豈無深意蓋無事則衆貧樂其通潤有
警則輦心倚其重遷此卽無形之金湯實在之
兵食今
都城蕭竭不忍見閭車戶動至傾家流商噭然載
路重之市井無頓以告寄爲佃漁每一波牽輒
連數十幸而得雪家已蕩然所以凡昔所號巨
賈殷家悉無兼辰之食五方游衆無所依歸剽
刦公行職此之故誠恐一旦告急人無固心搘

臂開門勢所必有宜急議培養無靳膏澤通草
豆官買之例以省他襦榷訪察停禁之恩而除
濫緝酌甦商之策塞告密之門汔可小康馴臻
大定七也其次曰嚴教育
國家之所以教者二教官以秘館教士以辟雍今
以治才爲寔際儲之宏文一入金門遂稱閒局
又容與焉是化有用爲無用也欲使無亡所能
莫如教習教習之法宜大更絃古事經史今事
典故邊事

祖憲近事時宜凡所誦著考索悉取諸此又或設爲虛
分時相問難以深微其意窮致其才禁宴會簡
游謁日省月試灼然有程館師察至報成闕臣
論定以
請平章之具則亦優優矣至于援納旣輩貢舉將
與兩雍司成署做館條厲施鍾鐸何患功能不
出慮行不與八也凡此八者苟得行之臣妄謂
可以禦患持危補偏救敝伏候
聖裁謹題請

旨崇禎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具
題二十四日奉
聖旨奴收補衆用間伐謀有何實著倪元璐還詳確
具奏宜大兵餉正在覈議秦晉留餉及撫賠事
儲邊才已有屢旨館監教習事宜該部看議具
覆

日講官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掌坊事

臣倪元璐謹

奏爲繼陳制虛八策以祈

聖明裁擇事夫臣言制寔不如臣之言制虛也寔則循跡致能謀近而不能統遠虛者本諸理道治以精神一舉而包數功一時爲之而有數十年之利其最大莫如正根本

聖明憂勤威德滿世而太平未致誰任其責乎治之根本惟在

絲綸今六曹庶務未稔政府即成謀不敢上

聞豈曰無權

便殿引對凡有敷陳雖微言悉蒙

俯採何云不信故救時之可爲莫如今日矣誠如引宰懷恥秉忠絕欺體

陛下之嚴察以剔蠹祛邪奉

陛下之公虛以育才扶正勿以大猶付之悠悠勿以瑣務示其周詳恩怨不犯其胸好惡必循人性毋徒傷元氣而情面仍存毋浮慕精明而叢脞實甚凡侃言必有深慮毋一槩扶撥以遏羣謀凡至理必有定歸毋變票游移以嘗

上意毋以意見獨立之士毋以聲顏拒來告之人如此則才識自生勛猷自著今師濟名碩雅懋虛懷臣亦志希他日用資吐握一也其次曰伸公議吏部左侍郎張捷無端保奸致激羣論其在今日所爲去留非徒邪正之關實亦安危攸係何者凡彼死灰竭計惟幸家國多凶所以向者盛傳勾虜之謀已而即有邊才之薦今見前

功無恙即云大勢已移竿牘金錢麋興蟻至從茲擾攘必多事端不覩袁弘勳以訟楊鎬疏然潘國禎以薦劉詔承刑何獨於今衆惡必察且昔年逆案之定

聖意本以弭爭故如鄒英持正尚云違

旨鐫官豈以張捷背公終聽靦顏就列乎息棼遏萌是在

乾斷二也其次曰宜義周大

祖
考者臣庶所欲崇戴以明忠豐芑之懷雖迂有道內臣
者外庭所嘗摘剔以明與排閎之論雖戇有名
如近日詞臣許士柔力關
先徽倘終庋閣惟恐世傳其說而
陛下永言垂則之義未彰腓歲憲臣王志道抗爭內
遣如久沉淪惟恐下享其名而
陛下權宜姑試之心猶嫌斯關譽望冀留
睿思三也其次曰一條教夫致一則不亂涉兩則生

奸如卓異本求循茂而厲以考成之格於是撫
按不能治貪殘側轉本處庸凡而美以優陞之
名於是公論不得問推折會推既咨羣議而所
禁乃在把持於是盈庭之語默無主館員既重
官評而數試仍以文字於是閣部之取舍難憑
凡掣政在必行要使人無可托盍求畫一以定
歸趣四也其次曰慮久遠夫弊必原其自始法
當慮其所終故循事始之觀則兵譁必繇於將
劣民亂必繇於紳豪武紬必繇於文尊

宗辱必繇於官玩爲要終之論則劣將易制而譁
兵難制豪紳易制而亂民難制文吏易制而武
臣難制有司易制而
宗潢難制抑揚操縱宜有權衡若矯偏過平懼貽
後累五也其次曰昭激勸凡
邺死之典皆所以勸生自劉之綸以庶常片語而佐
樞王來聘以武第踰年而秉纛遭被非常安能
不死要在二臣之死亦有難能之綸叱馭嬰凶
來聘先登遇害法應殊邺頗反寥寥天下皆謂

陛下槩貴無功之人而薄酬死事之節負氣之傑因
之沮心請自今茲愸弘斯義怒蛙駿骨俱可致
功六也其次曰勵名節孔子疾沒世無稱詩曰
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古之聖人期人以名如此
也今或見人表異輒詆好名臣愚誰懼世不好
名所以每多敗名之事又況人惟事若所以名
隨苟其事之無可名豈浮好之而可得乎至於
在位無才皆因畏柔飾避昔人求將畧於犯顏
敢諫此非虛言原夫畏敵之情無過畏死斧鉞

之與鋒鏑共為不畏豈有殊哉氣聞則膽安膽
安則智出摩厲之術必推其原七也其次曰明
駕馭督撫大吏古之所稱連帥全資威重彈壓
諸州若其不任或至僨轅更置何難褫逮亦易
惟當受事臨戎之際小形過差此可鄉重責成
勿事頻加呵讓誠恐氣失沮喪醜臨將吏非招
五日京兆之玩即懷鬼朴又來之疑勢必倉皇
亂謀苟且救過八也凡此八者苟得行之臣妄
謂可以與世正俗定治成功伏候
聖裁

崇禎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具
題二十四日奉
聖旨奏內事情多係奉旨倪元璐不必繼陳該部知
道

日講官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掌坊事
臣倪元璐謹
奏為遵
旨具奏事該臣條上時政十六策其制虜八策伏奉
聖旨奴收插衆用間伐謀有何寔著倪元璐還詳確
具奏宣大兵餉正在覈議秦晉留餉及撫降夷
儲邊才已有屢旨館監教習事宜該部看議具
覆欽此臣本迂儒妄言兵事
陛下不以為罪顧荷

疇咨古之至聖問棘問童則有如此臣感服中奮昧
死上言臣惟用兵伐交之道在審彼己我強盛
則勢格聲禁之耳先零羌通謀匈奴義渠安國
召斬其渠三十餘人又縱兵擊其種人斬三千
餘級羌雖小戴交亦以攜阿魯台心冀部置女
直此番
文皇帝旣辟折之亦遂止息凡此二者臣度今日有所
不能力不足則愈尊謀故臣以爲無如用間也
間者兩疑之術若以今日之勢言之惟得疑奴

使不收捕不能擬捕使不歸奴何者捕力竭畏奴抱頭西奔又不能自制其衆使無東向顛蹷日甚不歸奴何歸凡伐敵謀者必明敵情其情在于畏死救亡而吾又無能爲助此雖使黠張復生烏能離破之哉然自臣所見亦有可乘臣見捕旣苦奴而又失賞于我失賞于我而又不能取償于奴其所得因奴爲利者無過附奴入犯耳以捕附奴入犯虜奴必厚責其資糧而薄遺以鹵獲如此捕雖歸奴更益窮困其不能一

日弛心六十餘萬金錢明矣始吾以其勾奴絕賞屢要不許此誠正論若在今日羈縻之法又有難拘請聽邊臣設計招徠卽有請求無罵其使惟厚要信誓能絕奴又爲我堵截予半賞更斬獲獻功者盡給如舊以此餌捕卽以此疑奴是卽間也其又或可爲者臣聞奴性殘忌得我遣人不能用又虐使之其遇捕衆度亦猶然果爾二憾在彼如得容通遠將使勾誘捕衆叛奴來歸成則坐潰其羣卽覺露亦使相猜自賊此爚爲窒風之術也其又未盡者惟在邊臣相機制變陰陽施設

廟堂所不得授謀豈臣所得慮乎臣所慮者以今邊人皆不知用間今之所爲間者皆非間也凡間之道有如伎戲變山化車吞刀浴火非有情實要自難明是故陳平惡草慕容牛酒殺其所持皆不可以欺三尺童子而卒使項范垂其魚水高段棄其牲書者非徒其奠多謀遠也亦繇其行間之人與其事會猝忽爍閃移情飾態使見

者不覺觸之景心今則不然名爲用間甚于正告如項之役堂堂正正走一介之使持尺一之書以招麻𩝐此豈可得麻𩝐有銖黍之信奴衆有銖黍之疑乎哉誠得邊臣竭其計數傳以神明又多募飛趫敢死游談出没之輩飛長耳目徧廣腹心間必可行謀必可伐故臣以爲凡攻守募練備禦詗間之計專責邊臣無有撓制封疆之事則猶可爲也臣觀邊臣之不効始于牽掣終于依附牽掣能者之憂依附庸人所樂是

故監覘之遺可以暫皆不可久恃者也二年以來邊臣之情較往已異往猶負氣欲明骯髒今則能盡中沮歸命軍容無事稟成爲恭寇至推諉百出陰幸藉力逃罰陽以號于人曰吾不自

繇此臣所甚歎

陛下神武嚴明著于天下今但厲責違臣以周圖功而信賞必罰以持其后欺玩自破何苦以其近習之人試之鋒鏑躬目不避適予邊人以徑又使藉口迄用無成哉始

陛下曰行之有緒即撤今行之無緒益宜撤敢因明問推原及之伏惟

聖明裁察至臣所條十六事恐本精誠又制寔八策内腊旁邑奠

贄穀二條未奉

進止今除館監教習事宜

下部外此十五事乞統

行覈議奏

請即不當者黜譴惟

命臣死不悔

崇禎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具

題三十日奉

聖旨這所奏知道了兵部知道

日講官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掌坊事

臣倪元璐謹

奏爲微臣月危言事動觸兇鋒敬暴愚衷仰祈

聖鑒事項臣以求去之身陳時政十六其一則言銓

佐張捷保奸當去狀捷乃披猖反噬恭奉

聖旨倪元璐供事講筵不必苛求其干與考選投送

議槖事情着自行回奏張捷着遵旨速出佐銓

毋得久稽該部知道欽此

陛下之優待講臣而欲發譖人之情可爲巳至臣感

極涕零除投送議槖事情另疏

奏明外謹剖臣愚所繇摘捷及上書言事之本懷

幸

陛下詳覽焉夫捷之薦逆

聖斷彰于上羣議沸于下黃童白叟唾笑于都市者

旣數月矣而臣今始訟言及之臣寔自愧然臣

所以終難閔默者亦非拾人津餘求附名教叢

眞見捷以倖請得留天下不知

陛下姑容之故疑有深眷逆黨諸人紛擾四出必亂

大謀當玆多事

聖明宵旰之時臣惟冀

朝端省一議論與一事功去一懷邪之人鼓百効

忠之輩不量螳臂以犯隆車早知捷必嘈嘈今

其言諄張百端有如醉囈千古邪正分明孰如

附璫一案身自保邪反訊攻之者爲邪何異官

兵逐賊賊即罵官兵爲賊其最可厭者動云指

使試問

平臺奏劾稟令何人其尤可怪者突樵交歡不知

許史簪纓主名誰氏凡此

天鑒自微臣誠不屑與言惟捷以臣詞林言事謂之

侵官攜冶冀倖榮名此宜正告夫捷亦知詞林

爲論思之官乎天下大事是非大關詞臣不言

誰當言者往代無論本

朝名臣如解縉羅洪先羅倫舒芬劉球楊愼章懋

趙貞吉吳中行趙用賢輩非詞臣耶並抗疏觸

權爭光日月若以言事爲梯榮彼數臣皆承眨

竄或至殞身幸而昭明又什九不登顯位多言

之效亦旣可知已金門氷局本無氣焰徒以其
不鳴不躍坐致公卿人所共歎臣非不惜卽以
衙門體例言之壁叙之事悉稟中旅是故輔臣
者詞臣之司命也臣欲求進必求輔臣而徒以
迂拘執拗前則
講筵有責成執政之言近則制虛有規切政本之論
抱此憂危慄慄不已何事可得大臣之心尚希
進步乎臣所以然惟以
陛下文武聖神振古無二又自

講筵親見
陛下虛懷聽受凡臣等啓沃之詞苟得肯領雖甚遊
耳必蒙
霽容臣中懷激奮宵半徬徨圖所自効初意亦只欲
早誠講編復慮拘牽輒形奏記臣深歎今之大
臣爲國不力及其不效卽復歸咎于
上不曰用法傷嚴則曰求治欲速每聞斯語臣輒痛
心夫
上所致嚴在於奸誤請問今之大臣有爲
陛下特發一大奸誅一大罪者乎此寔不能而惟知
刻覈侵細甚或陰賊行私夫雷霆者所以與發
導滯不爲傷和也惟非時之氣淫雾怪雹賊物
殊多下自爲其淫雾怪雹而咎嚴
雷霆此臣所痛也又爲欲速之患者譬程百里速則
一日可至遲則再宿之功道取優閒寧遊無速
耳今則拱手安坐全未就塗非徒未就塗也又
背馳焉僕車如此反怪主人之焦迫督促乎凡
所以然亦繇大臣無深識以慮事無定力以持

危無明鑒以辨材無慮懷以集議有寔行而用
罔或首鼠以逃愆不知揣摩之是欺強欲摘察
而反誤遇事縮朒閒言呌嚚甚者養交固權崇
貪獎兢上行下效欺蒙日滋以至法令不行紀
綱不立夷寇紛結人心乖離其臣寔驚而曰
上何欲速此又臣之所痛也臣懷此二痛不復能自
顧惜所以矢誠極言諸事而歸根本於綸綍又
以其餘及於張楗臣心知禍與言俱亦繇臣自
明骨相以五品爲登嶺絕去功名之念故爲此

也而捷反以臣爲貢高買直冀覦新麻是猶見
人捉水謂之求熱捷心覆言悖大都如此豈必
如捷阿附結納百票百留乃爲不愛功名持重
求退乎捷云欲與臣同罷如其誠然此即
宗社之靈臣木强迂疎自甘棄置願
陛下重加臣以褫削而薄予捷以休間一舉而去二
無用剔一大蠧致治之機或即在此伏惟
聖明裁決
崇禎七年十二月初三日具

題初七日奉
聖旨臣工去留朝廷自有鑒裁奏內百票百留語殊
屬輕率倪元璐還著恪供職業以圖自效該部
知道

日講官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學坊事
臣倪元璐謹
奏爲遵
旨回
奏弁錄
呈原復冢臣議藁以祈
聖鑒事項銓佐張捷奏辯臣疏橫口誣訐伏奉
聖旨倪元璐供事講筵不必苛求其干與考選揆送
議藁事情著自行回奏張捷著遵旨速出佐銓

毋得久稽該部知道欽此臣謹據實以對今年
夏秋之間吏禮二部方奉
旨會議館員考選事宜盈庭紛然踰月未決一日偶
於客座遇禮科都給事中薛國觀有問及之國
觀云斯舉甚盛而考法殊難盍繇文治不能兼
收閣部不便同事臣時從衆中偶攄臆見國觀
躍然以爲可行座衆亦同聲稱善隨即別去越
數日忽舊冢臣李長庚露封貽臣一書曰外間
傳有考選一議甚善可得示其詳乎臣時欲謝

不敍而重違其撝謙闇盲之意又不便書答乃
先辭其使夜草一議亦露封略曰議揭明日遣
役當堂投報臣昧死謹將原藁錄
呈如左揭云考選一事
聖明創制盛心超越茂美百爾欣欣今聞會議未定
寔有難焉其所以難者何也蓋以
上意所崇在于治行而宏文之選原屬文章今欲歸
之政府而內閣旣不欲侵主爵之權若云責在
司銓而館職豈應不關綸扉之議且法旣尊治

則吏部所據寔殿最而上者遂是定評郎考試
可不設考必以文倘內閣所糊名高下其間者
稍願與論將
功令之謂何正使閣部同堂而咨必致彼此牽掣
欲求文治參半相準保無長短差池又以科道
退處遺珠聲華疑創詞林太離翰墨名寔已乖
若此者所謂難也如愚之見請自吏部先以治
行考定科道部司等員其於科道但擬懸銜部
司照常從次其

題得
旨則以所定科道人數送閣考選館員自部司而下
不得參預凡與試者悉爲治行之尤在內閣郎
可一意衡文不必分心采望其高下名次以文
而定而授官編簡仍準官評如原擬給事者則
授編修原擬御史者則授簡討如此則閣自歸
閣部自歸部治行自治行文章自文章可以按
圖衆察可以糊名暗摸括科道之尤爲館員旣
可尊文學于政事之上定編簡之次以部議仍

是升器識於文藝之先庶幾上副
聖心下饜羣蘊事無不順而行之亦可久矣至于教
習之師理自難廢但須大舉更張一新治套如
讀經濟典故之書習平章處分之事諷誦易以
講說勵其啓沃之忠詩賦代以制誥淬其綵綸
之業至于燕會往來通行嚴禁日省月試三年
有成救時之料盡于此矣右臣自七月終所復
冢臣之揭如此此稿所見臣不敢一字更易望
陛下細垂覽察凡臣所議者乃考選之法也未嘗品

道人物而曰某宜館員某宜科道又未嘗竊定員數而曰館員宜若而名科道宜若而名又未嘗區別省分而曰某省館員宜幾某省科道宜幾惟以

陛下創行盛典冢臣虛懷訪咨臣亦臣子臣亦僚友安能有見不言有問不答然究竟冢臣于臣此議全不舉行是臣言僅比芻蕘非有把持挾制之力明矣又臣近疏十六策內亦有館員取舍

教習更弦之條是臣所得明明入告者豈爲曖

私又豈可以道旁盧譚遂爲干與其事乎如疑臣此外別有他謀請

責問舊冢臣李長庚臣于報揭之外有無商量曾否造謁有則以告則即譴臣又請

召對當路大小諸臣臣曾以考選一事游揚一人或亦有他事干撓有則以告則亦譴臣即張撓爲臣鄉縣令五年交分不薄此撓所云知交也近臣入都亦復五年時有往來皆當撓窓銓津要中經考選考察不止一番臣曾于其前揚毀何人籌論何事有則以告則亦譴臣若此俱無則臣之硜硜亦已可見矣天下之患皆在于肉食無謀旁觀袖手偶思矯之鬼沙遂至纖猥之見詎復情理可循總臣戇直招尤惟有歸命

陛下

陛下即以多事黜臣臣豈有悔哉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崇禎七年十二月初三日具

題初七日奉

聖旨倪元璐奏剖事情知道了該部知道

日講官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掌坊事

臣倪元璐謹

奏為寇禍非常敷天共痛徵臣以投車之憤攄借

箸之愚特懇

聖斷施行除殘雪耻事盜賊之禍至如今日震及

祖陵可謂極矣自往代衰朝所未曾有者今當

聖世則顧有之此

國家大辱誠

陛下臥薪嘗膽之時諸臣嚼齒透拳之日也臣切近

侍哀憤有加三日涕癠枕袖俱濕苟揆理數而論賊惡盈貫血氣同讐殄滅蕩平宜在朝夕但臣區區之見尚有深憂臣觀今日人心所在思亂賊踞南北之衝江湖積盜嚮應必多又疑有逋蕩黠黠之徒竄為謀主翼虎教猱黨類日繁智計日益我兵將主既恇孱客多驕暴在道則虞騷掠同舟又慮參商誠恐本患未除他變或起而在庭之議率循膚影又非有握本居要灼然制勝之謀一戰大定臣寔未見其端也若以臣愚所為

陛下求其本謀提其勝氣者則願

陛下首發罪己之

詔項覩

聖言有云

皇陵罹變朕疚不德所致臣恭誦之餘應聲淚下以

陛下聖仁中懷至痛不難自誣為諸臣引咎即此一

言盈朝動色猶恐窮谷遐陬未承斯義請

立降明詔痛切撝謙布告天下傳曰禹湯罪己其興

也勃焉唐德宗中主興元一詔雖狂將得徒無不感泣坐平大難何況今時故有空言而勝十萬師者此義是也然固非空言也因是以廣宣德意除民疾苦今民最苦無若催科額亦未敢容易與言蠲停加派惟

請自崇禎七年以前一應逋負悉與蠲除斷自八年督徵如今有司考成亦務少寬繁瘠之鄉量以允分為率又東南本色維解擾累無紀今除

上供軍需萬難更議者姑仍舊貫其諸一切苟非至

急如絹布絲棉顔料漆油之類悉可改從折色
官代輸將此二者于下誠益于上則亦未之損
也何者凡民財力止供此數此虧因而彼縮舍
舊則必謀新計在
公家現歲所征仍無缺欠而百姓則繇此魂夢稍
帖頭緒稍清且吏無甚畏即不廢追呼亦豈必
無孔邇相親之意折色之入於官甚便
京師百貨所萃有需何難購求計在
內庫陳陳之積可無朽棄而閭閻則繇此解納無

煩駁掯無累且法非甚害即少加餘費亦非必
有多取爲虐之嫌
陛下之民脫此二者猶脫湯火也其又二議者今發
蘗而遠追數十年之事糾章一上如行大疫藤
纏蔓引延結不休扳賊而旁及數千里之人部
文一下如捕反虜冎沸波飄冤號四徹所以海
內安分守株之輩衣食粗給之家苟一聞有族
屬親知罣于文網雖無寇至亦每一夕數驚嗟
乎誰有以民間此苦告之
陛下者乎今請發蘗止推現前勿窮久遠追賊但嚴
本犯勿聽扳牽滌往悉來垂爲厲禁庶幾逋檻
之猿不貽殃於林木在山之鹿不興懼於庖厨
苟是數者悉行臣言天下必大悅感奮賊氣自
奪賊黨必攜勦蕩之期斷可六月而望即或不
効治臣妄言臣不辭也臣惟用兵之道必循本
計今人皆薄仁義而尊韜鈐然猶爲夷虜言之
耳若今潢池之亂本繇饑寒愁苦即應以救饑
寒解愁苦之法爲韜鈐戰權譬之救火之謀云

須激本此豈矜矯深徼求高一著之論乎及今
不圖日蹙一日必至無地非兵無民非賊農桑
解業商旅絕行刀劍多於牛犢阡陌夾爲戰場
陛下亦安得執空版而問諸燐燹之區三尺雖峻亦
安得保家畏死之民而治之哉故以今日之勢
爲殄賊之謀即使韓白再生良平復起不能易
臣此說幸
陛下內斷于心亟措行事當事大臣亦勿以臣書生
迂濶付之飄風聠濯極亂猶且拘持顧忌矜細

遺大不圖更始將
聖明宵旰何時得釋
祖宗在天之恨何時可紓詩曰神罔時怨神罔時恫惟
陛下及諸大臣念之臣不勝哀痛激切
崇禎八年二月十五日具
題十八日奉
聖旨這所奏亦見悃悃獨除逋負量寬繁帑原屬朝
廷恤民至意其本色雜解匪係上供軍需的作
何折色代輸積案纍累無辜的作何省發疏釋

俱着該部詳議確酌具奏頒發詔書事宜還候
旨行

日講官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掌坊事
臣倪元璐謹
奏為微臣夙疾陡發乞
假調理事臣於昨二十七日畢
講還寓忽絞腸痛作隨即發嘔頭目眩槁良久小
定會有臣中表近親從臣鄉來
京見臣臣私喜當有臣母家書索之無有稍洛臣
母動定又云都不詳知臣心疑戰發昏傴狀家
人意臣成寐久覺有異相聚傍徨然臣自明卽

是異時所患怔忡之症今特加甚耳伏臣此病
起自崇禎五年本繇思母時旣屢陳未蒙
鑒允自後涉夏必發發必經秋如是三年矣茲又見
端恐復延篤綠今
講筵未撤臣不敢不恃
奏明謹一面召醫調治惟求卽効朝可夕出畢日
前講讀之功如更十日恚色不見者是則可憂
區區之私另圖瀝
請伏祈

聖慈矜察臣不勝恐悸爲此具本違義男倪安恭齋
上
聞崇禎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具
題五月初一日奉
聖旨倪元璐准暫假調理着即出供職該部知道

日講官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掌坊事
臣倪元璐謹
奏爲臣病痊可無期臣母衰子堪念伏乞
聖慈憐臣先後累
請激切至情
特允歸省就醫保全殘息事臣於昨四月二十八日
以夙疾舉發具奏
請假恭奉
聖旨倪元璐准暫假調理着即出供職該部知道欽

此臣感激
聖恩安意調養既復十日醫藥罔裨臣固知療臣此
病不關醫藥凡病必有繇藥期對症臣所感怔
忡痰泄等患明因別母而起因思母求歸不得
而劇烏鳥之私先後陳
請亦既五六以至于今每年日益臣病日增即臣言
歸豈假多說只以臣母行年七十有五又臣通
籍十四年宮
京師者十二年未曾一日迎養又臣自庚午至今

違顏六年主此三言者臣何能不力求歸苟不
得歸臣病又何繇能愈然臣更有區區不避瑣
屑爲
陛下殫陳之臣所受先人數椽火焚蕩盡臣母子是
迄無寧居又臣行時以臣母之命携家赴京今
子女悉依臣所臣同母一弟讀書他邑定省不
以時至臣母眼前寥然獨女婢二三人耳每得
臣母家書輙歎凄寂臣今坐處誠若針氊又臣
與母弟生員元璣少有至性昔年庶母李病革

元璣割股肉方寸雜糜進之卒亦不効遂至毀
羸壽感奇疾于今四年殆者數矣臣母憐之尤
甚于臣臣身沐
恩光出依
日月入擁妻孥獨使衰母病弟悽止敗垣愁涕相向
肝心何在得以晏然于此晏然是其心已死矣
寧復又存長事
陛下乎伏望
聖慈矜憐
特允暫歸無論生死皆有盻結之日臣講讀最無能
今詞林藹藹求如臣者豈患無人又臣觀晉太
子洗馬李密陳情切至一請即得後世以爲其
君至仁
陛下誠即放臣天下必且謂
陛下曲體儒臣
恩宏錫類聲頌無紀且臣以五品小臣積歲累陳輒
被
溫留疑於體制亦不符協惟

陛下審察施行臣不勝哀切惶恐之至爲此具本專
差義男倪安齋捧奏
聞崇禎八年五月初九日具
題十二日奉
聖旨着遵旨即出供職不必屢請該部知道

國子監祭酒臣倪元璐謹
題爲人材必可教而成
祖制必可求而復敬乘諭秀鵠多之日備陳造士更始
之規期于頓還舊觀寔收儒效事臣聞之記曰
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故士無閒中材雖上
智下愚未有不以教詒智破愚者今天下多事
倩適材紕名行不立績用不彰若以臨淵之羨
進議梗羅胡如結網之求退言教育且夫不言
教則已教則豈有不於太學者乎太學之制振

古已崇莫盛于我
太祖高皇帝
高皇帝手握鑪錘禮隆洙倫彬彬之彦於時最多嘗曰
宋訥所教个个有用
朝廷好生得人以
高皇帝聖智察材如鑑其曰可用必真無不可用者矣
後乃積漸至於陵夷原其所繇惟以納粟納粟
典而教必廢其說有三以貲人矣即不可復得
爲清流之官極其致歸州佐邑丞止耳三代以

後之士莫不借功名一途引之道德既期非濟
豈有陶成一也監生致身之路別繇科舉科舉
取工時文一日而遇即可芥拾大科學于成均
咨行考文踰年董之僅取丞倅誰不舍此就彼
二也以教成爲期于是有在監十餘年不得撥
歷者今
朝廷既取其貲又無優除更益淹稽懼皆裹足不
得不變半分一分七分八分之數爲二十四月
十一月八月六月之期撥有成期教無滿法教

不成而期已及何術留之三也故當援納未停
貢舉未復而言教士者說鈴耳縱使楊時秉鐸
胡瑗傳經豈有濟乎遭逢
陛下曠覽淵思力更弊令近雖以幾計之議小復通
融而選俊既升已分主客之勢典材振德于茲
一時際此時猶曰教士不急是欺
陛下又曰士不可教教不可成是誣人材亦誣古先
聖王亦誣
高皇帝凡人臣爲此言者皆苟且悖謬不忠之尤者也

臣爲此慼發斷爲
陛下言人材必可教而成
祖制必可求而復惟
陛下裁察誠必行此宜先定規模規模之大者盡于
八議一議分合流品貢選援納劃然兩塗流旣
不同教亦多術請以貢選爲正流援納爲閏流
貢選主於教成不限擬期惟以積分數滿爲率
援納存乎風示則依原定擬限期滿爲率所謂
分也度援納之中必有英奇之士請得嚴加遴

遴拔其尤者進同貢選一體教習亦必題明奉
旨後准改流其法二十取一寧刻無濫又黜貢選之
不率者使之退處閏流比于移郊移遂而凡遇
季考科試則兩流萃聚更不分殊所謂合也鼓
之舞之其在一分一合之際乎一議審定教法
教習貢選一遵
祖制自廣業堂遞升至率性則與積分積分者孟月試
經義仲月試論詔誥表季月試經史策判叅文
與理文理俱優者予一分理優文遜者半分歲

內積至八分爲及格得擬歷出身不及格者仍
坐監請弄所教之事崇德行明經術治文章尚
矣而求致其用又必與之讀經濟之書求天下
之事兵農水利分科取精律曆技射以時閒及
其援納一輩考分三等上者遴拔請
旨同貢選一體積分其次中人之資亦宜以貢選之
教教之惟不輕改流以滋倖竇不程分數以妨
擬期其又次者各相其材以施教格雖甚鈍劣
必使講讀律令稍通治民大義他時雖幕倖蠖

螳亦可不致面牆加此則無棄人矣一議慎選
分堂六堂分司教鐸宋臣有言先廣求賢德使
爲師長則百度可不勞而成今請令吏部博訪
名儒不拘甲科舉貢必求四等之人而用之四
等者一等品端學正動成楷模一等博物多聞
叩之不竭一等老成栒方望而可畏一等慷慨
特達氣足厲人凡玆四者皆爲有範有法可以
造材才地偶乖則咨部調改不肖失業卽應時
糾叅稱職必與久任久任必與優擢又請遵照

舊制助教以下得同博士一體考選非徒彰勸亦
以示平一議崇尚經學
聖神首出崇經右文海內通經之士層見輩起閩萩
陽諸生趙金雋年十八通貫五經得其指歸又
聞有都通十三經者即士如此豈可處之璧館
虎闈之外宜令各處有司不拘廩增附學有通
三經至十三經者考驗得實即時通詳撫按起
送到部奏請
廷試發雍肄業臣又仰維

陛下典小學以正蒙養講春秋以章大義
聖人之學包宏貫織如此今小學既已
頒行并宜令天下諸生兼治春秋之學蓋春秋取
義于公穀胡氏徵材于左丘明士如通此者體
用之事備矣或慮天下資性難齊請自雍士始
高皇帝令國子生習讀春秋一法也一議申闡文體今
欲致功必求奇才文亦如之士惟不能奇于是
詭怪謬悠雜以異端之說此
陛下所甚禁

陛下之禁此者求奇之心甚明今或不察過畏
功令謬以庸爲正以淺爲平其心皆存乎苟幸無過
夫苟幸無過之人與苟幸無過之文其於世必
無功亦豈眞能無過乎今如使臣教士教之以
淺庸則臣不敢今如以淺庸之士授臣使臣教
之臣不能教也臣教士爲文必以五經爲師五
經平正之歸從無凡語請自兩雍以及天下郡
國衡文之司苟求崇體必無抑才抑才之詠與
滅體等一議分別選格係積分出身者分別三

等上等優選次等本選三等下選所授職銜非
必過濫其本分惟昔係吏部莽莽匆匆一日之
試而定今以太學銖銖兩兩歲月之驗而分非
侵官也臣意以爲本係教成取選又豈得分教
等選格爲兩事乎一議
召試簡授太學之士乃
天子之所自教自試而自用之者也恭讀洪武
欽定規條內議出身一欵云有才學超越異常者取自
上裁

高皇帝親召試張唯等十餘人授翰林院編修蔣學等
五人拜給事中其他遷授御史部曹方面不可
指數今教法盡復而此典不行則士不勸請教
成之日於前三等之外果有殊異卓絕如
訓所稱者臣監特疏奏
聞恭候
陛下御
便殿
召入親試之或

給筆札或
垂問難有當
聖心破格擢授否則已之其甚不稱司成之臣並承
顯罰夫殊才不數
淸問難承且可否悉取
聖裁卽開部無從仰贊兢心何繇得啓倖路何自能
開建之則非常行之則無弊計毋舉卽不多收
得二三人而天下數萬士之精神動如奮聳矣
一議淸楚歷事

祖制積分及格卽撥各衙門歷事蓋欲其練習政務卽
進士觀政之意自積分法廢而此意蕩然因有
正歷雜歷之分正歷止朔望一揖雜歷乃用之
寫本雜役下同隸胥又復開贖歷之例正歷聽
覓替身雜歷責輸寫值夫求其博觀有得而借
面爲之已可咲矣况寫本非生儒所嫻輸銀豈
養士之意今請歷事無分正雜名色凡當挨撥
一照舊規各該衙門以次分派惟以本監考定
等第爲其歷期之多寡上等三箇月中等六箇

月下等九箇月各衙門收到監生務查有無替
身因而教之政事示以歷練之方一切謄寫猥
差悉與革免滿日考其勤惰開報吏部不率之
甚者發回本監再行教習存體貴寔無如此者
凡斯八議臣所爲規模之大者悉本諸
高皇帝成憲非臣臆說也其諸一切科條約束臨時損
益有須奏
旨者以
請臣今不敢繁稱抑臣猶以斯舉雖派

舊章實同肇造恭請
特頒
聖諭
親灑
宸翰日星雲漢典振羣心然後令之行也如流水矣
又須恭讀
聖諭求寧起徵薦辟曠典爰始舉行
天縱
聖人勤高世主自此英才必奮治行必與然臣猶慮
奏牘　乙亥　四十九
知人寔難敢贅末議凡各舉到人才姑緩授官
先令歷事六部設法磨練如
高皇帝武英堂練習故事且教且察幾及一年遴擇以
聞
陛下又
親
召試之見賢後用于是
臨軒誥誡而遣之益英慎也緣候
鑒裁謹題請
旨崇禎八年九月初八日具
題十一日奉
聖旨奏內條列各款甚于教學成材有裨着該部即
與議覆恪實舉行其召試簡授事宜俟教成另
行奏奪
奏牘　乙亥　五十

國子監臣祭酒倪元璐謹
題爲謹條目前雍務急切恭請
殿文垂飭以振積弛事伏念臣本庸才不能學問行
年四十悶然無聞叨冒逾渥入師非據每升皋
座輒復汗流既念古人因愧而典以教爲學志
氣所會何有愚柔以此靜維怵惕思勵顧以今
生徒寥闃纔百餘人稍出科條未能取暢英才
樂育微有待焉若夫目前之務
明旨所已孚者不須再請前人所可守者不假更張
臣力所得自行者又不須奏瀆而積分修舉以
復舊爲維新除臣專疏奏
請外所有事關各該衙門有呼難應必祈
天語用致叮嚀者殆有六端謹條如左一請
諭飭工部亟完修理以作趨瞻爲照
國學久經傾圮自崇禎五年署監事司業黃錦題
請得
旨估修興作三年功猶未半臣涖任之又明日卽巡
閱廟廷以及六堂各等廨署大都未修者[illegible]

倒柱觸目皆然其已修者亦以大勢未完旋多
圮壞累經移催該管監督並以錢糧不副爲辭
當此空虛誠宜體諒但查原估數止八百豈以
三年之力猶告羞囊聖域賢關此爲不急誰是
急者伏冀
嚴戒該司刻期竣事仍令愼選委官臣監亦選廳堂
協同督理仍將臣疏此欵
勑下工科載入註銷項內庶幾告成有日璧水有光
一請
諭飭五府悉催勳武子弟到監習讀以興門閥爲照
祖宗厚遇勳臣設爲世胄入監習禮讀書之制
歷朝申命洊有
明綸近經前任祭酒傅冠署監事司業馬之驥累疏
及之並承切
旨乃各胄迄今自襄城李國禎而外無一人至者當
聖明注意虎臣貢舉應期鵲起非惟
腹心思托亦且聲氣宜連襄城獨非胄子乎何嬌[illegible]
也除臣移文催取外更望

天語嚴申遵照
累朝制令
勑五軍都督府將公侯伯等爵及應襲子弟年十四
以上三十以下未任事者通行查出開送兵部
轉送臣監一體教習如有仍前亢匿者聽部科
指名叅處又
勑兵部自後凡不繇臣監起文報部者不准承襲推
用其有恪勤受教如李國禎者奬勵以風永著
爲令庶幾世祿可宜翹材蒸奮一請

諭勑各州縣有司凡從前逋欠
國學錢粮混粮蠲免者明白開申以清會計爲照
自臣涖任查覈巳前各處未完銀解見有混稱
奉
旨蠲免四字輙得停催夫不明開係何年月因何事
故奉何
詔令而浮游影泚此可疑也安知非出詭稱又安知
非暫停一年而後遂沿之永永者乎請得
殿諭凡經臣監移查勒限確詳回報如有朦混不明
及過期不應者情弊顯然糾叅處治庶幾欺掌
知戒士餼以充一請
諭飭吏禮二部凡援例新生咨撥事宜設法關會以
防詐冒爲照納粟之例停之三年而今又復舉
利舉則弊又將生矣查得天啓年間事例盛行
之時毎有假印假文冒騙以去者又有得部移
文並不投監乘機伺會影朦取撥者此爲奸以
欺臣監者也其冒撥詐僞以欺該部者亦復猶
然今除戸工二部通會禮部之法聽禮部自行

防飭外其在臣監一收一撥之間設法關通者
有二凡禮部咨送印文編立例字爲號自例字
一號二號以至無窮而臣監于毎月之終即將
收到字號監生彙册報部凡臣監咨撥印文編
立歴字爲號自歴字一號二號以至無窮而吏
部亦于毎月之終將撥到字號監生彙册報監
俱以崇禎八年九月爲始葢編以字號則序次
聯絡一或有斷續不合即知弊端而月一知聞
則彼此關通不致以久遠難稽得容巧弄庶幾

摘發爲易獎賞可清一請

諭飭各該問理衙門遇有監生訟訐事情當即移文
知會本監以便稽覈爲照近經南京國子監司
業項煜條議六事內一欵歷事之當問大約言
近來監生一經歷出絕不相聞然而北場懷挾
之壓生罰及司成事變之典詎惟場屋如遵
祖制則乞歸歷事之人于太學而司其去來等因隨經
部覆得
旨悉以歷事監生歸之

奏牘　乙亥　五十五

國學考選科舉此爲束諸生以進取之塗即是嚴
臣等以鈐轄之責惟是歷生之身係
輦轂而足戒圜橋者比比矣脫或有壞法敗簡之事
徹于
聖聽臣等雖不得知何繇追咎除臣設法諭禁外尤
冀
勑下各該衙門無問班撥監生凡有事端與訟及被
人告訐者由直聽其公斷但一移文知會臣監
臣監卽可據以稽其行履設爲防閑庶幾約束

得行士心知警一請

諭飭本監屬員遵體巡風
祖制依臣近議輪班守宿永著爲令以防不測爲照舊
制自博士而下日輪一員巡風廟監至今不廢
然止日一巡行夜則委之廟戶前監臣傅冠同
官馬之驥每對臣言輙懷深慮又且介于操伍
屢有無知軍人夜行取便拆毀廟垣而過者歷
經移文該管衙門出示禁緝未盡遵行而臣又
思方

奏牘　乙亥　五十六

今多事
國學地處極偏寥曠疏濶保無奸宄竄跡其間今
臣定議每夜委輪廳堂等官一員從以吏役守
宿防衛方在舉行復思事屬創始非經題
請恐遂寢湮特乞
明綸著此爲令庶幾廟規日肅他釁不生已上六事
蓋有先經奏
命而積習循沿亦有驟議更弦而微言難動
嚴文一下則百事可爲爲此具

題伏候
勅旨崇禎八年九月初八日具
題十一日奉
聖旨奏內國學修葺勳冑入監前已有旨着再行嚴
飭其餘各欵即與具覆該部知道

國子監祭酒臣倪元璐等謹
奏為
殷工浩繁
聖孝純至敬隨羣諠蕩
獻微資事學自
橋丘王氣小醜狂氛
豈水淵源大廑
聖慮乃
咨將作至漁
官儲于是

神靈釋怨恫之心少府紓匱詘之歎臣等官雖首冷心
亦葵傾望
弓劍而有懷投履袂其莫及惟從班列稍效涓涘因歎
令八旬慚往哲請纓愧南越不能如終軍竭貲
助縣官不能如卜式臣等至陋于茲可覩要以
微誠所存執隨寧下譬之飛津以資瀚海捧土
而益泰山通計合監官僚若干員共捐薪俸如干
于兩列條如左乞

下所司

崇禎八年十月十二日具

題十四日奉

聖旨這捐助銀兩着照數查收工部知道

國子監祭酒倪元璐謹

奏為奉

詔省愆束身求黜因攄瑣論聊懟

殷憂伏冀

震與兼施用明不測事臣○覩成湯之誥曰萬方有罪

罪在朕躬其臣伊尹得是意也急起從之納溝

谿已若夫今日有

君無臣

上厪獨憂下鮮同德平治不出禍亂侵尋財匱兵驕

祖恫民怨

堯咨彝斁罪已側身

詔文淋漓讀者皆泣可謂至矣諸臣于是乃始倉皇

罔措蹴踖引愆以次及臣臣當泥首使臣自數

豈假多辭

陛下亦嘗使臣掄文武之材司啓沃之任何曾有一

士致功一言合道頃覩成均旣復兩月燕變之

象渺然無端即此幾臣死有餘責顧臣竊惟廝

臣尸官不以一引罪即告無罪

陛下亦不以一正肅臣之罪卽曰天下可平臣卽遂
蒙誅譴不能終塞黙無所駁貢葬乗斧鑕未及
一竭愚衷此之將死鳴言倘得哀善臣覩
陛下之治天下根抵精誠推曁威德外周聽覽內竭
圖維天下之人亦知感奮亦知愧耻亦畏
功令亦慕勛名而積用日圮灾變日出臣請爲譬子
此萬石之舟所虞淺水舟水相得則資利風夫
陛下之聖勇聰明兢業赫濯是其本體亦若舟然擧
臣之材力其水也機行乎其間則其風也天下

之才本諸其情今之人情率有四適曰縮朒多
畏曰揣摩善窺曰畫畔自了曰悠忽坐廢縮朒
多畏者動疑有凶靜保無咎于是功稍難則斂
手塗小險卽抱頭央事惟首鼠之可安奉職以
循牆爲無過適一矣揣摩善窺者不曰事理不
易而曰
上意如何不曰衾影難欺而曰耳目廣有測
意旨而求合者必無可信之心畏耳目而思避之必
有欲爲之事於是主張全失奸弊日闢適二矣

畫畔自了者胸無通盤之筭謎昧同舟之扶所
見在念錢決不顧郡邑有字氓之吏所辜在文
累或不問封疆當幾力之時坐仰民悼所天衆
輕其長適三矣悠忽坐廢者官稍閒卽云何外
事非我之曰入田夷狄之患亦旣廿年猝或問
之條多失對守令之求亦旣再月少可應者惟
見傍徨皆繇世務人材平夙未嘗經念適四矣
循此四者誤
國有餘誠

勑諸臣極力洗心共材自見水流盛長負舟而走矣
益以噓拂君子德風神行之功甚於推輓臣愚
故願
陛下興進名節提振綱紀敦尚德禮參互機權勵廉
耻爲功能扶公論爲元氣明職掌使羣材不匿
嚴賞罰使衆志不疑于是告大臣以秦誓之言
激邊臣以春秋之義萩將帥以詩書之氣淬緍
紳以薪膽之心最守令以撫字之課上督撫以
足食之考正士卒以殺半之權樂百姓以懲貪

之法尊謀所以救寡薪賞所以治怯練兵所以
減餉儲才所以省官使天下之心毋出於赴功
不出於救過天下之智悉注於寔事不注於空
談無兵必使有兵無餉必使有餉無法必使有
法無人必使有人奴且即平賊于何有臣之愆
劣死不足惜或冀其言可存小安壑魄謹席藁
待
命不勝懸懼之誠
崇禎八年十月十九日具
奏牘
乙亥
宗三
奏本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倪元璐着遵諭恪修職業敷教育才以副委任
不必引請道奏殊切時弊知道了該部知道

國子監祭酒臣倪元璐等謹
奏爲恭候
聖體萬安因陳芹縣事臣等伏聞
陛下宵旰焦勞偶需靜攝旋傳遂已勿藥雍晬如初
臣等憂喜廻環不能漠默竊惟水獸未殄帝舜
有憂然而恭巳之容已形暇豫崇密不恭姬文
赫怒若夫係京之致惟見從容古之聖人以不
屈治志以無暴治氣以無倦治精以不費治神
所以先之勞之適得軀固乾健亹亹天和不傷

今寇禍雖極而
聖敬日躋苟但措其綱條竟可坐收平蕩譬之醫者
求病誠明標本只投一物立起諸疴爲治不難
願紓
慮臣不勝犬馬之誠
崇禎九年正月十二日具
題本月十五日奉
聖旨覽奏亦見忠愛知道了該部知道

國子監祭酒臣倪元璐謹
奏爲積分舉
旨舉行特請
頒垂
聖諭以隆始事用責成功事先該臣具
奏人材必可教而成奉
聖旨奏內條列各款甚於教習成材有裨着該部即
與議覆恪實舉行其召試館授事宜俟教成另行
奏奪欽此隨經禮部具覆如議斷以崇禎九年五

月初旬選貢入監之日爲始奉
聖旨這酌覆各款俱依擬飭行內監丞助教等官考
選及選格事宜着吏部確議具奏欽此承
命以來旣復數月今春祭告戚四方之士漸遂麇集
一切科條臣與合監諸臣細切講求微有端緒
須時舉行顧臣竊思造士之難不難于施設科
條難于激發志氣自積分
祖制曠廢二百餘年士志積媮安常狃故雖承
明旨炳如日星必謂此第申飭故事非必真寔能行

又或謂今冦禍紛糾
聖旨志期撻伐何暇修舉文教天下之心如風旌搖
搖無所歸信故臣前疏力請
聖諭部議亦以爲言未奉
進止固知
陛下有待而然今時仲春臣討天下貢選諸士皆將
擔囊就塗宜乘期際蚤
沛
温文使諸士當出門之初遂有杭林聖賢之意翹勃
奏牘 丙子
距踴遙氣日出因之彰教必易爲功臣恭讀
太祖高皇帝手勅官師生徒不下十數其文詞至層委
淺遠畢陳一時人材所以蒸奮然
高皇帝顧特歸功宋訥後世不察亦遂以訥謂爲能教
士不知訥當
興朝循職無失中臣之常耳其法制精神訥無一非
安坐禀成
高皇帝者今時擾擾臣最不才而敢援古初訟言樂育
者臣誠一無可恃臣所恃者

陛下開物成務之道敬
祖求才之心至誠足以孚頑乾健足以貞久禮樂仁義
言出化行此誠明兩之所以襯成萬晧之所爲
趨作也自
陛下御極以來凡邊計民生官方學政罔不事垂一
諭人奉爲經即如項者憲綱一書
御製文叙雲漢昭回百爾憬然動色相告振德之道
亦可知矣與賢大事法
祀大猷不奉
奏牘 丙子 四
聖謨何緜與發爲此事
請特瑩
陛下即澀
天章或
論閣臣擬撰取
裁要取軒訇如雷振蟄以此付臣使臣禀鑪施鑄雖
甚緩駑將亦必能攬擷菁莪仰酧
寵䆮如不然者縱宋訥復生佐以胡李夏楚日施郊
遂時設窮歲之功猶不可以得一士其勢固然

亡足恠也臣惟今日急務莫重造材然或笑臣
議為迂此真夏蟲之見臣又槩覯今之人情牽
拘苟且其心皆畏禍匿能無肯為
陛下力行一事者其甚欲見能者抑又但明解絃不
知造轍凡採敝世如理舊廬椽一敗楹必更求
一堅柱隨撤即補則圯者可完豈有徙事剔除不
思補作苟皆避咎誰與圖功使
堯獨憂正坐于此幸
陛下渙討臣不勝惶恐待

命之至
崇禎九年二月初三日具
題本月初六日奉
聖旨造士規條及積分事宜
皇祖欽定監規詳備明切倪元璐着即遵旨洛實奉行
不必又請須諭該部知道

國子監祭酒倪元璐謹
奏為微臣恥濫猥薦願罷歸田仍乞
嚴禁煩囂以清議論事昨二十日臣從署歸忽閱邸
抄見有湖廣黃州府黃安縣儒學生員鄒黃鴻
旨明白具奏一疏妄行薦舉中及臣名臣不勝駭異
夫以臣不肖而上書者不知而譽之此可異也
臣亦非甚不肖而上書者又不知而以毀之之
道譽之又可異也是故諸臣恥之臣亦恥之抑
臣非徒恥之已也蓋猶有憂臣聞之孔子曰天

下有道庶人不議孟氏亦曰諸侯放恣處士橫
議繇此言之議論之權歸上則治歸下則亂不
可不愼也堯舜之世雖曰廣詢然今所見謨誥
之篇獨存皐禹岳牧之論不聞康衢之衆輒有
颺言固知其時上自虛懷下原循分即其後世
諆及庶人要亦只是民間疾苦訪求無失或承
究抑得自理伸未聞使之參預廟謨品題人物
朝野之辨何可不明
陛下海涵谷虛求言若渴本期宣隱燭幽而宵人遂

以干進其法取諸痛哭至敢侮孔孟爲糠粃其
意主于雌黄至欲網督紳爲桃李一月未久發
涌波騰凡夫游閒失志之徒狡獪生風之輩無
不人矜綦潭言擬千秋以至市諢優詼悉形奏
記顛魔醉囈敢瀆
天威臣觀光武明主韓歆貴臣徒以指畫爭儀立從
顯戮豈有委巷纖兒放言罔忌至如今者尚得
逃誅且夫議論不一則是非不明是非不明則
賞罰不當賞罰不當則號令不孚號令不孚則

奏牘　丙子

人心不固故自吳鯤化以部民參及撫按而後
之爲大吏者必且恐恐然望豪氓而氣懾惟懼
惡言之出其口以爲萋菲之威甚于斧鉞自鄒
黄以下士薦及縉紳而後之爲
朝臣者必且恐恐然聞叩
閽而色沮惟懼好言之出其口以爲游揚之辱甚
于糾彈如是而望天下宣力之臣自好之士揚
眉昂首以集事致功豈可得乎
陛下誠宜自今亟亟厲禁禁之不已重法隨之于是
以大謀付之
廷論以清議還之士大夫無使下敢凌上詭得罷
眞告密希不義之倖傾危覩立談之相郎或適
存謀野不廢鐘鞀亦室以條事歸之通政而亦
其封駁之權以訟寃屬之登
聞而嚴其反坐之令密封伏
闕悉遏不行庶幾幽隱仍通而紀綱不墮撥亂反
治必在于斯詩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維
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

奏牘　丙子

不潰于成此言爲政必明大體而耶言之宜察
也惟
陛下裁幸若臣庸駑無狀至曰詭稱分宜斥譴譴席
藁待
命不勝惶懼之至
崇禎九年三月二十日具
奏二十五日奉
聖旨鄒黄已有旨了倪元璐着安心供職不必求罷
該部知道

日講官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學坊事

臣倪元璐謹

奏爲思母痛弟病勢日加八懇

天恩矜憐允放事伏臣自四月二十七日以積思疾

發杜門籲

請凡章再

上未荷

聽命臣中懷感戀寔圖抑情靜調小痊即出不意五

月十七日接得家報臣前疏所稱臣弟元瓚竟

奏牘　乙亥

於月前病故臣方午粥聞訃驚傷遂致食停中

脘續又接得臣母手書備稱哀困又議以今冬

舉葬臣弟無地無貲與臣一歸與作經紀臣益

中紛因成噤痢悉計治之僅獲不死半月以來

轉爲泄下臣所患怔忡本證百療未瘳而餘病

環侵加功益禍項至

召命儼被不能奔趨蹲偃匡牀盡日憂懼幸蒙

聖度不行譴誅顧臣撫躬奄然莫知所底要臣今日

悉謝刀圭惟以望見里門爲逢妙藥一披萊綵

爲得良醫臣音曉曉至於七八無一謝語敢欺

聖明然向止陟屺之心今兼在原之痛夫孝友廉退

制行之原疾病憂虞喪功之本

陛下興世摩鈍妙有微權伏幸

察臣此言遂俞所

請如臣得此一歸慰母葬弟生有與聚沒有與歸一

門融融譬旱逢雨臣苟不死自茲激勵學問圖

報餘生犬水馬轟或當小効若夫臣驚今者之

厕

奏牘　乙亥

講筵豨苓雞壅耳昔蜀昭烈得一徐庶猶且矜其情

至聽得引去終來臥龍况臣無能而講德史材

又芸芸濟濟者乎臣不勝哀鳴爲此具本轉差

義男倪安恭齎奏

請伏候

勑旨

以下原缺